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八册目次

經部・書類

書經詳說七十六卷（二）

〔清〕冉覲祖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
五經詳說本

書經詳說卷三十

中陽冉覲祖輯撰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孔傳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

釋文馬云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孔疏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啟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　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篇也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鄭康成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

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於上累之祖乙爲湯玄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盤庚故爲曾孫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殷者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

吳氏曰此書說者多言某篇爲告臣某篇爲告民某篇爲兼告臣民以余觀之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反覆開諭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係乎民者主民言之君心初無適莫臣民皆欲其盡曉也

林氏曰遷都利害甚明而臣民傲上從康誠常情所不堪盤庚諄復懇到曉以利害禍福之理不啻如慈母之於子非優游不斷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曉然中心悅從以共享安利而無毫之牽强所以爲王者之政也又曰耿地墮塞沃饒易以致富富家巨室久居殖貨闠闠細民則苦蕩析離居今遷亳乃小民之利而巨室所不欲故爲浮言以搖民情此三篇所由作也

會編此篇作二段看首四節誥民趨利避害之言敎于民至末則誥臣黜傲康以倡民遷之言也　按殷在河南偃師卽湯之舊都此與王本根之地子孫不可輕去者也其後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耿皆瀕河之地土豐物饒狃於一時之利而不慮後日之患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數圮於水至於民用蕩析離居而猶不肯遷蓋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小民又惑於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故盤庚以遷之利不遷之害反覆曉告之

近指先儒謂尙書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此末識古賢君爲民之苦心也　首四節以遷責己明遷不遷之利害敎于民至末以從遷責臣明從不從之利害上所論利害在命之斷永下所論利害在君之任罰篇中傲上從康浮言是當時在位者膏肓之病出矢言見言之破的中其要害也反覆折難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盤庚可謂仁君也哉

家訓盤庚書最難曉讀是書者不可不察由來也篇

中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以其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自耿遷邢是于今五次遷邦今當承之於古也按契乃帝嚳之子佐禹治水有功舜乃命爲司徒封於商今陝西西安府上洛商州是也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宋州穀熟縣南二十五里有商亳卽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卽北亳湯所盟地因景山以爲名河南偃師縣爲西亳帝嚳高辛氏都於此夫西亳背邙面洛據處高峯蓋上古簡易無城郭所謂平地一峯最爲奇也今偃師高莊舊址尙存湯

初仍祖居亦居西亳湯崩孫太甲立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中宗太戊崩子仲丁立至仲丁六祀亳都有河水之患乃自亳遷都於囂囂音傲今開封河陰縣敖倉是也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時囂都又有河水之患遂自囂遷都相今彰德府是也河亶甲崩子祖乙立時相都又有河決之患乃自相而遷都於耿今河津縣是也耿爲水所圮徙都於邢今順德邢臺是也是時天下太和商道復興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

沃甲崩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陽甲崩弟盤庚立在位二十八年邢都又有河水之患自邢遷都於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三篇以誥諭臣民遂遷於亳從湯所居改商曰殷商道復興按湯居亳以與葛鄰證之當在宋地董氏原本云居亳在京兆有天下始遷宋則未有天下不與葛爲鄰矣當是始居宋地之亳後遷偃師之亳董氏原本云後遷商亳似不合故爲節數語

盤庚遷于殷句**民**頓**不適有居**句**率籲衆慼**讀**出矢言**句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喩之如下文所云也　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

孔傳殷亳之別名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籲訓和不可解

孔疏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康成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名知於此號爲殷也雖兼號爲殷而商名不改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

大雅云殷商之旅杏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康成以爲偃師皇甫謐以爲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殷以偃師爲是 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爲往故適得爲之不欲往彼殷地別有新邑居也 籲卽龥也是寬意故爲和也憂則不和慼訓憂也故率和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詩云其直如矢言爲正直之言 盤庚欲遷於亳之殷地其民不欲適彼殷地別有邑居莫不憂愁相與怨上盤庚率領和諧其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以曉告

會編此史臣記事之辭不適有居由惑於利害之故眾感本於蕩析離居而然矢言指我王來以下三節所謂不遷之害從遷之利是也 金氏曰遷於殷則宗廟朝市皆已攻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居耳眾慼民之以遷爲憂者 馬鍾陽曰矢言示其決也一定不可易之意卽下文不遷之害當遷之利諄諄然以諭其必然也

彙解眾慼或云憂遷之眾或云憂蕩析離居之眾愚謂若憂蕩析離居則樂於遷矣如何說不適有居主憂遷說爲長

拂鏡塵矢澂不同亦發不再轉取譬一定必遷意指我王來三節 張雲若曰有居對離居言居不止言宅凡畋田服官長子孫享壽考出入孝弟皆因安居而有故云有居

宙合古者遷國必徙公族貴姓及拔邑居之民以實之民不願適有居則狃於懷土之情耳不言臣者重民也 矢言者決辭以下文命眾至於遷參之則矢言乃先布告之書

按適有居一一云適於有居則有居二字連一云往於其居則適有二字連看來有字連居字爲是謂不肯

往遷而有其居也 迫於水便常憂慼大概只是眾被患之人耳說憂遷未妥

講此史臣敘事之始也昔自祖乙都耿耿圮河水盤庚欲遷於殷民惑利害不肯往適有居然蕩析離居民之爲憂甚矣盤庚乃率呼眾憂之人出誓言以諭之示以當遷之利不遷之害使其審於利害之實而知所從遷也

曰句 **我王來**句 **既爰宅于茲**句 爰宅連 **重我民**句 **無盡劉**句 **不能胥匡以生**句 **卜稽曰**讀 **其如台**句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於耿

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孔傳我王祖乙居耿爰於也言祖乙已居於此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於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 其如台與蔡傳異

孔疏水泉沈溺人民困苦不能以義相匡正以生又考卜於龜以徙周禮太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孔疏通節皆作先王說蔡傳不能胥匡以生盤庚指當時說故孔疏不全錄

新安陳氏曰此地蕩析於水既不能相救以生所以卜以稽之而卜遷也

林氏曰古者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衞文楚丘之遷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

會編此下三節皆欲告臣而先告民以起之也我王來三句敘前日祖乙都耿之意不能二句明今日在已遷殷之意不能胥匡以生是人事固當遷而稽之於卜是天命又必當遷也歸重在卜上天命所以決人事也下二句俱本天命說去其如台猶云無奈何也　陸實府曰先王爲子孫萬世計而擇此地望斯民生生不窮不意民之不能相救也古聞有樂生者有遂生者不聞有匡生者生至於匡已非生道況幷胥匡而不能其勢迫其情哀矣猶冀天災儻于或可挽回也及稽之卜此地又永無可安之望此際不得已之至情眞當何如也　王宇泰曰其如台者言此地無計能活我民而使之安居也

彙解不能胥匡以生有致慨意言於先王爰宅之心何如使先王處今日必有深廬於中者矣　此卜乃盤庚卜非民卜也其如台未必卜辭中有只是言卜之大意如此蓋以天命決人事不可平歸重在卜上

宙合三節俱以天字立說首言先王來居之意而以事勢參之卜兆以決其當遷重我民無盡劉六字一氣下勿讀斷事有意料所不及者非輕民而貽之以後患也不能胥匡二句串看勿分天命人事兩層不能胥匡以生者救死不暇何以相救危之甚也天意欲遷於卜可見體天爲民卽所以成先德也 說胥匡剔出相救意甚明

集解其如台孔傳其如我所行猶云龜筮從也蔡傳此地無若我何猶云此地無計能活我民也

按無盡劉謂先王遷耿原是好意非欲盡置民於死

地也不料有今日水患　或謂先王自相遷耿原是
重民之生不忍盡置之死指相有水患初遷耿而言
與上下文氣不叶　或謂推先王之意定是重民之
生不忍置之死地言有水患決當遷此尙可通　合
謂我民非指神語氣只是其奈我民何
講此告以當遷之故也盤庚出誓言以告百姓曰我
先王祖乙自相而來既而遂定居於玆耿固重我民
之生欲以措於安全之地非豫知耿有水患而故意
盡陷民於死也今民不幸困於水災蕩析離居不能
相救以全其生此乃天變適然出於先王意料之外

者是不卜已當遷矣乃稽之於卜以定告凶其卜兆
之辭曰此地墊溺已甚其若我民何決不可依以爲
安是天命明以當遷告我矣爾民何不適有居而從
遷哉

先王有服句恪謹天命句玆頓猶不常寧句不常厥邑讀
于今五邦句今頓不承于古句罔知天之斷命句矧曰讀
其克從先王之烈句克從連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
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
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
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卜稽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
可考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
祖乙居耿幷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
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
或祖乙兩遷也

孔傳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尙不常安有可
遷輒遷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
往居亳凡五徙國都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
絕汝命天將絕命尙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
釋文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

孔疏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
謂成湯至祖乙也　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我
往居亳爲五邦鄭王皆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
耿爲五計湯既遷亳始建王業此言先王遷都不得
遠數居亳之前充此數也　先王成湯以來凡有所
服行敬順天命如此尙不常安可徙則徙不常其邑
於今五邦矣今若不承於古徙以避害則是無知天
將斷絕汝命矣天將絕命尙不能知況曰其能從先
王之基業乎

薛氏曰不遷故罔知天之斷命則遷乃天欲永我命

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欲紹復先王之
業也
陳氏經曰命在天而曰格謹天命天其永命何也古
人以當然之理爲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爲命勑天之
命祈天永命皆自已而言之使盤庚不遷都而苟安
於耿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
會編此述故事而言違卜不遷之害以見天命之不
可違也有服二句泛說茲字以遷都承說言先王平
日敬畏天命故於此遷都大事惟卜之從不敢安居
也寧字就心上說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作一句看此

蓋以先王之用卜者言之以見卜不可違之意今不
承于古言卜曰當遷而不遷是不能如先王之恪謹
天命也斷命謂國家之命烈卽所謂大業克從者追
復之意也俱就遷都上說　先王有事未嘗敢徇已
之私亦未嘗苟徇衆之願惟天命所在則欽承而不
違謂卜也先王惟其有事必謹天命故知天命當遷
都猶且奉若而不遑安惟心不遑安則所都亦不常
其邑至於今凡五遷矣以今日理勢正當承于古而
遷斯天命可永先烈可繼若不承于古則罔知天之
殄絕我命與否矧曰其能致治守成從先王之大烈

乎烈是安民之烈卽下大業也　姚承庵曰中絕曰
絕天命未嘗斷也不遷而違天則命斷耳
彙解五邦分上言先王遷都之事下言今日不遷之
害首有先王字傳又將茲字指先王說未妥　有服
且泛說到茲字纔指都兩不常纔指遷都　于今五
邦言到於今已遷過五邦也　承上言卜兆之意如
此則天命可知矣昔湯以下先王凡有服事必恪敬
以謹天命天示以行卽行天示以止卽止故茲定都
居民何等大事猶尚不常寧不常厥邑而遷之於今
有五次之多惟以恪謹天命故也如或今不承奉古

之先王而效法之則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克從先王
之烈乎上言天命天之命令也專指卜兆說此曰天
之斷命天下加之斷二字這命字便屬國家之命說
下文我命亦然水災天之斷命處也不遷則憒憒罔
知天意矣遷則從先王之烈矣不常厥邑當連下五邦爲是
拂鏡塵先王指湯以下有服開說包遷都　茲猶三
句就承上二句來猶字要挑不常寧就心不遑安看
故所都亦不常其邑五邦依後傳添祖乙遷邢如依
併遷殷爲五遷便與今不承于古句不合罔知語氣
當活看烈是安民之烈繼其後謂之從　姚承庵曰

有服二字玩一有字便是泛說不可泥定遷都王不
常厥邑纔指遷都不敢常安謂不敢苟安以憚遷也
五邦五字與猶字相應已遷又遷也斷命當作實說
蓋河水圮壞便是天以斷命做我也不可更添否字
埠傳按程伯圭謂五遷西亳南亳囂相耿也仲丁自
商丘遷囂今鄭州滎澤縣西南滎陽故城殷時囂地
也河亶甲居相今相州內黃縣東南有故殷城祖乙
圮於耿今河中府龍門縣有故耿城此說五遷與孔
氏不同疏引馬融云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又是
一說

按集解有服直指遷都下文茲猶難安頓不可從
茲字指先王蔡傳不甚明白或指天命謂惟茲天命
所在猶不遑安亦覺費力不如依會編有事泛說茲
指遷都爲妥　猶字作還字看他事皆謹天命於遷
都更不能安也或作猶且或作尙字看俱欠明　盥
訓安以心言或謂卽指苟安憚遷說亦未是
講此承言違天不遷之害也昔我先王成湯仲丁河
亶甲祖乙凡遇有事則恪謹之不違於茲遷都大事
心猶不敢常安惟心不常安故不常居於其邑遷亳
遷囂遷相遷邢遷耿於今五遷厥邦矣今卜稽曰其

如台天命亦當遷矣乃不能繼先王之故事而遷是
違天也天之斷絕我命且未可知況曰其能致治守
成追復先王之大業而保安之乎不遷之害如此

若顚木之有由蘖句顚木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句永我命連　**紹復先王之大業**句茲新邑連　**厎綏四方**句

顚仆也由古文作甹木生條也顚木譬耿由蘖譬殷也
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
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孔傳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顚仆之木有用生蘖
哉言天其長我命於此新邑不可不徙言我徙欲如

此由作用解未妥
釋文蘖本又作枿馬云顚木而肄生曰枿
孔疏釋詁云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郭璞云
晉衞之閒曰枿是言木死顚仆其根更生蘖哉此都
毀壞若枯死之木若棄去毀壞之邑更得昌盛猶顚
仆枯死之木用生蘖哉　今我往遷都更求昌盛若
顚仆之木有用生蘖哉人衰更求盛猶木死生蘖哉
我今遷向新都上天其必長我殷之王命於此新邑
繼復先王之大業致行其道以安四方之人我徙欲
如此耳汝等何以不願徙乎前云若不徙以避害則

天將絶汝命謂絶臣民之命明亦絶我殷王之命復云若遷往新都天其長我殷之王命明亦長臣民之命互文也

魏氏曰書言由蘖由字左傳註木再萌芽謂之由故云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韻書蘖本作櫱今作枿枿槁木之餘也馬氏云顛木而肄生曰枿

陳氏大猷曰京師爲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首

會編此卽物理而言從卜以遷之利以見天命之當從也自耿遷殷須說從天命意天其三句正由蘖之意也其字直貫至四方紹復二句正天之永命處也蓋耿圮河水陷於凶地而莫之救國命將絶先業幾墜四方之民不安矣今自耿遷殷去凶卽吉則天其眷顧不已永我國家之命於殷於以紹復大業而安天下之民也紹復底綏串下首句是喩以遷都之利天其永以下是實以遷都之利　莫中江曰首句空說天其以下正其實也言不遷之害罔知天之斷命則今之遷殷天意實陰相我國命使自茲有永於以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乎信若顛木之有由蘖也

彙解茲此也曰殷爲此新邑則耿爲彼舊邑矣棄彼而取此之辭　理無陂而不平禍患之來天之所以開聖賢也因水災而自耿遷殷正若顛木之有由蘖然蓋自今以前天似斷我命於彼舊邦猶木之顛也自今以後天其又將永我命於此新邑云猶由蘖之復興也其者期望之辭

日記殷亳在河南爲天下中而京師者天下之本國都不安豈能圖四方之安故以致安四方爲言

以事功言決遷都邑奠安民居是也業以基緒言先立根本爰正邦域是也

副墨紹復底綏串綏四方卽是大業緊帶說

宙合首句設喩引起正意在下三句重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上不遷則天斷命遷則天永命矣遷不遷之利害於天命上見之紹復二句皆永命中事大業以締造言

講此承言從遷之利也耿圮河水民已危矣今自耿遷殷則轉危爲安若已仆之木而有由蘖之生焉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此新邑而不至斷絶於以繼

復先王之大業統承於不墜而致四方之民於安居
樂業之中向所懼不克從之先烈且繇爲萬世無疆
之休也

盤庚斆于民讀由乃在位句以常舊服正法度句服連 曹曰句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句小人之攸箴連王命衆頓悉至于庭句

斆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
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於貨寶惟不利於小民
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
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
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
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
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
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
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潟鹵墊
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
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
故先發此 大全小註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齊整不顧長短縱橫也
孔傳斆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
法度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戒朝臣

衆羣臣以下 由訓用與蔡傳異
孔疏文王世子云小樂正斆干大胥贊之籥師斆戈
籥師丞贊之彼並是教舞干戈知斆爲教也小民等
患水泉沈溺欲箴規上而徙汝臣下勿抑塞伏絕之
鄭康成云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
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 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
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及於萬民民不欲徙由臣
不助王勸民故以下多是責臣之辭
陳氏大猷曰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辭則人情不
壅此遷都之大綱史特先舉之
會編上盤庚既出矢言以喻民之當遷矣然民之所
以不遷者皆由於臣其惑於利害而不肯遷者由於
臣之胥動浮言其明於利害而不能遷者由於臣之
排擊阻難故教民必由在位始焉以常舊服正法度
者君令臣從朝廷之法度也先王遷都舊臣無有不
遵法度者故盤庚教臣惟舉先王舊嘗遷都之事以
正今日君臣之法度焉此是遵故事也無或句只排
擊阻難一意其所以正法度者惟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箴是達微辭也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達微辭則人

情不壅二意串說衆字雖兼臣民其實對民而告臣

陸實府曰教民由在位所以通臣民之情也或敢
者萬一之辭小民情公則言出爲箴而力微則勢常
易伏夫使廟謨出自民庶已失算矣至於民失其謨
當事者復壅而蔽之此豈可長也先王五遷皆順小
人之箴舊服卽法度也盤庚明極事情故不作一切
之法只在無伏攸箴則利害必有眞國是必有定羣
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　莫中江曰無伏攸箴
此訓戒之言正是正法度處以訓戒爲法度所謂口
舌代斧鉞也　姚承庵曰王命衆悉至于庭正使有

識者得效其箴規無識者得聞其利害轉相告語可
遂我遷邑利民之至意也

彙解由字根斆字來謂教民從在位之人教起敎在
位之人便不須教民也小民之慼由於在位之人此
意高一層看　以常舊服正法度此一篇之大旨常
舊服是先王遷都事法度還是盤庚之法度這法度
指後面罰字而言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非正
法度之實乃推盤庚正法度的意思如此敢字可玩
是從法度生來　盤庚正法度之意蓋曰我的法度
一正諸在位之臣無有一人或敢於拒上而伏匿小

人之攸箴矣

拂鏡塵逼節俱是史臣書法斆民而必責臣者究禍
始也由乃在位二句一氣下勿斷由在位虛講內有
胥動浮言排擊阻難二意常對異看見非創擧曰舊
服者以舊規詔舊人也下文通篇所云皆舊服是正
法度三字最嚴緊法度兼賞罰在曰無或敢伏小人
之攸箴懍然法度語史臣摹盤庚發命如此以起下
命衆悉至于庭意將破巨室之浮言故引小人之箴
言以自助有衆悉庭則民情不達而自達矣格汝衆
以下節節責佌動浮言而達箴言是餘意

按常舊服常舊二字拆不開觀蔡傳舊常遷都可見
或云常所聞先王之舊事或云常所行之舊事或云
常對異言皆是截斷常字矣未妥　正法度彙解所
辨有理　曰字是史臣撮其大意如此若作實語上
下文氣不甚順

講此史臣敘事以起下文也盤庚既出矢言以反覆
喻民之當遷矣然小民不遷由臣胥動浮言以排擊
阻難盤庚知其然故教民由乃在位之臣始亦非作
爲一切之法度以整齊之惟擧先王舊常遷都之事
以正今日之法度使臣下知所遵守然其所以正法

度者亦非有他焉其大意惟曰小民之中亦有審於利害而以當遷之言箴規其上者無或敢遏絶隱伏使不得上達王乃命臣民之衆咸至於庭以聽其教命焉

王若曰句**格汝衆**句**予**頓**告汝訓**句**汝**頓**猷黜乃心**句**無傲**頓**從康**句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教民由在位故也

孔傳告汝以法教謀退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王氏曰凡言若曰或臣述上旨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撮大意刪潤之非其本言

陳氏經曰當謀去其傲上從康之心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者懷久安而不爲後日慮當時羣臣所以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而戒之

陳氏梅叟曰盤庚戒諭羣臣惟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永肩一心申嚴於終篇不宣乃心

恐迂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戕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至於歴告朕志敷心腹腎腸無非開心諭之也

會編黜乃心含下句言傲與從康正私心所在無字正所以黜之也命卽憂耿之害欲舍危而就安之命無傲上之命欲其守君臣之義安卽總于貨寶憚勞苦而畏遷之安無從己之安欲其審利害之實也傲上從康内俱兼動浮言伏攸箴二意此句乃一篇之綱領也　陸實府曰黜有屏絶力去之意曰猷黜者私心盤據連自家有不能自知故謀去之傲王之命從己之安在他心曲之微說此都是盤庚誅心之論傲者怠慢不急切從者牽纏不割捨一念卽安非國爾忘身之道便屬傲須拔除斬截纔可去此根　杜靜臺曰傲康是一篇大關目當時巨室惟其貪沃饒貨寶之利所以傲上從康惟其傲上從康所以爲浮言以惑無知之民而又排沮其箴言也

彙解此衆卽上承王命而悉至于庭者訓字一篇皆是　論受病之先後從康是其源而傲上是其委論君臣之體統傲上之過大而從康之過小

按傲與從康依蔡傳作兩樣看不必串講無字貫二

者無之正所以黜之也

講此正是告臣之辭也王曰來汝臣庶之衆悉至于庭予告汝以遷都之訓焉彼遷都則永命不遷都則斷命利害較著汝豈不知而乃不肯遷者私心蔽之也汝必謀去汝私心自度其念慮之發有出於己私者黜而去之私心謂何彼傲上而不肯遷此私心之慢也必念君尊臣卑之分而有令必從無方君命而傲上焉從康而不能遷此私心之意也必審趨利避害之實而有功必赴無或苟安而從康焉

古頓我先王句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句王頓播告之修句不匿厥指句王頓用丕欽句罔有逸言句民頓用丕變句今汝聒聒句起信險膚句予頓弗知乃所訟句乃所訟連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於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於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孔傳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聒聒無知之

貌孔傳以王用丕欽連下二句不匿罔逸俱不屬臣起信句亦與蔡傳不合故不錄

釋文聒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

孔疏鄭康成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王肅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也此傳以聒聒爲無知之貌以聒聒是多言亂人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

會編此正所謂以常舊服正法度者其政寬說播告是遷都之號令此句冠下四句不匿厥指者凡小人之攸箴皆以上告其凡遷都之利害皆以明示乎民使民一定之見無所疑惑而未嘗胥動浮言也丕欽者謙行言聽之意丕變者趨事忘勞之意此是先王能用舊臣而舊臣不負其所用要點不傲上從康意出今汝聒聒三句反上看伏攸箴則匿厥指矣不和吉言則有逸言矣險陂是陰懷背上之心而非正大之謀膚淺則苟徇目前之安而無長遠之慮皆傲上從康之私心所爲也如此則何以使民之丕變而致予之丕欽哉蓋以古之舊人之能然者而責今之舊人之不然也　來路然日舊人諳練國典體悉民情圖任共政是先王委託舊人之重於先王播告之修

作而奉承宣化則在舊人不負先王之委託也樂聞
箴言先王之指意也苟排擊阻難以伏其攸箴則是
藏匿王之指意而非善承其君矣丕欽非徒爵祿之
加而實諫行言聽極其尊崇寵異一云生則敘欽死
則元祀亦好丕變則翕然樂從遷而不憚其難矣今
汝內要見汝諸臣亦我之舊人而我之圖任共政亦
無異先王意　董思白曰不匿厥指罔有逸言俱黜
化能謀黜私心而一以公心施之矣險膚者內懷險
膚之心而外發險膚之言也　按言惟忠信足以起
人之信今汝上匿下逸所以起信者率以險膚難乎

人之信矣夫有所訟者事理確然誠有所當爭也乎
弗知乃所訟果弗得已乎起信險膚內正見伏攸箴
不和吉言非既攸箴不和而又倡險膚之說以聒聒
起信也　胡承詔曰不匿厥指之指是朝廷作事之
指故下文以含德應與無伏小人句無干
彙解厥指即播告之指不匿者將順其美也不匿已
是宣之於民到罔有逸言又是進一步法丕欽丕變
亦串看　起信是已然事大家勢重望尊民之耳目
所屬心志易孚也故導民以罔逸之言固能使之丕
變導民以險膚之言亦能使之起信　言不出於中

正為險無深慮遠見為膚乎弗知乃所訟怪之之辭
宙合舊人即在位者之祖父共政指遷都言播告之
修猶云修播告也此句已起不匿厥指一邊指即播
告遷都之指不匿者無蔽上之德意於民也或作不
匿小民箴言之指或以樂聞箴言為上指俱迴互難
解匿指者必有逸言二意串丕欽丕變亦然下文聒
聒險膚即逸言是訟爭言也猶聚訟之訟傲上從康
是心過險膚訟是口過　不匿厥指句辨有理
綱目古今二字相照所以深責舊臣正是以常舊服
正法度處不匿厥指與罔有逸言都在播告之修上

見蓋於己無隱藏於人無添設在上即為不匿指在
下即為罔有逸言非二事也
按共政當寬說為是王字上加舊人於三字便明修
字就王說不著力　起信作己能感人看非謂方欲
以此起信也　險以言之不中正說非謂事勢危險
講此正所為以常舊服正法度也汝知舊人之於先
王乎古我先王凡有政事亦惟圖任舊人與之共理
焉固以老成通達國體諳練民情而用之也然舊人
亦豈負我先王哉方先王以遷都之事作為號令以
告天下也舊人奉承於內則不匿其指意使君欲遷

之指得以宣通故王用大敬之而任使益專也宣化於外則罔有過言凡遷都之利害皆以明示乎民而不爲煽惑故民用大變而趨事恐後也是先王固惟舊人是任而舊人亦勉力以致其任何有於傲上而從康也今汝非我之舊人乎我之任爾不猶先王之任舊人乎何汝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與不匿厥指異矣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與罔有逸言異矣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膚淺之說稽於理而理不達揆於情而情不安我不曉汝所以紛爭論辨者果何謂也凡此皆傲上從康之所爲何以使民之丕變而致予之丕欽也哉

非予自荒茲德句**惟汝含德**讀**不惕予一人**句**予若觀火**句**予亦拙謀**句**作乃逸**句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孔傳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我視汝情如覩火逸過也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

孔疏若觀火言見之分明如見火也　我若以威加

汝汝自不敢不遷則無違上之過也我不威脅汝徙乃是我亦拙謀作成汝過也恨民以恩導之而不從己也

新安陳氏曰含德掩晦遮蔽意與不匿厥指正相反不惕一人卽傲上也成乃安逸卽從康也

會編此承上起下之辭就上文聒聒起信險膚中抽出而申言之也茲德含德俱是愛民之德言非我勞民動衆而廢此德也實則爲民圖安之德意耳惟汝傲上從康以逸言而匿厥指肆其險膚之說不能宣此德於民而不畏一人耳然所以敢含德不惕者以我之可欺也不知我觀汝含德不惕之情灼然如觀火之明白但我不能制長短之命操生殺之權以成汝之過失耳智足以及之而義不足以斷之吾亦與有責焉此責在己之失罰也責臣責己不平責己正所以責臣耳　呂宇岡曰拙謀成過雖是歸咎於己然其意卻是深警懼之

彙解自荒茲德若照傳訓作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下文德字便接不去了蓋遷都避利避害乃仁民之德也我今爲此是可見非我自荒廢此仁民之德惟汝云云自字重看　予若觀火緊連上文末句另一

轉語言汝含德不惕予之情予皆洞然見之不可掩也然此雖汝之過而予亦不能辭其責亦字當玩作字妙蓋曰予往者亦拙謀慮狃於寬容以作成汝之過失隱然見今後不肯因循苟且必正法度矣辭婉而意卻懍然不可犯　逸不是從康卽指含德不惕予說故傳訓過失

集解含德正與上不匿厥指反應益知厥指只就播告看出不必添出箴言一層

按非予惟汝相呼應不惕連含德讀爲是予若句根上予亦句另轉作乃逸與含德應

講此責臣而因自責之辭也且我之遷都非輕易遷徙勞民動衆以荒廢此仁民之德實爲斯民圖安正所以爲德也惟汝不宣布此德意於民而無所畏懼於我耳所以敢如此者固以我爲可欺也不知我視汝含德不惕之情明若觀火誰能欺之然此雖汝之過亦由我拙於爲謀不爲嚴刑以制汝之命而作成汝含德不惕之過失耳然嚴刑豈難爲哉汝亦宜知所戒矣

若網在綱讀有條而不紊句若農頓服田力穡讀乃亦有秋句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孔傳紊亂也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末二句是申看稍異

會編此申傲上從康之戒承上言我固拙謀而成汝之過矣然汝其可以不戒乎上二句是喻以從遷之義所以責其聽命而無傲上也下二句是喻以從遷之利所以誘其趨事而無從康也須先發若字之意

蓋君者臣之綱也君令臣恭而綱紀秩然其有敘猶網在綱而有條不紊也勞者逸之本也先難後獲而乃家爲之永建猶農之服田力穡而乃亦有秋也爲羣臣者當見義而必爲見利而必遷豈可終於傲上從康也哉　杜靜臺曰當時臣室不肯從遷者只是貪任一己之私卻不知事君大義不能從遷者只是貪一時之安卻不知他日遠利故一一以義責之一一以利誘之要得申戒意　王方麓曰君令不違臣共不貳古之道也不若網在綱乎乃有條而不紊紊則有誅意在言表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事之常也不若農服

田力穡乎乃亦有秋情農無秋意在言表

彙解要像戒意不可作勉首須先發若字之意在字有力有條不紊上須補箇則字服田無工夫卽治田便是工夫在力穡二字　君統乎臣者也就如那綱之爲物全在綱上提綱則網乃有條而不紊今汝不從我而傲之是無綱之網名分紊矣可不戒乎逸於於勞者也就像那農夫之服田者惟力於穡乃亦有秋今汝憚遷徙之勞而從康是不力穡也洪雖望有秋之利可不戒乎

由合喻網以本末言喻農以今後言

聽月正意發在若字上

按二若字自作兩意說　服田力穡連讀服謂服勞與力字一例或重力穡則若農服田四字讀斷是另一說

講此申傲上從康之戒也君者臣之綱也君令臣恭而紀綱秩然其有敘辟若有網之在綱大綱旣舉則眾目是張則有條而不紊也人臣從遷之義亦猶是也爾可傲上而不遷哉勞者逸之本也先難後獲而乃家自爲之永建辟若農之服田力穡農功旣盡而百穀用登乃有秋成之望焉人臣圖遷之利亦猶是也爾可從康而不遷哉

汝克黜乃心句**施實德于民**讀德連實**至于婚友**句**丕乃敢大言**讀**汝有積德**句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孔傳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大言就上說與蔡傳異

蕭氏曰言不欲遷者徒爲順民之虛名遷則爲安民之實德

李氏杞曰言不遷似姑息若可以得虛譽然民被水患而不救豈實德乎

林氏曰黜私心而施實德欲其愛人以德而不以不遷之姑息爲愛也

夏氏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

陳氏大猷曰不遷則徇人情而患在後雖若愛民實害民也遷則若拂人情而利在後雖若勞民實福民

也在位以使民不遷爲有德於民故戒之如此此章總告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

新安陳氏曰前言猷黜乃心此言克黜乃心是前言所謀爲之者今直能爲之矣所以贊其決也

會緝此申黜乃心之戒克黜克字是期之之辭乃心傲上從康之心也實德爲民圖安之德也蓋不遷則雖徇人情而實貽患於後是順民之虛名而已惟遷則雖逆人情而實貽之以安所謂愛民之實德也言汝之所以憚遷者私心橫於中耳誠能黜其傲上之私如網之在綱黜其從康之私如農之力穡不以虛名順之而以實德施之使遠而小民近而婚友無不蒙其澤則入以告后出以語人可以積德自許矣曰積德者蓋不匿厥指而罔有逸言在祖父既爲民圖遷而有德於前戒其私心而施以實德在我又爲民圖遷而有德於後世德相承非一日也此蓋以其所欲言而誘其所憚爲也　陸實府曰前曰含德此曰施德欲其所含者宣布之也當時卻借施德之名以遂其私不知德必使小人蒙恩乃爲實　姚承庵曰不止說及民直說及婚友此以其所親愛者啓其迷也　莫中江曰以苟悅小民爲德者是卽私心之當

黜者也既曰實德又曰積德者對苟悅小民爲德言故曰實德而欲歆動世家大族故又曰積德積德卽實德之不可繼者積之爲言世德之謂也

彙解丕乃乃字與上乃字不同義此是難辭上訓汝拂鏡塵汝乃敢大言以自負蓋汝實有積德非屬虛誇矣汝字須如此體貼注易我字未妥

演實德工夫全在克字克字中緊承上二條說乘小民一時安土之情而誑之曰我爲爾計也此便是虛德乘婚友市寵之心而誑之曰附我則利也此亦是施婚友以虛德蓋當時巨室之臣必與在位之臣比黨而憚遷故又語之施實德於婚友

按末句一汝字須稍斷不得遽作臣口氣謂汝乃大言自誇汝之有積德也傳訓其意故用我字　不與大似重字只是極力大言之耳

講此申黜乃心之戒而因以歆動之也汝羣臣所以不肯遷者本是傲上從康之私心且以是私心藉口安民以爲德汝何德之有若果能去汝之私心趨利避害施實德於小民之疏者至於親之婚姻僚友亦有以及之汝於此時乃敢大言曰吾祖父爲民圖遷有德於前今我又爲民圖遷有德於後是汝家世有

積德不失於誇也安可不戒私心以施實德哉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句 戎毒連 惰農自安句不昬作勞句不服田畝句越其罔有黍稷句

戎大昬强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强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喩申言從康之害

孔傳戎大昬强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

釋文昬馬同本或作㬄音敏爾雅昬㬄皆訓强故兩存越不又作粤音曰于也

孔疏鄭玄讀昬爲敃訓爲勉也與孔不同傳云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其意言不徙則有毒毒爲禍患也遠近謂賒促言害至有早晚也不强於作勞則黍稷無所獲以喩不遷於新邑則福祿無所有也此經惰農弗昬無黍稷對上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但其文有詳略耳

林氏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辨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甚近也

會編此承上若農二句來而申從康之害遠指民近指婚友惰農三句一意言不服田力穡也罔有黍稷則無有秋之望矣是今日不遷則無以永建乃家之利從康之害如此而可不戒乎 洪南池曰此言非但利當遷禍亦不得不遷從康之害以沈溺言後篇所謂永建乃家是從遷之黍稷也

彙解不服田畝就是不昬作勞 惰農自安三句與上文緊連乃字貫至田畝止末句方可截說

宙合從康之害沈溺是也遠邇以地言而民與婚友在其中勿分遠爲民邇爲婚友曰戎毒遠邇其害懍如惰農之喩影此或以不能永建乃家喩罔有黍稷覺添一層且說害意鬆了 說亦通

能解罔有言無有也惰農四句俱譬喩之辭

演正意只首句一句重不畏戎毒字上只言戒此則及害戎毒遠邇其害更慘

按不昬二句連猶云不用力治田也兩不字合看越訓于當云于其終也無有黍稷之望時講多畧

講此喩從康之害以申戒之也夫耿圯河水遠邇受

害甚可畏也汝不畏大害於遠邇而憚勞不遷則無
去危即安之日矣如惰農惟欲自安不強力爲勞苦
不事田畝及其終也無有黍稷之可望矣從康之害
如此汝臣可不知所戒乎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句言連 吉惟汝自生毒句 乃頓 敗禍姦
究讀 以自災于厥身句 乃既先惡于民句 乃奉其恫句 汝
悔身何及句 相時憸民句 猶胥顧于箴言句顧連 胥 其發有
逸口句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句 汝頓 曷弗告朕讀 而胥動
以浮言句 恐沈于眾句 若火之燎于原句 不可嚮邇句 其
猶可撲滅句 則惟爾眾自作弗靖句 非予有咎句

吉好也先惡謂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小民
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
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
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
安咎過也則惟爾眾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
辨論中言倣上之害

孔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言汝不相
率共從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羣臣不欲徙是
先惡於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徙奉持所痛
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

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
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
相恐動以浮言不從恐汝沈溺於眾有禍害火炎不
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我
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百姓作百官逸口屬民恐字讀斷靖訓謀並與蔡傳異

孔疏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于百官使之樂遷也不
和百官必將遇禍是公卿自生毒害 羣臣是民之
師長當倡民爲善羣臣亦不欲徙是乃先惡於民也

又責大臣不相教遷徙是不如小民我視彼憸利
小民猶尚相顧於箴規之言恐其發舉有過口之患
故以言相規患之小者尚知畏避況我爲天子制汝
短長之命威恩甚大汝不相教從我乃是汝不如小
民汝若不欲徙何不以情告我而輒相恐動以浮華
之言乃語民云國不可從我恐汝自取沈溺於眾人
而身被刑戮之禍害此浮言流行若似火之燎於原
野炎熾不可嚮近其猶可撲之使滅以喻浮言不可
止息尚可刑戮使絕也若以刑戮加汝則是汝眾自
爲非謀所致此耳非我有咎過也

林氏曰不導民以遷而先不樂遷民亦從之是謂先

惡

陳氏大猷曰恫痛不急去之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而利其菑之意旣先惡於始又護疾於今後雖悔之身無及矣

張氏曰毒曰自生敗禍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皆汝自取之罪也

會編此承上若網在綱二句來而申傲上之害至何及處略截要點出傲上意來不和吉言者不能宣上德意而以善言導之卽胥動浮言之謂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者也自生毒謂自取沉溺之患敗禍二句卽

自生毒也先惡於民申不和吉言句乃奉其恫二句申敗禍姦宄二句言汝惟不和吉言是敢於傲上而爲惡之倡矣則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方日進於困苦而已汝雖悔亦何及乎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故也然小民之箴言猶爲逸口之所過而況生殺之在我獨不可以制爾之命乎爾何胥動浮言而恐沉於衆也吾恐予之視汝固有若觀火之明而予之制汝亦有滅火之勢汝固自作弗靖而已夫豈予之過哉是獲罪於君則必速禍於己信乎傲上之有其害也若網之在綱而以下從上則私心黜而實

德施斯可以免於害矣　來路然曰傲上之害以刑戮言作二段看其中三意相應相時以下與不和吉言句應謂民猶有箴言欲達汝獨可不和吉言乎若火以下與惟汝自生五句應謂浮言勢焰雖盛而我能咸殄滅之非汝自生毒自奉其恫乎則惟爾衆至末與汝悔身何及句應謂制命由汝而非我之過咎汝雖欲自悔於後尙可得哉上一段詳言汝浮言而被我刑戮非我有過　項多亭曰先不遷以爲民倡是爲先惡其發有逸口何不重只是起制命意汝曷弗告者自取刑戮在汝難悔下一段推言汝浮言而被我刑

使民情眞有不便告朕圖之也恐沉者想當時羣臣必言遷徙有大患以恐嚇之民旣恐禍患不遷則必得罪於君是陷民於罪惡也不可獨逼謂一時民情爲彼所惑而洶洶之勢也撲滅則以制命之權而繩自作之罪其又何難　姚承庵曰節內曰不和吉言于百姓曰其發有逸口曰胥動以浮言皆是罪其所爲曰自生毒曰自災于厥身曰自作弗靖皆是指其自取

彙解百姓倡欲遷之吉言而汝不和之反排阻之此諸臣罪狀也下文則言難逭其罪和字吉字俱妙

惟汝自生毒是引起之辭重在下文　猶字與矧字相呼應胥顧相與長慮卻顧也發謂箴言之發也予制乃短長之命謂命之或短或長予能制之也自相時至此是言汝之權固能制民而我之權尤能制汝蓋即彼形此之辭非以逸口應上文不和吉言也曷不告朕或謂曷不以民之箴言告朕或謂民果有不便曷不以告朕耶愚謂浮言即指逸口則告朕指箴言說無疑恐沈于衆傳謂恐嚇予民使不從遷而陷於罪惡或又謂恐民使不遷而淪陷於水愚玩先惡于民何乃知民亦在惡中特諸臣先之耳從傳爲是　首二句提端乃敗禍至末一步實似一步先說災恫後說制短長之命最後說撲滅語有倫序　言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勢必罹於水患此惟汝之自生毒也然其毒豈直此乎汝既傲上而不從遷實汝敗禍姦宄以自致災患於汝之身矣蓋孽自己作原不可逭汝既先惡于民汝則承當其恫汝雖悔身之恫亦何及乎所謂恫者何也臣統於君若網統於綱故傲上者必罰不能汝貸非予作意汝自取耳予視是小民之稍知利害者相顧而爲箴言彼其發時猶倘有汝等逸口以制之使不得聞於我是汝不可謂無

權矣矧予之於汝甚於汝之於小民豈不能制汝短長之命而加之罰耶汝等訛言繁興勢雖猖獗然制之在我譬如火之燎原雖不可嚮邇其猶尚可以撲滅之未有聽其燎原而不能撲滅之理然則今日予欲罰汝惟是汝衆不和吉言自作弗靖以致之非予之咎明矣反覆曲折只要明予必罰汝又要明是汝自取之意

拂鏡塵不和吉言與罔有逸言異其發逸口與不匿厥指異生毒以下異於丕變制命以下異於丕欽自毒自災猶汝作之也短長之命則毒災不由己而由君矣先惡猶止於汝也恐沈則胥民入於惡矣悔而無及猶可悔也撲滅幷此悔無及之身而無矣

宙合傲上之害刑戮是也汝不和吉言至悔身何及說害民盡了下文乃詳言其實耳不和吉言即聒聒險膚是猶俗云無好話也和對乖吉對凶此句重惟汝自生毒三句自作自受也乃既先惡三句害人害己也先惡猶云罪之冠恫痛如癰疽在身不決去之而奉養之其痛必深所謂安危利菑也既先惡于民又護疾於己一發則悔何及矣胥顧與胥動相照小民身當其害倘有惕惕胥顧之心在位陰貪其利乃

爲譊譊胥動之計曰胥動者見非一人也箴言汝制之則有逸口浮言吾亦制之則有刑戮弗告朕而動浮言謂內不達箴言而外不和吉言也可見排阻搖惑是一串事若火之喻從上觀火生來曰恐沈見不和吉言之極曰撲滅非予有咎則奉其恫悔何及尤可知矣靖者安靜以聽命也不靖卽胥動意此上二節不吉黜乃心而黜心在其中

演只重在不和吉言與胥動以浮言何作脈

聽月惟汝自生毒五句舊說講云雖水之害民實汝致之是惟汝自生毒生毒何如乃欲敗禍姦宄賊害乎人以自取罪戾於己夫臣民之倡不和吉言是既先惡于民至於敗禍自災于身乃是奉其痛於己講似重疊不明又一新說惟汝自生害民之浮言以惑衆使民受蕩析離居之禍敗甚至不能爲生爲姦爲宄自陷於罪以災其身夫民之姦宄民之惡也由汝之浮言以致之是汝既先惡于民矣看來此說雖好下乃奉二句說不去遲懸上講章爲妙猶胥猶字乃猶幸有此之辭以生下逸口之可畏悔身悔其身之有災也曰猶可撲滅而所以正羣臣之法度者至矣

集解只照註反覆辨論爲是不必屑屑分配

按和吉言只是說好話意吉言不屬民非謂民有吉言而上和之也和字作開導講是訓意究竟是人情洶洶以好言調和之也　毒或指水災或指刑罰爲刑罰看上下一意覺優　敗禍姦宄言敗人禍人如姦如宄形容其罪如是自災就被刑罰說與生毒應先惡應不和吉言爲是恫方就刑罰說與毒災應其發有逸口謂民發箴言而臣有逸口以抑之或謂民有箴言而發之臣者有逸口亦說得通別字承逸口作轉言逸口尙能沮人而制命豈不可畏　恐沈二字平恐之沈之也沈非沈淪於水作陷於罪惡爲是　猶邇謂向火而近之也

講此見倣上固當戒以害言之而尤不可不知所以戒也今日遷都本爲民趨利避害汝乃不和導善言于百姓非但害民惟汝自生毒害乃陷於敗禍姦宄之罪以自取災于身而已蓋臣乃民之倡汝倣上不遷爲民之倡既先惡于民首惡之誅不免是自奉刑戮之痛於己也此時雖知追悔身亦何及信乎自生毒也相視小民開有能審利害而欲遷者猶相與顧慮以箴言規上但其言一發汝臣卽以過逸之口排擊阻難使不得上達夫過逸之口尙制人可畏況我

操生殺之權能制汝短長之命可不畏乎汝曷不以
小民箴言告我乃相與動以浮言恐以遷徙甚勞困
以沉陷民於罪惡然浮言動衆勢焰可畏而以我制
命之權殄滅無難若火之燎于原野勢雖不可嚮邇
然終可得而撲滅之至此則惟汝衆自爲不安靖之
事非我有過用刑威之咎而以殺戮加之於汝也

遲任有言曰句**人**頓**惟求舊**句**器**頓**非求舊**讀**惟新**句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
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
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耳詳
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孔傳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徙是不貴舊
孔疏其人既沒其言立於後世知是古賢人也鄭康
成云古之賢史王肅云古老成人 傳疏是以遲任爲舊人其言當從今

講只引其言見當任舊人耳

張氏曰器惟新者但以證人求舊爾故下文繼以乃
祖父非以器喻新邑也

會編此言舊人之當任以起下文之意欲其戒傲上
從康以副圖任之意也舊人是明習故典練達朝政
者非但老成人也曰器非求舊者只是言用器之道
不可施之以用人以見舊人之當任耳 董思白曰
器非求舊惟新正是剔出人當求舊意語氣當云若
夫用器則非求舊惟新而槪以此道施之用人不可
也必當求舊矣

拂鏡塵引此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
之意遲任所云舊人或指老成人不可知而盤庚之
引重在世家也重在久受國恩則報效倍常况典刑
未艾則步趨必力緣與前後意相關 張羽臣曰成
遷在今去耿有似求新而謀遷如昔任人必無棄舊

講此引言以見舊人之當任也我之所以反覆告諭
予爾臣者亦有見夫舊人之當任耳遲任有言曰人
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蓋以舊人者諳累朝之典故
則國是所憑席祖父之勳名則輿望攸屬故求而任
之耳豈用器者比哉

古我先王句**暨**頓**乃祖乃父**句**胥及逸勤**句**予敢動用非罰**句**世選爾勞**句**予不掩爾善**句**茲予大享于先王**句**爾祖其從與享之**句**作福作災**句**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句

胥相也故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世非一世也勞勞
於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
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

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孔傳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選數也言我世世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惡而報之

孔疏選卽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己常行此事　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礿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

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尙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以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毁時祭不祭毁廟其君尙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毁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旣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汝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自我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或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

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我必有罰也
陳氏大猷曰配對也大勳勞之人方得配食非遍及
有功者此言與享如周禮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
耳盤庚總告羣臣豈盡皆配享乎
孫氏曰前言胥及逸勤則曰乃祖乃父此與享止曰
乃祖蓋逸勤不止一人配享則非有功之祖不與也
新安陳氏曰此以羣臣世有勳勞當與國同休戚者
感動之乃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會編此言已賞罰之不苟以明今日圖任舊人之意
也逸勤泛說而遷都在內與前圖任舊人及不匿厥
指罔有逸言相對蓋爾祖父有功於國家則爾乃功
臣之子孫休戚相關所當敬念必傚上從康可罰而
罰之耳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動字猶云動輒
之意世選二句兩爾字俱指祖父勞與善俱指胥及
逸勤說茲予二句正見得世選而不掩處作福作災
就指賞罰言謂先王在上祖父在旁作福作災皆循
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苟徒傚上從康而非世有積
德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德字作恩字看是罰
固不敢妄及賞亦不敢自專國家圖任舊人意蓋如
此汝爲舊臣者可不體我之意而率祖攸行哉蓋言

此以感動之也　此言賞罰之不私蓋欲世臣之效
命胥及逸勤者有事共其勞事成享其逸見舊臣於
先王一德一心處也德恩賞也恩非所當恩是謂非
德世選爾勞者我先王世世選爾祖父之勞也茲予
大享于先王二句正是予不掩爾祖父之善處世選
數句不重只是起先王祖父之靈不可欺意耳　陸
賈府曰全重非德邊蓋下段該賞罰說觀作福作災
句可見逸勤須渾言先王與爾祖父同逸勤爾誠有
功之後也而輕加不惕之罰是先王寵眷以厚之我
苛刻以繩之予固不若是之薄然爾祖父勤勞以開
之爾玩愒以竊之冒功世選之優以助其康傲予亦
不若是之濫予雖不敢動用非罰予亦豈敢無福而
强加之賞有災而曲庇其瑕以爲德乎爾毋謂祖勞
足憑國恩可恃也　董思白曰逸勤要抑揚重勤上
言既遷之後固相與共享逸而實惟當遷之時又相
與共任勞如此講世選爾勞二句重予不掩爾善見
予是箇不沒人善者賞罰最分明之人以惕羣臣之
心耳
㝠解福災是臣之福災作之卻是盤庚如作福作威
之作　予敢動用非罰言必不輕罰予亦不敢動用

非德言必罰也前說予敢後說予亦不敢加亦字不字便是經文之骨便重在後段了或有將賞罰平言者非

拂鏡塵用力曰勞施德曰善爾祖父有勞先王世世選錄於紀載及我亦不敢蔽爾善

宙合此節言己求舊之道不失之刻亦不失之私其意在甄別舊臣而歸於不動用非德一邊玩經文亦字輕重自見罰本不可亂用況功臣子孫尤當斟酌故動用非罰則不敢德雖所以勵世臣但宗廟之上實式靈之故動用非德則亦不敢逸勤以無事有事

泛言而遷都亦在其中或以既遷未遷分逸勤太支且倒了動猶舉動之動非動輒爲之也世選爾勞先王兼盤庚皆有予不掩爾善指當時在位者以起不用德意勞即善也茲予大享至作災言先王祖父在廟之靈如此予第不掩爾善而不敢動用非德也或以爾善爲乃祖父之善以從與享爲不掩之實恐拔下太迂迴

按逸勤泛言爲是動作動輒看較明世字指先王與予字對爾勞爾善指臣之祖父言茲予大享二句正是不掩而亦承世選來茲謂今茲也或指遷都告廟

覺鑿作福作災承上轉下須補先王及爾祖父降監一層方說得去作字仍屬盤庚　作福作災猶言爲賞爲罰　非罰非德照應

講此言賞罰之不苟正所以圖任舊人意也我今求舊於爾果何道哉汝祖父之有功於國家如此予與爾休戚相關固不敢動用非罰以加汝矣自先王以來世世選擇爾家之勞予必不掩爾之善惟茲予大享祀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先王與爾祖父陰爲主宰予以爾聽於神明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徇汝哉爾舊人其體我之意可也

予頓**告汝于難**句**若射之有志**句**汝**頓**無侮老成人**句老成人連**無弱孤有幼**句孤有幼連**各長于厥居**句**勉出乃力**句**聽予一人之作猷**句予一人連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孔傳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

是弱易之盤庚勅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孤幼承老成說不如分看）孔疏老謂見其年老謂其無所復知弱謂見其幼弱謂其未有所識鄭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謀遷固難然如射必至於中有志者事竟成則不沮於難矣

會編此示在己欲遷之志而戒勉之也遷都之舉固不能無跋涉而臣民之見又不免於異同何如其難然我志之必於遷眞若射之必於中豈以難自阻哉言確乎不可易也老成孤幼俱指民言無侮無弱正所謂無伏小人之攸箴也此二句是戒之各長以下是勉之各長于厥居者畏其戎毒於遠邇而爲永建乃家之圖懼其敗禍於厥身而爲長居新邑之計管下二句言之勉出乃力是無從康若農之力穡也聽於一人是不傲上若網之在綱也能如是則有以成吾欲遷之志而不病於難矣

來路然曰告汝于難者亦順人之辭志決遷者非拂人之欲勢不容已不阻於難也各長三句一直意勉其從遷也耿圯河水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而爲永建乃家之謀所謂各謀長遠其居也勉力遷徙以聽君趨利避

害之謀猷則其居長矣

陸貴府曰舉老及少包壯者在中侮弱之心不過一時短見淺識各字厥字重看今雖爲國爲民實各自爲計也勉力便是聽猷歸重作猷二句

姚承庵曰有識弗論年高弗論年少亦弗論有位無位在位者一存私心即齊民不若矣曰無侮無弱蓋深折其自私之心而特嚴其逸口之儆也

箋解人之不能從善有二蔽焉老成者謂其言耄幼弱者謂小子何知而不知理之所在老成者不可侮而少者不可少也　蓋老幼之箴皆合於一人之猷而能思永其居者也爾必各思爲長遠其居之計勉力不怠以聽予趨利避害之謀否則箴言伏而予志孤何以副圖任之意

删正圖政必本於志無志則雖易亦難有志則雖難亦易予既告汝以遷都之難而予之圖遷若射之有志決不敢畏難而苟安者必如此說方得口氣如於若字上添一然字便多一轉折於若字不順矣無侮無弱有遂其箴言之意耿圯河患其居不可長也舍目前沃饒之利爲永建乃家之謀是謂長於厥居夫君出謀者也臣出力者也其勉出乃力以聽我一人

之作謀可矣

按難字或謂不兼臣民做上從康說只說跋履艱難
又或謂二句順下不必用然字作轉細玩集傳亦自
可從不必別生議也　孤有幼孤者必幼是一樣人
勉出二句串下不可分貼做上從康
講此示以必遷之意也遷都之舉君臣勤苦可謂難
矣予以艱難之事反覆告汝者我志決遷若射之有
志而決不容已也汝於老成人言當遷者無以爲迂
闊而侮之於孤有幼言當遷者無以爲羣小而弱之
爾當不爲一時之計而各長遠於其所居務勉出乃
力爲民之倡以聽予一人作遷徙之猷則於吾之告
汝者不負矣

無有遠邇句**用罪**讀**伐厥死**句**用德**讀**彰厥善**句**邦之臧**讀**惟汝衆**句**邦之不臧**讀**惟予一人有佚罰**句

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
近親疏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如何爾邦之善
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
也

孔疏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
彰厥善　傳疏欠明故止錄此數語

張氏曰不從遷者罪也從遷者善也

會編此申言賞罰以勸戒之也遠邇俱指舊臣是同
姓異姓者用罪即做上從康而不能勉力聽猷之謂
用德者反是彰厥善者遠則敘用而欽禮遠則世選
而不掩也蓋罰惡不惟疏者爲然而親者亦然賞善
不惟親者爲然而疏者亦然與上不敢動用非罰非
德相應邦之臧以下是推其由邦之臧者紹復大業
而底綏四方是也其臧係於用德此所以必彰厥善
邦之不臧者天之斷命而大烈弗克從者是也其不
臧係於失罰此所以必伐厥死也言賞罰之必然以
見羣臣不可不從遷之意　來路然曰此示以賞罰
之公而推言其決然所以果其從遷之志也凡私於
賞罰者賞多及於親邇罰多及於疏遠我則不問遠
邇惟論善惡以賞罰之是至公無私了邦臧由於善
此所以有善必彰邦不臧由於失罰此所以有罪必
罰也　姚承庵曰無有遠邇四字極妙凡法令之不
行必自親昵之牽制始無論遠與邇但善則加賞惡
則加刑則令自無不行矣

彙解無有十四字一氣說只作一句　德字應上文
非德之德罪字則罰字之變文也兩用字是盤庚內

用死字善字纔指臣說死者可死之臣也謂不從遷者善反是

拂鏡塵承上節來申言賞罰意重罰上遠邇俱指臣用罪者死則非動用非罰用德者彰亦非動用非德承上文來罪德俱就遷言號令如此下二句是推所以必彰必伐意不臧由佚罰欲復拙謀作乃逸不可得矣

按孔傳罪以懲之使勿犯罰去其死道牽强之極而集解左袒之可謂好異矣用罪用德用字作為字看不必依上之用賞罰伐厥死謂誅之令其死也

講此申言賞罰以勸戒之所謂正法度也且汝知賞罰之典又甚嚴者乎凡爾羣臣無論遠近親疏之別但不從遷而用罪者則誅伐是加致其死而不赦其能從遷而用德者則錫爵紀勞顯其善而不蔽所以然者何哉蓋以國家之安危係爾臣之善惡耳故邦之善非自善也惟爾眾用德之故耳則用德者安得而不彰耶若邦之不善非自不善也惟我一人失罰其所賞罰以致此耳則用罪者安得而不伐耶我賞罰之必然如此爾羣臣其可不知所戒勉哉

凡爾眾讀**其惟致告**句**自今至于後日**句**各恭爾事**句**齊乃位**句**度乃口**句**罰及爾身**讀**弗可悔**句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孔傳致我誠告汝眾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呂氏曰其惟致告當時所諭惟造在王庭者故欲其轉相告語也

孫氏曰恭爾事則無傚上齊乃位則無從康度乃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也

會編此承上言欲其知所以戒也致告是更相戒飭

之意當時所告惟造在王庭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使之轉相告戒各恭三句即致告之事恭爾事是不傚上齊乃位是不從康度乃口是不為浮言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用罪伐厥死其可悔乎

袁了凡曰恭乃事是不傚上齊乃位是不從康度乃口是不為浮言此意固是但須要體貼恭字齊字度字不可只說無傚從康等而不切本文也 、蔣同春曰罰及及字宜細體蓋言罰猶未罰至於及身則不可悔若曰今日所云罰特言耳後日罰一及則悔無益矣語極儆而嚴

事見位有尊卑而安民之寄則一職有煩簡而爲民之責則同

彙解隱字直說入心之懇到處得仁民之根本

拂鏡塵此喚起其恤民之心尚皆二字重看邦伯諸侯之伯舉伯則餘可知師長公卿之長師官師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衆官均有民生之責遷徙之後勞困未甦其可痛倍於平日隱字分明以不忍念頭打動他們

講此下專告羣臣欲臣同心以恤民也故歎息言曰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有長民之責者也當思

夫新遷之民蕩析雖已去而室家尚未寍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凡保護以全其生者無不惻然以爲之圖焉可也

予其懋簡相爾讀**念敬我衆**句

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孔傳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

孔疏盤庚欲使羣臣同心爲善欲勉力大佐助之使皆念敬我衆民也

會編此承上隱哉而言念敬我衆卽隱哉之實也予其者未然之辭懋是盤庚自懋簡相二一直說言恤民

之責在臣而總率之道在我自今以往我其懋勉簡擇孰爲可任而任之孰爲不可任而舍之於進退取舍之閒而寓鼓舞勸相之道使爾諸臣皆念民生之未遂而敬恤之節其力而不盡厚其生而不傷也念敬須就臣言一氣說下　洪南池曰此示己任臣爲民之意懋勉於己以簡擇其臣而因以勸相其臣課實不明吏治不修重簡字　陸實府曰隱者一念不忍人之心也敬則奉爲己恫不忍人之政也念敬者隱之實君能行簡擇之權至於敬則在諸臣念頭上只好默默勸導之

彙解十字共爲一句爾字處止可一讀

拂鏡塵予其懋簡節作一句讀懋字有自奮意或以大簡訓之亦通懋簡便是相無兩層念敬重一念字正從隱字生來下不肩節卽簡相無總節卽念敬也按此節有兩樣讀法一謂懋簡相爾連讀念敬承說一謂懋簡讀斷相爾念敬我衆連讀二說皆通從上說者多

講此下己任賢爲民之意也我之所以欲汝隱痛者何耶蓋今我勉力簡擇於汝孰爲能憂民者用之孰爲不能憂民者去之於用舍之閒而默寓夫勸相之

意豈有他哉亦惟欲汝羣臣念民生理之未復而敬承平民命悉措於安居樂業之中耳此固汝長民者之責亦予懋簡之本心也

朕頓**不肩好貨**句**敢恭生生**句**鞠人謀人之保居**句**敘欽**句

肩任敢勇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孔傳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我則式序而敬之以生生爲進進以鞠爲窮並與蔡傳異

孔疏鄭王皆以鞠爲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臨川吳氏曰言我不任貪人有能敢於恭承民之生生俾貧富各保其居者則任之敬之

會編此正懋簡相爾之實好貨之人專於利而不知仁民所當舍也鞠是撫養謀是營謀敢恭生生使民各保其居者是惟知仁民而不求利己所當用也於當舍者則不肩於當用者則敘欽正是懋簡之也敘以爵祿言欽以禮貌言要點出念敬我衆之意、吳振華曰其利己者去之其利民者任之當用者用當舍者舍便是懋簡示以用舍意向使之戒勉便是相導　陸實府曰好在貨則恫瘝之念奪於囊橐之私而有所不恭淬厲之氣消於貪戀之習而有所不敢敢有勇力擔當不顧利害意此時民不聊生非恭不能隱非敢不能恭須要著力致敬方能使民各保其居

彙解恭字與上文敬字相應　曰不肩曰敘欽分明是簡字訓詁

集解鞠謀有以貧富說者鞠人有養故曰富謀人自營故曰貧有以老幼說者鞠卽鞠子幼者也謀卽古謀人老成者也注主前說會選王氏又云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幼不失其養鞠人之事聯其比閭合其族黨相友相助謀人保居之事此以謀人之保居對鞠人二字看另是一解

宙合不肩者廢斥不用深絕之也生生與中篇生生字同民雖自生其生而擔當以敬承之者邦伯師長百執事之力也恭曰敢恭壯其決也鞠人是一項事養育賙恤之也謀人保居是一項事還安定集之也合之纔是敢恭生生敘欽串看亦重欽上

按傳疏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此是鞫謀串說以鞫訓窮一說也蔡傳鞠養也時講皆謂能養人能謀人而使人保居但蔡傳著一使字語氣不合然常說皆從此或謂鞠人謀人是兩樣人皆使之保居此合蔡傳語氣而鞠謀無確解又一說也或謂鞠人是一樣謀人保居是一樣又一說也今依常說鞠人謀人分兩樣保居雙承就臣說蓋從其多者

講此承上文之意而言懋簡之實也若爾諸臣之中有專好貨賄是不能念敬我衆者我則棄罷之而不肩任惟勇敢擔當一意敬民以民之生生爲念撫養百姓營謀百姓凡可以保民之居止而樂生興事者盡心竭力以爲之是能敬念我衆者也我則敘而用之予以祿爵敬而優之加以禮貌此我之懋簡也

今我頓**既羞告爾于朕志**句 告爾 羞進 **若否**句 **罔有弗欽**句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卽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卽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按傳疏以若否爲順合汝心與否指臣心說與蔡傳異

會編朕志若否指上節言作過文看罔不欽者戒好貨之失而勉於勤民之事於我志之所若所否者無不念而敬之也 洪南池曰此欲其體已之意上句只傳上文罔有弗欽包下文勉若戒否二意彙解順我志是敢恭生生之人敘欽意在言外不順我志是好貨之人不肩意亦在言外傳多御不肩二字 羞告朕志指上節罔有弗欽指下節

挪鏡䖍欽字與上敬字恭字相應下二節正其實

按一說若否連上作一句謂告以志之所若所否不如截開若否屬臣較明

講此承上起下而示以順君志也今我既進告爾以朕志矣爾有敢恭生生者是能順我志也好貨者是不順我志也爲若爲否罔有不欽我之命可也

無頓**總于貨寶**句 **生生自庸**句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孔傳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 總貨云 求位生 生訓進進 與蔡傳異

會編此承上節而言卽罔有不欽之實無總貨寶是直戒之之辭應不肩好貨說生生自庸是直勉之之辭應敢恭生生說蓋具乃貝玉向固有是心矣今必

以是爲戒而不專貨利以病民可也往哉生生向固不以爲念矣今必以是爲勉而惟厚民生以成功可也曰自庸謂以安民之功自勉也能知所戒則能敬我志之所否能知所勉則能敬我志之所若是爲念敬我衆而無負於懋簡相爾之心矣上數節止言戒勉之意此節直指言之所謂一節嚴於一節也　陸實府曰無總非盡數絶去但不聚之耳指將來放利說　姚承庵曰當時在位者只曉箇利字觀其未遷也聽戀沃饒之利出浮言以爲沮則其既遷也必藉居處之利假壟斷以爲罔矣此其情所必至者誰念

民生哉盤庚故揭其病根示之曰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蓋痛懲其夙惩而勉責其新效也

宙合諸臣不念生生病根只在貨寶戒勉意直貫自庸自字重惟看安民做身上事則圖安無不至總貨寶與具貝玉不同此恐其與新集之民爭刀錐之利非仍論貝玉也

講此正罔有弗欽之實也欽之何如好貨者我所不任也汝其無總于貨寶不掊尅衆民之財以聚於己焉敢恭生生者我所敘欽也汝惟使民生而又生勸謀保居以自爲己功必如是然後爲敬我之所言也

式敷民德句**永肩一心**句

式敬也敷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

孔傳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式訓用式敷民三字逗德字斷與蔡傳異

臨川吳氏曰用敷布其德於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也始終不貳之謂一

新安陳氏曰前告衆民後告羣臣言庶幾皆有惻隱之仁心哉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惻隱

以愛之我則懋簡相爾爾當念我衆而不忘敬我衆而不忽也好貨之人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不肩任之敢於恭以生民生而安養人者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欽之今我既盡告爾以朕之志所順與否敢恭所順者好貨所否者也汝當無不敬我言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也敬我之所若而以生生自庸申敢恭生生之訓也爾其用敷爲民之德而永肩一心焉

會編二句一直說上句承上節來重下一句蓋無總貨寶則能爲斯民導利生生自庸則能爲斯民立命

此皆爲民之德也式字正應罔有不欽欽字永肩一
心者蓋以財貨固人情所易動而勤勞亦人情所易
厭必當持此心於勿替而垂之無窮使爲民導利之
心與乃家之永建相爲始終爲民立命之心與新邑
之長居相爲悠久也夫如是則朕志之若否能敬之
於不窮而念敬我衆之道無不至矣　蔣同春曰式
敷句承上來然式者敬也式字亦不得輕放過蓋敷
而不敬猶不敷也垂之於久謂之永始終不二謂之
一　陸實府曰自邦伯至此六節首欲存其仁民之
心中四節反覆戒勉其體仁民之心而此節則期其
仁心之不替也
拂鏡塵二句俱是勉之之意皆著力語與愼乃儉德
二句相似莫將上句作過文看但一直下永肩便是
式敷處　李太青曰式敷民德已見無戲永肩一心
抑又無怠如此則大命懋建安得不敘欽之正收結
前無戲怠意
按民德雙承上二句爲妥或單承生生句覺偏　式
訓敬有力作用字無味　永肩正是期之以無窮意
言不止今日式敷而永久如是也自是重下句
講此篇終而以無窮期之也夫無總所以爲民導利

生生所以爲民立命此皆爲民之德也汝敬布此爲
民之德必永任此一心終如其始而無有厭倦可也
如是則能敬我之命而不負我懋簡相爾之意矣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
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
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
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
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
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
口予不可以不論
新安陳氏曰此篇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終曰今
我旣羞告爾于朕志若否始以朕志告百姓終以朕
志告羣臣明示一人之心以通臣民千萬人之心告
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告臣以朕志者欲其
審好惡之辨前日羣臣倡浮言以惑民者傲上從康
其病證也具乃貝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
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革傲上從康之
病證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貝玉之病
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可以永建國家
無窮之基矣

郝解天子至威嚴也遷都公舉也間一二民有閒言如疾痛在身汲汲搔雪惟恐不盡此賢君之用心也事雖違衆而能訓之以禮動之以誠知幾知微知剛知柔險膚好宄不發自銷此盤庚所以克濟也學者謂其文字詰曲今三復條理悠暢津津昏昒開言盡而意不絕商家一代之鴻章也

書經詳說卷三十一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二

金陽冉覲祖輯撰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始求得而命之

孔疏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勵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也

問傅說版築亦讀書否朱子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史記高宗盤庚弟小乙之子也名武丁以夢得說於傅險中遂以傅險姓之曰傅說

笛合首三節史敘高宗得說之由爰立作相七節高宗相說而命以輔德之詞末節說以受言望高宗通章把相遇之奇相望之切立意

集解通篇重輔德上恐德弗類故須人以輔之沃心

卽輔德之資也

近指道篇亟在心字上德具於朕之心誨出於汝之心使乃心不啓朕心何由而沃高宗恭默思道原在心上用功故望說不以言匡而以心匡又不以獨匡而欲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此謂相遇之奇而相望之切說有不祇若王之休命也哉按盤庚中談鬼神事如家常說話高宗又夢帝賚予良弼此等皆在由而不知之中虞廷授受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說以版築之夫形肖於夢非先有論洽論學之蘊也一旦驟進位於諸臣之上說不歉天下不疑恐非情理所

宜也商俗尙鬼或亦神道設教之意乎陳同甫不爲無見此神道設教謂知說於先而託夢賚以行將此一段佳話看作詭道吾於此處信經象解命官有辭自唐虞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於當時面命最簡而盡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不但命官而已夫子錄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

王頓**宅憂亮陰**句**三祀**句**既免喪**句**其惟弗言**句**羣臣咸諫于王曰**句**嗚呼**句**知之**讀**曰明哲**句**明哲實作則**句**天子**讀**惟君萬邦**句**百官承式**句**王言**讀**惟作命**句**不言**讀**臣下罔攸稟令**句

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複而不可解矣

按禮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鄭注云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孔疏云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儀禮喪服云既虞翦屏柱楣鄭注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賈疏既虞之後乃改舊廬西向開戶翦去

戶旁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前梁謂之楣楣下兩頭豎柱施梁乃夾戶旁之屏也　又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疏云東方者以中門內殯宮之哭位在阼階下西面向殯明廬在中門外亦東方向殯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北戶向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向開戶也

按此則倚廬與梁闇有北戶西鄉之不同蓋未葬居倚廬既虞爲梁闇居諒陰三年舉其終也　未葬有殯宮在中門內則倚廬北戶爲便既虞無殯宮則西鄉爲便

孔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
孔疏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
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
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
問諒陰以他經考之皆以諒陰爲信默惟鄭氏獨以
爲凶廬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朱子曰所引翦屏柱
楣是兩事柱音知主反似是從手不從木也蓋始者
戸北面用草爲屏不翦其餘至是改而西向乃翦其
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着於地至是乃施短柱及楣
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下可作戸也梁闇未

詳古定制如何不敢輒爲之說但假使不如鄭說亦
未見天子不可居廬之法
會編亮陰者天子居喪之所
聽月亮陰訓梁闇殊可笑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言人主之當陽也嚮明而且居幽當陽而
且守陰爲居喪故耳此理甚明而著何必釋亮作諒
陰作闇又釋諒之爲梁訓闇之爲廬也
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
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
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

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式王言則
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孔傳三年不言除喪猶不言政知事則爲明智明智
則能制作法則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稟受令亦命也
陳氏雅言曰此羣臣進戒高宗之辭知之曰明哲明
哲實作則此言有德者之爲法於天下也天子惟君
萬邦百官承式此言有位者之爲法於百官也王言
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此言高宗既有明哲之
德固可作則於天下又居天子之位宜爲式於百官
也於是而言則爲命奈之何可不言哉上言天子是

泛說下言王方是指言高宗
會編居喪不言雖所以盡子道而免喪不言非所以
盡君道此羣臣進諫之旨也知以德言明哲以人言
知者氣質清明而義理昭著先天下而知者也明者
方寸虛靈無一理之不具哲者察微知著無一理之
不燭言具是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之人也作則者
以先知覺後知爲天下所準則也重作則上須補爲
君意此二句泛言有德者之爲法於天下見人君不
容以無言也天子以下則指高宗言君臨萬邦而百
官承式正備明哲之德膺作則之任者也二句一串

說式字指法制號令而言王言二句見其言所係之重以明不可不言之意惟作命是百官以其言爲命正所謂承式者也罔攸稟令則不惟負天生明哲之心抑亦負百官承式之望矣此句又當重講則與式命與令有分別作法於下謂之則承法於上謂之式敷言於下謂之命稟命於上謂之令　董恩白曰其惟不言處有意思想其不言之時必有斂華含英究極乎所以作則表正之本者而羣臣不知之也故云云明哲而立言有基出言爲經一有言而天下則之也天子三句輕過只是見得此時可以有言之意末句極宜重講不言一邊　盧鉉卿曰式字活看就百官說若作法令便重疊上所降謂之命下所奉謂之令立箇式樣是作則照此則樣曰承式

彙解古者上下通行三年之喪君薨則嗣君居憂於梁闇中三年不親政事不出號令使百官都聽命於冢宰高宗遵父小乙之喪遵行古禮居憂於梁闇中三年不言及大祥之後喪服已除還不肯出朝聽政發言裁決當時在朝之臣皆以爲過禮乃進諫於高宗　知之者明哲之用明哲者知之之體　然是明哲非使之自有餘而已實爲則於天下天理不差曰

則庶事之權衡人所取正曰則以其心之明哲而可否乎天下之事卽所謂作則　上二句是起下二句者知天下之理者謂之明哲之人這明哲之人實乃衆所共仰而作則於上垂範於下故天子惟君臨萬邦正是具明哲之德而知天下之理者則百官莫不承其式則旣有承其式則者則安可不自我作乎作字君字俱不可忽　知之二句不可露出天子字天子二句不可露出王字蓋經文一步實似一步　先說作則後說承式式卽則作之在上承之在下也先說作命後說稟令令卽命作之亦在上稟之亦在下也時說百官以其言爲命微差只當云作百官之命耳

拂鏡塵三祀免喪子道終君道始也弗言是亮陰之制免喪猶弗言故羣臣諫其謙讓太過知之二句是泛說以起下重明哲字明哲二字雖有分別此乃聰明之總稱耳天子惟君二句泛言其責任王言從明哲發出不言則聰明將安用之緊點破言之爲重動王以出言意

按旣字與其惟字相呼應未免喪不言旣免喪而惟以不言爲主非禮之常故羣臣進諫　知之二句泛

言君道天子已著高宗身上而惟君二句亦仍是諭其理當如此王言二句方歸落在不可不言上　明以所存言哲以所發言明體而哲用　實作則實是口氣字猶俗言實是如此或云作則爲明哲之實不作則明哲爲虛太牽强

講此史臣敍事之始也高宗居憂於亮陰三祀既免喪而猶不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咸諫于王曰嗚呼人君先天下而有知於事理無不洞鑒謂之明哲之人以此明哲施之號令實足以爲法則於天下今天子去凶卽吉惟君臨萬邦百官莫不仰王言而奉以爲法王言則爲命令而臣下有所奉行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而行王何過於爲禮而不一言也

王頓**庸作書以誥**讀**曰**句**以台**頓**正于四方**句**台**頓**恐德弗類**句**茲故弗言**句**恭默思道**句**夢帝賚予良弼**句**其代予言**句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諭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於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孔傳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

程子曰夢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亦何足怪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

張子曰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是最神

張氏文蔚曰誠心求賢寤寐不忘此心足以合上天生賢之心矣高宗之心有以合上天生賢之心上天之心得不應高宗求賢之心

朱子曰高宗夢傅說分明有箇傅說在那裏高宗卻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　高宗夢傅說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又曰夢之事只說到感應

處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帝賚之不得說無
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陳氏經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而效其所爲必有以私意用人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得王梁豈足恐哉
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欲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

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欲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用世之心
會編羣臣徒知王之不言而不知其所以不言故作書以告之也正于四方正字只是號令整齊天下之意正所謂君臨萬邦而負作則之任者也德弗類指先知明哲而言蓋以任大責重之身而無克類前人之德惟此之故所以弗敢易言也恭默一句緊運上句說恭者肅恭收斂之意默者深沈淵默之意道卽正于四方之道所以君萬邦而式百官者也蓋高宗之不言非徒默默而已實恭敬淵默以思治道而求

發言之當理耳然精思之極自與天通而感應之速若有神遇良弼之賚實得於恭默之中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帝賚處須要說出見其形意與下節審象相應良弼謂輔君德以正四方者夫弗類之德既不敢以易言而有代言之人則又可以無言此予所以不言也　姚承庵曰恭默思道一語極佳治道在吾心不思則不可得然非收斂靜肅可謂精於思乎恭默以思其思直與天通故夢帝賚以良弼耳此是實賚感通之定理
彙解恭默謂恭而默也蓋默者羣臣之所見恭者高

宗之所以養默也　高宗天資高明然自以講究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易於出命恭默思道此高宗求道工夫道卽堯舜以來相傳者也　不言之故全重恐德弗類夢弼是不言思道中適然之事恭默思道研幾於無言之中蓋欲悟其道耳不意夢帝與以良弼　所思者道也然抱道者賢也故思道而帝遂有賚良弼之夢焉　思者夢之因夢者思之著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
聽月傳中純一不貳等語是推本誠心格天之故非高宗告臣本旨

綱目恭默二字不可分而爲二惟恭故默默者除囂養靜至恭之極也恭默而不思道便淪於禪定惟恭默而思道則此心直與天通故有帝賚之奇

按肅訓用作因字意看用羣臣進諫之故而作書也

恭默二字依傳恭敬淵默原是平看時講多串看謂恭以爲默亦說得通但非傳意　默與弗言有別弗言是不發命令默字是在思道上用工夫淵默沈靜之意不可混看

講高宗因羣臣之諫而示己所以不言之故也乃作書以誥之曰爾羣臣徒知我之不言也抑知其有故

乎蓋人君居天下之上必有德而後有言今以我正于四方正所謂君臨萬邦而負作則之任者也第恐明哲之德不類於前人於天下之理知之不明則言之不當四方之人無所取正惟此之故所以不敢輕言也夙夜之間惟恭敬淵默思所以爲治之道冀其有所知而後言之也幸而精思之極天心昭鑒夢寐之閒與我良弼使其人恍然與我相遇於夢中焉夫良弼天與則必有先知之德者而凡命令政教其將代予以有言矣汝羣臣又何憂其無所稟令哉

乃審厥象句**俾以形**句**旁求于天下**句**說築傅巖之野**讀**惟肖**句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閒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孔傳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閒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

孔疏傅以傅爲氏此巖以傅爲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

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當是時代胥靡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爲相遂令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傳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爲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日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悅也天下

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諡言初夢卽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諡惟見此書傅會爲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會編此因上文得賢之兆而記其得賢之始也審厥象是追想夢寐之所見者俾以形使人圖其形象也說居傅巖之野而肖其所夢者　王方麓曰追夢中之所見故曰象託諸繪事則有是人矣故曰形審者揣摩之意　蔣同春曰惟肖正見得之奇處　陸賓府曰求賢豈聲音笑貌之間遇主豈形色氣象之合然高宗以是求說以是肖雲龍風虎意氣自別不可以常情測也夫夢而求求而肖昔之夢果非夢耶

象解高宗之夢蓋有日矣徧視羣臣默加求訪而未得故因羣臣之請而言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審者揣摩之義俾字不是使人繪形乃使人以所繪之形旁求于天下旁求以地言　審厥象下面添圖畫意以形旁求謂把這所畫之人形旁求也自高宗揣其形則爲象畫成則爲形矣人有名說者築居於傅巖之野其貌與畫形相似傳云與所夢之形相似夢字微異

副墨師錫之縲二女遽降帝賚之影懸寫而求俱曠古創局但一則稔聞有素一則結知舊勞頓拔而隆任之使造境不奇卽物望不壓結知舊勞是後人聽說

聽月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是說身版築之事也蔡傳不知何據以築爲居今人新移居謂之卜築豈說新築室邪不必深究

按俾以形有二說一連上謂自審厥象而使人圖繪之也一連下謂使人執其所繪之形以旁求于天下傳是上說而時講多從下說

講此記得說之始也乃詳審夢寐所見之象使圖其形旁求於天下時有說築居於傅巖之野與夢之形相似帝賚果不虛矣

爰立作相句　**王**頓　**置諸其左右**句

於是立以爲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敍事始如此

孔傳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
新安陳氏曰王置諸左右蓋不徒相之而必親近之也
會編此因上文得賢之奇而因記其任賢之重也爰字上須補與之語果聖人之意天下之治總於相立說以爲相者資之以弼治也人君之德成於學置說於左右者資之以輔學也左右者論道密勿之地二句詞平而意串不惟相之而又近其人正見其信任之專與下文朝夕句應　邵二泉曰爰於是也立相不言王天下之相與天下共之也師則自得之有親近聯合之意故曰王置　王振子曰高宗相說不暇時日亦不待言詞全由恭默思道沈深淵默之中光明洞達無纖毫疑似耳
僉解上句是承上文下句是起下文說貌既肖畫形於是聘他邦立以爲相尊寵於羣臣無二矣然王之於說又非若尋常宰相已也常置諸其左右其親近不離也如此　相以職言左右以地言原不是兩般官品傳云以冢宰兼師保乃是用周禮訓商制故有一蓋字見其爲億度也或者因此遂謂立相是資其治置左右是資其學非　蔡傳言學不必駁

拂鏡塵二句不必以論治論學分配爰立爰字緊頂惟肖來有速速不皇頃刻意王字著在下句見置諸左右高宗特舉
由合相之進見有時左右之就見無地相之疏奏有限左右之薰陶無窮作相而不置左右猶弗相也
講此記任說之重也高宗與之語見其果聖人也於是立爲宰相而資之以輔治又置之左右以爲君德之助信之益深也

命之曰句**朝夕納誨**讀**以輔台德**句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孔傳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
新安胡氏曰相業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眞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又素學於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
會編納誨中兼論學論治說應作相左右二句重朝

夕二字欲其無一時之間也輔德就心上說蓋心者
出治之本道學之基也能輔德則台德可免於弗類
而明哲信可以作則所以表正四方而無負於惟君
萬邦之任者在是矣　蔣同春曰納誨兼爲學爲治
一串看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以字有力
挪鏡臺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乃古師保之
義也後世不左右師保而近習左右不朝夕道義而
朝夕諂諛君德何自而成
宙合命之曰六節勿分爲治爲學看相道莫大於輔
君德若致治安民則君德中之事也朝夕納誨二句

一串下朝夕字重從置諸左右來誨如師傅之誨子
弟無時而不誨所藉於薰陶涵養者深矣輔卽輔相
之輔
按納誨有爲學爲治二意亦有成善救失之意
講此高宗首命傅說以輔德也君德不能自成必有
賴於賢臣之輔汝今在我左右須要朝夕進納善言
以教誨我義理則不時陳說過失則隨事箴規於以
輔我之德使其有成而不終於弗類可也
若金讀用汝作礪句若頓濟巨川讀用汝作舟楫句若頓
歲大旱讀用汝作霖雨句

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喩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
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孔傳鐵須礪以成利器渡大水待舟楫霖三日雨霖
以救旱
孔疏左傳云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王氏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會編上既望其納誨輔德而此則喩其望之之切也
三段遞主德未成說不可以修德進德成德看金非
礪無以成器我之望汝輔德而砥礪之以歸於成者
卽金之有待於礪也巨川非舟楫無以濟險我之望

汝輔德而弘濟於艱難者卽濟川之有待於舟楫也
大旱非霖雨則無以蘇枯槁我之望汝輔德而潤澤
之使不終於困者卽大旱之望霖雨也用字作字俱
重看猶言用汝爲之也金固不可無礪而濟川決不
可無舟楫大旱尤不可無霖雨是望濟之心切於用
礪而望雨之心尤急於望濟也故曰一節深一節
若金作礪者眞知己之鈍而資其利也濟巨川作舟
楫者眞知道岸之無涯而賴其渡也大旱作霖雨者
眞知其枯竭而需其化也要看用汝二字修德在君
自力此三者則輔之之道　王宇泰曰金謂兵戈之

厲中庸已有明解礪石也若作渾金說則塊然其形何以磨之而成器乎細曰砥麤曰礪不曰砥而曰礪者取其猛厲也荀子曰鈍金必待礱礪然後利橈謂之楫不獨曰舟而又曰楫者并以行舟之具望之也涉川必資於舟楫至於巨川尤利涉之不易者雨三日以上爲霖不徒曰雨而又曰霖者欲其霑濡之足也歲旱必資於雨至於大旱則非霖雨不能蘇也三節託物之喩皆有深意　王致堂曰濟川看巨字歲旱看大字舟楫之利廣於用礪霖雨之功又廣於舟楫故曰一節深一節

彙解川有波濤洶湧時亦有風恬浪靜時濟以舟楫如何便是濟難小注說偏了首喩立身次喩處事三喩澤民德成於身須要切磋琢磨已精益精德見於事須要迎機順理行無滯礙德及於民須要應時普惠適愜民願此三者皆賴說之誨以輔之故喩之如此蓋旣曰朝夕納誨則凡修身處事待民有毫髮之差都望說爲之匡正而無往非砥礪舟楫霖雨之用矣　旣喩修身又喩處事又喩待民故曰一節深一節深字當進字看

聽月礪金止於利用而已舟楫則於身急矣然所關係猶少也霖雨則於民命尤急矣三段過接處當有抑揚以見一節深一節之意

按三喩雖一節深一節而納誨處只一般非有淺深各爲一法也　三喩照成器濟事澤民說固是然俱照德說取砥礪誕登霑潤之意亦切

講此喩輔德之功甚切也然望汝納誨其相須之切若何吾德之未成也辟若金器然必用汝以爲我磨鈍之礪石庶我德有所砥也不但已也辟若濟巨川然必用汝以爲利涉之舟楫庶我德有所進也不但已也辟若歲大旱然必用汝以爲我澤物之霖雨庶我德有所滋也我之所望乎汝者其切如此

啓乃心讀**沃朕心**句

啓開也沃灌漑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飫也

孔傳開汝心以沃我心

孔疏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

陳氏大猷曰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非可外求惟以心格心啓開而發之也沃灌而入之也如渴之沃漿神受心領而入之深也

新安陳氏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遂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土受水之沃如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者矣

陳氏雅言曰金而非礪則無以成器此望於傅說者切矣而猶未也巨川而非舟楫則無以濟險此望於傅說者加切矣而所及猶有限也至大旱而非霖雨則民無以爲食望於傅說者至是愈至矣傅說當何如而慰高宗之望哉當啓其心而無隱沃君心而厭飫蓋是時高宗於傅說謂若大旱之望霖雨有渴教之意也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遂沃其渴教之心沃之一辭有若土壤之焦而受江河之潤欲其漸涵浸漬而入蓋言而不倦而聽之者神領心受而入之深也

會編此正納誨輔德之實二句串看兼論治論學說上心字應上誨字下心字應上德字啓乃心者啓其中心之所藏凡致治之規爲學之要汝心之素所具者當悉納於我也沃朕心者使我優游饜飫不覺入之深凡治道之未達舊學之遺忘者無不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也如是則納誨以輔德眞如金之有礪濟

川之有舟楫大旱之有霖雨而吾之望汝者慰矣來路然曰德具於朕之心而誨出於汝之心不開汝心而盡言無隱何以灌溉朕心二句一直意啓云者開心見誠明白洞達凡素所蘊蓄知必言言必盡也沃云者若焦土而受江河之潤漸涵而浸漬也啓心則誨之所納者盡沃心則德之所輔者深至是方有以慰其望助之切矣下心字雖屬高宗而沃之則在說也

彙解上以德言此以心言者何蓋天下無心外之德輔德者格心而已矣修身處事澤民之德總歸本於心故此節專言心啓沃字固重而心字尤重

拂鏡塵曰納誨恐只在言論間進忠故提出心字示納誨輔德之實也高宗恭默思道原在心上用功沃從啓字中來啓如八窗洞開沃如土壤之焦受江河之潤啓沃一套事朕心不翅渴者之待飲乃心似有屯膏而欲施曰朕曰乃非有二心乃心啓處便是朕心沃處蓋大臣以心事君稍分爲二雖日陳典謨何益

苗合啓沃二字從心上擬納輔之精微處借字形容勿作喻意抉汝心內之所有灌輸於我心內啓主施

沃主受猶詩之酌彼注茲也若於彼有隱藏於此有
扞格縱以口傳耳而兩心無相通矣
講此示以納誨輔德之實也我之望汝固切矣汝將
何以慰吾之望乎彼德具於朕之心誨出於汝之心
也使乃心不啓則朕心無由而沃是必開汝之心而
無所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以沃我之心使自汝
心所出者將自吾心而入斯可矣

若藥頓**弗瞑眩**讀**厥疾弗瘳**句**若跣**頓**弗視地**讀**厥足用傷**句

方言曰飮藥而毒海岱之閒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
喩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喩我之行無所見也
孔傳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
警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
孔疏其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人瞑眩憒亂則
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瞑
眩者令人憤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飮藥而毒東齊海
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楚
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卽大雅抑詩也切言出
於傳說據王以爲自警也
王氏炎曰己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己之不明

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呂氏曰又恐說視己爲成德無以扶持之故譬若跣
足之人不視地則爲物所傷此高宗倚說爲兩耳目
一時不可無說也
陳氏經曰受苦口之言免妄行之害皆有望於說
會編此設喩以見其不可不啓心沃心之意上二句
承啓心說下二句承沃心說蓋人臣必進苦口之言
而後能免君上之過人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能免
妄行之失苟不能啓汝之心則誨有不盡而言非苦
口君之過無由而免矣正猶藥弗瞑眩而厥疾之弗
瘳也不能沃朕之心則德有未成而行無定見將妄
行以取困猶跣弗視地而厥足用傷也信乎不可不
啓心沃心以盡納誨輔德之道矣兩意雖平亦相承
看　王仲山曰上二句喩臣之言不苦口下二句喩
我之行無所見然事以相因要知此節兩邊非平對
乃相承致戒者言臣不盡苦口之言而無以藥君受
病之處則君心必迷於所見而僨乃事必矣然則納
誨輔德之功其可少也疾瘳謂臣言無益於君用傷
指君身說　王宇泰曰若金三段順喩也若藥四句
逆喩也反覆責其納誨之意

演兩若字是設喻意正意當在兩喻前一喻欲直言以救其失一喻欲明言以正其行兩平有串意俱兼啓沃

按二喻舊說分承啓沃一說兼承啓沃玩傳喻臣喻我云云則當以舊說爲優

講此喻望啓沃之切也曰啓沃之道有不容不盡者盖臣必進苦口之言而後能匡君過君必有一定之見而後不至妄行苟不啓汝心而爾誨未盡則君過難免若飲藥者然弗至瞑眩則疾必不瘳也由是不能沃我之心而德有未成則行無定見將妄行取困

若跣足弗視地而行厥足傷也啓沃可不盡乎

惟頓**暨乃僚**讀**罔不同心**讀**以匡乃辟**句**俾**頓**率先王**讀**迪我高后**讀**以康兆民**句

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孔傳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

陳氏雅言曰相臣之職下統百官上佐天子高宗之於傅說不特望其以己正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羣臣之賢否苟小人衆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故謂之暨乃僚罔不同心者欲其擇羣賢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修不逮以正其君然而正君之道當何如哉亦惟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而已夫成湯之創業垂統所以遺後嗣者至矣後世之君莫不遵守之故高宗之命傅說先之以俾率先王而後言迪我高后者與君牙所謂用奉若于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同也成湯之迹商之先王能迪蹈之故高宗欲傅說使其率先王以迪高后

也能使其君率先王以迪高后以康兆民則安民之道盡而匡君之道亦盡

會編上欲其以己事君下欲其以人事君也暨乃僚有倡率之意同心匡辟攝上文事講如云納誨輔德啓心沃心以若曰之言而救妄行之失也罔不字重看言無一人之不然也匡字還就救失一邊說而有成其善之意俾率三句緊連說下率先王迪高后應台恐德弗類句康兆民應正于四方句盖以寬仁子惠高后所以安兆民而世德作求我先王己常迪高后以安兆民矣予方慮夫德之弗類前人而無以正

四方也爾惟率厲正君使我率先王繼述之道蹈高后致治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使綏猷輯寧之化不異於當時而彰信允懷之休復見於今日庶乎台德無弗類之憂而四方成表正之績矣通節須用一氣說承作相一邊　袁了凡曰暨者下及之詞僚屬也罔不同心者倡率之而必使之同也率者循而弗違迪者蹈而無間先王如太甲太戊之屬皆迪高后以安民者紹先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也

宋祁皇曰同心匡辟與啓心只一層非有二意乃心啓百僚之心皆啓矣　江來虞曰俾率三句正匡辟之事高后安民之道先王迪之法先王之法祖者以安民君不自能而俾之者暨僚匡辟之力也暨字貫俾字文氣相承甚緊

拂鏡塵舊說朝夕四節是爲學事惟暨乃僚節是爲治事非也納誨輔德正爲安民地同心匡弼卽同心納誨以輔君德況中篇攸居之語非偏論治下篇監于成憲憲亦法也學與治豈可歧而二哉

按以康兆民似是雙承率先王迪高后時講皆將迪高后以康兆民緊連讀而以率先王引起又謂先王迪高后以康民而今率之殊費轉折　上截重暨字下截重俾字大意只是統屬匡君使之法祖以安民也

講此欲其以人事君也汝爲冢宰卿士而下皆其僚屬汝惟倡率乃僚無不同心啓沃以匡君使我心無妄念動無過舉率循太甲諸君繼述之道踐履成湯致治之迹於以安天下之民則汝輔相之功大矣

嗚呼句欽予時命句其惟有終句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孔傳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新安陳氏曰卽相亦惟終之意

會編時命指上五節而言所謂納誨輔德而以己事君同心匡辟而以人事君是也欽者敬承而不忽之意有終是終其事不作悠久看蓋能納誨輔德以曲盡乎啓沃之方則以己事君之責於此乎終同心匡辟以致君於法祖之治則以人事君之責於此乎終與承終是圖終字同意二句一氣說

拂鏡塵欽予時命得其意於命之中會其旨於命之外其思所以有終可也時命姑兼人己兩邊說然詰說之意於己一邊爲多率屬一節自對不得

講此以思終期之也歎息言納誨輔德率屬匡辟我

之命也汝當敬我此命啓心以沃心思所爲以己事君者有以終其事焉率屬以匡辟思所爲以人事君者有以終其事焉盡臣之事斯爲敬君之命否則君德不成民生不安不亦孤一人之命矣哉

說復于王曰句于王連復惟木從繩讀則正句后從諫讀則聖句后克聖讀臣頻不命其承句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句祗若連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喩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孔傳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新安陳氏曰王聖臣直導人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宗以納誨輔德爲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也

陳氏雅言曰高宗之命傅說託物以喩其意故傅說之復高宗亦託物以進其辭謂君之從諫而聖猶木之從繩而正也木之生豈生而皆正惟從繩則無不正君之德豈生而皆聖惟從諫則無不聖傅說於此將進其中篇陳戒之辭故先說此以廣其從諫之量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之臣傅說使反求諸己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會編此答高宗欽予時命之言所以廣其從諫之量也惟木從繩二句是泛言以明諫之不可不受后克

聖指高宗言克聖與上聖字同要點出從諫在內言君能從諫而聖則臣下之進言有基雖不命之使言亦將敬順其美意而樂於盡言矣況命之而敢有不承者哉休命亦指納誨輔德同心匡辟而言祗若正應欽字當兼有終意承字疇字俱指自家說爲是注中當求受言於己二句當重看　杜靜臺曰首二句先喩後正意見得諫決不可不受然君不必求諫於臣惟能受諫於己則臣自樂致其忠矣克聖是果能從諫虛心上看不曰后從諫而曰后克聖者從諫乃所以能聖者也從諫何以聖合衆人之聰明則君心

盖廓攻其邪誤則德行日新廓之新之而聖在是矣

休命卽時命后克三句見諫之不必求　陸實府曰祗字對欽字重看若者不相逆也　張羽臣曰從諫就是聖克聖卽指從諫說若待君造到聖的地位而祗承不亦晩乎

樂解木雖因繩而直說到后處卻不重因諫而聖意只是言從諫之后便爲舍己從人之聖人也若重在因諫而成就箇聖人下文后克聖便說不去

拂鏡塵從字要深看正是心心相契心心相沃

按首二句泛言后克聖若再泛言便不緊切故后克

聖照高宗說爲是克聖聖字卽上則聖聖字語氣猶云后從諫也克字不甚著力或作克艱之克看未是

休命命字與上不命命字應不命其承言君能從諫雖不命臣諫而臣亦承順其意而諫況有休命如斯是已命之諫矣凡爲臣者孰敢不敬順休命而進諫乎臣字疇字俱寬說

講此答欽予時命之語也高宗求言切矣然求言非難受其言而從之爲難故說復於王曰王知夫木乎木不皆生而正也惟從繩則正矣君不皆生而聖也惟從諫則聖矣夫從諫非勉强於一言之受也樂取

於人之謂從則衆善悉有而大矣虛受於己之謂從則衆善俱融而化矣何難爲聖哉君患不能從諫能從諫則能爲聖者也有君如此誰其負之雖不命之使言猶且有懷必吐自進其言於君矣況王所命輔德匡辟者乃休命也誰敢不敬順之而進言於君乎將不獨說言之而王之諸臣無不言者然則王欲臣下進言惟從諫是務哉

書經詳說卷三十二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說命中

拂鏡塵此篇大旨以憲天爲主首記說受命作相而因以治道訓高宗明王奉若二節言爲君治民之道在於法天惟口起羞八節列舉法天之目就中以攸居爲根本而末指其失而箴之王曰旨哉二節因高宗美其言而以力行深致期望之意

近指通篇論爲治之道惟以亂民句極重亂民而不憲天終苟道也首二節引起人君當憲天聰明中八

節是憲天聰明的條件後二節因王美其言而責以憲天聰明之實蓋天之聰明與君之聰明無一處不相通徹故成湯顧諟明命非顧之於天也行政用人處事處己防患窒欲宅心事神處處皆有天則焉背而馳之自絕於天者也偶而中之猶雜以人者也憲天者與天地合德上下同流說直從高宗見地力量到處與一點化蓋聖學精微之功用也

惟說命讀**總百官**句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孔傳在冢宰之任

孔疏惟此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也

彙解百官承式於天子而命總之蓋付之以代言之任也

聽月總百官只是前爰立作相之意非復有職業之命也此受命之始史大書之爲下進言張本

講此記說受命作相而治道之所由陳也惟說受王爰立之命而總百官則凡治天下之道說悉得陳之於王矣

乃進于王曰句于王連進**嗚呼**句**明王**頓**奉若天道**句**建邦設都**句**樹**頓**后王君公**句**承以大夫師長**句**不惟逸豫**讀**惟以亂民**句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孔傳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

言立之主使治民天道以日月星宿爲言非正意

孔疏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衞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士將陳爲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爲治之本惟天聰明以下皆是也

孫氏曰后王君公皆有君道故曰樹大夫師長皆臣道故曰承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

武夷熊氏曰明王奉若天道至惟以亂民至哉斯言正萬世爲人君者之龜鑑也桀惟不知此而湯有鳴條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會師曠言於晉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爲人君者聞斯言可以悚然懼矣

新安陳氏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大略至是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始望君從諫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綱領條目也

陳氏雅言曰奉若天道孔疏以爲象天以設官其說穿鑿不足取集傳又無明白訓釋大意謂天生民而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君奉天而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分地而居之分職而任之者非欲以天下奉一人而使爲逸豫之計也惟欲以一人治天下而使之亂民焉耳下文憲天聰明以至事神則難方是詳及爲君治民之道

會編此篇承爰立作相邊來通篇皆進以爲治之說也此將言憲天聰明之道而先以明王制治者起之天道以尊卑上下之自然者而言所謂天秩之禮也奉若者順天道之自然而制爲尊卑上下之禮也下三句卽所以奉若者建邦是卽四海之内而分建有王畿有侯國設都是就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有大都有小都此分土之事也后王君公所以樹之於邦者大夫師長天子諸侯皆有所以承之於都者此列爵

之事也天子諸侯皆有君道故曰建曰樹大夫師長
皆有臣道故曰設曰承數句雖兼天子諸侯而意實
歸重天子故不惟二句只就天子說觀注非爲一人
逸豫可見惟以亂民者蓋天有惠民之心不能自爲
君有奉天之責不能獨運是惟體統嚴而分守有定
位序列而化理益周君以贊天臣以贊君凡以治民
焉耳　憲天乃是治民之道而治民乃是后王之責
所以先原明王制禮之意在於治民以起之明王泛
指上古創法之君自建邦至師長正是奉若天道處
不惟逸豫二句只在后王一人上說歸重高宗上此

二句乃奉若天道的本意此篇論爲治之要故惟以
亂民一句極重是總腦處　王方麓曰天之化育萬
物亦豈自用凡日月星辰雨露風霆皆所以爲天之
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處至尊之位豈能以一人
之聰明徧及庶物故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
夫師長皆所以奉順天道以尊臨卑而事有統以下
奉上而事有分此豈爲一人逸豫之計哉惟以治民
焉耳　馬鐘陽曰不專以制爲君臣上下之禮爲奉
若天道蓋天之立君以爲民人君之設官分職以治
民正所以奉若天道彙解天子諸侯皆曰后后曰王

舉其尊者也公侯伯子男皆曰君君曰公舉其重者
也大夫兼卿師長所包者廣樹承天樹承之也　后
王君公皆君乎邦者也王國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
侯國有大夫師長以承諸侯皆居於都者也　此節
傳本未詳而時說亦多不明或云明王奉若天道作
頭建邦以下正是奉若天道之實似爲近之然如此
說則建設樹承皆指明王矣明王何以樹后王耶樹
后王三字不通則建設樹承都難指明王說矣　明
王句提頭是矣建邦至亂民且言天道未及明王下
節方言明王奉若天道也邦都后王君公大夫師長

皆理勢之不得不然故建設樹承總歸之天然此處
不重只重末二句末二句正言天意所謂天道也
分而言之后王君公君也上也大夫師長臣也下也
統而言之則諸侯大夫師長皆爲天子之臣下而奉
行一人之令以致之民者也故曰非爲一人逸豫之
計一人指天子不兼諸侯　時說是爲傳斡旋然玩
上文則不惟二句似通指后王君公大夫師長說下
節纔歸重天子上
宙合明王舊指上古開創之君說以建邦數句就作
奉若之實非是明王不是高宗亦不是上古只泛泛

說深明乎制治之原者故曰明王建邦設都以下是推言上天立君分職之意以見明王當奉若也時說但以尊卑上下爲天之道傳無此意注中以尊臨卑以下奉上二句是起下逸豫之辭耳非訓天道也孔疏與大設官之說陳氏雅言已闢之則此處宜泛說爲是

演重在奉若天道與亂民索解見得明君奉天道而以治民爲己責意天道字泛說建邦二句串看都卽邦中之都后王君公所以主邦都者承以大夫師長則分理邦都之職耳數句皆兼天子諸侯而歸重天子一邊

按天道還照治民說覺無次第還依尊卑上下說爲是　建設樹承俱是奉若天道處或疑明王如何又樹后王看來亦是大槪之辭見得后王亦出天意耳　講樹后王當另提而樹君公承說方有輕重　不惟逸豫不字稍斷惟猶專也言不是專爲逸豫而設

講此說陳治道以進於高宗也歎息而言曰嗚呼天地定爲高卑陳乃天道自然之序古明王奉順之而制爲君臣上下之禮分天下土地建爲王畿大邦侯國小邦又於各邦中設爲大都小都然主之不可無人立后王天子居大邦以主天下之治立君公諸侯居小邦以主一國之治天子諸侯而下又各承以大夫師長處於大都小都以輔后王君公其奉順天道如此然不惟一人安逸豫樂之計惟以天子統理羣臣分理布德惠以治民使遂生復性而已爲君臣者可不知體明王之治以治民哉

惟天頓**聰明**句**惟聖**頓**時憲**句**惟臣**頓**欽若**句**惟民**頓**從乂**句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孔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爲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卽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爲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陳氏大猷曰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取人爲善也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取人爲善固可成性必與天合德始可以言聖可謂善責難於君矣

新安陳氏曰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違者此四句因上文而申言之

會編此欲其法天以爲治正所以治民者天者自然
之理無一而非理則無一而非天故聾昏則聞穢德
則聞何其聰也出王則見游衍則見何其明也蔽於
私則聞見不廣無不聞見正天之所以爲公處此句
提起重惟聖一句聖字泛指人君言憲天內主公字
含下文意講討用人行政存心制事之間皆一於公
而以天之心爲心也惟臣二句通承時憲來蓋臣民
不同而此心之公則無不同也君惟至公則臣之承
式於下者莫不敬順而亮天之工民之取則於下者
莫不從治而忘天之化公道之所感通蓋有自然而

然者矣臣卽大夫師長通節俱以公字貫　來路然
曰承上來治民之道不外於法天此天字與天道不
同上天字就尊卑上下之分言此天字就至公無私
之理言要皆出於自然者天之公心普萬物而無心
聖人之公情順萬事而無情公字卽在聰明處見之
非下一層惟聖時憲只閑閑說聖人去法天不可說
當如此去法天在治民上看欽若是臣化其公而敬
若乎君以治民也從乂是民化其公而從君之治矣
　袁了凡曰此因上文而申言之也聰不用耳明不
用目赫赫昭昭無往不察天之聰明也不曰王而曰

聖者指明王也有耳不用方合天聰有目不用方合
天明時字或作是字或作如字一心法天惟此爲是
則曰是憲時時法天無少間斷則曰時憲　莫中江
曰注無他公而已矣此句爲原出天聰明之所以然
夫惟至公則不拂乎自然之理而天下事物莫非理
之所爲吾與之融貫通徹而無一毫障蔽壅遏於其
間所謂公而能溥也不可指無不聞見便喚做公憲
天處亦是法其無不聞見而其所以能聞見者公也
亦不可便喚一出於公爲憲天惟臣二句當相承不
可平蓋臣者行君之令而達之民者也　陸實府

欽者欽其聰明不敢欺從者從其聰明無或壅若而
不欽無以昭精白乂而非由心之樂從無以昭大順
臣字直說歸重民字
彙解聖卽后王臣卽大夫師長民乂卽根亂民意說
　時說臣字遺君公　聰明天道也聖時憲以致臣
之欽若奉若天道也從乂則民亂矣
宙合憲天乃一篇綱領天之聰明無其心而有其理
故傳以公字解之聖時憲作見成看不任意見而任
　天理便是憲天有公意勿把公字另推一層
按時憲當跟聰明字來而內寓公字若直云憲天之

公則將聰明二字拋卻矣時作是是正解而作時時
看亦通　臣民照上節當重民而此處根時憲平列
亦可　從乂是從其治非從而治也
講此言明王治民惟在法天也惟天至公於天下事
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惟聖君法天聰明凡用人行政
存心制事兼聽遠視明而一出乎公將見大夫師長
莫不奉公守法敬順天子之德意而百姓亦無不心
悅誠服而從其治矣可見此心之公臣民所同然非
君能憲天何以得此

惟口頓**起羞**句**惟甲冑**頓**起戎**句**惟衣裳**頓**在笥**句**惟干**

戈頓**省厥躬**句**王惟戒茲**句**允茲克明**讀**乃罔不休**句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衞身
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爲己當慮其患於人
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
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
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
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孔傳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敎令易用兵言服不
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言王戒愼此四惟之
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

孔疏經傳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
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
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爲敎令甲
冑與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敎令易用兵也安危在出
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
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周禮大宗伯以九
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
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
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
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

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
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　言王者
法天施化其舉止不可不愼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
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敎令易用
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
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
將帥然後授之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
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
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疏以省躬爲省其堪將帥者與蔡傳異）
朱子曰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

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則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躬四句皆是審底意
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
陳氏大猷曰信於此能明其所當用乃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起戎等患矣
會編自此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事蓋天之聰明固無往而不在而人君之法天亦當無往而不然此節乃憲天聰明之見於修治者也首四句是泛言

四者之當謹惟口起羞則號令不可以妄發甲冑起戎則武備不可以或玩此用之在己而患生於人所當慮者衣裳在笥濫與則有不稱之災干戈省躬妄加則有失刑之責此加之在人而用由於己所當審者甲冑與干戈要分別甲冑是平時武備衛國之具主兵言干戈是臨時加誅討罪之具主刑言蓋輕出輕動則言動不出於公輕予輕討則賞罰不出於公非天道也故憲天以此四者言之戒茲克明正勉以致謹之道戒茲者戒其輕出輕動輕予輕討也允茲克明者信此四者之有其患而明其當出當動當予

當討之用也如擬而後言兵戢而時動賞必當其德罰必當其罪皆是乃罔不休是言出爲聖謨兵戢爲神武賞足以昭天命罰足以揚天討事事盡美而無患也曰乃者言必如是乃能休美也末要緻欽若從乂下數節皆同　陸寶府曰起者兆端發萌意一言未必羞而無窮大禍基之在笥省躬蓋賞罰者人君勵世之具必出獨斷若在己非有眞主裁雖壹稟令甲猶不在笥也省躬度德度義之意如齊之非天吏非省躬也須熟思深省致其詳愼人君治天下之要訣　休只是上四者妥當不作能謹之效惟上節若

乂乃爲效耳　洪南池曰在笥者當於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於人雖褫之已褻矣省者省己之是非也戒是戒其私明是明其公戒明一串看罔不休卽各得其宜意　王方麓曰兩茲字皆指上四事戒迺戒謹之戒非懲戒之戒蓋能謹卽能明也明者施之當也明則言惟作命衣裳可以示勸甲冑干戈可以示戒何休如之故曰乃罔不休
彙解舜曰惟口興戎說曰惟口起羞起羞言其小興戎言其大言語亦是臨民的號令故總爲政治　明在戒前一步戒茲說截上去言惟於茲四者而戒之

哉然信能於茲四者而明其利害之理則必能戒而罔不休矣乃字重看　說曰說身說賞說罰王者憲天亂民之事備矣下文不過就此四端中抽出言之

副墨介出惟反是差左傳無戎而城讐必保焉蒐閱講武自有常制無故而玩弄甲兵民疑且畏致寇之道也在笥二字極言其無輕予非出納之吝也省躬者我躬無缺乃可加兵責人先責己也

拂鏡塵首四句是開敘下方勉高宗

前徧於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慮其輕於用兵也

演戒字比明字更重燭理而無蔽曰明當理而無不宜曰休兼代天言替天威重天命揚天討意

按甲冑干戈雖皆武備而此處卻作兩樣看甲冑是自備的起戎照人來攻己看干戈是討人的省躬照不可濫誅無罪看依傳分爲己加人自明　省躬有不可師出無名意　戒茲句讀斷允茲與乃罔是一聯語　二茲字一樣因戒而得明非已明而後戒也　允字克字是口氣字不必深講　允只是果字意非深信之信體貼上四件說爲切

講此憲天之見於政治也彼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人得以矯其非而忤之不起羞乎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人得以乘其隙而攻之不起戎乎衣裳所以命有德若乘喜而輕賞則無德者濫受而不足爲勸故必謹藏於在笥干戈所以討有罪若乘怒而輕動無辜者被禍而非所當懲故必嚴省於厥躬王惟戒此四者而無敢輕忽焉信於此而能明其當然之用將見出言而天下從兵戢而天下服賞一人而千萬勸罰一人而千萬懲政治豈有不休哉

惟治亂頓**在庶官**句**官**頓**不及私昵**讀**惟其能**句**爵**頓**罔及惡德**讀**惟其賢**句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也　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

孔傳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不加私昵惟能是官言非賢不爵

孔疏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
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
其位謂之爵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
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
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
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
能爲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
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
董氏鼎曰至聰明者莫如天能法天聰明者莫如聖
聖則聰明與天一而臣民莫敢不敬順矣然世之聰

明者多明於人而暗於已故必先自治然後可以治
人自惟口起羞至乃罔不休聰明之見於修已者也
自惟治亂至惟其賢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
會編此憲天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庶官卽大夫師
長惟治亂在庶官是言庶官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
謹之哉下四句是言謹於任用之道也官爵就一人
看方任之初授之以官既任之後乃錫之以爵也能
與賢只是分屬官爵亦非兩樣人蓋官及於私昵則
天工人代者不免於墮矣故必惟其能量才而授之
職也爵及於惡德則天命有德者於是乎濫矣故必

惟其賢度德而定其爵也如是則用人合天道之公
而憲天之事以盡國家有治而無亂矣　袁了凡曰
日日相近曰昵惟治亂在於庶官故始而官人以任
事也不及私昵惟其材能之稱官耳既官而後爵之
以命德也不及凶德之人而惟其賢焉　王方麓曰
論定而後官之謂品其材行堪居此職乃使居之任
官而後爵之如今之考察稱職乃實授之意　方明
齋曰官以事言如兵刑錢穀禮樂之類事須與才相
稱故曰能爵以位言如一命再命三命之類位須與
德相配故曰賢官爵在一項人身上看亦勿分方任

既任
拂鏡塵惟治亂句不是庶官能致治亂治亂就在庶
官見任官不可不愼意下正愼之道
演不及字罔及字與惟字相呼喚
按治亂分說非謂治其亂也私昵惡德平還私昵者
未必能故惟其能惡德則不賢故惟其賢或於能者
中尚恐有惡德作進一層看未是
講此言憲天之見於用人也天下之治亂在庶官之
賢否初授六卿百職事之官以任事必不可及於私
所比昵之人惟其有才而能者而後官之焉既官之

後錫以公卿大夫之爵以命德必罔及於奸邪惡德之人惟其有德而賢者而後爵之也夫天道至公用人能公乃爲憲天之實也

慮善以動句**動**頓**惟厥時**句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孔傳非善非時不可動

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善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

於時而動非聰明也

會編此憲天聰明之見於處事者也重善字時字蓋天不外乎理而善卽天理之當然時卽天理之流行而不滯者也要必熟思審處求當乎理而後動不敢率意以妄爲又必因時制宜求當其可而後行不敢失時而妄動則未動之始旣奉天而不違旣動之後又與天而同運動無非天而憲天之道得矣　杜鄗臺曰天道有中正之理人君得之爲道揆之本天道有時行之命人君得之爲時措之宜能慮善能動時是法天也　陸實府曰以善爲樞以時爲乘耳要看

惟字

集解慮善猶擇乎中庸時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事雖善而動不以時猶非中也

演只在時字作解動字所包者廣自出入起居以至興革損益皆是善與時非兩截事善卽主善爲師之善當其可之謂時時動則動皆天矣若違時而舉雖善猶不善矣便非憲天

按此固爲天子憲天事而學者處事之方亦不外此此二語當書座右　善時作兩層意爲是雖似重時上而善亦不可輕或謂慮善只在乎時便太偏了

講此言憲天之見於處事也人君以一身而理萬幾欲動無過差必憲天而後可天理有當然之善隨時具在人君於事之初臨必熟思審處求當乎理而後動不可率意妄爲而輕動以貽害也然方動之際必虛心裁度因時制宜求當其可而後行不可違時妄動而乖乎事機之實如此則天理而順天時動無非天憲天之道得矣

有其善讀**喪厥善**句**矜其能**讀**喪厥功**句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墮矣

孔傳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

孔疏人生尙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爲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爲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則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

會編此憲天聰明之見於處己者也善是德之有諸己者能是功之措諸外者善由勤而積有其善則怠心必生德於是乎喪矣功因人而成矜其能則人不得自盡功於是乎墮矣有者足於己矜者誇於人曰喪善見當勤以厲己之意曰喪功見當慮以下人之意蓋自滿必至於招損者時乃天道故戒其自足自誇之私心斯可以言憲天之公也　袁了凡曰有者挾之爲己有矜者出之以示人喪謂實有而失之也自滿者無善自矜者無功此必然之理　陸實府曰矜己之是卽非也有己之長卽短也有與矜便是喪處未善能當虛心以取之既善能當若無以進之

挑鏡塵喪是喪以前的善功注似指將來說兩厥字亦勿分人己

按善功難分已往將來看將來之善與功仍是已往之未結局處功以人效力言而究竟是己之事講此憲天之見於處己也人惟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必喪失其已得之善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必喪失其已成之功戒此二者則不以滿招損而以謙受益合乎天道善日進而功日崇矣

惟事事讀乃其有備句有備讀無患句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孔傳事事非一事此將二事一樣看

會編此欲其思患豫防亦憲天聰明也事不止兵農當開說人君所治皆天之事也苟聰明有所弗逮則圖事有所未周而患是用作已惟事其事而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則素定之謀足以應變於不窮弭患於不作尙何患之有哉蓋患常伏於無形固聞見之所不及者非法天以爲聰明不能先事而圖之也故亦曰憲天聰明　杜靜臺曰惟事事則從容暇豫可以詳審乎天理之公而凡事皆天也若不能豫備於平日而倉卒應酬於一旦不免周章失措而事皆

私矣　袁了凡曰天下事無大無小皆不可以慢心處之事事者以事爲事也由敬心而出者也有備者豫也

彙解工夫全在事事上不是帶過語言事其事逐事留心乃其有備了下有備二字便輕　無患實是無患不是患至而不能爲災意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乃無備而有患者也　此合上節一是處己不可不謙一是處事不可不豫

拂鏡塵工夫在惟事事句上事字著力讀溺於晏安者謂之不事事有備者豫也卽此思患豫防之頭而

無窮隱憂已消於中矣無患卽在有備者心裏說不必待事至而後無也惟字乃字緊緊叫應是提醒高宗以謹事幾

綱目事事卽是有備不作兩層意

按三句串遞下而著力在首句有字無字相照無備則有患有備則無患惟事事乃有備有備則無患

無患實就事變上說不必說入心裏

講此言思患豫防也禍患每伏於無形儆備當存於事先患至而圖之則無益矣故人君憲天以防患當平居閒暇之時正天與以事事之日惟事其國家之

事而竭聰明以爲未然之圖則規畫周詳有其備矣然事既豫有備雖或變出意外而吾謀素定自足以應之而無禍亂之患矣

無啓寵納侮句**無恥過作非**句

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孔傳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

孔疏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

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爲文也　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新安陳氏曰啓寵納侮卽女子小人近之不孫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恥過而作非則遂非而爲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

會編此戒其溺愛徇己亦憲天聰明也人君居天下之上夫孰有侮之者然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啓寵者召侮之端也於此不戒則溺愛之私心非公矣

必無開寵幸之門使之無所忌憚而至於侮慢不恭也人君有一事之失夫豈至於爲非者然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則恥過者作非之漸也於此不戒則徇己之私心非公矣必無恥一時之誤至於曲爲掩護而遂爲有心之失也無心失理曰過有心背理曰非末要發憲天聰明意　姚承庵曰寵原不是正理啓寵倖之門則邪嬖競入始焉恃寵而取憐終將挾恩而不顧所謂近之則不孫者其所自致也故下箇啓字納字過是無心之失知過而速改何至於非惟恥居其過不自承認將從此益加功焉是爲作非耳恥字作字一氣　陸實府曰寵以玩爲出機反以玩爲入機是以啓納也過以不覺而來乃以一覺而不去是以恥作非也情不可曬已不可徇窒欲改過當及時猛省　盧鉉卿曰重啓字恥字啓寵則必授之以權恩褻而侮至恥過則必愧其所短情匿而非成皆始於不知自檢終於不能自制故兩戒之明知故爲之爲作

彙解居上有體寵不可開也開寵則人必不遜矣始以愛人終以辱己其侮也乃啓寵而納之者也無心之過宜改不宜恥恥之則思文之無心之過反成有

心之非其非也乃恥過而作之也故兩致其戒焉慢人受侮易知也以寵召侮則難知矣恥過倣此　心術之間纔有護過之意此根不去病日以長今人只因一誤生出許多回護掩覆欺心日長弊將百出不可救　恥字中卽藏文過意與中庸知恥近勇之恥不同

按啓字本虛時講謂開寵之門加之門二字甚明

講此戒其溺愛徇己亦憲天聰明之事也人君加寵於人所爲愛也而恃愛因以生侮必御下以莊毋開寵倖之門以致納侮恥於認過欲以自掩也而掩過益以成非必有過速改無恥己之有過以致作非如此則無溺愛徇己之私而合乎天之至公聰明無所蔽矣

惟厥攸居句 **政事惟醇**句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孔傳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 看居字太淺

朱子曰伊尹傳說之言雖爲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

陳氏雅言曰此篇以憲天聰明爲一篇綱領此皆推

言其用工之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戒其妄動則必至於有失非憲天之聰明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戒其自滿則必至於招損非憲天之聰明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欲其能思患豫防不思患豫防則蔽於淺近非憲天之聰明也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欲其無溺愛徇己或溺愛徇己則縱於私欲非憲天之聰明也於此數者能隨事而致其戒則聰明之用與天爲一可謂聖矣然其本則又在於人主之心能先正其心而安於義理之所止則政之所行醇而不雜自無數者之失矣傳說戒高宗可謂至矣而又必總結之惟厥攸居誠以君者政事之根本君心正而事無不正

會編此示以宅心亦憲天聰明也蓋人君一心萬化之原欲法天以爲治者當求天於吾心也二句相關乃有天德便可語王道意惟厥攸居者順適乎道心之正從容於天理之安義與心融理與心一而無一毫勉强之私也心一則施之政事莫非義理之流通大綱具舉而至純至粹萬目畢張而盡善盡美政事豈有不醇者乎夫有純王之心則所存者與天一矣有純王之政則所施者與天一矣此尤憲天聰明根本切要之工夫也　杜靜臺曰心與義理相安於自然則心純乎天矣由是大之而政小之而事亦純美而不雜而政事亦純乎天也　羅鍪正曰首惟字有勉意當務字看惟有居即求止至善是政事不外此文醇乃醇和之醇

彙解言君道無他惟厥有居則政事醇而不雜也居字固重然是活字不是死字所居亦有不在義理中者此則主義理之恰好至當者言之二句一氣說不可截

拂鏡塵居字即一篇結局準而不易者爲憲靜而不紛者爲居純而不雜者爲醇有分用無分體也

按此節多穿鑿說只向明白處體會便不費解心爲政事之本心不安於義理則政事豈有合於義理者人君之心惟其安於義理之所止則政事無不合於義理自是醇粹醇即作純字一樣看　因傳內有自然之說而陸賓府輒謂不鎮定不枯槁不外擾不內擾云云似禪定語矣豈是憲天聰明的話說　傳中自然二字只是足安字意不必求深　惟字見成說謂惟其如此故能如此也工夫在前然作著力講亦通　醇字作醕酒醉人之說大謬

講此憲天之見於宅心也然憲天之本在乎人君之一心是惟心得其所居而安於義理之所止則凡百政事惟醇粹而不雜矣人君之心尤爲憲天之本也

黷于祭祀讀**時謂弗欽**句**禮煩則亂**句**事神則難**句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孔傳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孔疏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亂而難行孔以高宗肜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於昵謂傳說此言爲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陳氏曰黷祀將以爲欽不知反所以爲不欽黷煩皆以爲善而爲之而乃陷於不善非禮之禮也

新安陳氏曰事神則難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卽是私意非天之聰明矣

會編此論事神之道蓋因高宗之失而正之亦憲天聰明中一事也祭有一定之時非其時則謂之黷祭有一定之禮非其禮則謂之煩事神則難總承說蓋祭以敬爲主以簡爲誠不敬不誠則神必不享矣以之事神不亦難哉高宗豐於昵乃私心之所在於此戒之則至公可通於神明而憲天聰明之道不外是矣夫事事皆能憲天如此則臣豈有不欽若而民豈有不從乂者哉　杜靜臺曰承上憲天聰明非特明以治民雖幽以事神亦不外此道事神有歲舉之時先王酌天理之時宜而定之者也事神有品節之禮

先王觀天理之會通而制之者也黷則將以敬之適以慢之煩則將以治之適以亂之事神不亦難乎知其難則當戒其黷與煩以合天理之當然可也　王宇泰曰難只是非交鬼神之道不必更求所以難處黷謂非時煩謂越禮以後數祭豐昵看可見數祭黷也豐昵煩也

彙解上節已結束了一篇此節則據其失而正之也煩卽是黷則亂正是時謂弗欽之故諸家皆把禮煩則亂對上文平說似未安

宙合黷對常看祭外再加特祭之謂煩對簡看禮外

復增品物之謂此是高宗之病痛故於末段揭而言之或以禮煩則亂爲申明上二句意甚是

按此節新說以下二句申上似比舊說爲優蓋瀆煩文勢參差不宜平列也然恐背傳故仍用舊解　難只是神不享意或謂瀆與煩處便是難覺强　時訓是

講此論事神之道因高宗之失而正之亦憲天聰明之一事也祭有定期非其時則涉於瀆是謂之不敬矣祭有定品非其禮則失之煩而反覺擾亂矣事神之道不亦難乎神必不之享也當戒其瀆而求合於

天時戒其煩而求協乎天秩合之上數事無不憲天自然臣欽若而民從乂矣

王曰句旨哉句說讀乃言讀惟服句乃頓不良于言讀予頓罔聞于行句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孔傳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會編旨哉二句一直說不用過語上句虛是高宗有味其言而贊美之說乃言句包上憲天事講乃言惟服者謂說之所言行政則罔不休用人則罔不當處事則事得其宜宅心則心得其正眞無愧於天之聰明而臣之欽若民之從乂胥此焉致也乃不良二句是反言以見意良字與旨相應不良於言不可謂言之不善謂汝不善於言則予無所行正見其言之美而可服也是反覆贊之之意　洪南池曰乃言惟服謂汝言之善可以服行者也乃不良句謂使汝不肯

發此善言也二句是又深著其言善不重力行上

旨甘也一云語意雋永曰旨

彙解旨哉爲句說字爲句乃言惟服另言說字不帶乃字　良字與旨字不同惟善於言故其言可味也

傳中可服行可字宜玩罔聞于行正是雖有所聞而不可服行也

宙合良謂盡善之言也下二句反言以贊之兼寓求言無已意故說答以不言有厥咎之語

按說字稍斷乃字俱作汝字看爲是　或以旨爲味服如服藥之服太鑿服只是可行　罔聞于行依孔

傳訓于字順榮傳以而字贊之於義覺長于字上加
見之二字便明
講此贊說之言爲可行也王曰旨哉有味說所言憲
天之事惟可服行非空言而無用者使汝不如此善
於言予將何所聞而見之於行哉予何幸如之
說拜稽首曰句 拜稽首連 非知之艱句 艱之連 知 行之惟艱句王忱
講 不艱句允協于先王成德句惟說不言頓有厥咎句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
者爲難王忱信之亦不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
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
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
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孔傳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心誠不以行之
爲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
其咎罪
朱子曰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此特傳說告高
宗耳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
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南軒張氏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

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
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
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
奭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傅說蓋發
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之以雖已知之此非艱
也貴於身親實履之耳此爲已知者言也若高宗未
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
李氏曰高宗望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
陳氏經曰未知則知之爲難既知則行之爲難高宗
明哲如此不患不知患行之不力耳知而不行是亦

徒知以至誠行之不見其難矣
新安陳氏曰說之意以爲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
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上篇復君
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後始不爲
徒從也又按知對行言古所未發自傳說始發之而
後致知力行爲萬世學者爲學之法程觀南軒復文
公說知字如此其重而文公稱賞其說如此則可見
矣
陳氏雅言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謂已知者而言
王能誠信之行亦非難此謂能行者而言也知行兩

盡信可合於成湯之成德矣蓋高宗舊學於甘盤明哲作則恭默思道知之有素矣嘗其望說以有言而說則勸之以力行知之而不能行則義理雖聞於人而與我猶二也知之而能行則義理斯得於己而與我爲一也

會編傳說因高宗味其言以爲可行故遂責以躬行之實也知之行之之字指憲天之事言知者聞於耳行者體於身忱信信於心非知之艱者謂得聞憲天之說而有契於中不過感動於一時耳不足以爲難也行之惟艱者謂以憲天之道而致之於行則非徒

知之實允蹈之必其具天德之剛法天行之健者然後能之此其所以爲難也王能不以難自阻而確然以臣之言爲必可服毅然以憲天之治爲必可成則志之決者氣必至有定見者有定力行之自見其不難矣允協于先王句緊承蓋行由忱而力則德由行而成聰明之意既與天道而同流配天之敬自與祖德而合一以行政用人即居上克明懋官懋賞之家法以處事宅心即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遺範豈不信可以合先王之成德乎至是則說非徒言而祇若王休此其時矣於此而不言則上負乎君斯乃說之

咎也是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責在君矣王其可不務於躬行以爲進言之地哉末句以己勉君蓋深決其力行之意　杜靜臺曰知字應上聞字行字應上行字非知二句暗指王說行之難者由其信之不篤耳王忱則有定志者必有定力而行之不難矣先王之德皆以力行而成者不難於行能與先德脗合則說言正其時也末句反言欲王力行以爲進言之地意　陸賓府曰成德二字行道而有得者乃一成而不易矣允協不是強勉求合也工夫到後自然孚洽若出於一心成於一人不作法祖看高

宗專慮不類故以協先王言不以人協而以德協只是鼓王必行之辭

彙解此知不是泛泛知義理上文乃言惟服正是高宗知其言之良處但惟服之意只是說言之可行而未卜其實能行否故說即承之曰非知之艱惟獨行之爲艱所以望其行己之言而不徒在於知也小注須以致知爲先之語雖是正理卻非經旨　此二句且泛論理經文王字在下　然行之所以難亦以不誠之故耳知之眞信之篤則自弗能已天下之事未有誠而難者周子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王

忱不艱之謂也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王力行如是則信可合先王之成德說於是而不言則有其咎言王忠行之不力不患說之不言也高宗以言與行對說說以知與行對說高宗以求言爲心說以力行爲急　王忱不艱二句皆未然之辭　此二句宜一氣說傳及是說都分作兩段似把經文語意緩了　不艱艱字專接行艱艱字說不與知相干忱字固不可忽然不艱字更重說者都重忱字把不艱反略矣言行艱於知如此王若實能不艱於行允合乎先王力行之成德彼時說若不言便是說之咎假令王徒知而不行說卽不言亦非說之咎矣成德不可泛言惟說不言有厥咎語意活潑

按此知行二字並見乃後儒致知力行之祖也時講或謂眞知卽能行是遵姚江之說非程朱之旨也王忱不艱蔡傳似多一折孔傳覺捷故今亦有遵用者　依蔡傳王忱稍截仍有二說一謂王能信之眞則亦不難行行字安在艱字下一謂王眞信而力行之亦不難行行字安在忱字下上說優　允謂信能也是口氣字不與忱字相干　先王成德當寬說不指受言高宗能憲天而與成湯允協當有關合方切

上篇說迪高后此又說允協勉君法祖是大頭腦但此處又見憲天卽是法祖意

講此責高宗以躬行之實也傅說因高宗稱美其言乃拜手稽首致敬以復於王曰王固知臣言矣然聞知非難惟以所知見之於行乃爲難也然特慤信之不篤王能確然忱信於心爲必可行則行之亦不爲難如是則憲天之道盡信可合先王成湯之成德於一揆矣說於是若猶有所隱匿而不言則是上負天子而有其罪矣王但力行以爲臣進言之地可也

書經詳說卷三十三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說命下

碧梧馬氏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

近指精一執中虞廷之學也然有學之實而無學之名開學之藴則自傅說始分二段看首七節高宗有廢學之憂說因進聖學之全四海之内至末高宗責望之切說因自任之勇監于先王成憲說以成湯望高宗而克紹乃辟是高宗果以成湯自期矣罔俾阿衡專美高宗以伊尹望傅說而對揚休命傅說果以伊尹自任矣厥終罔顯見高宗受學之誠厥修罔覺見傅說授學之大大學之統緒肇於此

拂鏡塵上截七節是君臣以學相勵下截四節是君臣以聖相期蓋學不至聖終爲罔顯見有終之事

集解時說以中篇承作相來答同心匡辟語此篇承置左右來答納誨輔德語其實治學不可太分中篇論政而及攸居何嘗不言學下篇論學而及監成憲招俊乂何嘗不言治也

王曰句來句汝說句台小子頓舊學于甘盤句既頓乃遯于荒野句入宅于河句自河徂亳句暨厥終讀罔顯句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于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合小子語脈推之非是

孔傳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句欠明　講曁厥

孔疏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云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而從甘盤學也　釋文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居河洲言其遷居無常也其父欲使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於時蓋未爲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朱子曰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麽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是𣏌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閒未有箇人强得甘盤所以思得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會編此歷敘廢學之因而歎其學之無成欲傅說進爲學之說也厥終對舊字言罔顯與下有獲穉躬罔覺等相反看　洪南池曰舊字與終字相應言舊雖學而終廢之所以迄今無成也罔顯言於此理不過想像怳惚未有所開發於心也　盧銨卿曰遯荒事無逸舊勞于外可證潛而復見歲月寖多想甘盤不在久矣舊曾學而終罔顯爲孤陋寡聞故也　彙解高宗居民閒何至廢學蓋自失甘盤無賢人繼與講習故自云然耳　厥終罔顯是謙己求訓之辭觀其自言恭默思道及羣臣明哲作則之語知高宗人品不是不明道者

近指舊學于甘盤此古人言學字之始

按曁厥終終字只作後字看雖舊學甘盤而到後來無成也　或謂遯野以下數句俱指甘盤此本東坡之說朱子已駁之矣　甘盤小乙之臣高宗初從學遯荒則與甘盤相遠及卽位而盤已死故高宗云然講此高宗歷敘廢學之因也呼傅說而告之曰來汝說我小子舊學修治之道於甘盤已而先王欲吾習知民艱遂退居荒野後又入居於河內之地又自河而往於亳都是以舊學日荒故及今修治之道終不能顯明於吾心寧不賴爾以輔吾之學乎哉

爾頓**惟訓于朕志**句**若**頓**作酒醴**讀**爾**頓**惟麴糵**句**若**頓**作和羹**讀**爾**頓**惟鹽梅**句**爾**頓**交修予**句**罔予棄**句**予**頓**惟克邁乃訓**句

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

義

孔傳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鹽鹹梅酸羹須鹹酸以和之交非一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

陳氏大猷曰訓志猶言格心

林氏曰交修者剛柔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

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

新安陳氏曰此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

會編此承上文而言正資以爲學之事也志者心之所向乃學之所由成而德之所由進者學終罔顯志或迷於所往矣故望說訓志啟沃以續甘盤之緒卽上篇納誨啟沃是也若作酒醴四句是諭其相資之切言我資汝以訓志猶酒醴之於麴糵和羹之於鹽梅也太苦太甘等語講在交修內交修者剛柔相資可否兼濟或遜言以誘掖之或法語以匡直之直如麴糵之得中鹽梅之適均也交字是更互相濟之意此正示以訓志之道罔予棄帶下句看又以己之能行勉之以見不可不交修之意言爾無以我之學終罔顯行之惟艱不足與言而棄之我能篤信力行不負爾之訓也克邁是自信必能之辭蓋說之意惟患高宗之不行不患己之不言故高宗以爲患說之不盡言不患我之不能行也二意正相應此節與朝夕納誨四節大意相同　來路然曰此資其訓志諭之切而又深責望之也凡學之不顯由志之不正也必開陳善道以訓吾志使志之所向純乎道德之正庶乎學之有顯也訓不於行而於志此知本之論　陸實府曰學先立志此志一定方不迷於所往訓志當在沃心前一層直從其心之所之撥正其念頭　交

修正是訓志處交修舊說謂以己之剛濟君之柔甚失注意欲其爲麴又欲其爲糵可否剛柔皆在說而不在王　邁者寧可於汝訓過一分克者自量其力之必能邁也修而不能邁則予自棄邁而不能修則爾棄予也反之自心印之爾心信其必不然

彙解兩若字緊跟訓志來朕志以爾訓薰陶漸染而成似作那酒醴一般爾乃朕志之麴糵也朕志以爾訓調燮參互而和似作那和羹一般爾乃朕志之鹽梅也交修卽承麴糵鹽梅說爾既是麴糵鹽梅爾便當交修予無得予棄矣　爾交修予罔予棄二爾字

兩予字相呼應予惟克邁乃訓一予字一乃字相呼應或謂罔予棄屬下文非也邁當與皋陶邁種德之邁同傳止訓行爲應前篇知行字耳

拂鏡塵此與前霖雨等喻深淺不同太旱望雨苗爲主而雨爲助也作酒之具全在麴糵今全望之說矣

副墨主太甘太苦不是立於不甘不苦間該苦便苦該甘便甘該甘苦均便甘苦均故曰交

宙合首尾兩個訓字相照交修即所以訓志也若作酒醴四句是喻其望訓之切二作字喻志麴糵鹽梅喻訓欲其醞釀成就故取譬於酒醴欲其調劑浹洽故取喻於和羹交修者不一修也修有補偏救失之義傳以剛柔可否貼甘苦鹹酸之喻當云柔濟剛剛濟柔可濟否否濟可其義乃備

按說文云糵牙米也米何能復生牙正字通云牙麥穀爲糵今俗造麴作飴者用之糵與麴爲二物不當兼言作麴飴即今之餳用穀牙爲之味甘而不可以入酒醴然古制不可詳考矣　又按酒醴全是麴糵所爲與前金資礪而成語氣不同和羹當是見成名目五味調和之羹也講作又講和便重複矣　交修交從麴糵鹽梅看出既爲此又爲彼如麴與糵鹽與梅相濟之謂交俱在說身上說爲是如謂說與王交修便說不去　交字有力修字尤有力非止交修乃借此交修乎予也　交修句緊連上四句予棄連下口氣分明　邁字只作行字看不必謂行過一層

講此正資以爲學之事也爾惟開陳善道以訓誨於我之志使不迷於向往其相資之切若作酒醴爾惟爲我之麴糵若作和羹爾惟爲我之鹽梅爾惟交互相濟以修治予德之所不及勿以予未必能行而棄之我惟能勇行爾之所訓爾訓志其能已耶

說曰句**王**句**人求多聞**讀**時惟建事**句**學于古訓**讀**乃有獲**句**事**頓**不師古**讀**以克永世**句**匪說攸聞**句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　林氏曰傳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孔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

朱子曰而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

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便養
成箇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傅說曰
學于古訓至匪說攸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裏必學
乎此後可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西山眞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
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
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
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
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
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

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
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
之正傳可以識矣
王氏曰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
而所聞愈惑矣
陳氏雅言曰自此以下乃傅說論學之辭古人言學
自傅說始王者傅說稱其君之辭所以起其君
之聽也蓋求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理之
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求則所知有限固不足以立
事旣能多聞而非古訓之學則擇而不精亦安保其

無失哉此建事者不徒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學古也
按此說與蔡傳異
會編上文高宗求助於說正求多聞者故說進之以
反己爲學也求多聞者從訓志來言人君之於臣欲
其朝夕納誨左右交修以廣聞見之益者是其意惟
欲建立修治之事業耳然事必有理而理寓於古訓
之中與其資之於人孰若反之於己學字內含遜志
時敏終始無閒意講有獲兼得其理而能其事意蓋
功深而力到則融會而貫通修身治天下之理無不
明而事可建也事不師古以下乃反言以見不可不

學古訓意事亦指修治說克永世卽身修天下治意
言建事而不師古訓則雖一時有所建立終非長久
之道見不可徒以訓志之言資諸人惟當以學古之
訓反之己也此節訓字與上節訓字亦相應　袁了
凡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文事謂以所聞應世而
成務也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
雖多果何爲哉然不徒當求聞令人之訓也建事之
理古人之訓至明備矣於此學之然後恍然而悟悠
然而得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　李見川曰人
求以下言資人不如反己之益事不以下深見不可

不反己之意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更無反己自得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己有故欲其自去討論古訓建事立修治之事功有獲得修治之道理不徒多聞而又學古方得其理理得而後事可建立事建卽身修天下平長治久安意

彙解堯舜性之無待於學然曰精曰一安可謂聖人無聖人之學耶禹皐陶之見知湯之聞知此學而已說欲高宗學於此乃有獲所謂必由是而學焉乃庶乎不差者也　古字最重乃字是難辭訓字從上節兩訓字來上節四爾字一乃字高宗專望說之訓己也說謂大凡人求多其聞不分古今皆採取者不是空聞只爲建事之故但今人見識終難及古人須是學於古人之訓乃有所得而建事不差若事不師古而建立卻善以能永世者非我之所聞也然則王欲邁行自有古人之訓可學何必專靠我之訓哉此語非惟不敢自任訓志之責亦見己卽有訓皆從古人來而非鑿空立論矣　多聞統今古而言到古訓處終撤脫今字意傳用人己立說反將古字看輕了他看拂鏡塵求聞亦學古所不可廢者不要說壞了他看一人字不直指高宗而語意承訓志說來

聽月通節以修身治天下貫在有獲截多聞二句整乃是引起之辭重在學古訓反己上蓋說恐高宗專靠人訓誨更無反己自深工夫則所聞雖多終非己有故欲其自去討論古訓

按聞今學古對看自明或謂聞兼古今則學古處反覺脫卻費力不如照舊說爲妥　學于古訓乃有獲自當重古訓有獲是從古訓中有得或謂是要高宗能自得師有獲是悟境將古訓看作借徑分明旅於背經文矣不僅背傳也　永世作久安長治看非謂一人終身說也

講此欲其反己爲學也說曰王人君之博採羣言求多聞而資之人者其意惟欲建立其修己治人之事業耳然事理無窮口耳所得幾何孰若反諸己而學古訓焉蓋修治之理備載古訓於此學之則誦讀討論乃爲有實得於心其於斯理無不融會貫通何難建事哉卽古帝王所以致長治久安之道者亦不外是矣若徒求聞於人而不務學於己棄古訓而不師焉則理無得於心而事皆求諸人如是而能成長治久安爲永世之業者非說之所聞也然則王今日信不可徒資之人惟當反諸己矣

惟學頓遜志讀務時敏句厥修乃來句允懷于茲讀道頓積于厥躬句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按傳疏遜訓順謂順人本志欠明時訓是亦與蔡傳異

朱子曰遜順其志抑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朱子遜志之解就自己說無虛受意時講亦有從者然人之尊朱子豈勝於九峰當以此爲朱子未定之說耳

李氏曰爲學之道常以卑遜自下爲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

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惟允懷於此篤信不忘則來者積聚不散來如日知其所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

新安陳氏曰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爲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而不驕敏而不怠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己之信而進於充實之美也

陳氏雅言曰厥修乃來是遜志時敏之效道積厥躬是允懷于茲之效修之來來之積其功效雖有淺深之不同然合而言之則皆自學之事也

會編此節言自學之事正所謂學于古訓乃有獲也遜志是望道未見之心時敏是自强不息之力皆黏著古訓來虛則有翕受之基勤則有日進之益而修身治天下之理以漸而有得於心矣茲字指遜志時敏而言修之來而或間其功則來者於是乎中止矣又必篤信而深念之眞知遜志之有益而驕心益泯眞知時敏之有成而怠心益忘則又不止於乃來而充積日盛修身治天下之理皆統會於吾身矣道卽其所修者修自其造詣時用功而言道自其實體時成功而言也遜志時敏而又能允懷則學古之功已

至而益至乃來而至於積躬則有獲之驗已深而益深由是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　湯義仍曰此二節正學古之功遜敏勿以虛與勤對重遜志上人未有粗心浮氣而能勤勵於學者遜則降抑其心以對古訓自愧自歉之不暇便務乘時猛進不進到古人地位不止遜志與古訓對不與人言對傳受人二字犯求聞了乃來者天機來會心爲舍而理爲投也有生惡可已之意懷卽君子懷德之懷允懷言信乎其能懷也亦勿以篤信深念作兩意日月增加謂之積

陸實府曰允者物感不能搖半途不能廢其精百倍

懷者寤寐與俱動靜與會念念繫戀之也允者必懷將目前工夫又精進如所謂日新者積者積累自一至萬自偏會全也來而不已若見爲積

能解王之學于古訓必謙抑其志而虛以爲受孜孜不已無時而不勤敏遜志時敏卽修也乃來者工夫漸熟此理來會於心也又能允懷則學古之功已至而益至積躬則有獲已深而益深矣

彙解上節只說古訓當學不曾說如何學故此節發揮學字　修者進詣之謂道卽理之實體而積卽其所修者也一自其用功言一自其成功言乃者隨其所至而造詣未定之辭積厥躬者充養純全實有諸己之辭也　來指散碎工夫故曰修積指整段效驗故曰道

精詳注惟學卽古訓遜志是謙時敏是勤　乃來分上學是終其功而自有所得下學是常其功而自有所得

按此節與自得師不同時講多渾用只是自己用功而有獲何必添一師字以況師古師字乎學字提起遜敏二意亭看厥修謂其所修者卽指所學之理言但自用功處言之耳　允懷依傳篤信深念是二意

既信之又懷之眞知遜敏之有益而念之不忘也道積較修來是進步語　會編中湯說亦可玩但背傳

講此示以反己之學也謂學古有獲當如何哉學古訓者貴先有獲於己不可不知所以用功也人之聰明有限不可自滿惟遜其志而無驕盈之心又務時時敏於前進孜孜汲汲不敢一毫自怠則其學之所修如修身治天下之道日新又新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然使信念之不至則來者不免於中止焉望其道之我積耶又必篤信而深念之眞知遜志之有益而驕心益泯眞知時敏之有益而怠心益忘則修

治之道充積於其身殆不可得而限量矣豈但來之
而已哉所謂學古有獲者如此
惟斆頓學半句念終始典于學句始連終厥德頓修罔覺句
斆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
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
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
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孔傳斆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
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
孔疏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强惟教人乃是學

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
學則其德之修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
益不能自知也
朱子曰惟斆學半蓋已學既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
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也蓋初學得者是半既
學而推以教人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
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
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
修也又曰傅說此段說爲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
甲者極痛切

西山眞氏曰日終始不日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
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
自得言之謂之德非有二也
任氏曰修乃來者可見修罔覺者不可見惟其有可
見之功此厥修之進於乃來惟其無可見之迹此德
修之妙於罔覺
陳氏雅言曰自學學之半也教人亦學之半也能自
學而不能教人則是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能明德而
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必始之自學念念不忘常在
於學終之教人亦念念不忘常在於學則德之所修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爲學之極功也
會編此節言教人之事亦學古有獲中事也教人貼
爲君事講指修身治天下之理而言居學之半者蓋
始而自學所以明德固學也終而教人所以新民亦
學也身任君師之責則體用不可以不備道兼物我
之公則內外不容以或偏是教人者學之半而止於
自學者非學之全也以體對用以內對外故曰半終
始一串說重終一邊終始典學者成物不閒於成己
新民不替乎明德一念惓惓終如其始而常在於學
也至是則功日益密而所得者日益深向之修而來

來而積者渾乎無迹之可窺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德即道之得於己者亦即修身治天下之理上曰道
積于躬與道猶二此曰德修罔覺則融會而爲一也
末亦須繳學古有獲可以建事而永世之意　洪南
池曰來與積學古成己矣使不推以教人則體具而
用虧內完而外缺非學之全也故聖賢無一偏之學
而教人居爲學之半自學教人實相對待若中道而
兩分者也二者合方是全學如聖學不可不全則其
功不可有閒念終始典于學終始在心上無閒斷說
學字雖兼自學教人在內然須抑揚重教一邊德修

罔覺即前來者積者自然渾融莫測有合人己而一
之意　莫中江曰教人何以居學之半學貴體用兼
全內外合德自然及物處固足以驗吾所得之深而
有及於物又所以成吾學問之大終始典學始以自
學爲學終以教人爲學此心常主於學明體而未始
遺用也務內而未始遺外也　陸實府曰終始以時
言二字拆不開不分配人己
彙解問在帝王何事謂之教曰即治人是也何以是
終始典于學曰體天理於出政之閒　古者師道在
君敎正王者事也　自人己之分殊而言修身以上

學之事也齊家以下斆之事也學固居斆之先而未
學固無可以爲斆自大學之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
之始也斆人者學之終也斆實居學之半而教人無
終始之可閒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則厥德修罔覺
何也蓋家國天下之酬酢無非自心之實理自其體
之以性分也而政事非粗迹自其體之以職分也而
天下皆分內則其所以施於天下國家者孰不歸於
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德之修不自知矣
斆學半是泛論其理
演德修罔覺歸重自己上修治之道得之於心爲德

向猶覺其來與積到此愈來不知所以來愈積不知
所以積
拂鏡塵上修字有工夫此修字就成功言
或曰受教亦曰斆斆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
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
不應中閒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
論聖賢之學也
朱子曰因說斆學半或舉葛氏解云傅說與王說我
教爾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爾自去行取故謂之
終始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呂

伯恭亦如此說某舊爲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
義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先說王人求多聞
後面說得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正實
語不應中間劉空一句如此深險如斅得一半不成
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五通仙
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
學記引此亦只依古注
按斅爲受教之說朱蔡已經闢過今不可復用矣終
始典學依蔡傳分自學爲始教人爲終甚明然時說
謂終始內皆有自學教人二意亦通　典只訓常非

訓王　厥德修罔覺依時講典學重教人一邊則德
修照人己兼成意說爲是愚意斅學半只作教學相
長仍歸於己身上受益看德修更切　時講有云罔
覺之覺乃爲眞覺一派禪語斷不可用　惟學遜志
惟斅學半二惟字卽照王說或云上半截泛說至允
懷念典處方著王不可從
講此示以爲學之全功亦學古有獲中事也夫遜志
時敏以學古固爲學之事也至於以所學於古者教
人使人亦會此理實居學之半焉蓋古訓原該修己
治人學須兼體用合內外而學可全也然使一念之

或息則其有獲者未盡也又必一念終始常在於學
以之自學固爲之不厭也而出其所學以教人亦施
之不倦終如其始無一毫作輟之念則卽己及人因
人驗己其功愈熟所得愈深向之來而積者與道猶
二至此則融會爲一而其德之修也莫知其所以然
而然矣夫終始典學則學古無餘功而德修罔覺則
有獲之益至矣豈不足以建事而永世乎

監于先王成憲句**其永無愆**句 永無愆連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
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

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孔傳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
張氏曰監于先王成法欲高宗以湯爲法也
陳氏大猷曰德修罔覺則德盛矣必監先王成憲始
能無愆何耶蓋先王之道德法度皆成憲之所在歷
萬世而無弊者也佛老之學其凝神坐忘亦幾於德
修罔覺者矣惟不知監先王成憲故學其所學而非
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德是以流弊不可
勝救
陳氏經曰自遜志至典學乃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

乃學之準的

會編此告以爲學之準的也注中德雖造於罔覺二句非有先後葢語其成德之妙固造於罔覺而要其爲學之始當監於先王也成憲是先王所以自學而教人不外乎修身治天下之道監字是於爲學之時監之也無愆卽是道積厥躬德修罔覺之地位葢日新又新先王自學之成法克綏厥猷先王教人之成法也監之而遜志時敏終始典學一率循其舊章則天德王道兼體不遺信能道積厥躬德修罔覺而永立於無過矣監成憲以學言無愆以德言永無愆則

可以建事而克永世矣上言學古訓此復言監先王與周官旣言學古入官復言典常作之師康誥言近述遠稽辭旨相似　蔣同春曰監的工夫就在遜敏允懷典學時用　王方麓曰爲學爲治自後世始分在古人教旣居學之半則爲治孰非學中事謂成憲不關於君德固不可但監于成憲與上文學古自是相對而言如夫子遠宗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與此處文意正同　湯義仍曰學以古訓而不以成憲或有愆於時者矣必也以古人之道貫通先王之法而終不敢以不遜之志紛更之以不敏之志墮廢之則舉動皆有所準經久自無所差德修罔覺固已無愆而循守成法其永永無愆矣

彙解上文厥德修罔覺從終始典學來則是修己治人事都做然後有德修罔覺之效如何此節傳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於先王然則德造罔覺中猶遺卻法監先王一節工夫乎　上二節是說學之法正是學那古訓然古訓尙說得虛此則言我所云古訓卽先王成憲也我所云學古訓卽監先王成憲也蓋唐虞有夏非不代有其訓然我先王承其統而德無不備只消監我先王便是矣永無愆包道積德修

而適應乃有獲也此說學古只是先王成憲未免太偏

拂鏡塵憲就紀綱法度言注云子孫所當守可法爲憲不可易爲成先王之憲無異古人學古卽以學成憲但因時制宜未必不與古異少愆成憲卽非善學古也全節一句讀永無愆正見克永世意就對憲說不作效若以積躬罔覺爲無愆何以不日監成德演監字與永字相照監成憲對學古看永無愆對有獲看

便蒙於遜志時敏之日監視先王之懋昭者而修其身終始典學之時監學先王之表正者而治其民

按監憲亦是學古中事與遜敏二節工夫兼進或謂學古只是監憲則將堯舜以來道理都拋卻矣不可從或有分上二節應學古此節應建事亦不是蓋建事原承多聞說引起學古非與學古平分也　永無愆只就高宗身上說或云世世無愆似遠些

講此示以爲學之準的也夫語其成德之妙固造於罔覺而要其爲學之始必監於先王先王自學敎人之成憲至精至備王誠監之則所以修身治民者皆盡善盡美永立於無過之地矣所謂學古有獲者於此爲尤切也

惟說顛式克欽承句旁招俊乂讀列于庶位句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於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孔傳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

彭氏曰大臣以己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一相得其人則天下之賢兼收並蓄庶位皆得其人

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務學以進德相莫大於爲君以求賢

陳氏雅言曰爲君之道莫大於法祖訓以行其政爲相之道莫大於求賢才而任之職然必君德修而後相職舉蓋人君之德苟未至於無愆則惑於聲色而便辟之臣得志惑於貨利而聚斂之臣得志相臣雖欲招俊乂而用之其可得乎故進賢之責雖在於相而用舍之權則在於君君德之修替乃賢才進退之所繫此欽承之言必繼於無愆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爲欽承而發也歟

會編此說自任薦賢之責以責成君德之意承上無愆說而亦本訓志意來蓋一人之訓志有限而羣臣

之訓志無窮君德無愆則任賢有地故說用能敬承其求賢之美意而進賢以列于庶位也三句一氣說下式克者自任必能之辭俊乂之人可以輔君成德者列于庶位則交修訓志之有資麴蘗鹽梅之有託而不止於說之一人矣說言臣之進賢由於君德之成如此以見不可不務學修德以爲人君進賢之地也此節與惟曁乃僚兩節意亦相應　式克欽承非謂君德至此而後進賢也進賢大臣之責而君身者用人之本必有其本則腹心手足聯爲一體臧否不至異同於是始得自效耳人臣之職莫大於進

賢進賢亦未易能也有一毫嫉妒忌克惡人勝己之心則不能有一毫市恩記怨背公徇私之心則不能有一毫足己自任獨用愛憎之意則不能故傅說之言進賢不徒曰欽承而必曰式克蓋若用力爲之者良以是耳　杜靜臺曰此說之自任見王不可不法祖爲學也進賢之責雖在於相臣而用賢之機則繫於君德君德既至於無愆則取舍之極定於內而樂用天下之賢以輔成其德者固其雅意也說於此時用能敬承其意而廣求賢才以列庶位使交修於君者不獨說一人而吾一人事君之道始得以盡也君君德未至臣雖欲進賢安能使君之必用乎此法祖爲學之功不容已也　姚承庵曰前篇高宗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君知進賢之在任相此云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說亦知相職之在進賢也此是相顧語

彙解此節一氣說下　式克者用能也猶曰因能云耳謂君德苟至無愆則臣得盡薦賢之職苟君德未至臣雖進之豈能必君之用耶

拂鏡塵欽承本訓志交修來俊乂之人可以輔承君德者意重勉王注當渾融看罔覺無衍無愆亦甚難事必

待君德到此而後欽承則賢終進不成矣學古而至罔愆一一在王自力若說所能爲惟在敬承王德意而求賢在位耳見訓志之事在說亦不可專責之說重在勉王自力上

按式克欽承有二說一謂承前訓志交修之意一謂君德無愆則用賢有地說因能敬承乎此而招俊乂也或謂式克是因君德之修而欽承卻還是承訓志之命似涉騎牆　蔡傳敬承其意或云承其任賢圖治之美意於上文無所據不然則意字無著訓志雖遠些亦可補入

講此說自任進賢之責也學古監先王之德既至於罔愆矣如此固不待於交修而交修不患乏人也惟說用能敬承吾王之意而遍招俊美列于庶位以共效交修之職焉使王德不至於罔愆臣雖欲進賢其奚裨哉

王曰句**嗚呼**句**說**句**四海之內**讀**咸仰朕德**句**時乃風**句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孔傳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

會編此下高宗重望說之輔己故先舉人心之屬望於說者以感動之也仰德作未然說卽望之意言台

德弗類若不足以正四方而民皆望我以憲天法祖之治者非朕之德可以當此實惟汝有以風之也風字是鼓舞之意言汝膺良弼於帝賚作輔相於商家論治而舟楫霖雨之有資論學而麴糵鹽梅之有託故遹逢增重於廟堂而風聲丕振於四海民之仰德職此之由也此與上節不相蒙非一時之言不必泃在論學上　姚承庵曰當時四海間高宗得傅說之奇皆有快覩太平之意故高宗將此意風動傅說令其必為伊尹輔己必為成湯也大意俱在下風是風動之風言海內之企仰皆汝說有以風之也則所以答其望者宜如此　湯義仍曰人心之觀瞻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輔相合德蓋弗類矣今四海之內皆仰德若曰中興之治其在茲乎若此者豈其朕德風之哉惟乃風耳

聽月此下四節非與上文連接蓋又是一時君臣相責難之辭也風動勿依舊聲教訖于四海說就得說為相有以感動乎人言謂朝廷得此非常人必有非常之治故皆徯志以待治此便是風教以動之也既由傅說相傾動亦須傅說相酬答

按仰德作仰望德化說不可作上文修德德字看蓋此語當總三篇非緊跟論學一段也　時乃風謂是汝有以風動之也或謂夢賚旁求有以風之或謂論治論學有以風之當從夢賚旁求傾動海內說為是若論治論學海內未遽聞也

講此舉人心仰望以動說也王曰嗚呼說方今四海之內皆仰望我之德澤豈不類之德所能感哉時乃汝說起自帝賚遇合非常有以風動之耳汝將何以副其望哉

股肱惟人句**良臣惟聖**句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糵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造蓋深所望蓋切矣

孔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新安陳氏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而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作聖則無以慰人心之仰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會編此欲其輔君作聖以答天下之仰望也股肱惟人只是欲其具備之意起下句言良臣內須有輔弼意蓋朝夕納誨則忠言日進而君可以為從諫之聖

也匹體堯舜之意亦可含在聖字內言良臣有關於聖德如此汝不可不輔成我之德以慰天下仰德之心也　杜靜臺曰承上來必輔君作聖而後可以慰天下之仰望也喻意輕只重下句　王方麓曰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於君德有終身成就之功焉麴糵鹽梅相須者一事耳良臣之於君德有全體成就之功焉故以股肱惟人爲喻要看他節次引喻不同處此二句且泛論而望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堯舜其君正良臣惟聖之實事而欲傅說繼之彙解此節是泛論臣之有益於君下節方從保衡先

王引到爾字予字上

拂鏡塵股肱惟人以運動言卽股肱喜而元首起意非但手足備而成人良臣爲君作輔而聖歸於君一體相成之誼也二惟字最急良臣照股肱看良臣之左右有方猶股肱也聖德之渾全無虧猶成人也觀下作我先王作字股肱之喩自見

副墨卽人尙有主宰乃股肱之成體惟斯卽聖尙須純粹乃良臣之致主惟斯

按股肱不具不能爲完人良臣不輔不能爲聖君股肱而曰惟人謂成人也良臣而曰惟聖謂成聖也

字書惟語辭毛氏曰有是爲之惟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此惟字作是爲解甚明

講此望說輔君以作聖也然汝非盡力輔君何以慰其望乎臣者君之輔弼猶人之有股肱股肱具而有以運用惟其爲完人矣良臣得而有以輔弼惟其爲聖君矣君聖庶幾有以慰四海之仰望也而良臣非汝誰屬哉

昔頓**先正保衡**句**作我先王**句先王連我**乃曰**讀**予**頓**弗克俾厥后**讀**惟堯舜**句**其心愧恥**讀**若**頓**撻于市**句**一夫不獲**句**則曰**讀**時予之辜**句**佑我烈祖**讀烈祖連我**格于皇天**句**爾**

尙明保予句**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句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孔傳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於市故成其能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言以此道

左右成湯功至於天無能及者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明保予訓明安我事不如蔡傳明以輔我

孔疏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爲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爲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起言起而助湯也

陳氏大猷曰尹在畎畝則欲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任之重如此說起版築爲相迹與尹

同則其自任不可不與尹同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之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

西山眞氏曰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

會編此舉輔君作聖之人而勉其匹體之也作我先王句虛佑我二句卽其實也予弗克俾三句是伊尹欲致君爲堯舜之君一夫不獲二句是伊尹欲澤民爲堯舜之民佑我烈祖二句總承說惟其自任之重故能輔我成湯以安民而成格天之治也佑烈祖內

入左右厥辟戮力有商等事格皇天內入四方丕式兆民允懷等事二句一串講不可以致君澤民平看皇天就化育上說不是形體格者通徹而無間也至是則果能堯舜其君民而作我先王所謂良臣惟聖者也明保是明白啓告卽納誨訓志意含下克紹二句兼致君澤民說罔俾句緊帶上說美卽致君澤民之美也尙字是期望之辭此正責傅說以輔君作聖而慰仰德之心也雖以君民並言然安民亦君德中事故總歸在作聖上　杜靜臺曰作者振起之意輔立翼行以振起其德業也乃曰至時予之辜先述其

自任致君澤民之重佑我二句實指其能成致君澤民之功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至此則向之自任者有以副其志而著美於商家矣明保二字串精白一心以盡維持調護之功使我之德可合於烈祖而治亦可配天務使媲美於伊尹也

彙解致君澤民之任都是應聘後事小注畎畝字不必用　俾阿衡專美則是不克聖其君而非良臣矣丁寧懇切之意溢於言表

拂鏡塵作我先王言成湯之德業得伊尹而興起也曰者乃尹自任之重處玩惟字直將厥后就做堯舜

更不可差別一夫字重獲者人人得堯舜之澤也曰撻于市曰時予之辜皆極致王盛心佑祖格天是真能堯舜君民之事須把致君澤民意渾見總歸作聖上格訓至功業際天與丕冒同用此作之極致處爾尙三句一氣乃激勵之辭罔俾專美不是與尹爭光蓋商家王業有開刱不可無中興尹之美全在開商家之王業說之美全在振王業之中興

按惟堯舜惟字內有爲字謂惟堯舜是爲也直以爲字替惟字尙欠體貼　玩上下語氣兩曰字不平重乃曰緊承作我先王來正是欲堯舜其君處則曰云云只是俾君惟堯舜裏事佑烈祖雖總承而尤與俾君堯舜照應到得格于皇天則無一夫之不獲矣作是振興王業一說作是鼓舞作興正是勉君堯舜意連下看亦通　格訓至爲是格于皇天謂其功至于皇天同運無閒也

講此勉說輔君以匹休商先臣也然輔君作聖先有其人可爲法也昔先正保衡伊尹起我先王而振作其功業即其言曰予不能使其君爲堯舜之君其心愧恥若撻于市然至於一民不得其所尹則引爲己責曰是我之辜其素所自許如此故能佑我烈祖其功格于皇天而無閒所謂良臣惟聖者如此爾尙猶自一心以保助乎我無使阿衡專美商家可也

惟后頓**非賢不乂**句**惟賢**頓**非后不食**句**其爾**頓**克紹乃辟于先王**讀乃辟連紹　**永綏民**句**說拜稽首曰**句**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句揚連對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惟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於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孔傳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對答也答受休命而稱揚之講對揚與集傳異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之言諄切懇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

陳氏雅言曰高宗言今我而獲說則后得賢矣當與爾共治也說而過我則賢得后矣當與我共食也以

君臣相遇之難而見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汝君於先王安斯民於永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責其臣也說於是拜稽首以致其敬君之禮而謂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任諸己也君臣之相勉勵如此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會編首二句是卽君臣相遇之難以感動之自言君臣相得之難以見今日際會之盛而說不可不修其[illegible]以副委任之意也其爾二句正明保之實與佑我烈祖二句對看亦當串說蓋先王以堯舜之君而成格天之化固賴阿衡以爲之輔矣其爾實能輔我以

繼先王之美使罔顯之德追配乎懋昭之隆於以永安天下之民使仰德之民不異於輯寧之日則明保之責盡而不愧阿衡矣由是可以稱良臣之託可以答天下之仰而何負於今日之遇哉克紹二句大意與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意同紹字深於迪字永綏字深於康字當玩休命指紹辟綏民言敢字重看對揚皆自任之意蓋言命我以紹辟綏民而使之堯舜其君民天子之命何休美也說敢對之以己負荷於一身而不辭揚之於衆明言於衆八而不怍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不至於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不已也說之

勇於自任者如此是眞欲以成湯望其君而以伊尹自期待矣　杜靜臺曰上節但期望傅說並美伊尹只說明保未明白說出輔己繼成湯以安民此則敘相遇之難而明言以責望之也克字要含明保在內使我克繼先王之德於以永安其民而配天之治再見也曰敢便有感知遇之盛意對曰敢對自信吾力足以勝之而無愧於己揚曰敢揚自信吾力足以當之而不怍於人君德不至烈祖不已也治民不至於配天不已也古之大臣當大任而不疑有如此　蔣同春曰紹辟綏民不平當串看工夫全在紹辟上能

紹先王自足以綏民矣紹字有力迺心源相續一德無虧也對揚二字注雖分解然細玩之則亦謂對以己而揚於衆也講當渾融　董思白曰惟后非賢不乂今后有版築肖圖之賢可共乂矣惟賢非后不食今賢有物色求賢之后可共食矣暗暗點在中間克紹厥辟以永綏民方不負此良遇乎少有不克何敢於共乂共食也高宗以克期之說卽以敢承之此二字相應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壯哉斯言直欲舉高宗所期者而慨然擔當之也阿衡復生不過如此矣衆解紹辟綏民無工夫工夫俱在克字內

撫鏡塵惟后二句非泛語乃直述己與說相遇之難以感動其罔俾專美意賢雖志不在食然不得祿亦安能展其生平故易以不家食爲吉上節衍明保猶勉辭此節其克紹乃必辭克字最重主說身上看有深恥弗俾的深心厚力昔保衡於肇造初則任作今爾於嗣美日則任紹與作先王相應永綏句緊帶紹辟看與一夫必獲意同高宗期說如此則其自期可知休命雖該上數節實歸重末二句敢字要剔正跟克字說此何雖自決實以決高宗之必能爲先王也

按非后后字對上非賢賢字則后謂聖君也不但謂

君用之也其字是期其必然之辭其爾克三字貫至綏民方任

高宗之命雖不一辭而歸重克紹二句則休命只承本節可該矣對揚依集傳對於己揚於衆則二字平分是兩意非對衆而稱揚之也　直解承之於己自信吾力之能副揚之於衆自誦吾言之能踐極明揚只是向人稱述之意非謂揚君之善也

講此高宗以輔君安民望說而說遂自任也高宗曰朕之以伊尹望汝說者意有在也彼君非得有德之賢寘虛其位而不與共治賢非得有爲之君寘隱於下而不食其祿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我得汝亦喜矣其爾必能盡明保之忠輔君以繼先王之盛於以永安天下之民而見格天之治也說於是拜稽首致敬以復於高宗曰今之命以輔君安民美哉天子之命也敢以此命承之於己揚之於衆而不負天子之休命說之勇於自任者如此也

書經詳說卷三十四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

今文古文皆有

按書序祖己訓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孔疏二篇並是訓王之事所訓事異分爲二篇是別有高宗之訓而今亡矣蔡傳所云高宗之訓蓋謂此也

高堂隆曰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會編此篇首節是史記訓王之由次節是祖己自言訓王之序乃訓以下是訓王之辭也以乃訓三節細分之乃訓二節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一節正事之言近指此篇本爲雊雉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蓋高宗憲天聰明固不待深言也禹皋陳謨儆戒於未然夏商以後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則事形而後救正之帝臣王佐之分亦世道之有升降也幸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高宗

疑問通篇重一義字理所當行是也知得義不爲不

義矣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君義莫不義

高宗肜日句越有雊雉句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孔傳於肜日有雉異　耳不聰之異雊鳴

釋文繹字書作釋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孔疏釋文云繹又祭也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絶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者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釋文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註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孼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孼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孼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孼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孼先儒

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會編此史臣記事之辭祭有常期而數祭禰廟是高宗瀆於祭祀之失也雊雉之異以譴告之可見天心仁愛人君矣祭之明日以禮享尸曰肜肜亦常禮而有此異者失不在肜在於數祭也

箕解高宗肜日有雉升鼎耳而雊雉本野鳥而鳴於宗廟之中變異之大者也高宗之失正在祭禰廟之豐而雊雉之異適見於肜祭之日　下文云豐昵蓋品物之豐厚禮文之煩多也不是以祭之明日又祭爲豐

拂鏡塵雉升鼎耳而鳴此爲天告以祭祀之失審矣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故有此訓

講此史臣記祖己訓王之由也高宗既祭禰廟於祭畢而復享尸之肜日越有鳴雉在鼎耳蓋天所以儆數祭之失也

祖己曰句**惟先格王**讀**正厥事**句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於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孔傳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諺格王大異）

孔疏太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於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

蘇氏曰武丁不修人事數祭媚神又豐於親廟儉於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傅說祖己皆先格而正之

孔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會編此祖己將欲訓王而私論如此先字重看蓋凡事之失皆本於心苟非先格其非心則皆惑未解事

有不可得而正者矣不務民義而徼福祈命此非心也不知敬民而祀豐於昵此失事也　陸實府曰敬神亦是爲君之當然其事豈爲失但務民之義則自見神之當敬而遠故祖己欲先格王而後正其事不曰格非心而曰格王者就王而格之也

副墨要看一先字諫庸主當於事後不就顯著處指摘之則不悟諫明主當在事先源頭處一點正則口舌無煩矣

按格訓正爲是或訓止訓至俱不可用

講此祖己之私言乃其訓王之大指也曰我惟先格王徼福祈命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豐昵之事庶幾可冀其改圖也

乃訓于王讀**曰**句**惟天監下民**讀**典厥義**句**降年**頓**有永有不永**句**非天夭民**句**民**頓**中絕命**句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畤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孔傳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訓典爲常與蔡傳異

孔疏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獨以義爲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爲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爲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爲首六極以短折爲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也

會編此言天命不可求義不義泛指所行言暗指肜祭爲不義之失也蓋言上天降命之修短視人之所爲何如耳非天夭民承不永一邊而永者可知蓋不永者爲自絕其命則永者爲自求多福矣天命之不可求如此雖禱祀何益哉禱祀祈年王之非心也而以義正之王之非心格矣民泛言而暗指高宗　王宇泰曰人主之所欲者壽而已禱祀之意嘗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禱祀此格心第一義也

彙解對天言通尊卑皆曰下民傳謂言民而不言君

不敢斥也則末節何故斥王乎　降年有永有不永
與上文緊相連天監下民典厥義虛說下句方是實
處　永不永串言降年有永而亦有不永重不永一
邊方與下二句合
集解永年不必說到國祚
宙合此與下節是格王謂上言天命不可求下言天
戒不可忽惟天三句一氣串下監字虛看勿露禍福
予奪字面爲所當爲曰義典厥義帶下句讀中絕者
半道而絕也不敢斥君故以民言命自我造亦自我
絕禱祀何爲

按典厥義語氣緊與上句連而降年句承說時講典
厥義連降年句讀未妥　傳中禍福予奪亦是照降
年爲說非別有禍福予奪用之不妨　絕命云云是
不祥之語故不斥言王而言民下面王司敬民自宜
言王彙解駁傳欠詳
講祖己欲格王心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其禍
福予奪惟主人之所行合義與否合義則福之予之
而降年有永如其不義則禍之奪之而降年有不永
其不永者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
耳

民頓有不若德讀不聽罪句天頓既孚命讀正厥德句乃
曰其如台句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
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
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
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
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
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
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
孽其如我何耶

孔傳不順德言不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
德謂有永有不永下二句解大異故不全錄
會編此言天戒不可忽上二句輕重正厥德句欲高
宗深思其妖孽之由而得其行事之失以改之也德
即是義不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徼福於神不若德
也人或有規諫之言而吝於改過不聽罪也天之譴
告正欲其順德而聽罪之意謂妖孽無如我何則重
遂上天仁愛之心矣天豈不誅絕之耶徼福吝改王
之非心也而欲其恐懼修省則非心格矣　陸實府
曰義之有得於心者曰德一毫矯强便不順便獲罪

於天此時當不勝愧悔矣乃不引為已罪而痛自修省天又不忍遽棄而譴告之謂之孚命以見天地間只一實理有是實事必有是實應非幻冥不測者天有孚命畢竟人有召命所在而決當正德蓋卽雊雉以斷王之心有失德欲其自省自儆所謂先格也

彙解不若德不聽罪非兩平語不若德卽罪也下句重聽字　兩節俱是格心之言一則見當務民義不可徼福於神一則見變異由於人事不可不謹天戒

拂鏡塵不若德卽不義是不聽罪者明知其罪而不忍受也諫而不改在內但講須重省已不重受言上

孚命者明白有徵之命如以其某災著某失其應不爽者是也天意在於正德君乃以天戒不足畏則違天莫甚焉乃見其不聽罪耳

按德罪宜虛說時講多以媚神拒諫入口氣內與泛言民字不合　傳中符信而譴告之符信是訓孚字譴告是訓命字不可混　符是符驗信是誠信非信息之信　正厥德是推天意如此　既字乃字相呼應

讀此言天戒不可忽也夫天命如此今斯民有不順於德又不服其罪天既以妖孽爲符驗而告戒之蓋欲其恐懼修省以改正其德耳民於此體天心以正德可也顧乃曰妖孽其如我何則違上天仁愛之心矣天豈不誅絕之乎

嗚呼句**王**頓**司敬民**句**罔非天胤**讀**典祀無豐于昵**句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祠其可獨豐昵廟乎

孔傳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 講天胤與集傳異典字尤欠明

釋文昵尸子云不避遠昵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王氏曰祖考罔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

陳氏曰爲雊雉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

會編此節分二意看蓋以人君之職而言則主於敬民而徼福事神非所當爲以祭祀之禮而言則祖宗皆天之嗣而祀不可獨豐於昵此所以正其事之失也　來路然曰敬民下要補徼福於神非王之事而今王則有禱祠之失意徼福固爲失矣而況七世之廟莫非天胤而何獨豐於禰廟乎此則失之而又失也

天胥者七廟祖宗皆爲天子者也豐字有黷祭禮煩二意昵者親近也親近莫如父故曰昵禰廟

彙解上文都是泛言至此節纔有王字纔實指高宗說　言王之所司只在敬民者見敬民正王之宜爲即義之所在而豐於神以徼福非義也即非德也

殷人尊神高宗或稍過之過則煩黷豐厚俱不能免前篇傳說主黷言此篇主豐言各有其旨說者多有牽合爲一者非是

宙合高宗未免暱親愛之情祖己直裁之以義能解王職敬民不可耽於祀祖宗一體不可偏於祭無豐於昵不是欲王并豐於祖甚言其不可耳

按此民字與上文民字不同上民字猶人字暗寓高宗此民字指百姓也　正厥事謂正其事之失豐昵句方是正事處或云司敬民是所當爲之事尚非正意

講此祖己正事之言也嗚呼王爲萬民之主所司在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所宜事也況祖宗七廟無非上天之胥嗣主祀者其可獨豐於昵廟乎此失而又失所以來雊雉之異實恐懼修省之一機也王宜知所事矣

書疑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賚以良弼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雊雉於廟鼎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矣祖己之言極爲淵粹首曰天監下民典厥義其辭甚嚴終曰王司敬民其辭甚婉而祈天永命在其中矣又曰罔非天胥無豐于昵其辭甚直足以破其惑而復於禮眞賢臣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以西伯爲文王是因傳疏舊說據理勢論之當以武王爲是

朱子曰西伯戡黎便是這箇是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强辨之疾并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

西伯能敬上而卹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般說得平　問西伯戡黎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文乘襲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時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

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之未必迫近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耆卽黎也音相近文王得專征伐故伐之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於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昏迷耳　問孔氏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於有夏

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
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
臨川吳氏曰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決不稱兵於紂之畿內武王嗣爲西伯其事
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
命未絕則爲君臣一日命絕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
髮今兵既逼王畿祖伊恐而奔告則震撼甚矣豈得
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爲意也
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當時近畿有小國周

師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會爲此篇首節乃祖伊告王之因天子以下六節乃
祖伊告王之辭細以天子六節分之天子三節是入
以告王欲王改其失也王曰節又王自恃之辭嗚呼
二節是出以語人欲王聞而知悟也

西伯既戡黎句　祖伊恐句　奔告于王句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
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己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
也

孔傳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

孔疏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
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
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
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
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
天下有其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非對東爲名不
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　黎國漢
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
黎在朝歌之西故爲近王圻之諸侯鄭云入紂圻內
文王猶尚事紂不可征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會編此史臣記事之辭戡黎無與於殷而奔告於紂
者知周勢日强而紂惡不悛終必及之也曰　曰奔
告見得祖伊忠君憂國之意　陸賁府曰以紂之惡
當時卽無西伯卽西伯不戡黎其不亡乎然而祖伊
之恐乃因戡黎何也蓋觸類於黎而知無道之國必
難倖存也
聽月以戡黎爲周文王事姑依前傳黎在河北去殷
都不遠祖伊之恐恐紂之亡非恐周之逼也故誥語
不及戡黎事
演恐字與奔字相呼喚

講此史臣敘祖伊告王之由也西伯因黎國不道旣舉兵伐而勝之祖伊見紂惡不悛勢必及於危亡爲此恐懼乃自其邑奔走來告於紂王冀其改圖焉耳

曰句**天子**句**天**頓**旣訖我殷命**句**格人元龜**讀**罔敢知吉**句**非先王不相我後人**句我後人連**惟王**頓**淫戲**讀**用自絕**句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旣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孔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爲周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 絕於先王與集傳異

孔疏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 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

會編此祖伊告王之辭格人二句正見天絕殷命蓋格人心與天通而龜則紹天之明者也惟王淫戲自絕則先王亦不得而佑之矣夫爲天之子而自絕於天則禍患可得而免乎 杜靜臺曰此二節言紂之得罪於天而天棄殷也 姚承庵曰奔告而亟呼天子若籲天而必求其聽也格人明天之理元龜紹天之明不善必先知之所以罔敢知吉自絕正應上訖字 陸賁府曰格人元龜罔知其吉則天絕可知其源皆本於王之淫戲耳惟其卽於慆淫遂以天下爲戲而略無敬愼之思

彙解開口便呼天子與前篇稱帝稱王同意 此節歸重在末句天旣至知吉一氣說正欲起末二句也

說者多云天訖我殷命矣何以見之以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故也似失經旨

拂鏡臺天子二字大有微動商紂意爲天子必無愧於天然後可若不修省則今日爲天子異日求爲匹夫不可得格人二句正見天絕殷命淫戲二字是紂惡大概

聽月格人元龜平淫戲自絕自字見自取淫是色荒戲是暴虐如銅柱下加炭之類一說淫過也凡逆理從欲之事皆謂之戲

演天字與自字相呼吸見天絕殷而殷自絕於天意

講祖伊進諫於王而言其絕於天也曰天子天旣訖絕我殷命矣格人元龜紹天之明今皆無敢知其吉則天之絕殷可知此非先王在天之靈不相佑我後人子孫惟王淫亂戲侮以自絕於天之保佑耳先王無如之何也

故頓**天棄我**讀**不有康食**句**不虞天性**句**不迪率典**句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薦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孔傳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

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康食以宗廟言疏以不虞天性爲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並與蔡傳異

新安陳氏曰詩曰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以豐穰爲降康則不有康食爲天降饑饉明矣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人所受於天之性爲私欲所蔽而不能省察也

會編此與下節是備述喪亂之形以儆懼之此節承淫戲用自絕而言天之棄殷不有康食天不欲遂其生也不虞天性天不欲復其性也不迪率典天不欲其平治也於此見天之廢殷而格人元龜之罔敢知吉者在是矣　馬鐘陽曰天棄緊承自絕說重看一故字不有康食三句雖根天棄說然皆是淫戲所致來路然曰饑饉薦臻而使民無康年之食者天之災也詩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民心昏亂不虞度其天性之常亦是氣化式微也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此雖人事實天之氣化使然國家紀綱修明必是天眷方隆之時廢壞常法而不蹈迪率循其責雖在人要亦是天降亂於人國詩所謂昊天疾威敷于下土也

竊解虞度也不忖度天性之所當厚者而一概相戕相賊也迪道也不道迪所當率由之典章也

拂鏡塵此二節皆承上淫戲自絕來康食猶詩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之謂天性五倫眞性不虞則倫理盡迷矣率迪以法度言不迪盜賊爭起法不能禁也

按不有三句孔傳俱屬紂說謂宗廟不有康食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不蹈循常法今依集傳三句俱就民說爲是　不虞句又有二說一謂不能省察天性之理一謂凶年骨肉相棄不度其天性之恩從理說爲是　不迪句又有三說一謂不迪民率典則迪字屬上不可從一謂不迪率乎常法迪率二字連一讀

不蹈其當率之典率典二字連從末說者多　棄我
我字集傳替以殷當指殷邦說下好技民三項皆由
棄之而後然非以此而天棄之也
講此言天之棄殷而降亂也王既自絕於天故天遂
棄我殷喪亂之形畢露其兆於歲則凶荒而不有康
食是天不欲遂其生也以民則朋比而不虞天性是
天不欲復其性也以常法則廢壞而不迪率典是天
不欲其平治也觀此則天之喪殷可知而格人元龜
之罔敢知吉在是矣

今我民頓**罔弗欲喪**句**曰**讀**天**頓**曷不降威**句**大命不摯**句**今王其如台**句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曰大命胡不至民苦紂虐
無不欲殷之亡曰天胡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
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
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孔傳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
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如台
解與集傳異
孔疏恨其久行虐政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
會編此言民之棄殷天曷不降二句一連說蓋天之

喪殷必將假手於有命也觀此則不惟天棄之而民
亦棄之矣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爲天人之交棄如
此其勢必至於喪亡而先王亦豈能相之乎　杜靜
臺曰此節言紂得罪於民而民棄殷也然天與人一
心民情如此天意益可知矣　王宇泰曰欲者探其
心曰者述其言其如合與湯誓不同此是明其不足
爲君也
彙解曰私相告語也降威滅亡之也言受大命者胡
不至望有天吏來問其罪也　天棄民棄非兩乎一
連說
按大命卽今言大命人也曰以下皆民之言
講此言民之喪殷也抑不特天之喪我而今民苦上
之虐無不欲殷之喪皆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天
命爲民主者何不至也今王淫戲如此其無如我何
不復能君我矣民之喪殷如此而天意益可知先王
豈能相之乎王其亟反哉

王曰句**嗚呼**句**我生不有命在天**句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孔傳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
之辭

會編紂之言蓋輕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爲可恃也
吳字國曰祖伊明言天命之巳絕而紂猶云天命之在我謂民無奈我何是祖伊慮我一日之命紂乃自恃有萬年之安也昏愚甚矣
宜合聖賢言天以天自勅凶人言天以天自忿紂自謂有命在天非但輕民心且失天意
講此述紂之言以民心不足畏而以天命爲可恃也豈不自反乃歎曰嗚呼民雖欲亡我但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此祖伊恐而王殊不自恐也

祖伊反句**曰**句**嗚呼**句**乃罪多參在上**句**乃能責命于天**句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孔傳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於天拒天誅乎
臨川吳氏曰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會編此祖伊退而私論之辭多參在上卽商罪貫盈之意所謂淫戲自絕者也自絕於天而猶責命於天其無知亦甚矣　來菲泉曰參列在上猶云彰聞于天
彙解恐而奔告於王見愛君之至情反而私語於人見憂國之深慮
按反字與前奔告應似是歸意不止退出也孔傳以反爲報紂只作答字看欠妥
講此祖伊私論之辭也退而言曰嗚呼人君必須與天合德方可責望於天乃汝今日所爲之罪昭彰固多參列在上而不可掩又安能責望於天而欲保其命耶何其不自量也

殷之卽喪句**指乃功**讀**不無戮于爾邦**句

功事也言殷卽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
孔傳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
林氏曰卽喪言不旋踵而亡也
葉氏曰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
陳氏經曰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蓋其惡之成也
王氏十朋曰指乃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辜功猶言罪狀

會編殷之喪亡其卽至矣乎乃功亦指淫戲之事末二句又申歎其刑戮之難免也　來菲泉曰指乃二句正見卽喪之實

按指乃功速下句指者不一之辭將所行之事一一指出知其積惡必至喪亡也　不無言不能無猶云不能免也　戮以身言而言戮于爾邦謂不能免戮於在爾邦也

講此祖伊決殷之亡也曰我看殷之喪亡不可少延乃卽在旦夕之間若是者何也指汝所爲之事淫戲不改天人共棄其能免戮於爾商邦乎深可哀也

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一毫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錄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不言紂兄而言卿士未當

孔疏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爲然鄭玄以爲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

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爲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

陳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每見於悲傷惻怛之時

會編此篇微子若曰以下三節爲一段微子問救亂之辭也父師若曰以下五節爲一段箕子答救亂之辭也末節箕子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

近指前段微子慮喪亂之事而謀濟亂於箕子比干後段箕子答以喪亂之甚而決其去就之義篇中自

紂爲我殷辭旨悽惻宗臣之語猶之乎五子之歌也微子之言切痛悲哀箕子所答更有步驟惟沈酗故咈耇長便用非度之卿士用非度之卿士便讐斂於民節節相承罪源皆起於沈酗而原其所以然則天也只重天字看自靖就是獻愜於自心正所爲對於先王也一箇人自有一箇心安處欲知殷三人之心各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或曰比干嘗曰何以無言曰微子之去猶貲商量箕子比干自處之義則無可商量處一囚一死所遇之不同耳眞西山曰使紂而囚比干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所謂易地則皆然

微子若曰（句）**父師**（句）**少師**（句）**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句）（正連亂）**我祖底遂陳于上**（句）**我**（頓）**用沈酗于酒**（讀）**用亂敗厥德于下**（句）（敗連亂）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於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孔傳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

紂距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紂也沈湎酗醬敗亂湯德於後世

釋文以酒爲凶曰酗說文作酌醬音詠酌酒也

孔疏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爲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或者不定之辭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而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醬也然則酗醬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　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

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 疏以若曰爲順其去事而言殊不必

新安陳氏曰敗于下對陳于上言祖宗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忝厥祖甚矣深歎傷之

會編此言紂失治天下之道殷其弗或是絕望於紂之辭治正以紀綱法度言我祖厎遂就開創王業言陳于上對敗于下看言我祖之烈昭於天者如彼而子孫之沈酗敗厥德於下者如此忝厥祖甚矣蓋深致歎傷之辭總見其不能嗣先德而守王業也日紂曰我者猶五子之歌指太康爲予也後凡言我皆是

紂言吾則自謂 姚承庵曰厎致也遂成也二字宜重看微子謂我祖開創時竭盡精神勞費心力厎致而成遂乃得陳列功德於上我今用沈酗於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其與焉甚難而其敗也忽焉良可痛也

二用字皆罪其自作

集解厎遂二字蔡傳無明訓孔傳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蘇傳致成其法度前編亦訓爲成俱作實字看惟郝解云定功曰厎我祖定治之功遂至陳布於上作虛字看

彙解上先世也下後世也

演殷其弗或句作冒語

按亂正二字連治而正之也厎遂二字連謂致其功德之成遂也或云致其遂陳遂字連陳字說不去亂敗二字連猶敗亂也 書中用字多作因字意看此處連下二用字上作以字下作因字方不複 敗厥德謂紂自敗其德不必如孔說敗湯德

講此言紂失治天下之道也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之無道固無望其或能治正天下矣然殷之天下固我祖之天下也我思我祖成湯修德創業所致成遂陳列於上歷歷可紀爲子孫者世守之可也今我用沈酗于酒用敗亂其德于下忝辱厥祖甚矣其何能治正四方哉噫可慨也

殷頓**罔不小大**讀**好草竊姦宄**句罔不連好字看**卿士**頓**師師非度**句**凡有辜罪**讀**乃罔恆獲**句**小民方興**讀**相爲敵讐**句**今殷其淪喪**句**若涉大水**讀**其無津涯**句**殷**頓**遂喪越**讀**至于今**句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强陵弱衆暴寡方起讐怨爭鬬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

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孔傳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爲敵讎言不和同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得入罔恆獲解夫與今字越字亦與集傳不同

新安陳氏曰有罪罔常獲紂爲逋逃主如楚無宇之閽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也越及也

會編此言紂喪亡之形辜罪即指草竊姦宄而言上下容隱而有罪罔獲故民無所畏懼而相爲仇敵也

以上應兆或亂正四方句言紀綱之蕩然今殷三句承上看言喪亡之必然殷遂喪越至于今者言不意殷之喪亡至於今日如此之甚也 洪南池曰綱紀者維持天下之具此言其綱紀之蕩然而喪亡之必然承上言紂不能治天下故致天下之亂至于今猶云一至於此乎蓋痛傷之深也 惟其喪德故無以立臣民之極而民竊臣偷罪不正法而國典不行安得不强陵衆暴若涉水無涯難以濟矣今殷其淪喪

與殷其兆或自相叫應上猶疑其不能治此則信其必至於亡也

拂鏡塵敵仇句分上言紀綱之蕩然下言淪喪之必然罔不二句貫下句只一氣讀民好寇盜而壞法又自卿士始有罪者或匿之或庇之法阻不行怨讐爭起亂道也辜罪指草竊姦宄言罔有恆獲跟卿士非度來非專指紂爲逋逃主也相敵讐者强讐弱弱亦讐强人人皆怨敵耳曰遂喪者猶曰殷果喪矣未句無限感慨

按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猶云小大罔不好草竊姦宄也 罔恆獲猶云罔獲 小民方興是進一步語 若字綰至津涯 遂字作竟字看喪越至于今孔傳喪亡於是至于今欠明直解作喪亡相及可用新安陳氏亦有訓及之說也 予意作顛越解

講此以今日喪亂之形言也惟我酗亂敗德是以殷之人民無不合大小而好爲草竊姦宄者加以卿士互相師傚而爲非度紀綱既滅凡有辜罪之人因而容隱乃無有常得而正法者小民無所畏憚方興而相爲敵讐民心皆亂如此今殷其淪溺於喪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不復濟矣殷遂喪亡相及至於今日

如此之甚乎

曰句父師句少師句我其發出狂句吾家耄讀遜于荒句今爾無指讀告予顛隮句若之何其句

日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遯於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隮墜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孔傳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恐陷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救之其說多與集傳異

孔疏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

張氏曰微子有去之之義

陳氏經曰老成皆遯留者父師少師耳

鄭氏曰其語助辭齊魯之閒聲讀如姬記曰何居我

與此同

會編此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發出顛狂則必播棄黎老故老成之人皆見幾而作也夫老成正國家所倚賴者而皆遯去如此則危亡之勢可知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救亂之策則殷必亡矣其將若之何哉顛狂本沈酗敗德而來告予顛隮內當云挽宗社於淪喪之時延祖業於敗亂之日與上文相應　陸實府曰惟聖罔念猶不免狂況狂而可使其發乎如醉人使醉又何忌憚之有人之云亡邦家殄瘁至於老成皆去而國萬萬不可爲矣故不敢復求安存之道而求顛隮之道暫從火坑中作生活以延國命於一息　姚承庵曰若之何其蓋深悲其無可復存之理也此語較上尤切痛悲哀

集解重末二句上二節皆歸重到此正微子發問意當合三節重問策上發出狂以迴臣言故以耄遜荒接之曰吾家者宗祖所培植之舊人也老成去則人國空危亡之勢可知指謂意指若以示爲訓恐重告字問意在當存宗祖骨肉之親未忍與遯荒者俱去耳告予顛隮內猶有挽回於萬一之意

按孔傳發狂二句俱就微子自己說集傳我字指紂

耄指老成人其味爲長然即老成遯荒已寓微子求
去之意　孔傳無指告予連顚隮連下句讀集傳告
予顚隮爲一句則指作指示不作指意指示句虛告
以處顚隮之策正是指示之實無字管至顚隮
講此微子復呼箕子比干問救亂之策也曰父師少
師我其發出顚狂用舍倒置故我家老成之人皆遯
遯荒野緩急將誰恃乎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顚隮
隮墜之事圖所以拯救之其如危亂何哉

父師若曰句**王子**句**天毒降災荒殷邦**句 毒降災連 **方興沈酗于酒**句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
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
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
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沈
酗於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孔傳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
子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
何　言天生紂爲亂四方化之沈湎于酒蔡傳謂天降災而紂沈湎覺優
孔疏諸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
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

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
耳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
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王氏炎曰自此以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言而
答之

新安陳氏曰紂之惡皆原於酒若天所使乃無所歸
咎之辭惟紂之沈酗方興而未艾下民化之無怪其
爲敵讐亦方興而未艾也

會編此答沈酗之語須要應一節之意言今沈酗而
敗厥德者非人力之所能遏乃天之降災害以荒廢

殷邦使沈酗之患方興而未艾不至於荒廢殷邦不
已也然則四方之不能正祖業之不可守一天之所
爲矣微子曰沈酗而此加以方興二字者甚之之意
也方興句即毒降災之實　王宇泰曰方興句正降
災處曰方興則不特沈酗於一時有日甚一日之意
能解毒者降之以覆國亡家其事甚毒言天命毒降
災以荒亂殷邦

按毒降災不止降災而其降災且甚毒也孔疏酷毒
下災可用災字實毒字是形容極力降災之意

講此箕子答微子沈酗於酒意也箕子若曰王子我

國家之禍亂雖是人謀不臧抑亦天意有在今天毒
降災以荒廢我殷邦故使王不務修德而沈湎於酒
其勢方興未艾不至於喪亡不已也豈特沈湎敗德
而已哉

乃罔畏畏句**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句　舊有位連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
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也紂
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
之卽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
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孔傳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
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傳疏以在下之人言故云法紂不如
蔡傳作紂說
陳氏大猷曰沈酗昏遯故當畏者皆無所畏無所畏
則無所不至矣以下諸惡皆無畏所致
會編此答狂發耄遜之語乃罔畏畏寬說惟不畏所
當畏故不見老成之可畏而咈逆之也然則耄遜於
荒非見幾而自去由紂斥之而然耳此亦是甚之之
意　來路然曰紂之惡皆原於無所畏無所畏原於
沈酗於酒耇長舊有位人猶言老成舊人只是一等

人不但耄之自遜而且咈逐之使遜其棄老成蓋有
甚焉者　姚承庵曰咈之一字最惡而所爲咈者逈
從罔畏畏來
彙解先民時若所以爲湯咈其耇長所以爲紂
拂鏡塵乃罔畏畏虛耇長舊有位卽所當畏者是非
惟耄遜於荒蓋逐之去矣故曰甚
按罔畏句有二說一謂寬指所當畏如傳中三畏皆
是而下句於咈耇長有位尤見其罔畏也一謂罔畏
句虛下正罔畏之實下說斷實可從　咈字直管至
末

講此答發狂耄遜之意也紂惟方興沈酗於酒是以
心志狂悖於所當畏者皆不知所以敬畏咈逆老成
舊有位之人使不得安其位此其所以遜於荒耳然
則汝所謂耄遜者實紂播棄之也豈特自爲遜而已
耶

今殷民頓**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句　攘竊連**用以容**句**將食無災**句

邑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
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
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

竊姦宄之語

孔傳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正亂〈牲用連讀其說大異〉

釋文馬云往盜曰竊

孔疏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爲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爲俎實則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曰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祭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

會編此答草竊姦宄之語犧牷牲乃祀神之物而有司容隱不治其罪如此視諸草竊姦宄乃罔恆獲者抑又甚矣　豐南禺曰大祀之物物之至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蓋不特草竊姦宄乎他物而其攘竊殆有甚焉者矣由紂之無道故民亦作亂如此也

彙解惟有司容而不罪故民食而無災傳且字因下句生　本說民然用以容卻指有司則卿士之壞法亂紀在其中矣此貫二爲一之法

拂鏡塵祭天地之物而殷民乃明攘之陰竊之不但不畏法亦不畏天矣有司不但不能伸君威亦不能伸天威矣非禁網疏也皆緣紂慢神之極故上下相爲慢耳用以容二句與微子辜罪罔獲應此而可容何辜罪恆獲之有傳言草竊姦宄因上言卿士非度首以草竊冠之也不重

能解紂夷居不事上帝神祇故民敢攘竊而無災禍

按犧牷牲傳中單解似三樣但牲爲牛羊豕而犧牷亦不外三者時講云犧牷之牲可從　用以容指有司言用字稍著力以字帶過　將當訓取如孟子〈饣〉甸往將食之之將　攘竊卽是要食非兩層事

講此答草竊姦宄之意也夫紂既失道故民亦相與爲亂彼犧牷之牲乃祀天地之物禮之至重者也且爲殷民攘竊而去而有司法度廢弛用相容隱民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乃罔恆獲而已哉殆有甚於此乎

降監殷民〈句〉用乂〈頓〉讎斂〈句〉召敵讎〈頓〉不怠〈句〉罪〈頓〉合于

一句多瘠罔詔句

讐斂若讐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讐斂之事夫上以讐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讐上下之敵讐實上之讐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餓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讐之語

孔傳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讐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仇不懈怠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

孔疏箕子身爲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 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爲讐重賦乃是斂讐也旣爲重賦又急行暴虐所以益招民怨乃自召敵讐不懈怠也此節傳疏多與蔡傳異不全錄

會編此答敵讐之語用乂讐斂固已結怨於民矣然民以其虐我而讐之而紂方且力行無度以召之則其罪豈可勝言哉罪合於一指紂及當時聚斂之臣說至是則君民爲讐敵而不獨小民爲然矣亦甚之之意 陸賓府曰征催出於民之樂供也則爲好義出於上之誅求也則爲讐斂剜肉剝膚使其父子不相保豈非讐乎一之爲甚而又召之不怠焉所謂力行無度也此豈紂一人所能致上下合一以成此殘而民又何所控哉則民實與上爲讐曷止自爲相讐也

能解不怠者見行之非一時合於一者見行之非一人民至死而無告使甚於相讐也矣

按用乂二字稍斷承上殷民來謂上所以治民者皆讐斂之事也召敵讐不怠承上讐字進一步說此二句皆指紂罪合於一兼臣在內罪字只作惡字看

講此答相爲敵讐之言也小民爲仇我知其故下視

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剝取於民若以民爲仇而厚斂之也夫上以仇施下以讐應下之敵仇實上之仇斂以召之今虐政暴斂以召其敵仇者方且無止息而不少怠聚斂之臣又同惡相濟與王之召敵仇者合而爲一故民多餓殍而無所控訴也豈止如王子所云相爲敵仇已哉

商頓今其有災句我頓興受其敗句商其淪喪讀我頓罔爲臣僕句詔王子頓出迪句我舊云頓刻子句王子弗出讀我乃顚隮句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

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託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孔傳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刻子解與蔡傳異

釋文臣僕一本無臣字舊云馬云侅也刻侵刻也

孔疏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値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 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

王氏炎曰微子不去殺身之禍恐不獨在比干尚何

宗之可續乎故曰我乃顛隮

新安陳氏曰箕子自言我罔爲臣僕其後終不臣周不負斯言矣微子本有欲去之意故箕子於此深贊其去之之謀前後文尤相照應

會編此答淪亡顛隮之語商今其有災四句是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以事商之忠自許也詔王子以下是言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而以存商之孝望微子也蓋商家之喪亡其勢不可復救獨言存商祀於不墜爲救亂之策耳上曰淪亡顛隮而此有罔臣出迪之語亦甚之之意 方初庵曰爲己謀義決不可去爲微子謀義決不可不去蓋身爲宗臣當與國存亡而爲商王元子者當以存商祀爲重微子問救亂之策意箕子必爲謀畫以救其亡也而今乃但告其決去者何哉蓋危亡至此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也 袁了凡曰意重在詔王子一邊

彙解箕子自待輕於國而處微子則爲宗祀重於國其權輕重自當

拂鏡塵此箕子自言義不可去告微子以去爲道使紂惡來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共理故我之道但不臣二姓爲是而王子之道又以

保全宗祀爲正也災字從天降來與受其敗歎生不逢辰罔臣僕此以義自審處告出迪爲宗祀計非爲微子計前問告我顛隮惟此乃爲顛隮此外無復望矣蓋絕祀之痛甚於亡國　楊維斗曰微子更端口氣尚欲挽其危亂以存社稷尚未決於去箕子示以去國之道但止求存祀而已心之苦可知

按今其有災是就現在危亂說商其淪亡是就後日滅亡說是兩層意　與受與字集傳訓出孔傳訓起意亦相同與受二字當連讀不可以我與二字連讀

與受其敗傳謂出當其禍敗非僅不幸遭此有甘心受之之意　出迪迪訓道以出爲道也刻子當從見忌於紂之說傳疏欠明

講此答其淪喪顛隮之語也夫紂之所爲若此民之背上又若此商在今日有必亡之禍矣不意我生不辰出而當其禍敗商其淪亡我爲宗臣斷無臣僕他人之理然宗祀不可無人故我告王子當以去爲道庶商祀不絕卽使王子不去亦不能自安我舊曾勸立王子必爲紂所忌是前日所云適以害子夫去則存商祀不去則害己身此我告以去之道也若王子不去我商宗祀乃亦顛隮無託矣蓋死不足惜無毫髮益於君而遽死可惜也故子但當有去而已

自靖(讀)**人自獻于先王**(句)(獻連自)**我不顧行遯**(句)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卽此也　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

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孔傳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於先王以不失道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問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於三仁之去就生死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蓋當因是亥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

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故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以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

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卽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有萬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卽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爲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爲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

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弃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固罔爲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况汝爲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故

孔子幷稱三仁或以此歟朱子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　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自是亦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强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卻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卻索性

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張氏廷堅曰君子之去就生死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得奉先之孝比干盡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箕子微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

用晦者尤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為疑而箕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也

張氏曰三人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於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於先王箕子自謀佯狂俟紂改過以獻於先王後世以死生為重古人以義理為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為高節古人智慮廣大故以死為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

新安陳氏曰我以不去為義之所安微子則以去為義之所安也反之吾心而果安則獻之先王而無愧對越先王之心不外乎吾心而已若比干則死其心之所安歟箕子又謂若我則留而不去不復顧慮行遯矣

會編此節首二句是總二人去就之義末一句又申在己自靖之義也人字指微箕二人自靖謂當就者安於就之義為商家守節之忠臣當去者安於去之義為商家存祀之孝子以此志達於先王而使之無愧也我不顧行遯言己之必不可去亦以見微子之必可去也　微子適周不知在何時武王克商釋箕子封比干豈於微子而遺之必其遯而未獲故封武

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畔誅而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豈有抱祭器自歸之理史記之說不足深信也　洪南池曰自靖即上節意末句言我斷然不去也　陸賓府曰自靖即自獻愜於自心正所謂對於先王　周季侯曰靖在身上看當去不去當止不止則心與義有不安矣

彙解自靖只指微箕若比干義猶箕子不待言也

自靖至先王且先泛說引起先王之下補云子若自靖自獻當行遯矣纔說若我自靖自獻則不顧行遯

矣

按上句是各人自謚其道下句言我不可去以見王子可去也　自字固不可忽時講或云人人有與自自問自自獻自便入魔境　人字在中可縮上下兩自字人自靖人自獻也　不顧行遯顧乃顧慮之顧謂不復爲行遯之慮猶俗言不暇顧此語氣或云不顧其身而爲行遯計似多一折　行遯者遂行而遯也

講箕子答微子將終又告以彼此去就之義也曰爲今之計惟各自安於義之所當盡當就者自安就之義爲商家守節當去者自安去之義爲先王存祀各人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是王子今當洪於去以存宗祀若我則有死無二不復顧出行遠遯矣夫箕子答微子之問而比干獨無所言蓋自安於死諫之義自靖自獻二而已矣

商頌譾噉微子自處與箕子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有知紂必亡而奔周左傳有武王克商面縛銜璧之說皆傳訛也夫面縛銜璧武庚事也武王伐紂非討微子武庚爲紂冢嫡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造軍門以聽罪武王憐其自罪釋縛焚櫬使奉殷祀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是時武王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恩禮盡舉獨不及微子以遯野未獲也迨武庚叛誅始求微子代殷後而微子義乃不可辭耳抱祭器奔周之說無乃謬乎至箕比俱以死諫比干偶遂紂怒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爲奴也說者又爲箕子不死以道未及傳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揚雄之美新擬易可自附於箕子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問誣罔聖賢之論不可不辨　按所駁面縛傳道二事皆能核實可信

書經詳說卷三十五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史記后稷封於邰別姓姬氏傳十三世至季歷季歷生昌爲西伯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陳氏曰文王二十四年生武王四十八年即諸侯位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七十三而嗣位嗣位十三年而伐紂爲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彙解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岐山南有周原周舊國也后稷十三世孫古公始居其地傳至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其時列國皆有書大學引楚書鄭子產曰鄭書有之與今費誓秦誓固皆列國書也竊意周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止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閒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大誥命多矣必失亡於東遷之後孔子既取周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得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因取而附其後焉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　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僞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僞泰誓如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僞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

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　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孔傳大會以誓衆

孔疏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本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

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于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

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其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厤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

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

王氏炎曰古文太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易大太者大之至

吳氏曰按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

會編此篇大旨首原天立君爲民之意次三節言受正失君民之道又次言己當奉天以伐之又次言伐有必克之理又次言伐有必往之勢又次述告神舉伐之事末則勉衆輔己以成功也　茅鹿門曰三誓上篇言紂慢天虐民中篇言紂力行無度下篇言紂自絕結怨過惡非止一端酒色乃其根本

近指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是總誓之辭惟天地四節原天立君之意受失君道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推天道而言己討罪之意末節以民情決天心而勵以共討通章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天民不平

綱目泰誓上一篇全重首節以罪紂之不能作民父

母也故元后作民父母一句尤爲喫緊天佑天矜是此篇眼目

惟頓十有三年讀春句大會于孟津句

十三年者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　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幷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

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謬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孔傳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

釋文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彼人妄看序文輒改之

孔疏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誥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於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按三統厤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朱子曰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紂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有一年之誤可知矣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泰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

會編此記武王之得人心以見誓師之由十有三年春是表年以首事亦以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必至十有三年而後興師也大會指天下諸侯來會武王說八百諸侯華夏蠻貊皆在焉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不期其會而自來大會也

副墨通節皆史臣書法曰十有三年見武王守臣節之久便包受惡貫盈意曰大會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便包紂爲獨夫意會字著不得武王亦著不得諸侯有天有人在故諸侯自來會耳

彙解孟津是自周道適商之要路國有遠近至孟津而畢會也

集解孔傳十三年之謬蔡氏辨之詳矣至以春爲建寅之月而謂商周無改月改時之事且援臣工詩爲證正未必然謹按先君子學禮質疑云臣工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朱子云戒農官之作吾讀其詩上云維莫之春下云如何新畬則莫春非寅月而何若

以爲夏之三月則歷稽經傳告戒農工未有如此之晩者先儒泥於來牟將受二言以爲此建辰之月不知以爲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辭言之於辰月可言之於寅月亦無不可也然則以泰誓十三年春爲建寅月者斷斷不然矣當從孔氏子月爲正

按武王起兵於周至孟津則去紂都不遠諸侯聞之皆來會非先會而後擧兵也　武王卽位十三年仍是諸侯何得有改正朔事若從孔氏子月爲正將謂文王受命改元皆可信乎集解所辨予不敢從

講此記武王之迫於人心以見泰誓之所由發也武王卽西伯之位十有三年之春斯時也武王惟知謹守臣節但紂惡貫盈天命去人心離於是武王不得已而爲順天應人之擧行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人心丕應聖人擧動之公初無利天下之心可知矣

王曰句**嗟**句**我友邦冢君**讀友邦連**越我御事庶士**句**明聽誓**句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孔傳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會編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冢君指列國言御事庶士指本國言卽牧誓司徒至百夫長諸人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友邦冢君一樣人御事一樣人庶士一樣人

批鏡塵觀越字重在友邦上

按御事以臣言庶士以士卒言明聽誓明字屬冢君等衆只是聽之審意或云明白正大似屬誓辭不屬聽者矣殊不合

講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武王將發誓而先歎息曰今我友邦冢君列國之諸侯及我本國之臣爲御事庶士亦知我一人興師弔伐意乎尚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惟天地讀**萬物父母**句**惟人**讀**萬物之靈**句**亶聰明**讀**作元后**句**元后**讀**作民父母**句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强

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孔傳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

孔疏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

朱子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著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新安陳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一大父母也

孫氏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

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象言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

陳氏經曰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全此人性所以獨靈於物然人雖有此靈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民始得以各全其靈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靈之靈者耳

東氏雅言曰造化生物之仁聖人養民之仁亶聰明作元后者天之意也作民父母者君之責也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聖人爲萬民之父母武王於誓師之首言此以見人君當與天地同其德而盡君師之責也

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

會編此先言天立君爲民之意以起紂失君道爲可伐也首句略斷資始則受氣有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故坤稱母是天地爲萬物父母也惟人句與亶聰明對靈者知覺異於物也聰明知覺異於人也聰明就心上說非在耳目上二句重講言天厚於聖人不徒使之自有餘而已命之爲大君於天下使之聰明以有臨明哲以作則而體天地之心以爲民之父母爾父母就安養說撫育羣生與資始資

生者同其功用也重天意上不謂君能如此亶聰明是君德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言天之立君意蓋如此見紂失君道不容以不伐也　杜靜臺曰惟天至聰明從物與人說到聖人獨厚聖人作元以下言天所以獨厚聖人正欲其爲大君於天下而推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民而已作民父母與萬物父母照應首句單看下串去均之爲物而人獨靈均之爲人而聖人獨爲亶聰明是天心之所獨厚者可見矣一篇綱領在此節

彙解兩萬物通人物聖人都在內靈字專說性秀是氣靈之首出者曰聰明而性之夙成者無勉强最貴之類又爲知覺之先不有聰明之亶者乎同德不能以相君而是人也君萬國統羣后是作元后也而元后實有父母天下之責使萬民莫不得其所焉　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疊說下歸重元后作民父母句人本萬物中之靈者而靈之中又有實在聰明之人其靈是人中之第一等再無出其右者此等人方作人之元后這元后何爲者哉乃是治教乎民作民父母者也論理只是發明君道如此以起下文之意不應說天立君之意玩天佑節自見　惟人以

下或在聰明句截非

宙合天地父母萬物其量曾君父母萬物其責專惟人句不重只以靈字影起聰明聰明亦靈也亶聰明靈中之靈耳亶訓實從實德出所謂天聰明也亶聰明作元后有是德者宜是位元后作民父母居是位者荷是任頂說下傳所以厚於聖人多一轉另一說

按首尾兩父母對照惟天地一句截斷下三句遞說下趕出作民父母爲是　惟人句不必作意或云人待長養便礙下文　亶聰明只是實實聰明意　作民父母作字與作元后作字同只是爲字意或云爲父母易作父母難原非父母而以假爲真曰作未免失之鑿　末句依傳作天意說爲優以其應合首句也

講此原天立君爲民以起紂失君道爲可伐也彼天者萬物受之以成氣地者萬物受之以成形是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惟人之生也得氣之秀而心獨靈知覺特異於物乃爲萬物之靈也然類均而無以相統於是有天性聰明無待勉强而知覺獨異於人居天子之位爲萬夫之長而作民元后夫豈徒哉正以其作民父母代天地以子萬民舉凡民之覆栽於

天地開者莫不爲之生養安全與資始資生者同其
功用斯可也上天立君之意如此

今商王受句 王連 商 **弗敬上天**句 **降災下民**句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
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陳氏大猷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
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

會編此言紂之失君道也弗敬降災串說言父母斯
民天之心也紂不能敬天以安民而乃慢天以虐民
其有負於元后之任多矣其容以不伐乎　來路然

曰慢天虐民正是不能體天地父母之心以父母斯
民處然虐民正所以慢天下二節皆其實也

講此下言紂之失君道也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
不敬上天不能體作民父母之義恣行無道降災下
民上失天心下失人心如此豈能居天位爲民主乎

沈湎冒色句 **敢行暴虐**句 **罪人以族**句 **官人以世**句 **惟**頓
宮室臺榭陂池侈服讀 **以殘害于爾萬姓**句 爾萬姓連 殘害連 **焚**
炙忠良句 **刳剔孕婦**句 **皇天震怒**句 **命我文考**讀 文考連 我連 **肅**
將天威句 **大勳未集**句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
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
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
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
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
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
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
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孔傳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一人
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
以父兄所以政亂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

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忠良無
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言天怒紂之
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

孔疏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文
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
烈同故謂之酷　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
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
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不以賢才而以父兄
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釋
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

實同而兩名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卽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服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卽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刳剔孕婦也

問諸儒之說以爲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爲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爲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爲文公耶朱子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且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
會編此言慢天虐民之實沈湎冒色是敢行暴虐之本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事罪人二句是刑賞

之暴虐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立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侈服即指宮室等而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慢天就在虐民上見蓋作民父母者乃天爲民之意故紂之虐民即所以慢天也天威是震怒之威大勳未集起下節看　王宇泰曰父母斯民之道每以暴虐失之然苟不至惑迷之甚則雖欲行其暴虐而有不敢者而受於酒則沈湎之於色則冒亂之是本原之地既不勝其污濁矣故敢行暴虐曰敢誅其心也　姚承庵曰湎用箇沈字溺於此而不出也色用箇冒字昧於此而罔覺也　王方麓

曰按經曰罰弗及嗣傳曰罪人不孥皆謂子耳子且弗及況父母兄弟妻乎至此曰罪人以族殆不止於妻子見受淫刑之甚也　俞潆泉曰或曰官人句何以爲暴虐曰官不擇賢能而用凶人以世濟其惡爲民之害遠矣註惟因父兄而任子弟父兄亦未必是好人　焦漪園曰殘害只帶宮室句美宮室數事皆是剝民財竭民力而爲之也　大勳者安天下之勳未能誅紂天下未安是大勳未集也文王以服事殷此云肅將者武王推本始而言之耳

彙解重天意上玩命字自見大勳未集只言其事而未成功以起下文非謂文王有意成功而功未成也

刪正侈服是奢靡之服與上宮室等一例看

按湎字字書訓溺沈湎是一類字酒字在言外補出侈服從古傳疏覺要不必指上宮室等爲奢侈之事　孕婦不知爲誰決非比干妻蓋比干既剖心死刳孕婦又何爲若云在剖心前尤說不去

講紂慢天虐民之實何如是可歷數之沈湎於酒而不止冒亂女色而無度本原既污濁矣是以心志迷亂敢行暴虐之事何則罪人宜止其身也則因一人而刑及親族官人宜公其選也則因父兄而寵用其

子弟又惟瓊其宮而瑤其室高其臺而廣其榭澤障爲陂停水爲池與夫奢侈服飾竭民之財窮民之力以殘害於爾百姓甚至忠良所當敬也則焚炙之而加之刑孕婦所當護也則刳剔之以視其胎降災下民如此則弗敬上天可知矣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以伐之乃文考猶是守臣節未遑伐之大功猶未集也是紂在文王時天命已去予將何以成前功哉

肆予小子發讀 小子連予 **以爾友邦冢君**讀 **觀政于商**句 **惟受**讀 **罔有悛心**句 **乃夷居**頓 **弗事上帝神祇**句 **遺厥先宗廟**

弗祀句**犧牲粢盛**讀**旣于凶盜**句**乃曰**頓**吾有民有命**句**罔懲其侮**句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旣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於凶惡盜賊之人卽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孔傳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正其慢心　講夷居及罔懲句與蔡傳異

孔疏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絶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爲之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

朱子曰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林氏曰夷如原壤夷俟之夷紂不祀武伐之如葛不

祀湯伐之也

會編肆字緊承上節言予嗣文考之後所當將震怒之威而終未集之勳者也然猶未遽伐之而以諸侯觀政于商冀其能改過焉耳然紂猶不悛而至於慢神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甚矣伐之其容已乎以爾二句是追敘前日事惟受以下言不惟不能改而反加甚也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焦漪園曰觀政于商是追敘平昔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若八百諸侯乃伐紂時所會不可用用則卽是觀兵矣　陸實府曰武王觀政亦是事殷之忠心使

其少有悔悟卽虐政未盡除猶可相安今不特無悛
行且無悛心罔悛卽上暴虐乃夷居以下又更甚矣
侮字應弗敬字　俞襟泉曰夷居總管上帝宗廟二
邊犧牲句亦承二邊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彙解上節都是說文王時紂之所爲故未言命我文
考云云此節觀政以下都是武王卽位後十三年內
事故首言予小子　所改之事指上節沈湎至孕婦
說言文考旣爲天命所屬而大勳未集則予小子便
當承天命以善述文考矣然初閒猶望受悔悟改圖
故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蓋冀受能悛改所行則

爾等仍復戴商而予小子亦得終守臣節相安於無
事也惟受則罔有悛心其所行與文考時一般　百
神不是本文神字是總併神祇也神祇以上是慢尊
神遺厥先句是慢親神犧牲句又是推其慢神之甚
處罔懲其侮不是紂之言侮字指慢神說　此言紂
不能改過而又益其過見伐不容已意
由合以卽春秋書法能左右之之以當作與字看以
列侯共觀其政昭然耳目非己一人之私也觀政如
左傳之覘國是罔有悛心至罔懲其侮則商政可知
師有名矣舊說謂以向背觀得失而冀其能改似於

經文欠順傳說勿甚泥罔悛承上節命文考來就武
王時事言夷卽夷侯之夷獨揭慢神者神而可侮無
所不侮矣曰有民有命者侮心生於恃心耳
按以爾以字著力謂以此觀之也時講作與字看意
亦順但與蔡傳不合　觀政是未舉兵以前事　罔
悛固包上文諸惡而意在下文乃夷居云云當是舉
重者更甚於上文所云也　上帝神祇上帝指天其
餘尙有在天之神在地之祇也　天地宗廟自是大
事或云事神以爲養民殊多一折　弗事弗祀凶盜
正是侮慢神祇宗廟處而紂恃其有民有命而不知

懲戒也
講此承上甚言紂惡以見當伐也夫文考大勳未集
故予小子發不得不承先志以伐商猶未遽伐也以
爾友邦冢君之向背觀政于商諸侯背叛則商政之
失可知惟紂無有改過悔悟之心且自益其過乃夷
踞而居弗事上帝神祇是慢神之尊者遺棄其先人
宗廟不祀是慢神之親者犧牲粢盛以備祭祀之物
凶人盜賊攘竊而去而莫之禁是天地祖宗之心蓋
己厭絕之矣紂乃曰吾有民社吾有天命無有懲戒
其侮慢之失則天之震怒者益甚向之命文考者必

命我也伐其可已乎

天佑下民讀**作之君**句**作之師**句**惟其克相上帝**讀**寵綏四方**句**有罪無罪**讀**予**頓**曷敢有越厥志**句越厥志連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孔傳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長之爲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孔疏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　越者是踰越超遠之意　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傳疏講有罪無罪及越厥志俱與蔡傳異　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

朱子曰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様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閒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纔一日無人維持便顚倒了少閒脚拄天頭拄地顚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得生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卻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旣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閒不好底人不定叠底事纔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閒有得其

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

陳氏經曰後世之君刑政徒尚教化不立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旣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

陳氏雅言曰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飢餓凍餒之患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立之君以養之爲之師以教之爲君師者當曰天之命我者非以君位而貴我非以師位而尊我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撫

養之使無一之不遂其生教導之使無一之不成其性然後可以無負乎上天立君師之意蓋是時紂暴虐君師之道廢故武王誓師之際首及乎此

會編此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也作君作師正是天之所以佑民處作之君是使之操威福以治乎亂作之師是使之明典禮以覺民心天之所以立爲君師者以其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鋤强遏惡立綱振紀使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不若其性此天所以立之也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但前爲紂之失道而言

此爲己之責任而言耳寵是恩寵之意謂加恩澤以安之也四方下須補云紂失君師之道則君師之責在我而克相寵綏之道有不容不盡者則夫有罪之當討一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過用其心乎有罪指紂無罪指民蓋承天以從事不得不伐罪以弔民也　來路然曰天能賦人以衆性是天之所及也不能使人保其衆復其性是天所不及也寵綏云者愛而安之之謂君師者惟其能知天佑民之意而相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者也惟天佑三句言天爲民之意惟其二句泛言君師之責如此有罪二句則隱然以君師自任此節與首惟天地萬物父母節不同首重受失其道意此重己當盡道意　陸實府曰相者天爲主我爲輔無念不與天鑒無事不奉天行寵綏正是克相處克相二句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如此蓋言爲君師者惟其相天以安民耳要看寵字在君師者心裏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於民以不忍心行不忍政極天所覆不使一人不蒙澤方是君師

彙解上文數紂之罪則先以天地生聖人作民父母此下言己之事則首以天佑下民作之君師父母君

師四字是此篇之要領　佑輔助也畀下遂生復性意　二作字是天去作之猶言立之司牧　二之字指下民說　君師只一人惟其其字卽指君師君師不可講出事業下克相寵綏正君師之事　惟其至四方是說天意如此謂立這君師正惟這君師能相助上帝寵綏四方而終其佑下民之功也傳於君師下添長之教之惟其上又添君師者三字把經文口氣隔絕了寵綏二字似當平言治之教之都是恩寵都是綏安　上五句是泛說末二句纔說歸自己身上言天立君師之意如此今日虐民而有罪者我誅

之無罪而遭虐者我安之何敢過越其心志乎言其
責之不容辭也傳中赦字用字無謂駿傳處似多事細玩傳自明妥
也
宙合作君師正是以作父母責之惟其字重見人君
奉天止有此事若不能克相何取君師
副墨寵綏正克相處二句串卽含禁暴戢亂意此另一說
會編鋤强過惡亦是此意但會編以遂生復性爲說又兼鋤强過惡與此不同
聽月首句虛作君作師正天佑民處惟其一句泛論
君師之責有罪二句居然以君師自任言外便見今
紂有罪正當討而不當赦者不行天罰如君師之任

何甚非天佑民意矣　其克字與厥志志字須體認
其字指君師言克字有纖毫不容假意志字見得念
頭發動已不敢私況敢見於事乎
按作字只是爲字或謂振作謬甚　時講天爲之立
君爲之立師予意將立字著爲字上立一人爲之君
爲之師似更順　寵綏照君師政教取意　或兼鋤
强禁暴可以趯下有罪無罪而不可以挽上君師當
分二說不可混用講中多謂紂失君師之道若寵綏
用鋤强禁暴便轉不去　有罪無罪虛說故蔡傳用
當討當赦非直指紂有罪民無罪也　曷敢有越厥

志只是言不敢差錯之意
講此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也蓋
天佑下民慮其生之未遂也爲之君以長之慮其性
之未復也爲之師以教之天之所以立爲君師者如
此而豈徒哉惟以君師者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
乎天下此天所以立之也今君師之責在我有罪之
當討一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
敢過用其心乎蓋我承天以從事不敢不伐罪以救
民也

同力度德句**同德度義**句**受**頻**有臣億萬**讀**惟億萬心**句

億萬連**予**頻**有臣三千**讀**惟一心**句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
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
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
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
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攷勢正與此同百萬曰
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
且不同況德與義乎
孔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强揆度優劣
勝負可見人執異心不和諧三千一心言欲同

孔疏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

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

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按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晉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爲有得於心仍傳六經用此爲通例

新安陳氏曰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會編此即人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兵志之詞同力力字須以士氣精明人心齊一講方

與下一心字相應度德就平日之善惡言度義就時行師之曲直言俱兼兩敵說億萬心者衆志乖離寡助之至也一心者同以順天應人爲心多助之至也以多助而較寡助力既不同矣况以德義而度之相去當何如此伐商之所以必克也　邵二泉曰天下有兩立之勢而無兩勝之理故決勝負者彼此力同矣則有德者勝彼此德同矣則有義者勝上下一心曰力德是平日寬仁之實故註謂行道有得於心義是今日順應之名故註謂制事達時之宜億萬心只是不與受心一也一心只是與武王心一也　盧鉉卿曰受以衆力爲力武以齊心爲力此力之不敵處而德義之力隱然寓其中矣三千即虎賁三千是一心者君與士卒一心士卒又其爲一心也　王方麓曰紂慢天而武敬之紂虐民而武仁之武之德可知已天誅紂而武順之民忘紂而武應之武之義可知已三千一心德義所感也

彙解惟億萬心以億萬對紂說言億萬各心其心不與紂一心惟一心以三千對武王說言與我孚爲一心

按一心如何爲力勝心齊則力奮也

講今日伐商有必克之理也兵誌有云兩敵相臨士卒之心同雖分勝負則較平日孰有德孰無德而德優者勝矣德既一則較臨時孰兵有名孰兵無名爲不義而義正者勝矣即兵誌以論商周受有臣億萬各懷異志惟億萬其心予有臣三千上下同志而惟一心是予之力勝矣力且不同況德義乎此所以伐商必克也

商罪貫盈句**天命誅之**句**予**頓**弗順天**讀**厥罪惟鈞**句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孔傳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

孔疏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

會編此即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商罪貫盈者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侮積惡之極也二句言積惡者其罪大予弗順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同見商之必不可不伐也　王宇泰曰左傳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貫如貫錢之貫而傳不從曰貫通也謂其惡已極貫通而盈滿也

盧鉉卿曰罪鈞之責從上克相帝生來

彙解何以厥罪惟鈞彼得肆其暴虐而民不蒙其寵綏皆予之罪也

宙合商罪貫盈便非同德順天之師非所稱義兵乎合上節見不但力不同即德義亦不同如此罪鈞從負君師看出見迫於不得不然之意古人只緣見得天理忒煞分明自住不得

聽月貫盈貫之爲言通也言無閒斷也盈之爲言滿也言多也

按貫字依繩貫之貫易醒貫盈二字串下也但與蔡傳不合蔡傳謂貫通盈滿二字疑是平講

講今日伐商有必往之勢也商紂慢天虐民之罪貫通盈滿天命誅之予不順天誅紂則長惡之罪惟鈞信不容不伐也

予小子頓**夙夜祗懼**句**受命文考**句**類于上帝**句**宜于冢土**句**以**頓**爾有衆**讀**厎**頓**天之罰**句

厎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於文王之廟告於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

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卽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孔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孔疏釋文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卽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卽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也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

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武王之德在夙夜祗懼敬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

會編夙夜祗懼承上厥罪惟鈞說受命三句是舉其起兵時所舉之禮類宜皆祭名以求福宜故曰宜受命文考是稟命於所親以卒其成功也類上帝宜冢土是祭告於所尊以表不自專也有衆卽友邦冢君庶士致天之罰於商則能將震怒之威以終未集之勳承克相之責以盡寵綏之道矣

陸實府曰受命類宜皆祗懼中事　王宇泰曰受命肅將天威者文考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故出師於鎬京而先受命於文考然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卽武成之告于皇天后土者是也此追言以誓衆非至孟津始舉也

按類宜俱是現成有此名目非有取義只告神知耳講此乃明言奉天伐罪之意也夫縱惡不誅則與之同罪予小子早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天本命之文考乃受命於文考之廟又類于上帝宜于后土皆以伐商之事告之以爾有衆致天之伐於商蓋畏天而爲是不得已之舉耳

天頓**矜于民**句**民之所欲**讀**天必從之**句**爾**頓**尚弼予一人**讀一人連予**永淸四海**句**時哉**頓**弗可失**句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淸四海是天

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孔傳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穢惡除則四海
長清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林氏曰天之立君專以爲民故武王於一篇之中三
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爲民父
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之不能爲君師也末言
民欲天必從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去一
紂則惡根除故永清四海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
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
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之時故韓獻子曰文王

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
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陳氏經曰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四海本清紂
污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
而除其穢惡則清其源而天下清矣
會編上通告以伐商之意此節勉以輔己之功也天
矜于民虛說下二句正其矜民處所欲汎指除惡之
意言從之下須補註中民欲亡紂二句弼予一人言
輔我以致天之罰也永清四海者言紂之穢德既已
汙天下而污濁之矣今惟除其邪穢使污君不得以

毒痛而天下沐維新之化濁政悉爲之盪滌而四方
享安靜之休也時哉應天矜于民三句不可失應弼
予一人句天人合應謂民欲亡紂而天即從之不平
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
惡復縱將有惟鈞之罪矣此蓋迫於天人有不容已
者非謂乘其事機之會而急於大功之集也　杜靜
臺曰四海本清淨受擾亂而污濁之伐受以去其濁
使四海長清也民欲亡紂民之應也而天意從之天
之應也天人合應之時正當順天應人以致其變伐
之功　盧鉉卿曰此節提天心以勉有衆首三句泛

說欲字言民之所欲與天必從其與民之所欲廢天
必從其廢時字雖以天民並言重天時上天從民也
失時則拂天心孤民望故云弗可失非乘機趁會之
說
彙解自同力至此總是一意　上二節云天命誅之
又云底天之罰至此纔從天說到民上言予所以底
天罰以順天誅者何也亦有見於民心即天意耳
去受之污穢只消說清四海足矣又添一永字何也
武王意謂不止今日克商除其污穢自今以後四海
常常清潔皆賴爾等弼予也其自任之意不輕矣

時是從民心勘會到天意上去不可把天人平看失字解作違拨天矜句虛說爲是或謂紂失君道而天矜于民便與下文不順民欲天從照除惡意渾說紂補在下　彙解民所欲指武王覺鑿

講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曰然我之爲是舉不能不賴爾衆之輔也上天矜憐下民凡民情所欲天必降而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使四海盡沐維新之治而永無濁亂可也夫民欲天從此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不伐以自貽失時之咎也

書經詳說卷三十六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泰誓中

會編此篇大旨吉人節聲紂之罪以見其當伐也惟辟二節言天意有必克之理受有億兆節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一節又以人心爲天意也末二節勉其往伐之也

近指首節是書之小序以下皆誓之辭曰嗚呼命之聽誓我聞吉人六節言紂縱惡之實而以桀之事證之並己伐罪之決而以湯之事證之言湯言桀正此篇之肯綮蓋己與成湯皆奉天命以討有罪儻有纖毫利天下之心敢云于湯而有光乎此事在湯行之爲創在武行之爲因既云于湯有光不必又有慙德只要此心信得過天不可欺人何可罔也

惟戊午句王頓次于河朔句羣后以師畢會句王乃徇師而誓句　徇　師運

次止也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孔傳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諸侯盡會次也徇循也

孔疏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渡河也此戊午日次於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於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卽行不容三日止於河旁也　說文云徇疾也循行也徇是疾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

林氏曰漢律厤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孔疏謂上篇渡河而誓無據此篇方云次于河朔則上篇是將渡時事也

會編此史臣記事之辭用兵以次爲善曰次于河朔則有整兵愼戰之意師以會爲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倖勝之心徇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杜鄭臺曰前誓於孟津尙在河南此則渡孟津而至於河北矣羣后以師畢會卽前大會孟津之諸侯　陸賓府曰以拊循而慰之以軍法而誓之愛威兼至矣

宙合次者次舍之次紀所至也曰畢會者孟津一會各散渡河至此又集於河朔矣次以周師言會以諸侯言別無意義舊說以次爲整兵會爲正戰是認次作信宿之次會作約敵之會誤矣將誓而先徇師徇有勞意與下篇巡閱之巡自別誓而又誓所以一既渡之人心耳

講此史臣敍事之始辭也惟戊午之日王自孟津而

濟遂次於河北羣后以所統師而畢會王乃撫循北渡之衆再誓戒之

曰句**嗚呼**句**西土有衆**讀**咸聽朕言**句

周都覺縞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孔傳武王在西故稱西土

孔疏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新安陳氏曰伐紂之誓凡四上篇併諸侯凡從者誓之中下篇惟誓西伯所統者至牧誓又併諸侯凡從者誓之篇末軍法甚明

會編焦漪園曰咸聽者勉以詳審所發之令也言與

上誓字同　朕言包一篇

彙解紂都河之東北當時不期而會武王者皆是西南方諸侯在文王時青兗冀尚未叛紂至此時雖盡叛畢竟不越河而會武王以此知之西土有衆卽前篇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小注過於分別傳得之

講此下皆誓衆之辭也王曰嗚呼西土有衆凡從我於河朔者皆聽我誓命之言

我聞頓**吉人爲善**讀**惟日不足**句**凶人爲不善**讀**亦惟日不足**句**今商王受**讀**力行無度**句**播棄犂老**句**昵比罪人**句**淫酗肆虐**句**臣下化之**讀**朋家作仇**句**脅權相滅**句**無辜籲天**句**穢德彰聞**句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於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於上

孔傳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

孔疏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犂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犂故鮐背之耇稱犂老　酗是酒惡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爲過言飲酒過多也　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忿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前人併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　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

會編吉人凶人皆指君言爲善是任賢去邪寡欲仁民凡存於心見於事者務欲合天理而當人心終日孜孜而猶不以爲足也爲不善卽遠賢昵姦縱欲殘民如下文所云皆是惟日不足俱就心言武王引古語重下句以起力行無度之語力行無度正所謂爲不善而惟日不足者也播棄二句是用人之無度淫酗肆虐卽沈湎冒色敢行暴虐之意是一身之無度臣下化之三句是無度之惡染於臣無辜二句是無

度之惡下及於民上徹於天矣　姚承庵曰吉人四句與孳孳爲善爲惡意同是起商受力行無度句天下何事無法度無度不當行受且行之加力犁老咈逆而播棄之罪人主藪而昵比之所縱者淫酗而所行者暴虐臣下有不胥化而爲不善乎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蓋不止相爲敵仇而已者哀哀無辜寍忍荼毒呼號上天穢德彰聞其可復君於民上哉此段統舉商紂之無道見伐弔之師之不容已也　蔣同春曰吉人四句是把吉人引起凶人須重凶人邊亦字重看謂吉人爲善固當勤乃凶人爲不善而亦勤焉

見其嗜惡之無已也力行無度中全要模倣惟日不足意發之　黃幼海曰惟日功之無閒不足心之無窮　王宇泰曰小人好忿立朋以相仇借權以相滅其常態也朋猶私黨權謂上之威勢

彙解吉人一心在善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凶人一心在惡亦終日爲之猶若不足善惡各無怠時所以吉凶不可相易使善有時而息則將入於惡矣使惡有時而怠則將改而入於善矣　吉人凶人原該泛說引之則重在君上　惟日不足是旁人看破他孜孜汲汲不肯一刻一時放閒的意思不是他心中如此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分而言之件件都是無度事既播老又昵罪又淫又酗又肆虐正見其行之甚力也所謂亦惟日不足者如此　說臣下化只要明受惡之極意仍重在受上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是起下文語

拂鏡塵將數紂惡先述古語以發端人不稱善而稱吉見善爲人心自造之休嘉亦宇宙共享之福庇

播棄三句正無度之實其朋家也不能不作仇其作仇也必至假上之權以脅人而滅其所仇一誅滅閒而殺人之禍遂至連及無辜而無辜之人無所控訴

籲天以冀其拯己而穢德彰聞此二句即臣下之惡以甚紂之惡總是紂之穢德天固居高聽卑者寍忍坐視而不爲之所乎

宙合朋家作仇有黨必有敵也脅權相滅是小人挾勢相屠之事亂世往往有之穢德兼君臣皆在彰聞以籲天上見

按力行無度與前敢行暴虐語相類　播棄只是播散而棄置之孔傳播訓布欠明淫酗分淫於色酗於酒較明孔傳淫作過字看亦未是　朋家作仇諸書皆解朋家爲朋黨而家字終未確看來是各立門戶

意分爲朋黨之家而互相仇敵　權自是君之權會
編作上天之權有誤　穢德歸重紂上
講此言紂之惡也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愈加而
無已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愈加而無已今商王
受盡力而行無度之事犂老所當親近者乃散棄之
罪人所當斥逐者乃昵比之淫於色酗於酒以縱肆
殘虐於民是以臣下化其肆虐朋立門戶作爲仇讐
借威權以相誅滅無罪之人呼天告冤君臣相濟之
穢德彰聞於天矣天豈容此凶人哉

惟天惠民句**惟辟奉天**句**有夏桀**頓**弗克若天**句**流毒下**

國句**天**頓**乃佑命成湯**讀佑命連　**降黜夏命**句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
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孔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桀不能順天流毒
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會編此將言天命我以黜商而先即夏事以喻商紂
之必亡也惟天惠民即天佑下民之意惟辟奉天即
克相上帝之意就安養一邊說流毒相反二句是泛
言其理以起下意夏桀以下言桀失奉天之道在所
當黜也　姚承庵曰天心只在惠民大君只在奉天
弗克若天便失爲君之道而降黜所必及矣故武王
擬紂於桀而自擬成湯之弔伐又曰若字重看天意
欲如此夏桀故如彼如此則流澤如彼則流毒天忍
毒斯民乎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固理之必然耳

彙解此原湯革夏事以起下惠民只在立君立師上
見奉天者承天以盡君師之道此乃泛論君道當然
也　天字從顧天來民字從無辜來弗克若天流毒
下國正與奉天反對下二句正是天惠民之意

拂鏡塵惟天二句泛言起桀不若天之罪重桀不重
湯非以湯伐桀爲奉天辟奉天不可講作辟惠民弗

克若天見桀負天之甚命湯黜桀正是惠民處說及
往事雖微有口實湯桀意而實爲今日樣子最易服
心

按若字蔡傳訓順謂順天惠民之意也或作如字看
非佑命即保佑命之也降訓下黜訓革不得復爲君
是降下而革黜之也非謂自天降下革黜之事也

講此引革夏之事以爲證也惟天惠愛下民慮民生
未遂則立君以長之慮民性未復則立師以教之人
君必當仰體天心以盡君師治教之責庶無負上天
立君之意若有夏之桀不能順天惠民顧乃恣爲淫

虐流毒於下國於是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而夏祚終矣天不容桀之殘民如此

惟受罪浮于桀句**剝喪元良**句**賊虐諫輔**句**謂**頓**己有天命**句**謂**頓**敬不足行**句**謂**頓**祭無益**句**謂**頓**暴無傷**句**厥監惟不遠**讀**在彼夏王**句**天**頓**其以予乂民**句**朕夢協朕卜**讀**襲于休祥**句**戎商必克**句

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監視也其所監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

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孔傳浮過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用我治民當除惡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

孔疏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桀殺龍逄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强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張氏曰即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林氏曰其者未定之辭猶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於未然之前辭當如此

新安胡氏曰蔡傳言伐商以伐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

會編此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承上言桀之惡既見黜於湯則受之罪浮於桀有不容以不黜者剝喪以下六句皆罪浮於桀之事厥鑒惟不遠三句是以夏事斷之知天有伐商之意朕夢三句是以休徵

驗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乂民以除殘去暴言夢卜是卜在先夢在後觀協字可見夢則精神與天通卜則紹天之明者也俱吉則天意可知故曰戎商必克

林穎川曰乂民連上與夢卜關

彙解四謂字要看蓋甚之之辭謂云者不專於言實行矣

拂鏡塵此承上節言剝喪六句歷數紂惡益以見惟曰不足意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根非但不知事天且謂己有天命不足事匪但不知行敬且謂敬不足行豈惟不祭且謂祭無益豈惟爲暴且謂暴無傷人惟知畏天命自戒勅不敢肆既謂命常在己又何知敬德祈天而神可慢民可虐矣此皆罪之浮桀者其敗亡之監不在遠在彼夏王天亡夏既命湯以黜之至天亡紂天其以我乂民爲之除殘去暴乎厥鑒三句一以夏事斷之因桀而知天之亡紂因湯而知天之命武也

宙合四謂字皆紂心口之自擬不徒言也謂敬不足行根己有天命來串看惟謂不足敬故有祭無益暴無傷之二語皆從不敬生來厥鑒以禍敗言猶俗云看樣子勿作我去鑒視他天以予乂民與佑命成湯相似

演重在天其以予一段作解

按四謂字平列爲是　厥鑒不遠云云與詩殷鑒不遠不同只是說紂之亡與桀之亡一般天其句緊接此二句說　上一節只是爲在彼夏王一句作地

講此承上文言紂之惡即天意以見伐之必克也夫桀有罪天固黜其命矣況今商受之罪又有過於桀者是故元良如微子者則剝喪之使失國去位諫輔如比干者則殘虐之使剖心以死謂己有天命則不知事天謂敬不足行則不知律己謂祭無益則慢神謂暴無傷則虐民凡此皆受罪之浮於桀者然今日之鑒視初不在遠惟在彼夏王耳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是伐商固天意也何也卜所以紹天明夢則精神與天通者也使夢而未吉固未可以言休卜吉而夢不吉亦不可以言襲也今我興師之時會得吉卜矣及今又得夢之吉是朕夢協朕之卜重有休祥之應事雖未形而幾已先露吾知伐商其必克矣

受有億兆夷人句**離心離德**句**予有亂臣十人**句**同心同德**句**雖有周親**讀**不如仁人**句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孔傳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孔疏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卽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識旣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　多惡不如少善

朱子曰馬氏云亂治也或曰亂本作乿古治字

會編此卽人事以明伐商之必克也蓋受夷人雖衆未必忠不如周亂臣之少而盡忠受之臣雖親未必賢不如周賢人之疏而可恃亂臣卽仁人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其能禁暴謂之仁人實非有二以多寡親疏忠賢講見紂之衆叛親離而周之忠賢濟濟此其所以必克也　杜靜臺曰多不如忠親不如賢以我之忠賢攻彼之不忠不賢彼方衆叛親離又誰與我爲敵哉此以見人事有必克之理仁人武成孔注指太公周召之徒則仁人亂臣非是兩樣人詩謂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則周親夷人亦非有異　王宇泰曰首四句兩開未有不如意末二句作申言縱露不如字出觀經文可見大意云商臣多而不忠周臣少而盡忠由此觀之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

人之賢而可恃也同心就今日順天應人之心言同德就平日所存言德正所以濟大事者也非有其德則亦不能同心矣曰同者臣對君而言也周親卽億兆中擧紂所親信者言之若微箕比干則周親中之仁人而紂弗能用也　姚承庵曰上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見得其麗百億非所恃也總是衆叛親離一段光景所以說戎商必克　焦澹園曰通節勿兩平只把下二句作承上二句看

直解得道者多助雖疏遠者可爲腹心干城失道者

寡助雖至親之人亦將化為仇讐此解周親句甚明可不用同惡相濟之說

蕫解智識不相上下言智識皆不足也雖如此訓夷字然經文究字御不重只重離心離德　兩心字固重兩德字尤重心之同須是德同纔好小人蓋有同心者只是無德可同耳　兩平說者固非但夷人億兆俱是周親乎原來周親是從夷人抽出說仁人是從十人推廣說此二句比上文是進一步法

宙合周親在夷人之內受所親暱者是時微箕已不在亦勿以不億子孫看仁人緊承同心同德言卽亂臣之別稱耳純乎天理謂之仁親不如仁者彼以情合此以道合耳亦非親離之說情合乃同惡相濟之說

前編紂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衆如林是亦勍敵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

按末二句作承上說為是周親在億兆之中或云雖有是設辭不可從紂當日豈無至親但親以分言不以情言若情親則不為離心離德矣仁人卽指十亂不必推開　時講以周親為紂所親信似與離心分兩意只作雖至親亦離心似捷

講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也受有億兆庸衆之人皆離心離德無忠於事者予有亂臣雖止十人而皆與我同心同德以戡亂為期是夷人中雖有至親之臣不得已而從君於昏不如周之亂臣皆仁人足以除暴安民而可恃也

天視讀自我民視句民連我天聽讀自我民聽句百姓有過讀在予一人句一人連予今頓朕必往句

過猶詞曰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孔傳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已能無惡於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傳疏有過句與蔡傳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或問此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　問天

視天聽謂天卽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說今旣曰視聽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卻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爲異知其異不害其爲同

新安陳氏曰百姓有過恐只如萬方有罪之意耳王氏曰在予一人蓋以其身任天下之責不如是不足以爲天吏也

會編上是析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則合天人而言之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天視二句泛言天視聽以福善禍淫講民視聽以好善惡惡講百姓

有責於我則天意可知苟不能慰民之心則不能順天之意將無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於惟鈞之罪矣此我所以必往也必往內當合上二節意講如云用忠良之助以應人心成又民之功以答天休也　陸賓府曰決之天意紂以罪浮而失天決之人事紂以離親而失人故又以民情察天意而知其必往也天不過佑民矜民悪民故憑民做起民無歧視無亂聽只在仁暴問而已今百姓不過紂而過予則不但罪惟鈞而且罪獨歸矣天之視聽無日不注於予也敢不往乎　王方麓曰惟天三節以天意人事知紂之

必克此節以人心天命斷朕之必往必克必往是眼目　張浚溪曰視聽就意向說卽指民在予一人是天吏者衆所屬耳目也過在不往則勢在必往彙解惟受節說天意受有節說人事此節則承人事而繳到天意上言觀予之人事便知予之足以奉天而克商矣然天意如何見之蓋天無視聽以民爲視聽今民不責他人而惟責予一人則天意可知

按過字當依蔡傳上下文意爲順若作罪在朕躬講覺費力

講此卽民心以明天意必伐商也夫人事必克易見

也乃若天意非罔度也觀諸民心而可見焉天非有目以視以民之視爲視天非有耳以聽以民之聽爲聽今百姓苦紂之虐謂我不正商罪而過責於我則天意可知此我所以必往而征之雖曰順百姓之心實以承上天之意也

我武惟揚句**侵于之疆**句**取彼凶殘**句**我伐用張**句**于湯有光**句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放桀武王

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爲有光也哉

孔傳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

孔疏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鍾鼓也　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于湯益有光

明訓有光火安

朱子曰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

會編此表己伐商之公心也我伐用張處斷取凶殘內含弔民意講光字就湯說言我所以威武奮揚以侵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彼凶殘以拯民於水火之中於以建永清之烈於以成未集之勳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焉耳于湯有光承我伐用張句說言湯之降黜夏命由桀之弗克若天湯之心酬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受之罪浮于桀則於湯之心豈不益顯於天下乎　威武奮揚以侵彼疆界者正欲以取彼凶殘而已初無意立威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用張在取殘上看出末句重注中無愧意必將湯言者蓋湯之伐桀以公天下爲心則卽起成湯於九原當必首肯豈有愧乎有光者公心之辭　姚承庵曰湯伐桀何利於夏哉出斯民於塗炭耳武伐紂何利於商哉拯斯民於水火耳心事俱青天白日故特下箇光字曰于湯有光卽重華協帝之謂非其光更有加於湯也

副墨我武節承今朕必往來

兪解于湯有光四書朱注不如傳說有味或又謂功業有光於湯云功業則未明傳中心字云有光于湯則重武而輕湯未明傳中益字蓋旣言我伐用張則武之功業都說了于湯有光卻是從武搭到湯上從功業說入心裏言今日把那湯當年伐罪救民大公無私的心事益光顯出來湯革夏正時其心未嘗不顯至我乃益顯之耳此是武王自著其心之公以見衆當踴躍赴敵也

拂鏡塵以臣伐君湯一行之日有慙德是湯心晦而不明也到得武王再舉於紂同以伐罪爲心曠代同

契湯之心事遂令揭若日月故曰有光

講此承上文明伐商之公心也伐商既在所必往今日我之威武奮揚入於紂之疆界正取彼之凶殘救民於水火之中雖罪止及一人而澤被夫四海使我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昔湯之伐桀由桀弗克若天今我之取凶殘由紂罪浮于桀豈不于湯伐桀之心益明顯於天下也哉

勗哉夫子句**罔或無畏**句**寧執非敵**句**百姓懍懍**讀**若崩厥角**句**嗚呼**句**乃**頓**一德一心**讀**立定厥功**句**惟克永世**句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孔傳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孔疏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　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顧氏曰常如人欲崩其角言容頭無

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稱崩體之高也

林氏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其閒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

董氏鼎曰勗哉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輕敵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用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

會編此言將士圖伐商之功也罔或二句是戒其心之怠而勉其敬意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言人心危懼如此爾不容不戒其易而勉其難也嗚呼以下重責望之辭德與心俱主弔伐言厥功是取彼凶殘之功應罔或無畏二句惟克永世就民命說應百姓懍懍二句言民心懍懍之時夫固朝不謀夕矣今惟使之去凶殘之害而享安寧之樂自是永保於無虞而不復有懍懍崩角之患也　陸寶府曰既言商有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乘故戒之紂之凶暴能使商民畏如崩角爾可不畏乎勝畏莫如心德曰一比同字更進矣合萬為同合同為一　王宇泰曰一德一心就將士自家說與惟一心同看非臣

對君之辭德不一則至相退縮必一其果毅之德咸篤忠貞而盡弔民伐罪之道心不一則互相疑貳必一其克敵之心各盡志慮而舉弔民伐罪之謀正應轉罔或二句意立定厥功卽安民之功克永世者去一凶殘而永貽民以安也反上懔懔二句還就用力說未可作效言　姚承庵曰當時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其望救之心亟矣全賴此舉以救援耳脫一不勝而紂惡之肆於民又不知當若何者此其憫民特深故以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勗又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勸　王振子曰同心同德指亂臣平時

一德一心指將士臨時

彙解罔或無畏二句正是勗百姓二句是推當勗之故天下事以易視之則無成以難處之則有濟勉哉爾將士無或以商王衆叛親離不足畏也而輕忽之寧可只說彼衆我寡恐敵他不過而常存懼意可也所以然者商民在暴虐之中不勝危懼之至全望此一舉以拯之若以輕敵致敗則民之危懼何時得已

此節重將士之輔上然亦可見武王伐紂之本心蓋民畏紂虐之甚故武王惟恐己不勝紂者懼不得救民之危也

拂鏡塵措之躬爲德矣之念爲心一者合一無二凝一不變

宙合此節重勉衆上勗哉二句戒以當愼意百姓懔懔二句見所係之重嗚呼以下蓋期必之辭一德一心串看德一心必一也離心離德反是立者立見如此狀其速也永世以民生言應懔懔意

詳注永世指商民與崩角反看又作將士功可垂永者百姓句有解作商民稽首迎王師如崩角其望救之心切者

按執字只是存心意　若崩厥角角卽頭角謂人不堪之狀若崩墜其頭非借物之有角者爲喻也　立定二字並言謂立其功定其功也或作立見其然之立似涉小巧

講此勉將士以伐商之功也是舉也豈無賴於爾衆之輔哉勉哉夫子無或以受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常存不勝之慮可也方今百姓懔懔畏受之虐若崩厥角其望救之急切何如嗚呼乃惟措之躬同以弔伐爲德矣之念同以弔伐爲心立定除殘去暴之功自此得以永世而民免崩角之災矣

泰誓下

會編此篇大旨顯道節言紂以無道失天民斮朝節言己奉天以伐紂古人節言己爲民以伐紂惟我文考節述文王之德足以造周予克受節賴文王之德足以勝商

宙合首節亦書之小序以下皆誓之辭前三節言己伐罪之故而勵衆士以成功後二節言文考受命之因而自期以必克

近指以兩嗚呼對看上言商王之惡爲天人所棄見商之必亡下言文王之德爲天人所歸見周之必興

前篇舉湯以萬古大義則武王於湯任再起之責者也此篇舉文以一家世德則武王於文任成終之責者也遠欲無愧於湯近欲無忝於文此所以誓之又誓無憚諄復蓋亦臨事而懼之意

時厥明句**王**頓**乃大巡六師**句**明誓衆士**句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

孔傳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

衆士百夫長已上

孔疏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偏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卽誓勑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三篇之誓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

會編此史臣記事之辭巡者巡視其部伍器械與中篇徇師不同是時將趨商郊戰期已迫故先巡六師而後發誓也明誓包下文討罪之意輔君之功造周之由勝商之故言

拂鏡塵是己未曰自己未至癸亥五日而陳商郊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精故大巡之明誓是明目張膽之言公天下而無私之意

按時訓是承上篇戊午來謂此戊午之明日己未也

明誓只是曉然明白之意

講此武王自誓其衆也時戊午之明日戰期已近王乃大巡六師而整飭之明誓衆士凡討罪之意造周之由一一明告之於以作其克敵之意焉

王曰句**嗚呼**句**我**頓**西土君子**句**天有顯道**句**厥類惟彰**

句今商王受讀狎侮五常句荒怠弗敬句自絕于天句結怨于民句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卽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情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於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孔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爲怠情不敬天地神明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

孔疏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

林氏曰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句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卒亦可言君子

會編此下誓師之辭天有顯道二句一串說道卽親義序別信雖具於人而實命於天者以其著見於日用而爲人之所共知共由故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者親屬於父子義屬於君臣序別信屬於兄弟夫婦朋友一倫一物截然而不可亂也道自其本體言之類自其散殊言之此二句泛言以見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荒怠弗敬帶狎侮五常句講自絕結怨又狎侮五常之所致也 來路然曰典常之道原於天故云天道是道也光明正大曉然爲天下之所共聞共見者故云顯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蓋言顯也然其道之分各有所屬或以天合或以人合一倫一理彼此截然不混是其類甚明也顯彰二字須有分別 陸實府曰顯者常明之謂綱常萬古不磨卽世教人心之晦而道畢竟是顯的厥類指顯道中之類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折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無晦惟彰正是顯處此篇多言顯意皆因紂德昏昧言

彙解五常卽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此理如日星示人豈有難知者紂亦非不知但狎侮之耳狎侮弗信荒怠弗敬所以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 顯道類彰便是五常不狎侮而敬則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紂惟不然安得不自絕結怨 自絕結怨不平上不敬天以致自絕于天而

因以結怨于民傳結者非一之謂言取怨之事非一端民怨之深而不可解

演在二天字相呼喚天有顯道二句提起五常之本於天以起紂狎侮五常之意道者類之統宗類者道之分屬顯者昭著而不可掩彰者分析而不可淆狎侮二句一直說自絕結怨亦串說跟不敬天道來此統言紂惡下二節正其實也　曰我者親之也君子者賢之也泛指從征言

按顯道五常皆精微之語而以弗敬爲不能盡道之實可見敬則盡體道尤爲喫緊　荒怠弗敬跟五常說來是一套語荒怠是荒棄怠惰孔傳訓荒爲大未安

講此下皆明誓也王曰嗚呼天之賦與於人有顯明之理散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閒其類甚彰也此五常之理君當奉天而修之今商王受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而無敬畏之心上自絕於天皇天震怒棄之而不恤下自絕於民下民離畔仇之而不顧也

斮朝涉之脛句涉連　朝**剖賢人之心**句人連　賢**作威殺戮**讀**毒痡四海**句**崇信姦回**句**放黜師保**句**屛棄典刑**句**囚奴正士**句**郊社不修**句**宗廟不享**句**作**頓**奇技淫巧**讀**以悅婦人**句**上帝弗順**讀**祝降時喪**句**爾其孜孜奉予一人**讀**恭行天罰**句

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强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痡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與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屛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孔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痡病也四海言害所及遠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屛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爲囚奴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

恣耳目之欲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
喪亡之誅孜孜勸勉不怠說祝字與集傳異
孔疏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斫
也　不修謂不埽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
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
會編此承上狎侮五常自絕于天而言自斮朝涉至
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實不必分貼上帝弗順而

降喪亡是天亦從而絕之矣蓋言己之伐商所以順
乎天而勉將士之輔己也
彙解典刑指舊章成憲言不修謂不埽治言不修則
不祀可知宗廟不享只是紂不去享他膏銅柱下加
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此肆虐之事非
奇技淫巧傳引此以例之耳　修字似當指舉祭說
對享字看　祝降時喪卽天罰也恭行天罰者予一
人也孜孜奉之者爾也其者屬望之辭下節同
拂鏡塵此節正舉受狎侮之實而率衆士以共天討
所謂自絕結怨單指此節舊說以此節爲自絕下節

爲結怨非也觀下節注云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則固
不專結怨于民矣
演斮脛剖心從無此刑況加之無辜之涉有德之賢
乎作威殺戮毒痡四海直是無人心者尊賢而親信
之曰崇信自古無道之君未有不始於親小人者故
數紂放黜等惡必從崇信姦回始崇信姦回便放黜
師保便屏棄典刑便囚奴正士甚至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惟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外任憸邪小人內作
色荒盍不致上帝之怒乎故曰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一說謂斮脛剖心其刑所施者慘也作威二句其刑

所及者廣也崇信句所用者不肖也放黜句所棄者
賢也屏棄句無治法也囚奴句無治人也郊社二句
廢祀也奇技句溺色也皆背理之甚者故總以爲狎
侮五常之實
集解蔡傳釋奇技淫巧全用正義而於工巧工字作
之字疑誤正義又云技指人身巧指器物又祝訓斷
乃斷絕之斷當讀上聲蔡傳斷然降是喪亡則讀作
去聲矣亦誤
按斮朝涉以下是逐款歷數之辭不必分輕重作關
鈕也　奇技淫巧淫字作過字看較明　祝字依集

傳說則祝降二字連若依孔傳則祝當截開矣　弗順順字對逆字看言紂所爲皆逆理上帝不以爲順也　直解云剖賢士因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亡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亦說得通但該不全不如渾之　時講祝降是天絕之然亦因結怨來似有理上文斮涉等豈不結怨自絕結怨離以判爲二也觀下節只云洪惟作威而不言其詳可見

講此言受有罪而資將士以伐之也狎侮之實何如受於冬月見人有朝涉水者疑其脛何故耐寒乃斮而觀之惡賢人比干之强諫謂聖人心有七竅乃剖而視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痛四海之人奸邪小人所當斥逐者紂尊信而不違師保重臣所當敘欽者紂放黜而不用先王之法所當遵守者紂廢棄而不由中正之士所當親近者紂囚奴而不任郊社所以祭天地之禮紂廢之而不修宗廟所以奉祖先之主紂棄之而不享惟作奇技淫巧之事以悅婦人妲己而求得其懽心其狎侮五常如此民結怨而不可解矣故天不順其所爲而斷然降是喪亡之禍爾衆士其孜孜勉力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可焉

古人有言頓曰句撫我則后句虐我則讎句獨夫受讀洪惟作威句乃汝世讎句樹德務滋句除惡務本句肆予小子讀誕以爾衆士讀殄殲乃讎句爾衆士頓其尚迪果毅讀以登乃辟句功多讀有厚賞句不迪讀有顯戮句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於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孔傳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本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孔疏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

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强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言能强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西山眞氏曰武王舉古人之言以明民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虐我而遂讎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

會編此承狎侮五常結怨于民而言與上節對看洪惟作威卽上節斮朝涉等事亦是狎侮五常處乃汝世讎言結怨于民也兩引古語皆重下句前引言以明紂爲爾之世讎後引言以明紂之當去殄殲乃讎所以除衆惡之本也果毅二字相應看果者無畏避也毅者不中止也登乃辟者去虐爾之讎以成吾奮揚之武除衆惡之本以成吾張大之功也功多是能迪果毅者故有厚賞不迪是不果毅者故有顯戮嚴賞罰之戒無非欲其果毅之意此言己之伐商所以應乎人而勉將士之盡力也　王宇泰曰兩引古語前一引見紂之惡後一引見紂之當去由前言之則民讎不可以不報由後觀之則惡本不可以不除復讎除惡念念在心則果毅自迪矣　德與惡俱指人

言樹之除之則就己言樹德務滋者人之爲善者有德也而我樹立夫彼之德務扶持培植使之日以滋長也除惡務本言當絕其本根除惡不除本如惡草遺種少焉復生矣言受爲惡本當殄殲之　陸實府曰撫有輯寧二意要將撫與后虐與讎說得相關滋蔓也其滋處皆可培植有蘊崇積累意樹德務滋就彼有德之一身務之除惡務本言去衆人之惡必去其惡之首使無所憑藉也果於殺伐而又毅以致之無朋斷焉所謂一德一心也能迪果毅就是功多演歸重在尙迪果毅上作解尙迪果毅應上孜孜以登乃辟應上奉予一人讎字要重發曰世者甚之之辭受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故曰世讎樹有植立之義務滋者長養其根令之日生日殖也與務本恰相反殄殲二字正除惡務本之事獨夫爲本并黨惡之類而盡殲之則無不報之讎矣果毅二字串厚賞顯戮無非激其果毅也

最解此節承上文而由言之上於受邊詳此亦爾邊詳不與上節平對　上節云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是自絕于天也則民怨可知此節云乃汝世讎是結怨于民也則天絕不待言矣本互文以見意第非以天

民作眼目也
拂鏡塵撫后虐讎民之常情如此二則字要玩見后
讎無常總由撫虐者所自轉
聽月植在己之德則務其滋長去在人之惡則務絕
根本兩句亦古語
按此節當作三截看自首至世讎一截先正其爲讎
也樹德至乃讎一截言讎當絕去之也爾衆士至末
是勉勵衆士之辭以作歸結　樹德有作在己說者
然不如與下句一例作在人看　迪字卽躬行實踐
之意迪果毅只是眞能爲果毅之行

講此申言紂之當伐而勵將士以武勇也古人不云
乎民之離合何常君而撫我則戴以爲后虐我則疾
以爲讎卽此言觀之獨夫受大作威虐以病民是乃
汝之世讎矣尙安得以爲君也古人又不云乎欲立
人之德使之大有成就則當務其滋長多方以誘掖
之而德斯進矣欲除人之惡使不貽害於人則當絕
其根本卽根株而悉拔之而惡斯除矣卽此言觀之
則紂爲汝世讎正衆惡之本在所當去者也故我大
以爾衆士殄絕殲滅汝之世讎而除惡之本也爾衆
士其庶幾奮揚威武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

汝君弔伐之功可也若能迪果毅而功多則厚其賞
而崇階峻秩有所必加如不迪果毅而無功則有顯
戮肆諸市朝以示衆庶矣賞罰之嚴如此汝將士何
不勉力以輔我哉

嗚呼句**惟**頓**我文考**讀**若**頓**日月之照臨**句**光于四方**句
顯于西土句**惟**頓**我有周**讀**誕受多方**句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
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
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於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
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

歎息而言之
孔傳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
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陳氏雅言曰此武王稱文王聖德光被於遠而著於
近故能受天命而得民心也
會編上三節詳商紂之惡爲天人之所去此節述文
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輝光就德之發用說盡言文
考之德本諸徽柔懿恭緝熙敬止而布之爲禮樂文
章昭明宣著故曰若日月之照臨光顯就及人上見
光于四方是厥邦時敘萬民咸和仰日月之照臨者

無弗徧也顯于西土是西土怙冒江漢化行被日月
之照臨者爲尤深也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二句
皆承日月來一直說下不可以爲上句之實曰惟我
文考見盛德非人所能及曰惟我有周見大業非人
所能與以兩惟字作眼誕受多方就德上見出不必
實文王已然事　王方麓曰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爲
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述文王之德爲天
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
之光者德之旁及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之顯
者德之深入也　方初庵曰是時文王未嘗誕受武

王不過據理言之耳
彙解言文德以終前大勳未集之意爲下節恐貽文
王羞張本也
疑問文王之照臨無他全天之顯道以示人而已
能解末二句斷今日理宜如此非就文王之時說也
按誕受句一說指命我文考肅將天威說然玩其變
文曰有周則作未然說與下文聯貫也
講此言周有必興之理也天人共憤商有必亡之勢
矣惟我文考有大明之德形之政事教化光輝發越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仰照者遠顯于西土被照

者深文考固天命人心所歸而必興也惟我有周宜
大受多方而有天下矣

予克受讀**非予武**句**惟**頓**朕文考無罪**句**受克予**讀**非**頓
朕文考有罪句**惟**頓**予小子無良**句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
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
如此
孔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
其用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
孔疏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

心耳
林氏曰聖人至誠畏懼之心充實於中則發於言自
然如此非有一毫作僞於其閒也
董氏鼎曰事幸而集則文考之功不幸不集則予小
子之過善則稱親過則稱己禮所當然也又按三篇
三數紂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
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
鑑哉
會編此節言勝商而克受多方由於文王之有德不
能勝商而失此多方非由於文王之無德正見文考

之德足以得天下也只是衍上節意善則稱親過則歸己而且致敬懼焉聖人之心可見矣　無罪指有德言無良指不武言

彙解無良還當指平日無德說若只指行師制敵則孫吳之識而非聖人之言也此辨有理

宙合此非慮勝商之難料只是衍上節意正見文考之德足以得天下也予克受不敢言功而但言無罪爲商所勝則咎己無良言文王初無取商之心我自不度德耳名義至重自恐臣不敵君無罪即德無良非不武言不能纘文德

按此節語氣抑揚歸重上段緊與誕受多方相聯受克予不過一轉語耳當輕帶說　武即我武惟揚之武

講此反覆言勝商由於文考也夫文考之德既足以與周則我今日伐商之舉我文考實式臨之故我能勝受非我之威武足以取天下乃惟我文考有德無罪故爲天所佑而庇及後人耳萬一受能勝予非我文考有罪不足以得天下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故爲天所譴而辱及前人耳爾西土君子可不勉輔我以期不忝於先人哉

書經詳說卷三十七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今衞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至牧地而誓衆

釋文牧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

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會編此篇分二段看前四節皆武王整肅軍容之事後六節乃武王誓師決勝之詞後六節細分之則上二節告以伐商之意也下四節告以行師之法也

邱瓊山曰此篇臨戰時作首節述將誓之發端嗟我三節呼衆而喻之聽誓古人六節乃誓之詞

近指前段肅軍容後段嚴軍令軍容肅然後能聽誓命軍令嚴然後能成武功也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始於用婦言此謂沈湎冒色力行無度一切暴虐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皆是從此做去湯之懋德建中一切用人行政亦只從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始大人格君端本清源有見於此按湯之放桀猶未忍臚列桀罪口實之慚亦出本心泰誓牧誓四篇暴揚紂惡惟恐不盡世道降而文愈繁君子不能無疑然帝之不能不王猶春之不能不夏時至事起景色自別無論征誅不同於揖讓卽武與湯亦不必同只要此心對得過上帝信得過小民便無愧於成湯無忝於文考耳

時甲子昧爽句**王**頓**朝至于商郊牧野**句**乃誓**句**王**頓**左杖黃鉞**句**右秉白旄以麾**句**曰逖矣西土之人**句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

鉞斧也以黃金爲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爲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孔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釋文馬云昧未旦也白旄旄牛尾

孔疏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尙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厤推而知之也　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康成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　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

林氏曰言日不言月上本泰誓文也

會編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商郊牧野乃誓者將誓

未誓之詞鉞所以克敵者杖之以爲倡率使人覩之而思所奮也旄所以示人者秉之以爲指麾使人見之而知所統也二句是肅已之容以嚴其誓衆之儀與稱爾戈節對看逖矣句是慰衆之勞而啓其聽誓之心也　袁了凡曰曰昧爽又曰朝者昧爽自河北啓行平旦至於牧野也牧野去紂都三十里既爲商之近郊則西土之行誠逺矣乃誓字與尋其誓誓字一般不是兩次誓也

彙解河北通言河之北如前篇云河朔對河之南立言耳似難與牧野對看且牧野已有定在而泛言河北則不可以里計昧爽與朝相去幾何時而自彼至此耶愚意昧爽與朝直爲史氏復語如此節既云曰而下節復云王曰也所至者牧野所從來必是河北某地方而不可考第不得泛云河北耳

挑鏡塵左陽也右陰也黃鉞象文而屬陽故左杖以爲儀白旄象武而屬陰故右秉以示遠耳

集解左杖右秉蔡傳本之蘇氏於理甚足注疏云無事於誅有事於教直曲說也　逖矣不但私心慰勞乖有開關遠來正爲今日此舉不可不奮意

由合甲子者戰日也至昧爽而雨敵畢至矣牧野在

商邑之南王朝方至商郊者中軍徐行在後故也此誓字乃督戰之誓與前三誓不同　鉞一人之敵故左杖以爲備旄三軍之命故右秉而且麾皆取尙武之意說者以鉞左爲左手不殺非也逖矣何慰之之詞慰先於誓者體人情而後作士氣也

按孔傳云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則時當訓是諸書但云甲子昧爽之時則是時值甲子昧爽是時曰之時也

講此武王將誓衆而史臣先紀其肅已之容以致慰勞之辭也時甲子昧爽兩敵畢至武王以是朝親至於商郊之牧野乃發誓戒王左杖黃鉞以示有事於戰右秉白旄以爲軍之指麾曰逖矣哉我西土之人乎蓋因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句**嗟**句**我友邦冢君**句**御事**讀**司徒司馬司空**句**亞旅**句**師氏**句**千夫長**句**百夫長**句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尙爲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士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

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孔傳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百夫長師帥卒帥

孔疏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　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康成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帥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康成以爲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會編此歷呼從征之人而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冢君

鄰國之君也御事以下本國之臣也御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則佐三卿之事士則分三卿之事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百夫長有綱維之寄者也　來路然曰友邦兩節總是西土之人以夷夏分看

當合三卿從征各治一職御事也每卿有亞有旅庶士也并及於師氏千百長者將戰故加詳焉

能解要知今日之三卿等官俱貼用兵不與他處同也

講此呼從征之人而欲其審於聽誓也王乃歷呼之曰嗟我友邦冢君與本國治事之司徒主號眾者司馬主典軍者司空主治壘者三卿之外有佐之亞屬之旅與以兵守門之師氏統千人之長統百人之長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句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孔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

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孔疏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混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陳氏曰文王化行江漢自北而南故八國皆來助來其遠則近者可知

蘇氏曰楚飢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微缺則知此數國皆西南之夷

會編八字總八國之人說蓋無事則安於服役而修

事大之禮有事則受其約束而效從征之義者也此
分華夏蠻貊應武成罔不率俾意　來路然曰還要
主中國人以帶蠻夷說覩一及字可見自有輕重
講自諸臣外及僻處江漢之南曰庸依據岷峨之鎮
曰蜀控制西獨之彊曰羌蕃維巴蜀之界曰髳以至
土宇接髳戎之壤有微居西北之陲有盧封域帶盧
夷之境有彭處江漢之南近庸有濮此八國蠻貊之
人近我西都受我約束從征者也

稱爾戈句**比爾干**句**立爾矛**句**予其誓**句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

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
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孔疏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閒謂之戈是戈卽
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形制則同此
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爲戟也方言又云楯自
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
一也
會編稱文三句是肅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之心與王
左杖二句對看戈矛所以攻人干所以自衛皆耀武

壯威之具也三句平予其誓應前節乃誓蓋將發誓
命而先以此整肅之也
副墨曰稱比立皆臨戰所有事者戈短干遮矛長前
後相閒而步伐進止之制寓其中矣
按自我友邦至此三節只如一節上歷數其人此介
其肅軍容以聽誓誓在下文　誓前先用許多閒文
又是一體
講此承上二節言各肅其軍容也蓋戈所以攻人也
司戈者則舉爾之戈以揚其擊敵之威干所以自衛
也司干者則比爾之干以周其捍護之具矛所以克

敵者司矛者則立爾之矛以張其攻伐之勢軍容嚴
肅予其誓告汝衆士焉

王曰句**古人有言曰**句**牝雞無晨**句**牝雞之晨**讀**惟**頓**家之索**句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孼而家道索
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孔傳言無晨鳴之道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
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
孔疏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爲散義鄭
康成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爲盡也爾雅飛曰雌

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尊用其言賞罰由婦卽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會編上四節皆武王整肅軍容之事此下六節乃武王誓師決勝之辭此先引古語起之以聲紂之惡也牝雞無司晨之理下二句正見其意牝雞晨而家道索則婦言用而國勢傾可例見矣　焦漪園曰雞之牝陰道也晨而鳴陽道也牝雞晨而家道索蓋順氣成象必有亨嘉之應而逆氣致異必有災害之殃

陸貢府曰大凡陽德宣朗多振厲而君子行焉陰德柔弱多昏溺而小人託焉故陰順其常則爲靜爲貞爲吉一反其常則淩陽熾陰其禍不可勝言者牝雞而可使之晨哉一晨必其陽德衰而權下移也

集解此以牝雞喻內寵也此節輕只先發此以起下意

講此下誓師之詞而先引古語以起下文紂之用婦言也王乃誓之曰古人有言云牝雞無司晨之理牝雞司晨則陰陽相反是爲妖孼而家道索矣婦人不可預外事亦猶牝雞不可司晨也

今商王受讀惟婦言是用句婦言連昏棄厥肆祀弗答句肆祀連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句厥遺王父母弟連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讀是崇是長句是信是使句是以爲大夫卿士句俾頓暴虐于百姓讀以姦宄于商邑句

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顚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胄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孔傳妲己惑紂紂信用之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于都邑答訓當欠明卿士士字訓事尤鑿

孔疏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

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
舉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爲長夜飲妲己好之百
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
紂乃重刑辟爲炮烙之刑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
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爲亡紂者此女也　昏開
者於事必亂故昏爲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
之意毛傳亦以肆爲陳也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紂
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
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
是母弟也同母尙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

疏也　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
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
故傳總言於都邑也
孫氏曰泰誓言紂之惡終於悅婦人牧誓言紂之惡
始於用婦言豈非紂之終始出於此乎
臨川吳氏曰四方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
而任用之以之居顯位俾毒民爲惡也此言紂反人
道之常天罰所宜加也
新安陳氏曰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
姑姊妹

會編惟婦言是用句緊承上蓋婦言無預於國政今
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猶牝雞之晨也昏棄以下皆由
婦言而然所謂惟家之索也王父母弟謂王父弟及
同母弟皆先王之遺也注中背常亂理解昏棄六句
蓋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紂皆不然所謂背常
亂理也俾虐二句所謂流毒也　陸賓府曰婦言是
用正是昏處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悉皆亂之
安得而不索哉王父弟是同祖初泛之弟母弟是同
胞之弟皆一氣所遺者　林見素曰受之惡重婦言
是用句其源也二昏字根用婦言來廢禮無親皆以

是故肆訓陳肆祀陳列以祭也王父弟同祖也母弟
同胞弟也曰母親之也多罪逋逃以四方言崇長以
位言信使以情言大夫卿士以職事言暴虐者民之
仇姦宄者國之蠧
聽月祀曰答者郊天地祭祖宗無非所以報生成酬
功德也紂以昏亂故棄弗答非獨下民疏逖卽極尊
親如王父弟與同母弟不以道遇何有於箕子比干
之諸父與微子之庶兄崇長而與之以爵位信使而
託之以腹心大夫卿士分布要地暴虐民仇姦宄國
蠧二句串看此敗兆也

拔答字訓報爲是卽報本之義　王父母弟弟字雙
承王父弟是一項母弟是一項　崇長信使大夫卿
士只是一套語分析不得　暴虐姦宄亦是一事
虐百姓卽是爲國姦宄也觀以字可見
講此承上文言紂用婦言以亂政也今商王受惑於
內寵惟婦言是用所謂牝雞之晨也其心志昏惑如
此乃以昏而棄其當陳之祀不思報答其祖先又以
昏而遺其王父母弟不以道遇其骨肉乃惟四方之
多罪而逋逃之人是崇是長加以祿位是信是使待
以腹心是以爲大夫卿士而任臨民之職俾其暴虐

于百姓以爲姦宄于商邑欲無覆亡得乎

今予發讀**惟恭行天之罰**句行違　恭**今日之事**句**不愆于六步七步**句**乃止齊焉**句**夫子勗哉**句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
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
進也
孔傳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
旅進一心
孔疏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
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

旅是旅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會編今予發一句承上而言今日之事貫下蓋用兵
以節制爲尙故坐作進退攻殺擊刺皆有法焉而不
可亂者　兩勗字上以無輕進言下以無貪殺言所
以明審法令而示以行陣之體也　陸實府曰重恭
行天罰四字貫下四節罰出自天而我恭行之天心
好生惡殺我懍懍奉行期於致天罰而已殺非所敢
也勇於赴敵者紀律不明拘於紀律者武勇不奮而
過於武勇者或並殺降故懲戒之觀不愆數語動中
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所以

爲節制戒輕進是步法戒輕殺是手法又要止又要
齊所謂法也士氣戒躁又戒紊兵欲其進欲其殺反
以進殺爲戒者當時義兵有欲進不欲退之志有欲
殺不欲止之心故以此勗之　黃壺陰曰六步七步
作而進也乃止而齊坐而退也是謂坐作進退之法
止而齊各歸部伍也非謂止此而不進乃止此而復
進也下節止齊非止此而不伐猶未降則止齊而復
伐也
彙解上節是受之得罪於天處故承之曰予惟恭行
天之罰非予之私意也惟字天字重　今日指甲子

臨戰之日止而齊一串非兩平　止齊以止字作主

止則齊矣不是既止而復整齊行伍也

拂鏡塵止齊俱重若止而不齊不可謂止此說似偏

宙合步卒夾車而相爲用言步而車在其中矣制見甘誓　分之則部伍之長各止其止各齊其齊合之則三軍之衆一止俱止一齊俱齊此所以爲節制之師兩節勖哉勖其如此而進如此而殺非但戒輕進戒貪殺而已觀下文尚桓桓可見

演恭字與勖字相照

按此二節戒輕進貪殺非不欲進不欲殺也無輕進乃能進無貪殺乃能殺若輕進貪殺反不能進不能殺矣勿錯認

講此戒將士以輕進也夫商罪如此乃天罰所必加也今予發惟恭行上天之罰今日伐商之事固以進爲主然坐作進退近不過於六步遠不過於七步乃止而致其齊翕然而進者亦翕然而止聯三軍之足如出一人焉可也將士勉哉無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句**乃止齊焉**句**勖哉夫子**句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

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孔傳夫子謂將士勉勵之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

孔疏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

王氏炎曰六步七步足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

會編四伐五伐六伐七伐用四則不用五用七則不用六非並用也如四伐當止而齊則止用四伐餘俱然

講此戒其貪殺也且攻殺擊刺有節制存焉於兵刃既接之餘固以殺爲主然少不過於四伐五伐多不過於六伐七伐乃止而齊合三軍之手如出一人焉可也勉哉將士毋貪殺也

尚桓桓頓**如虎如貔**讀**如熊如羆**讀**于商郊**句**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句**勖哉夫子**句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於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孔傳桓桓武貌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

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講役西土與集傳異
孔疏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釋獸云貔
白狐其子㲉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㲉郭璞曰一
名執夷虎豹屬不殺降人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
也
陳氏大猷曰用兵以節制爲尙以武勇爲主武王慮
其或拘故喻以虎貔之勇又慮過於勇而妄殺故以
殺降爲戒
會編用兵以武勇爲主勇猛未奮則謂之不武然過
勇而至於殺降則謂之不仁故以武勇勉之以殺降

戒之蓋示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　陸貫府曰桓
桓二句在上二節看出兵以不殺爲威師以不競爲
武其神凝其力厚綏持之而不可能猝攖之而不可
驚何其桓桓也故以四獸勖之
彙解言兵士當勉於武勇但不可殺降耳不可平
演重在尙桓桓字與勖字作解桓桓武勇卽於步伐
中見之上教之法此壯其氣戒殺降者欲其養餘威
也弗迓有招納之意恐其致死以疲我師也勖哉夫
子仍重桓桓上
按上二節言步伐之法此勉以武勇是正意弗迓乃

轉語因示以武勇而又慮其殺降也此是附意　當
於桓桓處極力講勝敵意而至於克奔者則當招納
之方合語氣
講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戰又以勇爲主尙桓
桓然厲其威武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於商郊
其能奔而降者勿迎而擊之以勤鋒鏑而役我西土
之人勉哉夫子勇而善用其勇可矣

爾所弗勖讀**其于爾躬有戮**句

弗勖謂不勉於前三者愚案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
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

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孔傳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躬有戮所安欠明
王氏曰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戮
者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
會編此總承上三節　姚承庵曰連下三箇勖字終
命之曰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誓命亦嚴肅矣
副墨爾躬有戮要見得受不克則無以爲民請命罪
有不容於戮者
按上三節步伐桓桓總是要勝敵此勖字當照勝敵
爲說或以上有弗迓一層便謂勖於不輕進不貪殺

不殺降竟是戒之不是勉之矣

講此又嚴誓衆之詞而欲其聽命也夫戒輕進也戒貪殺也厳武勇也此三者爾衆士之所當勉者也於此而或不勉焉步而不止與不步同伐而不止與不伐同不勇於克敵而勇於殺降與無勇同是皆背上之命其於爾躬有戮斧鉞之誅所不免也其聽我誓勿忽

董氏鼎曰此臨戰誓師之辭杖鉞秉旄所以肅己之容稱戈比干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聲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將法令而示行陣之禮也自勗哉以下又勉之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尚如此斯其為王者之師歟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孔傳以為文王大誥

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史官歴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閒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者言其魄之既足也以厤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朱子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卻無結煞處只是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王語之末有缺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可檢看又漢書厤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

合參此篇依傳分五段看惟一月壬辰至天下大定是往伐事厥四月節是歸獸事既生魄二節告羣神

也王若曰二節告羣后也乃反商政九句及末節皆
政事之大也
副墨此篇雖在泰誓牧誓後所紀事有在泰誓前有
在泰誓牧誓後者蓋泰誓牧誓歷紀誓師次第武成
總紀伐商始終　自一月壬辰至無作神羞紀初往
伐商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會孟津有誓渡孟津
有誓時厥明有誓陳商郊昧爽有誓誓詞前具故此
但敘其事之略自受率其旅至萬姓咸服此一段記
武王克商及新政爲詳此以下則俱牧誓以後事也
厥四月紀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來受命爲一

事祀周廟爲一事告羣后爲一事末節則紀武王政
治之本末雖紀於武成之終實爲周家一代大法云

惟一月壬辰句**旁死魄**句**越翼日癸巳**句日連**翼王**頓**朝步自周**句**于征伐商**句伐連征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
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
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
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
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郎今長
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孔傳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
日近死魄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
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釋文魄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貌
孔疏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
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
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
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
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
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爲始生魄是一

日爲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
大劉以三日爲始死魄二日爲旁死魄旁死魄無事
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
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
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
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一月建予謂集傳與異
朱子曰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
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又曰越若來三月
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

生覇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顔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厤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妄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

在宗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誥武成之文耶

王氏曰休曰翼輔也以此日爲主則明日爲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爲翼日

會編此史臣記武王伐紂之時興兵之期也曰征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名之師也

梟解蒋行曰步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于往也

拂鏡塵周在鎬京將舉大事必至豐告文考廟故云步周耳征伐者正名而伐之也

按蔡傳先記壬辰猶後世先言某朔然何不言朔而言二日二日恐有誤傳疏訓旁爲近蔡傳因之然魄必從一邊起是從旁死魄也缺疑以俟更質

講此記興師之始也惟一月壬辰日初二日旁死魄越明日癸巳武王於是日之朝步自宗周於以征伐有商蓋爲除暴而救民也

底商之罪讀**告于皇天后土**讀**所過名山大川**句**曰**句**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句道連 有**將有大正于商**句**今商王受**讀**無道**句**暴殄天物**句**害虐烝民**句**爲天下逋逃主**句逋逃主連 逋**萃淵藪**句**予小子既獲仁人**句**敢祗承上帝**承讀 承連 祗**以遏亂略**句**華夏蠻貊**讀**罔不率俾**句

厎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爲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絶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

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卽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　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孔傳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無道德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爲無道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略訓路與蔡傳異）

孔疏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卽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詞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

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己承藉上祖奠享之意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爲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爲魁首爲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爲物室言紂與亡人爲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爲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有道指武王與集傳異）

林氏曰稱有道曾孫本其祖父而言言己乃有道之人之曾孫明周之世世修德有道非一世也

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主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甫田曰曾孫不怒左哀二年蒯聵臨戰禱辭亦稱曾孫

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

會編此記征伐告神之辭氐商之罪至名山大川作一句看言極數商罪告於天地以及所過之山川也曰以下是所告之詞有道對紂無道而言商王受以

下正是厎商之罪而推大正于商之由暴殄天物如
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害虐烝民卽殘害萬姓譬
歬四海之類爲逋逃主卽崇信姦回比昵罪人之類
予小子至亂略又是大正于商之意必得仁人而後
敢祇承于帝者蓋仁人乃迪知天威越天棐忱者也
仁人既得則知商必亡周必興而敢奉天討以遏亂
略矣敢字重看亂略卽指上暴殄等事華夏指友邦
冢君之屬蠻貊指庸蜀八國率俾者同以弔伐爲心
而罔不歸附也自予小子至此一直說言得仁人以
奉天討而人心無不丕應如此不可以順天應人平
看　盡其罪而數之曰厎不厎其罪則無以明己之
伐也　聲名文物曰華夏大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卽人心之同然以見非一己之私就從征上看
彙解曰以下至神羞是告天地山川之祝辭
拂鏡塵布列其罪曰厎不必說盡數其罪告天地師
將行時告山川師經過處告詞一也有道是後人追
稱前人不對紂無道言暴殄四句正厎商罪處予小
子至亂略所謂大正也暴殄天物卽絕民生養之原
害虐以刑戮言萃淵藪借字形容不重魚獸作譬與
大事不可無輔惟仁人足以除亂牧民故得之乃敢

祇承略訓謀遏亂而直遏其謀蓋紂爲不道而又崇
信逋逃相與講畫布置其亂謀不知何所厎止故特
下一遏字
按厎字孔傳訓致當是陳列之意而集傳改訓爲至
謂極數其罪似不如作致字爲穩　大正謂正其罪
卽指征伐而未斥言之耳　萃淵藪緊連逋逃主說
仁人不必指定爲誰　率俾就見在說
講此記伐商告神之詞也武王當興師之時舉告神
之禮方王師未出於京師則盡數商受之罪以告於
天神地祇及王師已出於京師則盡數商受之罪以
告於所過之名山大川其祝詞曰惟有道曾孫周王
發將興師以大正于商蓋以今商王受居大君之位
無大君之道暴殄上天所生之物害虐在下之衆民
爲天下逋逃罪民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紂
之罪惡如此帝命殛之此予之所以不敢不正也然
紂惡固當往正尤必資人以成功予小子既得仁人
爲之輔佐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其亂謀當是之
時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而大會予奉天討
而人心無不丕應如此

惟爾有神句**尚克相予**讀**以濟兆民**句**無作神羞**句**既戊**

午句師逾孟津句癸亥句陳于商郊句俟天休命句甲子昧爽句受率其旅讀若林句會于牧野句罔有敵于我師句前徒倒戈讀攻于後頓以北句血流漂杵句一戎衣讀天下大定句乃反商政句政由舊句釋頓箕子囚句封頓比干墓句式頓商容閭句散頓鹿臺之財句發頓鉅橋之粟句大賚于四海句而萬姓悅服句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

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　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孔傳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爲神羞辱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言之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皆武王反紂政四奴徒隷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

禮賢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施舍已責救之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休命不當指天雨說

孔疏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出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辪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

子曰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强敵虛言之耳　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

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是杵爲舂器也　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囚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

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天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

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　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是悅服之事也

朱子曰血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

當時倨地戰鬬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
然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
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
人也商人也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
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心非
好殺也杵或作鹵楯也一戎衣言一著戎衣以伐紂
也
林氏曰武王臨戰不敢以勝自必待天之佑己而勝
之此謂俟天之休命先儒雨止畢陳蓋過論也周師
未嘗血刃而紂衆自相屠戮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
是卽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
此哉
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
遂因此易鄉反攻之
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
由舊禹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以爲之資
耳
新安陳氏曰萬姓悅服實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
大學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爲公
而已釋箕子至發粟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釋箕

子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爲公
也
董氏鼎曰漢高入關除苛解嬈與父老約法三章得
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襲用秦法所以周不
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
會編惟爾有神四句亦係告神中詞乃求助於神之
意濟兆民中本克紂意說　多助在人而默佑在神
故祝有神克相以濟兆民無作神羞蓋惟恐一舉而
不勝非特無以濟民而反激不仁之暴怒貽兆民之
深禍也神卽指天地山川而言　曰俟天休命者蓋
紂師自至而我克之則紂之天命絕於此時周之天
命成於此時武王固有從容不迫之意而無掩襲倖
勝之心也甲子至漂杵卽是休命之至天下大定只
是凶殘既去而天下安於無事之意傳所謂除殘去
暴於此句見之反政由舊虛說釋箕子至四海正反
政由舊之事箕子比干商容先王所尊禮者紂皆拘
囚而戮棄之今或釋或封或式則好惡與天下爲公
是反商之囚奴焚炙者而由其顯忠遂良之舊政也
財粟先王所同於民者紂則蓄積而聚斂之今散之
發之則財用與天下爲公是反商之殘害毒痡者而

由其賑窮賙乏之舊政也大賚止承散財發粟而言
萬姓悅服總承大定以下看悅服者心悅其所爲而
服之也　武王之伐商既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服
之紂師未至是天之休命猶未絕商而歸周也故惟
雍容不迫頓兵商郊天休未至耶我俟之也我無心
以要之也天休既至耶我俟之也我無心以必之也
至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則天休於是
乎至矣此時要想見武王之師節制嚴整而雍容士
氣精明而興起以此待夷人億萬其心强驅烏合之
衆宜其不待合刃而倒戈以北也前徒者商之平民
劫於受威驅以前戰及見周師不忍敵而倒戈以攻
于後後者受之黨伍血流漂杵爲前徒所殺也周師
弗迓克奔則固未嘗血刃也一者不再之辭大定卽
克紂意非是平治反政由舊正以發舒華夏之氣對
答中外之望蓋商之民不被商先王之政久矣故武
王卽以商之政澤商之民萬姓之所以悅服之也
賀道星曰受率其旅若林非受之多助民之從暴也
積威劫之虐焰迫之故耳罔有敵于我師不是已交
兵了只是全然不肯敵我師意前徒前面之卒徒也
兵敗曰北大定以上取商之顚末也乃反以下定商

以後之政事也乃字直貫至大賚封是封表集說謂
添土爲封非也盧鉉卿曰俟天休命待戰也明日始
克故曰俟此史臣鋪張之語若云頓兵不迫豈有營
壘未定而輕師以迫人乎況甲子之朝黃鉞乃至則
癸亥之非戰日可知矣
彙解萬姓悅服止承反商政以下傳云除殘似兼滅
紂說蓋帶言之耳小注得之其曰皆反商政之大者
大字當玩
副墨篇末列爵節乃由舊政之實釋四五句特反政
急務耳悅服統承反政處來實歸重散發上
按此節分三截無作神羞一截天下大定一截末一
截首一截當連上乃錯簡耳　俟天休命只是待其
自至而克之便是天命如此　相背而去曰北故謂
戰敗爲北或謂紂敗向北奔覺泥　由舊政當寬說
不止下文所云
講此記武王告神之終詞及克商之節次定商之規
模也承上言惟爾天地山川之有神尙能於冥冥之
中相我勝商以濟兆民之難無使我師不勝而作爾
神之羞武王告神之詞如此既戊午師渡孟津而次
河北癸亥陳于商郊待受師之至以應上天興周之

休命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之盛會于牧野然皆不戰而潰無有敵于我師者前之徒衆倒戈轉攻其在後者以北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可以漂杵我周之兵不待血刃但一著戎衣而凶殘已取天下大定而爲周矣又以商之民不被商先王之舊政久矣武王不自更張乃反商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焉以其急務言之如箕子方囚則釋之比干已死則封其墓商容退處則式其閭其顯忠遂良如此又散鹿臺所聚之財發鉅橋所聚之粟大賚四海其賑窮周乏如此而萬姓皆悅而服之願武王長爲生民主也

厥四月句**哉生明**句**王來自商**句**至于豐**句**乃**頓**偃武修文**句**歸馬于華山之陽**句**放牛于桃林之野**句**示天下**頓**弗服**句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孔傳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孔疏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

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其本心也

會編此記歸獸之事也偃武修文一直說蓋偃武正所以修文也馬用之戰車者牛用之戰車者歸馬放牛正是偃武處而修文帶說示天下弗服者言示天下之人與之休息而不復用武耳　洪南池曰修文不必指實自武事之外無非文事歸馬三句雖專言偃武然武既偃則文之修可知　陸實府曰偃武正是修文處雖是一事然文德亦自有事卽祭祀列爵等皆是非只放牛歸馬便了弗服指牛馬之不復服說注云天下不復用兵是牛馬弗服上見之非正解

也

拂鐼麐首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曰王來自商至于豐首尾之辭

演重在偃武修文作解

按弗服服字即作用字解歸馬放牛示天下以不復用此牛馬也示天下句截斷　馬牛皆獸歸獸二字出書序甚古雅

講此記武王勝商歸獸之事也至四月始生明之日武王來自克商至于豐邑謂武雖所以戡亂而非所以致太平也乃偃息威武以修治文教歸車戰之馬于華山之陽散任載之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征伐既畢不復用此物也

既生魄句**庶邦冢君**讀**暨百工**句**受命于周**句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　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孔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

孔疏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遁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丁未祀于周

廟巳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巳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巳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

問生明生魄如何朱子曰日爲魂月爲魄魄是闇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日與月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新安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

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觶倒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于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會編此記朝覲以嚴正始之道也庶邦冢君是外之諸侯百官是內之卿大夫受命者周命維新故內外之臣皆朝見新君以受正始之命也于周對商而言拂鏡塵庶邦冢君以天下諸侯言故必四月十六日而後有至者先時不期而會孟津此時相約以朝天子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但來請命以聽上耳周對商言昔受命於商者今皆受命於周而爲周之臣矣冢君受命則列爵分土於斯百官受命則建官位事於斯

集解命是羣臣爵位祿土之命非禁令也

演重在受命于周作解

講此舉覲臣之禮也克商之後四月十七日既生魄有庶邦冢君之諸侯及布列庶位之百官昔爲商之臣今皆受命于周朝見新君以正始也

丁未(句)**祀于周廟**(句)**邦甸侯衛**(讀)**駿奔走執豆籩**(句)**越三日庚戌**(句)**柴**(讀)**望**(讀)**大告武成**(句)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孔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駿訓大與集傳異)

孔疏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偏告羣祖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衞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詩頌云駿奔走在廟　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　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成功之次也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

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僞武成也

陳氏曰歸馬放牛此優武之事祀于周廟以下皆修文之事

會編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蓋伐商之舉昔嘗受命先王求助神祇故因羣臣之朝見而率之以祭告也邦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祀周廟內須補告以克商之意與大告武成對看於周廟不言告成於柴望不言助祭者互文以見義也　上祀于周廟以克商之事告於所親下大告武成以克商之事告於所尊　豆木豆盛菹醢者籩竹豆盛果核者

彙解近親指廟遠尊指天地

宙合祀神以告武成爲主此節結句定爲篇題重輕自見祀廟記助祭則柴望之助可知勿如舊作互文看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上帝宜冢土故告成先祀周廟而後柴望蓋昔嘗求助神祇故因羣臣朝見而祭之

演重在大告武成作解

按邦甸侯衛邦字似冠下三字而時講皆云近而邦甸遠而侯衛其以邦爲王畿故屬甸服歟

講此舉祀神之事也武王既覲臣乃行祭告之禮以爲伐商之事向固稟命於親矣今天下已定可不祭告之乎於是以丁未之日祀於周之祖廟后稷以下文考以上同一享獻而以克敵之事告焉斯時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豆籩以供祭祀之役則祀內神之禮舉矣又以伐商之事昔固求助於神祇矣今四海永清可不祭告之乎於是乘庚戌之日燔柴以祭天望秩以祀山川而大告武功之成焉則

祀外神之禮舉矣

王若曰句 **嗚呼**句 **羣后**句 **惟先王**頓 **建邦啓土**句 **公劉**頓 **克篤前烈**句 **至于大王**頓 **肇基王迹**句 **王季**頓 **其勤王家**句 **我文考文王**頓 **克成厥勳**句 **誕膺天命**讀 **以撫方夏**句 **大邦畏其力**句 **小邦懷其德**句 **惟九年**頓 **大統未集**句 **予小子**頓 **其承厥志**句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大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

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孔傳先王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首句順其祖業以告諸侯順字訓若字不可用刪之

孔疏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　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　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康成等皆依用之

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朱子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
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
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固皆
錯連下說了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
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卻諸侯來便教他助
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比前輩
只差此一節　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
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於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
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　問

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
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都
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卻少但卒其伐功耳觀
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
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卻似生拍破一般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
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
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
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詳考詩書所載則文武之
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則三分之二亦
不當有矣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
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
地卻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無情
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伐崇一節不是一項
小小侵掠又如說侵自阮疆看見都自據有其土地
這自大段施張了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
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
當得

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
紂之暴虐西伯竊歎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王反
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乎孔子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
服事殷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
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其
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爲非依
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
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三年說者因謂
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並數之耳故以西

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西伯卽位久矣中閒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閒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或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信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與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

有三年武王卽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

新安陳氏曰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韋昭注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十百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

陳氏曰大邦以力自强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爲可畏而有以畏其力小邦以德望人遇文王而獲適所願故以文王爲可懷而有以懷其德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

會編此下二節皆武王告諸侯之詞此歷敘王業之所由成以聳動諸侯也建邦以侯封言啓土以土地人民言前烈亦指后稷說粒我烝民而膺有邰之封后稷之建邦啓土也思戢用光以臻富庶之業公劉之克篤前烈也在太王則居邠居岐而民如歸市得民自太王始故曰肇基王迹在王季則克明克類而王此大邦有積累之勞故曰其勤王家曰建曰篤曰勤皆前人之功勳所在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

之克成且虛說如云增益其王迹之基開大平勤王之績篤烈者於焉而益光建邦者於焉而式廓也誕膺至懷德正克成厥勳之實天命不專指西伯只是上天眷顧之命方夏亦不專指西土就天下說撫字含威德意講如禁亂誅暴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大邦素以力自强嘗欲侵陵小國者今則畏文王鋤强之威而不敢肆覬之戡黎伐密可見矣小邦素以德望人嘗畏大國之侵者今則懷文王扶弱之德而得自立觀之昆夷虞芮可見矣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大統以王天下之業言安天下之志卽

撫方夏之謂非謂欲伐商也通節重文王及予小子二段蓋言剏之王業自文王成之自我述之其由來漸矣非有弋取殷命之心也　陸實府曰文王無德力之異施但大邦以文爲可畏小邦以文爲可懷耳志者未然之辭文王無利天下之心然其志欲使天下無一失所大統未集指以服事殷言冀紂悔悟則天下舉安而終守節耳不意終不悛予小子不得不承之　袁了凡曰不曰自稷建邦啓土而曰先王者重王業之所自起也創立曰建初開曰啓前烈卽指先王自其指王跡於實踐則曰王迹自其羅八荒於一室則曰王家

集解此雖歷叙基業之所自起然不重四祖卻重文王篤烈與建啓相因勤家與基迹相因克成總括住下四句正其實也　紂三祀賜西伯弓矢鈇鉞使專征伐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文王德愈盛功愈大光四方顯西土用能成就前功雖位爲西伯實已大受天命撫安方夏之民當時大邦畏威小邦懷德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惜乎九年而崩大統未集故今日我小子之舉不過承順先人之志以除暴安民耳

宙合以王稱后稷而不及公劉豈周人郊稷之義歟有邦卽有土以部言篤前烈以遷豳言豳居允荒比有部之烈則加厚矣迹者與王之地指岐周言周之國號始此故曰肇基由部而豳而周王業艱難可見王季勤家卽無逸之克自抑畏是不曰國而曰家者重家緒也從先王后稷說起歸重於文王上以功業則爲克成厥勳以天位則爲大統未集

拂鏡臺九年自文王爲西伯之年數起

按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有二說一爲膺命虛說撫方夏卽是安天下意方乃四方之方一說膺天命指爲西伯撫方夏指專征伐以撫安西方二說不同然玩下九年字上面不入受命爲西伯則九年無來歷矣須於膺命處點爲西伯方合但於爲西伯見其膺命不專指命爲西伯可也方夏還宜虛說　大統未集自是說不有天下但承厥志志字恐涉文王有取天下之心故以安民之志說爲妥而安民實從撫方夏來

講此記告羣臣之詞也王告羣臣曰嗚呼羣后我周之有今日豈無所自哉惟我先王后稷以教稼穡之功首建部國而啓疆土之封其勳大矣曾孫公劉自

郃徙豳致民殷富克篤厚前烈未已也累傳至太王去豳遷岐民歸如市王迹實始基此及王季又能以明類長君之德勤勞王家王業自此開矣然勳猶未成也惟我文考文王承前人締造之後而能成其未有之功大受天命以西伯專征而撫安方夏之民但見大邦畏其力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居西伯九年以服事殷天下之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先王之志撫安天下不容辭也

恭(頓)**天成命**(句)**肆**(頓)**予東征**(讀)**綏厥士女**(句)**惟其士女**(讀)**篚厥玄黃**(句)**昭**(頓)**我周王**(句)**天休震動**(句)**用附我大邑周**(句)
我大邑周四字連大邑尤緊相連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　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孔傳言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爲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

朱子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陳氏曰成命一定不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爲西伯紂在東故曰東征士女猶曰男女詩中多連文言之

會編此承上其承厥志而言黜商之命在文王已誕膺之至紂惡貫盈則已一成而不易矣故奉天之命正所以成文之志也肆字緊承說言奉天伐暴以安民也篚厥玄黃以迎而曰昭我周王則民心丕應矣周王之德是弔民伐罪之德昭字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非周有求於民而民有私於周蓋上天眷顧我周之休命然有以鼓舞乎斯民故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是歸周者民而所以使之歸者天也用附我句卽指篚厥玄黃二句至是則大統以集而文考之志伐商乃天與人歸者也上言先德有自此言天意有在皆所以攝服人心　來路然曰東征綏士女是承文考安天下之志處昭我周王之德只指弔伐之德卽士女之來迎而德已昭矣天眷用爲君是天休鼓舞於默相之中是震動天休二句推原說　陸貫府曰成命只武王當日紂惡既稔天命已絕便是不可扯文王來　昭我周王蓋執篚者之致辭天休震動

玩注之所二字還是震動乎民不是天休自震動於
冥冥之中六邑周者所謂文王以百里也極狀民情
歸附意昭字作執篚者致詞甚有光景可玩不是口中說昭我周王一句話是衆口紛紛皆謂我周王伐罪弔民便是昭然明白處也
彙解我惟敬上天之成命故舉師東征以安定商之
人民安人民正是承厥志也　商民喜周之來都用
篚盛著玄黃之幣帛相迎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
之德豈民之私周哉蓋上天眷顧我周之休美默以
鼓舞震動於民心故民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
不容已耳　因先德纔得天不可平說

宙合玄黃來迎便是昭德勿以昭我句爲執篚者致
辭此便是歸附而其所以然我無心也民無心也一
天而已天休根上句緊說民心所向即天震動附周
處
演兩天字相照
按孔傳以恭天成命連罔不率俾講又以東征爲十
一年會孟津還時俱不可從　恭天命恭字便有奉
順意時講即心即天殊混成命傳云絕商之定命也
則謂文考受命至此而成者未是　傳中明我周王
之德者者字語氣自惟其趨至周王方合不是單於

昭我周王一句用者字　昭我周王我周王三字不
是武王自稱須在士女口中方合若但以士女來迎
便可見德於意未盡　震動指士女言
講此言奉天伐暴以安民也予之承志何如商罪貫
盈天欲黜商而不可變者此成命所在我敬順上天
成命遂舉東征之師取彼凶殘以安定其士女所謂
承先志者如此惟時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
之幣以明我周王有弔民伐罪之德夫豈士女有私
於周哉蓋由上天眷周之休命震動於民心故民皆
歸附於我大邑周奉幣以迎王師自不容已是歸周

者民而所以使之歸者天也然則我今日之有天下
實天命攸歸豈予之功哉
列爵惟五句分土惟三句建官惟賢句位事惟能句重民
五教讀惟食喪祭句惇信明義句崇德報功句垂拱而天
下治句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
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
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
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

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　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於後　大全原文

孔傳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在能事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

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　所重在民作一截未妥

孔疏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康成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以重總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卽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

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新安陳氏曰所重教食喪祭四者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斯民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卽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維持天下之教化也

王氏曰惇厚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顯明其義使天下不徇於利崇德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使人知所以勸忠

陳氏雅言曰聖人詳於有爲然後可以享夫無爲蓋

有爲者所以致無爲之本無爲者所以收有爲之效
呂氏謂武成篇末有堯舜氣象信斯言也
會編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修文之事蓋不
惟以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教綏太平也武王當統
馭萬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故爲之列爵分土
列爵就建侯樹屏說分土就剖符析壤說二句乃通
於天下者惟五惟三是分封有法也當照臨百官之
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爲之任賢使能事即官所
司者能即賢人所設施者只是一人就未用之人說
二句乃施於國中者惟賢惟能是官使有要也四惟
字重看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五教之外惟此三
事也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
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惇信
明義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惇是著實做他
明是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惇信者至誠以
治天下而發政施令莫非實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
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立綱陳紀皆合時宜不特
散財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於詐明其義使
天下不趨於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本而勵天下
之俗也崇德報功皆就已在位者說與上賢能不同

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重而有功者崇德
是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尙賢報功是功懋懋賞使
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
之善也垂拱句總承上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文德
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氣象相似天下治要括上
意講蓋分封定而萬邦惟懷賢能用而庶績咸熙教
修事舉而民德歸厚勵俗勸善而人心向化大定悅
服長久安靖故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也蓋治法詳
於有爲而治化享於無爲武王致治之本末如此
宋道夫曰爵土封於諸侯以世相傳者也故定其等
而不易官使授於人才朝廷隨時任之者也故嚴其
選而不濫人紀由於天定不修則墜風俗出於人爲
不舉則偷信義上所立以率天下者惇信只是不喜
夸詐惇厚於己使天下不趨於詐明義只是不徇功
利顯明於己使天下不徇於利皆所以激勵商俗之
偸也至誠可以契化育中孚可以及豚魚因可以達
萬世之宜革可以權一時之變必如此發揮王者信
義方得功德是臣所立以盡職者　陸寳府曰八句
依注作六件看分土是分於所列之爵位事是位於
所建之官重民二字在上之精意上說古人先養而

後教此先教而後發者以示重也　將同春曰重食則民禮義之心生重喪祭則民知慎終報本故曰厚風俗五教注中無朋友而有長幼亦宜知之信義行於己者官賞施於人者注解崇德又云尊之以官者蓋上所謂官合尊卑而言之未必皆尊此則因其德之尊而尊之以官便有崇尚之意故曰崇德　信立於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暱於天下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也

僉解封建之來久矣其上世皆有功德於民子孫世其土地聖人因而爲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

可踰　列爵分土不止上世之子孫周同姓之親及異姓之功臣俱在內　事卽官所司者能卽賢人所設施就建官中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有此官則有此事未有無事之官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非謂官使不相通而賢能爲二途也

[illegible]官論德而事必須才賢與能終當有辨　二說皆通宜並存之　重字或就民說非也有上倡之而使民從之義　信者人之所難守而易渝故曰惇義者人之所難明而易昧故曰明惇之自上使天下不薄明之自上使天下不昧

宙合垂拱而治猶云不下堂階而風行天下也蓋史臣贊美之詞若當作恭已無爲看則武王尚有許多制作未遑處不應遽然端拱

拂鏡塵此節雖卽新政之事看來當作政由舊之實蓋數事雖非武王創建只是從殷墜後舉行之但對商言謂之新政　八句須分六件宜相遝看封建以佐天子然天子不能獨治不容不承以大夫師長故次建官官必有事故次位事事以爲民民有緩急輕重夫孰重於正德厚生慎終追遠故又次焉然此無非欲以惇明信義崇報功德故又以信義功德終焉

爵土官事在朝廷教養喪祭通天下故又出民字以別之

演重在列爵數句是武王立一世之大法不重垂拱意

按分土固在列爵中位事固在建官中然照惟字各還他一項爲妥　五教三事宜並重或溺惟字要與上四惟字一列遂將五教綰合三事內覺多一折

此節只根修文爲正脈不當又尋由舊爲遣龍也蓋由舊而民說是一意此處偃武修文而立一代治法又是一意不纏繞爲是

講此史臣記武王修文之事以為一代之治法也定商之後偃武修文其事不可悉數略舉其大者言之其列爵惟五等公侯伯子男其分土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建立六卿百執事之官惟其賢而有德者其任使禮樂刑政之事惟其才而有能者親義序別信之五教則視以為重建學明倫而立人紀於天下食喪祭之三事則亦以為重有務田力穡之政衣衾棺槨之制禴祀烝嘗之禮而厚風俗於天下勵俗存乎信義則厚其信而政令一本於實心明其義而因革一合於時宜官賞所以勸善於

在官有德者則尊之以官於任事有功者則報之以賞夫分封有法則萬邦懷官使有要則庶政理五教修則百姓親三事舉則民風厚信義立則人心知所嚮官賞行則人心知所勸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已大治矣

舊本武成全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

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今考定武成全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二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於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於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於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詞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

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此從大全原本較時刻爲詳）

朱子曰武成月日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爲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爲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爲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並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爲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

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於周廟則爲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而粤五日乙卯又祀馘於周廟則六日之閒三舉大祭禮歎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註以爲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其何所據也讀者詳之

按大全原照舊本次第而今考定者在後但於講解殊覺不便今照考定爲次第而以舊文今考定本並附於後庶見分曉　大學係程子改定今用改本而不用舊本則武成亦只當用考定爲是而集傳致愼故仍舊本而具考定者於後云

書經詳說卷三十八終

書經詳說卷三十九

牟陽冉覲祖輯撰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

孔疏此經開源於首覆更演說非復一問一答之勢必是箕子自爲之也發首二句自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曰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已下箕子更條說九疇之義此條說者當時亦以對王更復退而修撰定其文辭使成典教耳

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爲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

徵便是驗之於天五福便是體之於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　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　說洪範曰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强說得出只是恁的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著實又曰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切緊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麽零零碎碎

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殷之末周之初也

會編此篇發之於禹而箕子推衍增益以成之初一曰五行一節禹所第也一五行以下箕子所推衍而增益者也

彙解人心惟危四語聖學傳心之妙而未及政事之詳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數語善政養民之要而未及心源事目之備洪範一篇性命政事大綱細目兼該全備信乎唐虞以來授受之微言也

演首節記武王訪道之事王乃言曰節武王問箕子以敘倫之故以下皆箕子所陳也我聞在昔節言彝倫以洪範九疇敘而其原出於天初一節述禹所次九疇之綱一五行起至末述九疇之目而推廣其指古今天人之學莫備於此篇範者鑄金之模匣故取爲道法之象

近指九疇所列皆三才至理聖人參贊經綸證應禍福以示萬世者也箕子告武王尼父繫易辭初不言洛書爲洪範以洛書爲洪範則自孔安國劉歆始

按箕子我不顧行遯我罔爲臣僕其自處之義已審於三人自靖而自獻之時其囚也較之比干之死則有閒矣而箕子無庸心也既而武王之訪也較之前之囚則又有閒矣而箕子亦無庸心也總之道之所

在與時偕行如必悻悻然求畢旦夕之命方可以告無罪於先王則亦一節士耳先儒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知言哉　通章不出惟天陰隲三句初一節禹本文九疇之經一五行至末箕子演疇九疇之傳歸重皇極上

惟頓**十有三祀**句**王**頓**訪于箕子**句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於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　蘇氏曰箕

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之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孔傳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次問天道

朱子曰柯國材言武王伐殷序謂十有一年書謂十有三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必是當年初克商便釋箕子囚而問之若十一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不應如此遲遲此說有理　伊川說局書惟十有三祀與惟十有一年云與一須有一字錯泉州高某說一字錯

張氏曰稱祀不稱年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爲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

陳氏經曰稱祀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致見武王義當有所屈也箕子之不屈其守正不撓當如是也武王之有所屈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新安陳氏曰武王下車之初以道統爲重卽就問箕子孟子所謂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者也雖封朝鮮終稱箕子而洪範終篇稱武王曰而曰汝而自稱我終不臣周也不臣周所以振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歟

陳氏雅言曰唐孔氏謂此篇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旣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稱祀夏氏謂古者史官於人君言動無不書者豈有武王訪箕子其事如此之大史乃不錄而箕子自錄之理此說極是且如孔說則於惟十有三祀一句雖說得通而於王訪于箕子一句說不通矣此亦可辨

會編此節重訪道上以是年得天下卽以是年訪道者見其急於求道也祀字意輕只帶說爲是當周命維新之時而猶稱十有三祀者史臣以武王順箕子之志而不臣是以存商人之號而不廢也訪于箕子是武王以道在箕子而屈已忘勢以訪問之也蓋武王以公天下爲心不汲汲於商政之革而以治天下爲慮獨孜孜於訪道之誠觀史臣敘事之辭可見武王之訪道箕子之陳範何也蓋武王作民君師位之所在當爲萬世開太平箕子罔爲臣僕道之所在不得不爲往聖繼絕學也　王宇泰曰十三字與訪字重是年四月歸周卽問道於箕子見急於聞道也

就而問之重道也不曰年而曰祀存商號以重箕子也訪字內兼不自尊不自聖二意　董思白曰訪王箕子欲研天道之精蘊以探治道之本原恐綱常一乖則君師有忝故訪之何嫌於屈也訪之即位之初何嫌於驟也箕子不臣周之意原輕

宙合惟武王釋箕子之囚時事甫釋戎衣未更商制史仍曰祀紀實也若泰誓稱年則追書之辭耳初定亂而即訪賢其慕道之切可知訪字示隆重之意非爲箕子不爲臣僕且未嘗問道而可得臣也

講此史臣紀武王訪箕子之事也惟十有三祀之春武王克商而有天下之初他務未遑躬就箕子之家訪問治天下之道受命即訪道知所重矣就而問蓋以師禮尊之不以臣禮相待也

王頓**乃言曰**句**嗚呼**句**箕子**句**惟天**頓**陰騭下民**讀**相協厥居**句**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句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騭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孔傳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訓居字與集傳異

孔疏傳以騭即質也質訓爲成成亦定義故爲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復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

皆是天助之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爲天事相協以下爲民事注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與孔異也王說爲優

朱子曰彝倫指洪範九疇而言竊意箕子在商潛心九疇之學如文王之潛心於八卦殷滅之後武王恐其學不傳故訪而問之且退託於不知以發其言

新安陳氏曰斯民之生其上棟下宇羣居聚處是孰

使之然哉天意之陰隲默相蓋存乎其間而常理卽寓乎其間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武王於陰隲相協而繼以彝倫之所以敘攸者所也卽所以然之意武王其默識之矣姑退託於不知以問耳

陳氏雅言曰此武王訪於箕子之辭武王意謂天陰隲下民而相協其居人君代天理物必仰承天意以治民而使其居之順其常得其正以無負上天陰隲相協之心者其道在於敘其秉彝人倫也我欲敘之不知所以敘之之道當何如此問箕子以爲治之道也箕子於是告以洪範九疇爲爲治之大法蓋九疇之敘卽彝倫之所敘也

會編此武王訪道之辭乃言者彝倫之道至理存焉武王不輕於問也陰隲二字虛相協正是陰隲處厥居雖重綱常倫理而言動事物亦在其中蓋言斯民之生莫不有居止之理而日用不知者多矣維天於冲漠之中貽之以安定爲之輔相而扶持引掖使之各止其所爲之保合而聯屬造就使之各奠其居其陰隲下民者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於人心則爲秉彝由於人身則爲人倫而曰相曰協天固有以啓其

敘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乎我而所以敘之之道皆我之所當知者今我居代天理物之任而未知經綸大經之原抑不知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者何如也蓋彝倫卽皇之極彝倫之所以敘卽皇極之所以建當以體用貫講厥居處當先提破彝倫末句正究敘之之道雖承天道言之其實欲盡君道意思此節語意大抵與湯誥同惟天二句似維皇二句我不知句似克綏厥猷句故末句斷就君上說　陰隲者天無言而化生民人默有以賦其理而安定其民也物物有當止之所與生俱生是謂居止相協二字串相之而使不偏協之而使不離相協其居正是天之陰隲處二句一直說下民之厥居民之彝倫所在也天能陰隲相協於有生之初而不能使之常敘於有生之後是固有待於君之敘矣我欲敘之不知所以敘之之道何如而後可以承上天陰隲相協之心也攸字是所以敘處此與下節問答只重一攸字

董思白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相之使不乖離協之使不渙散都要像陰隲意思講言其若或有相之者而下民莫知其相之者誰也若或有協之者而下民莫知其協之者誰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出不

知就本陰隲上邊來看方妙言天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固以敍彝倫也然惟其陰隲則有莫之爲而爲者故我雖承天治民以終敍彝倫之責特不知所以敍者何如果天有所以洩其祕者在乎又要暗照下文意思　陸實府曰九疇不是彝倫乃所以敍彝倫者

彙解言天默定下土之民輔相而合其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都井然而不亂這正是彝常之人倫彝字從隲字生來倫字從居字生來此二字串說我今爲天之子便當敍這彝倫卻不知其所以敍之之

事如何也攸字固重而敍字尤重下文九疇正敍彝倫之事　武王惟知箕子之有道未必豫知箕子有洪範之傳也

拂鏡塵維皇降衷盡人均足物各付物各有常分所謂陰隲也居字與隲字應相協二字串居不自合若或相之使合非天所默成而何此二句須通有生之後言不專指賦予之初說彝倫只解常理爲是

宙合隲訓定盡人均足以有常分如孟子分定故也之定陰隲處相協卽所以陰隲之耳居是道理所當止處止不能自合而天相之使合於所止各得其本

性是也協字與隲字相照勿以輔相保合對說相協厥居此人性中彝倫所自出也但氣拘物蔽如何敍得必藉有君師政教而後能使五典克從此彝倫之所由以敍者否則陰隲相協之天意亦幾乎熄矣攸者所以然之謂理一也在民心謂之居在世敎謂之彝倫故以攸敍屬君看

聽月方初庵曰玩一其字文義則下我字實與上天字對言天默定乎民而輔相之以保合其居止是天敍天秩而彝倫已敍於生民之初也我將輔相天道以左右乎民者不知其所以敍之之道何如如此方

得武王求治道之意不然上既曰陰隲相協則天道已非不知者矣又何曰我不知也

删正天之於民聲臭俱無而性靈全畀不顯而彰不言而授所謂陰也所畀之理事事物物隱然自不可移易者所謂隲也居卽惟厥攸居之居乃心之止處非離行而求止乃卽行而爲止也

剖墨武王訪道直欲體天意以敍倫著君道說玩下九疇總歸建極可見時欲專言天道覺於治體欠切按陰隲相協二句相連乃天道也我不知以下另一意乃君道也直解相協句連下我不知句講不可從

隲訓定有二說一謂是分定之定言所賦之理一定不可移一謂定字照居字看賦以居止之理是有以定之也照居字看覺味長　相協二字或平或串皆通然平看似覺分曉　隲字相協字俱有力陰隲只是天不言之意不必深求作玄妙講蔡傳渾言居止未明指理會編分說居止亦欠明白看來居止只以理言爲是　厥居自是彝倫之理而敘之之責在乎君故武王謂我不知彝倫之所以敘此句正是訪問處　彝倫照傳秉彝人倫看二字當平

講此武王訪道之辭也凡民之生莫不各有當然之止所謂居也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凡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言動莫不爲之輔相保合其所居之理而使之各得其宜其陰隲下民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於人心則爲秉彝由於人身則爲人倫相而協之固天道之敘彝倫也然必有所以敘之之道而我不知何以能使之各得其敘以上獻陰隲之心無負克相之任也

箕子乃言曰句我聞在昔句鯀陻洪水句汨陳其五行句帝乃震怒句不畀洪範九疇句彝倫攸斁句鯀頓則殛死句禹頓乃嗣興句天頓乃錫禹洪範九疇句彝倫攸敘句

乃言者重其答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卽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於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者也　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卽洛書之數也

孔傳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類也故常道所以敗放鯀至死不赦嗣繼也廢父興子堯舜之道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

孔疏襄二十五年左傳說陳之伐鄭云井陻木刊謂塞其井斬其木是陻爲塞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

湮洪水爲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水既治五行序是治水失道爲亂五行也以禹得而鯀不得故爲天動威怒鯀不與大法九疇疇是輩類之名故爲類也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爲九章此謂九類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類故常道所以敗也自古以來得九疇者惟有禹耳未聞餘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鯀獨不得可言天帝怒鯀餘人皆不得獨言天怒鯀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賜之鯀亦治水而天不

與以鯀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聖當於天心故舉鯀以彰禹也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卽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卽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羲繫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爲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僞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是神

龜負文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語必當簡要不應曲有次第丁寧若此故以爲禹次第之禹既第之當有成法可傳應人盡知之而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已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其義或當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類常道始有次敘未有洛書之前常道所以不亂者世有澆淳敎有疏密三皇以前無文亦治何止無洛書也但旣得九類以後聖王法而行之從之則

治違之則亂故此說常道攸敘攸斁由洛書耳　問洪範之書林氏以爲洛出書之說不可深信又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猶云天奪之鑒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猶天誘其衷也又云洪範之書大抵發明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猶言天乃錫王勇智耳不必求之太深也某竊謂易明言河出圖洛出書豈得不之信也未知林說如何望折衷朱子曰便使而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兩說似不可偏廢也　鯀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鯀而以開發禹故

言畀不畀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
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
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爾　問鯀旣被誅禹又
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以鯀爲
有罪而又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
父打碎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塡還此豈是顯父
之惡　問箕子爲武王陳洪範言彝倫攸敘見事事
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
是
劉氏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蘇氏曰五行一疇耳一汨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
目綱壞而目廢也
呂氏曰洪水陻而五行汨便見五行一源以堯舜之
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何嘗斁此只就鯀身上說自
斁一身之彝倫爾
陳氏曰九疇謂之彝倫蓋天下自然之理也聖人推
之天下則爲彝倫勒之於書則爲洪範
西山眞氏曰龜所負者數耳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
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卽今九疇是也
新安陳氏曰帝卽天也天者理而已水五行之首鯀

乃陻之一行汨而餘皆汨是逆理而獲罪於天故天
不畀以九疇謂洛不爲之出書天錫禹九疇卽洛出
書也且天錫之惟有洛書之九數自禹則之則爲洪
範之九疇惟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謂之天錫禹云爾
節初齊氏曰彝倫乃天理之自然而人類之所一日
不可無者也
問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或謂卽是洛書不知經何取
證潛室陳氏曰天以洛書之數闡道之祕聖人以洪
範敘道之用道非數不闡數非疇不敘疇非聖人不
能明其用也易大傳曰洛出書聖人則之今觀神龜

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自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則居其中各有定位而縱橫錯
綜其數皆十五非有次第之序也自禹欲因之以明
大法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而洛書之序始有條而
不紊故以洛書之一居初而則之曰此五行也以洛
書之二居次而則之曰此五事也以其三又居次而
曰此八政也以其四又居次而曰此五紀也以其五
又居次曰此皇極也下四疇皆自然要之自一至九
洛書之本數加初次於上者乃禹之所以次第之疇
凡言數者未有言初次其上旣次其數又復加初次

者非贅也蓋別初次爲禹之次第而九者之數則洛書之本文也洛書之文具此章而讀者不明其讀洛書當以初一次二爲讀概以爲禹敘九疇而不悟其中合洛書至以洛書爲不經無據之誕說是不精洪範之學者孔安國註九疇爲洛書註初次爲禹所次第法則註一五行以下爲箕子所演最爲得之

臨川吳氏曰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斁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敘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曰天錫禹何也蓋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爲書因龜文有九感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雖禹之自爲然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啓其衷云爾故爲天所錫也

會編此箕子答武王之辭乃言者至理所在不輕於答也彝倫之斁敘在九疇九疇之顯晦在於天先敘鯀而後及禹者見天道不輕畀也鯀陻洪水而曰汩陳五行者水居五行之首一行汩而五行俱汩也不畀洪範九疇者洛書之出在禹抑洪水之後而不在

鯀陻洪水之時則知天之怒鯀而不畀也彝倫攸斁者洛龜之數茀顯則皇極之理不明對禹之攸敘而反言之也鯀則殛死帶下看嗣興句內含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意蓋至是則陻塞者有順導之功汩陳者有孔修之利而震怒之威轉而爲眷顧之休矣蓋五行俱順則修己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畀也九疇皆列於禹而曰天錫者龜文之九疇既陳而致治之大法以寓雖禹第其疇而實天啓其衷也由是第四疇於前而皇極之體立第四疇於後而皇極之用行彝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彝倫之敘在洪範九疇中來人君欲敘彝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箕子以是告武王豈不以禹承洪水之後卽武王承大亂之後禹之所已行卽武王所當行也歟　杜靜臺曰斁只自鯀身悖理傷敎言不可說天下之民之彝倫皆敗也攸敘亦只在禹次序九疇處見雖是推之治化有以敘天下之彝倫的道理但不可實指在天下之民上講蓋鯀禹當堯舜之時天下之倫未有不敘豈以鯀汩五行而遂斁之亦豈待禹第疇而後敘也天之錫禹止有洛書奇偶之數至於因數第疇爲世大法則

禹爲之也而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何哉蓋天以洛書之文示禹若有以啓禹之心雖第疇立法爲之自禹實因其文以發之故爲天錫也先講天錫意後講禹承天意洪範九疇旣立則綱常事物皆有次序一一各得其所以之綱紀乎世道維持乎人紀而無不得其理者備乎此也彝倫不由是而敘乎觀彝倫不自敘而敘於九疇之法如此則人君欲求所以敘彝倫者舍九疇何以也　董思白曰治天下大法本禹所自第而曰天錫者蓋上天寓理於數以啓治法之端則是天之所錫者也原要順天錫講莫說出一段

禹法第疇話來攸敘要發攸字乃其所以敘也武王問攸敘問其所以敘而箕子答攸敘亦答其所以敘耳莫混講一套敘彝倫話

彝解彝倫斁只是論理言無九疇則無以綱紀人倫也似不必說鯀之身按此與常說稍異然只就九疇說亦覺活

拂鏡塵上問不知其彝倫攸敘此答言如何而攸斁如何而攸敘三攸字相應洪範之理唐虞已有禹得箇數而第爲九疇爲治大法始昭垂萬世也鯀陻一段輕只起禹意箕子原敘彝倫而獨本禹者洪範備於九疇九疇本於洛書洛書出於禹故言禹也因禹而及鯀因鯀而及治水非謂敘彝倫必從治水也攸斁不在一時洪範不出道法未彰雖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常道之昭揭於萬世也禹於九疇之理無一不順亦不獨在治水但不出於鯀而出於禹見天不輕畀也曰天錫者當然之理卽在自然之數天實啓之耳彝倫攸敘乃開天立極一大關鍵禹特其寄也人覩之爲箇禹覩之恍然帝訓也

聽月常說以九疇與彝倫一物非也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敘彝倫者也彝倫乃民生所具之常理九疇之所敘者也故傳云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所敘者也

按九疇乃治天下大法出之於禹先儒多以爲不干洛書事歐陽永叔歸震川之文皆有辨但自孔傳以洛書爲說朱子及蔡氏其遵無改則今無容異議也陳氏謂初次爲禹之次第而九者之數爲洛書本文甚有見不然禹第疇只曰一二三四足矣而初與次不茂贅耶又按經文從鯀至禹治水許多話說若不爲洛書而設亦覺無來由之甚當以洛書爲定解鯀不能治水洛不出書便是天不畀禹能治水洛出書便是天錫文義顯然無可疑沿陳其五行時講將

其字倒在陳字上覺未妥或謂汨陳猶云失次也則汨陳二字又不宜拆開看來只依本文還之會意可爾

講箕子將陳九疇而先述所從來也乃言曰王欲知彝倫攸敘乎敘之之道備於九疇而九疇亦出於天也我聞在昔鯀陻塞洪水而逆其性水之一行不順而餘四行俱乖汨陳其五行故帝乃震怒洛不出書不與之以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斁也鯀因是而殛死禹乃繼鯀而興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不愛道而洛書出焉而龜文之九數既陳政治之大法以寓禹則因數第疇爲大法九章燦然畢具此彝倫之所敘也人君欲敘彝倫以繼天者惟用此以治天下而已

初一讀**曰**讀**五行**句**次二**讀**曰**讀**敬**頓**用五事**句**次三**讀**曰**讀**農**頓**用八政**句**次四**讀**曰**讀**協**頓**用五紀**句**次五**讀**曰**讀**建**頓**用皇極**句**次六**讀**曰**讀**乂**頓**用三德**句**次七**讀**曰**讀**明**頓**用稽疑**句**次八**讀**曰**讀**念**頓**用庶徵**句**次九**讀**曰**讀**嚮**頓**用五福**句**威**頓**用六極**句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孔傳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治民必用剛柔正直之三德明用卜筮考疑之事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此已上禹所第敘 內講用字或連上或連下不一例可疑

孔疏天所錫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材氣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之綱紀次五曰立

治用大爲中正之道次六曰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鄭康成云農讀爲醲則農是醲意故爲厚也政施於民善不厭深故厚用之政乃成張晏王肅皆言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然則農用止爲一食不兼八事非上下之例故傳不然八政三德總是治民但政是被物之名德是在己之稱故分爲二疇也　天是積氣其狀無形列宿四方爲天之限天左行晝夜一周日月右行日遲月疾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有餘日則日行一度月則日行十三度有餘日月行於星辰乃爲天之厤數和此天時令不差錯使行得正用五紀也日月逆天道而行其行又有遲疾故須調和之　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無得過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也詩云莫匪爾極周禮以爲民極論語允執其中皆謂用大中也　貧弱等六者皆謂窮極惡事故目之六極也福者人之所慕皆嚮望之極者人之所惡皆畏懼之勸勉也勉之爲善沮止也止其爲惡自初一曰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是禹所次第而序之下文更將此九類而演說之

禹爲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爲初也發見於人則爲五事故五事爲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爲政故八政爲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爲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爲五也欲求大中隨德是任故三德爲六也政雖在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爲七也行事在於政得失應於天故庶徵爲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福加於人身故五福六極爲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處末者顧氏云前八事俱得

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末也發首言初一其末不言終九者數必以一爲始其九非數之終故從上言次而不言終也五行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百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傳於五福六極言天用者以前並是人君所用五福六極受之於天故言天用傳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悉載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上傳云禹因而第之則孔以第是禹之所爲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

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能盡故也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皆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旣衆不可以數總之故也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然五福六極所以善惡皆言者以沮勸在下故丁寧明言善惡也且庶徵雖有休咎皆以念慮包之福極擧成相反不可一言爲目故別爲文焉知五福六極非各分爲疇所以其爲一者蓋以龜文福極相近一處故禹第之總爲一疇等行五事所以福五而極六者大劉以爲皇極若得則分散總爲五福若失則不能爲五事之主與五事並列其咎弱故爲六也猶詩平王以後與諸侯並列同爲國風焉咎徵有五而極有六者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卽與咎徵常雨相類故以常雨包之爲五也

問洪範諸事朱子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槪備於此矣又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恐自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一身旣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旣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以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旣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凡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五亦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居中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前四者乃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卻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

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說惟此說好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德雖應變無方而事又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嘗謀之鬼神故次七曰稽疑　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禹則之而爲九疇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偶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禹叙而次第之以其一居初而爲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爲五事三又次之而爲八政四又次之而爲五紀五又次之而爲皇極六又次之而爲三德七又次之而爲稽疑八又次之而爲庶徵九居次之末而爲福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卽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於天下後世也若其敘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爲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

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厤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横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沖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酉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矣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

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章具洛書之文例以空談而說之則陋矣

陳氏大猷曰五氣運行於天地間未嘗停息故名五行

西山眞氏曰五行者天地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

史氏曰劉歆以初一曰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豈知洛之所出者其數也禹之所敘者今之九疇也箕子所陳洪範則九疇之義疏也

張氏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

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

王氏曰皇極立本三德趨時

新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爲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根本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疇之樞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又曰自歲至厤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庶徵驗吾之得失於天也福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恆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念省察者也皇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之此君所當嚮用以爲勸者也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此君所當威用以爲懲者也嚮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兢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

徽庵程氏曰九疇圖說曰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

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皇極之所以立也又謂成就此極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皇極之所以行也又謂維持此極竊謂在天爲五行言其所自然在人爲五事言其所當然厚乎人而爲八政言其利不言其弊占乎天而爲五紀言其常不言其變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皇極建則乂之以三德而威福玉食出於上否則三德失其宜而威福玉食移於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龜筮臣民從之而吉否則稽疑有不

審而龜筮臣民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狂僭豫急蒙而卿士師尹失其職庶民傷其生五氣戾而四時舛矣皇極建則斂五福以錫民爲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否則斂六極以厲民爲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矣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信乎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矣此大禹則龜文以叙九疇箕子本禹疇以陳洪範必以皇極爲天地人之宗主歟

復齋董氏曰董仲舒劉向洪範傳以五行五事皇極庶徵福極五者牽合相從雖其援引春秋經傳以發明其說粗若可信然其所配止於五者而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則不可得而配此其爲說固已拘泥不通至於庶徵分配五福而六極衍其一而無所當則於咎徵各增其一曰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此則於箕文之外別立此以遷就其說其失箕子之意遠矣眉山蘇氏雖不若漢儒之鑿然相配亦止於五疇而已

蘇氏曰威畏也古者威畏通用六極之極窮也苦也

張氏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

臨川吳氏曰數之初爲一一洛書文之在後者一之次爲二二洛書文之在右前者凡言用者有所待於人而後然也蓋主於君人者而言人稟五行之氣而成形故以五事配數之二二之次爲三三洛書文之在左者先身而後及於人故以八政配數之三三之次爲四四洛書文之在左前者先人而後及於天故以五紀配數之四四之次爲五五洛書文之在中者

皇極居天下之中洛書之五亦居中故以皇極配數之五五之次爲六六洛書文之在右後者惟皇作極民所視效日遷善而不知無所事乎治也或有未然則治之各有所宜故以三德配數之六六之次爲七七洛書文之在右者德雖應變無方然有疑事非人謀所能決者必須謀之鬼神故以稽疑配數之七七之次爲八八洛書文之在左後者雖聽命於鬼神猶不敢自是也必驗吾之得失於天故以庶徵配數之八八之次爲九九洛書文之在前者五福人心所同欲慕也君之所向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協氣成象人蒙休祥而五福應之或失其道則乖氣成象人罹殃咎而六極應之故以五福六極配數之九而爲九疇之終

鄒威執君說是另一解

陳氏雅言曰此大禹因洛書之數而敘洪範之疇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此神龜所負之數也曰五行曰敬用五事曰農用八政曰協用五紀曰建用皇極曰乂用三德曰明用稽疑曰念用庶徵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大禹所第之疇也蓋數之出於天者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五居中此自然之數也大禹於此見其數之一二三四五則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當之見其數之六七八九則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當之夫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固非至是而始有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亦非至是而始具特聖人因其數而敘是疇以立萬世爲治之法

會編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洛書本數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曰次者禹因而次第之也五行五事以

下禹分配之也一二三四者水火木金之生數坎坤震巽之位也六七八九者水火木金之成數乾兌艮離之位也五者土之沖氣統生成之全數而居八卦之中位者也用字皆人君用之當重看以治天下之大法意貫初一配以五行者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者變化之端也其氣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窮人君所以因天道而全民用者莫此爲先故以五行配一次二曰敬用五事者蓋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五行之著於身者也未發則有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人君所以懋敬厥德而誠其身者惟

用乎此五事本於五行故以五事配二自二而三氣
之益著也則配之以農用八政言人君欲創制立法
以厚民之生惟此八政之用焉養立而教行安內而
攘外無非因天立政者也身修可達於政故以八政
配三自三而四氣之著而久也則配之以協用五紀
言人君欲授時齊政以合天之道惟此五紀之用焉
察氣而觀象治厤以明時無非敬天勤民者也政不
失時必先術不違天故以五紀配四五數居沖氣之
中而綜十五之變有成位乎中之象也故配之以建
用皇極焉蓋人君立天下之中而所以立臣民之準

者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於
此乎樞紐故以皇極配五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
者也則配之以乂用三德正直無爲而剛柔互用人
君用此以爲應變之治者也三德所以納民於極者
故以三德配六書數有七乃形之已著者也則配之
以明用稽疑焉決之龜筮而參之人己人君用此以
斷天下之惑者也應變之際不能無疑故以稽疑配
七自七而八形著而益著矣曰念用庶徵者言人君
欲省驗其得失必用此庶徵以庶徵之休咎觀五事
之修否所謂推天而徵之人者也蓋雖聽命於鬼神

而猶不敢自是必考驗之故以庶徵配八自八而九
形著而久矣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言人君一身
既以德而斂福又以無過而免極矣然以勸天下之
臣民則用此五福使知歸於極者有必得之福也以
懲天下之臣民則用此六極使知悖於極者有必加
之威也曰福極則善惡之應盡於此矣故以爲終焉
福極須兼君與臣民說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
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
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
該前四疇所以成就此皇極者體之所以立也後四

疇所以維持此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一建一
行而彝倫於是乎敍矣九句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
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初一五行以一爲九數之首
五行爲九疇之首立說五行五事以天道人道立說
五事八政以修身立政立說八政五紀以勤民敬天
立說皇極三德以立本趨時立說稽疑庶徵以聽天
驗天立說庶徵福極以天道省驗天道勸懲立說合
而觀之九疇之樞紐在建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
事五事之要只在敬之一字而已　陸實府曰廼禹
所第之疇不可將後意攙入宜直發本文禹只列書

以明疇不必以卦位相配亦不以五行相屬按洛書
者以五居中而一居下蕩物發用在中根荄在下故
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統八疇發用在中之義
也五行諸事之本根荄在下之義也只要發敬農協
建乂明念嚮威等字義八用字有力要順文說令人
只講得五事用敬不知有此敬方用此五事非以五
事爲敬也下倣此
拂鏡壓嚮用二句重在勸懲臣民不可以自勸懲與
勸懲人乎
說約洛書九位縱橫交午皆十有五數五數居中而

其外之八位皆縱橫交午每二位相對皆十數也爲
則其中數統外數之象以敘君身貫天人之法九疇
皆天與人對縱橫交午以統於皇極一與九對上操
福祿以配天下布五行以配地皇極之建本於造化
而驗於民生也三與七對故左達陽氣則八政以修
民事右施陰教則稽疑以協鬼謀皇極之建明則行
諸禮樂而幽則質諸鬼神也四與六對皇極之建上
以五紀順天奉時下以三德撫世酬物也二與八對
皇極之建五事克修而修身以俟天庶徵嚮應而監
降實在乎人也故洪範之樞在乎中五之皇極實天

人之統會以中數而統外數也
演只重次五曰建用皇極句作腦五行本天五事本
人八政養民五紀授時皆建極之切務故列於五數
之前三德馭世稽疑成謀庶徵反己福極宏化皆所
以爲建極之助者故列於次五之後
按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而不及十其對宮皆配爲十
是也寓十在中也河圖中宮十五而此縱橫觀之又
皆以十包五可以相通但以八卦方位五行生成配
合爲說則累幅不盡故不暇細考　五行配一五事
配二大概以數目先後爲說若欲窮其五行何以在

坎五事何以在坤則聖人之精意不可窺測　五數
居中自當重皇極一疇而張氏陳氏又推重敬用五
事此亦論理之辭爾恐非禹本旨也　敬農協建等
字俱讀斷而以用字連下爲是
講此箕子述大禹所第九疇之綱也彼龜文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有奇偶
而無文字也禹因數明理第以九疇用爲治天下之
大法焉龜文有一禹因其一而第之居初曰五行蓋
以有天地卽有五行人君因天道而前民用者莫先
於此龜文有二禹因其二而第之居次曰敬用五事

蓋以運於天爲五行稟於人爲五事人君敬厥德而誠身者必用乎此身修可達於政故第其三曰農用八政八政者人所以因乎天人君欲厚民生必用焉立政必因乎時故第其四曰協用五紀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人人君欲合天道必用焉五數居中有君之象故第其五曰建用皇極人君中天下而立有大中至正之極而後臣民知所從故立臣民之標準者必用此皇極也極雖足以立本而治不可以偏執故第其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應變人君欲因時以治民必用此也德雖足以趨時而事不能無惑故第其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人君欲明以辨惑必用此也惑固解矣人君不能無得失故第其八曰念用庶徵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人君欲省驗吾身之得失必用此也省固勤矣人君不可無勸懲故第其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人君勸天下使歸極者慕福而爲善用此五福懲天下使悖極者畏威而去惡用此六極也禹因數第疇其大綱如此要之九疇之內以建用皇極爲主而建極之要又在敬用五事而已

一五行句一曰頓水句二曰頓火句三曰頓木句四曰頓金句五曰頓土句水頓曰潤下句火頓曰炎上句木頓曰曲直句金頓曰從革句土頓爰稼穡句潤下頓作鹹句炎上頓作苦句曲直頓作酸句從革頓作辛句稼穡頓作甘句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孔傳皆其生數言其自然之常性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種曰稼斂曰穡土可以種可以斂鹹水鹵所生苦焦氣之味酸木實之性辛金之氣味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孔疏此以下箕子所演陳禹所第疇名於上條列說以成之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爲人之用書傳云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言五者各有材幹也謂之行者若在天則五氣流行在地世所行用也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

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易文言云水流溼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揉曲直者爲器有須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銷鑄以爲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爲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既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改更也鄭康成周禮注云種穀曰稼若嫁女之有所生然則穡是惜也言聚畜之可惜也土上所爲故爲土性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非土本性也爰亦曰也變曰言爰以見

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體異故也　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爲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卽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　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爲焦味故云焦氣之味也臭之曰氣在口曰味　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羶是也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其臭腥是也　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爲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是也

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與後倣此　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問水火金木土竊謂氣之初溫而已溫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曰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徵者常依此爲序其言亦有理　自水曰潤下至稼

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潤下潤溼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甁定體種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

問如何是金曰從革是從人之革否曰不然是或從或革爾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盃便是從更要別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　從革作辛是其氣辛𨐨由直作酸今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　董氏鼎曰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木擦齒酸之說恐未然

陳氏雅言曰此箕子所衍之疇此一字與初一之一字不同初一之一乃洛書之數此所謂一乃次第之辭箕子於此將衍五行之疇而先以五行之辭總之蓋目中之綱也

介軒董氏曰大抵天地之閒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理必寓乎氣

氣不離乎理故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五生土三者皆陽之所生地二生火地四生金二者皆陰之所生析而言之爲五行對而言之爲二氣豈無其理而自爾哉五行之質形於地是以潤下之水炎上之火曲直之木從革之金稼穡之土五行之神運於天則爲春夏秋冬土寄旺於四季而名曰沖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本未嘗相離也五行之質存於人心者爲肝心肺腎脾五行之神舍於人身者爲仁義禮智信質者其麤也神者其精也亦未嘗相離也

微庵程氏曰五行者八疇之體八疇者五行之用造化之初一溼一燥溼之流爲水燥之爍爲火溼之融爲木燥之凝爲金其融結爲土自輕淸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尅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

陳氏經曰洪範所言則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匹配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序蓋有生於無著生於微自無而有自微而著五行之體水爲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火次水木則性實故次於火金則體固故次於木土則質廣大故次於金

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五行之相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所以相治也潤以質言炎以氣言上下以位言曲直以形言從革以材言稼穡以用言土非止於稼穡以生民粒食之用言之也卽稼穡而推五行則潤下用之於灌漑也炎上用之於烹飪也曲直之斲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宮室器用也

陳氏雅言曰曰者本然之體作者修爲之用

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旣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灼旣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鑛土之始稼穡亦然

會編此下詳九疇之目一曰水五句乃五行之序箕子所推衍者潤下五句乃五行之蘊作鹹五句乃五行之味箕子所增益者下八疇同此推衍增益之意五行以生序微著陰陽燥溼言之水者溼之流生於陽而成於陰者也其體微著故居一火者燥之爍生於陰而成於陽者也其體漸著故居二木者溼之融而陽之稺也其體已實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

稺也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燥溼之凝結陰陽之沖氣也其體至大故居五是皆造化之生成陰陽之變合其氣運行而不息其質並行而不窮蓋自然之序有如此者潤下五句重看注中五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出潤者陰之所以澤萬物而陰本下凝故又下也炎者陽之所以熯萬物而陽本上浮故又上也木偏於陽陽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屬於陰陰斂而柔順故從而又革四句皆以性言稼穡則以德言土會陰陽之全故不惟發生五穀而又能成熟五穀見其功尤著也作鹹五句作字俱自然而成者潤下則

浸漬之極其味必至於鹹鹹者溼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必至於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曲直之味爲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之味爲辛金本收斂而辛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作甘者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凡此五者皆調劑於陰陽之精釀成於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有此德性卽有此味非待人力而後成者也通節著不得閒語只用陰陽燥溼字挑剔爲是夫五材並用民生之所急而六府孔修治道之所先人君本之以五行而後可建皇極以敘彝

倫也故爲九疇之首

彙解天地間陰陽而已陰陽變合而五行生焉彼陰不得陽不得蒸而成故水至陰也而生於天之一焉氣之方生自無而有形其體至微不爲五行之一乎陽不得陰無所傅而見故火至陽也而生於地之二焉氣之已盛麗物而爲形其體漸著不爲五行之二乎陽加於陰不止於水也言乎益著而爲行之實則又有生於天之三而爲木者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於五行則其三矣陰加於陽不止於火也言乎益實而爲體之固則又有生於地之四而爲金者得土

之精實於水火之際於五行則其四矣然不惟是也陰陽交而和則又有沖氣之土而生於天之五焉於是凡水火之以氣相禪者升降於斯而物不能遺也木金之以形相禪者含育於斯而物不能外也不曰五行之五而何　作字不爲無意如稼穡只是種植時不到成熟怎麽成得甘的滋味

聽月水火木金土五字須切行字發揮宇宙以內古今以來何莫非五者之用故謂之五行生序微著略點不重燥溼陰陽等語勿用講中更脫　呂子傳璇

一曰水五句還要發出切於民用意不徒以陰陽燥

溼次序言之水曰潤下五句不與下五句作對甞略點過而歸重潤下作鹹五句以見民之所賴在此五味則鹹苦酸辛甘正是切於民用者是天地開闢之初而就生此以立民命治天下者必以此爲先也此所以配於初一此等意人多顧

宙合略重微著一邊或以燥溼分水火木金土欠切潤下等句傳合以叉字折之俱一氣說下不可兩平分開　此節五行以形言以下諸疇或取其理或取其象應則形外之五行矣

按此序五行生數與河圖相合但不言成數或以生

該成歟　時講歸重末段五行之味以其切於民用也看來只迭說下爲是五行之切民用豈獨味哉

或謂三段內句句要跟行字說卻有味　言外補人君裁成意

講箕子衍五行之疇曰五行爲疇之一五行雖何蓋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著故五行亦以微著爲先後水生於天之一而體最微故一曰水火生於地之二而體漸著故二曰火木之形實天三所生故三曰木金之體固地四所生故四曰金土質最大天五所生故五曰土其自然之序如此然有其質必有蘊水之性則潤澤而下行火之性則炎熱而上騰木性則曲而盤結又直而森聳金性則鍛鍊可從又器使可革土兼五行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種而稼熟而穡故於稼穡而已有蘊必有味水性潤下其浸漬所成之味自然作鹹火性炎上其焦灼所成之味自然作苦木既曲直則氣鬱所成之味自然作酸金既從革則氣烈所成之味自然作辛乃若稼穡本具中和之氣釀作中和之味獨爲甘美此皆成於造化而切於民用者也人君宜知所調劑以治民矣

二五事句**一曰**頓**貌**句**二曰**頓**言**句**三曰**頓**視**句**四曰**頓

聽句**五曰**頓**思**句**貌**頓**曰恭**句**言**頓**曰從**句**視**頓**曰明**句**聽**頓**曰聰**句**思**頓**曰睿**句**恭**頓**作肅**句**從**頓**作乂**句**明**頓**作哲**句**聰**頓**作謀**句**睿**頓**作聖**句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乂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按既乂疑是既發之誤

孔傳貌容儀言辭章視觀正聽察是非思心慮所行
恭儼恪言是則可從明必清審聽必微諦睿必通於
微肅心敬乂可以治哲照了所謀必成當於事無不
通謂之聖

孔疏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
所用第三言其所致洪範本體與人主作法皆據人
主爲說貌總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聽之心慮之人
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此五事爲天下之本也五事
爲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
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
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七日大拱
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聰之異皆書傳
之文也孔取書傳爲說則此次之意亦當如書傳也
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
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
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
震爲足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爲口口出言也南
方離爲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爲耳耳聽聲也土在內
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此五事皆有是非論
語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引

詩云思無邪此經歷言五名名非善惡之稱但爲之
有善有惡傳皆以是辭釋之貌者言其動有容儀也
言者道其語有辭章也視者言其觀正不觀邪也聽
者受人言察是非也思者心慮所行使行得中也
此亦重言敬用之事貌戒惰容曲禮曰儼若思儼是
嚴正之貌也恪敬也貌當嚴正而莊敬也言非理則
人違之故言是則可從也視必明於善惡故必淸徹
而審察也聽當別彼是非必微妙而審諦也王肅云
睿通也思慮苦其不深故必深思使通於微也此皆
敬用使然故經以善事明之　此一重言所致之事
也恭在貌而敬在心人有心慢而貌恭必當緣恭以
致敬故貌恭作心敬也下從上則國治故人主言必
從其國可以治也視能淸審則照了物情故視明致
照晳也聽聰則知其是非從其是爲謀必當故聽聰
致善謀也睿聖俱是通名聖大而睿小緣其能通微
事事無不通因睿以作聖也鄭康成周禮注云聖通
而先識也是言識事在於衆物之先無所不通以是
名之爲聖聖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此言人主行其小
而致其大皆是人主之事也鄭云皆謂其政所致也
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

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徵咎徵皆肅乂所致若肅乂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皆不由君矣又聖大而睿小若君睿而致臣聖則臣皆上於君矣何不然之甚乎哲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爲哲

朱子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　洪範五事以思爲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閒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爲之　物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　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　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亦以其嚴否曰然問視聽言動比洪範五事動是貌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入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他云貌是潤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

問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曰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　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爲謀亦貴靜密　乂謂理治　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　伯謨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爲漢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卻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

西山眞氏曰貌言視聽思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存於中則形於貌者必輕且慢無由而能恭發於言者必易以肆無由而能從視聽蔽於物何由而明且聰思慮汨於多端何由而通於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程子曰聰明睿智皆此出信哉

勉齋黃氏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

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領陰氣陽身之全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又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便自胎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音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下火但能炎上其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　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溼一燥而爲水火溼極燥極而爲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爲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溼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沈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溼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

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

巖庵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氣之出爲言精之顯爲視氣之藏爲聽其主宰爲思又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牽合傅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與屬不同配者對待而爲體猶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按素問言相生亦有不合木水易置乃可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六府五行五事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乃倒相克自下克上耳

陳氏經曰五事以思爲主猶五行以土爲主土居中央心亦虛中而居中者也

李氏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爲之效貌之必恭

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

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爲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充而極於肅乂哲謀聖矣不以敬爲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貴乎內外交盡以致夾持之功五事固以思爲主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於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於天君而從其令一敬之功內外夾持庶幾其無滲漏乎又按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眞氏曰勿云者正指思而言乃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或曰動兼貌與思而言貌是動於外思是動於內引程子動箴誠之於思守之於爲以證之愚以爲五事自五事四勿自四勿不必牽合强說也

會編此詳五事之疇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貌曰恭五句是五事之德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誠身之所必資者也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先後爲次第貌者精之發言者氣之發視者精之顯聽者氣之

藏思者精氣之會而貌言視聽之主宰也始生卽有是貌旣生而後能言言而後能視視而後能聽形旣生矣神發知矣而後能思正與五行之生序相合此五事之序也五德是自然之理卽有物有則之謂齋莊中正謂之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有是貌卽有是恭之德焉從容順理謂之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故有是言卽有是從之德焉視之德爲明明無不見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聽之德爲聰聰無不聞得諸天地之靜虛者也思之德爲睿睿無不通則會天地中和之至者也此則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有五者之行卽有五者之德不待安排猶五行之各一其蘊也作肅五作字亦非修爲所致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惟恭也則見之爲德容而可畏可象故作肅惟從也則發之爲德音而有倫有要故作乂有明之德則旁燭無疆而智周萬物故作哲有聰之德則聲入心通而事至能揆故作謀有睿之德則知來藏往存神妙應而肅乂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聖此則率性之妙已發之和有五者之德卽有五德之用不待勉强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夫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之於未發之中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順之

於已發之後人君所以盡是德而踐是形者莫先於克敬也故曰敬用五事　王方麓曰所謂德者乃每事之中各著自然之理也講不可涉行事上去云如何樣恭如何樣從所謂用者以發見而言如有恭之德則自有動作威儀之則有從之德自然言不妄發必當理聰明睿亦然作字只作能字意看　姚承庵曰亦子初生時先露面始能哭乃開眼能聽聲以漸而後能思則貌言視聽思次第見焉

彙解五作字仍與上節作字一般但不是人去勉强造作出來是那恭從明聰睿之德作出這肅乂哲謀聖也　五事之德與五德之用不可分淺深有是德便有是用有是用方見得有是德有貌便有此恭恭卽具於貌內乃貌之本能如此發於用則爲肅而以恭對肅而言則恭是箇體段肅是箇作用然實非有是恭了修爲將去乃做箇肅也餘四者亦然　有恭之德則自有動作威儀之則有從之德自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有聰明之德則自能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而爲照則遠收羣言之是非以審乎內而爲謀則詳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惟有睿之德故能思通乎微而盡義理之極致神化性命一心可窮焉者睿之用而思之至也

宙合傳以五事配五行爲下庶徵張本耳不必入講恐涉枝援或以精氣分言蓋本道家精氣神之說貌與事屬精言與聽屬氣而思屬神亦不甚切五事之德以人性所固有言五德之用則性之出而爲才也略與未發已發相似

聽月貌言視聽思要重在君身上說若依舊說以精氣及次第講殊小局了須要點出貌者人君所以爲天下觀瞻者也言者人君所以爲天下承聽者也視者人君所以照臨天下者也聽者人君所以兼聽天下者也思者人君所以注想天下者也方是大局而貌曰恭五句亦只輕輕點過此但著其德耳而德之發爲用者如此作肅作乂云云纔重講作肅等處亦要點出於爲天下觀瞻等語以切君身纔是蓋此節是皇極本原所以敘彝倫者由此比別疇不得輕過方是九疇所最重之疇

演只在五事作主重用邊有一事必有一德而其所得力者尤在於用一曰貌五句是五事之序勿作目說貌曰恭五句是五事之德此五德乃人受形於天之初合下便有此德還未曾發用者有物有則之謂

也恭作肅五句是五德之用到此方是人發用處德與用實無淺深作字亦非安排布置而然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末要補出敬用意

按敬用五事謂人君敬修其身當用此五事則此節五事皆所以修身也用敬字貫不差　德用雖說自然玩事字正修身所從事者有欲其如此不可不如此之意　平列固是重思亦是正說　德與用語有次第而理無淺深或以恭從爲未發肅乂爲已發殊覺割裂本文非兩時語也

講箕子衍五事之疇曰敬用五事爲疇之二五者配於五行亦與五行同序人生有形有色而爲貌貌澤屬水人始生而即具故一曰貌既生之後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爲言言揚屬火故二曰言由是則見物而能視視散屬木人必既言而後能視故三曰視由是則聞聲而能聽聽收屬金人必既視而後能聽故四曰聽由是則心有知有識而能思思通屬土故五曰思是其序如此夫五體既備五德自具貌之德惰慢不形而爲恭言之德順理成章而爲從視之德無所不見而爲明聽之德無所不聞而爲聰思之德心通乎微而爲睿然五德既具五用自彰恭則發爲德容莊然嚴整而作肅從則發爲德音秩然有條而作乂惟明自然不蔽於所見洞察事理而作哲惟聰自然不惑於所聞裁斷是非而作謀睿則無思不通合肅乂哲謀而爲天下之至聖此皆誠身所必資也人君敬而用之彝倫之本立矣

書經詳說卷三十九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洪範

三八政句一曰頓食句二曰頓貨句三曰頓祀句四曰頓司空句五曰頓司徒句六曰頓司寇句七曰頓賓句八曰頓師句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

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孔傳勤農桑實用物敬鬼神以成教主空土以居民主徒衆教以禮義主姦盜使無縱禮賓客無不敬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

孔疏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農業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資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衆民以禮義也六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保民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

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食爲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爲人之用故貨爲二也所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爲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爲四也雖有所安居非禮義不立司徒教以禮義故司徒爲五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之法則彊弱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爲六也民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爲七也寇賊爲害則民不安居故師爲八也此用於民緩急而爲次也食貨祀賓師指事爲之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

以見義鄭康成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王肅云賓掌賓客之官即如鄭王之說自可皆舉官名何獨三事舉官也八政主以教民非謂公家之事司貨賄掌公家貨賄大行人掌王之賓客若其事如周禮皆掌王家之事非復施民之政何以謂之政乎且司馬在上司空在下今司空在四司馬在

八非取職之先後也　貨者金玉布帛之總名皆爲人用故爲用物旅獒云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也食則勤農以求之衣則蠶績以求之但貨非獨衣不可指言求處故云得而寶愛之孝經云謹身節用詩序云儉以足用是寶物也　周官篇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司徒教以禮義司寇無縱罪人其文具矣　經言賓師當有賓師之法故傳以禮賓客無不敬教民待賓客相往來也師者衆之通名必當選人爲之故傳言簡師選人爲師也所任必良任

良將也士卒必練練謂教習使知義若練金使精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士卒必須練也

陳氏經曰八政或言事或言官互見也

史氏漸曰政莫大於是舜總之九官周分之六卿箕子裂而爲八名雖異實無殊也

陳氏大猷曰八政以緩急爲序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養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事死報本故次祀然皆貴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無教故次司徒教不從而刑之刑以弼教故次司寇內治畢而後外治興故次賓師賓諸侯而或不庭則不得

已征之故師終焉

呂氏曰衣食足則教以祀所以報本反始教已行乎其中矣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爲外治

臨川吳氏曰民生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有食則種樹阜通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故祀以報本追遠養生事死在乎安居故司空掌土以定其居居既得安不可無教故司空掌教以導其善教之不從則齊之以刑故司寇掌禁以懲其惡內治畢而後及外故賓以親邦國往來交際有其禮師以平邦國立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得已故最後

陳氏雅言曰人之生不可以無養故君之治民莫先於以政養之此八政所以厚民生而居五事之次也八政之目自一曰食至六曰司寇此治內之事也七曰賓八曰師此治外之事也治內之事則必致其詳治外之事則不過兩端而已

會編此詳八政之疇要見因天厚民之意以緩急先後爲序蓋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分田制里之政以足民之食焉食爲民之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通商惠工之政以殖民之貨焉貨爲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

人君因之以修祀典而事天地仁祖考之政行焉生養旣遂當知報本故祀居三天相厥居示民有宮宇也人君因之以建司空而居四民時地利之政行焉養生祀死在於安居故司空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無教也故卽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惇典和則莫非因天以正民之德也天齊於民弼教不可以無刑也故卽繼之以司寇之政焉詰姦刑暴莫非因天以防民之慝也以至天秩有禮而人君因之則有賓禮以親邦國焉內治舉而後可及於外故居七天討有罪而人君因之則有軍禮以平邦國焉用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八政之末先後緩急如此合而言之則皆所以厚民生也故曰農用八政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政舉則德澤不壅過師之政舉則强弱不相陵同歸於厚民而已　王方麓曰八政以緩急爲序不可以治內治外別言起緣要見厚生之意而因天之說亦不可脫蓋八政雖有緩急之殊皆人之所以因乎天雖有先後之異皆君之所以厚乎民也　按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

而後張皇六師以征不庭則武不爲黷也

彙解八件講來俱要像政字蓋食必有足之之方貨必有通之之法所謂政也　祀當通上下言之不專指天子舉祀典說祀當歸重在民上

集解遠人服則邇人安故賓亦所以厚民

詳註厚生不專指養生者凡有益於民皆厚生之政

副墨政者正也紀綱法制懔不可踰王道公平正大之體也政字不可忽八政皆爲民設前註因天語不必泥養遂財阜則思報本而居而教而刑次之又次親侯而終之以禦侮皆切在厚生上纔得農用之旨然此歷數政目農用意則待君自求食貨祀賓師舉其務三卿舉其官有務必有官有官必有務互見耳

按厚生先培其命脈故不以刑誅先教養不以治亂亂興平無倒置之規畫然王政又出於萬全故不以厚生緩正德不以興利廢除害無不備之紀綱曲折厚民都是極體相恤之心

按前節傳云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是貫串九疇爲說此節因天意略點可也只極發政字印合農字爲主　八政次序極順自有現成轉折

講箕子衍八政之疇曰八政爲疇之三皆所以厚民

生而緩急有其序也食者民之所賴以生故爲政之首務一曰食焉貨者民之所資以用亦爲政所必需二曰貨焉食貨足矣不可不知報本故政宜修祀事三曰祀焉自是而民不可無居四曰司空掌土之政也民不可無教五曰司徒掌教之政也遠教者不能不用刑六曰司寇掌刑之政也內治修矣外治不可不舉也七曰賓懷諸侯來遠人親邦國之政也文教備矣武威不可不振也八曰師征不庭討有罪平邦國之政也八君舉而措之何患民生不厚哉

四五紀句**一曰**頓**歲**句**二曰**頓**月**句**三曰**頓**日**句**四曰**頓

星辰句**五曰**頓**厤數**句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厤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孔傳歲所以紀四時月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星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辰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厤數節氣之度以爲厤敬授民時

孔疏五紀者五事爲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日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於宿度從子至於丑爲十二辰星以紀節氣早晚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厤數筭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晚之數所以爲一歲之厤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節氣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厤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厤數總厤四者故歲爲始厤爲終也　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敘氣節也氣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爲十二月有二十四氣一爲節氣謂月初也一爲中氣謂月半也以彼迭見之星敘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

月之會是爲辰會者日行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爲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以爲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之會處也鄭以爲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故傳不以星爲五星也　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爲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

月右行循此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爲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爲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爲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厤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爲一歲之厤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厤數不言紀者厤數數上四事爲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爲紀故通數以爲五耳

微庵程氏曰五紀四經而一緯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歲月日星辰經也厤數者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以爲厤者也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緯也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證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於授時

陳氏曰五紀即堯典羲和所掌者

臨川吳氏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

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帀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爲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厤謂日月五星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以步天之用也是爲厤數之紀

陳氏雅言曰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

歲者紀周天之度故居一月者紀月行之數故居二日者正天與日月之躔故居三星者在天之象辰者在天之舍故居四四者皆繫於天天之示乎人者也天與日月五星之運雖有遲速順逆之不同而皆有數以譜之有厤以紀之使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辨而月無不協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不著是厤者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之數以人而合於天者也歲月日星辰此天道之所有厤數此人事之所不可無

會編此詳五紀之疇五者相連絡大以統小小以屬

大有統紀綱維之意故曰紀兆紀載之謂也五氣之順布於天也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則因其四時之一周而紀之曰歲歲居一者以其無不統也月之運於天哉魄終魄而晦朔変焉則因其晦朔之一更而紀之曰月月居二者以其統於歲也日與天會則稽其出入之晷定其甲乙之次而紀之曰日日統於月故居三星辰成象於天則辨其經緯之名別其次舍之位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爲日月之經行故居四歲月日星辰之在天有常變而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常則有步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曰厤數焉是厤數又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五五者其一定之紀皆天之所以示乎人而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以合乎天也故曰協用五紀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也豈非治天下之大法而敘彝倫之先務哉自二五事至此節則以五事爲修身踐形爲治之本八政五紀爲勤民敬天爲治之具立說八政對五紀則又以因天之道合天之時立說

姚承庵曰厤數二字相連讀厤數雖紀歲月日星辰之度然天行有此自然之數載之於厤故與歲月日

星並列而爲五

宙合厤卽敬授人時之厤節候早晚皆有成敗占者占候步者推算勿分常變說此後尚有庶徵在五者皆以法而合天故曰協用

演一曰歲另講此是紀之所總者下日月星辰二平遞去又另講厤數句此又是所以總其紀者亦要見政不失時必須術不違天各句要照顧箇紀字而協字亦不可脫方得章脈

能解要得協天意歲紀以協天之四時月紀以協天之晦朔日紀以協天之躔度星辰紀以協天之象厤

數紀以協天之運氣布象而已

按五紀只是治厤之法上四句分為考驗末句總為占步重末句有理或重首句無謂此與後王省惟歲不同　言厤不言象而象在其中協天者未有不審璣衡者也

講箕子衍五紀之疇曰協用五紀為疇之四五紀惟何一曰歲蓋天道運行一寒一暑分焉因而定為春夏秋冬以成一歲而天運可紀矣歲無不統故居一二曰月月行於天生明生魄異焉因而定為晦朔弦望以成一月而月行可紀矣月統於歲故居二三曰日日有出沒因以辨晝夜日有先後因以次甲乙而日於是乎可紀矣日統於月故居三四曰星辰因星猶有動止則別為經星緯星之名因日月有交會則分為周天十二辰之次而星辰於是乎可紀矣星辰為日月之所經行故於次為四五曰厤數歲月日星辰之在天盈縮疾遲各有定數則因其自然制為一定之厤於其常行也有推步之法於其變動也有占驗之法而天道之始終於是乎紀矣厤數所以總歲月日星辰也故於次為五此皆聖人之以人而合天者也

五皇極句**皇**頓**建其有極**句**斂**頓**時五福**句**用敷錫厥庶民**句錫連敷**惟時厥庶民于汝極**句**錫汝保極**句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

按傳疏與集傳大異故不錄

朱子曰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　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

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著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　皇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爲天下做箇樣子但緣聖人做得箇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故雖不協於極者君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　皇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卻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爲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爲六極在天亦爲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言之

則九疇散而無統　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斂敷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於此各正其身順理而行則爲福也孟子謂君仁莫不仁亦此意人君先正其身故又有五事之說若以皇極爲大中則與五事似不相干漢儒如谷永書建太中正五事猶相通說今之所謂皇極者只是順從無所可否　漢儒說中字只是五事之中猶未爲害最是近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是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的事只略略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　極盡也因指前面香桌四邊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視中央中央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看著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於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爲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

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而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爲極矣　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殺一章之大意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洛書九數而五居

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於此而並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

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

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

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
蘇氏曰至而無餘之謂極
林氏曰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
馮氏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八疇爲九
徽庵程氏曰皇極者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
新安陳氏曰五行之統會者五居中固合五行之數
而極者仁義禮智信之至五性亦合五行之理五行
散見諸疇中皇極一疇以五行之理統會之也皇建
其有極者君尊爲天子德爲聖人能建實有之極以
爲天下之標準也有極當借無極對觀自至理之妙

而無形可見者言之曰無極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
有極斂時五福五福卽第九疇之五福九疇雖至五
福而終五福實自皇極而出第九疇之五福豈捨皇
極疇中所斂之五福而他有所謂福哉錫汝保極蔡
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於君之極而與君保此
極也九峰蓋用父說而略師說蓋師說有析錫汝與
保極爲二義者然語錄一條又與蔡說合云有極與無極對
看未確此行字輕
會編此下演皇極之疇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
凡厥庶民以下六節則造就敷言以輔翼皇極之意

也此節首言君民相與之盛以見君當建極皇建有
極是一篇綱領兩錫字對看一是君之所以與乎民
一是民之所以與乎君也極字兼至極標準之義卽
所謂人極也建極包綱常倫理言動事物言曰有極
者以其爲固有之理也曰斂福曰敷錫者極建於此
而福集於此若或有以斂之極從於彼而福隨於彼
若或有以與之也用字重看含得造就敷言意蓋言
人君以一人爲天下主則當以一人爲天下法故敦
五典以樹表儀統萬善以彰物軌而建極於上也極
建則惠迪而應之以吉作善而降之以祥百順聚而

五福集矣然皇極之理天下爲公而皇極之君尤當
造福生民者也則隨材而造就敷言以誘掖以一己
之極與天下共由之以一己之福與天下共受之所
謂用敷錫庶民也庶民實兼臣在內敷錫只是君使
之如此未可言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旣歸於極而
守之不失也錫汝保極者言庶民觀感旣深儀刑旣
熟始焉則君以自治終焉與君而共保也在君曰有
極在民曰汝極正見得君民一理之意所建之極卽
民同有之極所保之極卽君所與之極也君因極以
錫福民因福以保極可見相與之盛處而實歸重於

君一遵皇極卽睿作聖之人居位以正者也是故有
身教有政教有言教均之斂福錫民也凡厥庶民至
惟皇作極化於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成於
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爲天下王則得於言教者也
三者備則極道全矣建極本敬用五事來當以此意
結　來路然曰皇建有極是綱斂福乃建極之所自
致經帶言之敷錫是君與民錫保是民與君極字要
兼至極標準二意註中語父子則極其至是至極之
義而天下之爲父子者於此取則焉是標準之名也
工夫全在建字上敷錫雖就福言其實使民化於極
方如君之獲福也錫保者雖民自爲善得福然人君
合天下爲度必盡天下之人皆歸極方成得一箇建
極之功故民之歸極乃所以與君共保其極君民相
與雖平說其實重在君當建極上敷錫中藏造就敷
言在內錫保中已括惟皇邦昌會歸近光意　王方
麓曰斂時五福以理言又言福不但斂於君而又布
錫於衆因其材質隨其觀感勉於自修各有所成就
則觀法之同亦獲福之同而若有以錫之矣　洪南
溟曰箕子皇極之疇大都有三始欲其建極於上使
人有所觀感繼欲其因材造就使人有所勸慕三欲

其敷極爲訓使人吟詠自得　陸實府曰通章本領
在皇建有極句此句著力說君只造極自然能爲天
下準若求爲準於天下又非造極之道至極標準非
二義　無極不造無福不斂斂非有所聚也建極於
上福自隨之錫非有所與也民化於極若或福之極
雖人所自有然設法鼓舞不令其外於極者君也則
臣民之極眞是君與他的廣開造極之門使智愚賢
不肖人人至其極故曰敷帝降之皇覺之如呼寐而
使寤有重生再造意故曰錫　錫保亦非知此爲君
之極而保之從率德而趨於極是卽與君保處
彙解說者謂皇建其有極三句是君建極以與乎民
惟時三句是民歸極以與乎君殊不然箕子衍疇凡
舉其綱必及其目皇極雖無數目亦必有名義豈有
皇極名義尚未推衍而遽及君民相與爲衍皇極之
疇邪蓋皇建其有極畢竟是衍皇極之名義如曰所
謂五皇極者何謂也言人君之建極也而斂福以下
則及其效與君民相與處幷言之蓋不能建極不能
以成君民相與之慶而不觀君民相與之際亦非皇
極之全也故君民相與止從用敷錫句起至末並不
可干涉皇建其有極句　皇建其有極就當建說用

字重看含得造就敷言意錫者非眞實錫他只是君使之從極以獲福若或有以錫之　履道之吉天下之公福君有以與其民民亦有以與其君教化行風俗定是君之極還賴民以保之亦謂之錫者重其辭與錫福爲對也　有錫則有受民之爲善卽所以受君之錫也有受則有答民保君極卽所以答君之錫也　斂錫庶民是福錫汝保極是極蓋君旣斂福則民自受其福民旣于極則君自保其極傳於斂錫處云使民觀感而化是將于極預先說破下面便無味又云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似看於汝極太輕了　於汝極通上文五字爲一句錫汝保極只就此句見出言惟時厥庶民皆於汝之極中而無一人違悖之者此正是錫汝以保極也於汝極另一說

演重在皇建其有極句作厥下四句言君民相與以推建極之義極曰有極君所自有也建雖有至極標準一義而標準卽在至極中了斂時句帶敷錫厥庶民一氣緊下卽建卽斂卽斂卽錫所謂與一世共躋仁壽是也其實錫福卽是錫極　於字作有力看於汝極者以君之極爲極錫保者以保守答敷錫也君民相與纔了建極功用

按孔傳訓皇極爲大中得朱子解爲君極始覺明快皇建句如破題次五曰建用皇極是皇建其有極也此句提起有力　建極虛虛說理不必以五事糾纏至五福自照九五福說尤不當認五事爲五福也時字訓是　斂錫相連敷錫是錫福究之福如何錫只是使民趨於極而自獲福也　於本虛字卽錫汝之錫訓與亦只是相與之與與上不同要體帖口氣時講多滯　斂錫及保極云云較皇極句自是進步語或謂至保極只成一箇建亦覺牽纏　然亦不可遽說是效只是論理如此

講箕子衍皇極之疇曰建用皇極爲疇之五其義如何人君爲臣民之主凡綱常言動必各極其當然而足爲儀刑乃皇建其所自有之極也極建則福自至若已收斂之矣然非徒自厚其身而已用布其極以與民因而獲福若君錫之然也由是庶民莫不觀感勸慕於君所敷之極相與保守不敢失墜君民相與之盛如此而建極爲要矣

凡厥庶民讀**無有淫朋**句**人**讀**無有比德**句**惟皇作極**句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

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朱子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其至極之標準也

新安陳氏曰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宜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曰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可見朱子單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興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

陳氏雅言曰人君在上而能示之以大公至正之道

則臣民在下相率而爲大公至正之行此孟子所謂君正莫不正也作極與建極大略相似而微有不同建者植立之謂作則有鼓舞振起之意匡直輔翼之意提撕警覺之意欲其無一時一事之不作也

會編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淫朋則非以中道相合比德則非以中道相守皆衆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則內無偏陂好惡之心外無偏黨反側之事萬民和於野百官和於朝而有會極歸極之盛矣卽上保極意惟皇作極卽上建極講作已然看

王宇泰曰民無淫朋是民保君之極也臣無比德是臣保君之極也作極句無工夫作猶作則作式之作謂君與之爲準望使不差耳陳雅言謂有鼓舞作興之意陳新安亦有扶植振起之說謂與建字不同非也

彙解上止庶民而此並及有位蓋言民可以包臣故後一節造就處雖分臣民敷言之訓又猶言庶民而傳曰舉小以包大此可類觀矣淫朋比德意義相似而淫朋爲甚爲言民也　朋以人言德以行言互文也

宙合此承上保極而言淫朋謂以私意爲合而行不由正也比德謂以權利相趨而志不在公也無淫朋比德則臣民皆歸於極矣而豈臣民之自能哉惟皇作之極焉

按此節作覆說爲是民人分看比德德字虛猶云惡德耳作極只是爲之極跟建極來然卽著講如陳氏說亦不妨

講此承上反覆言之也皇極之理雖通於民而倡率之機全係於上凡厥庶民皆秉心正直無有相助匿非之淫朋在有位之人皆行己端方無有同惡相濟

之比德豈無自而然邪惟皇爲之極使之各有取正以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耳然則爲君者何可不建極哉

凡厥庶民讀**有猷有爲有守**句**汝**頓**則念之**句**不協于極**頓**不罹于咎**句**皇**頓**則受之**句**而康而色**讀**曰**讀**予攸好德**句**汝**頓**則錫之福**句**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句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於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朱子曰有猷有爲有守是有德之人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緩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

陳氏雅言曰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此其好善之誠見於色辭之間所謂容貌辭氣乃德之符者也時人即指上三等之人言廣收樂育使皆知所以自勉則人莫不觀感興起因其所已能而益勉進其未至皆歸於皇之極矣內云三等人未是

會編此承上言人君建極臣民固有歸極之理然人材不同觀感不一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其敷錫之意而納之於極哉此節造就乎民也有猷是知足以謀事者有爲是材足以辨事者有守是志有所不爲者此是一等人蓋中人以上可進於極者也念之是不忘其成就之心敦篤而激勸之之謂不協不罹又是一等人蓋中人之資亦可導而之極者也受

之是不拒於成就之外容與而教育之之謂而康二句即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修至此者發於外有安和之色則容止可觀不以淫朋敗度而皇極之理固將優游而漸趨之矣發於中有好德之言則中心有主不以淫朋奪志而皇極之理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汝則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徵而俾其俯仰之無累不但念之受之而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所以感發不容已之意惟字要見與極爲一意蓋進善之機既得於栽成之術而爲善之力益奮於激勸之恩是人此所以惟皇之極也惟皇之極則安和進而爲中和好德進而爲成德才猷泯於無迹身心安於無咎信能保極於無窮而無復淫朋之可患矣　洪南池曰色不可僞爲言每出心出言色之善皆因念受而生者然但可說進善之微非便是歸極講須有斟酌斯字與論語綏斯來動斯和斯字一般　陸實府曰此以下造就臣民全材常少中材常多故造就之方不可執一　有安康之色又要有好德之心一連說皇極之精豈在聲色而表裏合一身心洞然涵泳沾濡略無勉赴之態將到樂的光景矣所以一激便與極一所造至此豈因

賞爲進但王者此時無可容力只好微示激勸使益鼓舞而不能已　福字雖指祿言斂錫者福之全體錫之福者福之一端當知斂福錫福都一般五福本天而爵賞亦謂之福者天有壽夭君能生殺天有貧賤富貴君能予奪廢置此相厥居而彝倫敍道在君也

副墨斂錫全在念受處作用才氣有餘者涵養不足此難在督成故須念善惡未分者習性易移此難在並蓄故須受念者君之精神意念無息不與之貫受者取一不責二與新不計舊使不苦難以漸而入受之人亦念矣必本惟皇建極以念受乃有觀法而可從入　錫福直念受之深致意處末句著力語得之念受爲多不可反重錫福到此更無猷爲協罹之分亦無安好聲色之別惟有皇之極而已此重念受輕錫福與常說異看來念受錫福兩層並重爲是

宙合凡厥庶民有猷三節造就臣民之術皆斂錫中事也猷爲守三者是有才德的人不協不罹是志仁無惡的人都就好邊看念受俱含有錫福的意了但只得其大槩必視之色聽之言以察其所安錫福正念受之著落處材有高下福亦有淺深自祿爵以至

奬賚皆福也惟皇之極者惟於皇極無他歧也舊說以而康二句爲念受之應惟皇之極爲錫福之應覺有兩層工夫非是

能解一是中人以上之資念而不忘者眷厚而奬勸之謂一是中人之資受而不拒者容與而教育之謂言色之善又皆因念受而生者時人句總承念受錫福來

說約祕旨云此下三節皆是隨其人而曲盡造就之道亦敷錫中事念則有責成之意故爲重以成就之受則但不棄之而已故爲輕以成就之

按猷爲守當分看有其一便當念若必三者俱全則人品太高無庸念矣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作一句兩邊相形說康色好德承念受作進步語爲是或平分三項或以錫福卽是念受一層事俱欠分曉　而康而色上而字承念受而能如此也康而色而字在中間緊逆看　三則字相照應　時訓是人承二項人說　惟字有力是合一而無他之意

講此以下言造就人才之法而此節言民也曰君能建極於上固足以感化於下然人才不同若不委曲造就則無以使之盡歸於極故凡此庶民之中有識

見善謀事者有才力能施設者又有操守廉潔義不苟取者此中人以上可進於極者汝則念之不忘而致誘掖奬勸之意焉有未合於中正而亦不陷於罪惡是爲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中人之資進之則可以爲善棄之則或流於惡皇則受之而不可拒絕置之教育之中焉此庶民能感君念受之恩加以進修之力見於外而有安舒和悅之色藹然有道之容且發由衷之言自謂我所好在德而喜談樂道之不置汝則加之以爵祿而錫之以福使俯仰無累焉則是人益勉於善斯其惟皇之極合一而無間矣造就之功不其大乎

無虐煢獨讀**而畏高明**句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孔傳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

孔疏此經皆是據天子無陵虐煢獨而畏避高明寵貴者顧氏亦以此經據人君小劉以爲據人臣謬也

新安陳氏曰煢獨如云孤寒指民言高明如云高明

之家指人言

會編此承上起下之詞煢獨是孤寡之士無勢可附者以其微而棄之是卽虐之也無虐卽念受錫福之謂煢獨無虐則無不教之民可知高明是在官之人已享厚祿者不知所以懲之是卽畏之也無畏卽施威奪祿之謂高明無畏則無不教之臣可知蓋納民於極而進之之心常加於所忽納臣於極而抑之之心常嚴於所畏見皇極之造就無遺也　王方麓曰煢獨至微以其微而易虐則有善易見遺豈能念之受之或錫之福乎故戒其無虐爲上章結也高明至

尊顯以其貴而見畏則有不善或難於罪責之何以明彰戒董以成其材乎故戒其無畏爲下章起也細玩皇極一疇人君於天下人才如慈父嚴師教育栽成心無所不盡蓋人君一世人才之宗主其道不得不然也　姚承庵曰詞雖並舉意輙重高明一邊觀下文可見則串說爲是

宙合無虐卽念受錫福意無畏卽使羞其行意無畏必有懲創雖然亦是造就非斥逐也

講此言造就之道不可偏廢也夫造就庶民之道吾固備言之矣然民之中豈無煢獨之至微而爲人之所易虐者乎苟有一善焉當思所以念之受之福以與之無問其煢獨也造就人臣之道吾雖未及言也然臣之中豈無高明之至尊而爲人之所畏者乎苟有一不善焉當奪其廩祿削其公賦無問其爲高明也夫勸善之心常加於所忽懲惡之心常嚴於所畏此皇極之造就無遺所以臣民咸歸於極者也

人之有能有爲讀**使羞其行**讀**而邦其昌**句**凡厥正人**讀**既富方穀**句**汝**頓**弗能使有好于而家**讀弗能使連**時人斯其辜**句**于其無好德**讀**汝雖錫之福**讀**其作汝用咎**句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

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養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按傳疏與集傳大異不錄

朱子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

有才能使皆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
夫凡厥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
不能使之有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於
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
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
人之氣稟或淸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
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
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
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
未嘗不一也

西山蔡氏曰進其行者進於皇之極也

陳氏大猷曰上一節是廣大以奬育人才此一節是
公平以拔用人才

新安陳氏曰正人有四說引康誥惟厥正人以爲官
之長者爲妥於人民之分及上下文理相協此疇首
言建極錫福皆爲民言至此則錫之福雖錫之福皆
爲有位之人言然於此三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
繼而念之受之爲民言也則錫雖錫爲人言也雖若

雜舉而實有條理大意欲君於建極之餘於民則隨
才以成之於有位之人則隨才而富以祿之不特斂
福以錫庶民且錫福於有位之人也又按朱子大分
別民人三德疇人頗僻民僭忒其證甚明

陳氏雅言曰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
此福之祿之雖所以爲君子計而實所以爲斯民計
也

會編此節欲其造就乎臣也首三句泛言造就人才
之有益於國自凡厥正人以下則言所以造就之道
而因戒其不可濫也有能有爲是見於治國治民之
時者與庶民不同使羞其行使字重看含下文既富
方穀意如云與以爲善之資作以自新之術使能者
益進於能爲者益進於爲而不悖於皇極也邦其昌
只用官使皆賢才意蓋有歸極之臣無比德之人而
升大猷之謂不指治效言既富方穀正所以使之羞
其行者正人卽有能有爲在官之人方穀上有督責
懲戒之意言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責其爲善也觀
極字可見不能和好於家正是不能富之而使有俯
仰之累時人斯其辜則不能羞行可知此二句是反
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于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

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平註中祿以與賢貼凡厥正人以下四句不可及惡德貼于其無好德三句蓋示以造就人才之要而因言其戒也夫惟祿不及於惡德之人而必及於能爲之士則善以既富而生行以錫福而進所謂臣無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矣大抵此節與庶民對看而意更曲折要看得圓活　洪南池曰天下未嘗無材而鮮全材患在人君無以養而進之耳有能有爲是材之可進於極者進其行進之於極也邦昌國有人而實也就輔君建極導民保極上發揮更切正人富之以祿即所以使羞其行所謂責其爲善也　陸實府曰民詳於教臣詳於養何也凡人君責民常淺不難養而易忽於教責臣常深不難教而易忽於養能爲是已成材者比庶民不同如此等人不患其不幹辦患其意氣激昂而易盈易怯故須再精進之使字重看正是造就處含下富穀意能是材行是德有材無行爲國之害大矣故令其將能爲都進於極　既富乃羞行一事不是局定富在教前只論造就大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之自處則饑餓空乏皆動心忍性之資若皇者責善無窮之心欲盡絕其私圖而純心於善非

富不可故養廉之具藉以堅志要之人臣必有常祿而汲汲富之者亦借此爲激勸耳　曰既富方穀似未富不可責善矣乃又戒無好德之福可見既富但是好德之人好于而家對邦昌說　汪廣祿不繼等貼在弗能使內北門大夫所謂室人交徧謫我也苟好字一層末二句無好德而錫之福就是汝用咎要重福必當及好德以足既富方穀意　王方麓曰官使皆賢才即邦國之昌蓋國以人才爲盛也不可落一層在效說

彙解言有爲有能之人固有非常之才然無德行則恃才妄作故必有以使之進其德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昌矣不可講能者益能爲者益爲爲進　穀是協于極萃是罹于咎　然富乃所以養賢而不可以濫及若於其實行不羞無好德之人而祿亦加焉則爲汝用咎而已甚言以戒其輕與也因上言既富方穀恐人君有過寬之弊富或及於非德則無望於穀適爲汝用咎惡之人而反貽害於邦國矣

宙合有能有爲總是一種人有能者必有爲也以見於政事言專能爲而其行可知羞者進其所未至耳或云有才者不必有德故必使進其行豈能爲盡小

人之行乎勿從使字有陶鑄意暗含旣富方穀在內
邦昌以得人之盛言富者不但祿之中庸所謂重祿
勸士是使之實也好者無相尤之謂辜字對羞字看
反言以見不可不富之之意末段言錫福之不可濫
見旣富方穀之人卽好德之人耳

副墨使羞其行亦須木建極來

聽月人之有能三句須知人之有能則其幹局足收
人之有爲則其經濟足資亟使羞行句兼善調之㽞
體之兩意要發出可以能人所不可能亦可斂其能
於不露而國收吉人之利可以爲人所不能爲亦可
藏爲於不試而國收君子之福須如此照顧體貼方
得局

按言有能有爲不言能守亦是適然不必作意然就
臣說則能爲較急能爲羞行只作勉進於極看不必
硬分才德邦昌只就得人說爲是　方穀照傳內責
成意講與上使字應若說正人自已善便無味矣
好于而家好與交誼反看甚明不必另說齊家而家
猶其家而當作爾　其作汝用咎作字只是爲字無
力謂錫福本欲勸善而反爲用咎使惡人得志也
于其云云反上有能有爲及旣富意不速斯其辜說

總見有能有爲者當與之祿以使羞行無能無爲
者不當與之祿一與一不與激勸卽是造就

講此言造就乎臣也曰高明固無異至於一切羣臣
當何如以造就之哉如在官之人治國治民或具才
智而有能善於設施而有爲皆可進於極者必鼓舞
振作使進其行而能與爲者日益加勉則輔君建極
導民歸極之有人而邦國其昌盛登於至治矣然此
在官正人必富之以廩祿使之有所資而俯仰無累
后可責之以善而進行無難苟廩祿不繼衣食不給
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是人雖有才能何暇爲國盡
力將喪廉失節而陷於罪戾況望其爲善乎且祿以
養賢苟於無能無爲不好德者汝雖錫之福而富之
則爲汝用咎惡之人雖好德者且自怠而反貽害於
邦國何行之可羞也造就羣臣之道又有如此

無偏無陂讀**遵王之義**句　王之義遵**無有作好**讀**遵王之道**句
無有作惡讀**遵王之路**句　**無偏無黨**讀**王道蕩蕩**句　**無黨**
無偏讀**王道平平**句　**無反無側**讀**王道正直**句　**會其有極**
句　**歸其有極**句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
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

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

按傳疏以人君治民言與蔡傳大異不錄

朱子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爲耳　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反覆說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己歸於極矣

孫氏曰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徑王之道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逍遙之意平平坦夷之意

張氏曰天下有公好惡不必作也作則非公矣

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人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第一節凡厥庶民惟皇作極之義

呂氏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有所會然後有所歸

新安陳氏曰六王字卽指皇極之君義路道卽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猶有不敢違之義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於遵矣會合於君所建之有極結遵義六句歸宿於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

陳氏雅言曰會極者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與極猶二也歸極者如行者之到家食者之得飽與極爲一也

會編王義等字就人倫事物言無偏無陂六句是戒其心之私而欲其行皇極之用蓋皇極之理以其爲裁制之宜故曰義以其爲事物之當然故曰道以其爲天下之共由故曰路是至中至平而好惡得正者也有偏陂好惡之私則與皇極之用不相入故戒之無偏云云而欲其知所適也無偏無黨六句是戒其事之私而欲其合皇極之體蕩蕩以包容無外而言

平平以坦易無私而言正直以經德不回而言本無偏黨反側者也有偏黨反側之私則與皇極之體不相似故戒之無偏云云而直示以極之體也遵字皆於心上用功蕩蕩下要補出當與之爲一意末二句申明上二段言蓋上文皆反覆致意未露極字故總承上意而教之亦勸勉之詞非結語也大意云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己私生於心則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之不作而心之所遵者皆皇極之用則志有定向能望極而趨故曰會其有極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己私見於事始歧而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皆無而身之所由者皆皇極之體則行有歸宿與極相安故曰歸其有極會則合而來猶與極爲二歸則來而至與極爲一矣心之私屬會極事之私屬歸極者蓋己私猶根於心必待克治方能會極己私但見於事一渾化之卽能歸極也曰皇極之所由行而承偏陂好惡曰皇極正大之體而承偏黨反側者蓋存於心者所以爲行極之本而皇極正大之體則應事之本也體是體段非體用之體大抵偏陂好惡卽淫朋比德之生於心偏黨反側卽淫朋比德之見於事而極卽惟皇所建臣民所有故

道義路皆曰王者見臣民之極由君倡之也會極歸極曰其有者見固有之極非君與之也　莫中江曰遵義遵道遵路曰會其極者去乎心之私則源頭知所向往故曰合而來也歸極則由行事合著這極是全與極爲一矣故曰來而至也二句是反指上文說到皇極去言卽此便是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　虛齋曰會如江漢之朝宗歸則百川之至海矣　鉉卿曰無偏無陂要就心裏洗滌念頭上有一毫倚著便是偏有一毫不坦夷便是陂義本大中至正者故欲其無偏陂遵字皆於心上用功　黨如君子不黨之黨反側皆不正反如物之有正反側如位之有正側正反猶云面背面者爲常背者反常故訓反爲背常也偏之與側偏不中側不正也中如中間對四旁正如四正對四隅中則必正正不必中也　會極者是心上曉得極之理明白翕然趨向之歸極則行事合著這極之體

按王道蕩蕩平平正直三句以本文無遵字或欲虛就王道說而不補與之爲一意細玩尚未是蓋上無偏無黨已著臣民身上了王道句豈可懸空爲說會歸是著力語不可謂承上文便能會便能歸也

建其有極君所有也會歸有極臣民所有也保極惟皇之極是連上下說各有其義不可混看

夫歌詠以協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閒忧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注教瞽矇以六詩也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所以爲詩者

會編此皇極之敷言以訓臣民者蓋不惟因材以造就之而又立言以教詔之所以使之優游而自得也

此節正戒之訓之俱兼臣民言要體貼諷詠之意

是言教爲敷錫中事而保極卽在會歸之後當玩味註中戒私訓極等語亦要緊

杜靜臺曰此敷言之訓欲臣民諷詠而知所感創也數無字皆戒之之辭數遵字王道字皆勉之之辭

陸賓府曰此節重戒私說有私則非極去私卽爲極意無淺深不過反覆言之不必剖析只極字同出異名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不可說太不好只反皇極看故提出極字喚醒之極本固有只爲已私離閒惟循極而行久之自與極默會有極有字對王字看王義等正汝所自有者會者路途相會歸者歸根復命會極便須歸極連說下

姚承庵曰天下亦廣且大矣民生其閒亦衆且不齊矣茲欲將此極此福一一敷錫之如何可徧及得惟是著此敷言反覆發明王道之妙丁寧戒勉其閒使見且聞者自相傳布家喻而戶曉則不期其敷而自無不敷耳故緊承曰皇極之敷言云云讀者要曉得此一節是敷錫之至意

彙解此如聖諭一般故皆韻語而不嫌複然亦互文以見意前三言遵者是訓他做工夫後三言王道者則止說王道是如此耳至於臣民不當悖王道意尚在言外　末二句雖是收繳上文亦要知是示諭之體言汝臣民當會其有極而心在皇極中歸其有極而事在皇極中也不是從上文見出現成語意

拂鏡塵首六句勉詞故每句言遵以道義路引之次六句贊詞故直指王道揚而示之義道路無甚分別叶韻而已總之一王道也重戒私上戒勉勿平

宙合此詩體與勸以九歌同義造就中惟詩入人微

而感人速故揭出之

按上六句爲一段中六句爲一段末二句是總承御是分應　是詩歌體變換字眼無甚別意然固須會大意而字眼亦不可不剔醒

講此舉敷言以感動之也夫人才固當造就矣然非敷言以感動之亦何以鼓天下之趨哉故必以皇極之理敷而爲言曰汝天下臣民存諸心者無偏不中無陂不平遵王之義豈非至中至平者乎無有作好而私喜遵王之道其好所當好乎無有作惡而私怒遵王之路其惡所當惡乎見於事者無偏而不中無黨而不公王之道廣遠無方何蕩蕩也而可以偏黨乘之乎無黨而不公無偏而不中王之道坦夷平易何平平也而可以偏黨乘之乎無反而倍常無側而不正王之道不偏不邪何正直也而可以反側處之乎夫王義道路其有極也遵之而無偏陂作好惡庶幾其會合而來乎蕩平正直者其有極也無偏黨反側庶幾其來歸而至乎皇極敷言之訓如此

曰句**皇極之敷言**讀**是彝是訓**句**于帝其訓**句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覆推衍爲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按傳疏兩訓字俱作順解與蔡傳大異不錄

朱子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帝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

夏氏曰二曰字皆箕子更端之言

蘇氏曰天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粗有象數而已禹與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皆非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數告而我敷廣其言爲

彝訓耳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

陳氏雅言曰聖人在上旣建極而以身教於天下復敷言而以言教於天下蓋身教者示以躬行踐履之實言教者使其歌詠吟詠而得二者不可偏廢也天下惟理爲至常惟理爲至大皇極之敷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故謂之大訓是理也本之於天惟皇上帝降衷之理也言而不異於降衷之理是豈可以君之訓視之哉乃天之訓也天者其不言之聖人聖人者其能言之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會編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爲化臣民之要道而不

可忽也敷言括上文意講蓋闡皇極之理而垂厲民之訓如王義王道王路既示人以會極之趨蕩蕩平平正直又示人以歸極之的是也彝訓亦當貼人倫事物上講自敷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涉於高遠故曰是彝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近指遠爲臣民之範圍而不淪於狹小故曰是訓詰中理出於天二句當串看蓋天之理妙於無言而君之言純乎天理則是上天神道以設教人君代天以有言其所以鼓舞萬民者卽陰隲之化工其所以教治百官者卽相協之深意也故曰惟帝其訓蓋推

敷言之妙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謂繼天立極者不可不以之而訓臣民也　王字泰曰此節贊敷言之妙不是感動武王但言敷言有如此之妙所以感人深而人之易也歸重天字上乃見其妙不可以理與言平看重在理字上　按于帝其訓雖只訓一邊然總承是彝是訓來其意方完　黃葵陽曰是彝是訓不可不蓋言曰是彝則彝出爲訓是卽大訓以天之常理而爲大訓非帝訓而何

彙解于帝其訓是進一步上言理而未及其出於天言訓而未及其純乎天也　敷言是訓其訓相呼應彝與訓決當串說訓字上添大字甚無謂

能解天錫以九疇而陰隲相協呈於象君作爲敷言而陰隲相協顯於言故君卽天而君之敷言卽帝之訓矣

演歸重在帝訓上作解

說約曰昔特爲起語以別上是敷言此是贊詞也

按是彝是訓兩是字語氣似平而意貫一串大訓豈出於常理之外乎末句接訓字說而傳中卻綰理字可見彝訓是旁不開的　于帝其訓作倒句看猶云其訓出於上帝也然于字須體貼

講箕子既陳敷言乃贊其妙之同於天也曰人君以極至之理反覆推衍爲言既戒其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之私又示以王義王道蕩平正直之體皆切於民生日用而非涉於高遠乃天下常理也又關於人心世道而不淪於狹小乃天下大訓也以天下之常理爲天下之大訓雖出於人君之口而其教詔卽惟天陰隲相協之意非于帝其訓乎敷言之妙至於如此

凡厥庶民句**極之敷言**節**是訓是行**句**以近天子之光**句

曰天子讀**作民父母**句 民父母連 **以爲天下王**句 天下王連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按傳疏極作中字解以極之敷言爲中心之所陳言又以近爲淊總屬强解不錄朱子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甚茫昧微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試嘗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居中而不可直謂之中中之得名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名之義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顚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誣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以一言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

呂氏曰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踐行此訓可也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卽皇極也

陳氏雅言曰近者非親近之近乃性相近之近譬之水焉天子之光則如水之至清庶民則未免少有渣滓者也譬之鏡焉天子之光則如鏡之至明庶民則未免少有昏翳者也

會編上賛敷言同天之妙欲其不敢忽此卽敷言感

人之深欲其知所勉是訓是行串說蓋理易從而言已入故諷詠而踐履之也天子之光卽皇建有極以其德輝著於民故曰光華近之卽是會極歸極之意蓋傾邪狹小之念已忘公平廣大之理已達君之所建者此理民之所會歸者亦此理無相遠也此與保極惟皇之極意對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正是頌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君長兩平皆就敷言上說蓋父母之愛其子無不欲其入於善也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歸於皇極則教我以正而弗納於邪者至矣非民之父母而何王者無棄物必欲人之盡其性也今天子敷言之訓使我安於皇極則綱紀四方而曲成萬物者至矣非爲天下王而何蓋不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言庶民則臣可知皇極至此則所以敷錫者愈神臣民至此則所以錫保者愈至人君子萬姓而君天下　其道孰有加於此哉

按通章雖有建極造就敷言三項然以建極爲主而造就敷言則輔成之者也然造就敷言固皆敷錫中事而敷言又卽造就時事無甚先後曰保極曰無淫朋比德曰惟皇之極曰羞行方穀曰會極歸極曰近天子之光俱一般看不分淺深蓋隨事而著其理

書經詳說　卷四十　周書洪範

非謂既保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敘彝倫此意亦不可少　杜靜臺曰此著敷言之效是訓吟詠諷誦也是行佩服體驗也君民之性本同一極之理今民於極之敷言能誦之於口體之於身則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天理流行將見天子立極於上道德既光華矣而民亦能依稀彷彿其光焉故曰近與尊親之頌本近道德之光來然近光與頌總是敷言化民之效無偏一節卽敷錫厥庶民內事此節卽錫汝保極內事　董思白曰惟近天子之光故須得天子親切蓋近光分明是赤子之依父母了故以作民父母頌之重作民父母句惟作民父母則天下所共瞻依也故不止曰王而曰爲天下王以申之姚承庵亦謂天子爲天下王舉世皆然而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非建極敷錫之君不能也故其辭云云　眞中江曰天子作民父母二句不必專貼敷言謂由敷言有得而感君恩教養納民於極之錫無所不至也而敷言自在其中

彙解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串說無疑但要知虛實之分作民父母實爲天下王虛

拂鏡塵此節緊承言字訓字來故曰極之敷言已竪

含此必訓行意了訓字勿作諷誦行卽是訓而實見之行一串下上歸訓于帝此約訓于行相協之妙正在此以字緊承是行有力見庶民眞心慕倣意近字宜味依稀欲合之閒一光相接　天子之光卽指王義王道王路蕩平正直不曰德而曰光就其接民者言也近卽會歸意

按是訓是行或云惟此訓之是行也未免將訓字太輕還照上文是彝是訓一樣看爲是　天子之光天子二字是起下天子二字　作民父母跟敷言覺切作民父母爲天下王作與爲是一樣語氣故傳平解

之然重作民父母亦有理

講此箕子又言敷言之訓能感乎人也曰凡厥庶民於此極之敷言不惟奉是以爲訓而諷誦且遵是以爲行而率由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天子建極於上固有道德光華而庶民歸極於下與之髣髴亦近其光而不遠耳至此則感激之意形爲稱頌之詞曰天子以敷言感化吾民如父母之教子以正而弗納於邪其作民父母乎是王者之引天下於善而禁天下於惡其不負爲天下王乎觀於庶民而羣臣感化可知矣合建極與造就敷言人君敘彝倫之道孰加於此乎

書經詳說卷四十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洪範

六三德句一曰頓正直句二曰頓剛克句三曰頓柔克句平康讀正直句彊弗友讀剛克句燮友讀柔克句沈潛讀剛克句高明讀柔克句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孔疏此三德是王者一人之德視世而爲之

按孔傳以正直爲正天下之曲直以克爲能治既云能又云治字義未確沈潛言地高明言天尤大異故不錄

朱子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沈潛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爲勝

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

林氏曰三德者聖人所以臨機制變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正直剛克柔克此三德之目自平康正直而下則釋三德之用以盡其義也三德乂用之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彊禦弗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一於剛則失之亢一於柔則失之懦聖人宰制天下之權可謂盡矣

新安陳氏曰習俗之偏以彊燮言氣稟之過以沈潛高明言

微庵程氏曰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四權之中其二政以治之其二教之自治也

臨川吳氏曰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

會編此詳三德之疇首三句列其目也平康五句別

其用也正直是恭己南面建極示人而不事威福抑揚之謂無爲乃聖人之本心故居一剛克是威以奪之而嚴明之政足以遏惡揚以進之而堅强之教足以起懦之謂剛以法天之健君德之所主也故居二柔克是福以予之而惠和之政足以濟弱抑以退之而抑衰之教足以損過之謂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下者所不廢也故居三此三德之次第泛言治天下之德不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之平康之世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蓋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禀皆

中而不偏無所事於剛柔者也則以正直之道待之蓋與天下相安於皇極之中而已矣強梗弗順能進於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於極和調委順欲進於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於極此因其習俗之偏而政以治之所以納之於極也沈深潛退偏於柔而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幾焉高亢明爽偏於剛而過於極者則抑以退之使俯而就焉此因其氣禀之過而教以化之亦所以納之於極也氣禀以天言習俗以人言剛柔非必舉世皆然就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因

時以制宜隨俗以應變皆所以維持皇極之意　平康正直如大舜格苗之後成周刑措之時也彊弗友剛克如周公之誅殷是也燮友柔克如君陳之和中是也沈潛剛克如求也退故進之是也高明柔克如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　正直剛柔謂之三德者主君德而言也建極其本而三德其作用也用者因乎時者也平康之世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曰正直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習俗就一世言氣禀就一人言前註謂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蓋通變宜民而不執於一是卽應變也　陸賓府曰重德

字不根德則剛爲用壯柔爲委靡未見其克也天下以習禀聖人以德而政教剛柔德之用耳　剛柔雖分配二三其實離不得必相濟乃成用克者不但以我政教制彼習禀必政教行而彼果爲我化也剛柔隨時應變就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　莫中江曰三德之嚮乃聖人納民於皇極之權也但講中不必多涉皇極字蓋此節自爲三德而言不可失實主繳末用之可也過乎中不及乎中不可以皇極言姚承庵曰克字卽五行生克之克字有相因而相成者克之以正用者也有相反而相成者克之以反用

者也正治反治雖不同要使歸於皇極之治而已矣
江玉林曰彊變非病病在弗友與友蓋彊者屬剛彊
而弗友屬過剛變亦屬柔變而又友則過柔沈潛高
明原是美質但沈潛者或不足於剛高明者或不足
於柔
集解四克字不同上三字是相抗而相勝意下一字
是相濟而相勝意
彙解正直對剛柔而生曰剛柔則偏向一邊去正則
不偏矣曰剛柔則有委曲遷就意直則不曲矣　傳
既云無事矯拂則以必有所爲特不矯拂耳又云無

爲而治蓋卽以不矯拂爲無爲也時說多誤看了
彊弗友燮友是大概說故云習俗沈潛高明是就各
人說故云氣稟彊弗友燮友以衡命順命相對是一
惡一善沈潛高明卻都是善不可云惡矣
演正直之德是王者建極於上與民相忘全不知有
克治之功到剛克柔克不免加一番克治之功終是
有些偏而不正枉而不直了此亦是勉强要人之歸
皇極非自然者矣然亦世變使然不是人君自要使
之如此故下文以平康數句言之
按剛克柔克二克字便是有意爲剛柔未免有偏於

剛有偏於柔處若照尋常說非剛則柔非柔則剛又
何用正直之德乎平康正直只是不失之剛不失之
柔便明或云平康之世亦離不得剛柔是剛處卽柔
柔處卽剛不可以剛柔名似深一層恐非正旨且如
成周刑措謂之平康不謂之柔自有辨也　平康二
字正直二字俱難細分然是平字當渾還也　彊弗
友四項或過或不及不可以分孰爲善孰爲惡彙解
所分殊杜撰　照前頻點又字
講此箕子衍三德之疇曰又用三德爲疇之六三德
惟何一曰正直粹然至正而無偏邪坦然易直而無

私曲無爲而治乃聖人之本心故居一二曰剛克政
治尚乎嚴明教化先於振作剛者君之所務故居二
三曰柔克政治尚乎寬容教化先於委曲柔者君之
不廢故居三其用何如太平治安之世臣民歸極則
以正待正以直待直不必有爲與天下相安於極而
已此非德之經乎若習俗之偏有强梗弗順能進於
極而不欲者則用法以使之畏而以剛克剛有和柔
委順欲進於極而不能者則用恩以使之勸而以柔
克柔剛柔相値而政各有宜矣又有氣稟之過沈深
潛退不及乎極者則用激厲以鼓其氣而以剛治柔

有高亢明爽過乎極者則用涵育以折其驕而以柔
治剛剛柔相濟而教各有方矣此非德之變乎聖人
撫世酬物因時制宜所以納民於皇極者如此

惟辟作福句**惟辟作威**句**惟辟玉食**句**臣**頓**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句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
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孔傳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釋文云張晏注漢書云玉食珍食也韋昭云諸侯備
珍異之食 玉食解珍食甚明只是形容貴重之意

孔疏於三德之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
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
福奪君權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獨言食者人之所資
食最為重故舉言重也王肅云辟君也不言王者關
諸侯也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其義或當然也 不必兼諸侯說

林氏曰此三者人主之權勢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
此三者苟人君能自操持則威福在己名分謹嚴故
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德其或假於臣下則權勢下
移紀綱紊亂其何以操縱三德而為皇極之用哉

吳氏曰玉食非帝王所急足以觀主威之不下移也

陳氏經曰三德之用莫易於正直莫難於剛柔君道
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玉
食之柄在君惟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

會編此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馭世之大權
蓋威福在己名分尊嚴然後能操縱予奪以用乎三
德也福以命德言爵祿慶賞皆是威以討罪言五刑
九伐皆是玉食是四海九州所當貢者與威福相因
皆名分所繫之大故並言之權字於惟作二字上見
臣曰無有正見得惟字意蓋臣而上僭則君權下移
矣還重君一邊 來路然曰三箇惟字重看見自辟

之外不得少假借於人也臣無有作福句雖戒其臣
不可上僭然臣之所以敢上僭者實由君之下移來
言君權無下移而使臣之得以僭也足上惟字意勿
平看

彙解小註凡三說林說攬權比三德高一層陳說是
從三德內抽出言之俱不如吳說為妥蓋宜正直而
正直宜剛柔而剛柔這正是權柄自我操攬而臣下
不得與此下二節皆從上文見出故也 玉食雖配
威福然亦舉一端以明天子名分之尊權字於惟作
二字上見惟君所造故曰作

能解應變之治有三操治之權惟一人君能謹此柄以自持然後威福在己而三德為吾所一皇極之用成矣

聽月三德則不泥權一則不分故又用三德者不可不握天下之大權也玉食者珍異之食與威福並稱者權定於分也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無有句戒上僭者正所以一君權耳傳兩箇戒字勿泥或以威福應轉剛柔非經旨

演惟字與無有字相呼喚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其在平康之世固順聖化而絕無覬覦之心即非平康之世亦遵王法而無陵逼之念此國家之所以相安而人民之所以相守也

按此從用字看出又用三德固因時以為用而非操大權者不能用也　三德不可分貼

講此箕子言人君當操大權而後可用三德也威福玉食所關至重惟辟作福而慶賞爵祿以示勸惟辟作威而五刑九伐以示懲惟辟玉食而安享乎九州之貢賦若在下為臣子不過奉行乎君上之命令而已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章服惟上錫刑討惟上加享惟上賜誰敢竊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句**其害于而家**句**凶于而國**句**人用側頗僻**句**民**頓**用僭忒**句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孔疏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恆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傳不解家王肅云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

新安陳氏曰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陵僭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也三德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

會編此言人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

臣指諸侯大夫言而字對武王言家國皆天子所統
者故曰而家而國蓋皇建有極則威福玉食自天子
出皇之不極則威福玉食自諸侯出自大夫出必然
之勢也自天子出則家不異政國不異俗自諸侯大
夫出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亦必然之勢也凶害是
攘奪刻剝家國不寧之意人字還是在位之小臣覬
兩用字相對可見蓋用字猶因字意大臣法然後小
臣廉也在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臣相觀而化
因之而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
法守也今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

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所謂甚言其患也淫中
固字亦字不可泥誠使大權歸於一統而政柄不至
於下移則國家有紀綱臣民有趨向而正直剛柔惟
吾所用矣尚安有陵替之患哉是應變之治有三致
治之權則一此維持皇極之要而乂用三德之旨也
杜靜臺曰臣之有上須補君不能操權而移於下
使臣得以僭竊意說來而汝也大夫之家諸侯之國
皆天子之所統者故云汝家汝國側頗僻僭忒就作
好惡尚奢侈上看　王宇泰曰人用側頗僻一句說
者俱進一層講謂在位之小臣及在下之小民皆化

之也然玩傳意則以有位承上諸侯大夫說抑揚遞
下爲是謂臣之所行民實視之今有位者固側頗僻
而不安其分既不止於比德矣則小民者亦僭忒而
踰越其常又豈止於淫朋而已哉蓋人君所以行其
正直剛柔之德而成其建極斂錫之功者人臣既得
以竊而用之則禍及於身而惡染於民其患有如此
者甚哉權之不可下移而臣之不可上僭也　按此
章當知威福玉食爲人主之三柄剛柔正直爲人主
之三德君極建則威福玉食一於上而國不異政家
不殊俗矣權之所在卽三德之所在也君不建極則

威非德威福非德賞玉食非德奉三德既亡則利勢
所在人思得而竊之君亦不能保其柄之常在於我
以致臣人皆有僭志家國罹其凶害其視建極作人
天下賴其陶成之福者何如哉故爲人上者必端本
建極以不二之權行兼三之德則天下受其造就之
福矣
按而訓汝就天子說殊不順當重提上臣字見臣之
有家者作福威玉食則害于汝家矣臣之有國者作
福威玉食則凶于汝國矣照前有好于而家亦說得
去　人指小臣不可混上大夫諸侯　兩用字平還

承上文大臣說來亦可卽謂三德乂民側串重民更勝　側頗僻僭忒堆疊字眼總是極力形容不好處

講此承上言僭上之患見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苟君權不操臣而敢於作福作威玉食則大夫有家必害于而家諸侯有國必害于而國小臣因之不正不平不公固側頗僻而不安分小民亦因之僭妄過分而踰越其常人臣僭上之患一至於此人君可不知操權於上以用三德哉

七稽疑句 擇建立卜筮人句立建連 建 乃命卜筮句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孔傳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立其人命以其職

孔疏鄭王皆以建立爲二言將考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筮人

朱子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歲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

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會編此詳稽疑之疇自此以下五節皆言稽疑之法然天之意非蓍龜不傳而蓍龜之意非其人不傳故擇人以主卜筮尤稽疑之要也擇字重建立字輕所擇之人是萃五行之理而心與天通會陰陽之靈而德與天合者蓋必得是人然後可以紹天之明以定天下之吉凶也乃字亦重看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使卜筮之是臨時事

彙解擇者擇其人也建立者建而立之爲太卜太筮專其官也其人不但謂能知卜筮之人謂人之賢也

挑鐙塵人不但知卜筮爲賢非人則龜筮爲虛器故擇人最重建立帶言前五節本只言卜筮則止用卜筮已可決疑但君是天下之主臣贊君民有公論此亦不可遺故以此參考之其實主於重卜筮所以下面只要龜從筮從

講箕子衍稽疑之疇曰稽疑爲疇之七其用在於卜

筮然有其法必有其人必平日選立至公之人以掌卜筮遇有疑事乃命之卜筮以定吉凶也

曰雨句曰霽句曰蒙句曰驛句曰克句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

孔傳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

孔疏此上五者灼龜爲兆其璺坼形狀有五種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康成云霽如

雨止者雲在上也霽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蒙是闇之義故以雺爲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爲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疏之意也雨霽卽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爲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滅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氏以圛爲明言色澤光明也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爲二坼其坼相交也鄭氏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說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

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　璺音問玉之坼也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注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

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克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注國之大事待蓍龜而決者有八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烏之屬有所象似與謂予人物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

籥見書是謂與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曰燋讀爲細目燋之燋或曰如薪樵之樵所謂爇灼龜之木也故謂之燋契謂契龜之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玄謂士喪禮曰楚焞置於燋在龜東楚焞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注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焌讀爲英俊之俊書亦或爲俊鄭謂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

朱子曰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蓍短龜長者謂龜惟鑽灼之易而蓍有扐揲之煩龜之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卜五卽龜用二卽蓍

會編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變化形於食墨之餘象數顯於拆文之後與五行之兆相配潤澤而爲雨開明而爲霽是水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繹而不屬是木金之兆也左右交錯彼此相勝是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固可以知吉其乖錯亦可以知凶而稽疑於卜者有所準矣五兆無一定之吉而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餘倣此　吳中江曰此與下節俱指言卜筮之體如是未說到用上

宙合卜體五取象於五行也卦體二取象於陰陽也曰雨五者問所卜者何事類應則吉錯陳則凶驛孔傳云氣落驛不連屬蔡作絡字則當云絡繹不絕矣或云一斷一起如今之驛遞然亦通

講此列卜兆之體也其目何如曰潤澤而雨其兆爲水曰開爽而霽其兆爲火曰蒙昧而不明其兆爲木曰絡繹而不屬其兆爲金曰交錯而相克其兆爲土合雨霽蒙驛克而五行之理寓矣觀其類應吉凶不可知乎

曰貞句曰悔句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孔傳內卦曰貞外卦曰悔
孔疏筮卦有二重二體乃成一卦僖十五年左傳云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
卦云巽爲風艮爲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
爲內上體爲外下體爲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爲貞
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晦是月之終故以爲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
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爲始二名互相
明也

周禮筮人掌三易之法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
曰歸藏三曰周易　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
也名曰連山似山出納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
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　其經卦
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
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　九筮之名一曰巫
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
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注此
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咸猶
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事

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比謂
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
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
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問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三畫爲貞
外三畫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正卦爲貞之卦爲悔如
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朱子曰是如
此　故叔器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曰貞悔出洪範
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
悔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

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　貞訓正事方正如
此悔吝皆是事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
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
西山蔡氏曰內悔曰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曰悔悔
者生乎動也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見左
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
卦爲悔見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會編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貞者事之
幹有事始之義悔者生乎動有事終之義二者非卦
名乃卦體也蓋蓍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

成卦當其奇偶之既具扐揲之既成則有貞有悔焉曰貞者事方來而始著機乍顯而無爲於未動之卦則爲在內之下爻於既動之卦則爲所遇之本體以宰萬變以遇萬幾確然貞固而不移也曰悔者事已過而後形機已著而復變於卦之不動則爲外爻而上體是居於卦之既動則隨所之而變體是值以逼其變以極其數紛然變動而不居也蓋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統而觀之凡卦各一貞悔也因卦體以定吉凶而稽疑於筮者有所準矣凡畫卦自下而上下三爻爲內卦上三爻爲外卦卦有動爻而占者值之曰遇卦及動爻變爲他卦曰之卦卜兆本於五行則必心通五行者而後可命之以卜占卦主於陰陽則必德合陰陽者而後可命之以筮此稽疑之所以重擇人也

彙解筮之法用蓍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內卦叫做貞外卦叫做悔如六爻之中有遇著老陽老陰則變而爲別卦所謂之卦也那初得的本卦又叫做貞後變的之卦又叫做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

卦與本卦皆得之於先卦之正也所以皆謂之貞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之卦皆成之於後卦之變也所以皆謂之悔此二者皆占卦之體也　奇偶既具扐揲既成則有貞有悔自爻之無變而言則卦之居內體者貞也居外體者悔也蓋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爲內上體爲外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觀內外兩體貞悔在一卦之中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自爻之有變而言則出之所得而爲遇卦者貞也後之所得而爲之卦者悔也蓋凡卦變至三爻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其或變在一爻而占其變或變至二爻而主其上爻雖有所主之爻而兩體之爲貞悔者固在焉其或變至四爻五爻而占之卦不變之爻或六爻皆變而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之彖辭雖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爲貞悔者固在焉是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也統而觀之凡卦相爲貞悔也故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引而伸之變至於無窮而不出於貞悔之二體而已吉凶之斷貞悔之閒而已　取諸陰陽之正曰貞取諸陰陽之變曰悔貞有植立正固之意悔有從凶趨吉

之意
删正康節皇極數全重貞悔一卦則內貞外悔有時悔尊而貞卑有時貞尊而悔卑卦不當位則變卦爻不當位則變爻凡四變而止二卦相並固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矣然不止是也運卦與世卦相並則運爲貞而世爲悔世卦與年卦相並則世貞而年悔注欠詳按此於經義用不著不必詳

集解凡占家以內卦爲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爲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過之卦可以類推卦

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爲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爲決也

按箕子所陳九疇傳自大禹則所用易非周易也或疑重卦出於文王觀此貞悔則古已有之邵子分先天後天謂伏羲已有六十四卦自是可信

講此古卦之體也其目有二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有曰貞者陰陽不動則爲內卦下爻陰陽已動則爲遇卦本體確乎貞固而不移有靜之象焉有曰悔者陰陽不動則爲外爻居上陰陽已動則隨所之爲變卦忽然變動而不一有動之象焉總不越陰陽之理而已觀其卦爻吉凶不可知乎

凡七句卜五句占用二句衍忒句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孔疏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爲傳鄭氏云卜五占用謂雨霽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者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也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總謂卜筮者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

否也

朱子曰衍推忒變也上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變卦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衍疑是過多膜底意思忒是差錯了

高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爲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爲信故盤庚遷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爲主

會編此推卜筮之用蓋上二節但以體言衍忒則其用也凡七總而言之卜五占用二分而言之衍忒卽是稽疑人事指祭祀征伐等事推衍非待已過差而然是未然之事疑其或有過差而豫以卜筮推衍之所以斷其吉凶也　雨霽蒙驛克貞悔上文未曾露出占字卜字連用幾箇曰字一串敘來至此而始總之曰凡七始明之曰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爲卜用貞悔之爲占用也傳注者於上文俱說破了則此卜五占用二似爲賸語要善體貼　來路然曰上兩陳卜筮之體吉凶所由生此總言卜筮之用吉凶所由決衍忒者惟恐事之有忒而推衍之不曰衍疑正疑其有過差耳　陸實府曰兆中非無貞悔也卦中非無五行也但法各有所主要亦參而用者故總曰凡七見理之一也分曰卜五占用二見用之殊也夫古卜有吉凶去從止曰衍推過差何也君子問災不問福若果吉理已一定非兆卦所能加若或凶可因而改悔過以遷善也

拂鏡塵不合皇極則爲過差禍福又下一層事　按曰稽疑似乎有疑皆可問也曰衍忒則事主於不過差非正之疑不在所告可知

講此總卜筮之用而並言聽卜筮之要也總卜筮而言之其凡有七卜之兆五而占卦用其二所以推衍人事之過差使知所趨避也

立時人作卜筮句人連時三人占讀則從二人之言句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孔傳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

孔疏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爲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黃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辨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孔所不取鄭氏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孔同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以爲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爲善旣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內賢智不等雖少

從賢不從衆也經惟言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西山蔡氏曰禹敘洛書之時未有原兆與周易也

會編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卽前所擇建之人卜筮必立三人者蓋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偶以二人則適莫難從故必三人占而後可以決其從違從二人之言者二人告吉則雖一人以爲凶亦在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爲吉亦在

所必避蓋參諸衆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吉言凶皆同則不待言矣　三人占者謂三人看此卦兆也非三卜筮也人心以衆爲公故從衆須默聽天意　盧鋐卿曰此占字兼卜筮皆有與上文占用二之占不同

拂鏡塵立時人輕看正應上擇建立意三人卜筮各三人

講此言聽卜筮之要也旣立至公無私之人以作卜筮之官矣及當占卜之時若專以一人則聞見有限偶以二人則適莫難從必三人其占以相參考而從

二人之吉二人告吉則雖一人以爲凶亦所必趨二人告凶則雖一人以爲吉亦所必避蓋參諸衆而取其同也若三人言吉言凶皆同不待言矣

汝頻**則有大疑**句**謀及乃心**句**謀及卿士**句**謀及庶人**句**謀及卜筮**句**汝則從**讀**龜從**讀**筮從**讀**卿士從**讀**庶民從**讀**是之謂大同**句**身其康彊**句**子孫其逢吉**句**汝則從**讀**龜從**讀**筮從**讀**卿士逆**讀**庶民逆**讀**吉**句**卿士從**讀**龜從**讀**筮從**讀**汝則逆**讀**庶民逆**讀**吉**句**庶民從**讀**龜從**讀**筮從**讀**汝則逆**讀**卿士逆**讀**吉**句**汝則從**讀**龜從**讀**筮逆**讀**卿士逆**讀**庶民逆**讀**作內吉**句**作外凶**句**龜筮共違于人**讀**用靜吉**句**用作凶**句

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孔傳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人心和順龜筮從之

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皆逆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孔疏非有所舉則自不卜故云將舉事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當盡己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氏云卿士六卿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爲首耳其大夫及士亦在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是謀及之也小司寇又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爲二此惟言卿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爲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一人主爲一又總羣臣爲一也　人主與卿士庶民皆從是人心和順也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

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　物貴和同故大同之吉延及於後宣三年左傳稱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後世遇吉　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雖龜筮相違亦爲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違杜預云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爲一令與君臣等也　天子聖人庶民愚賤得謂識見同者但聖人生知不假卜筮垂教作訓晦迹同凡且庶民既衆以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聖故老子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是也此二從三逆爲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龜逆爲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於時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靈不以

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爲易所知豈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爲言耳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氏云於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靈恩以爲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主凶則止不卜卽鄭注周禮筮凶則

止是也若三占二逆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氏之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謂瀆龜筮周禮太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謂相襲皆據吉凶分明不可重爲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尙疑者則得更爲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

適火又筮之遇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旣先筮後卜而春秋時先卜後筮者不能依禮故也

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於蓍龜之靈不至越於人也周禮卜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汝則一段 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 汝則從至逢吉一段 此條惟君

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庶民逆一段 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一段 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一段 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凶 汝則從作外凶一段 此條龜筮皆逆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龜筮共違一段 王氏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

張氏曰決疑主於筮龜故進於卿士庶民之上龜筮旣從而卿士庶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庶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

士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

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厤數在躬啓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厤

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旣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旣不知周公民有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足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我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逆則是於理必有未盡人已雖從終未免於人爲靜而不爲則吉動爲則凶矣此義至精微雖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

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於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龜筮稽

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躐語也

董氏鼎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若此言謀及乃心卿士庶民然後及卜筮亦初不以卜筮爲先也事之可否已成於胸中而人謀又協矣猶有待於鬼神不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聖人謹重之至亦所以示於民使之信從其事而不懼與惑也若人謀未從惟龜是聽誠有如吳氏所慮矣然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爲而人不悅有人所欲爲而已不從亦有已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爲可者是皆當以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而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乎天矣此稽疑一疇尤以龜爲重非茫然無底止而一聽於卜也

徽庵程氏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參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稽疑以卜筮爲重而龜爲尤重也

會編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汝則有大疑五句是稽疑之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大疑指戎祀等事凡近有係於君身之休咎遠有係於子孫之禍福者皆是謀及乃心審諸已也謀及

卿士庶人參諸人也謀及卜筮斷於神也蓋一人之見不可以自是故參之於臣民臣民之謀猶出於有心故決之於卜筮此自然之序也大同是通乎人情而無二質諸鬼神而無疑之謂康彊逢吉內畧點戎祀意講逆者會逆其適之意蓋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其庇也此稽疑大同之應上言卜筮於臣民之下者稽疑以人謀爲主神謀爲斷也此言卜筮於臣民之先者決疑以神謀爲重人謀爲輕也自此以下則雖不能大同而亦不害其爲吉者故君謀配於龜筮者亦吉臣謀配於龜筮者亦吉民謀配於龜筮者亦吉謂之吉者作內作外無不宜也至於龜筮一從一逆本不可以舉事然筮猶出於人而龜則純天故亦可以作內也若龜筮共違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蓋皇極之君體天行事而龜筮則紹天之明者故以是爲主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何所不決故曰用稽疑　洪南池曰汝則從六叚吉凶之斷全在神謀上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者蓋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則惟龜筮知之故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爲也王方麓曰得大同之道者宜應大吉之占身其康彊

於五福中但舉其一者蓋人君富貴是其本有惟康彊則可以享壽考故特以康彊言也子孫其逢吉言子孫亦賴其餘休逢吉而不逢凶見其占應之遠也彙解汝則有大疑照疑字謀及乃心至謀及卜筮照稽字汝則從以下是卜筮斷法亦稽字中意　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義而占謂之欺非疑而占謂之侮

朱子所云必以人謀爲首者謂三箇汝則從及卿士從庶民從皆敍於龜筮之先也龜筮共違于人雖說龜筮在先然曰共違于人則亦先有人謀而後用龜筮矣此可見以人謀爲首也又云皆以龜筮爲主者謂吉凶一斷之龜筮也三從者都是人一而龜筮二二從者一人一龜便不可作外龜筮共違雖人皆從亦凶此可見以龜筮爲主也首字主字有斟酌

大疑則是大事矣凡人君大事無不關係身與子孫故特言之或謂大同之應殆不止於所問之事吉而已身其康彊子孫逢吉此吉之至而不可常得者也似非經旨理之所在人之所見不能以盡同固有君以爲可而卿士庶民以爲不可者矣亦有卿士以爲可而君與庶民以爲不可庶民以爲可而君與卿士以爲不可者矣若是者非龜筮不能斷也而其吉豈

無可言者乎自夫汝之謀合於龜筮而卿士庶民或逆焉建極之君其發慮亦無不當而况神謀既從矣吉可知也自夫卿士之謀合於龜筮而汝與庶民或逆焉謨謀盡於廟堂而賢臣者又人心公議之主也其有不吉乎自夫庶民之謀合於龜筮而汝與卿士或逆焉聖人無心以萬民之心爲心而衆情可否亦得上敵於君卿者也其有不吉乎幾箇吉字要見作內作外皆宜意　若是汝心既從而龜筮一從一逆至於卿士庶民都逆而未順雖逆多順少本無可取但蓍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惟用之以舉事於內亦可獲吉舉事於外則凶矣若是龜筮呈兆都與人謀相違縱使君臣上下皆無所逆然鬼神不順百事難行悔吝憂危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儻或有所作爲則必遇凶咎矣　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二從三逆吉凶如此　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爲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亦是二從三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矣

　　宙合大疑者非謂疑之甚也謂大事之疑

副疊身其二句大同之應二其字緊跟大同來演重在龜筮上作解决疑以神謀爲斷則吉凶可知首五句重卜筮不重序上以逼國之謀爲未定猶必質之卜筮者聽人不如聽天也須知君身所以建極於當特者蓄疑敗謀則作爲顛倒非福也康彊則履帝祚於不咎大同之應徵之於近子孫所以建極於後世者貽謀不善則流患無窮非福也逢吉則襲餘慶於無窮大同之應徵之於遠逢吉非子孫所行之事謂行之於前而子孫得以蒙其餘庇耳下三吉字謂作內作外無不宜也或兼保身裕後恐於大同之應無異下文無人我無衆寡但合龜筮者亦作吉斷以公心付造物也龜從筮逆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亦可以作內龜筮共違則人謀雖從亦不可動矣

按身其二句平講俱是大同之應或謂康彊逢吉正是大同處殊欠分明或謂其逢句吉字另讀尤謬稽疑之法原重卜筮然人謀神謀貴於參酌得宜亦非全以卜筮爲主也

講此言稽疑之用也曰稽疑之道固取決於卜筮而其用之當何如汝則有國家重大之事當行當止而

不能決者必先謀及汝心以道理事勢裁酌其可否然猶以一人之識見有限又咨訪於卿士以酌其公議如何又下問於庶民以審其衆議如何然後謀之卜筮蓋人謀出於有心不若蓍龜靈物至公無私尤為可信以人謀參之神謀稽疑之所重者可知矣試以其應吉之若遇大事汝心料度以為可行是汝則從矣及其卜之於龜則有吉而無凶筮之於蓍又有休而無咎問之在朝而舉朝卿士皆無間言問之在野而舉國庶民皆無異議是通幽明合上下無不翕然而大同以此舉事將何所為而不宜以言乎近則

多福集於君身康寧強健而安享太平之治以言乎遠則福庇及於子孫遭逢吉慶而永保靈長之業大同之應如此若是謀之於已汝之心既從而龜與筮皆從雖卿士逆庶民逆然君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若是卿士之心從而龜與筮皆從雖汝則逆庶民逆然臣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若是庶民之心從而龜與筮皆從雖汝則逆卿士逆然民謀與神謀相合亦為吉若是汝心既從而龜從筮逆至於卿士逆庶民逆神謀未盡協即君謀不盡臧惟用之以舉事於內亦可獲吉但舉事於外則凶若是龜筮與人謀俱違

神謀既乖則人謀無據悔吝憂危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終吉儻或有所作為則必遇凶咎人君用此以斷天下之大疑舉動安有不當哉

書經詳說卷四十一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洪範

八庶徵句**曰雨**句**曰暘**句**曰燠**句**曰寒**句**曰風**句**曰時**句**五者來備**讀**各以其敘**句**庶草蕃廡**句

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

孔傳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眾驗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眾草蕃滋廡豐也

孔疏自曰雨至一極無凶總言五氣之驗有美有惡曰休徵敘美行之驗曰咎徵敘惡行之驗自曰王省至家用平康言政善致美也日月歲時至家用不寧言政惡致咎也庶民惟星以下言人君當以常度齊正下民將說其驗先立其名五者行於天地之閒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其名曰雨所以潤萬物也曰暘所以乾萬物也曰燠所以長萬物也曰寒所以成萬物也曰風所以動萬物也此是五氣之名曰時言五者各以時來所以為眾事之驗也　易說卦云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日暘也晅乾也易繫辭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言天氣有寒有暑暑長物而寒成物也釋言云燠煖也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熱之始暑是熱之極涼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極理宜然也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或夏須漸寒冬當漸熱雨足則思暘暘久則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不言一曰二曰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依五事所致為次下云休徵咎徵雨若風若是其致之次也

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無常有下言百穀用成此言眾草蕃廡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

朱子曰自五行而下得其道則有眾休之徵失其道則有眾咎之徵得失在於身休咎應於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　五者備敘則庶草滋蕃豐廡即下文之休徵也有無相反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則草木不茂百穀不成即下文之咎徵也　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備而下所以申言雨暘燠寒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

申言曰時之義某竊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燠寒風五者並列而爲六則遂以此時字爲贅不知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矣且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故某以爲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不知是否曰林氏之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

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者之閒

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氣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雨暘風則遊氣之聚散飛揚者爲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爲之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

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止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

陳氏雅言曰庶徵之效獨言庶草蕃廡者草木得氣之先庶草又爲易瘁者也觀庶草之徵蕃廡如此則大者可知矣

會編此下詳庶徵之疇此節只以陰陽五行講不可入五事在內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句言五氣之候來備其敘言五氣之順其時卽所謂休徵庶草蕃廡則休徵之效也時字包得來備以敘之意來備以敘一直說正應上時字言歲日月之內既無匱之又不愆期也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對後百穀用成等而言作效說　王仲山曰此節大意言氣運乎天者有其時氣順乎時者有其效不可說人事之徵如此蓋徵字至後休徵節始見此只在五氣上論　曰時當閒閒說自有一定時候不可便謂得其時

彙解五者作總來備應雨暘燠寒風各敘應時各敘比來備深一層　來備謂不至於不足敘謂不至於愆期雨足暘足燠足寒足風足皆應乎節候不先不後而各當其可也

宜合此節提一時字作頭腦來備則時矣極備極無則不時矣第二節五時字亦從此來

說約五者來備上要補歲月日之閒出來

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

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晅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按潛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孔疏昭元年左傳云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以彼六氣校此五氣雨暘風文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燠則晦是寒也明是燠也惟彼陰於此無所當耳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恆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罰恆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恆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恆風惟木金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

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是用五行傳爲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

問吳斗南說如何朱子曰舊謂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雨只屬水自分曉燠生屬得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引左傳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

新安陳氏曰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如莊子風生於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風爲土氣豈不章章明矣乎

婺源王氏曰按吳斗南以雨暘燠寒風屬水火木金土序與五行五事相符引諸證甚明但風土無所證今以陳氏之說補極合造化

按時字通縮上五項或以時字與上平列非也來備以敘總完箇時字或以來備承上五項以敘承時字非也或但以來備爲時尤非

講箕子衍庶徵之疇曰庶徵爲疇之八蓋所驗非一端故謂之庶也其目有五陰陽交蒸曰雨屬水開霽

曰陽屬火陽進陰退則紓而成燠屬木陰進陽退則慘而成寒屬金至陰陽之噓拂曰風屬土五者迭行於天各有一定之候曰時誠使歲月日之中五氣無缺而不多不少又各應其候而不先不後則五氣順矣庶草感陰陽和氣而蕃茂況其他乎

一極備讀**凶**句**一極無**讀**凶**句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孔傳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

孔疏備極過甚謂來而不去也極無不至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恆雨若恆風若之類是也有無相形去來正反謂至不待時失次序也如此則草不茂穀不成也

朱子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會編極備極無反上來備以敘看凶字對後百穀不成等而言反上庶草蕃廡看曰一者言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有一於此亦足以致凶也極備極無即是咎徵凶即是咎徵之害

彙解二句正是不時而乖於備與敘也與上三句相對以起下休咎徵之應　無者備之反備而曰極無而曰極則不敘不必言矣

綱目曰一極備必有極無者委其分於空虛曰一極無必有極備者擅其柄於橫軼故凶大抵五氣無皆無之理若皆備則與來備何異須看得斟酌

能解曰極備則非宜於來備而不以其敘可知曰極無則全然不是來備而失其敘可知故必至於凶而決無望庶草之蕃廡也

講此承上而反言之也苟五氣不順其時或一極備而過多則陰陽偏勝而凶或一極無而過少則陰陽偏枯而凶欲庶草蕃廡不可得矣況其他

曰讀**休徵**句**曰**讀**肅**頓**時雨若**句**曰**讀**乂**頓**時暘若**句**曰**讀**哲**頓**時燠若**句**曰**讀**謀**頓**時寒若**句**曰**讀**聖**頓**時風若**句**曰**讀**咎徵**句**曰**讀**狂**頓**恆雨若**句**曰**讀**僭**頓**恆暘若**句**曰**讀**豫**頓**恆燠若**句**曰**讀**急**頓**恆寒若**句**曰**讀**蒙**頓**恆風若**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

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孔傳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敘惡行之驗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君行急則常寒順之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

孔疏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溼火就燥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氏以狂爲倨慢以對不敬故爲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哲故爲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爲自用己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瞽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爲瞽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朱子曰今人讀書麤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符舜功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洪範庶徵固不是必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爲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爲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卻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只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了做譬喻說了這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

到耳　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爲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而應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卽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乂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修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乂者暘之類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所當也咎徵亦然　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竊以爲此猶易中取象相似但可以髣髴看而不可以十分親切求也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乂哲聖發見而屬動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恆雨恆寒應之僭則不乂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恆暘恆燠恆風應之未知如此看得否曰大概如此然舊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而或者又以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其說孰是可試思之

林氏曰五者中節爲五福之證不中節爲六極之證來備以敘非其自爾是君休嘉之證也極備極無亦非自爾是君咎過之證也休咎在此而徵驗在彼肅乂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之徵也狂僭豫急

蒙者咎之本五者之極咎之徵也氣一失其和則必自省曰是吾之咎歟故思去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咎聖人雖無之其徵則不可不自省也

陳氏大猷曰肅之反爲狂狂則蕩故常雨若乂之反爲僭政不治則僭差也僭則亢故常暘若哲之反則爲豫不明故爲豫豫則懈緩故常燠若謀之反則不深密而急躁急則縮栗故常寒若聖之反則蔽塞不通而爲蒙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以齊四者之惡故常風若又曰天地之閒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能消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

李氏杞曰休咎之分皆起於君一念之微

西山蔡氏曰君卽五者之應以察吾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陻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自爲之說驗之於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彊配五行

而以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

會編上言休徵咎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纔說到人事上休字時字應上來備其敍意咎字恆字應極備極無意言人事之徵於五氣而爲休皆由五事之得以致之人事之徵於五氣而爲咎皆由五事之失以致之也感應處只以五行分配蓋雨屬水而貌澤水也貌肅而嚴整自有滋潤之意故時雨應之暘屬火而言揚火也言乂而條理自有開明之意故時暘應之視散爲木而燠亦木也視哲而有智則有昭融和煦之意故時燠應之聽收爲金而寒亦金也聽謀而能度則有藏密凝結之意故時寒應之思通爲土而風亦屬土也聖無不通則有疏通旁達之意故時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德而類應之也貌不檢制爲狂狂則蕩故恆雨若言不合理爲僭僭則亢故恆暘若視不哲則猶豫而不明故懈緩而恆燠應之聽不謀則躁急而不密故縮栗而恆寒應之思不能聖則蒙蔽而不通矣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入故恆風應之曰若者順五事之失而類應之也蓋和德備於己則和氣應於天人有乖德則天有乖氣乃感應自然之理其實一德修則五德皆修一

氣應則五氣皆應但以其理言之不必泥也○杜靜臺曰利害只在時恆二字上分若者順其類而應之之謂不垂休徵者言五氣休美而爲五事能修之徵驗也咎徵倣此

彙解上文止有徵字意此添出休咎二字來蓋始自人事而言時說得之傳未分析　肅狂等照休咎字看時雨恆雨等照徵字看然人事之休既徵而爲時雨等則時雨等亦可名休徵矣人事之咎既徵而爲恆雨等則恆雨等亦可名咎徵矣時雨恆雨等每二字連說

按休徵咎徵只是徵之休者咎者猶云好的徵驗不好的徵驗不必謂人事之休咎而有徵也　時字卽上曰時之時若字作順字爲是　類應處只大概言其理如此　恆是極備此恆則彼無可知

講此言五氣休咎之應也試以人事而互推之曰休徵五氣休而爲五事修之徵也曰肅而貌之事修貌澤水也則有時雨順應之曰乂而言之事修言揚火也則有時暘順應之曰哲而視之事修視散木也則有時燠順應之曰謀而聽之事修聽收金也則有時寒順應之曰聖而思之事修思通土也則有時風順

應之曰咎徵五氣咎而爲五事失之徵也曰貌不檢
制而狂狂則蕩故恆雨順應之曰言不合理而僭僭
則亢故恆暘順應之曰視而猶豫不明豫則散緩故
恆燠順應之曰聽而躁急不密急則凜烈故恆寒順
應之曰思而蒙昧不通蒙則冒亂故恆風順應之是
五事之得失而關五氣之休咎之應如此

曰 句 **王省惟歲** 句 **卿士惟月** 句 **師尹惟日** 句

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
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
五者之休咎有繫一歲之利害有繫一月之利害有繫

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孔傳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
所掌如月之有別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
歲月

孔疏於王言省則卿士師尹亦爲省也王之所省職
無不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下句惟有月日羣臣
無踰時者但時以統月故傳以四時言之言其兼下
月日也　眾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
其同類之官爲長周禮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太卜爲
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
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
之官此以師尹爲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
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爲長亦
是眾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鄭云所以承休徵咎
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
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
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是也　既陳五
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與上異端更復言曰王
之省職兼總羣吏惟如歲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
也眾正官之長各治其職惟如日也

朱子曰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
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問王省惟歲三句
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

林氏曰自五者來備以下申言曰雨至曰風之義自
王省惟歲以下申言曰時之義或以曰王省惟歲以
後爲五紀之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別爲九
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

新安陳氏曰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
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證此
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於歲月日之時者所包

甚大安止此哉曰字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王乃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卿士得失其徵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師尹倣此卿尹不言省蒙上文也歲統月月統日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尊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貫行乎歲月日之中五者時若則歲月日之時無易而休徵見矣五者恆若則日月歲之時既易而咎徵見矣氣行乎候之中非氣自氣候自候也

會編此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承上節言庶徵之休咎既繫於五事之得失則欲省五事之得失者當觀於庶徵之休咎也省字貫卿士師尹而言正所謂念用庶徵者三惟字重看見其分之各有所屬也王者如天運於上則其分之尊猶歲之無所不統也故庶徵休咎有繫於一歲之利害者則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於王猶月之統於歲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辰之責其分之統於卿士猶日之統於月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謂之省者蓋以庶徵之休省五事之得而益勵於交修以庶徵之咎省五事之失而不忘於

戒勑也不可以注中徵字就當省字看　杜靜臺曰以上俱是泛論其理此節方示爲君臣者隨分以省驗也五氣之休咎貫行於歲月日之中有繫一歲者如七八月之閒旱歲因不登是也有繫一月者如三日雨爲霖一月受其害是也有繫一日者如烈風不終朝暴雨不終夕一日受其害是也然朝夕烈風暴雨雖師尹所當自省至於傷禾敗穀而歲亦因之不登則又非止師尹之咎矣餘倣此　陸貫府曰五氣五事無二理但屬於天則運諸歲與日月之內屬於人則責諸王與卿士師尹之身歲月日相須成運王卿士師尹相資成治分不開的天下豈有一歲之利害不關月一月之利害不關日者况本文曰省省之中有實修意反之茫然不知所由必推求探究將生平所爲逐一內省從得處省出失來又從失處省到得上去所謂內省也若得失明有徵驗何須省此乃畏天時保惟恐獲戾之心不然湯之旱止是僭徵耳何必六事自責乎可見省之意矣同一休咎也可爲一歲之利害可爲一月之利害亦可爲一日之利害原無定形故同此省也君以爲此九重之干和卿士以爲此變理之無狀師尹以爲此承宣之失職豈容

異僉卽休徵洊至亦必曰天驕我歟天忘我歟而反
躬自省不僅泛泛儆省必要省出一件與他相感處
令我有所下手挽回如必配定歲月日而省則有上
下相推諉耳歲月日說得活本文必分屬者實氏所
謂其處之分然也亦以示責難王者意耳不但只省
召災之故直省弭災之道以求不干天和往往兼得
失還重失邊卽省之而得亦深求儆戒而惟恐日中
則昃也

兼解卿士師尹俱近民者卿士二字不分猶後世郡
守之類師尹則後世縣令之類二字亦不必分此說可用

演重在王省惟歲作脈卿士師尹總是贊王者省乃
省五事非省歲月日但因歲月日所繫之利害而省
吾五事之得失耳省在徵前不可卽以徵爲省積日
成歲師尹之省皆爲王省耳

按所省分歲月日亦是大概言其有大小耳且如一
日而暴風損禾稼其風則一日也其所損則關月與
歲也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與王者乎誠難以
細分也看來過有咎徵王者以爲此關歲我之責也
卿士以爲此關月師尹以爲此關日各不相諉究之
是無人不省無時不省耳　若依上文恆字看則不

繫一日何以屬之師尹定當活看

講此正言僉用庶徵也庶徵休咎固有然矣僉之者
在有以省之耳王居天下之尊猶歲爲四時之統也
王者欲省驗自己之得失惟以五氣休咎關繫一歲
之利害者驗之王之下有卿士其統於王猶月之統
於歲也卿士欲省其身之得失惟以五氣休咎關繫
一月之利害者驗之卿士之下有師尹其統於卿士
猶日之統於月也師尹欲省其身之得失惟以五氣
休咎關繫一日之利害者驗之然卿士師尹無非贊
王之省而王省尤急矣

歲月日讀**時無易**句**百穀**讀**用成**句**乂**讀**用明**句**俊民**頓**用章**句**家**頓**用平康**句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
所感也

孔傳各順常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
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孔疏此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歲月日者言皆
無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則百穀用此而成歲豐
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
位也國家用此而平安風俗和也

朱子曰此覆說時之徵歲統月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小者所理小而詳取象於歲月日也君乘君道臣行臣職君君臣臣猶歲月日時之不易則休徵可致反是則爲咎徵矣　此用傳疏之說

會編此承上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臣不可不以是而省驗也時字卽曰時之時字無易者謂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而不愆其期也應上來備其敘看正是休徵下四句則是休徵所感應上庶草蕃廡看用字猶因字謂因休徵而致然也百穀隨時而豐歉者今則因之而成爲天時有生則地利有養也治道隨時而汚隆者今則因之而明焉五辰既撫則庶績其凝也賢人相時而進退者今則天地交而賢人出因之而明揚矣國家因時而否泰者今則陰陽和而家道昌因之而平康矣是五氣之順布有以感之而實五事之交修有以本之也王與卿士師尹不可隨分而省驗哉又就禮樂法度等事說家就國家說　來路然曰此下二節言休徵咎徵所感召正見君臣不可不省歲月日頭上要補出君臣能省而五事得意時無易則可以言休徵矣百穀四句是其效前專就五氣之休上論理此則

合人事之徵言之耳日月歲節與此相反　陸寶府曰無易從君臣省修中來四箇用字重看俱在時字上發來一年豐一年歉一處豐一處歉則不成成者豐而不歉一定不爽也　按百穀者民生之本故每先言之　熊瀞園曰休徵自大及小者順氣由歲而成咎徵自小及大者乖氣由日而積

彙解用者用此而致之也百穀以下非民用之福乃國家之福　章俊民乃又中大事家平康又從章俊民來三句說得有次序　自天子至庶人誰不有家家字說得廣上面不消增一國字

演俊民者非淫朋比德之人乃會極歸極之人在野則爲有猷有爲有守之人在朝則爲羞行昌邦之人以其潛居伏處名之曰民以其懷奇抱璞稱之曰俊俊民二字須如此體貼方有情景章字兼章在名位者小章在氣運者大章在是一人之光者輕章在近天子之光者重此意可會

按歲月日云云非既省而致然乃是省得如此耳百穀四句平列爲是　家作國家說自可包民用不必指定民字說

講此承上言省之而見休徵也省之大而一歲之用

小而一月一日之內凡雨暘燠寒風之時無有變易其常度者是爲休徵效豈淺鮮哉以歲功言之百穀因此成熟則氣化齊而生理遂矣以治功言之政治事事修明則五辰撫而庶績凝矣在朝則天地交而賢人出俊民用是乘時章顯在野則陰陽和而民物阜室家用是平治康寧此皆休徵所感也非君臣五事克修何以致之哉

日月歲讀**時既易**句**百穀用不成**句**乂用昏不明**句**俊民用微**句**家用不寧**句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孔傳是三者已易喩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孔疏若王也卿士也師尹也掌事猶如日月歲者是已變易君失其柄權臣各專恣百穀用此而不成歲饑饉也其治用此昏闇而不明政事亂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隱遁也國家用此而不安泰時世亂也

會編此亦承省驗言咎徵所致之害如此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省驗之意時既易卽是咎徵應

極備極無看下四句是咎徵所致應二凶字俱於上節反看末須徽君臣當修德以回造化意

講此言省之而見咎徵也若小而一月一日一月之閒大而一歲之內凡雨暘燠寒風皆非其時而變易其常期是爲咎徵害當何如哉以歲功言之百穀用是不成而饑饉漸臻矣以治功言之政治用是昏亂不明而國事日非矣言乎朝則賢俊隱伏側微而不見用矣言乎野則室家離散困苦而不得安寧矣此皆咎徵所致由君臣五事不修使然耳

庶民惟星句**星**頓**有好風**句**星**頓**有好雨**句**日月之行**讀**則有冬有夏**句**月之從星**讀**則以風雨**句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竝黃道爲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爲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爲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爲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也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繫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爲可見耳

孔傳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孔疏言民各有心須齊正之言庶民之性惟若星然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以喻民有好善亦有好惡月之行度失道從星所好以致風雨喻人君政教失常從民所欲則致國亂故當立用大中以齊正之不得從民欲也　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爲南北之極故兼以言之張衡蔡雍王蕃等說渾天者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去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强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

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法以齊其民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則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康成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爲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爲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

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幷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朱子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卻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　庶民衆多衆星之象也當在師尹惟日之下但其取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　二十八宿環繞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於箕則多風歷於畢則多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經行其處順時當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情性莫不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皆庶徵之事也　問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

是又網漉魚底又子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者蓋箕是東南方屬巽巽爲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西山蔡氏曰王卿士師尹其得失驗之於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日象人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爲旱移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爲水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於星星之風雨本之於日月月之九道本之於日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旣徵於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於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

新安陳氏曰按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於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

彙解庶民惟星句中閒帶過省字看雖於王省惟歲節文法相合於理通暢但與本節下五句成兩意了

沈存中曰麻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猶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爲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

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日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行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並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麻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會編此言庶民無所省驗其休咎惟繫乎上人之得失以見在上者當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順本文講完方徵正意在後庶民惟星處只云民麗乎土爲卿士師尹之所統率猶星麗乎天爲日月之所經行不必入有欲意箕星是東北之木宿列於心尾之下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於昴觜之間者星固有風雨之好而遂其好者則在乎日月故以日月之行言之日至牽牛月從黑道則行冬之令焉日至東井月從赤道則行夏之令焉此固運於天者之常度而星之好所由遂也故月行東北入於箕則扇而成

風以從乎箕之好月行西南入於畢則蒸而成雨以從乎畢之好獨言月者惟月爲可見也然星非眞有所好特氣數之所感日月非眞有順從特行度之所次曰好曰從不過卽天象之自然以明人事之當然者耳夫星有異好而日月之有常度者能從其好則民有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當從其欲能從之則衣食足而知禮義五事修而休徵應矣有近民之責者可不勉哉言日月不言歲者冬夏所以成歲功言卿士師尹不言王者卿士師尹所以成君之治也　來路然曰箕主簸揚而好風畢主滂沱而好雨

是星有異好也然非日月之常行則何以從其好乎但日見於晝星見於夜日之從星不可得見也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耳月行東北入於箕雖其冬夏之常行也然陰陽吹扇而多風而箕之好於是乎從矣月行西南入於畢雖其冬夏之常度也然陰陽交蒸而多雨而畢之好於是乎從矣　陸賓府曰通節在星上說而民在言外　星有所好日月有所從重有冬有夏句日月惟有常行故能從星日月二句自星言皆日月來從耳要之無心也惟無心則星守星之舍日月行日月之軌故兩不相期而自應苟星懸其好以待日月日月移其軌以逐星則各相馳而不相入矣月之從星其彰彰可見者無如風雨輟冬夏之行而斯風雨之澤固不可越冬夏之度而紊風雨之施亦不可行字從字要重發　姚承庵曰庶民之情猶星也卿士庶尹奚可違其所好哉而況於王者哉然則王省惟歲以倡率卿士庶尹之省從民之好焉已矣

彙解傳分明說軫星亦好雨星宿各有所好好風好雨未可指定箕畢二星虛虛泛說爲是　日月之行重行字不行則無自而入箕畢矣　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經文舉冬夏以見春秋耳　星有二句且先說星各有異好日月二句且先說日月各有常行至下文乃言盡常職以從其異好此是開闔文法　日月之從星這從字作順從之從爲是月本非好風者但行入好風之星次舍則風是月之從星處以風而從之也月本非好雨者但行入好雨之星次舍則雨是月之從星處以雨而從之也假令星原好風雨這不好風雨之月一入其次而風雨即止則是星以不風不雨從月而非月以風雨從星矣說另一

副墨惟歲序無愆候故日月有常行而能從星從星當候則爲風雨之時否則不時此處時不時是旁意拂鏡廬此節舊說作譬喻看以星喻民以星之好喻民之欲以日月之有常行喻卿士師尹之從民見得庶民無與於省驗以重君臣之責是矣尚未盡庶徵之旨民之與是卿士師尹之於日月王者之於冬夏歲功風雨時㑹實貫有相關處非但相似言歲月日非星象分是安得庶徵君若臣非民盡晵好亦安稱省驗故歸到民上省歲省月省日專爲從民耳　日月經行豈止箕畢好風好雨豈必泥箕畢須活看觀二有字可見

按傳疏謂從民之欲而不能齊之則亂集傳謂當從
民之欲二說相反而集傳理長　首提庶民二字此
節自是爲民說然惟星下只說星而民待末補方合
體裁　星有所好日月有常行循其常職卽以從星
所好民有異欲卿士師尹有常職盡其常職卽以從
民之欲歸重在從上或謂重有常行尚未合旨　則
以風雨謂因之爲風爲雨也或重拈以字亦不必
因王與卿士師尹而及民因歲月日而及星究竟只
是喻意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所以不可不省於庶
徵以驗民之安危也王之當從民欲可推　若謂省

其從欲不從欲非省字正旨　時講多牽纏而以日
月風雨紐合庶徵尤屬誤認
講此着卿士師尹從民之象正其省之所重也夫王
與卿士師尹固當隨分以省驗矣而何非爲庶民起
見哉蓋庶民麗乎土爲卿士師尹之所統猶星麗乎
天爲日月之所經行也星有所好則風焉有所好則
雨焉使非日月之行亦何以遂其好乎以日之常行
言之有冬有夏也以月之常行言之亦有冬有夏也
然日從星不可見所可見者惟月耳故月行値好風
之星則有以從乎風之好矣月行値好雨之星則有

以從乎雨之好矣夫星有異好必賴日月之常行以
從其好不異民有異欲必賴卿士師尹之常職以從
其欲也日月所以成歲功卿士師尹所以贊王政而
王之爲卿士師尹倡者可不知所省哉

九五福句**一曰**頓**壽**句**二曰**頓**富**句**三曰**頓**康寧**句**四曰**頓**攸好德**句**五曰**頓**考終命**句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
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
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孔傳百二十年財豐備無疾病所好者德福之道各

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孔疏人之大期百年爲限百二十年者傳以最長者
言之未必有正文也　人所嗜好禀諸上天性之所
好不能自已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
之爲惡是善固好之無厭任其所好而觀之所好者
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爲福也鄭云民
皆好有德也王肅云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洪範
以人君爲主上之所爲下必從之人君好德故民亦
好德事相通也　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

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
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亦爲福也　五福者謂人
蒙福祐有五事也一曰壽年得長也二曰富家豐財
貨也三曰康寧無疾病也四曰攸好德性所好者美
德也五曰考終命成終長短之命不横夭也
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禍福加於人福極通天下人
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
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五福
以人所尤好者爲先
林氏曰唐李泌云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

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
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
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
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
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此治道之極功也　故九疇
以是終焉
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壽則生之長者四代
皆尚齒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
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
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德則老

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僞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
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爲福大矣故好
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
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
雖壽何補非福矣故考終命終焉此之五福卽皇極
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
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已於第五疇而其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耆
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
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

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
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於好德而好德又豈非
本於建皇極哉
王氏炎曰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
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與
考終命各一福也
王氏曰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
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可使慕而嚮六極
亦皆可使畏而違若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
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

何有終窮詩曰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

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者未必爲福賤者未必爲極故桀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

徽庵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

會編此詳五福之疇以緩急先後爲序五福兼君與臣民言壽者天子萬年黃耇無疆也人情莫不欲壽而壽實所以享諸福者故居一富者玉食不移廩祿

是繼也人情莫不欲富而富所以厚吾生者故居二康寧者身無遘疾心無憂患之謂福以身安爲泰故居三攸好德者作德日休順理自裕之謂福以道充爲貴故居四考終命則體受而歸全存順而沒寧是福之終也故居五人君以此自勸則有以斂福於一身以勸臣民則有以錫福於天下蓋皇極之君不以一人爲福而以天下爲福也君民雖並言實重君上自天降福言則壽爲先自人致福言則好德爲本

王守泰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繫於極之建不建故以之而自勸懲也在臣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故以之而勸懲乎臣民也

彙解攸所也攸好德言他無好也人之有壽富康寧而他好者多矣　攸好德是樂善不倦非至是始去修德蓋此五福皆建極由訓後事

拂鏡塵此節要得嚮用意

按康寧或分身康而無疾病心寧而無憂慮或只說身體康寧無疾病及禍患似更捷　攸好德非積德獲福之謂積德獲福則攸好德在福之先一層矣是所好在德心境常樂故爲享福之實　愚欲以康寧爲身好德爲心似明　考終命考字不與終字連時

講謂成得倘終命可用

講箕子衍五福之疇曰嚮用五福其目惟何一曰壽人生必受命久長而後能享諸福故居一二曰富人生又必有廩祿以養之而後能樂其生故次二三曰康寧人生雖壽富若身心不得康寧則亦非福也惟身體康寧而無患難以安其生乃爲眞福故又次三四曰攸好德人生雖壽富康寧若不知好善樂道亦非福也惟所好在德以善其生乃務自求多福故又次四五曰考終命人生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順受其正而不死於非命以全其生乃爲完福故又次五

人君以此自勸則斂福以此勸臣民則錫福矣

六極句一曰讀凶短折句二曰讀疾句三曰讀憂句四曰讀貧句五曰讀惡句六曰讀弱句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繫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孔傳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二十言辛苦疾常抱疾苦憂多所憂貧困於財惡醜陋弱尫劣

孔疏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阨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爲辛苦也鄭氏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並與孔不同尫劣並是弱事爲筋力弱亦爲志氣弱鄭氏云愚懦不毅曰弱五行傳有致極之文無致福之事鄭氏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夭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故所以弱也此亦孔所不同焉此福極之文雖主於君亦兼於下故有貧富惡弱之等也

六極謂窮極惡事有六一曰凶短折遇凶而橫夭性命也二曰疾常抱疾病三曰憂常多憂四曰貧困

乏於財五曰惡貌狀醜陋六曰弱志力尫劣也　五福六極天實得爲之而歷言此者以人生於世有此福極爲善致福爲惡致極勸人君使行善也五福六極如此次者鄭云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爲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耳

朱子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爲安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爲之後來

覺未盡遂巳之直是難以私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爲雨暘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疏如以百般皇極配庶徵卻外邊添出一箇皇極或此邊減卻一箇庶徵自增自損皆出已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卻對惡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斂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斂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已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耳今卽以皇極爲大中者更不賞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說夏唐老九疇圖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卽是此五福否曰便卽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卽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亦盡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狼瞫死戰亦凶乎楚執晉解揚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斃牖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

呂氏曰弱何以與六極蓋弱人之大患人所以不自强於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特以居六極之終

息齋余氏曰六極大率五福之反好德無反者求在我者也

會編此詳六極之疇以重輕先後爲序凶短折者壽與考終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弱亦謂之極者蓋弱則不能自强必墮於惡也人君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外乎此

所謂畏用六極也大抵五福以人所最好者爲先六極以人所最惡者爲先　陸寶府曰憂可全生貧能明志亦入之極中何也蓋在皇極之世好德錫福而言則爲極耳

彙解凶與考終命反短折與壽反疾與康反憂與寧反貧與富反惡弱與攸好德反

由合極窮也苦也剛惡足以取禍柔惡足以取辱故亦曰極

按惡弱以人事言爲是孔傳謂惡爲醜陋弱爲尫劣覺無味　福極分配處極錯綜門是古人體裁若今

人便須比擬板對矣、憂對壹說只是說有禍患惡者强暴生事弱者委靡醜禍皆不能享福故屬六極反看上文好德者眞爲福也

講箕子衍六極之疇曰威用六極其目惟何一曰凶短折橫遭凶害而不得其死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於此矣故居第一二曰疾身多疾病而不康健壽命雖存而其情則苦矣故次二三曰憂心多憂愁而不舒徐身體無病而其衷長戚矣故又次三四曰貧人必用足而後無累若貧之不足則俯仰無資而其生亦甚窘故又次四五曰惡資稟過剛而爲惡惡則悍然不顧而足以自取禍端故又次五六曰弱資稟過柔而爲弱弱則怯懦無爲而足以自取辱故又次六夫君不建極於上臣民因不歸極於下以致行此六極君可不自懲以懲天下哉

董氏鼎曰自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陰陽一五行也五行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彙解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節言之又以前四節爲綱後四者爲紀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爲紀皇不立極八者孰從之哉

書經詳說卷四十二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因獒而陳道義

孔疏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太保召公因陳戒史敘其事作旅獒

朱子曰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西山眞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邮細可乎哉

會編此篇大旨以愼德二字爲綱領明王二節㫁不可不謹德也德盛五節詳謹德之事也夙夜一節勉以謹德之功末節期以謹德之效　盧鉉卿曰首節

書之本序召公訓王之由次兩節言明王愼德服遠而並以懷諸侯德盛三節示以愼德之事在於戒玩志以道寍二節舉愼德之本原告之而歸重於端好尙嗚呼二節言德之當謹而深期其效

宙合通章欲王愼德只不寶物而寶賢一句盡了首二節論明王愼德服遠而不廢綏侯便寓不寶物而寶賢意下遂接言之德盛四節人物兩戒其玩而歸本於道意實不平不作無益節不寶物而惟寶賢明示所歸重處正與明王分賜綏侯之意應皆盛德事也夙夜二節勉以勤而深期之

惟克商句**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句道連通**西旅厎貢厥獒**句**太保乃作旅獒**讀**用訓于王**句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

夷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孔傳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

孔疏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各自爲國無大小統領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並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爲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　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

朱子曰舉夷蠻以見其餘也子欲居九夷東方夷有九種八蠻今猶云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召地在岐邦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

張氏曰當未克商王未必受此既克商於此受而不卻王心亦少懈矣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

林氏曰公恐四夷聞之將爭以珍奇進也

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丘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爲謹始以此爲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穆王者

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狂遠矣而根於一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堅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爲力易待其著則難矣

會編此史臣敘太保訓王之由也威德廣被意在克商下曰遂者見其由中達外不疾而速也西旅是蠻夷中之一貢獒是慕其威德而假方物以昭向化之誠非有窺覘之意也然自西旅貢之固以表尊王之義而自人君受之不免啟玩好之端是細行不矜而大德之累恆必出之矣此太保之訓所以作也　洪南池曰太保用訓者一則恐非所以示德於中外一則恐非所以垂範於子孫也訓王有此二意　陸寶

府曰武王之聖決無受之理但開國之始不但君不可有異好雖四海不當有異貢故開口說明王無異物見今日之異物何爲乎來哉必王愼德未至耳雖罪爲貢獒一事歸咎於王然篇中戒語須斟酌召公不爲一獒也爲戒方盛欲令子孫法故以世王結之

董思自曰西旅底貢厥獒此亦古之咸賓而獻方物者耳但太保以其非服食器用故恐王受之或者因是而漸萌玩好遂致德不愼而愼德不勤此所以作書用訓也

彙解惟字遂字緊相承見其感通之速也

聽月克商而通道者凡易姓受命之朝四夷必有終王之禮況武以一戎衣定天下更有聞風慕義重譯而來者道路自通非武王有心於遠略也旅作國名似無據當是賓旅之旅客之者外之也

按西旅作國名說是底貢只是致貢　太保訓王只是恐其或受而諫之非謂已受而中止也

講此史臣敘訓王之由也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威德廣被遂開通道路至於九夷八蠻皆梯山航海而至焉其中有西旅者致貢所產之獒以表來王之誠然恐啟王玩好之心太保乃作書以訓戒於王明不當受以防其漸也

曰（句）**嗚呼**（句）**明王愼德**（句）**四夷咸賓**（句）**無有遠邇**（讀）**畢獻方物**（句）**惟**（頓）**服食器用**（句）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孔傳明王愼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爲耳目華侈

孔疏無有遠邇是華夷總統之辭畢盡也天下萬國無有遠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

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所貴寶爲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　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愼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爲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

新安陳氏曰一篇皆自明王愼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

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愼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愼德若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愼德之意失矣

陳氏雅言曰四夷專指中國之外而言遠邇兼指中國之內而言

林氏曰穎達以器用爲一或謂羽毛齒革之類器也牛馬犬獒之類用也先王於四夷不責彼之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

會編此言明王愼德而致遠人之貢無異物見不可

不謹德也明王暗指堯舜禹湯愼德工夫竊篇內意講歸重好尙一邊如云愛民好士不役於耳目之私存心聽言不奪於珍奇之好不以威德爲既至而細微爲可忽也明王愼德如此則所以奠安生民垂裕萬世者至矣四夷之仰德者孰不起賓服之思而致方物之貢乎咸賓帶下一氣講遠邇是四夷中之遠邇咸字無有字畢字俱重看服食器用是三樣曰惟者三者之外無異物也蓋在明王惟知修德以來遠而未始有玩好之私故在四夷惟知因貢以輸誠而不敢有珍奇之獻明王盛德之致有如此者今獒之

爲物既不可以爲服食又不可以爲器用如之何其受之哉　來路然曰愼德是一篇大關目講說就操存念慮之微省察事爲之著而端其好尙上發揮咸賓是慕德而賓服非有窺伺中華意虛虛說貢方物正所以表其咸賓之誠曰咸曰無有曰畢見其咸德之大同惟服食器用者蓋知明王之無異好而然也

彙解不曰修德而曰愼德蓋明王已自有德故謹之念無妄動而尤不懈於操存事無過舉而尤不忽於微細也　愼德說得寬或專以謹好尙說不知謹好尙雖愼德之要只是一端愼德體段還大觀後日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可見矣　惟服食器用重德之所致說乃遠人自無異物要之不敢以異物來貢者知明王之能愼德則必能謹好尙而不以玩物黷之也此召公暗警動武王使惕然於旅獒之貢意者吾德未至而彼得投其間乎於此不審而誤受之則爲大德之累益甚矣

拂鏡塵先從明王說起惟明則見渺灼幾非止一念兢業直通天下四海爲愼愼德暗含篇內意講不可拘拘條件

按愼德提起下跟愼德說或謂惟服食器用正見愼

德於不令他貢異物見其慎不待貢而不受方見慎也此深一層爲說不如舊說之爰 異字惟字相形畢獻則無物不有而惟服食器用愈見無異物意器用二字現成不必以用字綰服食器用

講此言明王以德而致貢也其訓曰嗚呼明王致慎其德已修而益修焉由是四夷之慕德者皆來賓享無遠無近盡獻其方土所生之物以表其內附之誠然豈敢以珍奇嘗主好哉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

王頓**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句之致連德**無替厥服**句**分寶玉于伯叔之國**句玉連寶**時庸展親**句**人**頓**不易物**讀**惟**頓

德其物句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孔傳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

孔疏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己不愛惜其諸侯有之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疏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觸彼心同姓親嫌王無恩賜以寶玉貫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玉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己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

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朱子曰展審視也不當訓信

王氏十朋曰苟非王德所致其頒也以物不以德

陳氏經曰四夷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物所以示錫予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

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於九鼎
林氏曰獒之爲物小不可爲服食大不可爲器用疏不可昭德於異姓親不可展親於同姓
呂氏曰聖人公天下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等差自親及疏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
陳氏雅言曰昭其德之所致其所分賜之物雖若有親疏厚薄之殊然皆所以昭其德之所致而欲堅其事上之義示其厚下之恩也故昭德之致雖於異姓

之邦言之而寶玉之分亦爲昭德之致者可知寶玉之分雖於伯叔之國言之而昭德之致必謂方土之物者可知其文互相備也無替厥服雖又於異姓之邦言之而伯叔之國亦欲使之堅其事上之義者可知時庸展親雖又於伯叔之國言之而異姓之邦亦所以示其厚下之恩者可知其文亦互相備也聖人於一視同仁之中而有文理密察之別仁之至義之盡也
新安陳氏曰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德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卽君之德也
王氏曰人以王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德其物
會編此言明王昭德而致諸侯之敬無異心亦見不可不謹德也明王以德而來方物之貢故曰德之致寶玉亦德所致者於異姓言德之致於同姓言寶玉互見之也無替厥服與時庸展親皆明王欲使之如此重寓意於物上蓋異姓諸侯視君德以爲從違者故頒之以方物使之丕式見德而修屏翰之恩同姓諸侯視君德以爲親疏者故分之以寶玉使之罔不承德而篤本支之義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

尊王之心也人不易物二句一反一正看人字兼同姓異姓物字兼方物寶玉不易其物而德其物者不徒以服食器用之末視之而深信其爲明德之感召凡受君之賜者如見君之德而無替厥服時庸展親自不容已也蓋明王昭德而廣逮下之仁故諸侯仰德而盡承辟之敬耳今獒之爲物遠不可頒異姓近不可頒同姓而何以起其仰德之心哉　德之致如分陳以肅愼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爲重分異姓非無寶玉也以方物爲

重耳　德之致三字極下得好明王何心於方物之獻故德之自致耳夫是服食器用乃德之致則原非是物而其實是德矣先王以是器用之物德所致者迺以之分賜同姓異姓而欲其無替厥服時庸展親就令欲其不易視此物而思効忠致睦意在至於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則以明王之心爲心只益起四夷慕德來賓之誠矣　王宇泰曰無替厥服在職上見展親在情上見人不易物二句只重在一德字未宜打轉蓋職展親意　盧鉉卿曰展有加而大之之意畏誥服卽侯服綏服是也直解云服是職似更捷

彙解上言惟服食器用則此云德之致者必非異物也實玉雖貴重亦必可爲服食器用者　思其所致而皆惕然有祇承之心所謂德其物也

宙合此節見王者不重貨賄而重綏侯則雖有納異貢珍亦無所用之矣周語所謂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焉意蓋類此舊說以愼德昭德對看太板

按王卽明王昭德之致分寶玉作兩扇末二句總承過節重拈德字德之致固德寶玉亦德所致故總承之曰德其物也　時庸展親時訓是庸訓用皆虛字展字字書無訓厚者傳中益厚只是訓意當以開布爲解開布其親親之意則益厚矣　展親就伯叔之國說因之用是以展其親是用可作用是看　展親是王之展親非謂同姓各相親時講多誤

講此王者分賜以綏侯也然明王豈以是而自私哉念天下有異姓之諸侯視德以爲向背者也乃昭示其德所致之方物分賜之非徒市恩也使之感恩思德益修其屏翰之忠以無替厥服焉耳又念天下有同姓之諸侯視德以爲親疏者乃以德所致之寶玉而分錫之非徒美觀也是用篤夫宗盟之好以展親

親之義焉耳夫明王頒賜諸侯寓意於物如此是以當時異姓同姓諸侯承方物寶玉之賜者不徒以服食之常器用之末視之也而深信其爲主德之招徠受君之物如見君之德而感恩圖報所以盡其職厚其親者愈感激而不容自已矣

德盛讀**不狎侮**句　**狎侮君子**讀**罔以盡人心**句　**狎侮小人**讀**罔以盡其力**句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

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

能盡其力哉

孔傳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

孔疏又說修德之事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

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此

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矣

孫氏曰君子者天下之所歸心也待之不以禮則君子去矣何以盡人之心小人以力輔我者也使之不以禮則小人怠矣何以盡彼之力

新安陳氏曰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强用力爾安能得盡其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爲盡其力須玩味人與其字

會編上泛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則告武王以謹德之事此節欲其謹德而戒玩人也德盛句言謹德當極其至下四句見狎侮之不可有而謹德必當極其至也德盛無工夫是謹德之功既盡而充積至此者兼心術事爲含細行必矜意狎侮內兼君子小人言蓋德盛則自然禮恭必能使臣以禮而不狎侮君子臨民以莊而不狎侮小人也狎侮上要補德不盛意君子以心事上非禮無以結其心也狎侮君子則不盡其心矣人君孰與共治乎小人以禮事上非禮無以得其力也狎侮小人則不盡其力矣人君孰與守邦乎言此以深明狎侮之害欲武王謹德以戒其失也一獒之受雖未必至是然怠勝敬則變民好士

之意輕將必至於玩人矣此召公之深意也 陸貫府曰二盡字著君身上說人君威權能驅百寮役羣動至心與力必待其自盡王之德不足以孚之一念之慢卽足以懈之信乎德當盛矣

纂解比昵爲狎慢忽爲侮德盛之人心無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入故自無狎侮之事此泛論理非指明王亦非指武王也 說冏盡人心不必高蹈遠引卽儼然在位豈肯盡心小人亦然 說兩盡字謂君上不能盡臣民之心力非臣民不自盡也故傳用兩能字

宙合此節言傲不可長不役節言欲不可縱皆所以嚴愼德之防也大凡於物重者於人必輕故首以狎侮戒之德盛本愼德來然戒狎侮又是愼德中緊急事

聽月此下五節則告武王以謹德之事戒玩人戒玩物防人欲也以道甯以道接存天理也不作無益三段又以天理人欲相並而論以見人欲所當防天理所當存也此節重德盛二字

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此人字卽指君子說大全孫氏陳氏俱將人字另看似未切

講此言戒玩人也爲君者監明王愼德而養極其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而於臨御臣民自不致於狎侮矣苟德未盛而狎侮則害有不可勝言者狎侮君子彼雖懷忠欲効然將高蹈而遐舉矣安能盡其心乎若狎侮小人彼雖畏威易役然必聞風而解體矣安能盡其力乎可見人君不可以玩人也

不役耳目句**百度惟貞**句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而已

孔傳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

孔疏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　旣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之度皆惟正矣

王氏炎曰心官爲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耳目爲主而心爲所役則物交物而爲所引百度何由而正

陳氏大猷曰受獒是役於耳目之玩也

會編此欲其謹德而戒玩物也二句一戒一勉相形說耳目所該甚廣不專指聲色言凡遊畋觀逸珍奇

淫巧之類皆是百度是百事之節凡經於耳目之所應酬中心自有權度故謂之百度貞者正而固也理欲不容並立役於耳目則欲敗度縱敗禮而百度皆失其正矣故必嚴玩好之戒愼逸欲之防身必約於儀則事必歸於範圍使凡接於耳目者皆出於正則於人欲淨而天理純形爲役而身爲度矣必如是則德無不謹而無愧於明王也受獒則欲勝義而節欲檢身之意怠是亦玩物而已矣其可乎　來路然曰耳目各有所司皆聽役於心者也若不以心爲主而全憑耳目所玩好則心反爲所役矣百度者凡百所

爲經於耳目之視聽者自各有一箇法度準則惟貞
謂惟歸之於天理之正而心不爲之役也

彙解須心上爲主不爲耳目所役百事之節惟其正
如興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
爲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於理
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
聽目役耳目卽形氣之私度之貞乃義禮之正二句
串不字惟字相照看

按百度是現成字不可作用力字講謂百爲之節度
非謂百爲要合於節度也惟貞承不役來以足上意

不役則正正則不役非不役之外又有正也惟字雖
勉辭不大著力　正以義理言時講謂以心爲主便
是正殊無把柄

講此言戒玩物也夫人之一身心爲主而耳目爲役
也自非心有所主未有不爲耳目所役者心一役於
耳目則乖違於義理而百度失其正矣必澹然無欲
此心不役於聲色玩好凡百事爲之節度惟其合於
義理而得正也

玩人喪德句　玩物喪志句

玩人卽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卽上文不役耳目之
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孔傳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
志

孔疏玩人爲重以德言之玩物爲輕以志言之終是
志荒而德喪耳疏以玩人物俱承聲色自娛覺偏

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
慾而勝剛故喪志

呂氏曰玩人玩物反覆論狎侮之弊

陳氏大猷曰受獒則玩人玩物也

林氏曰特獒之所指如意而有玩忽人之心則人必

以爲薄德矣故喪德以獒如人意而受之則玩弄於
物溺志於此而不自覺豈不喪志

新安陳氏曰喪志則亦必喪德矣未有溺志於物而
可以修德者受獒卽玩物

會編此申言玩人玩物之弊以見其不可不戒也玩
人承狎侮言玩物承役志耳目言始焉德未盛而玩
人終則並其未盛之德而喪之矣豈特心力之不盡
而已哉始焉役於物而玩物終則至於心之所之無
不失其正矣豈特百度之不貞而已哉然德喪則志
亦乖志喪則德亦敗二者亦相因也戒此二者則敬

勝怠義勝欲而謹德之功盡矣玩字只是一義但施於人物有不同蓋玩者戲弄之謂於人而玩則無敬畏之心於物而玩則有耽嗜之意所以不同　洪南池日此中上二節之害比上較深一層　盧鉉卿亦云玩人者褻而玩之玩物者耽而玩之是也玩字正照愼字看

副墨玩便是喪玩心非功高德廣之主不能藐忽人殘輕易物類自謂無傷不知一念弛即涵養中之疏漏一念染即清明中之汚點

彙解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喪德乃有害於已不惟罔盡人之心力而已喪志乃有害於中不惟百度之非正而已

接此二句分承上二節正散行中忽用關鎖亦是古人文字妙處

講此申言玩人玩物之弊以見其不可不戒也彼德以敬而聚玩人者非特無以盡人心力且以驕滅敬而天理不存德且喪矣志以剛而立玩物者非特視聽不由乎禮且以欲勝剛而精神不振志且喪矣夫玩人玩物皆人欲之私也思其有喪德喪志之害則所以防人欲而愼德者自極其至矣

志頓以道寧句言頓以道接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孔傳在心爲志發氣爲言皆以道爲本故君子勤道

孔疏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

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朱子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

陳氏大猷曰受獒則志動於物而非以道寧矣

林氏曰獒之獻必甘言以求納亦必有言其可納者太保言不當受乃苦言逆耳以道揆之則知所從違矣

呂氏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

陳氏雅言曰志以道寧卽舜授禹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卽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者也

會編此告以內外交修正謹德之要也志是已動之時不可著靜說已之志有理欲之介而發於義理者道也必以道而寧之所謂順適於道心之正而不蹈於從欲之危也人言有順逆之殊而順於理者道也必以道而接之所謂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也志以道寧卽惟精惟一事言以道接卽勿聽勿庸事正明王之心法而謹德之大端也然志不妄發所以爲受言之資言不妄受所以爲持已之功正有交修之意今王受獒則志動於欲而非以道寧矣言異逆耳而非以道接矣可不謹哉　項元池曰從道不如從欲之便故必以道寧聞道不如聞諛之便故必以道接

彙解志屬已發寧字工夫在動而未發之際理欲關界處當此心之萌動也倏忽千里最易搖動惟求之以道雖千蹊萬徑總屬坦途故寧人有言而吾以道接之使其言是卽淺近之辭直徹精微之理如其非也卽遜于汝志而亦弗聽弗庸此謹德工夫也

書因志字承上說來德在其中矣

直解心之所之謂之志人君於已之志不可以不定也而定志莫若以道方志之未發則以道涵養之而非道者勿存諸心方志之將發則以道檢察之而非道者勿萌諸念　人於耳者謂之言人君於人之言不可以不聽也而聽言亦必以道導我以中正之言合於道者也吾虛已而受之導我以邪僻之言悖於道者也吾正色以拒之

接志以道寧固是動而省察工夫然靜而存養補作前層亦不可少　志從欲則危從理則安省察檢制一合於道則無紛擾而中恬如矣是以道寧之也人之言有合道者有不合道者於不合道則拒之合道則受之雖有拒受兩意而以受其合道者爲主是言以道接也　兩以字著力

講此言謹德之要也吾志之動有理欲必以道而寧合道則存養非道則裁抑庶中有主而志不妄發矣人言之來有順逆必以道而接逆心求諸道遜心求諸非道庶外有制而言不妄受矣此交修之道也

不作無益頓**害有益**讀**功乃成**句**不貴異物**頓**賤用物**讀**民乃足**句**犬馬**頓**非其土性不畜**句**珍禽奇獸**讀**不育于國**句**不寶遠物**讀**則遠人格**句**所寶惟賢**讀**則邇人安**句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

益切至矣

孔傳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爲益器用爲貴所以化治生民犬馬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

孔疏犬馬非土云云此篇爲戒止爲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于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

陳氏曰志言如此則本正矣豈復有作無益貴異物之事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之物矣遠格則邇者可知邇安則遠者可知又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

林氏曰漢文卻千里馬光武以鸞鼓車三代後能行召公之言二君是也虞寶璧乘故視宮之奇爲路人齊寶四臣故視照乘之珠爲土苴

會編此告以謹於好尚正謹德之事也分三節看功成民足爲一節不寶遠物爲二節所寶惟賢爲三節曰不作曰不貴曰不寶曰所寶數字最重正是謹好尚處作無益則害有益寶異物則賤用物此重則彼輕自然之勢也當串說不可平有益指政事言正應民字用物指衣食言正應民字乃字亦重看蓋無益之於有益相爲利害者也能審所尚於此而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之功則致治之外無他圖而勤以廣業功於是乎可成矣異物之於用物相爲貴賤者也能審所尙於此而不貴異物而賤常用之物則常賦之外無過求而節以制度民於是乎可足矣非土性之犬馬珍奇之禽獸卽是遠物不畜不育卽是不寶非有二一言遠人視君之好尚以爲向背者也不寶遠物

則遠人服其好尚之正而有尊敬之心自然來享來王故無不格賢人是萃爲王國之珍出爲天下之寶而非異物遠物之可比者寶賢內有尊位重祿諫行言聽意惟字正見此外一無所寶之意蓋邇人係君之好尚以爲安危者也所寶惟賢則中國賴其好尚之正而免征求之擾自然膏澤下究故無不安通節要見一節深一節意遠方之貢苟有好大喜功之心者皆倖得之今不以是爲寶則必不作無益而貴異物矣賢人爲重則外物爲輕苟所寶者專在是則凡無益之事怪異之物遠方之貢自然不足以動其心

矣故曰益切至明王愼德緊要處在此故獨詳之
無益不止遊觀異物不止奇巧如漢景帝所謂雕文
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此正所謂
作無益以害有益也布帛以爲溫而貴纂組之華什
器以爲用而尙雕鏤之巧此所謂貴異物而賤用物
也不寶遠物一句以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不
至反看便見所寶惟賢惟字與五不字相形而邇人
遠人亦相對蓋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而朝越裳
重譯而至何補於事哉上文因玩物而推玩人之失
至此又因寶物而歸重寶賢此意不可不看　杜靜
臺曰此正謹德切要處較上數節尤明白蓋直指不
可受獒意而告之也上節比此爲略此節比上爲切
要之端好尙亦不外以道衷而事適節上二段戒其
好尙之不正下一段勉其好尙之正邇人安只重朝
廷安靜無誅求之擾意或以賢人膏澤下於民故安
但於好尙上不切只重不作不貴不寶所寶上而效
稍輕看時義在民足下遠人格下俱點不惟是也一
句甚得分三節之意可從自德盛節至此皆要點效
明王愼德之事意其間亦有淺深蓋內外不交修便
好尙不端好尙不端便玩人玩物數節只開閉陳說

其事未著勉武王用功　陸賓府曰不作無益就是
功成處無所以墮其功則功不壞此乃安天下之功
者千年無弊也不貴異物便是民足處無所以耗民
用則用不竭漢帝問珠價長十倍不但不貴異則免
誅求且使民開無競奇逐異之心務本力穡而民足
矣遠物原非足寶惟遠始見其寶自省事之君亦或
能矯情謝絕要看遠人所以格處蓋遠人原感德而
來我復恬淡無營則德益加盛但見附我之利不見
我有利彼之心豈不益傾心予然御貢獻謝珍奇或
疏意於忠良之助則此數者又得以滋玩不知貽心
悅志之歎非宗社生靈之計初何足寶天下之寶無
如賢矣寶賢在神字意契說愛惜之珍重之不但尊
崇已也惟國有人而實則民心貼服於仁人君子誰
敢越志邇安而後功成民足遠人來格之盛有賴耳
　姚承庵曰西旅貢獒是犬之特異者故既曰犬馬
非其土性又曰珍禽奇獸　茅鹿門曰格字有畏慕
意畏者以中國無異好而畏其義慕者以中國崇德
而慕其化
彙解無益有益以事言異物用物以物言作字害字
相對以不字冠之然害又原於作貴字賤字相對以

不字冠之然賤又原於貴
拂鏡塵玩兩則字二乃字深見不可不以道而愼德
無益異物功成民足總一意泛作起語犬馬珍奇承
上來得之爲異物鶩之爲無益不必畜育明矣若以
其遠而寶之寶遠物必失遠人不知格遠出於不貪
爲寶若以可寶而寶之重在物必輕在賢不知安近
出於惟善爲寶文勢遞下以不寶遠物一句作骨此重
不寶遠物句其說頗異
集解一節深一節無益異物猶泛言之且在中國至
遠物則指言犬馬奇獸且及外夷矣異物遠物猶以
物言至寶賢又歸重人了此又切要者　不寶句只
作過文
能解無異物猶泛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
寶惟賢則切言之矣
按不作不貴一層泛言之不畜不育一層切言之當
遞說下分輕重爲是不寶雙綰不畜不育轉出遠人
格意寶賢又是進一層意遠人邇人相爲映帶俱有
深味　或以寶賢緻上不玩人非正旨
講此言謹好尙也人君勵精圖治爲有益耽情玩好
爲無益能不作無益以妨害有益則力有專圖事無

廢弛國家治功乃成矣日用所需爲用物目所罕見
爲異物能不寶異物以輕賤用物上無過求下無他
辦民生日用乃足矣猶未也遠人視君好尙爲向背
故犬馬非其土性者不畜於國珍禽奇獸不育於國
遠方之物皆不寶之如此則遠人服其好尙之正咸
賓而格矣猶未也邇人係賢才之進退以爲安危苟
他無所寶而所寶惟在於賢則中國無征求之擾且
被澤而安矣此好尙之謹尤愼德之至切者也

嗚呼句**夙夜罔或不勤**句**不矜細行**讀**終累大德**句**爲山九仞**讀**功虧一簣**句

或猶言萬一也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
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亍簣
指受獒而言也
孔傳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輕忽小物積害毁大
故君子愼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
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愼終如始
孔疏細行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
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
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
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

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疏以矜爲矜惜之意不如矜持爲雅
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朱子曰相似是箇矜惜持守之意
王氏十朋曰此書始終皆曰嗚呼始欲其愼終欲其勤也
新安陳氏曰武王治定功成如此或受一獒遂啓大德而虧成功實深可惜此篇始以愼言終以勤言必無一息不勤始爲愼德之至夙夜罔或不勤體天之行健而自强不息也一受獒是怠忽而勤息矣豈所以愼德哉
陳氏雅言曰旅獒一篇以愼德爲綱領而此之夙夜罔或不勤又愼德之工夫也
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卽畢命所謂小物易所謂庸行受獒雖若小節所損甚大
呂氏曰當於一嚬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是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
林氏曰世豈有爲山者哉蓋假設以見意爾孔子之言蓋本乎此夫卻一獒之獻亦細行爾而世王之兆實見於此箕子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必思

遠方珍異之物紂之亡原於此豈在大乎此所以言不矜細行而欲享世王之功也
陳氏經曰一簣之虧是爲山未成也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
張氏曰受獒是一簣之虧也
會編上數節告以謹德之事此節告以謹德之功也首句言謹德工夫當無時而不勤不矜以下是推言不勤之害以見其當勤也或字最有意猶言萬有一之不勤也不字正應愼德之愼字當以玩人玩物之戒存心聽言之要勤敦阜民之方格遠安邇之道入講細行不矜正是或不勤意大德指威德廣被說細行指受獒說蓋威德廣被固大矣然或以受獒爲細行而不之矜則內無以昭德於萬邦而起其敬畏之心外無以廣德於四夷而消其窺伺之志或貽四海之憂或致百年之患而大德之累終必由之猶九仞之山虧於一簣之功也末二句專譬此二句講見細行不可不矜夙夜不可不勤之意曰終累見其託始於此不可不防微杜漸也　陸實府曰愼之無閒曰勤德之未修常患不勤既修則又患或不勤必無一息不勤始爲愼德罔或在心裏說聖人朝乾夕惕之

思也不矜以下乃罔或不勤之意不矜細行便累大德不可泥終字作積漸說矜非有所把持乃惟恐失之也一簣未覆終非九仞之極故曰虧　焦漪園曰夙夜罔或字俱重看夙夜字不可拆講謂自夙而夜不可有一息之間也

彙解罔或不勤且虛虛呼起不矜以下是推言不勤之害以見其當勤也　不矜乃不勤所致細行端指受獒且未可露德者行之總稱行者德之實事不矜其細則全體已自虧欠矣　不矜細行者畢竟是累大德故曰終說者云始不矜細行終必累大德非是

大德猶云全德亦不是廣遠之威德　爲山九仞之喻正以平日積累而一事不謹卽當爲大德之累惟乾乾日昃愼終如始乃爲得之　知一簣能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不可以不謹知細行不可以不謹則知夙夜不可以不勤矣

由合大德卽明王愼德之德就君身說俗以廣被爲大德涉勳業言非是　末二句狀言之勿用譬如字面

按罔或二字連時講有重拈或不勤者非語氣罔或不勤自是兼大小在其中不矜細行是就中指出言之蓋因受獒爲細行故如此立說耳然不宜明露

一簣譬細行九仞譬大德甚切

講此總承上文而勉之以勤也嗚呼王欲愼德當於夙夜之間無或有萬一之不勤焉王無謂大德已至卽細行之稍忽無妨也不矜微細之行則一節有欠全體遂虧而終爲大德之累矣觀爲山者至於九仞而功虧於一簣之未成此不矜細行者之明鑒也愼德可一息之不勤耶

允迪茲句**生民保厥居**句**惟乃世王**句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孔傳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

孔疏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誠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言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

王氏曰休曰茲謂此一篇之言謂誠能行此言也

會編此申勉其謹德而因期以謹德之效也允迪茲
承上夙夜罔或不勤句而玩人玩物數事皆在其中
曰允迪則夙夜匪懈功無一息之不勤細行必矜理
無一毫之不盡大德無累而與明王同道矣生民二
句平重保字世字承允迪來蓋大定之時生民固奠
厥攸居矣今則無一遺害之事而生民不困於征求
不有以保其居於勿替乎大統既集今固已爲天下
王矣自是無一不可繼之行而王業益垂於有永不
將世爲王而無窮乎保厥居則德被當時而明王所
以立生民之命者在是世王則德垂後裔而明王所
以開萬世之太平者在是效之大且遠者如此正以
見一獒之受甚微而關於天下後世者甚大所以深
動武王之聽也前節或字細行一實字此註中理有
毫髮字皆體貼武王身上蓋武王聖人其德已至今
所訓者止欲其不受獒耳看此書須重此意　王方
麓曰茲字只指夙夜一句足該通篇意了允迪者以
誠慤惻怛之心而身體之也生民保其居是由吾一
念之常慎則幾微毫忽之閒無足以遺害於民者一
念常慎則幾微毫忽之閒皆足以垂範於後而子孫
法之可以承守王業矣　蔣同春曰按生民保其居

而王業可永玩經傳語勢則一直說下爲是傳云人
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卽遺生
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也說得明透
不可忽過近日董思白先生亦謂生民保厥居惟乃
世王重在生民上生民者王者之所依也生民保居
則樂於歸王而王業亦與之俱保惟乃世王矣
彙解嗚呼再更端則茲字止管上節然呂氏以夙夜
句爲謹德工夫而傳以謹德爲一篇之綱領則上節
實該通篇意了
拂鏡產上云邇人安此云生民保厥居保居與邇安
相應一篇所重不在遠人格只在邇人安而國脈實
係之召公當時專以盛滿戒也
按允只是信是口氣字不必深講保居世王平講甚
正大一是效之大一是效之遠總見當迪茲意　通
篇不明說獒講者只以渾還爲是　意有所指而語
不直犯自是大臣告君之體仲虺爲湯釋慙一語不
露放桀亦是此意
講此承上言期以謹德之效也王信能行此謹德之
事無一時之不勤則細行能矜大德無累其效將何
如哉夫今日生民固奠厥攸居矣自此息事寧民常

使安生樂業有不保厥居者乎今固已爲天下王矣
自此令德垂積後世永爲承繼惟乃世世爲王矣澤
被當時德垂後裔古之明王莫是過也王可不勉於
謹德哉

董氏鼎曰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
然其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
獒可以不受吾之訓不可以不從固已明矣聖人不
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者所以
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

書經詳說卷四十三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
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並敘其
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
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
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
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
王既喪以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孔傳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遂以所藏爲篇名

孔疏按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爲流言
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
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
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爲緘
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爲
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
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
鄭云凡藏祕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祕密之

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爲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爲此篇此篇敘事以上一段已見蔡傳故略之

朱子曰金縢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末故敘之於此

王氏曰休曰縢緘也以金緘封若今鎖然

會編此篇本兩截事合爲一篇既克商至乃瘳爲前半截紀周公祝禱請命而武王疾瘳之事也武王既喪至末爲後半截紀周公避流言而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俱見周公之忠誠感鬼神而參天地處

近指此篇本二段惟克商至乃瘳周公至誠格神而起武王之疾金縢之始事也武王既喪至末周公以精忠動天而致成王之迎金縢之終事也故以金縢名篇或曰周公於成王猶之乎伊尹於太甲也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豈公之聖有遜於尹哉曰是未可以形跡論也尹之時既無頑民肆於外又無

三叔煽於內公之居東也一則身不在朝廷既流言之可患一則兼輯寧東國又外變之可虞聖人之有不同也亦其時爲之也伊周並稱元聖原無優劣

既克商讀**二年**句**王有疾**句**弗豫**句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孔傳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

孔疏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卽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爲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爲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陳氏梅叟曰是時成王生纔五年與後不合

會編此下四節史臣將敘周公之告神而先述其始事也曰二年者見王室之安未久生民之服未固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王也觀武王既喪卽有三監之叛可見也　王仲山曰不豫猶言不安疾甚之詞也與顧命不懌同例

演弗豫如今人謂不快也

講此史臣記武王之疾以起下告神之事也惟克商而二年王有疾瀕危而不豫於時王業未固嗣子尙

沖固羣臣所深憂也

二公曰句**我其爲王穆卜**句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上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孔傳穆敬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

孔疏召公與太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爲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　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

二公是太公召公也

新安陳氏曰蔡傳非孔註專以穆爲敬是矣以昭穆之穆證之又有幽陰深遠之意

會編曰爲王則於君有忠愛之心曰穆卜則事神有肅雍之意敬而和者告神則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咸在所謂和也　莫中江曰二公爲王穆卜固臣子爲君迫切之至情卜者卜其安否以觀天意也

拂鏡塵凡卜皆名穆卜取和敬及幽穆之義觀下文其勿穆卜可見穆卜只是卜不必費解只是朝廷卜筮之常名

講此記二公欲爲王卜疾也太公召公相與謀曰我王一身係宗社安危今有疾弗豫臣子何能自安也我二人其爲王穆卜於先王之廟決其瘳否以觀天意可焉

周公曰句**未可以戚我先王**句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孔疏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

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　孔傳訓戚爲近謂死則相近蔡傳用鄭說

會編此託辭以卻二公之卜周公之意以爲卜止武王之安否則忠誠或有所未盡禮如朝廷之卜筮則人心因之以動搖故不顯言其意而但以戚我先王卻之也須兼此二意說方備　二公請卜之意甚善但於時武功方成人心未定一行朝廷之禮卿士大夫盡弁以爲卜則人心不免於動搖故周公辭之況二公之意但能用朝廷之禮以知吉凶而於家庭父子之間氣通於親感應幽明之理焄蒿悽愴之情有

未觀其深者實難以語二公以拂其意故必託辭以
卻之而後可也
彙解周公因二公欲穆卜乃託辭以止之説父母之
心常以子孫疾病爲憂今穆卜必有事於宗廟恐我
先王因此遂懷憂慮二公殆未可以此憂惱我先王
也　若説武王之疾聞之於先王便是戚我先王則
下文周公亦以武王之疾聞之先王矣獨不顧先王
之戚乎卽託辭以卻二公未必矛盾至此蓋二公異
姓而位在周公之下周公親則武王弟位則冢宰若
二公卜而周公不自卜是我不友不臣而貽先王戚

也 説另一
按周公知武王之疾卜必不吉故戚我先王云云也
公意重在身代武王非徒從事於卜與卻二公之卜
不相背
講此周公止二公之卜也周公以二公不過卜武王
之安否且用朝廷卜筮之禮人心搖動乃託辭以止
之曰今欲爲王穆卜必有事宗廟恐我先王憂慮殆
未可以此而憂惱先王也

公頓 乃自以爲功句 爲三壇同墠句 爲壇於南方北面句
周公立焉句 植璧秉珪句 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句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
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
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卻
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
否耳而周公處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
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
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
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
以自禱也
孔傳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因太王王季文王請

命於天故爲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爲三
壇立壇上對三王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
周公秉桓珪以爲贄告謂祝辭
孔疏周公雖卻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
公謀之獨請代武王死所以周公自請爲己事者周
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脱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
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爲功也周公北面則三壇
南面可知鄭玄云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
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
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　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

禮天詩說禱旱至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爲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爲贄也臨川吳氏曰古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敢告於廟而爲壇以告也

林氏曰植璧於壇秉珪於手

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

陳氏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會編自以爲功謂以請命爲己事蓋周公之卜與二公同而以身代死之事則與二公異正見其忠誠得盡而亦不至於動搖人心也三壇同墠宅神之位也爲壇北面奉神之所也植璧於壇秉珪於手禮神之具也必告三王者太王肇基王季其勤文王克成皆以安天下爲心者也武王能纘三王之緒則三王必念武王之疾故於此請命而圖安也　王方麓曰公以王之懿親氣息通於祖考爲天下爲兄迫切故既於在天之靈自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之身此周公所以自任爲己之事也　陸實府曰公既任爲己事故得執家人之禮又遵支子不入廟之制而爲壇先告而後卜者先以精意達於三王使其必不容不吉也　湯義仍曰觀下文乃卜三龜知周公未嘗不欲卜也但代死精誠有不可以告人者故先禱而後卜此自以爲功之意未可以戚我先王權詞耳

蔡解三壇同墠謂三壇同在一墠中也不是壇外另有墠

按功字作事字看極是不然竟看作自居功矣

講此周公告神之事也周公既卻二公之卜乃自以告神之事爲己事築土爲三壇除地而同爲一墠以爲棲神之位又別築一壇於三壇之南向北爲位周公立焉以爲奉神之所乃植璧於壇執珪於手陳詞以告太王王季文王爲武王禱焉

史頓**乃冊祝曰**句 冊祝連 **惟爾元孫某**句 **遘厲虐疾**句 厲虐連 **若爾三王**讀**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句 **以旦代某之身**句

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

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爲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孔傳史爲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　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孔疏武王是太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　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錄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爲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　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已來何患不爲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尙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與孔讀異（責作債其說頗巧）

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朱子曰聖人爲之亦須有此理

林氏曰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丕子元長丕大皆指武王也（丕子作自天言爲是）

問或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龜山楊氏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

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

臨川吳氏曰武王喪於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叛周室幾危設使喪於克商甫二年之時則禍變又將若何周公蓋覩時勢之必至於此所以欲代武王之死也或曰死生有命而周公欲代死理有之乎曰有匹夫匹婦發一誠心可動天地况聖人至誠至公心與天一志一則動氣固有轉移造化之理若理之所無周公豈爲之哉

會編此下四節皆告神之詞禱中有二意一則言三王任保護之責不可坐視其患一則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求以出全其生所謂愛兄之切危國之至也凡祝史告神之詞皆書於冊故曰冊祝　王宇泰曰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云遘若爾三王是有保護元子之責于天以三王皆與王業者故當任其責也

彙解以旦代某之身緊接上句以者三王以之也某遘厲虐疾天也然天卽欲某死而爾三王卻有保護丕子之責于天當以旦代某之身庶幾丕子得全而爾三王之責亦塞也于天之下本無缺文

拂鏡塵史出冊而祝之非史撰也惟爾元孫至屏璧與珪皆太史宣冊之辭丕子君也所嗣君之命於天而責之三王者以先后之靈在天與天相通蓋以鬼神禱也與左傳太子申生之靈曰余得請于帝矣略似以旦代某決之之詞傳如欲其死句覺得多轉豈有祖父欲死其子孫以服事己之理

演重在旦代某句作腦

按丕子之責上添保護意方明有丕子之責于天還是望先王請之於天若但說三王之靈在天覺無味蔡傳駁天責取武王之說極是但謂事鬼神主祖父似祖父欲其死可疑以武王對三王爲元孫若對天則爲丕子故異其稱

講此下四節皆祝神之辭也史官受公之命乃讀其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遇惡暴之疾一身之安危係天下之理亂然元孫是天之丕子而爾三王是元孫之祖考若爾三王是有保護丕子之責于天不可令致其死如數有所限則請以旦代某之身冥冥之中冀有以轉移之庶不爲國家憂也

予仁若考句　仁若連　能多材多藝句　能事鬼神句　乃元孫頓不若旦多材多藝句　不能事鬼神句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孔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

孔疏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　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爲始祖爲王考曾祖爲皇考考父可以通之

朱子曰周公以身代武王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篤切以庶幾其萬一丕子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任如今人說話他要箇人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不似我多材多藝自能服事天　元孫不若旦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蓋欲代其死不得不然言武王不救則天命墜宗社亡非過爲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定商八年後三監之變尚如此況克商二年乎周公忠誠懇切欲代武王死以輸危急蓋以武王一身宗社生民之身周公之禱非獨弟爲兄臣爲君乃爲先王禱爲天下禱爲萬世社稷生靈禱也至聖至誠卒感通於先王而轉移乎造化烏可謂無此理哉

會編此承上以旦代某句而言蓋旦所以當代武王之死者正以旦之材藝堪鬼神之役使而元孫不能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曰能曰不能非周公自誇以貶武王意在欲代其死耳　俞潔泉曰材幹就强力言藝能就知識言須切役使講

拂鏡塵予仁若考三句重看乃元孫三句反言之不重仁以親媚言考兼祖父在內旦死可以代某而旦有益於事神見旦之死賢於生也下節言元孫受命爲先後所賴見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也此節是引起語歸重下節意

演能不能相呼喚　仁是仁愛若順也

按傳言仁順當是解仁若二字書中若訓順甚多似無可疑　鬼神依上節傳當指祖考依時講是指天神也

仁若考上加一素字極是言我平日能仁順祖考是祖考所知者今以我代元子則能多材藝以事鬼神也

講此亦祝詞也旦何以當代元孫乎予素性仁愛能承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幽冥之中可備役使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故請以身代也

乃頓命于帝庭句敷佑四方句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句四方之民讀罔不祗畏句嗚呼句無墜天之降寶命句我先王頓亦永有依歸句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卽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孔傳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爲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

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

孔疏以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

朱子曰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先儒多解錯只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他止要代武王之死爾

林氏曰旦多材多藝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元孫能畏服四方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

會編此承上若爾三王句而言蓋元孫任大責重則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見三王當任保護之責也乃命一句串說重敷佑上卽泰誓作君作師寵綏四方之意用能二字緊承此句來定爾子孫四方祗畏亦

串說言培植基本定子孫于下地而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爾之子孫無有二適也卽子子孫孫永保民之意曰下地對先王在天之靈而言祗畏雖屬子孫要見武王之德有所憑藉意夫承上帝之寵命以開萬世之太平則所以成先王之大勳延先王之令緒者皆賴爾元孫矣三王可不任保護之責乎無墜句應乃命二句正欲其保護武王我先句應用能定爾三句曰亦者言不惟子孫有所依賴而先王宗祀亦永有依歸也先王不爲武王憂獨不爲宗祀憂乎寶命與乃命同自武王受於天曰乃命自天降於武王

曰寶命一也　楊復所曰帝庭二字因王庭而影用
之出命之地故曰庭敷佑傳文德二字覺贅用能定
爾子孫三句期之之詞言王業遠也下地對天上而
言先王指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先王依歸以靈爽
言所依歸者宗祀是也　諸講以先王爲三王之祖考者頗多
彙解敷佑四方緊運命說謂命令於上帝之庭俾爾
元孫敷政教以佑助四方爾元孫用能定爾子孫云
云能字重看　或說先王指后稷以下之祖除卻三
王說患謂戚我先王既指三王說則此先王當與彼
同且周制追王止於三王三王以下皆稱先公不應

稱先王也　無墜命不是三王是元孫而元孫所以
無墜命者卻由三王以旦代某之故言元孫若得旦
代而不死以無墜天之降寶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
歸而萬世血食矣若照傳直截說是三王無墜命則
下先王便不可指三王了恐非經旨　周公以技能
之細任諸己而以布德安民承先裕後之大任歸武
王以見己當代之死意
按命于帝庭作現在說爲是下好對無墜看用能緊
承上二句來子孫當推廣作後世子孫看祗畏二字
無別只是敬服意跟子孫說　無墜以三王調護而

然先王卽是三王
講此亦祝辭也元孫雖無材藝不能服事鬼神乃受
命于上帝之庭作君作師布文德以佑助四方使遂
生復性用能培植基業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地而
四方之民無不奉爾子孫法令祗肅敬畏是元孫任
大責重未可以死也嗚呼受命帝庭是天降寶命也
三王當任保護使永固王業無墜失天降之寶命不
特子孫賴以保民我先王宗祀亦永有依歸而血食
無窮此所以當保護之也

今我頓**卽命于元龜**句**爾之許我**讀**我其以璧與珪**頓**歸**

俟爾命句**爾不許我**讀**我乃屏璧與珪**句

卽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
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
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
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孔傳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許謂疾瘳待
命當以事神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
孔疏史乃爲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卽發
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
責於天謂負天大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

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敎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爲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爲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

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爲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

林氏曰自惟爾元孫某至我乃屏璧與珪卽册上所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記載代以某字周人以諱事神諱名始於周也

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大位者奸之窺危病者邪之伺巽時三監之畔周公之先見微矣

會編此亦册祝之辭欲三王決其許否也許不許皆於元龜之吉凶見之曰許者言許我任保護之責致武王之安也不必入代死意言三王許我則有不墜寶命念及宗祀之心矣我則以珪璧歸俟爾命焉曰以曰歸則有他日得事神之意屏璧與珪則以寶命旣墜而先王宗祀無所依歸故也與上節意相首尾皆儆動三王之詞　洪南池曰此節不是兩請之辭亦是決要其保護也歸自壇墠而還之謂也　姚承庵曰許我曰歸俟爾命俟武王之愈也是己之大幸也不許我曰屏璧與珪無命可俟而無計可施也若

曰卽有珪璧亦收而置之無用之地而無神可事耳此是無可奈何之辭也

彙解許我者許我代元孫也歸俟爾命者代元孫之命也俟武王之安還後一層　屏非棄於地之謂只是收轉而置之無用之地

按上文代死是大關節此處豈可全無收拾歸命作俟代死之命極有理但時講恐其傷雅只云俟武王之愈不復顧代死耳後面武王自愈亦不用周公之代蓋三王果能保護武王亦不忍令公代也

請此亦祝辭也我請身代元孫之死未知三王在天

之靈許我否今我卽命元龜以定吉凶若告吉是爾神許我保護則不墜寶命而宗祀可延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以俟元孫之安而他日得以祀神若告凶是爾神不許我以保護則墜寶命而宗祀難以永享我乃屛藏其璧與珪雖欲事神不可得也三王在天之靈其可不許我乎

乃卜三龜讀**一習吉**句**啓籥見書**句**乃**頓**幷是吉**句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幷是吉

孔傳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幷是吉

孔疏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　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

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　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幷是吉言兆頌符同爲大吉也　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卽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爲證耳

朱子曰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

林氏曰習與習坎之習同舜亦曰卜不習吉

會編此卽命元龜而得三王之許也三龜是三人齊卜非有先後習吉幷吉對看習吉者龜之兆無不吉也幷吉者書之辭猶夫兆也吉是言武王之疾必安由周公忠誠有以感動三王故其應如此　王宇泰曰籥鑰通卽今鎖也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匱啓匱以籥見其占書乃幷是吉

彙解幷字對習字說三龜則有三兆把這三兆考之於書那書所載三樣兆辭都吉故曰幷說者謂書之吉幷卜之吉而爲一 則是書與卜爲兩事矣蓋習吉之吉初見兆而覺其吉也尙未參考於書幷吉之吉則言既考書而眞知其吉也總是一事而分爲兩截耳

按習吉當是卜三箇龜如一卜而三人斷之不得爲習吉也幷是猶云俱是謂書上所云俱是吉幷字不必作意

講此既告神而決之卜也於是乃命三人卜龜而三龜皆吉兆也又必考證於書及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幷是吉辭則三王已明許而武王可保其無虞矣

公曰句**體**句 **王其罔害**句**予小子**頓**新命于三王**讀**惟永終是圖**句終連 永 **茲攸俟**句**能念予一人**句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於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孔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

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 與蔡傳不合

薛氏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然證以詩之語則卜看兆體亦可通上下言之

新安陳氏曰茲攸俟上下疑有闕誤

會編此周公視卜而知武王之安故致喜慰之詞也新命是新受三王許我之命圖是謀終字作遂字看蓋周公之禱祝惟欲謀武王之安今幸其罔害則所

謀者遂矣故曰永終是圖茲字承說言新命三王而永終是圖則是能念我一人而使之安我其歸俟之而已曰能念者歸功三王之詞 一說永終是圖是爲人遠子孫之計亦通 陸實府曰周公所請於三王者不過圖武王之無害以定子孫耳今觀卜兆之體是我新受保護之命於三王而我所圖終矣我其以璧與珪而歸俟之蓋我圖永終而三王之能念元孫可知其安固可立而俟也 姚承庵曰曰予小子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何等欣幸之至曰茲攸俟能念予一人何等冀望之至 盧鉉卿曰新命者

卜兆如面命也攸所也所俟者王瘳能念則卽瘳矣
故曰攸俟
彙解俟雖是歸俟然所俟者卻與上文之爾命不同
詳註視此卜兆之體王疾其無害我新受三王之命
惟元孫永終是謀矣於此所俟者三王能念我一人
而使之安也乃深致喜慰之詞永終者武王安則子
孫寶命皆有憑藉長遠之計有終也一人武王也
按此節諸說紛紛頗難看詳註較明　周書猶俗云
不妨事也永終是圖猶云長久之計照上子孫寶命
看茲攸俟猶云於此但俟之爾能字是期必之詞惟

字與能字相呼應　新受命於先王而得吉卜知先
王惟永終是圖矣茲但俟之必能念予一人而使之
愈也　永終句且不說武王之疾　是圖是字依禱
祝之圖是作此字看依長久之圖是作虛字看
講此得吉卜而喜幸之詞也公曰觀卜兆之體王疾
無害予小子新受許我之命於三王惟宗祀子孫永
遠是所圖耳茲之所俟者三王能念我武王一人任
保護也予安得不喜乎
公歸句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句金縢之匱連王頓翼日乃瘳句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
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
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
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
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
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
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祝爲後來自解計也
孔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
孔疏此既告神卽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
可示諸世人故藏於金縢之匱耳公自壇歸乃納策

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
朱子曰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
之事
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
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程子曰以近世觀焉祝
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
理也而欲掀其事故若此乎
王氏曰卜筮既畢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異時
將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爲此匱藏其冊爲
後來自解之計也　問周公代武王武王以有瘳有

如此理否和靖尹氏曰盡周公之意而已然有瘳乃
感應也
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
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會編納冊金縢者不敢輕告神之詞亦不敢褻告神
之事也曰翼日乃瘳正見周公忠誠感應如此之速
也自首節至此皆是敘周公請命之事之始終　莫
中江曰公歸謂卜事畢從壇歸也納冊金縢非公納
之乃史祝也想金縢之匱雖藏祕室當是史祝司之
雖爲藏卜筮之書而設意必并告神祝冊亦在內覩

後發匱以卜而因得周公之祝可見　洪南池曰納
冊句是史臣爲下啓金縢張本
講此記藏冊之事因及王瘳以結前有疾之案也周
公請禱既畢而還於王朝乃納冊于金縢匱中歸之
明日武王之疾果愈請代之誠所感通也

武王既喪句**管叔及其羣弟**讀**乃流言於國**句**曰**句**公**頓
將不利於孺子句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
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
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

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
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
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孔傳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
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
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
孔疏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
成王爲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　蔡仲之命
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
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爲

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幷管故稱羣
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
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
爲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
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
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
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
民閒也　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
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
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

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爲罪重耳

朱子曰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　管叔及其羣弟至不利於孺子此卽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詩序所謂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而作七月之詩以陳王業風諭成王者蓋此時也

會編此以下是記周公避居之事之始終也此節是述周公避居之由不利猶言害之也流言中有二意一以危懼成王一以動搖周公獨言三叔者史氏深

著三叔之罪也　蔣同春曰武庚包藏禍心不幸三監入其機中詩所謂既取我子也三監惑於武庚而不先傾周公則王室不可動是時公方攝政內保王躬外撫社稷若有此流言卽成王不疑亦不能一日行其志矣故流言之布一則危懼成王一則搖動周公也　按武王既喪在疾瘳四年之後

彙解經世紀年武王己巳歲卽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　國字指周言

挑鏡壥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奉湯祀而使管叔蔡叔監其國王喪而周公攝政必武王遺命使然非擅也管叔自以爲兄自當居攝故其忌公最深而羣弟亦附和之流言者自東土而流至王國後世所謂蜚語也不利孺子之言出自管叔若武庚雖包藏禍心而猶覬釁未起故史只著三叔罪案

講此史臣記周公居東之由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成王幼小而周公攝政管叔與蔡叔霍叔造爲無根之言流布於國曰公將有代立之舉而不利于孺子王也其心欲以惑成王而傾周公置宗社於弗卹矣

周公乃告二公曰句我之弗辟讀我頓無以告我先王句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我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釋文辟治也說文作㢸云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

按孔傳云我不以法法三叔蔡傳不從用馬鄭之說

朱子曰周公乃告二公曰至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

呂氏曰舜封象於有庳所以爲至仁周公之誅三叔所以爲大義事異而心一也

張氏行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有怨於身則不宿獲罪於天下則必誅

會編此周公自敘其避居之意也蓋流言方起正主少國疑之時於此不避則無以釋君臣之嫌隙絕人心之危疑而於義有所不盡無以自獻於先王矣此義當退避以待成王之自悟也周公一避則變不起於王室既得以成終始之大忠而志可達於先王又得以全終始之大孝義之盡仁之至也　洪南池曰周公之避豈避小嫌以保身哉當時三叔不軌不去則無以解人之疑或變從中起去則既不居中握權而不利之謗自熄亂無從生矣乃若國事之重則有二公在焉固不嫌於無所託而輕委之以去也　莫中江曰其曰無以告我先王者恐釁難而不能自處以危社稷則公亦與有罪焉而無以辭於先王耳此亦可以見聖人之能處權也　項氏曰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作與二公謀極是周公身當重任豈有聞謗避嫌不顧國事之理蓋幸有二公可託周公雖去而國事無虞也

拂鏡塵公之辟非爲身計恐流言愈熾而王業傾也必告二公恐奸人乘閒而王業亦傾也蓋不獨明己一心且以國家大事重託之也總是爲國計處

聽月避位以安國家義所當然告我先王以心告耳與自獻相似

講此周公自言避居之意也周公當流言之際乃告太公召公曰今流言方起正主少而國家危疑之時我若弗避位而去官嫌不顧於義有所未盡我何以告我先王於地下也

周公居東二年讀則罪人斯得句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孔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

孔疏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今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

撫之按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
朱子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師帥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辨而自明若夫所謂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說極佳　罪人斯得須著箇極廣大無物我

的心胸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則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煞　問罪人斯得或以爲管蔡或以爲周公官屬如何曰非也管蔡旣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爲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啓金縢而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又問所謂居東二年卽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　董銖問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馬鄭皆音辟爲避其意蓋謂管蔡流言成王

旣疑周公公乃辟居東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風雷之變啓金縢之書迎公來返返乃攝政方始東征所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竊謂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閒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

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懼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曰辟字當從古註說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

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曰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朱子與蔡帖如此則爲朱子定說無疑蔡傳正用朱子之說非與師悖

綱目前編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尙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不敢誚者以有二公在焉爾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以無人而大

臣不可以無獨運也又按朱子集有金縢說其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　或曰周公居東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　南軒按金縢後敘曰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傳曰辟法也謂以法法三叔也鄭氏則音避謂避居東都也二說不同以故朱子晚年定論謂依從鄭氏而蔡氏傳書遂從師說蓋謂我若不避則於義有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必如此解則周公事君之忠愛兄之情全身之智處變之權無所不自要之出於至公至誠之心而無一毫自便身圖之私也

呂氏曰方是時內而少主疑惑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恃而敢出征二年之久蓋十亂尙有如二公者爲太師太保而在內可以委付內事調護鎭定於其閒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左右變不旋踵矣

會編居東都者因疑之方甚而自盡乎在己之忠誠也作鴟鴞者因疑之漸釋而不忘乎爲君之忠誠也得是得罪人之主名二年見其時之久　蔣同春曰

二年與斯字相關曰二年者見時之久曰斯得者是罪人得之遲二年斯得爲公惜也至王欲誚公而未敢呂氏所謂悔過之根本也　姚承庵曰則罪人斯得則字下得極好周公聞流言知有避而已矣不汲汲以自辨也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使周公當時汲汲爲辨而求其人則王心之疑無由釋罪人未可得而已先蹈其罪中矣　居東在流言之時東征在迎歸之後

批鏡塵玩斯字語意見公自居東王自得罪人兩無心也　居東者非東征管蔡蓋避謗而反居魯也時

豐鎬在西魯在東古者罷相則歸就所封之國如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歸其事可見也近指居東何公封邑在東也八臣有故亡境上待察以俟命蓋昉諸此有味乎王文中之推言之也曰美哉公旦之居東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安天下是處變之大權也

按居東有數說孔傳以爲東征蔡傳已不從之矣鄭氏以爲東都時洛邑未建不知以何者爲東都蔡傳

但云國之東以存疑也歸魯就藩亦屬無據越絶書謂公出巡狩借公事以出理爲近之

講此記罪人之所由得也周公避位居國之東比及二年之久成王於流言者斯得其人始知造之者管叔和之者羣叔而公之心漸白矣

于後句**公**頓**乃爲詩**讀**以貽王**句**名之曰**讀**鴟鴞**句**王**頓**亦未敢誚公**句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譲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孔傳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旣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

孔疏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旣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旣誅三監而作詩其詩云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毁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　公於成王之世爲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爲此篇

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旣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機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簒王位爲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旣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旣得訖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旣得罪人之後爲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　鄭玄以爲武王崩周公

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朱子曰于後公乃為詩至誚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之詩　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征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彌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按朱子詩傳仍用東征為說者當時未及脩改不可執彼疑此

綱目前編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躑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成王言之其辭不得不危且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惑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既深至是而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歸而管蔡武庚之反已熾則如之何曰周公以身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亦盡其忠誠而已他豈暇顧哉

呂氏曰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

會編于後是罪人既得之後見前此不敢作也未敢誚公是疑欲釋而未盡釋之意蓋王之心猶在疑信之間也　陸實府曰公居東二年而罪人之名始得蓋奸人能譸幻於一時而久之未有不情見意露者公於是乘王心有漸悟之機而為詩以貽之以惡鳥之破巢比武庚之敗三叔以惡鳥之取卵比武庚之敗王室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苦此感動王之深也是時武庚之叛形未著故王未能決然謂周公為是而亦未敢謂以為非也

彙解周公深知三叔之奸而鴟鴞之詩意重武庚之惡亦忠厚諱親之義

演在鴟鴞上討意鴟鴞之詩策武庚之必反也欲王

懼而備般非以此爲邀歸之地未敢一字可玩雖未
釋然亦未盡信其意已動矣
講此記成王之漸悟也公於罪人既得之後乃作詩
以貽於王而名之曰鴟鴞以惡鳥之破巢比武庚之
敗王室以惡鳥之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也蓋不以
嫌難之迹而遂忘進言之忠也於是王得公之詩亦
未敢誚公焉雖未能卽信公之爲是而亦未敢遽謂
公之爲非王之心猶在疑信之閒矣

秋大熟句**未穫**句**天大雷電以風**句**禾盡偃**句**大木斯拔**句**邦人大恐**句**王**頓**與大夫盡弁**讀**以啓金縢之書**句**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頓**代武王之說**句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
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
大熟係於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
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
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旣親迎以歸三
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
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孔傳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
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所藏

請命冊書本
孔疏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寬遠皮弁象古
故爲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
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
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
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
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
會編此敘得書之由也雷電以風正天之動威以彰
德者蓋公之忠誠上徹於天而猶未信於成王故天
出變異以警動之也未卜而啓金縢者取冊以書告
神之辭耳　焦漪園曰雷電風而不雨乃逆氣所感
正天之動威以彰公德處乃得公代死之說是可見
向也流言居東雖不免乎人心之危疑今則風雷變
動終難掩乎天心之公道
彙解代武王卽是自以爲功一虛一實所字之說字
相首尾
演重在乃得周公所自句作解
按盡弁是重其事　乃得者無意而得之若作二公
啓王便無味自以爲功卽前自以爲功　之說二字

今常用乃本此

講此言王之得書也是年之秋田禾大熟未經收穫之時天忽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仆大木斯拔起一國之人因天變非常而大震驚恐懼王與大夫欲知天變所自乃盡服皮弁之冠於首以發啓金縢匱中所藏之書乃得周公請命三王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公精誠徹天故天降此災異以感動王也

二公及王讀**乃問諸史**頓**與百執事**句**對曰**句**信**句**噫**句**公命**句**我**頓**勿敢言**句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卽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孔傳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孔疏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

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爲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爲詐故令知者勿言

朱子曰秋大熟至我勿敢言金縢所藏代武王之說葵初王氏曰如蔡點當云我莫敢言耳說文勿莫也

會編信字言周公自以爲功而代武王之死信有此事公命者言多材多藝之言乃命帝庭之語皆公之辭命也我弗敢言兼二意蓋當冊祝之日正恐人心之搖動雖知之而不當言及流言之起又値國家之危疑雖欲言而有不敢也夫天變如彼而人言如此則周公之忠誠見矣成王安得以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乎此所以有迎公之舉也　莫中江曰諸史百執事及承王問喟然若有不容已於中者故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蓋深哀公志之寃而不覺歎息之深也百執事者卽所有事卜筮之人非舉朝百執事也　焦澹園曰問之者欲得其詳非問其有此事否也蓋旣感天變君臣之疑俱已釋然不應再有

疑公之詐矣　王宇泰曰二公不知只不知以旦代某之說若卜筮則必知之

拂鏡塵問者問顚末非問有無夫主少國疑雖周公且難自明卽二公亦難爲周公明區區卜史敢置喙哉不敢言亦非有所忌凡分所不宜言者必有問乃敢對耳

按周公旣卻二公之卜則後來行事未必令二公知之二公不惟不知其代死之舉亦未必知三龜習吉之事也　公命一作冊祝皆公之詞命一作冊祝之詞公命我爲之俱覺礙口氣直解云公曾命我等爲之較他說覺渾只是承公命而從事之意　或云公命不可洩因而我勿敢言亦通

講此言冊祝之事問而益明也太公召公及成王旣見周公欲代武王祝詞乃問其事之始末於諸卜筮執事之人衆人乃對曰當時周公誠有此事又歎息說我之卜龜納冊周公皆曾命我等爲之但當冊祝之日恐人心搖動不欲宣洩故我等不敢以告於人耳於是公之心事益白矣

王執書以泣句曰句其勿穆卜句昔公勤勞王家句惟予沖人句弗及知句沖人連予讀今天動威讀以彰周公之德句

惟朕小子讀其新逆句我國家禮亦宜之句

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旣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孔傳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天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講新逆與集傳大異

釋文新逆馬本作親迎

孔疏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旣得公卽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己也新迎者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國家禮也

會編此記成王因天變而感悟也其勿穆卜句作冒下昔字對今字看言昔也公有其德我旣弗知於前今也天彰其德我當迎歸於後也勤勞開說而冊祝請命事在內蓋不惟平日輔佐王業殫竭精忠而其

愛兄之切危國之至以身請命不遑寧處又何如其勤勞也德卽勤勞之德禮是崇功報德之禮也　王孚泰曰成王知公之爲國爲兄忠誠懇至以身代死且有不恤況肯奪兄子之位乎則前日之總攬大權一切可疑之迹如日出而冰泮而公勤勞之德隱而未見者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無復纖翳而王忘始洞然矣感極而悲不自勝故執書以泣云云　來路然曰周公勤勞與德皆在冊祝請命上看因天變而啓金縢以下故云天動威以彰公之德

按冊及知自是指代死事說其他王豈不知然豈有所指而語渾含亦覺雅新定作親不用別解禮亦宜之極言其當然也　我國家有二說屬下者多講成王感悟天變而欲親迎公歸也王感悟執書以泣曰其不必更穆卜昔公勤勞王家精忠爲國惟予沖人愚昧不及知今天動風雷之威使啓金縢以明周公平日之德惟朕小子其親往迎公以歸於周我國家崇重元功之禮亦宜然也

王出郊句**天乃雨**讀**反風**句**禾**頓**則盡起**句**二公命邦人**讀**凡大木所偃**讀**盡起而築之**句**歲**頓**則大熟**句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卽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於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孔傳郊以玉幣謝天天卽反風起禾明郊之是　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幷見之郊作郊祭與集傳異

孔疏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爲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　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爲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按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幷見之

朱子曰王執書至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成王方疑周公二公何不爲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誚周公而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誚也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

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怪異成王又如何悔恨去啓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

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況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孔氏以爲郊天誤矣又謂禾有偃拔起而立之亦非凡禾爲木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禾也　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終始故於此幷載之此因傳疏之說

新安陳氏曰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爲之雷風偃禾旣知周公則天爲之反風起禾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

董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謗而不遑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孰能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於王郎而河冰爲之自合庸非天乎

會編此記成王迎周公而回天變也成王未知周公

則雷電以風天心之動威也成王旣知周公則乃雨反風天心之助順也蓋雖成王能敬天之怒而然亦由周公動天之德使然耳盡起而築之指禾言　方初庵曰陰陽不和則不雨而風和則反風而雨　焦澹園曰雨反風雨作風自止禾盡起是自起也盡起而築之亦指禾言乃人起之也

宙合反風者轉西爲東之類築者築木以培禾與大熟相應

按上文王說親迎隨卽出郊爲遠迎之擧乃雨出郊而天雨反風或曰王使人迎公及公將至而出郊以迎則需時日多矣豈不盡稿乎　雨自爲雨反風掉轉風也先被風偃禾及轉風則偃者吹之起或作變風爲雨無味　大木所偃玩一所字自指禾說禾爲大木偃也

講此記成王迎周公而回天變也王旣感悟遂出郊外迎公之歸天乃降以雨而反其風凡禾爲風所偃者飄然盡起爲大木所偃之禾未能自起者二公命邦人盡起而培植之凶轉爲穰是歲遂爲豐稔之年夫周公禱疾而神許之蒙昧而天彰之眞忠誠之至足以感動天地而天人感動之理其可誣哉

郝解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如謂武王疾愈果以周公之請愚不敢知修短自然未可以請代死也如謂風雷之變天果欲啓金縢之冊愚亦不敢知天何心未必爲金縢風雷也武王無周公之請亦未必死成王不因風雷之變則未肯悟聖人精誠之極適與事會易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方其迫切請代惟知臣爲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仁孝誠敬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命也夫

書經詳說卷四十四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五

耒陽冉覲祖輯撰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孔傳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

孔疏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己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

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况疏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管叔自是周公之兄

朱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為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

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卻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叛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捨武庚而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捨三叔而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

陳氏經曰使三叔監殷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誓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

新安陳氏曰傳避位之說蓋以照應金縢

經翼金氏謂三監之叛意在得周武庚之叛意在反商至於奄之叛意在助商而淮夷之叛又外為應商而意在撼魯此時勢誠艱大是以羣臣欲違卜此篇惟釋其艱大之疑以破其違卜之說分五段看首王逋臣一段言東征之不可已而卜之不可違爾庶邦一節為一段述違卜不征之言以起下文肆予沖人二節為一段上破其艱大之說而以終武功責之臣下破其違卜之說而以終武功歸之天爾惟五節為一段反復喻其當終武功而責其不知天命復以治田喻終前寧人功又釋其艱大也末節總結為一段

又釋其違卜也通篇俱重卜上
宙合周公迎歸之後武庚遂與管蔡叛周公以王命
討之作大誥書雖稱王實周公之意首二節言己嗣
先位則當念前功而奉天威以致討寧王遺我四節
言東征之舉決於卜吉爾庶邦君三節因其違卜阻
征而諭之以大義與卜之不可違爾惟舊人三節言
己奉天以終前人不得不盡子道因言諸臣不肯救
民爲不盡臣道嗚呼肆哉二節誥以不知天命而因
以天意自決末節言己必於用卜之意通篇反覆天
命人事辭雖錯出總以前功當終爲頭腦以上吉當

從爲關級而以寧王寧人并言者示造周由於先臣
不可不思以匹休也武庚舉事有名爲衆所憚非管
叔比誥不及三叔者重在殷也然曰國有疵曰邦君
室則亦不得爲親諱矣

王若曰句**猷**句**大誥爾多邦**讀**越爾御事**句**弗弔**句**天降**
割于我家句割連**不少延**句降**洪惟我幼沖人**讀沖連幼**嗣**頓
無疆大歷服句**弗造哲**讀**迪民康**句**矧曰**讀**其有能格知**
天命句知連格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
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
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
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
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
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
其能格知天命乎

孔疏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
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
命公伐管蔡乎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
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猷在誥下
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爲便但此經曰

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猶詩稱中谷谷中也
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
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
聖作則豈爲是乎　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言害不
少乃延長之王肅又以惟爲念向下爲義太念我幼
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　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
難天子必當至靈乃知天命言己猶不能安民明其
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傳說多異猷大延洪句讀亦不同故不與錄
朱子曰王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

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爲至故音的聲非也其義止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閔弔於上帝也

林氏曰政雖攝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故必稱王命以告也猷發語之辭若二典謂咨甘誓肩征所謂嗟竊意至周時發語之辭變而爲猷故微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越及也

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耳何必大誥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諭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

西山眞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諭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

蔡氏曰洪惟與洪惟作威同

復齋董氏曰幼謂年少沖童也

陳氏大猷曰格知格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命故先謙言已不知天命也

王氏安石曰大誥疑有脫語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

新安陳氏曰朱子所以取荆公者在此此可爲解盤

誥諸篇之法

會編此將伐武庚而示以不得不然之意多邦是在外諸侯御事是在內羣臣叛者三監武庚而大誥天下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也不少延卽弗弔降割之實言武王以起成王也洪惟二字貫下厤以統緖言是貴爲天子服以疆域言是富有四海無疆是言其大之至非延於無窮意造哲以明義理識時勢講迪民康以除殘去暴撫安民生講含伐武庚意而不露天命是眷周之命本無疆厤服言格是窮究之意格知天命則守此厤服於無窮矣此反言以見意明己必當盡人事以奉天討也　王宇泰曰此節不少延蓋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於周遂使受無疆厤服如武王者遂喪而不少待也武王旣喪則嗣此厤服者非予沖人乎苟不能明義理識時勢禍藏於隱伏而不知亂生於比周而不去養禍殃民非所以導之於安康之域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有未至况曰其能於天命之難諶者格而知之以延厤服於無窮乎　杜靜臺曰迪民康者正格知天命之本人事旣盡斯可責望於天　袁了凡曰造哲者實造乎明哲之地也迪有挽回維護意迪康是造哲內事知之透徹曰格

姚承庵曰究竟迪民康就是承天命但迪民康是眼前事若於此眼前事弗能造明哲以迪之而況天命乎然則誅亂安民在今日人事有必當行無疑者是天命也邦君御事不得以艱大爲疑以違卜爲請矣一篇大意統在此二句內

拂鏡塵外而諸侯內而羣臣皆有事東征者厤服本先德來哲雖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故貴自造迪康卽造哲內事暗指討叛言天命厤服永延之命造其迪康之哲卽造其知命之哲　古人所謂哲者明於事理當然而已率甯人有指疆土卽造哲迪民康者也至於爽邦由哲迪知帝命則不止爲造哲迪民康而格知天命於人事之中爲哲之至者矣

按弗弔至少延爲一截洪惟語氣趕至末而厤服處稍斷弗造與矧曰相爲抑揚而伐叛意在言外

講周公奉辭討武庚之罪乃傳王命以曉諭天下曰猷大誥爾多邦諸侯及爾左右御事之臣我周不爲天所憫恤天降凶害於我家使武王遂喪而不少延待大思我幼沖之人嗣無疆之大厤而尊爲天子無疆之大服而富有四海任大責重如此苟不能深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之地是人事之最易見而顯然者且未有至況上天眷命之不測安能格而知之以保厤服於無窮乎

已句**予惟小子**句**若涉淵水**句**予惟往求朕攸濟**句**敷賁**句**敷前人受命**句**茲不忘大功**句**予不敢**頓**閉于天降威用**句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孔傳已發端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前人文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孔疏大功大平之功也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　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布行大道布陳前人

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此身不忘大功旣不忘大功將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絕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

朱子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 用字連下蔡傳不從

葉氏曰禮天子在喪稱予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

陳氏大猷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

夏氏曰敷布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於此不忘前人之大功烈也

新安陳氏曰若涉淵水畏之之深也往求攸濟濟之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忽徒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賁敷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能奉行天討而閉天之降威也

西山眞氏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旣降威不敢後武王伐殷是也

王氏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卽天命也 今用字在上節斷不可連下

會編已字緊承上言若涉淵水者懼不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求朕攸濟者冀其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也敷賁三句卽攸濟之道而造哲迪民康之實典章法度前人所以粉飾太平者不容於僭亂也於此而敷之則王綱丕著而紀法昭明無復侵畔王略者矣誕受厥命前人所以奠安基業者不容於竊據也於此而敷之則洪圖鞏固而疆宇永寧無復動搖王業者矣二句平講而意亦相承要點出造哲迪康以守

無疆厤服之意茲字指此二句言大功是永清大定之功賁是大功旣成而制者受命是大功始成而受者不可就作一樣看言武王雖不少延而其大功固在也吾所以敷賁而敷受命者正不忘武王之大功而思以繼述之使大法以昭不異於丕單之日大業以擴不殊於變伐之時而無愧於厤服之嗣焉耳此以上皆泛言欲伐武庚之意予不敢句方指言之言武庚不靖天罔誅之者也予惟奉天討以盡人事則典章於此乎修明受命於此乎恢廓而武王之大功亦於此乎不忘矣此正求濟之道當然也豈敢閉抑

天之威用乎天威與上節天命相首尾能不閉天威然後能格知天命也　洪南池曰上言已繼前業而人事爲當盡此言已盡人事而天討爲當行逼節直至末句方可露武庚出來敷賁二句中言僭亂之臣竊據土宇乃法度之所當討者討叛伐罪則基業賴以維持於法所當討而討之乃所以修明其法而平其僭亂以復吾之土宇而大基業也正濟之之意大功就武王伐罪以定永清上說不忘大功是箇伐武庚的題目後面節節皆言終武功只是這箇意思天威謂誅之威也　俞濛泉曰若字承嗣無疆以下言

惟其如此故憂懼之甚若涉淵水也威用威討之用
　王宇泰曰二敷字與下一閉字相對看賁也前人受命也所當敷故欲敷之以不忘前人之功天威用所不可閉也故不敢閉之而必申天討之義蓋典章修明基業開大則四海永清之烈萬年一日也
集解已固承上語辭然亦須解字義蓋已者止也更端之辭也謂上文所言止矣予又有說焉云云　須曉茲不忘大功句是一篇關目武庚之伐是念大功之不可忘而又加以朕卜吉是天命人事俱不可以不伐也通篇反覆曉告俱不出二意　予惟往至大功一氣說下專重惟字予不敢句與此數句相叫應予思欲如此故不敢閉天降威用也　敷賁三句雖都指討武庚說然尚暗含其意至末句方明說破拂鏡塵若涉淵水以時事言求攸濟者勇決之辭敷者增益開大之意賁猶商書用弘茲賁之賁以謀猷光大言受命卽受之殷者敷賁二句不專指討叛而討叛在中茲字指此二句大功指勝殷遏劉之舉言此句是通篇伐叛之大指後面節節言圖功言圖事言終畝皆是此意威用暗指武庚身上且含蓄至下文殷小腆方露出箇殷字奉宣天討之謂不敢閉乃

敷賁敷前人受命之著力處不閉天威然後謂之格知天命
按往求往而求之也或謂自今以往未妥求濟正謂濟涉水二句一意　敷賁二句平列亦甚明時講多串亦可從茲不忘大功連上二句說予不敢句漸說出正意　天字與上下文關映
講此言人事不可不盡也今日之事欲已而不能已惟我小子承厤服之大臨弗庚之民恐不能盡人事以格天命若涉淵水而罔知津涯也然豈以難自阻哉予惟往求朕所以濟此險難之道冀其必能迪民

康以保天命耳彼討罪者國之典章法度也平其僭亂增益開大前人之基業而嗣守麻服於不墜也然豈好爲多事哉正所以不忘武王永清大定之功而思昭大法擴大業以繼述之也今武庚不靖亂我王章墮我王業固前人大功所係天討所必加者也予豈敢閉抑天降威用而不行討乎於此討之則人事盡庶幾天命可保矣

寧王遺我大寶龜句**紹天明**句**卽命**頓**曰**句**有大艱于西土**句 大艱連 **西土人**頓**亦不靜**句**越茲蠢**句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卽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於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孔傳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

孔疏有大艱于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爲難也四

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爲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

按疏以紹天明爲繼天明道與蔡傳異

呂氏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大誥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

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成王所以卽而受命焉

許氏曰卽命與金縢卽命於元龜同意

蘇氏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也及是三監果動

史氏漸曰文武成之際事之大者凡三皆以卜而決文王將獵得非虎非熊之卜而太公起於渭濱造周之謀自此而成武王師渡孟津曰朕夢協朕卜興周之基自此而定成王主少國疑之際而三監商奄相煽而起賴朕卜幷吉故周公寧違衆而舉師不敢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著周家三世以三卜而興則大龜爲世守之寶也亦宜

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注四國作

大難於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歟
葵初王氏曰西土指鎬京爲是卽牧誓所謂西土之
人大艱以下艱大例之是因流言而有東征之役
會編此將言伐殷卜吉之事而先言卜吉之驗以見
其不可違也龜曰大寶是貴重之辭紹天明句推寧
王遺龜之意卽命指龜兆所告而言西土是鎬京蓋
東土叛亂爲西土之患故曰大艱東土叛亂必用西
土之人以征之故曰人亦不靖越玆蠢則所謂大艱
不靖者於是乎驗矣昔日之卜旣以驗於今則今日
之卜能不驗於後乎　來路然曰大誥一篇重卜上
此先稱卜兆吉之驗以見今日卜伐武庚吉兆決不
可違意蓋爲下卜休幷吉張本　王方麓曰介紹所
以傳人之意龜爲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
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者也命命龜也此蓋武王
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也　上言事
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言
之以勉群心之斷而不疑也
彛解卽命二字爲句謂就龜而受命曰字冠下文有
大以下十二字　有大艱于西土是東方人不靜而
艱難我西土也則疲於奔命不必言矣又言西土人

亦不靜者蓋指三叔布散流言事三叔西土之人也
鄭說似不爲安　下文蠢字應有大艱于西土我國
有疵應西土人亦不靖然武庚之蠢是正意我國有
疵是帶說故此處用亦字
拂鋭壆此下四節正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之實所
謂威用者卽天降威之威何以驗之卜是也大寶龜
重之之辭卽命者嗣位而卽命卜言兆之早也勿作
就龜看有大艱二句是占者之辭彼來難我曰大艱
我勞應彼曰不靜亦字根東國來蠢意見下節
演紹是傳遞的意天明卽天命
按孔傳訓紹爲繼今訓爲介紹之紹似涉於巧、有
大艱二句須說得有分別方合亦字大艱就震驚說
不靜就勞役說
講此卽卜以徵天之降威也所謂天降威用者何以
徵之寧王遺傳我以大寶龜可以紹介上天之明命
而定吉凶於時卽命以卜而其兆曰有大艱難之事
以逼我西土者西土之人亦勞役而不安靜乃今則
東國蠢然而動則所云有大艱不靜者果於此而驗
之矣
殷小腆句誕敢紀其敘句天降威句知我國有疵讀民不

殷(句)曰(讀)予復(句)反(讀)鄙我周邦(句)

腆厚誕大敍緖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旣亡之緖是雖天降威於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孔傳言殷後小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

孔疏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爲小故言小腆腆是

小貌鄭康成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遭重喪荅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呂氏曰反鄙之鄙如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會編此承上越茲蠢句而言殷小腆二句敍蠢動之實天降威三句推蠢動之由曰予復述武庚之言反鄙我周邦述武庚之意應轉誕敢紀其敍句說欲使

已如昔之富有萬邦而使周邦如昔之以服事殷也夫曰天降威則予固不敢閉矣由於民不康則予當迪民康矣武庚之罪其容以不伐乎　一說鄙是輕忽之意　姚承庵曰國有疵民便不康故相承說彙解鄙是遐鄙之鄙言臣服也　三監豈不知武庚得復周邦反鄙之不爲己利乎蓋一時爲所誘惑特未悟耳元吉與建成圖世民去世民則取建成易耳此武庚之謀也

會選左傳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注云以我比其邊鄙

捞鏡塵腆訓厚左傳厚將得衆是也紀維繫意天降威句重與前天降威用應國有疵暗指三叔時事言雖乘釁而起然實天降威所致

按誕字對小字相形看非放誕之說也有疵只虛還勿遽說出三叔反鄙鄙字著力講反是反欲如此玩一我字入不得武庚口中只推其意如此耳　鄙邑與輕忽是二說作輕忽意甚捷而集傳云鄙邑蓋謂興復殷以我周爲鄙邑也　或謂周本殷臣今欲反鄙是仍舊臣服之意覺費力

講此正言蠢動之情也謂武庚以亡國末裔土狹民

微特小厚之國耳乃大敢倡爲叛亂欲繼其將亡之
緒是雖天降威於殷自取亡滅然亦知我國三叔疵
隙民心不安故乘機生變大言曰予欲復殷業爲天
子其心欲反鄙小我周邦而仍服事殷也吁武庚之
罪容可以不伐乎

今蠢讀**今翼日**句**民獻有十夫**讀**予翼以于**讀**敉寧武圖功**句**我有大事休**句**朕卜幷吉**句

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
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
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
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幷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
大艱於西土譱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幷吉乃
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

孔傳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
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大事
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爲美

孔疏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
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
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
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

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爲之將欲
伐叛而賢者即來

鄭康成云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
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幷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林氏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武王
所圖之功則得人心矣朕卜幷吉則得天心矣天人
俱應則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知之何
不征民獻與黎獻同猶武子以三卿爲主不與楚戰
亦周公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雖衆皆不知天者也
知天之十獻爲主可謂衆矣惜十民獻名氏不見於
後世耳 林氏以武爲武王似明不知集傳何以不從其說

楊氏曰惟王誠爲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
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
夫予翼此勿疑朋盍簪之謂也

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
至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
去就視賢蓍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
賢人人之蓍龜也此章武庚作亂不可不征而決之
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之綱領也

會編此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得人得天不平歸重卜

吉上今蠢今翼日者言武庚蠢動方始於今日而民獻十夫卽集於明日見其得人心之速也敉寍就伐武庚說與敷賁敷受命一般武圖功與不忘大功一般言修明典章使敢紀其緒者不得肆而因以繼夫大定之勳恢弘基業使郞我周邦者不得逞而因以嗣夫永清之烈也此是十人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看我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言敉邦而繼武功事莫有大乎此者然豈嘗試而漫爲之我知其有必然之休矣所以然者以朕卜三龜而幷吉故也蓋大艱不靖其兆已驗於前則伐商必克其兆必徵於後所以信大事必休也卜吉在大誥多邦之前　君子之於天下也己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公議人心之主也今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而十獻同心則公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矣雖不卜可決況卜而又吉乎　馬鍾陽曰此節雖有天人合應二意然須重天上照前卜之可驗說蓋雖得民獻十夫之輔不過得賢以興弔伐之師耳至於必勝之謀則於卜吉而知也今蠢今翼日云云者見得方叛而天命人心之公卽不可逃也　董思白曰此節極有意思

今日蠢動亂端未甚萌宜鬼神莫得而測識者而明日就有民獻十夫來輔何其如此之速何十夫不約而同看來民獻一二亦足占勝兆而況此十夫以是知我有大事休然所謂休者不在得人之輔而在朕卜之幷吉一吉已知休而況幷吉　盧銨卿曰起大事者以人心爲本曰翼日著其應之速也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卽此意

宙合武字依傳活看武圖功卽所謂不忘大功也或以寍武爲武王之號敉武王之圖功與下文敉寍王大命同看甚暢惜背注

按傳中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撫是敉定是寍繼嗣是武武王是分外補出不可混看　此十夫無姓名斷非大賢只是來助己者耳曰十見其衆也敉寍句自是期其將然語　前後皆云寍王不宜又稱武王故別訓繼然語氣不甚順

講此言得賢而又卜吉也夫殷固有可伐之罪而予又有必克之理武庚蠢動方始於今日民獻十夫卽集之於明日輔我以往撫安天下而踵武前王所圖之功夫得賢人以舉大事我固知其斷斷乎萬全之休及朕決之於卜則三龜又幷告其吉蓋大艱不靜

大命已兆於前則伐商必克天威必信於後矣

肆予告（頓）**我友邦君**（讀）**越尹氏庶士御事**（讀）**曰**（讀）**予得吉卜**（句）**予惟以爾庶邦**（讀 庶邦連 爾）**于伐殷逋播臣**（句 逋播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孔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用汝衆國往伐殷逋亡之人謂祿父

孔疏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卽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卽官也總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

會編此言已嘗告臣吉卜而以之伐商見已之不違卜也曰以下是告之之辭于伐內要點敉寧武功之意庶邦包尹氏庶士御事在其中告卜非今日始告之乃前日事觀注中嘗字可見　蕫思白曰舉往日

以卜吉告臣見已不敢違卜也講予得吉卜處當云予不特得民獻之十夫蓋人事或有可强耳而乃得此幷吉之卜予惟云云

彙解邦君是一項尹氏是一項庶士是一項御事總尹氏庶士蓋尹氏尊官庶士散官合王朝尊卑之職而言皆御事之臣也後言邦君御事乃總括頭尾之辭曰字直貫至播臣皆是告臣之辭而庶邦包尹氏庶士在內

宙合殷王之裔或天心所未欲絕則取決於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逋亡播遷之餘孽耳曾不足以辱斧鉞又何論艱大乎　聽月上二節皆是引起此節又爲下節羣臣違卜而設一說伐殷逋播臣言武庚不安處封國徒自取逋亡逃遷而已如此看只就武庚身上不必憑注及其羣臣句

按傳中嘗字以卜吉告庶邦作已然看此甚可疑今日舉事不知於何日告也想初舉事有一番商量而人不肯從方布此大誥歟

講此以卜吉告庶邦君也予卽於卜吉之時告我友邦君及內尹氏庶士治事之臣曰予得伐殷之卜吉予惟以爾庶邦往伐殷逋亡播遷之臣而所謂敉寧

武圖功者欲與爾等共之矣

爾庶邦君讀**越庶士御事**句**罔不反曰**讀**艱大**句**民不靜**讀**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句**越予小子**頓**考翼**讀**不可征**句**王**頓**害不違卜**句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按傳疏與集傳大異不錄

會編此述羣臣之不欲征而欲王違卜也反是復於王艱大至不可征對上予惟以爾句看王何不違卜對上予得吉卜句看艱大以事勢言見不可以輕舉民不靜二句以理勢言見不可不自反曰艱大者言勞師動衆而事之成敗猶不可知何其難也伐暴除凶而邦之安危實於此係何其大也王宮指成王言邦君室指三叔言言外患固所當戢而內憂尤所當反也予小子是邦君御事通稱考翼是舊臣不可征內承事勢理勢二意講王害不違卜者言人謀有所不從則神謀不可盡泥雖得吉卜未見其當從也此節開辨難之端爲下數節張本　王宇泰曰雖兼事勢理勢然羣臣不欲征之意還是怕他事勢艱大故不肯從因設出那理勢一端以甚不從之意畢竟要重艱大一邊故下文亦只說永思艱還大投艱只應他艱大一邊　盧銈卿曰邦君御事最怕艱大此其本意又以民不靜一段爲借口者見骨肉所在恐傷恩耳還重在艱大一邊下節只答其艱大之語者大義滅親不可以令天下也小子乃邦君御事之自稱可許可之可活看援考翼以爲重耳勿以小子考翼分老幼說反復數語皆爲違卜而設

彙解曰字貫至末　予小子是邦君御事自稱非又有一種幼小之人也考翼是舊臣　不可與論語之三子告不可同

攜鏡塵王言般小腆衆言艱大王言民不康衆言在王宮邦君室王言民獻十夫衆言考翼不可王言予得吉卜衆言曷不違卜至王反邦君御事說汝言艱大豈不知臣當輔君圖功汝言曷不違卜豈不知寧王受命用卜汝言考翼不可征豈不知寧王舊人若勤汝言在王宮邦君室汝亦是不知天命句句破盡方正綃以上天喪殷之意及己用卜之情

按戾只是回復之說艱大二字平看照下遺大投艱自明　王宮邦君室三叔王之本家故云王宮而又各爲一國故爲邦君室　傳於小子下加一與字覺多一折或考翼下再加謀之二字方明不然予小子只帶言猶云衆臣中之老成敬事者

講此舉羣臣欲違卜之言也夫我前日以卜吉告爾矣爾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之臣無不復我曰事或出於輕易禍或起於他人猶可征也今勞師動衆而事之成敗猶不可知何甚艱也伐暴除凶而邦之安危於是乎係何甚大也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事勢不可

征矣且民之不靜雖曰武庚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三叔不睦之故反自內出不可以不自反理勢不可征矣越予小子固無所知識至於父老敬事者諳於世故熟於事理咸不可其征也夫與其聽之臣孰若聽之老成之人可信則卜雖幷吉未見其當從也王何不違卜而勿征乎爾之所以反我者如此

肆予沖人讀**永思艱**句**曰**句**嗚呼**句**允蠢**句**鰥寡哀哉**句**予造天役**讀**遺大投艱于朕身**句**越予沖人**讀**不卬自恤**句**義**頓**爾邦君**讀**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句**綏予曰**句**無毖于恤**句**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句乃寧考迪

造爲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按傳疏以允蠢爲信蠢動天下以造天役爲爲天下役以義爾邦君爲施義於衆國俱於蔡傳不合

朱子曰卬字卽我字沈存中以爲秦語平音故謂之

卬

新安陳氏曰以大任責己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投我以艱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爲不義大矣

會編此承上艱大而言以責羣臣之避事也嗚呼以下至不卬自恤言已不能辭艱大之責義爾邦君以下則言羣臣當分我艱大之責也亟責臣上害及鰥寡則天矜於民可知而以導民安康之事責之我矣遺大投艱緊帶天役二字說下不卬自恤者言以天之心爲心不得不以天之事爲事而不暇憂其事之

艱大也義字提起看綏予以下是代羣臣之辭無毖於恤正對不卬自恤言不可不鄭重看圖功與大功武圖功一般蓋勝殷遏劉武王之功而武庚之叛未除猶未可以言成也今下憫鰥寡之窮上承天命之亟可不同心協力成武王之功體一人不忘大功之心同十夫敉寧武功之志哉如是則能以君之心爲心以若之事爲事而義盡矣奈之何欲違卜而勿征也　杜靜臺曰此承上艱大不可征說雖以大任責己而以大義責臣然責己正所以責乎臣也大任對天而言大義對君而言　董思白曰本節義字莫放

過是儆惕羣臣之心處　王振子曰永思艱言我久已思量了不待汝今始說也無毖毖字照閟毖作艱難解與上艱大應　湯義仍曰永思艱貫下曰字至不卬自恤止皆永思之意也鰥寡兼四國西土皆有兵者鰥人之夫寡人之婦予造以出師言遺大卽是投艱因上文艱大之言而反之卬我也哀鰥寡故不恤我躬相因看責臣之義在綏予上綏卽盤庚綏乃祖乃父之綏曰無毖曰不可不成功皆主王言然其意而贊其決耳期望邦君御事而代爲之辭

彙解彼蠢則必暴民暴民則天以救民之事責我我

所以不自恤正思艱永處　君令臣共義也君逸臣勞義也　無毖以下十三字一氣說成是成王成之不是邦君等同心協力成之傳相與戮力致討補在本文之外　毖于恤重毖字今日之事雖當憂然勞苦於憂則太過而傷不能鼓精神以成寧考之功矣此二句深愛其君之語非聖人不能設言至此

綱目玩永思艱三字艱大之說予未嘗斯須去諸心何待爾諸臣喋喋邪其如曰四國信然蠢動兵戈所及言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康乃哀憫人窮者之所當汲汲而可以艱大自阻邪況今日之事遺大投

艱冥冥之中乃天之所役使推之不可避之不得於我沖人而固不暇自恤矣最重在義爾邦君以下半段按曰以下是承思艱進一層意非以此見思艱也允蠢作已然看允字口氣縮至哀哉言其蠢動信有可哀也鰥寡指其甚者凡被騷動者無不可哀　義爾邦君以下是就義理見得當如此是設言　多士卽上文庶士　卬字正與邦君御事相形言我如此而爾何不如此也

講此破艱大之說也肆予沖人亦常思其艱難曰嗚呼信此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哉然我所爲除

亂安民之事皆是爲天役使其實天以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沖人仰承天役固不得於我身自憂其事之艱大而不舉矣然以義言之爾庶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臣當安我曰王無過勞於憂恤今日決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大功相與勠力致討可也而欲我之勿征何哉

已句**予惟小子**讀**不敢替上帝命**句帝連上**天休于寧王**讀**興我小邦周**句我字連下**寧王惟卜用**讀**克綏受茲命**句受連綏**今天其相民**讀**矧亦惟卜用**句**嗚呼**句**天明**頓**畏**句**弼我丕丕基**句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亢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按傳疏以寧王爲文王以相民爲民獻十夫與蔡傳異

呂氏曰天之明示威畏非以困我乃欲輔成我大業也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所以弼之也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强處耶

所以畏天命

會編此承上文害不違卜而言以著其不可違也不敢替句作一冒天休五句是幷舉先王小民之用卜以證卜不可違之意蓋先王用卜則欲成先王之功者不可廢小民用卜則欲迪小民之康者不可廢也嗚呼以下是申歎卜不可違之辭天明指卜伐武庚說正與上帝命相應可畏即是不可違意承上下用卜說來丕丕基即所謂無疆麻服也蓋言上下皆用卜如此則今日之吉卜固上天之威命可從而不可

違可畏而不可忽者也而天豈無意哉正以無疆麻服丕丕之基也武庚不靖丕基危矣今欲使我肅將天威戡定禍亂於以盡艱大之責成寧考之功而延此丕基於不墜其意即興邦相民意也會謂卜而可違乎正應不敢替句意所以責羣臣之違卜也　莫中江曰此破他王曷不違卜一句來卜伐武庚而吉天之明命也覩上下之用卜則此明命可從不可違蓋懔乎其可畏者丕基指麻服之大言因卜以堅伐叛之志而討武庚以安王業是天意輔成之也言己不敢違卜則臣可知　董思白曰不敢替上帝命是

從羣臣欲違卜而不肯盡義來言汝等欲我違卜而不盡義豈其敢於替上帝命乎予惟小子實不敢云云所以不敢替者蓋我寧王興周亦只是從這上帝命若小民之小事又不待言了略把小民一拖全不重又說天明畏正以見可畏故不敢替耳　陸實府曰相卽相協陰啓其趨避之路也

彙解天休於寧王謂天保佑武王而休美之尚未著在卜上說與我小邦周卽天休之實此二句言其時也此時武王惟卜是用乃能安受茲命茲命卽謂此天休之命也寧王惟卜用句最重　王末纔見出上

帝命不可替之意嗚呼之前不可繳足不替之說

挪鏡塵天休就眷德言用卜受命丕丕基所由定也今對寧王時言相民天意在安民也與天休與邦相照例字從寧王來可畏卽是不可違意承上下用卜說邦君御事將卜看輕了故此以天明畏言之

按天明一頓照上文紹天明爲是或欲明畏連作天明威一樣看恐非此篇之旨弼我緊跟天明說

講此破其違卜之言也夫爾羣臣雖有違卜之言而我不容自已者彼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我伐之也予惟小子不敢輕廢上帝之命決意從卜而東征者亦以卜爲上下所同用耳昔天眷佑武王與我小邦周由百里而有天下天豈諄諄然命之哉寧王亦稽之於卜用卜以伐商故卒能安天下受茲大命而爲天下君也今天相佑斯民使之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而視卦兆以爲從違耳夫上下用卜如此我獨可廢卜乎嗚呼卜伐武庚而吉天之明命也誠可從而不可違懍乎其可畏者天豈無意哉蓋天以庥服與寧王而我嗣守之其基業何丕丕也武庚叛亂竊據一方丕基缺而不成矣故天命我伐之者正以輔成我丕丕之基使天下一統不爲武庚所竊據也

天意如此而我豈敢違哉

王曰(句)**爾惟舊人**(句)**爾丕克遠省**(句)**爾知寧王若勤哉**(句)**天閟毖**(頓)**我成功所**(句)(功連成)**予不敢**(頓)**不極卒寧王圖事**(句)(極卒連)**肆予**(頓)**大化誘我友邦君**(句)(化誘連大)**天棐忱辭**(讀)**其考我民**(句)**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句)(攸終連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句)**若有疾**(句)**予曷敢**(頓)**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頓)(句)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

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孔疏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傳疏閟毖化誘忱辭勤毖俱欠明以寧王爲文王以寧人爲文王安人與蔡傳異故不全錄

朱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固爲可通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棐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

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

林氏曰武庚之叛是天閟塞之而欲其毖慎蓋將使我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疢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難以成武功之所也

新安許氏月卿曰天意欲征武庚故此歸之於天非諄諄然命之也民心之所欲卽是天意如此

陳氏大猷曰圖事以其所行言圖功以其所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諭之耳

會編此以天意言見不可不終武功之意承考翼不可征說來勤哉以上是言武功之艱難以下是言天意之有在而武功之當終也勤是冒歷艱險創造基業包圖事圖功休美意在內過下當云旣知寧王之勤勞固當有以終之矣況天意又有在乎天閟毖以下用天字作主分三段看閟者言教化之壅遏毖者

言事勢之拂亂俱就四國蠢動說成功所者多難所以興邦殷憂所以啓聖正我戡定禍亂之時開大基業之地也卽天心仁愛之意卒寧王之圖事者所以答天心之仁愛也肆我大化誘句雖承上來實重起下意言我所以化其憚征之滯而誘其從征之心者正以上天忱信之辭徵諸民獻十夫之言而恭成天命以救寧武功者不容已也忱辭虛說就我民上見終寧人之圖功者所以順天命之棐忱也勤毖我民卽害及鰥寡意若有疾重速攻治上以見討叛不容緩意前人休美亦從除殘救民而致者故承言之畢

寍人之受休所以奉天威之啓迪也三天字與二予
字相應言天意欲如此故予不敢不如此也成功所
天愛我也棐忱辭天輔我也若有疾天啓我也圖事
以所行言卽弔民伐罪之事圖功以所成言是永清
大定之功休美以所受言是代商受命之休曰卒曰
終曰畢俱就伐武庚說曰前寍人對舊人而言以武
王爲寍人所輔也　來路然曰通節凡四段爾丕克
二句一段不是稱美他只是警他省識前日之事能
知武王之勤勞則知武王之功在所當終矣下三段
正明在己所以終其勤勞之業三箇天字是眼目

大誥天字多主卜言此三天字乃皆泛論不主卜天
棐忱辭又從民心上見　王方麓曰天棐忱之辭考
之我民而可見者蓋天雖無言而民言之公卽天意
也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句若承上說則當緊接
上句云故予大化誘爾者正欲卒武王之勤勞也若
作起下則一直下去不須用我所以化誘之者何哉
作過文　姚承庵曰三以天字提起三以予字承接
皆用不敢不曷敢不字而奮然以卒前事自任而以
終功畢休望今之寍人意極切而語極緊須知凡圖
事要卒圖功要終受休要畢不卒不終不畢其君便

愧前寍王而其臣便愧於前寍人矣然討武庚本是
今日事而曰卒寍王圖事曰於前寍人圖功攸終曰
於前寍人攸受休畢何也後事之不繼前功之盡棄
也　王宇泰曰要知警其心不敢懈怠便是成功之
所若說多難興邦則卒武庚之叛矣　俞濛泉曰天
亦惟用勤毖我民不是言天意故欲憂勞百姓只是
言天意因四國倡亂憂勞百姓之故　王素心曰此
三段寍王句輕寍人兩句略重因單言考翼不可征
故稱舊人所爲以折之　湯義仍曰舊人凡會從武
王及爲前寍人之子孫者皆是曰遠省者耳目所逮

也言寍王之勤則予之極卒終畢亦只是一箇勤字
凡以奉天而已天閟毖作一頭肆予大化誘句作過
文串下前寍人二段作兩脚勿三平看閟以氣數言
毖以懲威言不閟不毖不成所成者今日之功而所
卒者寍王之事此段意已盡了化誘串看下文皆申
明化誘之意兩舉前寍人者所以愧舊人也辭者十
夫之辭係以天棐之信重之也勤毖以勞苦震動言
民方勤毖如疾者不忘起甚言其待救之切也事功
休互見之無多別義此節雖以天言而歸重在不忘
大功上

彙解勤勞如伐鉞秉旄道華涉河凡驅馳行伍皆是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天之否閟勤勞我者正我成功之所也　極卒寧王圖事極力以卒寧王所圖之事也卒字固重而極字尤重

天棐八字一氣說辭是天之辭　前段言寧王後兩段言寧人錯綜以互見也　天棐天亦兩段雖有淺深都是化誘之實

集解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謂前寧人之功之休我尚思終之畢之兄爾舊人乎

拂鏡歷天亦字乃轉追語見天意責成更不欲少懈緩誠謂天下事急攻則變迷而禍小緩圖則奸深而禍大故勤毖之用直如有疾之宜急攻攸受字重受者休而所以受者誅獨夫是

按閟毖雖俱指武庚之叛亂言然二字平列爲是

肆予大化誘句與天棐句不甚聯當是承上起下一轉語　忱辭連天棐而有忱辭可考於民民之辭即天之辭也不必拘後棐忱一樣看　勤毖我民若有疾緊連串說用字猶以字　舊人不出邦君御事之外故前呼舊人中曰友邦君

講此因羣臣有考翼不可征之言故又專呼舊人而

反覆諭以前功之當終也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必大能遠省前日伐商之事爾豈不知武王創業之初若此其勤勞哉當今四國蠢動法令否塞而不逼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閟毖我國家者正欲使我除殘去暴開大基業乃我成功之所在也予不敢不伐武庚極終武王所圖弔民伐罪之事然龜兆告吉雖可致討而人謀未協猶煩告詔故爾友邦君以爲不可征者我皆諄諄然化導勸誘去其固滯而引其順從也至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於冥冥中輔我以誠信之辭確乎謂叛逆之當去考之民而可見矣予曷敢不於前寧人輔武王所圖永清大定之功而伐武庚以終之乎且天亦惟以此四國蠢動勤毖我民矜憫而欲除之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不欲少緩也予曷敢違天之心坐視禍患使前寧人輔武王所受休之命不自我成就以畢之乎天意當終前功如此而考翼反曰不可征不將有愧於寧人邪

王曰句若昔朕其逝句朕言艱讀日思句若考作室讀既底法句厥子乃弗肯堂讀矧肯構句厥父菑句厥子乃弗肯播讀矧肯穫句厥考翼頓其肯曰讀予有後弗棄基句肆予曷敢頓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句越卬連寧王連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謂其事
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喩之父既厎定廣
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况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
喩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况肯俟
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
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
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厎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
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
其肯構肯穫而延緜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
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

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中喩
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孔傳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况肯構立屋乎不
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喩其父已菑耕其田其
子乃不肯播種况肯收穫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
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
是棄之
孔疏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
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爲此言也
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　顧氏

以上不卬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卬爲惟但卬
之爲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不以卬爲惟義也
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按孔傳所解
弗爲衍字
會編此以人事言申喩不可不終武功之意亦承艱
大意來朕言艱與永思艱相應艱日思者征伐非易
事而邦君御事又憚於征役故也然繼述之責在所
當盡有不可以難而自沮者故以作室耕田喩之若
字輕看不必盡入正意留在後講作室四句爲一節
厥父菑三句爲一節厥考翼二句爲一節肆予句承

喩意來注中正意正按此句撫存指伐武庚說大命
對事功休美說敉寧王大命者所以盡肯構肯穫之
責而爲弗棄基之子也曰越卬正是以子道在我不
容諉之意上節原天意而以君道自勉此節推人事
而以子道自任一不忘大功之心也　焦澹園曰日
思下須補前人有創後人當終不容以艱大自沮意
作室四句以作室喩先業當終厥父菑三句以耕田
喩先業當終其字總作室耕田說弗棄基基字承室
與田言與堂基不同曷敢不越卬言當乘時以伐武
庚也　陸賈府曰創大命者不能必其休於易世守

大命者必當終其功於前人故以底法與菑喻武王之開創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穫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之初定基稼之未降穫尚且偷惰何望其他乎責在我身欲於我身畢之所以曰予曷敢不卬救也都將任在一身上不卬恤而卬救不復畏艱大矣 俞寧泉曰上節天意三段是言武功不可不終此是取喻以申不可不終

兼解考翼卽指父言 傳云父敬事者也這事是事物之事非事奉之事 傳武功武字指征伐言不指武王 艱曰思作頭與前若勤哉對下作室一節治田一節考翼一節肆予句總應上予不敢予曷其予曷敢三句言我前舉事亦嘗深思而非輕舉者但歷取喻而知成終之責有不容已耳

宙合思艱正是圖艱日切一日從推諉不得處特透沈思

按若昔二句只照集傳淺淺說甚明作別解便晦矣

傳中分明言艱難日思另說而時講多云艱日思語氣不合 此節反覆發明子道直恁親切不越卬云云然有擔荷 傳武功當作武王之功看

講此承上終前功而設喻以見其責不容諉也成王

又曰武庚之伐豈獨天意當從卽以人事論之亦有不得不然者若昔我之欲往東征亦謂其事之艱大而日思之非輕舉也但前人有創後人當思所以終之不可以難而自阻耳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之法度而堂構可成矣其子乃憚於與作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又以治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闢除草萊則播穫可施矣其子乃惰於稼穡不肯為之播種況肯為之收穫乎子之不肖如此則父老敬事者其肯曰我有後嗣不棄我作室耕田之基業乎夫武王安定天下立綱陳紀如作室之底法治田之當菑寔望後人之繼述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是堂播且不肯為況望其肯構肯穫以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曷敢不及我身之存伐武庚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此終前功之責誠有不容諉也

若兄考頓**乃有友伐厥子**句 **民養其勸弗救**句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

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會編上二節言己當終武功此節言民患之當救乃責臣輔己以終武功也正意發在若字處蓋武王之治天下猶之藩屏而四國皆其友邦綏厥兆民而人民皆其赤子是自武王臨之猶父兄而自羣臣事之猶民養也有友伐兄考之子民養固不能以坐視而四國害武王之民羣臣獨可以弗救哉此處亦與害及鰥寡無蓋于恤處相應上節言己當盡子道以成

前功此節言臣當盡臣道以救民害即所以終武功也　陸實府曰養有撫養深恩兄考所以重民養者正爲厥子計也見危不救豈人情乎曰救便有披髮而往之迫切更不必計利鈍顧可否意又況卜吉而何可違也　王守泰曰四國害武王之民而爾憚於征役爾雖無勸之之心而長其惡而不救是亦勸之而已矣蓋不救就是勸非眞勸也

蘖解武王周公之兄成王之考管蔡王之懿親武庚武王所封本非仇敵猶之友而來伐其子故其取喻如此

按蔡傳民養未詳而下方引蘇說是不得其解而姑從之之意於文義不甚順傳疏養其勸三字連謂養其勸伐之心尤牽强　兄考猶言父兄父對子言兄帶言之不可實貼周公成王說　愚謂兄考對邦君御事諸臣言之武王猶諸臣之兄考也民猶武王之子也四國作亂猶友伐兄考之子也諸臣爲兄考養民者豈可勸伐而不救如此淺說似明與舊說異備之

講此責臣下不肯救民也夫民患不救則爲臣之道有所未盡思武王之治天下也以父兄臨天下四國其友邦也百姓其赤子也羣臣即民養也四國害民

爾憚征不救若兄考有友攻伐其子爲臣僕者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民養謂何而可如是哉其有愧於寧人多矣

王曰句**嗚呼**句**肆哉爾庶邦君**讀**越爾御事**句**爽邦由哲**句**亦惟十人**讀**迪知上帝命**句**越天棐忱**句**爾時罔敢易法**句**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句**惟大艱人**讀**誕鄰胥伐于厥室**句**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句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棐昏德易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

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爲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迪知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辭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辭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

之爲亂臣又何疑哉

按傳疏以上節伐武庚必克此節言必克之故大旨不同訓解尤異故不錄

會編此責羣臣之不知天命肆哉者言勿以艱大而畏憚也嗚呼肆哉是發歎以舒其心邦君御事是歷呼以起其聽下以今昔對言謂武王明大命之時而十人迪知天命有如彼今我爲東征之役而羣臣不知天命乃如此見其有愧於十人也爽邦云者紂以昏德亂天下而武王伐之事功丕著而四海永清買命一新而四方稱德是也與大功實王大命字相應

哲字虛卽下十人知天之王正所謂明哲也迪知貫至棐忱上帝命指禍淫一邊棐忱是福善處言迪知上天禍淫之命而商紂有必亡之機以及上天輔周之忱而武王有必興之勢此所謂明哲之士而輔成爽邦之化者也爾時罔敢句帶上說而與下文相形言事勢之在當時如此宜無賴於爾臣之輔者爾猶不敢易法而憚征況今日之事勢乎降戾周邦卽是降割我家不少延意誕鄰胥伐句只是形容危迫之至非以厥室指四國也天命指吉卜言爾亦不知天命則與迪知帝命之十人異矣而所謂罔敢易法者

何獨勤於前而怠於後乎　洪南池曰爾時罔敢易法句乃另設一意以起矧今天降戾三句不重只重責其不知天命肆哉二字深中御事之本根惟畏心勝故民害不知救天命不知奉故此欲其舒放也十人雖不專在卜上見出天命要之卜亦在其中惟十人能知之此所以成爽邦之功當時有知天之人事勢容易如彼爾猶不敢違卜憚征況今事勢危迫如此乃以爲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矣何以承丕基而繼爽邦之烈乎大艱蓋殺戮之事乃天下之至難者厥室者三叔之亂其禍乃是自家相殺至

爲迫近也　陸賓府曰迪知者十人蹈履至到心與天一能知向背於幾先迪知對爾亦不知說十人不惟知之而且迪之今欲爾知之尚不能有愧昔日從征之美多矣　蔣同春曰相攻於室比武王弔伐之時勢何如東征以奉天命其所賴於臣民之輔者又何如爾乃以爲不可征以今視昔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視十人迪知帝命之心何如邪視爾昔時不敢易法之心何如邪全要得今昔相形　盧鉞卿曰爽邦以周業之昌大光明言哲字在迪知上見大艱人人之大能爲難者指武庚說

知迪知天命越天棐忱做一句蹈知者合乎天而心與之契也　爾時爾字卽指邦君御事不在上文十人內

聽月此又言艱大不足畏欲邦君御事放心從征也重肆哉句肆者勇於從征勿以艱大自畏而有退縮意下今昔對言武王爽邦而十人迪知天命有如彼是能肆於昔今我東征而羣臣不知天命有如此是不能肆於今重今一邊只以昔來相形明哲之士指下十人十人卽武所稱亂臣十人也迪知是眞知之謂帝命去殷之命棐忱輔周之誠武王法制指下言

大艱二字非遺大投艱字宜相連說蓋殺戮之事乃天下之大難首大難之四國言四國之人首倡大難也誕鄰胥伐于厥室者三叔之禍乃是自家相殺其禍至爲迫近天命亦指上言肆哉亦不著重只是引起下文

按越天棐忱訓天之輔周爲王誠或以忱屬武王謂天輔武王之誠覺費力　誕鄰胥伐于厥室誕大也猶甚也鄰近也胥相也伐攻伐也武庚與三叔同亂甚近相攻於家室之內極言其近也

講此責羣臣之不知天命也王歎曰嗚呼爾諸臣之在今日正當勵其心志毋以事之艱大而畏縮不舒

也肆哉爾庶邦君及爾御事乎其意何如昔寧王明大命於天下皆由明哲之人爲之輔明哲爲誰亦惟亂臣十人蹈知上帝去殷之命及天輔我周之忱故能輔君以成爽邦之功也夫寧王得人以興事勢甚易如此似無待爾臣之輔者爾於是時不敢違越寧王法制悍於征役況今武王死天降禍於我周邦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正當協心力以共濟可也爾乃欲我違卜勿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何其明於前而獨暗於後乎

予永念曰句念連　永**天**頓**惟喪殷若穡夫**句**予曷敢不終朕**

畝句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句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絶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孔傳穡稼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言訖滅殷

孔疏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

林氏曰我長念於心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之絶其根本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而不去則爲不終朕畝矣

會編上責羣臣不知天命此則言己當順天命之意以告之也永念與永思日思意一般示不敢輕舉也天惟喪殷就武庚蠢動說蓋殷之於周猶苗之有莠紂雖誅而武庚未除猶莠雖去而本根猶在也今武庚不靖自取滅亡是天惟喪殷絶其苗裔猶農夫去草俾無遺種則伐殷以終武功正天之遺大投艱於朕身者而予弗順天則武王之田畝不終矣敢不芟夷大難以極卒寧王之圖功剗平禍亂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使既勤敷菑武王以成其始而除惡務本在我得成其終此則予之所當盡也若此者豈徒天之休於寧王而已哉亦惟使寧人輔君之烈愈久而彌光勘亂之功振揚而勿替耳天意之有在如此而昔人欲違天勿征可乎休寧人與圖功攸終攸受休畢相應亦惟二字有味言寧人所以愧邦君御事也

洪南池曰天意滅商亦武庚之自取使武庚不叛則天之所欲亡者紂而已惟彼不安其分而誕紀其緒乃知天之喪殷若穡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休於前寧人者振揚寧人輔寧王之美己之所以終其畝者正以天之意欲美乎前人之功也予曷敢一句貫上下二句天亦亦字重言天之欲伐武庚固是絶商之根本亦是休美前人也　湯義仍曰此示以天命之不易也天惟喪殷句斷與天降威一般人自作孽即天之所廢也若穡夫與下句意相照蓋以穡夫自況耳終畝者終武王未爲之事勿以田畝喻基業看末句承上文天意來非終畝之推　虞素心曰稼始事穡終事此篇皆上終武功故言穡夫傳言去草是稼事非穡事

彙解前以作室治田喻曰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

命既以申前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矣此節又卽
治田爲喻而曰天亦惟休於前寧人則又申前前寧
人圖功攸終及前寧人攸受休畢以補前申言之缺
演只在天字作解玩天惟句天亦惟休句可見
按若穡夫照下予字看爲是不然謂天爲穡夫不合
語氣終畝正與穡夫聯貫　會編夾入武王講意亦
是不可實塡
講此言己之所以必奉天命也然天命之當奉予永
念曰天惟喪殷弁小腆而殄滅之其責成於我若穡
夫之去草務絕其根本予何敢不自力而終我之田

畝乎且天之假手於我者非徒欲我終畝已也亦惟
欲休美於前寧人而闡揚其功於今日耳
予頓**曷其極卜**頓**敢弗于從**句**率寧人**頓**有指疆土**句**矧
今卜幷吉**句**肆朕誕以爾東征**句**天命不僭**句**卜陳惟若
茲**句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
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
幷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
如此
新安陳氏曰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

不待卜況今卜又幷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
決不當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此總陳前諸章之意而
結之以哲人與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
決於東征也
西山眞氏曰此章以予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
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於武王凡今所
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晝我不可不率其舊如韓
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曷
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幷吉是天實命我所不
可違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惟

若茲言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
蓋不特不違卜亦本不專恃於卜也
會編此反覆明己所以用卜之意以終誥告之辭首
二句對下分截言我非敢盡用卜而違爾不可征之
言也但以繼述之當爲天意之有在耳率寧人虛講
指疆土就伐武庚說蓋今日之疆土固武王無疆之
麻服而實寧人左右之成功也武庚不靖則疆土動
搖而前人之功墜矣今惟率循寧人之功則當討叛
伐罪闢拓疆土使敷賁敷命之道克篤於今日而圖
事圖功之美無愧於當時乃人事之所當爲者也況

卜而幷吉天命又所當從乎人事天命不平重天命
上肆朕句承說乃所以盡人事而順天心也末二句
又申言天命以終之天命是禍淫之命卜陳句正天
命不僭之驗蓋卜所以紹天明者由卜以決天命則
東征之舉信不容已矣予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而爾
衆以爲曷不違卜則何其敢於違天乎　來路然曰
通篇言卜言天命未嘗合言此合言之正見卜之所
在卽天命也東征以上明己所以從卜之意以下是
申言卜所以當從之故逈以卜字爲主予曷至東征
乃設爲問答意首二句發問用卜之意率寧人句是

答所以用卜之意全重率寧人一句蓋天休於寧人
則寧人之功固在所當率也天命且虛虛就禍淫之
命看下句卜陳若茲天命顯然可見矣其可違乎
陸寶府曰率不過修循舊績使不墮而已指定有一
定不移之意自一世以至百世永永不替也毋令定
鼎未遂復釀亂萌毋令餘孽尚存猶臨一　統此其事
在不疑亦何待卜而况今卜幷吉矣肆朕東征豈非
天命哉蓋天命不兩屬既已眷顧於此必不留強
梗於彼卽今卜所陳彰彰如是誰謂天命難憑邪
王方麓曰肆朕大以爾東征言必往也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其辭甚決續一兩語便寬了
集解指與耆同左傳引詩耆定厥功耆音指耆定猶
指定也
彙解肆朕句屬下文　天命不僭言必勝也指後日
說卜陳惟若茲推其所以必勝之故也據眼前說
宙合予曷其極卜三句與商書非廢厥謀弔由靈口
氣相似率寧人有指疆土句正上節所謂終敉休前
寧人也天命不僭二句是結煞斬截語
按指卽指揮大定之意照征伐爲切
講成王告羣臣既終又申明己用卜之意曰爾羣臣

欲我違卜勿征我何敢盡用卜敢不從爾弗征之言
但今日疆土寧人輔成我惟欲率循寧人之功不使
之廢佚墜失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卽使卜不吉
猶將伐之况卜而幷吉乎此我所以不憚煩勞大以
爾爲東征之舉爾等無謂天意難知上天禍淫之命
斷不僭差卜之所陳既已如此幷吉我所以決於用
卜也
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
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
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

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董氏鼎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幷吉此大誥書所以始終言之

朱子曰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閒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

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

書經詳說卷四十五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稱其本爵以名篇

孔疏命爲命書之辭以爲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之母正后辛立是爲紂

林氏曰詔王子出迪語云微子去之微子當紂之時處可疑之地而去商亦遯於荒野而已及武王克商始抱祭器歸周武王使復其位初以殷之封爵居舊位也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子微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與比干幷稱三仁

吳氏曰武王克商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刱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至此始封之也凡策命諸侯必有

初封之辭如蔡仲之命乃命諸王邦之蔡之類此篇初無此等語也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爲是且武王猶封箕子於朝鮮豈有捨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乎

參解此不信經而信傳記之過也微子篇載詔王子出迪我罔爲臣僕此箕子與微子自靖之義也使武王克殷微子卽造軍門而受封何以爲微子且是時宗國淪亡之痛方深而何以抱祭器自歸之急耶湯祀不可無奉武王已立武庚矣樂記所言殷後武庚也曰於宋者誤也原微子終武王之世無爵蓋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因此知箕子亦無封朝鮮事洪範稱商祀稱王訪於箕子中開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箕子既不屈武王亦成其高蹈或當居於朝鮮而非受封朝鮮在周荒服外非周疆土武王何取虛名而封之漢書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當以爲正

陳氏經曰當武庚叛後殷餘民猶思商以微子之賢處疑忌之地而命之之辭如此聖人寬大公平之用心也

新安陳氏曰殺武庚始命微子奉湯祀者蓋紂以嫡子立爲天子武庚紂子實爲大宗子微子不過支子爾武庚在爲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微子不得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爲殷後歟

王氏炎曰紂之後可絕湯之祀不可絕

會稱此篇大旨首節舉古崇德象賢之典示以封微子之意次節歷言成湯盛德之實以著己所以崇德之意三節言微子象賢之實以著己所以象賢之意四節勉以化民正己而期望其歷盡當爲之職末節則勑遣之辭　盧鉉卿曰武庚亡而後封微子者明

統也以首節爲上嗚呼二節詳崇德象賢之意欽哉二節詳統承五句之意

王若曰句**猷**句**殷王元子**句**惟稽古**頓**崇德象賢**句**統承先王**句**修其禮物**句**作賓於王家**句**與國咸休**句**永世無窮**句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

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孔傳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

孔疏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爲妾已而爲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爲後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祭天配祖恐不然)

張氏曰本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曰象賢

王氏炎曰修禮物者自正朔外不用時王制度而用其舊儀

呂氏曰象非止訓似曰象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

存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先代典禮者蓋以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先代禮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考乎孔子歎文獻不足徵與商頌僅得十二之五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

新安陳氏曰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爲一篇之綱領此章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爲之使修先代禮物作時王之賓客亦稽古典爲之也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皆古人所已行者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於既往與國咸休二句所以期之於方來又曰象賢之賢

獻也禮物文也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所以能修禮物以有微子之賢也孔子時宋文獻不足徵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故尤以象賢爲重前日失之於武庚今日得之於微子所以下文深取其踐修厥猷恪愼孝恭有此賢德上可象湯德以繼前聖下可修禮物以俟後聖焉

會編此成王命微子爲湯後而深致期望之辭稽古句是敘已立後之意統承二句是示以爲後之事與國二句是期以爲後之美崇德象賢意已含古字中下直指成湯微子說統承一句串說對下賓王家分

二事看禮以典章法度言物以車旗服色言修是以修輯而存之之謂非舉而行之也作賓就微子身上說非謂我周待之如此也蓋殷之禮物先王之垂統所在承其統而修之所以備一王之法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作賓於王家所以別一王之後也夫禮物昭垂後裔尊顯正所以崇成湯之德而繼述先王寵異百辟非微子之賢不能當之成王所以崇德象賢而命諸微子者以是耳與國二句一串說承統承作賓二句休字提起言我周文謀武烈定一代之章程文昭武穆垂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窮矣惟汝

修明禮物與周道幷隆作賓王家與周祚幷美於以垂之永久相爲無窮矣此正是期望之辭首曰稽古者徵之於既往至公之心也末曰永世者期之於方來至仁之心也　王方麓曰惟考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今法之按崇德謂尊崇先聖之德而不泯其祀也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使世其德而存其儀型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爲之象也桀紂以無道而亡夏商之國可滅而禹湯之德不可滅故有象賢之意焉　陸實府曰物迺禮之物所謂五禮五器也此先王垂統所在修非守糟粕望其不失先王制法之

意也賓是優異之辭非眞不臣也　洪南池曰統承三句只一事期以咸休無窮者欲其商制與周制幷垂賓位與君位俱久也或作三平看繼一王之緒備一王之法別一王之後蓋當是時商無後人先王統緒幾絕典禮幾廢作賓王家無其人矣亦通　予彙解象賢時說與小注有理如傳說甚費轉折

今惟稽古崇德象賢使爾統承先王云云下三句部首句之實與國二句又願望之也　統字略讀其部指先王使汝之統緒承平汝之先王修先王之禮物以作我王家之賓三句當一氣說

拂鏡塵崇德象賢句作一頭只此四字是稽古不必串下　象作活字看

删正崇德象賢泛論古治未可露出成湯微子至下乃祖三節始指實言之

按崇德象賢指時事說乃是倣古制而爲之故云然　統承先王是倒字只是承先王之統承統即在修禮物上　作賓王家與統承二句可平對亦可串說

講此誥命微子之辭也王若曰猷微子爲殷王帝乙之長子從古有崇德象賢之制我惟稽遵古制以成湯有德則尊崇而奉祀之以爾象成湯之賢則命之以主祀所以命爾者豈徒然哉蓋以殷之禮物先王垂統所在也於焉承先王之統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墜以備一王之法且先代之裔與當代之臣不同命汝作賓王家以別一王之後然我心非止是也欲汝承統作賓與我周同休施之蕃世無窮焉此望汝深意也

嗚呼句 乃祖成湯讀 克齊聖廣淵句 皇天眷佑讀 誕受厥命句 撫民以寬讀 除其邪虐句 功頓 加于時句 德頓 垂後裔句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孔傳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寬政放桀邪淫蕩之德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

呂氏曰齊聖廣淵不可分當於此識湯之全體湯克寬克仁代虐以寬則其開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

新安陳氏曰齊誠一也齊如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即溥博淵泉也湯之寬亦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爾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開闢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文之意也

會編此正言成湯之德之當崇也齊聖廣淵四字平看作一頭下分四段以得天安民濟時裕後立說皆本齊聖廣淵來無非著其德之盛處不可作效說皇

天二句是以德而得天命撫民二句是以德而安民
生安民與濟時不同蓋除其邪虐專就征伐時言而
加功于時則推廣言之凡民被其澤者皆是也功與
德一般自其著於治而可大曰功自其具於身而可
久曰德非有二也功加于時者厥邑用協邦家於是
乎輯寧四方丕式萬邦於是乎表正也德垂後裔者
啓賢君於六七而猶足以衍克孝之心傳貽載祀於
六百而又有以肇肅恭之家法也後裔須點微子意
不宜太泛夫成湯之德著於天人昭於遠近如此其
可不崇之而奉其祀乎　齊聖廣淵德之全體也世

未有能全者成湯聖敬日躋獨能全之故特下箇克
字克者克此也功者德之效德者功之本功德不可
分爲二功積而澤卽溥故當時言功德盛而流必遠
故後裔言德　來路然曰齋莊中正無所不敬是齊
聰明睿知無所不通是聖周徧廣闊溥博如天是廣
靜深有本淵泉如淵是淵都在心體上看得天安民
濟時稱後皆本於德正是德之實處　盧鉉卿曰代
虐以寬如漢約法三章之類德垂後裔在流風上見
後裔以國統言非獨指微子
蒙解克卽克明德之克

按此節實處在齊聖廣淵下俱承此句說　齊聖廣
淵是湯之德而德垂後裔之德卽是條澤意時講因
混看德字故有從齊聖廣淵說起歸落德垂後裔者
未確　命字時講多謂有夏之命然虛說更渾
講此言湯德之盛以見當崇也成王又告微子而先
歎息曰嗚呼我之所以崇德者以爾祖成湯之德能
齊而無不敬聖而無不通且廣大而難量淵深而難
測有此四者極盛之德上以得天故皇天眷顧佑助
而大受天命爲天下之主焉下以安民伐夏而作民
主撫之以寬大而盡除有夏之虐政以言其功則被

於當時無一處之不足何其所及者衆也以言其德
則垂諸後裔至於今而不泯又何其所傳者遠也德
盛如此尊崇奉祀宜也

爾惟踐修厥猷句**舊有令聞**句**恪愼克孝**讀**肅恭神人**句
予嘉乃德讀**曰**讀**篤不忘**句**上帝時歆**句**下民祗協**句**庸**
建爾于上公讀**尹茲東夏**句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擧成湯之道舊有善譽
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
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
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朱

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孔傳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

孔疏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爲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爲正可謂正而不可忘也

張氏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內也故言恪慎神人外也故言肅恭

西山真氏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爲象賢也

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

葉氏曰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

陳氏經曰鎬在西故以宋爲東夏

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周與商書微子篇末傳異

會編此正言微子之賢所以象成湯也厥猷即齊聖廣淵之道令聞滞上一氣說即踐修之令聞也恪慎二句是踐修厥猷之實所以舊有令聞者正見微子象賢處恪慎克孝以心言肅恭以事言神人只指祖考大意云成湯以齊聖廣淵之德而盡乎罔不祗肅之誠其爲德固可崇矣惟汝有嚴有翼不替其追養繼孝之懷致愛致慤常存乎尊祖敬宗之念而其事乎神人也爲能委曲以圖存周旋以存祀祇承七世之廟而無所不致其肅敬延六百之祚而無所不致其恭蓋以其克孝之純心而見之爲肅恭之實行將

與戀敬者同其心源恤祀者同其行事矣非踐修厥猷而何二句須一直說爲是肅恭不專指祭祀言觀注抱祭器歸周二句可見獨言祖考者爲微子奉祀而發也予嘉乃德四句是極贊其德之美乃德即克孝肅恭之德曰篤不忘者言微子孝敬流通不以盛衰改節忠誠懇至不以存亡易心雖淪喪顛隮之日猶不少變也此正是嘉他處上帝二句緊承說皆是未然之辭時歆有眷顧寵綏之意祇協有肅將祇欲之意蓋因其有篤厚之實德則事天必足以格天治民必足以得民也以奉湯祀不亦宜乎末二句重承

祀上爲上公而尹東夏則承先王而賓王家者在是矣　陸貫府曰厥猷指上節蹈行曰踐舉廢曰修微子未去商時已有令聞從踐修來所謂實大聲弘也

孝恭指實德言抱祭器歸周有辨其無者不可指此爲孝恭須泛就平時敬德說　肅恭指克孝言與上句一意似不可分心與事　不忘即篤也在微子心裏說　享帝享親治民事神無二理未有德足享親不足享帝德足事神不足治民者當商家淪喪之後上帝豈復眷下民豈復戴微子盡忠周室上帝必時而歆下民必敬而協尹茲東夏儼然齊聖廣淵之功德湯其不亡矣

彙解恪慎二句是指其德予嘉以下則美其德也乃德即指上二句不忘即所以爲篤曰篤不忘即嘉之也　時歆只是帝休意非謂微子享上帝也祇協是百姓咸仰其德致敬協和於下　此二句俱就已然說言汝之德篤而不忘乃上帝之所歆享者下民之所祇協者蓋美之之辭也或以爲未然事謂是料其必能如此終覺說得費力

挑鏡壁一說肅恭神人觀後上帝下民則此神人當分敬神敬人說俱是孝心所發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祇協

演重在恪慎二句作脉　重一舊字不重譽上恪慎二句指其實德之大者一直看在心曰恪愼在事曰肅恭肅恭神人跟克孝來兼常變意

按齊聖廣淵是湯德以德而見諸行事即爲道故曰厥猷跟湯來　恪愼俱以心言總是以敬克孝當寬說傳中歸周其一也而時講專主歸周固存未是

肅恭神人句依西山真氏說甚明而時講俱以神人爲祖考姑從之　曰字依傳疏作謂字看甚好　時當訓是

講此言微子之賢所以象成湯也夫成湯已行之道非一爾能踐而行之修而舉之舊有善譽已非一日矣試以微其實爾則能恪謹愼能盡繼述之孝故於神人也能肅恭以奉祀焉我嘉爾德曰篤厚懇至終始不忘以此德事上帝可必其以時而歆享以此德治下民可必其以敬而和合正象先王之賢而可以主祀也故我用建爾以上公之位以治此東夏之民爾祖成湯之祀庶不至於無人夫亦以爾之賢有可象焉耳

欽哉句往頓敷乃訓句愼乃服命讀率由典常句以蕃王

室句弘乃烈祖句律乃有民句永綏厥位句毗予一人句世世享德句萬邦作式句俾我有周無斁句我有周連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卽詩言在此無斁之意　林氏曰僭生於偪偪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偪無僭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賞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旣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愼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旣衰魯竊僭用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孔傳敬哉敬其爲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愼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屛周室戒之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萬世法式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

孔疏傳言愼汝祖服命數爲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愼之無使乖禮制也

西山眞氏曰微子旣篤於敬矣而猶勉以欽哉欲其敬而益敬也能敬始能全敷教訓愼服命以下之衆美因以戒勉期望之也

陳氏雅言曰以者承上之辭如以親九族之以蓋能戒其所不當爲者卽能勉其所當爲非於所戒之外別有所勉之事也

陳氏大猷曰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

蘇氏曰當武庚叛餘以新造之周侯前代未盡亡之賢予則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隄防之具宜悉也乃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胡可及也

會編此悉戒勉之以盡職也欽哉一斷欲其推恪愼肅恭之心於君國子民之日也戒勉是通節意不必分往敷何承尹茲東夏說愼乃二句一串承建爾上公說乃訓指綱常倫理典常卽服命之典常蓋九章九命惟上公有之此正國家別嫌明微之常法而不可有一毫僭踰者也敷乃訓則謹常道以正民愼典常則謹名分以正己皆承敬字來以字直貫至末言

以此敷訓愼典之道而盡此八者之事也蕃王室者致化行而邦本固體統正而朝廷尊之屛之翰能盡衛國之忠也弘烈祖者繼綏猷之遺緒紹克忠之家法不墜不忘能盡光前之孝也律乃有民者教以淑民心禮以定民志足爲東夏之儀刑也永綏厥位者宜民以受祿守典以承休克保上公之爵位也毗予以下比上四句深一層看毗予一人則修明王化振興王度有以廣吾力之所不能不特蕃王室而已世世享德則定保之承訓貽謀之典則有以爲後世之所愳藉不特弘乃祖而已萬邦作式則是師其君民

之大德法其事上之小心而六服羣辟有所視效不但律有民已也有周無斁則是監其侯職之能修念其侯度之能謹而萬年一日不忘眷顧不但綏厥位已也蕃王室與毗一人有周無斁與永綏厥位須分別淺深王室指國家予一人指君身賴其輔佐說厥位是微子所受有周無斁則禮遇益隆矣蓋此節是推廣統承先王五句意蓋盡此八者則統承之責以盡作賓之道以修而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者在此矣

洪南池曰自敷訓至無斁皆所當欽皆是戒勉之微子恪愼肅恭本是能敬者而此復勸之以欽欲其既受封後而亦無失此心也戒勉二意渾說敷訓者欲其以修於己者布其教於民也以蕃八句平看一句爲一義以字承敷訓率常二意謂以此而蕃王室以此而弘烈祖云云毗予四句或欲照應蕃王四句言不特如此而又如此也亦可　王宇泰曰往字只是泛言衛之國當如此蕃王室泛就國家言毗一人則就君身上說弘烈祖就對揚先德說世世享德就垂裕後昆說律乃民就宋國說作式就天下說綏厥位就微子所保守說有周無斁就王家眷愛微子說語意相對而自不相混　烈祖只指成湯言弘有光

大顯揚之意有民指東夏之衆律者有以爲之範也吾身無一不正而可以視法於民也享德言微子爲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絶世而深明之

彙解以蕃八句雖分兩節然當在予一人處截蓋永綏二句一氣說都是收煞上三句之語若把毗予句屬下文而永綏句亦與上三句平對而爲四似非經旨　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是一頭兩脚文法然以字又是三句之冠　世世三句比上五句深一層惟享德首遂作式者衆故俾我有周亦無斁而下世下

年之久也豈直畀予一人而已哉

宙合此節與首節統承先王五句相應敷訓從尹茲東夏來泛指布教命於國人不必以五典之訓說服命者上公九章之服九儀之命也典常以本國之制度言有一等服命則有一等典常所包者廣愼字率字俱兼不敢失尤不敢僭意卽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是也上云往敷訓者正以此敷爲教國之訓使國中習而安之耳微子賢者而諄諄以名分體統教之封建之初爲將來子孫慮乃以保全殷後也以者以愼服率典之道而敷訓帶見勿兩平講以字貫下五句

蕃之弘之律之綏之毗之俱作用力說所謂一舉而五善備焉是也蕃王室以邦家言毗一人以君身言弘有光大顯揚之意律者法律之律律有民者禮達而分定也世世享德二句以效言之俾我有周無斁總承上文卽與周咸休永世無窮之意舊說以字貫下八句毗一人應蕃王室世享德應弘烈祖萬邦式應律有民周無斁應綏厥位雖逐句進深一步而排比重複古文不應有此體

按此節依會編分截亦自明白但細讀經文亦覺可疑因錄諸說之不同者以備後人參擇

講此歷戒勉之以盡職也夫我之任爾不苟則望汝亦不輕汝其敬哉惟恪愼肅恭之心於君國子民之日而無以怠心乘之可也敬之何如尹茲東夏莫大乎明常道以正民汝往之國敷陳五典之訓以納於綱常之中建汝上公莫大乎謹名分以正己汝往之國謹愼上公之服命率由其一定之典常此則侯職之良也其爾之休豈甚微哉蓋汝之國於宋也於王室有蕃屏之寄於乃祖有統緒之承而敷訓率迪如是於以衛王室而蕃屏固矣於以法烈祖而統緒弘矣撫宋之民居公之位而敷訓率典如是則民不敢

悖常道有法守矣位不至貶奪有常安矣然不但蕃王室已也王室安而治安之效歸於一人所以毗予者不在是乎不特弘烈祖已也統緒弘而親賢之澤垂於後世所以世享德者不在是乎不但律有民已也萬邦之廣汝其式之六服羣辟有所視效不有以作式乎不但綏厥位已也有周之寵汝其固之萬年一日不忘眷顧而永無厭斁之心矣凡此皆統承作賓之所當爲而予心之所深望者也汝其欽之

嗚呼句**往哉**讀**惟休**句**無替朕命**句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

言也
孔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
會編此飭遣就國之辭上句勉下句戒一直說往哉
者以上公簡尹東夏也政與命一般自微子行之曰
政自成王發之曰命指上敷訓慎典二事而言蕃王
室以下數昔皆此二事所致耳能休美其政而不替
我之言則崇德象賢之意斯無負矣　陸實府曰微
子此去業知其必休但須無替耳惟休無替則咸休
無窮矣　周季侯曰惟休者自求多福之謂無替朕
命乃所以惟休耳傳休美之政政字勿泥

演惟字與無字相呼喚
按首尾休字固相應然傳就政說較實可從
講此飭遣就國之辭也嗚呼汝往之國當盡心於敷
訓率典之間使政之所行各得其當無不極其休美
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而不加之意焉能如是則侯
職已盡而在我崇德象賢之意何所負哉
呂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
賢者封之爾何心哉殺武庚義也封微子仁也
陳氏曰武庚以叛黜復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白
其罪明黜殷之由今此篇丁寧惻怛無一言及武庚

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其體當如此
西山真氏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
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
故其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
矣
王氏炎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於再三與周之友
邦及從征之臣言也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
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略與殷之
遺民言也微子之命幷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
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推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

有體也哉
書疑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久矣武庚誅乃加封上
公使奉商祀此惑於歸周銜璧之傳而謬爲是說也
夫箕子詔王子以出迪出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微
子既不可見武王不得已封武庚耳武庚既封商祀
不絕吾何求哉此所以於焉長往而不來也武庚既
誅商祀再絕微子於此時不出是商祀果絕也賢者
之出處如是乎是故此書乃始封之辭非加封之辭
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蓋懲艾武庚之不律不綏
而有此告戒也

書經詳說卷四十六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今文古文皆有　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勖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兹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

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
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孔傳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孔疏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幷邶鄘也其地理志
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
詩分爲三孔與同否未明也　以定四年左傳祝鮀
云命以康誥故以爲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
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
然惟鄭氏以康爲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
則孔以康伯爲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爲國而號謚不
見耳

或問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
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
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
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也　胡氏於皇
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
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爲叔父矣又首尾只稱
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
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
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
叔而遽述己意以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
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
之前故敘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
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
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惟三月哉生魄
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誥告
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
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
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
其中有作新大邑於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
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
今人纔說太祖便須及太宗也　問殷地武王既以
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
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乎

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曰康謚也

會編通篇分二段看不敢侮以前三節言文王明德
愼罰以造周得封之由也下欲康叔明德愼罰以治
殷保封之道也通篇以明德愼罰四字爲綱領不敢

節文王明德愼罰也祗適三節欲康叔明德也敬明十二節欲康叔愼罰也爽惟民二節欲其以德行罰也無作怨一節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末二節以天命殷民結之

前編按逸周書武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備封康叔以霍封叔處孟子以管叔監殷以殷叛爲周公之過有康叔之賢而不使非周公之過乎曰凡封於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耳其實康叔亦監殷也

王若曰句孟侯句朕其弟句小子封句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孔傳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舊說作周公語氣謂王使我命其弟云云殊有礙

孔疏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郎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爲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

吳氏曰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康叔之爲方伯無疑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尙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爲尙幼今陝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會編此武王將告康叔而先以此起其聽也孟侯尊之之辭朕其弟親之之辭呼其名而告之欲其聽之審也

宙合自此至篇末是康誥之本文也孟侯以分之尊言朕其弟以情之親言既尊且親果何言哉惟爾幼沖之小子封也位兼尊親見康叔不可不明德愼罰也年方幼小見康叔當及時以明德愼罰也

綱目有無限親愛之情一直說下先呼孟侯孟侯爲誰朕其弟朕弟爲誰小子封小子二字尤致丁寧蓋擴其知慮在今日溺於縱肆亦在今日

講武王將告康叔而先啓其聽曰孟侯以尊則爲諸侯之長朕其弟以親則爲同氣之弟小子封年少而諳練未深不可不求保國治民之道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句丕顯考連克頓明德愼罰句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
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
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
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
殷民結之
孔疏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
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愼罰也孔傳以明德爲顯用俊德故不錄
陳氏大猷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

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於德
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
民畏而不入於罰
林氏曰此篇多及愼罰用刑者按左傳周克商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立政司寇蘇公是也又曰武王之母
弟八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以衞侯入繼蘇忿生爲
之故並以詰姦刑暴之事告之其曰外事外正以外
言者治殷民於衞也以衞爲外則內事者王朝司寇
之事也故於刑罰爲詳
會編此舉文王所以造周之本也丕顯總明德愼罰

之成而言不必講克字最重克明克愼要發出務崇
務去之意德就用上說含愛民好士意罰含大戛率
殺意蓋德者感化人心之本文王能務崇之自綱紀
之布以至於教化之洽無一賢之不用無一民之不
安也罰者防範人心之具文王能務去之自一刑之
不濫以至於五刑之不用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明
德則民慕之而入於德謹罰則民畏之而出於刑文
王所以造周者如此　姚承庵曰稱小子封卽稱丕
顯考文王蓋將以文王之所以造周者勖其所以治
衞也明德愼罰語似平而總歸一德上覲下言自見

重看一克字　王宇泰曰明德就用上說明德愼罰
不可泛講須切下文不侮等意說惟字正與克字相
呼應言惟文王能如此也
彙解傳務崇務去當就明字說向崇字愼字說向去
字不可因傳而廢本文原義也　洗滌本源而光昭
於九有者明也謹守法度而不敢輕試者愼也
講此示以文考造周之本也且爾知王業之所由造
乎蓋治天下不越德刑兩端德者感化人心之本當
商之季暴德者衆矣惟文考則明之務欲其日崇自
紀綱之敷布求至於教化之浹洽斯已也罰者防範

人心之具當商之季嚴刑者衆矣惟文王則慎之務
欲其日去自一刑之不濫求至萬民之無冤斯已也
顯考之造我周者如此汝封可遵之以造衞焉

不敢侮鰥寡句**庸庸**讀**祗祗**讀**威威**句**顯民**句**用肇造我區夏**句肇造連**越我一二邦**讀**以修**句**我西土**頓**惟時怙冒**句**聞于上帝**句**帝休**句**天**頓**乃大命文王**讀**殪戎殷**句**誕受厥命**句**越**頓**厥邦厥民**讀**惟時敘**句**乃寡兄勖**句寡兄連**肆汝小子封**讀**在茲東土**句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
所不敬是也郎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

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
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
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
治至於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於
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
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
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
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爲己之功也　又按東土
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衞
意邶鄘爲武庚之封而衞郎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

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
孔傳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
刑明此道以示民用此明德愼罰之道始爲政於我
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
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
美其治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
序皆文王教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
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戎訓兵說不去
孔疏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

刑謂愼罰也
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祗
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愼罰之事是是非
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
爲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
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
新安陳氏曰諸儒泥周公命康叔之說者謂公呼武
王爲寡有之兄言其德不羣也豈事理名稱之實乎
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略只以一勖
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略且勖

字惟曰謙乃可言耳
會編此詳文王所以造周之實而本康叔得封之由
也不敢侮鰥寡是仁民庸庸祗祗是用人明德事也
威威指下文不孝不友弗念弗庸說愼罰事也分而
言之曰明德愼罰合而言之一德而已故曰德著於
民顯民至時敘正是所以造周者用字承上來言因
此之故故化服人心而肇基王業也區夏就本國之
民說一二邦就鄰國之民說西土就一方之民說覩
越字惟時字可見俱以慕德畏威貫講聞于上帝處
輕過重厥邦厥民句上帝休句虛天乃大命三句正

所以休之者受命就是有天下之命厥邦厥民猶云
萬邦之民就天下說曰時敘則又不止以修怙冒而
已亦是慕德畏威意寡兄勖承明德愼罰講見得文
王旣創之於前乃寡兄又述之於後故汝封得以在
此東土欲其念開創之艱難思繼述之不易而務於
明德愼罰也　來路然曰顯民四句言其德之著於
民而化有其漸聞於上帝六句言其德之得乎天而
化極其遠顯民者可慕可畏之機昭著於下也聞帝
者馨香精華之極發聞於上也曰肇造曰以修曰怙
冒時敘皆就人心入於德化之中出於刑罰之外言

之一步深一步推去區夏本國也肇造區夏周家王
業之基實由於此一二邦則鄰國矣西土則居天下
之半矣萬邦萬民則合天下皆在其中矣天民二意
勿作平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得天又因民化來大
意謂文王有德如此故顯於下民而化漸廣惟民之
漸化故動天眷而化至於遍天下其所以造周者如
此乃寡兄勖輕帶言之　陸實府曰言明德者二言
愼罰者一不可以德罰對德固德也罰亦德也故注
總以德著於民承之升聞者顯民之極至曰區夏曰
友邦曰西土曰厥邦厥民文王不以一人爲德合天

下以成其德正克明處雖兼慕德畏威總是一德自
顯民至時敘俱著文王身上說　曰帝曰天帝以理
言天以主宰言　時敘以時而敘商周之交正斯民
返薄歸厚由降入升之時至德實與時運爲默移而
民不覺各順其則
彙解顯字無工夫形著積盛之自然也明德愼罰非
兩平愼罰固所謂好生之德也故傳言德著於民
用字承上來惟顯故能肇造云云顯民至怙冒是言
爲西伯時聞於上帝至時敘是言受命有天下時
天乃大命直貫下去言天使文王伐紂受命而安天

下之民俾各得其理也

宙合不敢侮鰥寡在心上說言鰥寡則平民可知此明德之大根本也庸庸祗祗威威皆爲民之事俱承不侮句來威雖涉愼罰邊然以庸祗並稱見命討一出於德無成心也民之顯卽明德之發越處也以下文照轉則此乃光四方顯西土之謂耳造以締造言用肇造我區夏者始受命而撫方夏也一二邦者不一邦之稱以修者自近而遠之辭及西土則盡乎友邦矣怙卽無父何怙之怙冒卽丕冒海隅之冒所謂化行江漢得三分有二之人心也聞于上帝等語輕

重厥邦厥民何兩言帝者帝以理言理相契也殪戎殷至時敍皆武王事追言之者歸功於文王也殷曰戎殷敵國之也三箇厥字俱指殷言受殷命而殷邦殷民於是敍則四海徧德可知時敍者理而不亂之謂勖字承殪戎受命來所謂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非勖於明德愼罰東土殷之舊地克殷而後有之者此以殪戎殷以下爲武王事寡兄勖承此說玩文勢極有理蓋推本於文王而已不居其功也雖與蔡傳不同須備一說

按顯民當屬上用字轉下時說顯民連下欲與聞上帝卅對耳亦似不必太拘　區夏以地方言中夏之一區耳造是締造之造或云造就非也　周邦雖舊而始爲西伯故云肇造　越字作及字看厥邦厥民謂徧天下凡有其邦凡有其民者皆然也　兩惟時當同看時只訓是作虛字或云以時而敍亦通但上難云以時怙冒也

講此詳文王造周之實以敍得封之由也文考之明德愼罰者何如彼鰥寡人所易忽則視之如傷而不敢侮賢才當用則量才授職以用之有德當敬則尊崇信任以敬之有罪而戾綱常傷風化所當罰也則明罰勑法以威之是明德愼罰之德顯於民以此之

教化服人用始受一區之夏而爲西伯之尊由是越我一二邦之民皆聞風而漸以修治鄰國化矣至我西土之衆皆被其澤而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西土化矣不特此也明德昭升聞於上帝用休美其所爲前此大命在殷天乃大命文王殄滅大殷而誕受天命之大由是及其萬邦萬民惟皆以時而就其敍天下化矣文考之所以造周者如此汝寡德之兄勉力以承之而不敢怠故汝小子封得以有此東土也夫豈偶然之故哉汝可不念締造之艱而明德愼罰之是務乎

王曰句嗚呼句封句汝念哉句今民頓將在祗遹乃文考讀祗遹連紹聞讀衣德言句往頓敷求于殷先哲王讀先哲王連用保乂民句保乂連汝丕遠惟商耇成人讀耇成連丕遠惟宅心知訓句別求聞由頓古先哲王讀用康保民句康保連弘于天句若頓德裕乃身句不廢在王命句

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旣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理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　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按孔傳以弘于天若德裕爲句謂大于天爲順德以乃身不廢爲句在王命爲句其說大異

孔疏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耇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餘多與集傳不合不具錄

林氏曰雖求老成法往古又當弘于天召誥曰則無遺壽耇其稽我古人之德又能稽謀自天卽此意

陳氏雅言曰明德之道固當全備衆理而後有以窮天下之善尤當貫通一理而後有以廓此心之天此卽伊尹告太甲以主善爲師協于克一之意也

會編此節欲康叔博學以明德也有務崇之之意故自當代以至近代遠代皆欲其考求之也念字虛下文正欲其念之者今民二字貫至康保民文考之明德卽上不侮鰥寡庸庸祗祗是也祗遹虛講紹聞句卽祗遹之實蓋文考仁民用人之德不惟行之爲德行而亦嘗發之爲德言汝嘗聞之家庭之間矣必繼所聞而服行之可也衣德言卽是繼所聞一串說此是近述諸今下至康保民是遠稽諸古往字要點之國意殷先哲王指成湯以下諸君乃明德以保乂者亦要含愛民好士意下文商耇古先亦然用字只是用其道爲保乂之準則未就說到施爲上下文用康

保亦然商耇成人指伊尹以下諸臣乃明德以訓民者宅心知訓言以古人之明德處其心而知所以訓民也講宅字不必用順適道心等語注中安止乃引證非正訓也古先哲王兼堯舜禹言乃明德以康乂者聞由一直意聞是知由是行謂聞而由之也別求者敷求遠惟之外別有所求也自祇遹至此步步深看敷求比祇遹較廣故曰敷遠惟比敷求又博故曰丕閎由比遠惟愈博故曰別求所謂博學也俱重明德上治民帶說弘于天承近迹遠稽來天字即指心言曰弘者會衆理於一原而聖帝明王之德無不具

統萬善於一本而聖君賢相之德無不該也若德句正承弘于天說言明德既積於中德輝自動於外凡帝王之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乎身加乎民而無不裕也不廢王命者蓋武王命康叔惟欲其明德治民今能如是則有以尊王之命而不廢矣是期之之辭通節在弘于天哉　王方麓曰凡所謂民皆指衞一國之民也紹者繼續不間斷也衣德言者不徒聞之而服行於身也德言即所聞也衣被文王之德言即是敬迹文王之行事蓋文王之德施之爲事發之爲言無非德之所在無非康叔誦法服行之所在也

宅心知訓一串不可平保乂康保與宅心知訓不過變文耳　按此心之體廣大無涯何所不有莫可名狀故名曰天　杜靜臺曰所謂明德非徒善也工夫正在治民處做文考殷先商耇古先皆含有明德治民意在　陸實府曰三段步步推深重二求字與一惟字曰敷曰丕遠曰別古今一理而人之聞見心思愈進愈見其廣是教他進步法又曰弘于天何也濬其源也德不濬其源終不裕故弘必至此而萬理會通也不曰天弘而曰弘天着力語得近又恐遺遠舊古又恐忘今尚是未裕的景象一洽於吾天則古今

惟吾斟酌聖賢惟吾運用何等寬綽弘即溥博淵泉裕即時出不窮全在德裕上說　顧涇陽曰必舉商者康叔治商之民也舉商相者與康叔爲治同也　彙解今民二字只冠文考一股下三股凡兩民字則知此民字不冠下文矣　適商地故曰往不專求之家庭而廣求之前代故曰敷不徒求商君而又求商臣故曰丕遠惟者以心思之也治商民而更求上古故曰別求聞由者聞而由之也　汝之所往乃殷之舊都昔殷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善政豈無存者必於其地廣求殷先哲王經世之迹循而行之以保治

其民可也然有一代之君必有耆碩之佐若商伊傅諸臣其德業聞望至今傳誦者汝當大遠思之念老成謀國深遠凡處心積慮咸取法焉而知所以訓民可也夫治商之民由商之政固矣然此特近代耳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垂憲萬世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此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可也保乂康保中俱有宅心知訓意蓋三者互見耳　四股不是平對文法祇遹文考作頭股君臣是兩腹古先是一腳祇遹文考綱也求之殷君臣又求之古先不過滿祇遹文考之量而已要知主客　本發揮明德意故首尾用兩德字由合今民將在祇遹節承上以文考爲主問不必親授平日所傳聞者亦是心心相承故曰紹衣德言者以所聞而服之於行就治民上看衛本殷地殷君臣之風範尚存故以敷求丕惟進之敷求者不一求也不遠思者不一思也古先哲王如堯舜禹則又殷先哲之所取則者故進以別求別字從殷字生出保乂者保而治之容畜中有整齊殷近代不惟師其意且師其法也訓民未有不先於宅心者商耇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其宅心可知思以商耇之心處心則知

訓民之本不從外求也閒由重由字康保比保乂較寬些古先世遠第摹倣其德意耳法殷法古皆用爲治民之資非先修己而後安人也弘于天者開拓性靈之謂德卽明德之德裕身就應務上看與取之左右逢其原一般天弘者其身裕有本之功用也惟裕身而後滿明德之分量不廢王命以付託言能解此節全重明德治民帶說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者蓋德不徒有諸身而已用以治民也弘于天是集古今許多道理弘大此心故不曰心之弘而曰弘于天亦微有力至德裕乃身則凡帝王之治道君相之事業皆將出之身而加之民絕不費力不廢在王命言明德至此始爲不廢王命若德未至此則所謂祇遹敷求遠惟別求不將爲虛言乎按首段文考爲主腦中三段是推廣說而以弘于天總收之　天字不可謂卽心天以理言只是此心之理無不弘備耳亦不必多纏性天之旨蓋本文中無此意也　蔡傳云天者理之所從出又云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當於此心之天稍斷若作一句失其意矣　若字是轉下語氣德裕重王命輕

講此勉康叔明德也武王又歎息呼康叔而告之曰

嗚呼封我告汝以文王明德之事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文考明德化民常發爲德言汝所熟聞今治東土之民將在敬述文考之緒尚思繼紹前聞而服行其德言尊所聞行所知則家法無違治民之道得矣此特當代耳又汝所封之地乃殷之舊都在昔不有明德治民如成湯以下諸哲王乎汝往之國當敷求其經世之迹用以施諸政教爲保治斯民之則然有一代聖明之君必有耆碩以爲之佐法其君不可不法其臣明德訓民如伊傅諸老成之人汝當大其心而遠思之凡處心積慮用以宅汝之心而知所以訓

民也然此特近代耳我思古先哲王若堯舜禹以道相傳而明德遠矣其大經大法垂之萬世可考也又當別求所聞而率由之用爲康保斯民之模範焉夫既近述乎今遠稽諸古則眞積力久衆理該遍無不統會於吾心之天而極其弘備矣若是理之積諸中者既弘則德之出乎身者自裕敷政臨民隨所發而中理乃爲不廢在王之命而克稱東土之寄矣

王曰句**嗚呼**句**小子封**句**恫瘝乃身**句**敬哉**句**天畏**讀**棐忱**句**民情大可見**讀**小人難保**句**往**頓**盡乃心**句**無康**頓**好逸豫**句**乃其乂民**句**我聞曰**句**怨**頓**不在大**句**亦不在小**句**惠不惠**句**懋不懋**句

恫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卽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孔傳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

乃治民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朱子曰恫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

夏氏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恫瘝乃身敬哉以下卽當敬之事

呂氏曰命爾爲侯非富貴之也乃委痛病於爾身爾上則天棐忱下則民難保非恫瘝乃身乎

陳氏經曰不必求之天求之民可也

林氏曰致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必順於理而勉於行怨庶可

弭也
會編上示以明德之事此正欲其盡明德之功以治
民也恫瘝二句是告以治民之當敬天畏三句是推
當敬之意而往盡三句正敬之之實也天民不可乎
只是舉此而形彼見民情之可畏甚於天命之可畏
僨不可不明德以治之也往字略斷盡心二句一連
說是一勉一戒之辭包上文事講言近述遠稽博學
集義務修德以治民惟以勤勵不息自強無以怠惰
荒逸爲事也乃其乂民謂如此正所以爲治民頂上
說觀乃其二字可見言能盡心而戒逸豫則德無不

明文考所以治民殷王所以保乂商耉所以訓民古
人所以康保不外是而得之矣至是而後難保者始
可保也否則安能免於民怨乎故又引古人之語以
見不可不盡心明德之意大小以事言兼不惠二句
言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也汎說未
繳上意謂盡心而戒逸豫則能順理勉行怨可弭而
民可保矣　洪南池曰此卽民之難保以申言不可
不明德以治之也眞知百姓爲己之身一一與他哭
疾方是恫瘝敬哉句含一節意在內敬則此心精明
而不昧忽則昏逸而一膜之外與己不相關矣天畏

三句卽天以見民之可畏盡心指上遠稽近述言康
好逸豫卽盡心之反心字最重乃其者謂明德正所
以乂民而不待他求也惠懋亦泛說必無所不惠不
懋心乃盡若一事一時不然便是一處心失照管豈
盡心之道順理勉行則民不怨否則怨矣豈在事之
小與大也　周季侯曰恫瘝乃身體貼經旨嘗云民
之疾痛在汝身上方見關切若云視民不安如疾痛
之在己身則視身與民爲二矣恫瘝以失教言梗化
犯刑乃疾痛之大者勿以教養並看乃身從德裕乃
身帶下治本乎身能合古今之德爲一德者必能通

君民之情爲一情　茅鹿門曰天可畏人所易知民
可畏人所易忽故抑揚其辭如此要知棐忱則所以
事天之道亦難矣特借以形容保民之甚難　姚承
庵曰小人真是難保然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是保
乂其民之實德也乃其二字須重看　陸寶府曰盡
心在民上說乃其句就上看出盡心外無乂民之道
矣盡心而戒逸豫卽爲順理而勉行不盡心卽爲不
順理而不勉行無不順勉此心乃盡不順不勉從康
好逸豫來恫瘝在乃身猶可言也怨在民心不可言
也　王方麓曰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怨況其

大事乎凡事莫不積小而成大故無小而不當戒此所以當盡其心也

集解逸豫與盡心不兩立而自安之心又所由以好逸豫不好盡心者故又云無康

彙解此節雖亦明德事然因上節說博大了故此節收拾說入身裏來重一身字　惟恫瘝乃身所以當敬下文是發恫瘝乃身之故而見其當敬也不是專發敬字意　不可以康屬身好逸豫屬心康是總言其僻兼身心在內好逸豫則誅其心也治民不當求之民而當求之己故如此乃所以治民此句頂上說

乃字是難辭　惠懋不平惠於民切懋是自己工夫懋則惠矣懋於己而惠於事則心盡而民乂矣怨何自生

按此棐忱似以在人言或執此謂前越天棐忱亦就在人之忱言似不必拘只隨文爲訓可耳　惠懋似平列但實謂無大分別直解惠以道理言懋以政事言此主治民究竟道理亦在政事上見終難分畫

看來是要順理而又要勉行二意相須方盡　或云當順理而不順當懋勉而不勉故可怨背詿不可用舉事不順理爲不惠雖順理而不極力爲之爲不懋

講此欲其盡明德之功以治民也王曰嗚呼小子封視民之不安當如疾痛之在乃身其敬之哉何也天命無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然虐之則仇至爲難保民心有嚴於天命如此此所以當敬也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於遠邇近遮之間無安然自肆於民上而好爲逸樂之事則德無不明乃其所以治民也否則安能免於民之怨乎我聞古人有言曰民之怨上不在於事之大亦不在於事之小惟在道理順與不順政事勉與不勉何如一有不順不勉則拂人情而怨興矣然則欲保民者當盡心而戒豫逸則能順理勉行怨可弭而民可保也

已句**汝惟小子**句**乃服**頓**惟弘王**讀**應保殷民**句**亦惟助王**頓**宅天命**讀**作新民**句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孔傳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弘王道安殷民亦

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教傳多與蔡異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旣自有以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

林氏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莫不欲壽則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也

陳氏大猷曰殷民乃天命所覛以去留人心所覛以感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新安陳氏曰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大學傳引康誥曰克明德即截上文克明德愼罰一句上三字引作新民即此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

會編此告以明德之終蓋必至於化民而後爲明德之極功也乃服作一目下正言乃服之事也弘王應保一直意本上二節意講蓋治民知訓保乂康保皆武王之德意曰弘者推而廣之也應保者近述遠稽盡心戒逸政以安之教以化之也下二句應轉上一氣說蓋安定天命者君之責也汝能和保殷民則民命之有永即天命之有永矣不有以助王宅天命乎作新斯民者君之責也汝能和保則人臣之作新即人君之作新矣不有以助王作新民乎民指殷民說二句俱要點德字曰助則不特不廢王命已也此武王期望康叔之辭

來路然曰明德必至新民後謂之終欲明德以治民王之德意也能體此意而達之於民是謂弘王應保即其實也二句正是乃服能如此豈特自盡其職事哉助王之道亦盡於此矣宅天命作新民乃王之責今能弘王應保之豈非自我而助之乎天民雖平而意重作新民邊蓋天命之安實由民心之安也新民只指殷民不必說天下之民宅字作新字內要得終明德意　陸實府曰前欲弘天此欲弘王何也遠稽近述盡心戒豫雖乃之事其實爲弘王計也　曰安定天命乃著力語謂之助王則王自有宅命而新民者在此特以應保爲之助耳蓋

此二句究明德之極功串說新而曰作鼓舞提撕上之人既以自明之德時時感發則民興起同然而自不能已也

彙解大學是明德新民對待此處說新民只在明德裏面　服字冠下惟與亦惟兩項亦惟正承上惟字說進一步　傳把應保二字平言終說應字不去蓋應字若訓和字則是去聲之和字矣若作平聲之和字則又難以訓應字小注似妥　作新民謂鼓舞振作以新其民也重作字說或依朱子說謂振起其自新之民也兩字義平重而文串決無兩字平㕔混說之理

拂鏡塵應保殷民感而必逼曰應和字不足以盡之

非但弘王能有以助王所賴盡心實不淺

演只一助字作脈作新民即以安天命非兩事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即以弘王保民亦非兩事但宅命新民事在天子而弘王保民職在諸侯諸侯皆當弘王保民以助天子新民宅命者況殷民染紂惡深新之爲難故武王望康叔之助尤切天民不平側重作新民邊

按孔傳以應爲應天保爲安民應天可照下宅天命安民可照下作新民似可用而蔡傳不從應訓和若作去聲殊覺牽强若作協和之和看於字書無據林氏講應字卻有味可參用　宅天命作新民還以重作新民爲得旨

講此告康叔以保民之全功也已汝惟小子吾既侯爾於東則汝之所服行者惟在弘廣王之德教以應保殷民化頑梗爲謳習則侯職盡矣豈惟是哉亦惟以此助王之所不及以安宅天命而作新舊染之民使我周之基業永固而民風隨國運以俱開予之所賴於汝者如此其斯爲明德之極功也

王曰句嗚呼句封句敬明乃罰句人有小罪讀非眚句乃惟終頓自作不典句式爾句有厥罪小讀乃不可不殺句乃有大罪讀非終句乃惟眚災讀適爾句既道頓極厥辜句時乃不可殺句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爲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

歟
按傳疏以終爲終身以既道極厥辜爲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與蔡傳異
朱子曰不典式爾古注式訓勉蘇云爾是人自言法當如此皆迂予謂此不可曉大槩是有過刑故之意
蘇氏曰此設爲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爲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

蔡氏元度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新安陳氏曰小罪不可不殺小罪怙終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敗常越軌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觀之
會編此節示以謹罰之事敬明二字重看下文正敬明之實也人有乃有二有字極活言人所犯之罪其中或有如此者蓋擧權變之法以包經常之法也罪輕情重在所必刑則情罪俱重者可知罪重情輕在所必赦則情罪俱輕者可知一宥一辟惟原情以定罪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　來路然曰此節言謹罰而以情罪之不相合者言之此用罰者所易忽略故特言之乃惟終自作不典爲句言故意自做出亂常的事與乃惟眚一句對看　陸實府曰愼罰之本敬則明明生於敬下擧此二等以見例肆赦賊刑乃有虞刑措之規故先有法之經而後擧此示法之權般民情變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二有字活看加重於匿情而末減於輸情所以儆頑矯

枉也　王方麓曰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向未易齊罰亦不可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敬明法意爲先
彙解過誤之中過自己生爲眚罪自外至爲災　此條卽虞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意但虞書所謂肆赦與宥乃降等之義非直免之也所謂刑乃隨其罪而制其輕重非盡殺也此條一則曰乃不可不殺一則曰乃不可殺則是以罪至於殺者言之以例其餘耳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
尙合敬明乃罰含本節意敬而明之謂詳審而燭其

情也下文即敬明之事舉二端以示法意猶今律之有名例也怙而遂之曰終小罪何以殺如竊盜罪小而三犯則其情反重小者必殺則大者可知人命罪大而有過失殺人强盜罪大而有脅從自首則其情反輕大者不殺則小者可知

能解兩端不平見得式爾者方不得已而殺之但其中有適爾者如之何可輕殺耶

按終是一意自作不典是一意終是再犯自作不典是有意爲惡式爾式訓用謂用致如此也　眚是過誤謂一時之錯災是不幸謂誤入其中適爾正與式爾對看　道極厥辜只是審時識出真情非必先自首也

講此下言謹罰而先告以權變之法也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曰嗚呼封德固新民而民之難新者罰其可已乎然罰乃民命所繫必敬慎明審不可率意任情若人犯小罪非是過誤乃其故犯而自爲不法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而其情則重而可惡苟容恕之則犯法者愈衆矣乃不可不殺若人犯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不幸偶爾如此且既而自家稱道其事輸情服罪不敢隱匿其罪雖大而其情則輕而可宥苟遂加之以刑則自新者無路矣時乃不可殺所謂敬明乃罰者如此

王曰句嗚呼句封句有敘句時乃大明服句明連大惟民其勑頓懋和句若有疾讀惟民其畢棄咎句棄咎連畢若保赤子讀惟民其康乂句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民其戒勑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孔傳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泛說政教治理不甚切

朱子曰若有疾刑人如痛在己又恫瘝之意

張氏曰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紊刑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勑懋而且和也

林氏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誠然蓋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僞爲舉

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爲仁矣
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己疾則調治無所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民必康且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
新安陳氏曰此處三言惟民其必加以後之一譬使民棄咎康乂而後可全其勑懋和也
會編此言謹罰足以化民見不可不謹罰也有敘略斷本上節意講如罪輕情重之當舍罪重情輕之當取與凡情罪之俱輕俱重者皆有一定之倫敘也明

服二字串看謂大明其輕重取舍而足以服人之心也勑者戒其惡懋和者勉於善二句泛說若有疾以下正詳其實若有疾承惟終一邊殄戮多罪是以去疾之心去惡也若保赤子承非終一邊開釋無辜是以保子之心保善也畢棄咎是遷善遠罪而出乎刑法之外有戒勑意康乂是革心向化而安於無事之中有和順意去惡保善極其誠則所謂大明服者極其至而棄咎保乂則勑懋和者無一人之不然矣謹罰之足以化民如此此敬明乃罰之所以不容不盡心也　有敘者言民之所犯有重有輕而法之所持

有取有舍皆截然不紊也明服乃一進字謂情法相得而足以服乎人未說到人無不服上到勑懋和方是去惡保善申大明服棄咎康乂申勑懋和其意一也但上合言之而下分言之耳或以明誠立說若兩時事非也
彙解有敘就指用罰說工夫全在此二字下句承此斷之耳說者多以此二字是論理下句方是工夫則時乃二字說不去　傳訓勑爲戒勑懋和爲勉於和順分明是去惡遷善畢下文棄咎康乂說但遷善本於去惡故中間用一而字小注將勑懋平說和字上

増一且字便爲三義與傳不同了　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爲保善耳
按有敘就刑之本然說時字即指有敘謂於此有敘者乃能有以大明之而服乎人惟民其勑惡而勉於和也明服已包去疾保善二意畢棄咎康乂分應勑懋和爲是康乂一說安且治一說安於治作安且治爲優安者不犯刑也治者以善自治也或云衆皆習於善而世治平也
講此言謹罰足以化民也王曰封罰之輕重取舍皆

有次序存焉時乃大明其輕重取舍之等以為畏服
民志之道惟民其戒勑於惡而勉於和順矣其實何
如若有疾然而去之恐不亟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
惟民其思出於刑有不盡去罪咎者耶若保赤子然
而護之惟恐傷則宥一人而千萬人勸惟民其以善
自全有不安且治者耶此謂之大明服而民勑懋和
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讀無或刑人殺人句非汝封又曰劓刵人讀無或劓刵人句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
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
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
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
孔疏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𪊟
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
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
氏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
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之又曰　傳疏謂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與蔡傳異

朱子曰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須改其句

呂氏說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又
曰非汝封劓刵人則人亦無敢劓刵人蓋言用刑之
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會編此戒其徇己之私亦謹罰中事兩言非汝封是
論其理如此兩言無或是戒之之辭言不可萬一有
此失也此雖重取一邊是舉取以見舍意蓋戒其不
可妄取則不可妄舍之意自見矣　陸實府曰或萬
一也大至刑殺小至劓刵皆不可參之以汝心也
又曰二字有味又字在康叔心上度其又有如此云
云也　姚承庵曰刑殺劓刵通是天之所以加有罪
者君上不過奉行之耳非汝封二字提得極醒無或
二字儆得極嚴　湯義仍曰刑非君所得用惟人自
取耳當則刑殺劓刵之而非我矣兩言非汝封者欲
其愼也徇己意且勿露恐侵無庸以次汝封句

聽月以去疾之心去惡固所以為大明服也但惡之
過嚴將或流於徇己者有矣故於此兼舉刑殺之大
小以申勉之

按刵亦重刑但不至死與殺異

講此戒其徇己也抑刑罰之用非可以徇己為也刑
之大者有刑殺焉乃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

刑之殺之也汝毋或以己意而刑殺可也又曰罰之小者有劓刵焉亦天之所以懲不軌非汝封得以劓之刵之也汝毋或以己意而劓刵可也是用罰於己固不可有所徇矣

王曰句外事句汝陳時臬句司頓師茲殷罰有倫句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　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

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孔疏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旣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　傳疏以司字連上爲句

陳氏大猷曰上章槩言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梱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爲律也衛居殷墟殷法乃殷民所安也

會編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亦謹罰意也外事是有司之事臬是刑法殷之法講畫於殷先哲王殷民素所服習者輕而劓刵重而刑殺取而刑故舍而宥過皆有倫之法也汝惟陳是法使有司之輕重取舍一師此有倫之法而用之則法有準的而民無眩惑矣汝陳時臬處就以有倫入講玩下茲字可見合上節上是用法於己不可有所徇此是示法於人惟當有所準　陸寶府曰汝陳其臬司師其倫要知臬之款

轉條理處即殷罰之有倫者必須臬陳自汝然後司得師殷也倫義理之次第也殷罰之倫爲殷民素習陳之於汝則畫一而不踰師之於司則條理而曲中以湯誥之次序行周官之法度所以陳臬也

彙解殷罰之條未必一一恰好故必曰有倫曰有倫則除御無倫一邊矣然這殷罰有倫在上文臬字中含得有了此處只重一師字

擬鏡廛衛國視王朝則爲外事矣立國之初必先陳臬臬者示以畫一如後世之刑書也殷以地言殷罰

郎衞罰是

按殷罰還是殷家所用之法或以衞地郎爲殷未是

講此言用殷法也武王又曰制先定則下可守法相因則民樂從汝今往治衞凡外而有訟獄之事不可創爲一切之法殷先王之罰輕重有倫殷民素所習者汝但陳列是法以爲有司之軌範使有司刑殺劓刵師此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耳以殷法治殷民而民無所眩惑矣

又曰句要囚句服念五六日讀至于旬時讀丕蔽要囚句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

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孔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孔疏顏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蘇氏曰服念爲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時而終無生道乃可殺

林氏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

新安陳氏曰按歐陽公瀧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每爲囚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

會編上言用法當監於殷兼大小而言此則揭言法之大者尤當致審於己也要囚罪當死者如不孝不友元惡大憝之類五六日至于旬時不必分遠近只言服念之無所不至也丕蔽者蓋求其生而不得然後以殷法斷之則用刑者不以爲濫而受刑者自以不冤矣曰服念見有矜恤之心仁寓於行法之中曰丕蔽見有明決之意義斷於用法之時也　杜靜臺

曰此又提其刑獄之重者言之要囚如今言緊要囚犯蓋入於死刑者非細故也服念正在獄辭上審念之也念之既久如其可生固從而宥之若卒無生路然後決意刑之丕蔽者但決斷既定爾蓋以殷法斷之也

彙解重服念不蔽輕言必如此乃可蔽

按服念謂服膺而思念之服膺是著於心胷之間時刻不忘或作服行解說不去　丕蔽或云只是定案然作刑之說亦無妨

講此言重要囚也武王又曰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

變者也然刑罰重大者尤宜致審今後凡遇緊要囚犯必於未決之時服膺而思念之少則五六日之間多則十日或三月之久爲囚求生道者無所不至若其可生則宥之如終無可生之機然後以殷法大斷而刑之而爲要囚者庶無復冤矣

書經詳說卷四十七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康誥

王曰句汝陳時臬事句罰蔽殷彝句用其義刑義殺句勿庸以次汝封句乃汝盡遜讀曰時敘句惟曰讀未有遜事句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孔傳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與自以爲不足

孔疏陳是法事卽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卽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一以用心不如依法不但依法使所行盡順猶有餘若不

足

陳氏大猷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

新安陳氏曰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是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欽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卽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會編此申上二節而歷致其戒也汝陳句申外事節罰蔽句申要囚節陳時臬事則以殷法示有司矣罰蔽殷彝則以殷法斷要囚矣然猶慮其泥古也故曰用其義刑義殺欲其不失乎先王之法而無拂乎天下之公也然猶慮其徇己也故曰勿庸以次汝封欲其仰稽乎天討之公而不任乎一人之私也乃汝盡遜則陳臬丕蔽之時無泥古徇己之失而有趨時順理之善向之所謂有敘者眞足以大明之矣然猶慮其有矜喜之心也故以未有遜事戒之欲其視已順若未順常懷泥古徇己之憂也用其義刑二句是戒之於未用之先乃汝盡遜三句是戒之於既用之後用字作察字看未便用也惟曰句是言其心不可作他言語末綴敬明及勑懋和等意　洪南池曰此承上二節屢推其失而戒之惟曰在心上思省非口中說話之辭也　陸實府曰法以古而信亦以古而膠以己而斷亦以己而僻武王深究法意而言　於古於今於人於己一無所拂故曰盡遜殷立其準義權其當心昭其公何等有次第惟字就心中說非知其遜而姑以制喜心也實看得未遜耳不曰未遜而曰未有遜事法意難窮事機莫測可度者理之遜也不可必者事之遜也

彙解臬事謂殷法之事傳添一與字則臬與事爲二矣陳時臬事則以殷法示有司矣罰蔽殷彝則以殷法斷要囚矣此二句輕引起下意耳用其下依傳分三段看　曰時敘緊接上文這曰字與下惟曰之曰不同　自外事至此總只以殷法言之言以殷法示有司又以殷法斷要囚然泥於殷法卻非不泥於殷法便涉徇己卻又非既不泥且不徇則於殷法盡順義而猶必歉然以殷法爲未順義也三節一意相承拂銳廑首二句雖分承上二節然只一意耳彝卽是有倫彝豈有不義第時分古今便有箇義不義師有倫正非師迹而師心　此節只重未有遜事句　曰臬曰事者如五刑臬也設是刑以加是人事也用其

二句一串說其刑其殺原在義不在我用其義可也若以爻汝封則爲汝刑汝殺矣此不過敘述之辭歸到末一句

按汝陳句多一事字卽上外事事字也　依蔡傳用其二句是兩層意而時講作一意看謂用其義刑義殺而勿庸次汝心勿庸卽是用義其說亦捷但背傳不可從　有謂此節重義刑句者是從時說照轉還是三層而歸重末段

講此告以用法之要也武王又申戒康叔曰汝於外事固監於有殷敷陳是法與事於要囚服念丕蔽罰斷以殷之常法然一於循舊將至於泥古而不通故其刑其殺必察其與時合宜者而後用之求以不失先王之意可也然過於趨時易至於徇己而自用故其刑其殺又虛心審擇勿用以就汝封喜怒之私意既不泥古又不徇己是汝今日所爲之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序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恐矜喜之心生怠惰之心起而刑罰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之哉

已句**汝惟小子**句**未其有若汝封之心**句**朕心朕德**頓**惟乃知**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孔傳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款心成王二字誤

新安陳氏曰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知所以深相孚契相戒飭也

會編上文皆言謹罰之道此則探用罰之本以起下

三節之意比謹罰推高一層看未其有若對天下諸侯言汝封之心處就含有德意下二句亦重康叔能知上不可以君臣相契乎說注中爾心之善二句是過文非正訓上句也朕心是不忍之心朕德是好生之德惟乃知者惟汝同有是心同有是德故能相信知此心德雖平而德又具於心者此意亦不可失末當云既知之必思體之可也蓋感動康叔之意　莫中江曰未其二句只重稱康叔良心上蓋惟其心之獨善所以獨能知朕心之善也要得武王踴躍感動意思未其有言諸侯之中少有也朕心朕德平看以

心契心以德契德故能知之有此心德則用罰可以無不當矣　王方麓曰平日之處心又用刑之本也慈祥惻怛之人用刑則能虛心察情而以義處法當於人心合於天理呂刑所謂惟良折獄也人謂康叔深於法不知武王取之正以其心之良

彙解末其有若汝封之心以汝之心有好生之德也故下啓出一德字心字虛而德字實不是平說亦不是互文法　下文用罰之事元惡一也不率二也皆因商俗而用懲惡之大典故於此先發其良心欲其以此心爲用罰之本也

疑問末其有若汝心欲其常存此心以行罰朕心朕德乃知欲其常思我心以行罰

講此發其良心以爲愼罰之本也已汝年雖少而心之慈祥愷悌諸侯皆不若汝惟朕知之若朕有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亦惟汝知之汝心之良如此愼罰之道非汝誰望哉

凡民頓**自得罪**句**寇攘姦宄**句**殺越人**頓**于貨**句**暋**頓**不畏死**句**罔弗憝**句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强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

人以取財貨强很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卽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孔傳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暋强也自强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絶之傳疏以用字訓自字殊不必

夏氏曰此不待教而誅之者也

陳氏大猷曰此節上下疑有缺文

呂氏曰說者以凡民自得罪以下與上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所謂刑加於自犯之罪也用刑皆如此則契公理矣所刑苟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已也

新安陳氏曰呂說奇蔡亦略取之然平心讀此五句實與上文不貫缺之良是此節自起下元惡大憝正承此不必聯上看疑有缺文也

會編此以下三節正用罰之事此節是汎舉大惡之人以爲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爲當罪也殺越人二句卽姦宄所爲之事非二擧人歸重在罔弗憝上

馬鍾陽曰既非迫於不得已又非陷於不知而自

得罪於情法無可原矣自得二字宜味見罪非自取人誰得而加之也　袁了凡曰因貨而殺越人故曰殺越人于貨罔弗憝者見衆惡而非一人之私惡也

呂氏曰豈不見凡民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爲寇賊奸宄殺人顛越人以取其貨顛越謂不死而傷于取也如畫爾于茅之于暋不畏死言其心强很殊不畏死也此解字義明晰

演重在罔弗憝句作解

講此舉罪當其刑之人也試以民之所犯言之凡人非爲人誘陷乃自爲惡得罪爲寇爲攘爲姦爲宄殺

人顛越人以取財貨此等之人强很不畏死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以加是人則無不當矣

王曰句**封**句**元惡**讀**大憝**句**矧惟不孝不友**句**子**頓**弗祗服厥父事**句服連祗**大傷厥考心**句考連厥**于父不能字厥子**讀**乃疾厥子**句**于弟弗念天顯**讀**乃弗克恭厥兄**句**兄亦不念鞠子哀**讀**大不友于弟**句**惟弔茲**句**不于我政人得罪**句我政人連**天惟與我民彝**頓**大泯亂**句**曰**句**乃其速由文王作罰**讀**刑茲無赦**句

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孔傳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於

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於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

孔疏子不遜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爲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　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爲天明白之道

朱子曰惟弔茲惟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得罪憫痛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

蔡氏元度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卽此意也

張氏曰民之秉彝民彝常性之謂也

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𣪘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如地官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

新安陳氏曰按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愼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而

後方嚴齊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有又按此章孔注甚明蔡傳從之當矣

會編此用罰以治乎民正嚴之民也元惡大憝承上節而言矧字添一層看蓋寇攘姦宄不過奪人之財貨而不孝不友則將滅人之大倫尤當以刑加之不可緩也刑茲無赦只指子弟不及父兄速字有不容緩之意由文王作罰者蓋文王威所當威則不孝不友者必其痛惡而加刑戮者也　王方麓曰本文矧字要認得出蓋殺人于貨之盜固罪死不赦而事關倫理者尤所當加之意蓋此教化本原所在也　方初庵曰舉不孝不弟而兼及不慈不友者以子之不孝而致父之不慈以弟之不恭而致兄之不友以甚子弟之罪也　俞濼泉曰不于我政人得罪大意言此等人若漏網而不得罪云耳非謂彼自來投罪也

杜靜臺曰前言殷罰此又言文王作罰何也意文王當商末造悼民之無親臣之無義特爲設此重典以懲之典　按民之不孝不弟固爲可罪然比禦人不待教而誅者不同意必教之孝弟而不從然後刑之也觀下云不率大戛及罪臣之別播敷句可見

纂解此不友專指弟言與後面指兄說者不同　父

子尊卑異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其友名　人而惟至於如此敗壞人倫滅絕天理比之寇攘姦宄其惡尤甚爲人上者若視爲泛常而不甚惡使此等人不于我政人得罪焉則民將視爲當然而天與我民的常道必至大泯滅紊亂蓋民無所懲父子兄弟之間及他人倫更有人所不忍言者矣汝其速用文王所作的法以刑此不孝不弟的人不可縱也　前言殷罰蓋殷先王之罰非紂之罰也罰旣出於殷先王則豈有於不孝不弟而獨不懲之者乎特其與寇攘姦宄輕重之間不無俟文王斟

酌之者故此獨曰文王亦互文見意也小注似有未妥且本文罰字屬上句刑字屬下句二字連說亦非

上言殷罰此言文王作罰者文王之罰皆鑒殷而作之故由文王卽所以由殷師殷亦以師文王武王錯舉而互言之以見政由商舊初無二法近述遠稽亦無二理

拂鏡塵我政人三字重政人莫先彝倫民彝泯亂非政人誰執其咎故速由文王作罰以刑之

演得罪及刑茲無赦只說子弟邊

按祗服厥父事蔡傳云不能敬事其父將下事字略了只訓大意耳依孔傳服字作行字解事作事業之事較明　天顯卽天有顯道意兄弟其一也今以天顯單屬兄弟矣　蔡傳哀字作勞字解亦是訓意看來是可憐憫蓋父母養子劬勞而遺之幼弱可憐也惟弔茲總承弔訓至　天惟云云惟字倒天字上便明

講此言用罰治民也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曰封寇攘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不過奪人財貨於大倫無斁況惟不孝不友之人有乖倫理尤爲可惡者乎子不能致敬服行父事大傷父心致父不愛其子是

父子相夷矣弟不念天道顯然之大序而不能敬其兄致兄亦不念其父母鞠養之勞大不友于其弟是兄弟相賊矣是人敗壞人倫滅絕天理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加之以子不孝親弟不敬兄之罪惟天所與我之民彝常道必大泯滅而紊亂矣刑其可已乎曰汝其速由文王所作之法刑此不孝不友之人不可緩也

不率讀**大戛**句**矧惟外**頓**庶子訓人**讀**惟厥正人**讀**越小臣諸節**句**乃別播敷**讀**造民大譽**句**弗念弗庸**讀**瘝厥君**句**時乃引惡**句**惟朕憝**句**已**句**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句

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置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　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

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孔疏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氏以訓人爲師長亦各一家之道也

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耳 孔傳與蔡傳多異故不錄

新安陳氏曰不率大戛一句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此句合缺疑

吳氏曰速由茲義率殺卽前文王所作罰刑無非義也

王氏曰休曰前言速由文王作罰刑此言茲義豈非指文王之義刑義殺乎

會編此用罰以治乎下正嚴之臣也首句亦承上而言見民不率教是不守家法者固當加之刑況臣爲民之視效其不守王法者刑其可已乎外字貫至小臣庶子曰訓人見風化所繫庶官曰長見綱紀所關小臣曰符節見職掌所在皆有教民之責者故以別

布條教言別播對汝陳時臬看言外汝所陳之事乘汝有倫之罰而別爲條教也違造民大譽一直說過節重此二句弗念三句貼此二句說言別布敷而違道干譽是弗念弗庸以病君上而非所以盡事君之道也是引惡於下而非所以盡率民之義也君指康叔引惡者民俗本惡而諸臣復長其惡也速由茲義者文王威所當威則臣之不忠者必有宜用之罰也速字與上節同　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於下而不知其由於上此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杜靜臺曰臣有導民之責若臣有不忠則民之不孝

不弟愈滋矣是其罪尤有甚於庶民者故亦曰矧别播敷者不以孝弟令民而姑順民俗之所習者也人臣背上立私不體君心以立教乃不忠之大者茲義文王之義刑義殺也　陸實府曰人知風俗之壞於下而不知其引於上外指衞臣貫下三等臣看殷民染惡日久導之以本性反覺不便順之於習染反覺便故國家立之條教所以矯民革俗而實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也乃不求快民之良心而求快民之習心不求當國之公法而求當民之私譽譽者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况出於同流合汙之口乎大凡播教移風之司多拂庸愚故常之耳目要於習俗之必革教化之必行則拂於民正所以利於君今若此是視民俗必不可回君法必不可行其勿念勿庸以病君何如者蓋教化淵源之地於此一失後且至於不及挽是民之惡未成汝反爲之向導也其病民者小而病君者大故上曰罔不憝曰大憝此獨曰朕憝罰以義起卽文王未有此殺亦率由此民彝泯亂之義而速殺之蓋作惡與導惡同科也　焦漪園曰别播敷正是造民大譽處弗念二句連上乃别二句言立法以干譽是不念不用而病君上也時乃一句又連上四句言造民譽以病君法是乃先惡於民也

彙解此節段段與不孝不友相關别播敷是别爲條教播敷於衆以庇護其不孝不友之惡也故造作大譽而惡人都稱美他他曾弗念其君誅不孝友之意曾弗用其君誅不孝友之法恁地瘝病其君使君以法壞不行爲病如此之臣乃是引長不孝友之惡者正朕之所憝也上文刑茲無赦是懲不孝友之義也此臣似非彼一類然至於引惡則與彼同科矣汝其速由此懲不孝友之義而率殺之乎率循也循法而殺之也

演茲義者是義起之法不必文王所有率殺者槪殺之也

按瘝厥君非病於君之身只是有害於君之治引字蔡傳謂長惡於下長字自當上聲讀非平聲延長之義也時講或直作引導講背傳義字蔡傳不言文王率只是大率之率

講此言用法治臣也民以率教爲善臣以守法爲忠彼民之不孝不友而不率教者固可大置之法矣况爲臣者惟外而衞國庶子以訓人爲職乃風化所繫與正官之長爲綱紀所關及小臣之有符節爲職掌

所在皆有教人之責者乃違朝廷教令不以孝友導
民任其己私乃別創立教條自上而播之下自近而
敷於遠以取悅時俗要民大譽如此不念其君委任
之意不用官守所行之法以病其君上是乃長殷民
之惡於下而於率民之義有虧我之所深惡也臣之
不忠如此之甚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文王所作之
義刑義殺戮之無赦爲臣子誣上行私之戒可也

亦惟君惟長句**不能厥家人**讀**越厥小臣外正**句**惟威惟虐**讀**大放王命**句**乃非德用乂**句 非德連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

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
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孔傳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
外正官之吏並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
之故 孔傳亦惟君句屬上節
朱子曰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
爲威虐汝之爲此欲以德乂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
已蘇氏等說懲王氏之弊一槪以寬爲說恐非聖人
刑人正法之意也 朱子是用孔傳之說
林氏曰不能厥家人如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於君

祖母以及國人也
會編此嚴之康叔而禁之於未然之辭也亦字承上
節而言蓋臣之背上立私者固當繩之以法度而康
叔一身尤臣民之覜效也不能貫至外正不能厥家
人言不能以孝友齊其家厥小臣外正言不能以忠
義訓其臣惟威惟虐正與上句相形言不能如彼而
惟事乎此也大放二句承上三句來蓋武王命康叔
以謹罰是欲以德爲治而務去之之謂也今康叔如
是則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治矣又何以責其臣
哉欲康叔本諸身以爲臣之表也　來路然曰刑威

者非德之事不能身率孝弟忠義而惟威虐以治臣
民是欲以非德爲治也　陸實府曰亦惟字重歸重
康叔身上要說得細夫不孝友不忠義者殺不赦正
謂汝以忠義孝友倡之而臣民不從也是以德用乂
也爲治者先教化而佐以刑罰無教化而惟威是繩
則雖驅民爲善是亦虐也所藏不恕而能喻人者未
之有矣 威虐二字當平看此是串說
彙解此總上兩節而責之康叔之身也能字最重工
夫全在此字上　威虐指上文刑無赦及率殺而言
蓋無身先之化而恃刑殺之用這刑殺謂之威虐矣

不身教而威虐卽是大放王命無兩層意大放只跟威虐句爲是　末句有一乃字謂此乃是非德用乂也則此句當另說大放句還屬上文不與此句一氣說

拂鏡塵亦惟語脈跟上引惡發來此節大概泛論罪坐君長以儆動康叔至下節方著康叔身上　乃非德用乂是斷語起下文用德之意德者乂之本惟事威虐德於何有

謂此歸其責於康叔也不特臣民當嚴亦惟君惟長乃臣民表率苟不能以孝友齊其家及不能以忠義訓其小臣外正而乃依勢作威倚法爲虐淫刑以逞

戕害斯民大廢棄謹罰仁民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汝且不能用上命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讀**乃由裕民**句**惟文王之敬忌**讀**乃裕民**讀**曰**讀**我惟有及**句**則予一人以懌**句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按傳疏以典爲常事以由爲用惟文王之敬忌連上乃裕民屬下有及謂有及於古並與蔡傳不合

林氏曰裕民豈他求哉惟文王之敬忌而已敬則有所尊而能順其所爲忌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爲

陳氏大猷曰敬則律己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朕念弗庸既以爲朕慼則敬忌裕民又其有不懌乎　此上三節疑有錯簡諸家皆意其然耳

新安陳氏曰前言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

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

會編此告以謹罰之終蓋必至民化而後爲謹罰之極功也亦字承上言謂欲遵王命而以德用乂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典卽文王所講畫如作罰茲義是也敬典裕民申說罔不者或速由作罰或率由茲義無往而不敬守常法也乃由者由此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懲其不率之習興其孝友之良而優游馴擾皆歸於棄咎而康乂也惟文王惟字重看言不必敷求遠惟不必別求聞由惟文王之敬忌而已[illegible]

者咎惡不務而有所不忽忌者庶獄罔知而有所不
敢此文王威威之心裕民之本也師文王之敬忌而
期裕其民曰西土怙冒厥民時敘文王當以敬忌裕
民矣我惟有及於文王而無忝於怙冒時敘之化矣
乎則法卽文王之法而心卽文王之心祗適之道以
盡謹罰之化以成蓋以德用乂而非大放王命者矣
予一人豈不以懌乎有及指裕民說觀注期裕其民
可見典是文王之良法敬忌是文王之良心通節在
有及截　洪南池曰謹罰至於裕民乃爲終終卽務
去之謂亦字氣脈從上節來言非德不可用治亦惟

不徵用威虐而敬守國之常法法者卽前文王作罰
是也裕民者以刑爲防範不以刑爲戕虐寬裕不迫
以俟民之自化也由是敬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則
不在於文王之法而在文王敬忌之心惟文王三句
一氣說裕民重在自己身上謹罰至於敬忌裕民則
罰務去而予一人之所望汝者慰矣故懌　陸實府
曰法由前古至文王百世不易皆爲裕民設兩言速
由恐民重足而立不知其中自有寬處惟在典上求
出寬裕之道故曰乃由使天下懍懍畏法不見其苦
未到優游涵泳地位敬忌分不開敬之至故見可畏

不忽乎民卽不迫乎民之生不敢於民卽不促乎
民之命非敬忌了又裕民也不曰民裕而曰裕民指
敬忌之心說有及二字正是師文王處在裕民時體
認而力企非只空空仰止我惟有及若不敢必能而
不敢不能之辭上言典詳矣從典中說敬敬中說裕
裕中說敬忌又於敬忌說及可見務去之義矣
兼解典雖是文王之典然敬典處尚未可用出文王
字　敬典之敬實兼敬忌二字之意　敬忌裕民只
一層意裕民切不可以效言我惟有及謂欲如文王
而後已也依舊只在敬忌上　曰我惟有及指康叔

之心說惟字重看言只是有及於文王而無他念也
汝亦只是無不能敬國之典法乃由這敬典以寬
裕其民薰陶涵育之耳然這國典是從文王敬忌之
心發出來所謂汝之敬典卻不當在迹上求惟文王
之敬忌是師乃所以裕民也故汝果能曰我惟有及
於文王之敬忌則敬典以裕民在其中予一人豈不
以此悅懌乎　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愼罰以敬忌終
之者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愼罰自外而本之心也
按乃由裕民連上乃裕民趕下口氣不同不可混看
敬忌二字平講或從敬典敬字轉出忌字是小巧

講此告以謹罰之終也然欲遵王命而以德用乂亦惟敬典以求裕民而已彼國之常法所訓作罰茲義乃文王之所講畫者汝必速由之刑茲無親之民率殺不忠之臣無不能敬守其法由是守法之中而求所以和裕斯民之道化不率而優游於乘咎康乂之域也然得其法而不得其心亦豈裕民之道哉彼敬而有所不忽忌而有所不敢此文王之心裕民之本也汝惟師文王敬忌之心乃期以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之裕民而無忝於怙冒時敘之化矣乎如是則能用文王之法存文王之心致文王之治蓋以德用乂而非大放王命者矣罰能務去予一人豈不悅懌矣乎

王曰句**封**句 **爽惟民**讀 **迪吉康**句 **我**頓 **時其惟殷先哲王德**讀 **用康乂民**讀 **作求**句 **矧今民**頓 **罔迪不適**句 **不迪**讀 **則罔政在厥邦**句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卽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illegible]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爲無政於國矣迪吉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

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長也

孔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

孔疏鄭以迪爲下讀各爲一通

西山眞氏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爲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

會編此武王自嚴以勵康叔欲其以德用罰也以德用罰是先德後刑之意非德行於罰之中也明思當導意要發明元惡大憝不率大戛固治之以罰矣我明思之罰非所恃以爲治者惟當導之以德使之歸於禮義安於孝友而有吉康之美可也吉康下要補不從然後刑之之意迪字兼身教言教說我時殷先二句與前往敷求殷先二句相應不言文王諸君者

舉此以見彼也蓋殷先哲王正導民以吉康者如子惠如祇懼如嘉靖保惠皆是也作求兼德化說下補刑在所綏意矧今民以下言民有可化之機正當導之以德也罔迪不適是言人性本善之意不迪罔政者言不導之以德而徒齊之以刑則非惟不足以止亂而適足以啟亂雖有刑亦齊民之具耳豈足謂之政乎此所以不可不導民於吉康而取法於殷王也

洪南池曰吉康者安於德化而得以全其生之謂若不教而殺是置民於凶危之地非所謂迪吉康也我時至作求一氣說其惟二字見急於用德而刑在

所綏意政者所以正人也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治民而至於罔政在厥邦則所甚懼也所以不可不求於殷先王而迪之以吉康也　陸實府曰講德處當含罰意刑者不祥之具非吉康也迪如引旨上路民有迫於不得已而不及安者有陷於不知而不能安者非上人開導決不能安殷先王三句正是迪吉康處導民而不求其本未能吉康也必以殷德乂民而求與之並然後為迪民耳作求即有及意惟此殷民殷先哲王以德乂之而汝若以法繩之如何得與殷先王比美須從殷先王以德乂處求之則

知迪康之道矣求殷德而康民所謂迪也迪之門即為適之路亟罔迪不適句必不適而後懲則刑罰亦為德化不迪而罰則法令無取滋章也以德迪民待其不從而後罰之乃為以已之正正人若不導以德而遽齊以刑則惟威惟虐而已豈政哉蓋言迪者必以德為政不迪以德則不足為政也若錯認以德用罰謂用德於訊鞫時則誤矣此節語氣都著武王說然自嚴亦以嚴康叔　王宇泰曰矧今以下見得不可不導之意導如導水之導民之良心盎然於中而吾特導之耳為之通其塞引其端沛然達矣豈有不從者乎

彙解我時至作求是一句其惟作求相叫應迪吉康處說此句正其實也　殷先哲王德即明德之德以德康乂其民則刑特輔德之不及而已以殷先王德者緣治殷民也然武王於康叔言文王而於自己言殷先王亦互見耳　傳云迪言德而政言刑也不迪本是不德然即為罔有刑政正見能迪者刑即是德非有二也此語甚得經旨

聽月乖和不可以言吉迫促不可以言康民之欲吉康誰不如我須就不用刑而用德上摹出吉康爽惟

迪三字要看得透徹

演重在我時其惟二句作腦見得武王自嚴畏意迪吉康是起語而所以迪之者法殷先王之德是也按爽惟傳訓明思當作實字講其惟之惟是虛字吉康與陷刑罰反看安於德化而全其生所謂迪之以吉康也　其惟殷先哲王德德字一節眼目　時字作是字看謂我於是惟當云云也　求字從等匹說為是或云探其心源非也罔政在厥邦孔傳謂無善政在其國加善字甚明

講此武王之自嚴也王曰封民之大慾不率固當以罰加之矣然罰非所恃以為治也我明思夫民當廣敷德化導之於吉祥安康之地俟其不從然後刑以繩之然導民果何法哉我於是其惟取法殷先哲王導民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使化民之功有以比美而無忝若罰則在所緩也況今茲殷民善性猶存無有導之而不從者苟不導之以德而徒以刑亦虐民之具耳安得謂之有政於國哉治民而至於罔政此吾之所甚懼也

王曰句**封**句**予惟不可不監**句**告汝德之說**讀**于罰之行**句**今惟民不靜**頓**未戾厥心**句**迪屢**頓**未同**句**爽惟天其罰殛我**讀**我其不怨**句**惟厥罪**頓**無在大**句**亦無在多**句**矧曰**頓**其尚顯聞于天**句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孔疏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按傳疏以今惟民數句為設詞其說大異爽惟亦與蔡傳異

新安陳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為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逭天之罰殛可乎爽惟天其罰殛我與爽惟民迪吉康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缺之監古義本孔傳語

會編此申上節而言亦武王自嚴畏以勵康叔也監

是監殷先哲王即上用康乂民作求之意不可不字
藏得民不靜以下意德之說于罰之行猶云以德行
罰之說即迪吉康以下是也大意言以德化民殷先
哲王所已行者予罔不可不監之以化民矣惟汝同
有應保之職而能知朕心朕德者故告汝以用德之
說於行罰之先蓋欲汝其知所監也今惟民不靜以
下正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不靜內點姦宄不率意
迪即迪吉康之迪未同應作求說此句即申上二句
天罰承民不化來惟厥罪三句又言所以不怨之意
也　來路然曰監是監商先哲王以德康乂其民不

可不三字承上不迪罔政意來告汝句即指上節謂
我教汝行罰不徒告以罰之說也必告汝迪德之說
於行罰之先迪屢未同謂商民染紂惡深雖使屢屢
迪之猶未必遽能上同商先王之治況不迪之乎此
乃泛論見得不可不迪非實事也前言罔迪不適以
民之良心言此言迪屢未同以殷民之俗染言自不
相戾況未同云者但未能匹休商先王之盛治云耳
非是全不適從也民之未化其罪皆在導民者我其
不怨中有監商先王而惟德導之之意　陸實府曰
德曰從罰曰行謂有章程可據而德非可迹求只好

說其大意
彙解汝行罰者也予卻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之中
不欲汝純任罰而欲汝德在罰先也　民之不靜其
罪不在身而在心能止其心則念慮寂然而動無違
禮矣　天以安民爲心人君必代天理民而後可免
於罰今殷民不安靜未止其心開導屢次舊習未變
未同先王之治是我上負天心而下愧君師之任明
畏天其罰殛我我何敢懷怨乎我何爲而不怨蓋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小民無知陷罪不在大亦不在多
雖至微甚少亦是上人失教之責況今元惡不率顯

然著聞於天則罰殛之加又何以自解乎此我所以
欲監前代以德行罰期汝同心合德保民以承天意
也　尚字當玩紂時民之穢彰矣至今猶尚顯聞于
天而未盡滌除也正與未同相叫應　民之罪本不
在大與多今日顯聞于天則大且多矣此武王自責
深重處
拂鏡塵不可不監時說俱指殷先王來交氣殊不貫
此須承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來此我所以不可不以
爲戒而告汝以德用罰之說也味德之說于罰之行
句肅然感刑之慘烈皆盎然德意之流行也天地之

大德曰生於修殺中益見孰謂明德慎罰可分為二
事乎
聽月反止也人心有止則安靜民未盡化便是迪之
未至故引為己罪曰不怨有監商先王而以德導民
意
須惟厥罪言民之罪大對小言多對寡言顯聞于天
指寇攘姦宄不孝不友兩節
孩予惟今惟之惟是虛字爽惟之惟訓思　因迪屢
未同而慮及罰殛非以迪屢未同即為罰殛也　此
數句便見民罪在己意下故接惟厥罪云云

講此申上節而言亦武王自嚴以勵康叔也王曰封
夫殷先哲王以德化民既有明效大驗矣予惟不可
以不監故告汝以用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天以
天下之民責之我今惟民染紂惡深被周德淺洶洶
不靜未能止其心之疾很我自克商以來迪之者雖
屢矣猶未能使之上同先王吉康之治是我不能導
民有孤天之責矣明思天其以罰殛我我何敢怨乎
蓋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而後為君之罪也苟民
有小罪即在朕躬況今庶羣寇攘姦宄不孝不弟汙
穢之德顯聞于天罪之大且多如此此我所以不敢

怨也然則汝固有治民之責者可不與我共監戒之
哉
王曰句**嗚呼**句**封**句**敬哉**句**無作怨**句**勿用非謀非彝**句
蔽時忱讀**丕則敏德**句**用**頻**康乃心**句**顧乃德**句**遠乃猷**
句**裕**頻**乃以民寧**句**不汝瑕殄**句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
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
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
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孔傳言當修己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

常法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
長久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與集
傳不盡同
陳氏經曰毋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常之法皆
起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之蔽惟斷以至誠則
能不惑於非謀非彝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
德之不顧則無內省之實猷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
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於不誠也
陳氏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

愼罰是也舍是則爲非謀非彝王恐叔惑於邪說異
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
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丕則敏德大法古人
之敏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
也慮其悠悠而欲其汲汲故以敏德言又恐其欲速
也故又欲其安汝心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
其同顧汝德顧則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也故又欲其
弘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矣
西山眞氏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自無作
怨以下數句行之優裕卽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

絕之也蓋爲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强也與前德裕乃
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用德矣
陳氏雅言曰非謀非彝卽作怨之事用康乃心顧乃
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皆敏德之事
會編此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內含不用罰
而用德意下文正所以敬之者無作怨二句不用罰
也蔽時忱六句純用德也怨與非謀非彝直指刑說
刑以殘民可怨之事也刑尚威嚴非善之謀也俾我
一日非常之法也無作弗用平看蔽字是斷然不疑
之意蔽時忱丕則敏德者謂斷以是心之誠而卓有

定見以大法古人之敏德也敏德是文考殷王商者
以及古先哲王之德丕則卽近述遠稽之意用康四
句緊承丕則句來用字貫下三句心者化民之本德
者化民之要猷者化民之謀言用是德以安汝心省
汝德遠汝謀而不尙乎刑威也三句平說瑨點不用
刑意裕乃句承上三句說歸在民化上去應保乂康
保意裕者不用刑以强其必從惟寬裕以俟其化也
不汝瑕殄總承就武王不棄康叔說蓋如是則罰能
務去德能務崇可謂助王新民而不廢王命者矣蓋
復汝瑕疵而棄絕乎此節大抵與今民將在祗遹節

相應蓋上是先言明德而說歸謹罰此是因言謹罰
而說歸明德始終以德爲主如文考顯民處只是德
也　洪南池曰敬哉二字貫一節言無作二句蔽時
忱六句意思直下言勿如彼而惟如此也敏德卽明
德丕者不以一善自足則卽近述遠稽用字言用古
人之德以康之顧之遠之也本來之德原不忍殘其
本來曰顧刑名取快於目前德化需遲於永久曰遠
裕卽由裕民之裕寧卽吉康之地刑罰非裕也敬典
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本裕也純用
德化刑罰不試而民自定故曰裕乃以民寧不瑕殄

指能崇德去罰言　陸實府曰前是明德以洽民必無一民不化乃爲明此用德以裕民惟求之已而民之化否俟之而已裕寍比由裕深一步前主刑言此主德言裕便是寍曰以民寍者全於裕處使其自寍毫無驅之之意不曰民裕而曰裕民亦著康叔身上說

彙解勿用非謀非彝卽無作怨之實小註爲是　法古人之敏德而曰斷以是忱曰大法者蓋古人之德前言之備矣此則丁寍之以必然之辭　用字承丕則敏德來貫下三句言乃心之善固契朕之心矣然

或拖惑於刑罰之用則危殆而不安矣必用此古人之敏德以康之焉下二句倣此　顧乃德者常有以自省已德而知其所未至也遠乃猷者懷永圖以壽國脈於無疆也曰心曰德曰猷總之則德也率是而行寬裕以待民之自安此明德之用不用罰而用德之極功也　康顧遠俱是著力字眼裕字無工夫裕乃句緊承上三句此句只是純用德化之意不可以效言

宙合蔽時忱三字重蓋作求敏德等意前皆已見此不過欲其勇斷深信而力行之耳古人之德繇敏而成法古之道纔有怠緩悠游之意便不濟事必以聖人爲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言誠丕則應前弘天說將古今之理會成一片何大如之

按此節喫緊處在蔽時忱句　敏德就古人現成說不用深講　忱曰蔽則曰丕俱極力形容之辭　時是虛字則是實字　遠乃猷與上二句相聯裕乃句又是一轉不可以遠裕連看

講此武王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又歎息以呼之曰封天下之事以敬而成以怠而敗其敬之哉刑以殘民可怨之事汝今無作可怨之事謀必求其盡善

法惟貴於守常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也惟以古人之敏於德者斷以是誠心而大法之不始勤而終怠不自安於小成用此以安定汝之心而不陷於慘刻用此以省念汝之德而不流於私慾用此以弘遠汝之謀而不爲淺近之計忘後日之患但寬裕不迫用德而不用罰乃以待民之自安我之所以戒汝以敬事者如此誠能勉而行之則爾德既純我必不以汝爲有瑕疵而棄絕之矣

王曰句嗚呼句肆汝小子封句惟命不于常句汝念哉句無我殄享句明乃服命句高乃聽句用康乂民句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
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
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孔傳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
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　孔傳享字連下明乃服命爲句高乃聽指先王之言
與蔡傳大異不全錄
爾雅曰肆今也
復齋董氏曰肆語辭如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
辭也
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
也服命卽所服受之誥命高乃聽猶尊所聞
會編此總結一篇之意所謂以天命結之者蓋康叔
承文考大命之後而有助王宅命之責故望之以上
延天命也然實有保殷民意在首三句言天命無常
而當保明乃服命以下正保天命之道無我殄享緊
帶念哉句講服命是侯國所服受之誥命卽明德愼
罰是也高乃聽卽尊所聞行所知之意與上句一連
講用康乂民者言以是治民使入於明德之中而出
於刑罰之外也末補出天命言民安而天命與之俱
安不常者可以常矣　來路然曰念哉以天命爲念

也殄享雖在君亦天命也明乃二句一氣說服此命
而用康乂其民則民心安天命與之俱安正所以念
天命而保其所享之國也　袁了凡曰出於武王爲
命聞於康叔爲聽斯之而不紊曰明尊之而不忽曰
高　明德愼罰國一康乂遂以用康乂民總結兩邊
彙解惟命句泛論理念謂因天命而念非卽念天命
也觀下明服命高聽用乂則所念可知無我句緊帶
上說殄卽是不能保天命須補出不善來方接得下
明服命時說從傳然玩經文小註爲優　明者明
其旨也高聽者尊而行之所高聽者卽是服命高聽
比明字進一步
宙合傳云侯國服命正與微子愼乃服命相同明於
有國之制度則聽上指而康乂民有服命者之責也
或以服行武王之教命解似與侯國說不去
按無我殄享直解云勿令爵土之封自我殄絕而不
享也我字是代康叔言他講多於我字上添使字則
我屬武王　康叔與微子不同服命當從時說　此
節雖以天命爲重而究竟只要康乂民康乂民明德
愼罰俱在其中
講此以天命儆之也曰嗚呼肆汝小子封皇天之命

予奪無定轉移在呼吸指顧閒何不常也汝其念此
不常之天命而思以保之哉毋爲不善使我殄滅汝
所享之國可也蓋明德慎罰吾之命汝者汝既服而
受之矣是在明汝服命兢兢然尊所聞行所知以高
其聽不可畧忽我之所言用以安治其民使入於德
之中出於罰之外焉斯已矣知是則善在我而天命
可常又何殄享之有

王若曰句**往哉封**句**勿替敬典**句**聽朕告汝**句**乃以殷民世享**句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

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孔傳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順從我所告之
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
孔疏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
也
朱子曰殄享世享皆享於天子
李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爲言是知致
敬之道乃修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
莫大於此
新安陳氏曰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於敬五典

耳勿替所當敬之典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篇將
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聽則殄享不善而失之
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
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末復以
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
而力行其言衞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爲長久吁豈偶
然哉典不拘定五典
會編此飭遣就國之辭所謂以殷民結之者蓋康叔
承文考時敘之後而有助王新民之責故望之以下

繫民心也其實有保天命意在典字與上節命字同
亦兼明德慎罰聽朕告汝即上節高乃聽意緊承敬
典講言勿替汝所當敬之典而聽朕所言以服行之
可也乃者難辭乃以殷民世享者言必如是而後能
乂民以享國也曰世享則不惟康叔無殄享之患而
子孫永無殄享之患矣此與上節雖分天命殷民然
上曰乂民則天命實本於民心此曰世享則殷民實
關於天命須通融看　杜靜臺曰敬字無力勿替二
句一氣說勿替著自家勉行上看聽朕句重在遵君
命上必如此乃能化服殷民而世享國祚也國與民

相須者也民危國亦危而君必至於殄其所享之國民安國亦安而君可以世其所享之國也此節與上節雖以天命殷民相對實則上節繳一篇之意末節乃仿遣之辭也勿平　陸實府曰一明德愼罰也體之身心爲服命著之令甲爲典常康乂民之福也世享則不特民受福而子孫亦受福矣至於世享命有不常哉兩節二聽字相關曰乃聽曰聽朕實實在自身上體會

彙解敬典上文已有了此處只重勿替二字

宙合敬與泛以侯國之典法言不止上文愼罰之典

勿替有永守意以殷民世享照轉上節命不于常之意切勿以二節天民平對

講此末仿遣之國而惓惓於殷民也王乃呼康叔丁寧之若曰明德愼罰我既諄諄以告汝矣封汝往之國不可廢所當敬守之常法聽我告汝之言語而服行之德務崇而罰務去乃能使殷民安而國亦安世享東土之封而子孫永無殄享之患矣封其勉之哉

書經詳說卷四十八終

書經詳說卷四十九

牟陽冉覲祖輯撰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　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

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於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既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

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孔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孔疏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康叔時實爲牧而所戒爲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亦指爲君言監卽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太宰之建牧立監也

朱子曰當初周公使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必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他

乘醉以語言離閒之曰你是兄卻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獃想得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於孺子這箇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所以使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中閒想煞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槩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在　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答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

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

新安陳氏曰此篇初以酗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爲康叔言但責之康叔使明戒酒之命於國人後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末云矧汝剛制於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說約以明大命爲一篇綱領乃穆考四節述文王毖酒之誥妹土二節武王自述毖酒之教也封我西土節申言文王毖酒之教之大云康叔以明大命之意也我聞惟曰二節述商君臣以毖酒而興我聞亦惟曰節言商受酗酒而亡予不惟節承上結興亡之意欲康叔明大命以監其亡而勉其興也汝劼毖節言

毖臣尤當先乎己是明大命者當端其本厥或誥曰二節言待臣當寬乎民末二節言治臣當先乎民是明大命者當知其要

删正首三節總誥謹酒之意文王五節歷敘文武之訓而以受命結之我聞四節謹勸戒也汝劼毖一節正其本也末四節詳其待小人君子者而重有司之責焉

近指酒誥一書丁寧告戒意甚嚴切及讀朱子論三叔監殷管蔡爲商頑民以酒所中流言公不利於孺子幾危宗社本書大槩爲此而發從來無人悟及此

意此誥疑周公所作

王若曰句**明大命於妹邦**句命連大

妹邦即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
也

孔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
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宜作武王

孔疏此妹與沬一也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爲朝歌
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
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爲鄉也妹屬鄘紂所都
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

薛氏曰妹古沬字沬水名因水名地

新安陳氏曰提起頭說今明大命於妹邦大命即
下文是

命編大命即武王教妹土臣民之命明字撮篇內大
意講有敷布闡揚之意如近監文王之誥毖遠監有
商之興亡明之於臣而使其盡臣職明之於民而使
其勸民事也　王宇泰曰大命即武王毖酒之命只
用後面妹土二節先之以盡孝盡忠之規而後繼之
以洗腆用逸之訓因其良心之發而引導之可以使
人爲孝子爲忠臣其命之大何如也

講此武王誥康叔毖酒之訓也王若曰商紂酗酒天
下化之妹邦之民染惡尤甚汝往之國其以訓臣民
之大命宣布而播揚之以戒其臣民可也

乃穆考文王讀**肇國在西土**句**厥誥毖庶邦庶士**讀毖連誥
越少正御事句**朝夕曰**句**祀茲酒**句**惟天降命**讀**肇我民**
惟元祀句頓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
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
世次爲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
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

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爲
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孔傳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
岐周之政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
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惟天下教
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祀

孔疏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爲穆以周
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按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爲
昭不窋生鞠陶爲穆鞠陶生公劉爲昭公劉生慶節
爲穆慶節生皇僕爲昭皇僕生差弗爲穆差弗生毀

揄爲昭毀揄生公非爲穆公非生高圉爲昭高圉生
亞圉爲穆亞圉生組紺爲昭組紺生太王亶父爲穆
亶父生季麻爲昭季麻生文王爲穆據世次偶爲穆
也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言太王爲穆而子爲
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爲昭而子爲穆
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
昭則以文王爲穆其子與武王爲昭又曰邘晉應韓
武之穆以繼武王爲昭也　告勅使之敬愼故曰告
愼其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爲士則
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

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
意所爲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天
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
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
祀孔以爲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爲始誤也
新安陳氏曰按昭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
考爲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
如何訓耶穆穆之證非也
王氏炎曰官正曰長亞曰少御事治事之臣也有正
有少

林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
矣
會稱乃穆考以下四節述文王誥毖臣民之言以示
康叔言文王於庶邦猶誥毖之如此見康叔不可不
誥毖於妹邦也肇國西土是始受命爲方伯時庶邦
貫庶士少正御事庶士官之正也少正官之貳也御
事凡治事之臣也包本國在其中日庶邦見無一地
之不誥曰庶士少正御事見無一人之不誥曰朝夕
見無一時之不誥也祀茲酒者言惟祭祀則用此酒
以薦馨香以達神明非謂用之以飲福也要見祭祀

之外皆不可用意惟天二句又推原作酒之由以明
祀茲酒之意也言天之降命本爲祭祀如此則酒固
用之以祭神者而人可用之以自奉乎與下飲惟祀
不同　董思白曰稱肇國在西土便見去紂甚遠非
若妹邦染紂意　陸賓府曰明德惟馨所以薦明禋
而表休享非酒不達酒雖非祀本而比牲帛圭祝爲
切要故因祀而有酒也　王宇泰曰祀茲酒者惟祭
祀乃用此酒也所以然者蓋以天始令民作酒者以
祭祀非酒則無以薦其馨香故灌地降神取其氣下
達求諸陰之義也是酒之作爲大祭祀而已非以資

人之酗飲也

彙解觀小大邦用喪之語是戒其國君則此庶邦中當含有國君在　天降六字一連降命卽指肇民說酒字當補於祀字之下言天降命始初生民之時惟只元祀而後用酒也傳及諸家都以降命作降酒之命說細玩經文不然

按毖只是戒字意謹字可刪庶邦宜兼諸侯可以意會　天如何肇命用酒只是人爲皆天所使謂之天命亦可　祀爲大事似不必指定郊廟

講此述文王毖酒之大訓也且汝知文王之訓戒臣民乎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之日斯時也爲西方諸侯之長而庶邦皆其所統理者故憂其湎酒乃誥毖庶邦之庶士及少正御事之臣朝夕戒勅之曰酒不可用也惟於祭祀之時然後用此酒焉所以然者惟天降命始令民作酒者亦惟爲人行祭祀之大禮非酒無以爲灌獻也夫作酒既爲祭祀則用酒必於祭祀外此不可用也明矣

天降威句**我民用大亂喪德**句**亦罔非酒惟行**句**越小大邦用喪**句小大邦連**亦罔非酒惟辜**句

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孔傳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

孔疏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

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識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

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
也
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
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
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困
卽天降威也
林氏曰酒人所爲而以爲天降命人以酒喪德喪邦
皆自作孽而以爲天降威蓋古人於事之成敗未嘗
不歸之天天雖高高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
之俱者則人之所爲孰非天之所爲哉

陳氏曰朝夕曰之下此文王誥毖庶邦庶士之辭
新安陳氏曰天降命與天降威相對觀蓋酒之初意
本爲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
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邦喪德者亦此酒
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
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懍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
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
史氏漸曰吾竊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
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
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

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爲禁防者傳
爲子孫法焉
會編此言酒禍以戒庶邦也承上言酒之作由於天
命固當究其原而不可用矣然酒之禍出於天威可
不思其害而知所戒乎首句虛喪德喪邦卽降威之
實民與君就庶邦而言非酒惟行惟辜者猶云皆酒
之行皆酒之罪也惟字甚輕此節與上節相承看夫
旣知有降命之天而又知有降威之天則庶邦於酒
宜知所節矣　洪南池曰內迷心志外失威儀正是
大亂喪德也此雖指臣民並言卻要見酒禍大不重

民上　以民與邦對稱則誥臣而民亦在其中
彙解大亂喪德十字中不可添酒字說降威者降禍
患也以爲降酒禍則下面酒字說不去　行惡行也
按兩用字跟降威說非謂用酒也時講多牖斷語氣
大亂喪德四字迷志亂儀總是喪德　惟行惟辜就
酒說極有味但語氣極難體貼或作敗人之行致人
於辜亦可從　惟字作是字看
講此言酒之爲禍甚大也承上言夫酒之爲物本以
供祭祀後人不知本意縱飲而不知節以自取禍是
卽天降威罰於人也我民用大亂喪德而心志威儀

之不治亦無非酒之爲是惡行耳及小大邦用喪而國家社稷宗廟之不保亦無非酒之爲是罪過耳若之何其不謹哉

文王誥教小子句**有正有事**讀**無彝酒**句**越庶國**頓**飮惟祀**句**德將**頓**無醉**句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飮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孔傳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飮酒於所治衆國飮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今講以臣之小子言

孔疏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爲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爲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　前文王戒酒以爲所供當重飮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飮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飮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飮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

將無令至醉

陳氏大猷曰此文王又誥教庶邦庶士之小子

林氏曰禁於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

蘇氏曰溺酒則正事曠矣故不可彝酒

林氏曰無常者非不飮也蓋不可非所當飮而飮之故於庶國之飮者惟因賜祀胙而已

呂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中無所主則爲麴蘖所迷矣

新安陳氏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天理足以制人欲也及亂而燕喪威儀無德以將之故耳

會編上文誥庶邦而小子已在其中然以其尤易喪德故專舉以告之耳此節誥臣之小子也有正是已有爵位者有事是無爵位而已有職役者無彝酒是戒之之辭言有官守而常於酒則瘝厥官有職業而常於酒則廢厥職故必思降命之由畏喪德之禍而無常於酒可也飮惟祀惟字重看此句示以飮之時德將句示以飮之節二句與上相形看不可分上爲本國下爲庶國誥小子處已對庶國言而包本國在

內矣越庶國飲惟祀者謂及汝庶國可飲之時惟在祭祀也正見得不及此時不可飲之意曰惟祀則是所以歆神之賜而非所以從己之欲曰德將無醉則內不至於心志之荒而外不至於威儀之喪既以盡臣道而亦遠酒禍矣　賀道星曰小子兼本國他國渾在內越庶國句拖本國來常飲固不可絕飲亦不可故戒之以無彝酒而又開之以飲惟祀然謂之惟祀則非祀之時不可飲亦卽無彝酒意二句總一意德將句又跟飲惟句生來　陸賓府曰與下節俱重德字謹德則酒不戒而自遠矣此戒之本也當其幼

小卽以此戒待欲寶漸開而訓之則難爲力矣飲惟祀見非祀則不飲卽祀尙不可醉況常時而可縱乎祀茲酒者用以祼獻非爲其人之飲也飲惟祀者用以歆神之賜非以爲酣醟也　盧鉉卿曰惟祀與祀茲酒不同前專言祀神此則有飲福之禮有享尸之燕在告庶國而舉當飲之時又及止飲之節卽無彝酒意上下互見耳將持也自持德飲也

彙解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或云卿大夫之子弟然觀下日有正有事則是有職位之人非子弟也

拂鏡塵餘書云將持也謂心志之操存四體之拘檢適乎日而言不但飲酒也然以德自持則觴政亦有數矣何至於醉

聽月兩無字一惟字是緊關字眼上三句渾說不可分此三句爲本國下爲庶國蓋交互辭

按越字訓及字須補本國方襯出及庶國意若訓於字便可廬還訓於庶國之中惟祀而飲福也

講此述文王誥教小子之訓也夫文王旣統告羣臣矣而羣臣之中又有小子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者故又專誥教之曰汝小子有以官爲守者有以職爲業者飲必於時無常於酒可也故自本國以及庶國

小子飲酒亦惟在於祭祀之時然其飲也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焉蓋有時而且有節也

惟曰句**我民迪小子**句**惟土物愛**句土物連**厥心臧**句**聰聽祖考之彝訓**句**越小大德**讀大德連小**小子惟一**句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德大德

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孔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

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小大德典蔡傳異

孔疏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爲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

薛氏曰糜穀爲酒非愛土物也

呂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欲其合而爲一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

西山眞氏曰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廸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於耳者熟聽之聰則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小焉謹酒非小德則湎酒非小過亦明矣

會編此節誥民之小子也上三句述其祖父之訓辭下三句勉其子孫之守訓必述其祖父之訓者其家人父子之言尤所親信也惟字重看惟土物愛則務本節用之心專而縱欲荒淫之念息必不至於湎酒矣故厥心臧曰臧者言必不至於喪德也彝訓是常常訓導之意正指上二句言聰聽者欲其聽之審而服行之也小德指謹酒大德汎指綱常謹酒雖曰小德然縱而無度亦爲大德之累故必視之如一而謹之使土物之愛不奪於崇飮之私厥心之臧不喪於沈酗之習大德固不踰閑而小德亦無出入斯無負於祖考之訓也如是則能守家法而可以遠酒禍矣

此節重勉小子兼教民垂訓意觀注常字當字可見來路然曰惟土二句正是祖考彝訓而文王述之也聰聽三句勉其遵訓之道惟土惟字極有意味言惟愛此而不及於愛酒也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故云厥心臧心臧有孝養父母能盡綱常倫理意思謹酒一端其爲德誠小然縱而無節必至殺身忘家安得不爲大德之累大小勿平重小邊惟一處正聰聽處　姚承庵曰我民迪三句教父兄所以立訓聰聽三句教子弟所以承教也

彙解惟曰者武王述文王之言也惟土物愛厥心臧是祖考之迪辭聽聽以下又是文王自示小子也傳中亦常訓導其子孫這常字爲彝字而說俗本易以當字非言將謹酒小德與大德一般看莫爲細行虧其大者也

聽日飲酒者以爲無關大故不知忽小不戒必縱而喪德喪邦此豈小失乎惟一不作大小見安在於謹酒之非大德也不可說綱常大謹酒小此說亦有從者

按惟土物愛厥心臧二句不惟可以戒酒且可以勸農信是田家要語　越當訓於

講此教民以教小子之訓也然民之小子尤不可不謹也故文王告民之辭惟曰我民之爲祖父者當常訓導其子孫惟勤稼穡服田畝而土物之是愛如是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念日生矣爲子孫者亦當聽聽祖考之常訓不可縱欲於酒以謹酒爲小德而不加之意也於小德大德小子惟一以視之而交致其功可也

妹土讀**嗣爾股肱**句**純其藝黍稷**句**奔走事厥考厥長**句**肇牽車牛**句**遠服賈**句**用孝養厥父母**句孝養連**厥父母慶**讀**自洗腆致用酒**句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按傳疏純字連上句自洗斷腆致連其云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尤大異故不錄

葵初王氏曰既種黍稷肇牽車牛民以農爲本賈爲末

西山眞氏曰妹土之民久染沈湎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於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於理爲長

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武王通教妹土之民與臣及康叔也蓋欲妹土臣民與康叔先藝黍稷後遠服賈以嗣續其股肱之力而其用心惟在於事考長養父母不敢分心於他適也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亦風俗之厚也服田與服賈者皆以孝養爲先尙矣敢於縱酒哉

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使用酒者聖

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閑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會編此武王誥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於妹邦者嗣爾至厥長是務農以事親肇牽車至父母是服賈以事親爲農爲商仰足以事而親心悅矣由是承親之歡以適己之志雖洗以致潔腆以致厚亦何過哉奔走在奉養上說對孝養看此欲其盡子道以用酒也與文王惟土物愛同意　杜靜臺曰自洗腆致用酒蓋奉親之時燕樂於一堂之上則自家雖飲之豐潔亦不爲過耳得親之慶而後飲於奉親之時則其飲亦自有節此其教民之微意也　民有爲農爲商不同故兩言之然農以務本居多商以逐末居少故注於敏於貿易加一或字慶在飽食煖衣上看

彙解自洗腆內已是說用酒奉父母了致用酒纔說因父母而致自己用酒也　上言考長下言父母互見耳至父母慶不及長者略之也然文王言祀茲酒而武王又廣開其端者蓋死之祭與生之養皆所以事其父兄事異而義同也下於臣言羞耇者蓋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皆孝弟之行也而已仕之人於出一邊尤著

拂鏡塵農事王業根本卽人生根本商賈只帶言嗣爾股肱作一頭終歲勤動無時閒歇故曰嗣下純其藝二句務農也肇牽三句兼商也通本嗣股肱來純者專一之意奔走不是服勞只是勞力以奉養耳肇對遠看起家而行遠也肇訓敏無謂農商亦隨便爲之非必貲其兼舉父母慶慶仰事有需也自洗腆自字非自己之自乃自此之自致用酒者致之於親而同其燕樂示非私飲父母慶喜其務本力業不爲遊蕩之子卽迪小子之心非慶得養而已

浙嗣字純字肇字服字是著力字眼

按嗣爾句只就農邊說爲捷肇依傳訓敏用孝養用字只作以字看用酒之用乃謂飲酒也厥父母慶雙承慶以得養而喜是就父母一邊言以子不遊蕩而喜是就子一邊言二意可相貫用之自還作自己之自洗以爲潔腆以爲厚且留致字下面另說若謂洗致潔腆致厚則是洗腆致三字連不成句法　自爲洗腆之飲食致之於親而因以用酒用酒以父母爲主而已亦在內

講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爾妹土衆百姓我非禁汝不飲但酒亦有當飲之時如務農者能勤其四肢嗣

績汝股肱之力大修農功樹藝黍稷不憚耕作之勞奔走以奉養汝父兄其次或爲商者能敏於貿易牽車牛以載貨物遠事其商賈以商賈所得者用爲孝養之資爲父母者見得汝務本勤力不爲遊蕩之子則必喜慶然後自洗腆其飲食致慶於父母而用飲酒於家庭以自燕樂則既足以承父母之歡又足以篤天倫之樂亦何不可外是則不可飲矣我教妹邦之民如此

厥士有正（讀）越庶伯（頓）君子（句）其爾典聽朕教（句）爾（頓）大克羞耇（讀）惟君（句）爾乃飲食醉飽（句）丕惟曰（讀）爾克永觀省（句）作（頓）稽中德（句）爾尚克羞饋祀（句）爾乃自介用逸（句）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句）（正事連）茲亦惟天若元德（句）永不忘在王家（句）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

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按傳疏語意不聯與蔡傳大異不錄

林氏曰先王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凡以致其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差則庶幾能進饋食於祖考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其元德乎

呂氏曰開人飲酒之門不過奉親養老祭祀三節皆自其良心發見處開之也

西山眞氏曰此乃武王誥教庶正庶伯之辭欲其能長自觀省每有動作必稽於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卽中道也卽身而言則曰中德卽事而言則曰中道

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以稽中德爲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於羞饋祀而非祀不飲以此乃可爲王正事之臣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可充之爲大德也德之一字爲酒誥一篇之綱領譬之數千丈

渾之一寸膠也上文之德將無醉下文之經德德顯
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應云
會稱此武王毖臣之大命欲康叔明之於妹邦者君
子貫上兩樣人典聽欲其聽之常而無少懈朕教卽
爾大克以下是也羞耇指養老說如執爵執醬割牲
奉俎之類合誠敬之德在內對下中德且應元德字
醉飽只就養老時言羞饋祀指祀外神說觀省二字
有工夫觀是反觀於身省是內省於心作字兼念慮
之發營爲之際俱指已動之後言故曰無過不及之
差稽字是合字意二句是交神明之本連饋祀句一
串說對上羞耇看用逸只就祭祀時言蓋養老而有
導飲酬酢之禮祭畢而有飮福享尸之禮二者皆可
飮故也與文王無彝酒飮惟祀同意爾玆字總承養
老事神而盡用酒之道說以盡臣職得天眷平看蓋
臣之所治者事也今能盡養老祀神之事而無沈湎
之失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職矣非惟王正事之
臣乎天之所順者德也今能有養老祀神之德而無
燕喪之愆則王家之眷顧卽天心之所在矣非天若
元德而不忘在王家乎不忘緊帶天若看　自介猶
强食自輔之意　朱養純曰養老有獻酬交錯之禮

祀神有旅酬享尸之禮故可飮只是一時用之耳非
謂旣盡二事以後可常飮也羞耇饋祀謂之克者不
徒飮食備物而已實能盡其尊年之道對越之誠也
飮食醉飽只重用酒上食飽字不必太拘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九字爲句作者動也營爲念慮皆就發
動處說故中著無過不及用上著反觀於身貼營爲
之際內省於心貼念慮之發爾克與下句一串說言
養德而能盡事神之誠也介者享神爲正而我後飮
是副之養老事神二者是人臣之事之德能盡卽爲
正事爲元德永不忘正是天若處　董思白曰當羞
耇之時而曰飮食醉飽則耇老在前必無縱飮之事
可知當饋祀之時而曰自介用逸則神明在上必無
縱飮之事可知矣　張同初曰重惟君上養老者君
之惠惟君者儼然君實臨之敬之至也飮食醉飽則
亦奉君命矣　稽字無工夫重觀省上
棄解民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
朕教　惟君還屬上句謂養老者君之命也爾大能
養老而惟君之命焉　非以臣人之職盡於羞耇饋
祀二事正以飮惟祀飮惟羞耇言其無彝酒耳謹酒
如是則信爲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

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淸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　典聽朕教截下以羞耇饋祀及爾爾字爾乃字平對　正事若元德不爾平若元德承正事來重元德邊

聽用爾克永觀省二句對爾大克羞耇一句爾乃自介一句對上爾乃飲食一句茲乃允惟三句以盡臣職得天眷平看或重得天眷上以下二句根上臣職盡來更好不忘者只是永保祿位雖君用之實天眷之此即天若元德也養老盡其誠敬事神作稽中德便是元德非下一層看

按惟君姑依時講作君命說丕惟曰傳只云大言似將惟字帶過而時講俱謂大爲爾思曰亦通羞饋祀羞字作進字解　自介只是自助自養意不必深講

正事之臣實講其能治事事字亦與羞耇饋祀關照　元德只是大德亦指羞耇饋祀之德若訓順即眷佑意

講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曰庶士有官守及庶官之長之數君子其常常聽我毖酒之戒而無忘臣職莫大於養老而養老君命也爾大能盡誠敬執爵奉俎

以養老而惟君之命是行此時有勸飲酬酢之禮爾雖既醉既飽亦爲無傷矣我又爲爾大思而言曰臣職莫大於祀神爾能常常反觀於身內省於心未承祭時念慮營爲之際悉稽合乎中正之德無過不及之差則祀神之本立而德全於身矣由是禮所當祀者爾庶幾能進犧牲粢盛之饋以祀神此時有飲福享尸之燕爾可以歆神之賜自介副而用逸以爲燕樂也夫臣所治者事茲能盡養老祀神之事而後飲酒則不妨正務而職業修舉信惟王治事之臣矣天所順者德茲能有養老祀神之德而後飲酒則大德無虧而天心簡在亦惟天順元德長享祿位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我教妹邦之臣如此爾其以此明於妹邦可也

王曰句**封**句**我西土棐徂邦君**讀**御事小子**句**尚克用文王教**讀**不腆于酒**句**故我至于今**讀**克受殷之命**句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

孔疏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傳疏以棐徂爲文王以道輔訓往日邦君及治事之臣與尙語氣不聯

故蔡傳以爲輔文王

西山眞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

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酗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吳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爲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尙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

新安陳氏曰上文言邦君以下用文王敎故武王卽以我受殷命承之若以爲周公之言則是用文王敎之下略無一字及武王周公敢自謂我克受殷命也我受殷命武王可自言周公不可言不待明者而後知也

會編此言文王毖酒之敎爲甚大見康叔不可不明大命於妹邦也中祀茲酒以下三節言邦君卽庶邦之君御事卽庶士少正之類小子卽有正有事之小子文王敎如誥毖羣臣則戒以喪德喪邦誥敎小子則訓以無彝無醉是也尙克用二句一氣看故字承說言惟其如此故君臣合德足以答天而垂休於今

日也文王毖酒之敎有關於天命者如此我之大命蓋述文王之意者也康叔不能明之於妹邦何以保天命於後哉　王方麓曰用文王敎邦君御事用祀茲酒之敎小子用無彝酒之敎也　陸實府曰平日薰染於文敎故不腆酒克用有身體服膺意文王立敎時卽見毖酒所繫甚重關世道民風關天心國運故告戒無已非爲一酒諄諄者　虞素心曰上旣敎妹土欲其聽毖此又提西土先時聽毖事以贊決之上下兩克字相應此節非第言毖酒之效重邦君御事克用文王敎以儆康叔不可不明大命意受命非止不飮觀下商君臣不自暇逸各有許多職業則在邦君御事小子可知

挑鏡塵受殷命三字可玩見周所受者卽殷所喪令人猛省言外便見羣臣輔我於今日者而欲保殷命大命不可不明

宙合觀羣酗有喪邦之災則毖酒有興邦之福可知言受殷之命以起下文殷之所以喪命正周之所以受命也

按棐徂二字甚拗倒看頗明謂往日輔我文王之人也尙字雖訓庶幾意然卻是已然之辭

講此言毖酒之敎所關甚大也武王又呼康叔之名而告之曰封汝知文王毖酒之敎爲甚大乎昔我文王撫有西土臣民之湎於酒者諄諄有以敎之故凡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庶幾能遵用文王謹酒之敎不敢厚自用酒是以內則職業修舉外則俗化丕美而克上當天心故我至於今日能受殷命以有天下實文王毖酒之明效也今之大命將以保天命於無窮可不有以明之哉

書經詳說卷四十九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

牟陽冉覲祖輯撰

酒誥

王曰句封句我聞惟曰讀在昔殷先哲王句迪畏天顯小民句經德秉哲句自成湯頓咸至于帝乙讀成王畏相句惟御事頓厥棐有恭句不敢自暇自逸句矧曰頓其敢崇飲句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於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孔疏以周受於殷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爲戒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部上迪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　飲必待暇逸猶不敢暇逸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　傳疏以迪畏天一截顯小民一截其說大畏不全錄

林氏曰經德秉哲乃商先王持養到處

陳氏大猷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
王氏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事兼小大之臣
皆可稱也
新安陳氏曰上文言周受殷命故舉殷之以酒興亡
以爲戒此先言殷先王以不湎酒而興也迪畏以下
數句與崇飲相反迪畏天民則常若上帝之臨汝常
見小大之難保敢縱酒乎一縱酒則玩而不知畏天
顯雖可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
恤矣常其德持其哲則有守而不昏必不縱酒一縱
酒則酗於酒德而所守變荒迷於酒而所見昏矣畏

相棐恭不暇不逸則有敬畏無暇逸必不縱酒一縱
酒則君臣淪胥醺酣之場而荒耽逸豫不暇顧矣商
人以尚敬爲法尚飲爲戒曰畏曰恭皆尚敬之謂也
尚敬則百善成尚飲則百邪生
西山眞氏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
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旣一於敬舉天下之物欲不
足以動之况荒敗於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爲消長
之幾宜深味之
會編此下二節言商之所以興欲康叔法之以明大
命于妹邦也重成湯垂統上天顯諭天理之顯然者

迪畏句虛講迪就事言畏就心言經德秉哲卽迪畏
之實也德者天顯所在治民之本也經德如日躋聖
敬懋昭大德而不爲外物所閒之謂賢者天顯所資
治民之輔也秉哲如克知宅俊旁求俊彥而不爲小
人所惑之謂要發迪畏之意迪畏中就有不暇逸不
崇飲意了此成湯所以爲垂統之善下君相皆本成
湯來成王是法湯之經德以成德畏相是法湯之秉
哲以禮下其心一迪畏之心也厥棐有恭是以經德
秉哲之事責難於君其心亦迪畏之心也俱以天民
貫御事只指後王時言不敢暇逸二句總繼世君相

在內不必承成湯商之君相不敢常飲者蓋方以修
德爲務自不敢崇飲以至於喪德方以保邦爲急自
不敢崇飲以至於喪邦也通節謂成湯以敬畏垂統
故嗣世君臣皆敬畏而不湎酒也　王宇泰曰上文
言周受殷命而衞又殷墟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爲
戒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
以荒腆而亡也此二節重湯之垂統以倡後說　姚
承庵曰經秉二字著力經其德而不變先立敬天勤
民之本秉其哲而不惑必求敬天勤民之人是實實
能迪其所畏者　此以下逼著我聞字見此歷歷耳

目所覩記爲世之勸監昭然也　周蓮峯曰君德不
立不可以爲天下王成王者成其王天下之德也御
事尹人皆以相職言御事統治國事與他篇治一事
者不同惟有恭上恭者以小心獻替爲棐與畏相字
相照不敢自暇二句只帶御事邊　王振予曰不敢
自暇自逸須看一自字自以爲暇則無所不暇自以
爲逸則無所不逸此皆從敢之一念生蓋欲生於逸
逸生於暇暇生於敢人心惟敢最害事
蔡解天顯謂天理之顯然者民而曰小乃其至易忽
處非徒心畏之而實見之行事故曰迪畏畏天命而

所行不敢少有踰越可謂迪畏天顯矣畏小民而所
行、不敢拂乎民心之公可謂迪畏小民矣　經其
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也制心制事以禮以義湯
之處己如此此所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上不愧於
天謹其心之所由施而下無失於民者也秉其哲而
不惑所謂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也湯
之用人如此此所以天工無曠而上有所承民德式
敷而下有所寄者也　成王畏相當順經文從湯說
到帝乙但須以成湯作主乃見輕重成王顧經德言
畏相顧秉哲言成王如太甲之克終允德太戊天命

自度高宗恭默思道之類畏相如太甲之聽於伊尹
高宗之學於甘盤納誨於傅說之類　御事尹人皆
相之別稱兼湯及後王而言厥棐有恭亦要用迪畏
天顯小民意　君以論相爲職相以正君爲職求其
正己而非求其適己取其可畏而不取其可愛則能
畏相矣正君者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不以趨和承意
爲能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不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厥
棐有恭矣　湯有是迪畏之心雖未嘗以酒爲戒而
謹酒已在其中故繼世之君內外之臣莫不法湯之
敬畏而皆不湎于酒

拂鏡塵自湯至帝乙則世世皆然不但一湯而已咸
字宜著眼見商不迪畏止紂一人耳
聽月天顯天理之顯然者與顧諟明命同小民就從
違向背之不常言　不敢自暇二句只承繼世君臣
言之成湯不言謹酒者聖人不待言也
按此節當重成湯或謂重繼世未安　咸字是倒插
字當云咸成王畏相便明　上面迪以迪畏二句單
提成湯則下面只指後王時言爲是　厥棐有恭只
是說其所以輔君者能盡其恭非輔與恭兩截看也
暇是閒暇逸是安逸字義要分

講此言商先王之所以興也然惡酒而興不特我周爲然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以天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至可畏也乃不徒畏之於心而且見之於行其處己也經其德而不變惟恐行有不善有以逆乎天而害乎民其用人也秉其哲而不惑惟恐濫用一人有以漫乎天而虐乎民是迪畏之實見於湯之垂統者如此故自成湯咸至帝乙雖世代不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處己用人一迪畏之心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當時君臣各盡其道如此即云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崇尚飲酒乎

越在外服（讀）**侯甸男衛**（頓）**邦伯**（句）**越在內服**（讀）**百僚**（頓）**庶尹**（讀）**惟亞**（頓）**惟服宗工**（讀）**越百姓里居**（句）**罔敢湎于酒**（句）**不惟不敢**（頓）**亦不暇**（句）**惟助**（頓）**成王德顯**（句）**越尹人祗辟**（句　尹人連）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孔傳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祗辟解異）

孔疏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盾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爲蕃衛故不言采也　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

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內服畿內也庶尹衆官之正樂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於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爲亦不爲也祗辟敬君也

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迪畏爲心己之所行無非此

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兢業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祗懼此畏也商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爲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敢飲亦且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此一章言商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爲心故不暇湎酒而興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

會編此節亦本成湯來言湯惟以敬畏垂統故不惟君相之不暇逸而內外諸臣皆不湎酒也注中御事而下何不可脫外服有諸侯邦伯二等人或分守藩封或統率羣后均之爲外臣也內服自百僚至里居凡七等人或職司庶務而服役於公或係籍王畿而退休於野均之爲內臣也內外諸臣皆不敢湎酒則迪畏之念遠監於有商之先王而崇飲之戒近同於繼世之君相矣不敢不暇俱以心言蓋盡其分所當爲即是此心孜孜汲汲處不惟字正應轉上節不敢

暇逸句說惟助惟字重看正見其所以不暇者與上節成王厥棐二句對講言成王畏相君德固已顯矣今則助之使益昭著或宣化於外或承順於內以彰其迪畏之實也厥棐有恭尹人能祗辟矣今則助之使益不怠或紓其外顧之憂或分其內治之責以成其責難之恭也夫助君以修德則心在朝廷自不暇於酒矣助相以輔德則心在廟堂自不暇於酒矣非成湯垂統之善何以致此喪邦喪德意點在罔敢內天民意點在助君相內亦可大全有職無職二句有礙不可用　水路然曰此又舉有商內外諸臣不暇逸也兩越字氣脈根上意來言惟湯以敬畏垂統故不特湯以後之君相能以畏天畏民爲心而及其內外之臣亦皆然也罔敢湎中有畏天畏民意不敢不暇都在心上起而見之於行者助尹人祗辟不是代他去輔君只是內外細事不煩尹人使尹人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而寬其外顧之憂備其內治之事也陸賓府曰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衞諸侯也伯者諸侯之長庶尹至里居是五樣人上言御事此言內服則止庶僚以下故以百僚冠之庶尹官之正亞其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又其次

也國中百姓是世族命氏之家里居不在其位者合舉內外臣工尊者不以分理有人而委責卑者不以權非在我而偷安人人淬礪可以想同心氣象矣不敢從迪畏來不敢者躊躇斟酌恐惰職業不暇則朝乾夕惕常見不及惟助二句依本文一連說惟字重正見不暇意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爲也此當與汝劼毖節參看　盧鉉卿曰外內服以地言如五服之服侯甸男衛者列國諸侯邦伯者一方牧伯皆外臣也內臣以百僚爲總冒曰尹曰亞曰服曰宗工曰百姓曰里居共六種人總之百僚是惟服者

服屬之官百姓亦謂之僚因生賜姓有統之者蓋世祿也里居雖不在位然亦風化所係不敢不暇俱以心言敢生於暇也惟助二句正不暇之實事　王振子曰不敢自暇二句從不自暇逸說到不敢湎酒上去罔敢湎酒一句又從不敢崇飮說歸不自暇逸中來上不敢暇緊帶有恭下亦不暇緊帶下助王稍有差別

彙解外服內服是周之服與禹貢五服不同故甸字屬外見洛誥惟三月節小注　百僚是統言庶尹惟亞惟服有次序宗工旣訓尊官是因上四樣漸說卑降了故又復言尊官以收之　傳是把百姓里居分爲兩樣人小注把百姓分爲兩樣人而以里居雙承之時說訓百姓無所考據訓里可從

留合成王照上節作渾成字而成王者君之德而助之顯者諸臣力也或以助成二字相連王德顯三字相連讀非是此二節語氣君臣並重所以勵妹土之臣也

按外服字以地言爲是或謂內不可言服故總以治事之臣解服字內服或分七樣謂百僚一也庶尹二也亞三也服四也宗工五也百姓六也里居七也或

分六樣謂百僚總下六樣也或分五樣謂百僚總冠而服宗工爲一樣也按下有尹人則此內外諸臣皆助尹人者尹人指相臣而他又有何尊官乎服宗工是大臣之屬員作一樣爲是　惟助成王德顯依本句當助成二字連讀若以助字絡下二句只得以成王二字渾還

講此推言殷臣皆不湎酒也豈惟御事爲然及在畿外治世之臣則有侯甸男衛與其邦伯及在畿內治事之臣則有百僚若庶尹而爲之長者惟亞而爲之貳者惟服宗工而服尊官之事者及百官之賜姓者

里居而致仕者皆無敢湎於酒尊者不以分理有人
而委責卑者不以權非在我而偷安人人淬勵不惟
心有所不敢亦惟心有所不暇惟助成王德之顯明
及尹人之致恭於辟耳分守職業勉力或可盡而無
窮願欲自惟日不足當時内外諸臣同心以承君相
之意而欲成其美有如此信乎其不暇矣此殷先世
君臣所以興與

我聞亦惟曰句**在今後嗣王**讀 後嗣連 **酣身**句**厥命罔顯于**
民句**祇保越怨**讀**不易**句**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句 淫泆連 縱
用燕頓**喪威儀**句**民**頓**罔不盡傷心**句**惟荒**頓**腆于酒**句

不惟自息乃逸句**厥心疾很**讀**不克畏死**句**辜在商邑**句
越殷國滅無罹句 殷國滅連讀 **弗惟德馨香祀**讀**登聞于天**句 延
惟民怨句**庶羣自酒**讀**腥聞在上**句**故天**頓**降喪于殷**句 誕言
罔愛于殷句**惟逸**句**天非虐**讀**惟民自速辜**句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其
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在於作怨
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於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
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爲酒池肉林
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
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

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
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
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
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
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拔傳疏多與蔡傳異不錄
陳氏大猷曰殷先王之興邦在於迪畏紂死滅且不
畏此所以喪邦也
西山眞氏曰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强很水火可
入兵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此繼言紂以湎酒而亡也紂之君臣上
下一以荒淫爲心故沈湎於酒而亡欲康叔戒其所
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反相應前曰祀茲酒此曰弗
惟德馨香祀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設酒初意本以祭
祀今不以祭祀而惟用於羣飮無馨香之聞而惟腥
穢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威小大邦用喪罔非酒
惟辜此曰天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
此專指殷亡之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介用逸繼曰
不敢自逸此又曰不惟自息乃逸罔愛于殷惟逸自
介用逸以介用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逸爲逸也使

不以剛介之介訓之而但曰助曰副則與此所云逸
者何以異哉
會編此言商之所以亡欲康叔戒之以明大命于妹
邦也酣身正是崇飮與迪畏相反正紂惡之本原處
喪德喪邦之由也厥命二句以行政言誕惟厥縱二
句以持身言皆由酣身所致盡傷心者痛其有必亡
之幾也荒腆于酒則視酣身尤甚不自息其逸則視
厥命罔顯至燕喪威儀尤甚矣是厥心疾很而不畏
殺身罪在商邑而不憂滅國民方悼其亡而虞其敗
紂則安其危而利其災所爲如此是以天厭其惡而

喪亡之也夫紂惟縱逸則與不敢暇逸迪畏天民者
異矣而曰庶羣自酒則當時御事內外諸臣其湎酒
可知商之所以亡者如此通節在盡傷心截　王宇
泰曰傷心以上是沈酣不易有以失民心見紂之不
能迪畏小民也惟荒以下是荒腆不息有以拂天心
見紂之不能迪畏天命也故天以下言殷以崇飮自
速其亡也　姚承庵曰惟荒腆于酒惟字重看益甚
焉曰荒腆自息二字說得極好君縱無不可肆之樂
而挾無可以阻遏之勢要惟自知省改自知休息耳
不惟自息其誰得而息之祀茲酒本以達惟德之馨

也今謂祭無益而惟自縱酒致怨於民且庶羣化之
皆自以酒腥聞于上腥聞與馨香之聞如何天之降
喪其自取也故曰惟逸惟民自速辜　王方麓曰指
商之君臣曰民者對上天而言皆民也
彙解縱酒沈酣其身致朝政荒廢所布命令顛倒無
有昭示於民者反將酷刑暴斂結怨於民的政致敬
保守之不肯改易終日大縱淫泆於禮法外以此心
志溺於宴安把君上臨下之威儀都喪盡了越怨越
字訓於宋哲徽以青苗市易之法爲聖政而紹述之
所謂祇保於怨不易者燕當爲燕褻之義方於喪威

儀爲切　人莫不痛其將亡而受益荒腆于酒不思
自息其逸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欲之逸此乃
縱欲之逸也　其心爲酒所使忿疾強很不復畏死
罹心憂也雖及國滅無憂　弗惟誕惟一反一正
說下是承上起下過渡語　前天顯小民平說此卻
從民說入天去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是見成說話
非深一層語如云夫天之喪殷原於逸如此則是天
非虐殷也乃殷民自速其辜耳
挑鏡塵亦字承上言紂湎酒始於酣身繼於荒腆終
於羣腥自身而民而達之天總論酒之爲禍處　先

王之祀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酒醴以告皆以德爲
主日有德則馨香無德則臭腥誕惟民怨三句一氣
讀怨氣與惡腥交達於天不爽何待後嗣王與羣臣
均有責而其原皆在於逸上
按誠保越怨是形容語不當祇而祇也此節數惟字
不惟自息之惟思也餘皆虛字　自息乃逸四字連
弗惟德馨香祀以德之馨香而行祀事也因祀以聞
於天祀字不可忽時講略之末是自字對祀看不以
祀而自酒也　惟逸承上天非虛另轉
謂此言殷後王湎酒而亡也汝又知殷之所以亡乎
我聞亦惟曰在今日殷之後嗣王紂之爲君乃不法
先王之迪畏惟縱酒以沈酣其身遂致朝政荒廢其
所命令皆昏亂顛倒無有顯示於民反致敬保守結
怨於民之事不肯改易終日之間只是大縱淫泆於
禮法之外無所不至用燕褻而喪其威儀故下民見
之無不痛傷其心而悼其殷國之將亡紂益肆於民
上惟荒怠益厚於酒不思自息其逸樂其心爲酒所
使忿疾強很雖殺身亦不畏懼罪惡貫盈在於商邑
至於殷國盡滅無所罹憂不能惟以明德馨香之祀
上聞於天而大惟民心怨咈與庶羣皆自以酒腥穢

之德罔於上天故天降喪亂於殷略無愛殷留之之
意惟殷紂縱逸失道自絕於天故也天豈有意於虐
殷哉惟殷人酗酒荒淫以自速其罪戾耳商以畏興
以逸亡如此可無監哉

王曰句封句予頓不惟若茲多誥句古人有言曰句人頓無於水監句當於民監句今惟殷墜厥命句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句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愛如此其詳者古人謂
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
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
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孔傳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賢聖有言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
安天下於是時作是疏作今時蓋不然其說
孔疏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
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
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
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己形以民
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

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爲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新安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
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
會編此結上言商之興亡而欲其監之以起下誥臣
民之意也多誥指上三節古人以下正詳所以多誥
者姸醜一定監於水而無益得失未然監於人而可
勉此古人言監所以不惟其物而惟其人也得失昭
蔵成湯與紂兩邊意下獨言監紂所以亡則能知湯
所以興矣監是武王自監應前大命意撫于時者如
曰革崇飲之風去荒腆之習民盡常道臣盡常職是
也　來踏然曰人無二句抑揚看無字中要說不能
知得失意殷墜厥命此其失之昭然可監者也水監
民監監字視也大監監字戒也意義小異前言商君
臣敬畏重君相身上蓋已略寓謹酒自身之意故下
劼毖條二節緊一節都捲在康叔身上　陸實府曰
明鏡止水達人比心監水亦是好的但不若民監尤
切耳古人如此而興適與我某事相合是即我好影
子也古人如此而亡適與我某事相似是即我醜樣
子也一一印證則情爲觸而境爲新不覺目繫心竦
矣試思受當日所爲侈然者豈知有今日者耶故我

舉念而覆轍在前即所以去覆而之存也大字實有
著力猛省意故下曰劼曰剛亦此意撫時不但安輯
之謂陶鎔身心洗滌逸豫臣安職守民安常業不至
喪德喪邦也監殷之失而恐亦墮此因知自身而臣
而民俱不可不謹毖以求撫安之道
彙解古語中民字從上文殷民民字生來其義相同
　大監監字與上兩監字同都訓作視戒字意當補
於大監之下或即戒字訓此監字非上言紂酗酒上
下化之以至庶羣自酒此監殷正監其君臣上下湎
酒亡國而明大命于妹邦以求人皆化爲謹德即撫
安斯時之事也
眘合我字雖武王之自儆其意實指康叔武王舉上
三節全歸結在此一句上
按本文明言殷墜厥命自當重監紂一邊水監重媸
人監重失爲是大監指監紂爲戒撫時只反紂所爲
便了或云撫時便法湯論理亦通而語氣恐割裂
講此言今當以商紂爲監也武王呼曰封我所以言
湯言紂如此其詳者夫豈無意而徒若此之多誥也
正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水但能見人之姸媸
於吾身之得失無與也當於先民而監之援古證今

而吾身之得失可知之矣古人之言如此今殷民既
墜厥命其失可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
革崇飲之風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句**汝劼毖殷獻臣**讀毖連 劼**侯甸男衛**句**矧**頓**太史
友**句**內史友**句**越獻臣百宗工**句**矧惟爾事**讀**服休服采**
句**矧惟若疇**讀**圻父薄違**句**農父若保**句**宏父定辟**句**矧
汝**頓**剛制于酒**句

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
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
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

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
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
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
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
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
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
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
可不謹於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
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

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爲急也圻父農父
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效者
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
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
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毖
於酒德也哉

按傳疏句讀不同訓釋亦異故不錄

朱子曰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
還他且如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
從違保辟絕句夐出諸儒之表

王氏曰殷獻臣謂賢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
衛謂四方諸侯接於衛者服休者以德爲事謂在位
者也服采者以事爲事謂在職者也戒康叔劼毖於
酒先當劼毖所賓所友所事之人亦畏相之類也

林氏曰康叔爲諸侯長故劼毖及侯甸男衛上言殷
獻臣下言獻臣之爲百宗工者此獻臣乃周官之致
仕里居者

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
賓友之地

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

內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爲友者也

王氏虔曰服休以德爲事休德也作德日休是也服采以事爲事采事也若予采是也

蘇氏曰酒非剛者不能制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爲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則不能制

新安陳氏曰剛制固劼毖之意而用力加重焉亦前自介之意也此章有四殄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己所檢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會編此以下正委康叔以撫時之責亦明大命之事劼毖貫至定辟所以嚴之人言教也剛制所以嚴之己身教也總是一節深一節而歸重康叔之辭劼毖云者如勸湎酒之戒而羞耇始可以醉飽嚴崇飲之防而羞饋乃可以用逸之類卽文王朝夕誥毖之意殷獻臣謂昔事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四服諸侯康叔爲諸侯長故得誥毖之太史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內史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友者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處賓

友之地故也獻臣百宗工謂獻臣之爲百宗工者也服休以論道爲職所與講明治本者服采以作事爲職所以恢弘治體者皆以師禮事之而不當以臣禮畜之故曰事圻父農父宏父雖爲諸侯之三卿然皆受命於王朝而列於內之六卿與國君相配者或曰疇自殷獻臣至定辟是自遠而近殄太史至定辟是自卑而尊若康叔一身又遠近尊卑之視傚者故曰殄汝剛制剛制是嚴毅果敢而非因循苟且之謂亦有非養老祀神不用酒之意惟以身先之而劼毖之教可行也未緻明大命與撫安斯時意此節雖言毖

臣其實以臣爲民表故詳之正與末節相應不可對下一節以臣民平看　既曰獻何待於劼毖蓋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亦有所不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以下皆衛臣也教衛臣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化矣　杜靜臺曰劼毖者申明大命非養老祀神之盡道不敢自飲也殷獻臣至定辟其職一層緊一層故下數殄字所職愈要則所戒愈嚴也服休服采重德盛三卿重位尊服休之臣不過大夫其位卑於卿者三卿雖侯國之卿然受命於天子屬於六卿不受命於國君則是與國

君爲等四者也遠指殷獻諸侯近指太史以下所事尊於所友而卑於若疇故云自卑而尊康叔一身爲遠近尊卑之所視故通節重剛制上末要補茲民意　陸賓府曰二史之於君也侍從有獻納之功朝夕有切磋之助故曰友也爾事如後世所謂賓師其禮重於友而其事柄非居位執政者也休主論道不親職事專以補德於燕閒采則賓師亦有時而受其事之託如孟子爲卿於齊出弔可見所事之中又有此兩項之分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通於天子列於六職與康叔相偶以任一國之治故曰疇非謂名秩與康叔等也剛制說得細蓋勉強禁止者念少柔茹卽未絕浸淫之竇必持以堅忍精神奮以果毅力量對旨酒如勁敵而顧惜牽繫之情一刀都斷須知酒之溺人也令人靡於中莫能自振此茲臣者利用劼以消其習氣制身者利用剛以奪其柔心皆遏欲存理之關去危保微之界非大勇豈能致其決也　此節以獻臣諸侯作一頭以友事疇三疊推下歸重末句以劼毖剛制爲眼目以四矧字爲血脈　王宇泰曰毖而曰劼者不劼則優游無斷而教不行制而曰剛者不剛則因循苟且而志不篤　陸賓府以服采爲賓師有時受事如孟子

之比當時衞國豈遠有此還依作臣說爲是

彙解殷獻臣殷之故家遺族所謂殷士膚敏者也首言之者人望所在也此文在侯甸男衞之上則凡殷臣之居於殷墟者皆是也　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衞國者賢臣乃羣臣之泛稱卽百宗工不可謂周官之里居者獨百宗工稱獻臣以其爲百官之長也服休猶保傅休對采而言則不親職事專以輔德於燕閒若周禮師氏詔王媺也服采蓋亦近臣　世惟道爲美故以講道屬服休采原訓事故以作事訓服采然起而作事不是小官皆是以師事之者言三卿止云圻父農父宏父足矣而必曰薄違若保定辟者何也此有意在蓋見圻父是薄違的農父是若保的宏父是定辟的任大責重如此而可以不謹酒乎　拂鏡塵圻父掌兵見小雅若保以教言保之農父者教先於厚生也宏字有辟地廣土意故屬司空辟作法訓定辟者定其居四民時地利之法事尊於友疇尊於事禁不弛於貴臣也父稱圻者郊甸是賴惟迫逐違命詛許相侵則違孰違於庶羣自酒而可不毖父稱農者民生是厚惟若惟保合詛容强拂則若孰若於典聽朕教而可不毖父稱宏者井疆是廓惟法

定經界詎許畔踰則定孰定於土安必滅而可不毖演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爲百宗工家居於衛是周臣今致仕者也　獻臣百宗工則衛國之賢臣而爲百執事之大僚也無殷字與殷獻臣不同　圻父是司馬薄是迫逐違是違命諸侯有違命則出兵以征之司馬之職也農父是司徒若是順若保者即是敷五教以擾兆民使順保其性司徒之職也宏父是司空辟是法定辟者即是掌邦土以居四民有一定之法司空之職也

按獻臣百宗工蒙上句友字來林氏主致仕者言極

有見蓋大臣致仕而君以友道待之者不然謂之宗工何不在爾事若疇之中乎　作致仕者則兩獻臣是一例不然豈爾事若疇之非賢乎　百宗工只是百僚中尊官非宗工有百也　服有訓行者有訓事者此當訓事謂以休采爲其事也休訓美謂美道也采訓事乃事務之事與服訓事事字不同　農當訓厚厚民生也圻父農父是官名不必深講薄違若保定辟是其職

講此以毖酒嚴責之康叔也然撫時之責非封誰與其之哉予惟曰汝之妹土必用力戒謹殷之賢臣昔

仕商而今里居者與鄰國侯甸男衛諸侯必使羞耇始可醉飽羞饋始可以用逸無或湎於酒也夫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所友有太史掌法則內史掌八柄及其賢臣之爲百僚大臣可不劼毖之乎夫友及諸臣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所事有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劼毖之乎所事諸臣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位居司馬而迫逐違命農父位居司徒而順保萬民宏父位居司空而制經界以定法者可不劼毖之乎三卿固欲知所謹矣况汝爲國之所視傚者可

不剛果用力以制之乎斯則自邇而近自卑而尊皆有所畏而不湎於酒矣

厥或誥曰羣飲(句)**汝勿佚**(句)**盡執拘以歸于周**(句)(拘連執)**予其殺**(句)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

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孔傳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孔疏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擇罪重者殺之

林氏曰西士邦君御事小子克用文王教不腆於酒是周人已率教者也而或羣飲不可不嚴爲之法商人則反是非謂周人

史氏漸曰王非果於殺也飲至於羣懷風俗者也商人羣飲固已不善此風又及於周人則何以爲國耶故於商人則待之以教而使悛於周人則嚴之以殺而使懼其云者非必殺也有殺之之理語曰其然豈其然乎傳曰天其或者其之爲言有疑意存焉將開其恐懼修省之心而激其遷善遠罪之念初不必於殺也

劉氏貞曰此書不責商民之湎淫而責在位之躬化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自矧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輩也使民爲羣飲有司之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之於京師乎執歸於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予其殺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爲言而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會編上節言兹臣已含兹民之意應妹土二節此下三節又就臣民中舉不率教者言之以終誥兹之事也此節是民不率教者當以法治之也羣飲是不修農功不服商賈已教而不從者勿佚者不輕縱也義也予其殺者不濫殺也仁也　王宇泰曰予其殺者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故曰無佚曰殺見除惡之義曰歸周曰其見議獄之仁　馬鍾陽曰此一節特提民之甚惡者欲以不待教而誅之也

宙合羣飲重羣字特眾而悍然撓法者禁令初須權用重典故執拘歸周以聽天子裁奪若康叔便難於擅殺矣其字有斟酌意非徑盡殺之也兹民意實在教言殺非眞殺告出於或非汝眞知縱之則無忌殺之又太慘當看或字

按上下文俱說臣此節獨言民頗可疑故大全劉氏云云然集傳徇是用孔傳非無根

講此又以率教嚴之民也夫劼毖固如此矣然民有不率教者當何以治之哉厥或有人告於汝曰商人不服農商惟聚羣飲酒謀爲姦惡者汝於是無輕縱之佚失其人盡執拘以歸于宗周予其原情定罪其可殺者即殺之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讀惟工連諸臣**乃湎于酒**句**勿庸殺之**句**姑惟教之**句

殷受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奸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孔傳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

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

新安陳氏曰殷諸臣湎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

會編此節是臣之不率教者當以法處之也言民之羣飲者固盡以法治之矣然其中有染惡既深而未能革湎酒之習者則非羣飲之比故不必殺之而且教之教之者即羞耇羞饋祀之言也　此下三節特提臣之倡惡者欲以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也

日記曰湎酒而不曰羣飲此其罪之所以殊耳如時說民則不待教而誅臣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之謂則一飲酒而臣民異法亦有難通者

書因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此有三義非羣飲一也染深難革二也議貴三也日記專言非羣飲而非臣民異法之說君臣與民亦何容無少辨也且不用教辭時同于殺抑何嫌於用法之異耶

宙合殷迪臣工非王族則貴臣之胄驕奢久而所染深非若民之可以一切行法也勿殺姑教與今律有八議及八宥免死一次相類下面有不用教辭之殺則國恩亦不可常恃矣

按迪諸臣惟工以臣工原爲紂所導而言非謂臣工導民也或依孔傳作迪蹈說與集傳不合　工即百工惟是虛字

講此言臣不率教當以法處之也又惟殷受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奸惡者勿用執拘之例以殺之姑惟以羞耇饋祀之語而教之可也

有斯頓**明享**句**乃不用我教辭**讀**惟我一人弗恤**句我一人連**弗蠲乃事**句**時同于殺**句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按傳疏以有斯明享句屬上節與蔡傳大異

王氏曰休曰此三節皆王告康叔之辭

呂氏曰明享彰明使享祿位以示勸也

會編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斯卽教辭指羞耇饋祀言不忘教辭則染惡之臣爲正事之臣酗於酒德者今天順元德矣故明享之享是錫以爵祿如不忘王家無我殄享之意乃不用四句對首句看惟我一人

是對康叔責臣之辭也上姑惟教之是教之於湎酒之時是不忍棄人之仁此有斯明享是勸之於從教之後見樂於彰善之義　馬鍾陽曰此示以勸懲之典正欲臣之從教也不忘教辭而羞養祀之道所謂有斯也明享者彰顯之以爵祿而永享王家之眷也宙合教之可矣苟不明示以享威之典安能使畏褢而從教故又當迸乎意勸戒之明享顯然享以祿位教而不從安能坐視歸重末句

按有斯蔡傳頗深時講多作有能口氣恐與傳背

弗恤是不復憐惜之弗蠲乃事不以汝所爲之事爲潔而寬宥汝也二句相足之辭時同于殺時訓是謂此不用教辭者初雖寬而終同歸於殺也

講此承上姑惟教之而言也其申教之後若此諸臣百工其間能有斯教辭而念念不忘者我則明錫以爵祿而享之乃有沈湎於酒不用我教辭而湎酒之習猶故也則惟我一人不復矜恤之不以其所爲爲蠲潔而復赦之時則同此羣飲之民殺之矣夫賞罰嚴明如此汝其爲諸侯言之可也

王曰句**封**句**汝**頓**典聽朕毖**句**勿辯乃司**讀**民湎于酒**句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卽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

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孔傳汝當常聽念我所愼而篤行之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　傳疏辯訓使司民二字連與蔡傳大異

唐氏曰或曰誥毖或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毖何也曰毖者爲教之心教者爲毖之辭

新安陳氏曰汝當常主於聽我毖謹之言也酒誥一篇終始以毖愼言始曰厥誥毖庶邦庶士將終曰劼毖殷獻臣篇終又曰汝典聽朕毖毖之一辭一篇三致意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訓云按勿辯乃司民湎

于酒說者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
勿使汝所司之民沈湎于酒唐孔氏略轉一㡬謂勿
使汝所司民之吏沈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
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爲之辯以爲
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汎責羣吏而
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爲句謂復有循
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諉之舊習實乃所司牧之民湎
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勿辯乃司爲句其說最優
於諸家然此句恐有脫誤不如缺之 內引孔傳之言有誤
會編上三節以毖民毖臣平看此合而言之欲其毖

臣以端毖民之本也朕毖卽大命養老事神方可用
酒是也兼劼毖一節與廸諸臣二節意典聽是欲其
明之也勿辯二句正以見不可不毖之意以臣爲民
所視傚也治之者劼毖以戒之明享以勸之也 姚
承庵曰勿辯乃司二句重責臣而所爲辯者在君意
深遠矣 來路然曰終歸重教臣上蓋臣者民之所
視傚故教民又必自臣始
彙解辯字傳訓治時說訓別愚謂二說相兼其義始
備蓋別則必治治則必先有以別之矣
拂鏡塵此節丁寧康叔以治臣爲急端毖民之本也

朕毖指妹土之大命較重毖民邊乃司之司以職事
言兼殷獻臣至友事嚋皆在非但爲殷之臣工也猶
者窮詰禁止之意辯則臣勤職民自盡業否則酒戒
不嚴於臣酒禁又安能行於民哉
按此節上正下反結體與他篇稍異 典字只作常
字看
講此篇終言治臣爲急也武王又呼康叔而告之曰
封臣者民之倡汝當常聽我毖酒之教命以治諸臣
使勿湎酒因以化民湎酒可也使汝不明我命以治
有司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汝明大命于

妹邦而可不自臣始之乎
董氏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
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
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
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
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豈不謂之太甚已
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於後世何莫由斯然則
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
不戒也
口記武王作誥最初禁酒恐民傷德敗性慮至遠教

至周也後若漢文帝戒爲酒醪以靡穀景帝以歲旱
禁酤猶有古遺意然所謂不惟不敢亦不暇者已不
復及至武帝榷酒酤則以利而已武王之法未能遽
復法文景不亦可乎

書經詳說卷五十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
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爲雅故
以爲篇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　按此篇
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
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卽命曰也肆王惟
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
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於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
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
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
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
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
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
爲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
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
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
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强合者矣

孔傳告康叔以爲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

孔疏梓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爲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朱子曰吳才老辨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緣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　又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　吳才老考究得梓材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王恐别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闕之又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會編此篇前四節是武王告康叔之書首節欲其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刑辟之用末節總承上二節而以成終望之後四節迺臣下進戒之辭首一節示以馭臣之道次二節示以化民之道末節總承上三節而以永命期之也

按此篇直作兩截看故舊傳疏皆不用然所以錯簡之由固以若茲監與王啓監相類而中間惟曰既勤云云亦與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云云相類所以於殘缺之後誤編一處也

王曰句**封**句**以厥庶民**讀**暨厥臣**讀**達大家**句**以厥臣**讀**達王**句**惟邦君**句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

按孔傳與蔡傳全别不錄

陳氏大猷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終葵氏卽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疏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於大家而大家之强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於大家則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又由臣以達其情於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

呂氏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
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
新安陳氏曰邦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
得罪於巨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巨室難以
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庶民及臣達之是邦君一
人之心其公正能通乎一國千萬人之心以一國臣
民千萬人之心通達乎大家之心以其下達者而上
達其流通而無留滯也必矣
會編此欲其通上下之情也上臣字泛指國中之臣
說下臣字兼臣民大家皆在其中以字內俱有工夫

蓋大家之心視臣民爲向背者能子庶民體羣臣而
得其心則可以因臣民之心而致大家之悅服故曰
以臣民達大家天子之心視臣民爲予奪者能撫臣
民安大家而得其心則可以因厥臣之心而致天子
之眷顧故曰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惟字重看言邦君
以一身處上下之間則所以通上下之情者固其分
之所當爲亦其責之不容已也此是泛言勉康叔意
繳在後　杜靜臺曰大家勢重天子位尊其情皆難
達者然皆視吾臣民以爲向背者也能體臣子民則
下不得罪於巨室而巨室服於我有以通下之情上

不方命於天子而天子悅於我有以通上之情惟邦
君只是示其責之所在見不可諉之於卿大夫也
王方麓曰凡云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
可以通乎彼之心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
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於大家矣不能其大
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洽情自
孚於天子矣
彙解上下之情是大家天子之情通者吾之所爲與
其情通徹而無睽阻也非使上下兩邊之情相通徹
之謂蓋大家之所觀望天子之所聯屬在臣民若不

能子庶民體羣臣以慰其觀望聯屬之情則上下之
交俱壅矣　惟邦君最重上文口氣至此方收住而
以字與惟字相叫應以民臣達大家以臣達王誰以
之哉惟邦君以之而已　以民臣之歡心而達於大
家使大家於我愛戴以臣之歡心而達於王使王於
我慶賞這惟邦君能之見邦君當身修政美以得民
得臣而大家與王自不能外矣
宙合天下之患莫大乎壅而不通故得臣民之心以
服大家又合國人之慕以歸之天子使分隔而情不
隔如指之隨臂臂之隨身邦君所以舉國而聽於京

師之職分也王者封建諸侯意蓋爲此故曰惟邦君
達者足此通彼之謂自賤達貴自外達內達大家乃
正所以達王之張本
能解武王之誥康叔亦鑒殷之失而勉之當商之季
王政不行巨室世臣梗逆王化上下之情塞而不通
故於康叔首以通情之道告之朋家作仇罪人以族
嚴刑峻法毒痡四海故於康叔繼以寬刑之道告之
焉耳
按總旨云通上下之情則達大家達王兩面俱重畢
重達王覺偏自己與上下之情無壅非謂以下情通

之上也　以厥臣臣字連大家搭在內
講此言通上下之情也武王呼康叔而告之曰封治
國者必以通上下之情爲先務然通之有道大家之
情視臣民爲向背誠能子庶民體羣臣以得其心則
可以因民及臣之心而致大家之悅服下之情通無
有抑遏而不達者矣天子之情視臣民爲予奪誠撫
臣庶安大家以得其心則可以因厥臣之心而致天
子之眷顧上之情通無有阻隔而不達者矣若此者
惟邦君上事天子下馭大家以一身處乎上下之間
必使其情通達無閒乃爲藎職也邦君之所繫誠重

也封其勉之哉
汝若恆越曰句**我有師師**頓**司徒**頓**司馬**頓**司空**頓**尹**頓
旅句**曰**讀**予**頓**罔厲殺人**句殺連厲**亦厥君**頓**先敬勞**讀**肆**
徂頓**厥敬勞**句**肆往**頓**姦宄殺人歷人**頓**宥**句**肆亦見厥**
君事讀**戕敗人**頓**宥**句
恆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
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
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
此章文多未詳
漢薛宣傳注以杖手毆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

無瘡瘢者律謂疻痏師古曰疻音侈
朱子曰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宥之言類都不成
文理不可曉
新安陳氏曰蔡傳僅訓字而云此章文多未詳信當
缺之今姑采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
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
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爲臣者
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爲姦宄殺人者罪人所
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
凡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

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　玉篇疷之移之氏二反毆傷也

會編此欲其寬刑辟之用也罔厲殺人截上是示以寬刑之意言敎也下是倡以寬刑之實身敎也恆越是常常發越之謂師師貫三卿尹旅尹指康叔言罔厲殺人含敬勞意講蓋雖立法已定而猶示以用法之常寬也厥君亦指康叔亦字承上說言不惟以言示之而已亦惟爲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恭敬勞來其民使臣亦知所視效也敬勞一直說如敬明乃罰以導斯民於慭和哀矜折獄以進斯民於康乂是也肆徂敬勞指三卿尹旅說二句是論其理如此肆往以下正指其實而言之往是往後宥之者咸與維新也亦只是情可矜法可疑而後宥之非必槩宥之也戕敗句亦然君宥其大故臣宥其小所謂敬勞而罔厲殺人者也　來路然曰恆越者常常發越於心也三卿尹旅正是相師之官皆屬於邦君而有用刑之責者予罔厲句以虐政而戒乎臣言敎也亦厥二句以仁政而率乎臣身敎也身敎卽所以行其言也肆徂言遂往於衛也敬勞二字串謂恭敬不忽以勞來其民使得以自新也多士云愼厥麗乃勸敬卽愼勞卽

勸之之意但此專就開釋無辜上看兩宥字中須入情可矜法可疑而當宥赦意若不問其情法而直赦之是縱惡而已非聖人寬刑之仁也　姚承庵曰厲字重看人君主宰一國生殺亦所不免在無厲殺耳然分明要那三卿尹旅亦欲如此非單指自家言　彙解矣曰字是康叔在三卿尹旅面前言說與首曰字稍異首是呼那三卿尹旅也然都是武王之設辭宙合汝若恆越一節專言宥而勿辟比愼罰更加寬矣越者發於心也恆越則時常勃起不覺屢形之言耳師師以下歷呼羣臣而告以罔厲殺人者以心相示也曰我有便見自我表率之意亦字承恆越來敬者欽恤之意勞則勸之以更生之路徂以之職言往以之國言歷人者經過罪人法當連坐者立國之初當有赦宥與之更始

按越訓發卽作發令爲捷　師師照虞書看只是交相師　徂訓往與肆往之往無異而時講徂以職言往以國言看作兩樣直解謂往後甚明則徂往宜通作往後看　厥敬勞上補一盡字謂爲臣者遂於往後各盡其敬勞也　肆往指君在下句君事托出講武王又告康叔以寬刑辟之道也曰汝若常常發

越曉諭於臣曰我所有師師之官若司徒司馬司空三卿與正官之長及衆大夫皆有用刑之責者當仰體我意蓋我之意亦曰民命至重予不欲厲威虐以殺人也然以言示之不若以身倡之亦惟汝爲君者先自恭敬不忽乎刑以勞來斯民使得自新則三卿尹旅遂於往後盡其恭敬勞來而不厲威虐殺人以逞矣爾於往後凡爲姦爲宄殺人而傷人之命歷人而爲罪人所過察其情法可矜疑者宥之則三卿尹旅見君以寬刑爲事將於戕敗人而毀傷四肢面目小罪有可矜疑者亦宥之而不治矣君宥大臣宥小而刑辟有不寬乎

王啓監讀厥亂爲民句曰句無胥戕句無胥虐句至于敬寡句至于屬婦句合頓由以容句王其效邦君頓越御事讀厥命曷以句引養引恬句自古王若茲句監頓罔攸辟句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爲監

新安陳氏曰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以衞侯爲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反覆於明德愼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以懲羣飮爲務而曰予其殺時同於殺皆非得已也逮至梓材告戒於此終矣慮康叔因前二篇之屢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刑也故此篇惟以尙寬宥無刑辟爲言仁哉武王之心其帝舜刑期於無刑之心歟

會編此承上寬刑辟言監國郎下邦君御事謂立之君而輔之以臣也無胥戕五句是述先王命監之辭王其效三句是原先王命監之意正詳所以爲民也胥戕以刑之大者言胥虐以刑之小者言胥字兼君臣在內此二句是戒之之辭下三句是勉之之辭當

相形說猶一不用罰而用德意合由以容緊帶敬寡屬
婦不必開說至於二字已是統一國之民言了寡婦
但就合由以容中指其甚者耳由字指無戕無虐言
容蓄卽敬屬意俱就寬刑辟上說效是責望引養引
恬總上無戕無虐敬寡屬婦意言使之出於刑辟之
中而就於安養之地也若茲總承無胥戕以下言罔
攸辟者體無戕無虐之戒而罔厲殺人之訓不徒責
之於人推敬寡屬婦之言而君先敬勞之實務以盡
之於己上以副先王命監之意下以爲三卿尹旅之
倡也　洪南池曰此詳先王之命監而致其戒也爲

民卽是寬刑辟而使之養恬也戕虐謂之無胥者言
君臣無相與如此也至於二字包得廣言乎民固當
無戕虐至於寡弱窮獨者尤當加意而敬屬之也合
由以容謂保合所監之民自平民以及乎寡弱窮獨
率皆由此敬屬之道而容蓄之而不濫加以刑辟也
合字與二至於字總一意不可謂上止說窮民而下
方通說一國之民也責效卽無胥五句引養引恬者
出之於刑辟之中而引掖於生全之地不至死於無
辜耳罔攸中有躬倡率乎臣意在內　陸實府曰單
力難支亟生之而猶傷彼易忽而我敬之仳離無倚

亟聯之而猶斷彼將絕而吾屬之敬屬而至於寡婦
豈有一夫不獲者乎合由以容句包寡婦萬民俱在
內引字是容中之作用養恬是休養生息於光天有
㬋㬋意小民無知惟上所引如提傀儡故引之生而
不知德引之死而不知避須有啓迪匡扶工夫在
彙解王啓之王不是武王自稱只是泛言古先王
至謂推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于敬寡婦者
悉所難遍而至于屬婦單言婦則窮獨可知屬者無
依者使之有依也　邦君卽是前監字不必廣說
自古王者之命監其意不過若此此句是結上起下

之辭茲字當指曰字以下然曰字以下之意又只是
啓監厥亂爲民六字耳　監罔之監實指康叔與前
泛說者不同
拂鏡塵大凡刑辟中使民手足無措地步甚窄無可
容處能由此道則好生一念爲斯民安身立命之原
任涵育其中而無不生全也
宙合監未必同三監之監只以監轄一方解王啓監
不知何所指或禹湯之遺制二箇胥字兼君臣說以
下邦君御事照見屬有收恤聯比之意推開講非泥
宥罪一邊盡人曰合由以容者由此至敬屬之心而

并包無遺也御事即三卿以下之官引養引恬串恬比養更深些蓋熙恬樂業矣民不犯刑而後安養遂與導吉康語氣相似罔攸辟與罔厲殺人相應盡人日合謂合一國之人是另一說與蔡傳保合相背能解胥戕二句是命引養引恬正是爲民處此古先王之罔攸辟也康叔可不體其命以爲民而至於爲辟乎

按敬屬等只切寬刑意爲是或欲推開反說遠了末句罔攸辟收不來矣　傳云保合其民若講保合又講容蓄覺贅只將保合輕帶過爲順時講只作合一國之人說又與保合背　效字綰至御事　命何以謂命之意何以若其辭已見上矣　養恬看二引字宜分　養當反天折看恬當反顛危看　自古王與首王字應罔攸辟切康叔收完上意

講此承上寬刑辟言武王又推先王命諸侯之意以告康叔曰王者所以開置監國立君而輔之以臣者其治本以爲民使俱得生養安全而已考其命監之辭曰刑以輔治爾邦君御事大之無相與戕殺其民小之無相與虐害其民不但平民推而至於人之寡弱者則哀矜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

使之有所歸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哀矜聯屬之道而容蓄之焉命監之辭如此夫先王所以諄諄告諭責效於邦君御事者其命之意何以哉亦惟欲引掖斯民於安全使不罹於刑法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以統乎臣其體斯意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乎人可也

惟曰句**若稽田**句**既勤敷菑**讀**惟其陳修爲厥疆畎**句陳修連**若作室家**句**既勤垣墉**讀**惟其塗塈茨**句塗塈連**若作梓材**句**既勤樸斲**讀**惟其塗丹雘**句丹雘連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爲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孔傳言爲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如人爲室家已勤立垣牆惟其當塗塈茨蓋之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

釋文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塈說文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塈色樸馬云未成器也雘馬云善丹也說文

云讀與霍同

孔疏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唯爲監之事曰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澮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然後成以喻人君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

此三者事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疏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

爲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也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氏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周禮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曰畎

朱子曰梓材一篇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御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卻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辭非酒誥語也

陳氏曰敷開墾也

孫氏炎曰菑始去草也

陳氏大猷曰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說文塈傳塗也

穀梁傳焚雍門之茨范甯註茨謂茅蓋屋也

新安陳氏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叔當因舊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而墮前功也

會編此總承蓋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立說言我之命汝若此者以我既成始而賴汝以成終也除惡立國制度俱指衞國言正意發在若字言我之於衞國除殘去暴猶治田之敷菑也建邦設都猶作室之垣

墉也創制立法猶梓材之樸斲也特未有以成其終耳汝惟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旌別淑慝猶疆畎之既治培植基本猶塗塈茨之既飾潤色經綸猶丹雘之既塗則有以盡成終之責矣疆者畔界限也畎者通水道也卑者爲垣高者爲墉塗塈是飾其外者茨是覆其上者梓材指器用言具粗曰樸致巧曰斲字義要明　洪南池曰成終各有其事通情寬辟特大略耳陳修有井然區別分明意塗塈與茨有堅完宗密意塗丹雘有渙然新人耳目意　陸貫府曰三惟其重看張弛任所斟酌卽武王不能遙度也[illegible]

地者難爲功因巳陵者易爲力康叔既有憑矣而創始圖終不同不失武王意而益大其未竟之緒在今日巳三既字與惟字相叫應　王宇泰曰並防閑之具而備禦之有方使巳去之惡無自而成隙曰爲疆畎盡維持之心而綢繆之有法使巳勤之基永保其無虞曰塗塈茨妙粉飾之功而潤色之盡善使巳立之制燦乎其有文曰塗丹雘　語創始而皆曰既勤所以見其心之盡瘁可以動艱難之思語成終而皆曰惟其所以見其責之攸歸可以堅繼述之念

彙解三喻有次序取殘後紂黨虐民近衞者皆芟夷

之然後分土以侯康叔故垣墉次於敷菑既封國後便須立綱陳紀故樸斲次於垣墉　三惟字不可入汝字只承稽田等事說

拂鏡塵惟曰二字歸結出責望意雖承上達情寬辟來不必纏繞前意三段雖平畢竟該歸重梓材一事

按此節須分別字義而後通貫大意方好若籠統說終有扞格　三喻平重分三意看是正說側串說下重梓材一段是新說還以平列得體裁

講此以成終之責望康叔也然我之望爾達情寬辟者以成終之責攸賴耳惟曰予之於衞巳除殘去暴於始矣而甄別分明以成去惡之終者汝也若治田然既勤開墾而菑刈惟其陳列修治爲其疆畎者而後田功有成也予又肇基埶業於始矣而封守慎固以成立國之終者汝也若作室家然既勤版築於垣墉惟其塗塈泥飾覆以茨草者而後作室之功有成也予又建綱設紀於始矣而潤色文明以成制度之終者汝也若作梓材然既勤爲之樸質而加之斲削惟其塗以丹雘增其華采者而後製器之功有成也汝寧無以副予之託邪

今王惟曰句先王既勤用明德讀懷爲夾句庶邦享讀作

兄弟方來句亦既用明德句后頓式典頓集句庶邦丕享句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於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觀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傳疏以此連上皆告康叔之辭謂今者王命惟告汝曰今不從故不鮮

孔疏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夾音協　左傳以夾輔周室夾音甲

陳氏曰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懷來諸侯爲巳夾輔庶邦享上親若兄弟各以其方而來其來享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强而然也式法也用明德則先王之典也後王式典法先王之用明德而巳如是則集庶邦丕享矣前之庶邦享未盡丕享今曰丕享則無平不享也集字不當連下

新安陳氏曰朱子旣謂自此章以後爲他書錯簡誤繳於此則不當復以武王命康叔解之只作臣告君之辭可也

會編此下乃有周大臣進戒之辭此節是述先王以

德馭臣之效而後王當取法也先王明德是懷諸侯之德懷遠爲近者諸侯與王分固相遠今則聯之以情而使之近也旣勤用謂盡諸侯而皆用是以懷之二句一直說如巡守有期錫命有典皆是庶邦享三句一直說享而方來對懷爲夾句看亦旣用句對旣勤句看明德是忠於事君之德如朝覲有時貢獻有度皆是典卽先王用明德懷爲夾之典集字卽上懷字庶邦丕享亦如先王時兄弟方來而旣用明德也蓋先王用德以懷諸侯旣無違化則後王法之以懷諸侯自無異效矣 洪南池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

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於比者欲其情意足以相維繫而不散也明德在接之以禮待之以誠上彼巡守有時錫命有典之文亦在內懷爲夾者諸侯身在於外本是遠的而使心在王室便是懷爲近作兄弟言有愛上之誠心也兩旣字言先王盡諸侯而懷之諸侯亦盡來享上非竭盡無餘也 陸實府曰享指役志於享者言忘形略分輸誠吐志所謂兄弟者各盡其職業以媚君不但聘享也要在明德上說作有鼓舞振作意

彙解今王惟曰言我於今王惟只說道如此云云此

人臣之言不可以曰字是託爲王言 亦旣用明德截 先王之懷諸侯諸侯之享於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修德勤政待諸侯以禮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馭而諸侯自然服從非有他道也諸侯亦只是謹侯度事王室以誠奉職貢無懈一明德以爲享而上下自然交親亦非有他道也 勤用明德正用於懷爲夾內非前一層之辭亦旣用明德正於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見之后後王也后卽君字非先後之後式典集卽所謂用明德懷爲夾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方來亦如先王時矣不言用明德者上和集其下

而下享其上正是彼此用明德蒙上文不必重言
傳及時說都把集字屬上句小註非　丕字從庶上
生上曰作兄弟言其親此曰丕言其廣亦互文
宙合諸侯而曰兄弟者周之宗盟重同姓也
按今王惟曰有三說一謂今王惟當曰一謂今王思
之曰而作臣進說於今王覺㥦　懷爲夾只情誼之
親便是近非謂其來朝也　作兄弟方來謂與王相
友愛如兄弟非諸侯自相友愛也作字似只是爲字
意而時講皆云振作友愛之念　來卽作來朝不妨
但可推其類言之　后乃后王君公之后依臣進言

當作后若依王自言則只當作後字看　典字單承
懷夾爲是
講此下大臣進戒之辭也今臣之進於王惟曰先王
文武念諸侯藩屏之重盡庶國而勤用明德以統馭
之巡守有時錫予有典於以懷遠爲近使身雖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焉是以庶邦諸侯感明德之遠施
莫不誠於享上作起兄弟友愛之念方方而來朝覲
有期貢獻有度亦盡庶國而用忠君之明德以敬應
乎上也明德之感應如此后王能式是先王明德懷
夾之舊典以和輯諸侯則庶邦亦必丕享於上與昔
之兄弟方來者無以異矣此懷諸侯之道也

皇天旣付中國民讀**越厥疆土**讀**于先王**句

越及也皇天旣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按傳疏將肆字連先王之下其解大異不錄
朱子曰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
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會編此篇是述先王以德受命之際見嗣王當有以
慰之也起下文意作一長句看皇天處有監德意言
天以先王之德可以主中國之民而甸中國之疆土
也故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蓋土者民之所依

有人卽有土也　杜靜臺曰此下二節舉先王用德
得民欲后王有以化之雖以民土並言其實重在民
上起下化迷民意蓋有人斯有土故帶言之須串看
爲是旣字重看乃喚起下節之辭言先王旣以德而
受天眷矣后王可不有以慰先王之受命乎一說旣
付其民而又及其土言天眷之申重也一說盡付也
更詳之
講此稱天命以起下文也夫諸侯固當懷而民亦不
可以不化也皇天上帝監我周之德足以主民盡付
以中國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我周受天之命亦隆

矣

肆王惟德用讀和懌頓先後頓迷民句用懌先王受命句

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孔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孔疏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

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德是用以和懌先後之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

新安陳氏曰蔡氏訓肆爲今未安肆故也遂也朱子曰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丕基絡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上文肆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不必訓爲今也又按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之間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旣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乎王惟德用德卽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懌迷民及用以懌先王受命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間乎

會編此承上言嗣王當以德化民而慰乎先王也肆王二句一直意德用者言不用法制而惟用德教也和懌者涵育薰陶寬裕不迫之意先後者鼓舞作興勞來不倦之意受命指上節言用懌者言先王以德受之今王以德化之則先王所以受皇天之命而爲生靈之慮者於是乎慰矣　杜靜臺曰承上來民者先王以德而受之天者也然當今被化之初猶未盡去夫迷惑染惡之習惟當用德以化之和懌者寬裕優容而無忿疾之意先後者鼓舞作興而有接引之意此正用德以化其迷而指定其疆土者乃先王所望於後之人者也今旣能然則先王之克受天命者有以慰其在天之靈矣　陸寶府曰民曰迷民如迷子失途無人教化而失性非敢於悖也惟字重看和者消其乖戾之氣懌者愜其好德之心先者引之以入於善後者驅之以化於善是一套工夫在德上著力只此懌迷民卽以此懌先王

彙解兩用字趨說下都承上一德字來

市合和懌先後迷民正德之用處與召誥王其德之用不能誠於小民相似命卽付中國人之命迷民未

化先王受命之靈心有所不快者非爲國統懌爲天命懌也

能解此迷民當泛指不必專言殷民也

按德用二字可倒看謂用德以和懌先後乎迷民也 此是一長句下用字是轉語根德以化民說 和懌先後和懌是一意先後是一意細分又一字一意或因下句懌字單提出懌字相呼應亦是小巧

講此言化民也夫皇天以中國人民土地付與先王者以先王能用明德故耳今王撫茲土以治民不事法制禁令惟明德是用和之無乖懌之無怨使之樂

於趨善引之於先助之於後使之果於爲善而迷民不至終迷如是則有以化民而安疆土先王所受天命可以常保用能慰悅先王在天之靈矣

已句**若茲**頓**監**句**惟曰**讀**欲至于萬年**讀**惟王子子孫孫**頓**永保民**句

已語辭監視也此八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飄

體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强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卽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

新安陳氏曰已若茲監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此之監去聲監觀之監已乎君其監觀於茲臣所祈於君惟曰欲自今至于萬年當爲天下王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曰萬年惟王若止於長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長保安天下也意實公而非私於王家也

其八臣祈君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讀此篇只依朱

子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其免於穿鑿云惟王連上讀未妥

會編此勉其君監己之言而因推其所以欲監之意也已者言其意猶未已也若茲指上用德以懷諸侯用德以化迷民說工夫在監字內然欲王監我之言者豈有他哉蓋諸侯者國之藩屏民者國之根本也故欲王化服臣民以凝固天命使萬年之久爲王之子孫者長得以爲君而保民保民只是有天下之意兼朝諸侯撫萬民說 洪南池曰惟曰至末一氣正是欲王監茲之意欲字有意用德乃化服臣民之本而化服又凝固天命之基萬年永保民相應要兼爲

諸侯主爲萬民君二意不可單承化迷民說未足所以望王用德懷臣化民意正在此豈可不監於茲也

湯稼川曰不曰子孫而曰子子孫孫甚是綿延不窮之意

拂鏡塵重惟王二字不從子孫得力　惟王子之子孫之孫永莅中國而保乎民不曰長爲君而曰永保民見明德和民世世不可懈祝願而寓規諷之意也

通節以德言不以天命言乃勉辭非期辭若茲監是勉惟日下是期

能解萬年中就有子子孫孫意在但未說明下方明

言之然文勢緊連不斷又須重看惟王見惟是王之子孫非他姓也

按若茲二字稍斷另講監字非謂王若於茲監也惟曰下只是長句不可于萬年截住語氣保民兼懷侯意而懷侯究爲保民而設故只云保民

講此勉其監用德之言而期以享國無疆也已臣所言先王以德懷侯以德化民之事若此王當監視之無少忽焉然臣欲王之監豈有他意也惟曰欲王懷侯以樹屏化民以固本自今日至於萬年惟王子而又子孫而又孫永保民而未艾焉此臣望王以監茲之意也

書經詳說卷五十一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山名）北望嶽鄙（太行山下都鄙之地）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孔疏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王命取幣賜周公未是）

問周誥辭語艱澀如何看朱子曰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

故甚易曉如誥是與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如詩景員維河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何物歐陽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說話今不可曉

王氏曰洛者天下之中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邑會諸侯而已

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莅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

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在漢右扶風斄縣夏后政衰稷之子不窋出奔於戎狄之閒至孫公劉始立

國於豳在栒邑豳鄉十世至太王避狄人遷於岐山之下在美陽縣岐山文王遷於豐在鄠縣東豐水武王遷於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岐在郃西北無百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在岐山東南一百餘里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如此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及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會編此篇不作以上皆史記作洛之事爲召公致誥之由太保以下方是召公之誥每更端處皆以嗚呼發之凡三段一言天命不易欲其敬德諴民以祈天永命次言元子任大責重欲其敬德諴民以祈天永命三言初服所繫之重欲其敬德諴民以祈天永命末節則結言之

演首七節記成王與周公作洛之事太保乃以節召公託周公以誥二王之辭爲書之開端下文則皆誥也

嗚呼皇天上帝三節言天命不足恃勉王敬德今沖子嗣節言老成不可忽以悚王之聽言乃承上起下之意嗚呼有王雖小六節言諴民而歸之敬德又申言前代興亡之故以警之末句王乃初服亦起下之意嗚呼若生子五節言初服所繫之重勸王以德所命者實欲其以民受命也拜手稽首節以祈天永命取必於王所者所以德也言其所祈則其所受者可知通章敬足以包諴諴足以著德舉一即可當永命不必以敬諴所三字參作三層

惟(頓)二月既望(句)越六日乙未(句)王(頓)朝步自周(讀)則至于豐(句)

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孔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傳疏以於字訓越字不如作及字看)

孔疏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

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厤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爲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是望是己丑爲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厤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此云王朝行下大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爲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毁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朱子曰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横長處非若今世畫圖之爲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此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其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别有權變之道豐去洛三百里可疑

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以甲子紀日書法也

會編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爲創業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以作洛之事告先王見成王上有所承　王宇泰曰步者輦行不駕馬以人挽而行鎬京去豐不遠故每用輦行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武王又居於鎬雖在鎬而宗廟不徙故周家凡有大事皆至豐以告焉

彙解據時說則是豐止有文王廟矣然傳又云文武廟在焉何也且文武廟在焉綴於去豐二十五里之下又似乎廟在鎬京矣此恐是文法偶誤處不然則文頂豐說武頂鎬說

副墨作洛大事不敢不告非以成武志而告　告廟則周召二公同受命於廟可知

演重在至豐字作解朝取貴早之意告廟必以步車用人不用馬敬祖考之意

按傳疏謂至豐告文王廟以祖見者不如蔡傳謂文武廟在爲是　步當人挽車古未有人昇輦之制

講此記成王以作洛之事告廟也周公攝政七年惟二月既望曰越六日乙未成王以作洛重事乃於是日之朝步自周京至於豐以宅洛告於文武之廟示不敢自專也

惟太保讀**先周公相宅**句緊連**越若來**句先字相宅**三月**讀**惟丙午**讀**朏**句**越三日戊申**句**太保**頓**朝至于洛**讀**卜宅**句**厥既得卜**讀**則經營**句

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迪邐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孔傳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講越若來與蔡傳異

孔疏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

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卽卜也　經營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氏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按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

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按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林氏曰漢志曰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

會編以相洛之事委大臣見成王下有所託召公先經理之所以成其始也相宅者觀其要會度其形勢孰可爲王城孰可爲下都也三月當屬下句至洛蹔

重卜宅上蓋作洛大事當稽之天心故用卜也卽洛
誥始卜河朔黎水繼卜瀾瀍東西之謂得卜卽兩云
惟洛食之謂經營只是規度其位次非便營造也越
若來以上是太保承君命而相洛以下是太保稽天
意而定洛　王字泰曰太保先周公者周召二公同
受營洛之命於豐而召公先行也經營未是興工只
是定其處所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蓋
經營定纔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此處
不露出位字其實所經營者卽位也經營中亦有許
多事如城郭之里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修廣之數

之類　馬鍾陽曰越若來帶下迪邁猶言從容而來
也　馮具區曰此下七節皆史記作洛之事首節斷
上是成王告廟以舉事不敢自專而稟命於先王下
是周召協力以成事不能獨任而責於大臣位成又
斷上是召公以時至洛而稽天役民以成其始下是
周公以時觀洛而告神役民以成其終
彙解堯典首節傳云曰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周書曰
若來亦此例可見此節傳中迪邁二字非訓越若只
帶在來字上看　惟丙午朏只紀朏日是丙午以起
下文不是說太保在豐起行之日也　傳三日明生

之名句不可三日斷此三日字不是解經文越三日
字也乃解朏字三日明生自朔日數至初三日也越
三日戊申者自初三數至初五日也　卜宅是一節
得卜是一節經營是一節
集解三月屬下句周召同心召公卜卽周公卜也非
一相宅而兩次卜之謂
演相宅與卜宅相照周召同在豐受命而太保先行
次相之體然也
按先周公相宅先字句法甚古　集傳迪邁而來是
訓意不是訓字越若只當虛還

講此記公相洛經營之任也然宅洛告廟雖人君之
事而相洛經營則大臣之責也故成王在豐使太保
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於是召公承王之命自豐
迪邁而來至於三月丙午朏之日越三日戊申之五
日太保於是日之朝至於洛師之地以建都大事不
可不稽諸天乃命元龜以卜王城下都之所在厥旣
得卜王城定於瀾瀍之閒下都定於瀍水之外遂經
營規度其位次凡城郭宗廟社稷朝市工雖未興而
規模已先定矣
越三日庚戌句太保頓乃以庶殷頓攻位于洛汭句越五

日甲寅句位成句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於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孔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孔疏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

是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大事不可拘以常制也　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爲庚寅旣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卽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

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卽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卽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

葉氏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庶殷所遷殷民也讎民爲役則友民可知

林氏曰盤庚之遷亳太王之遷岐衛文之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故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

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卜筮也太王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此類也

臨川吳氏曰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內之民不徵其力諸侯四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之功力亦省且易故也此訓殷民較傳疏爲明

會編攻位卽攻其所經營之位作洛必資之民力故以庶殷攻位也攻字只是平高下定廣狹之謂獨役庶殷者舉事之初四方民未和會故止役之位成者規模初定也上節卜宅而得卜見召公敬以奉天而

天意從此節攻位而位成見召公悅以使民而民心服此召公所以成始也

宙合位成於第五日則草創可知傳祖社朝市字面不必塡入

演攻位與位成相照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治其所經營之位位成不及城郭者蓋城郭工夫浩大非旬日所能成

按以字有力以之攻位也攻之五日而卽成

講此記公相洛以成位也位次既定力役可興自戊申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民攻位於洛汭自此而定廣狹平高下越五日甲寅則祖社朝市之位成矣此召公經理於始也

若翼日乙卯句**周公**頓**朝至于洛**句**則達觀于新邑營**句　達觀迹新邑連

周公至則偏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孔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于洛汭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偏　若字不必訓順只作虛字看

孔疏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

於相宅無事也　周公自來王未來也

蘇氏曰按後篇是日再卜

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

會編此下是周公繼之所以成其終也周公至是始至洛者凡趨事者必卑者任其勞而後尊者責其成也達觀只是徧視非度其可否之謂　洪南池曰達觀不曰所成之位而曰所經營之位者成卽成其所經營者故也　姚承庵曰國家大事須上相親臨審視達觀于新邑營無他辭者周召同心召公之卜卽周公之卜召公之營卽周公之營也　王方麓曰達觀之意是欲圖之以獻於王也洛誥曰伻來以圖及獻卜蓋達觀之後卽遣使獻卜圖圖卽新邑之圖也

按達本訓通通觀則無不徧矣故傳云徧觀王城下都皆在焉

講此記公至洛以觀位也夫召公既定其始矣於是周公繼太保而往自甲寅若翼日乙卯之日周公於是日之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所經營之位凡召公之所定者歷歷爲之巡視此周公成厥終也

越三日丁巳句**用牲于郊**句**牛二**句**越翼日戊午**句**乃社于新邑**句**牛一**句**羊一**句**豕一**句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
之事

孔傳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
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告立社稷
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
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其牢

孔䟽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
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
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
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

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
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
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
有羊豕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
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
水土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
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
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
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

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
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
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
云句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
土名同而義異也　丁巳十四日也戊午十五日也

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

馬氏曰言社則稷在其中

陳氏經曰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

王氏曰於尊以簡爲誠於卑以豐爲貴故郊特牲而
社稷太牢先祭告於郊社然後用工

陳氏大猷曰此蓋卽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於
天地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
十有二月始烝祭宗廟也

會編周公以時而舉郊社之禮所以告營洛之事蓋
作洛大事有賚於神明故祭告也郊是合祭天地社
是祭新邑之神是時郊社之位已定故可行禮先郊
後社者先尊後卑也

聽月舉郊社之禮重在告營洛之事天地用二牛者
一以祀天一以祀地乃同時合祭祭社不言稷稷在
其中后土乃作洛本地之土神

按舊說祀天以后稷配故用二牛時說郊天原兼后土二牛各一也其說覺優社於新邑只是本地土神非通祀大地故其禮不同稷補出可不補亦可

講此以作洛大事告神也於是大役將興當舉告神之禮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明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不惟以興事告且示郊社有定所也

越七日甲子句**周公乃朝用書**讀**命庶殷**讀**侯甸男邦伯**句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孔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卽州牧也

孔疏甲子二十一日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

文有詳略耳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卽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

葉氏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役衆也與孔疏異

會編用書者以營洛之事載之書也命庶殷者使民知所趨事命邦伯者使臣知所統率卽洪大誥治意也四方民大和會而獨命庶殷著其難也庶邦咸在而獨命邦伯統於尊也　用書不必有書冊如後世行文書之書號召之故曰命先庶殷者取其近也

聽月作役書以告臣民只重在臣民趨事　役書如規模體勢之詳縱横曲折之數工程期限之則財用餱糧之費是也

按命庶殷是一事命侯甸男邦伯是一事命字雙綰邦伯是各率所屬之人非以邦伯督庶殷也依後面侯甸男采衛觀之則此侯甸男是言其概非不用采衛也　命卽以書命之

講此以作洛使民也祭告既舉乃以所用人力多寡工程期限之數作爲役書自戊午越七日甲子公於是日之朝用所作之役書親命庶殷之民其在四方

者命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之分命諸侯傳布於下焉

厥既命殷庶 讀 **庶殷丕作** 句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孔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陳氏大猷曰獨言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

林氏曰召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距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周召之規模其敏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

耳萬年之業成於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

新安陳氏曰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讀此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再卜此不言者周公之吉卜不殊召公之吉卜也兼洛誥自詳之此可略也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卜及遠覩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而無爲也己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命丕作竭精神以有爲也此五日中必會集臣庶計丈數揣高卑等事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即是三月十六日己未戊午祭社後一日也曰洪大誥治即用書命丕作也細而考之脗合無間誰謂殘編斷簡不可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會編曰庶殷丕作則諸侯可知而四方民亦可知矣上二節是周公舉祀禮而祈休於神明下二節是周公定役書而大得乎民力皆所以成其終也

彙解上句承上節來重下一句丕作者趨事赴工無一人之不然也　攻位定其作之規模丕作成其位

之功緒

拂鏡塵相宅卜宅攻位事分三時達觀用牲用書亦事分三時故各記日以別之

講此承上言周公悅以使民而民忘其勞也公既以役書命庶殷矣但見庶殷之民莫不歡欣鼓舞以終其事而大來從役焉則祖社廟市之位日見成績不但向之位成而已夫頑民且然則四方之民可知萬民且然則百工之播民和又可知矣此皆周公之成終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讀 **出取幣** 句 **乃復入** 讀 **錫周公曰** 句

拜手稽首句旅王若公句誥告庶殷讀越自乃御事句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告誥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

問據召誥文只說召公先至洛而周公繼至不說成王亦來也然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乃曰旅王若公其辭又多是戒成王未知如何朱子曰此蓋因周公以告於王耳

王氏曰庶邦冢君諸侯會於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爲禮且致慶也

新安陳氏曰作洛之急務在化殷人而化殷人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耳取幣獨言庶邦而不及庶殷者蓋用書命丕作無聞於庶殷而取幣陳王不及庶殷歟篇末奉幣供王即此出取之幣前後相照應

會編人錫周公以上是史臣記事之辭曰以下是召公對周公之辭重在陳誥上取幣下當補出誥字旅王若公兼幣誥言幣者諸侯見君之禮所以供王新邑之祀者也誥者召公陳戒之忠所以助王新邑之治者也陳王而曰及公者託公以轉達也誥告二句正言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誥告云者如著之話言以啓其式化之機予之禁令以革其怙侈之習是也含誠小民意自乃御事含敬德意曰自者言當自任其責而非臣下之所能預也蓋言相洛之責雖在乎我而治洛之本則在乎君今欲誥告殷民以爲祈天之地必正本清源以爲轉移感動之機御事有不得辭其責者末緻欲周公達幣誥意 洪南池曰入錫兼誥幣在內旅王若公言我欲以書幣陳於王周洛相遠不能自陳也而必及於公公其爲我轉達之也誥告句欲其誠民以爲祈天之地越自欲其敬德此二句正所以陳王及公之本意末緻我之致誥正以誥王盡此道我之奉幣正以供王能此道我意如此公亦同此意者旅王其容已邪 王宇泰曰諸侯之來何以有幣蓋諸侯初期成王至洛故備見君之禮而召公所以併誥達之者其意在後用供王能祈天永命也殷民雖遷而向化之心未純當有告教以開導之然其根本則在王身耳要看一自字誥告庶殷言

語之訓誥也自乃御事則身爲範之矣　杜靜臺曰
拜手稽首之禮本致禮於周公躬盡於入錫公之時
而因敘言之耳有所陳而先拜臣道之常此雖不及面王當爲遙拜拜王非拜周公也
彙解錫字旅字宜指幣言　幣爲庭實故用旅陳玩
旅字只宜說幣　傳云取幣物以與周公則錫字尊
指幣無疑矣至於召公與周公言數句是會意解亦
未嘗以旅字兼誥說　拜手以下都是太保之言不
宜兩截看誥告以下九字爲一句當於誥告一讀傳
於殷字句絕則這誥是告庶殷而非告王者矣　自
由也　要看一自字御事或以稱大臣或以稱天子

猶漢人稱朝廷爲縣官也　此是誥中之大旨不是
誥下文嗚呼以下方是誥
副墨以邵家語以公退之以相兼統外侯暨京初成
王朝新立故率之獻幣爲贄
由合取幣旅王是二事篇中皆旅王至奉幣方應取
幣旅王只重書邊不必兼幣說幣所以將敬耳旅王
而及公公尚攝政亦有殷民之責者
演重在誥告二句作解乃一篇之大旨拜手稽首對
公如對王
按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倒提幣字在上謂冢君之幣
出取入錫便明幣自是冢君之幣召公無幣也入字
與出字應錫周公跟幣說而補書在言外旅王或專
指幣或專指書不如兼說覺全若字作及字看或作
順字解太甃稱公是對公之言非對王之言對王則
當云旦矣誥告庶殷作誥以告之也此誥與告王之
書無干告庶殷從御事始自非自己之自當連下讀
越字虛帶作語辭　附臆說召公言我之作誥告王
爲庶殷之事於此自乃御事轉達之御事指周公不
指王　上旅王指幣誥告方說誥似覺分曉俟質
講記召公託周公達王之意也洛邑事畢周公將歸

宗周召公欲陳戒成王乃以向者庶邦冢君之來各
有贄見之幣今則出而取之乃復入錫周公而因以
書並與之且言曰洛邑既成公之歸也予於此拜手
稽首以此書幣陳之於王及託我公轉達之蓋以作
洛爲化殷之地而君身實爲化之原茲欲以誥令告
教庶殷化悍逆而爲友順其根本越自乃御事始責
不容諉非一二小臣之所能與矣故我之致誥政以
誥王蓋此道公亦同此意者旅王其可已哉

嗚呼句**皇天上帝**讀**改厥元子**讀**茲大國殷之命**句大國殷連
惟王受命讀**無疆惟休**句**亦無疆惟恤**句**嗚呼**句**曷其奈**

何弗敬 句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疏之有

孔傳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愼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

孔疏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朱子曰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旨也元子者天之元子也下文至篇終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

呂氏曰人君代天作子是爲天之長子

西山眞氏曰大明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

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

新安陳氏曰此元子字當與下文元子哉對觀元子天之元子卽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有敬耳昔殷元子嘗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爲他日之改是亦有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哉此二節始曰嗚呼末又曰嗚呼元老大臣拳拳忠愛嗟歎以深警上心不能自已之至情也

會編此以下皆誥中之言此節以兩嗚呼對看上示

以天命之不常下示以保命之有道蓋敬德所以誠民而誠民所以永命也改字貫大國殷命說謂改其元子及大國殷之命也曰元子曰大國皆儆動成王之辭受命當云繼文武而受命應元子大國說無疆以大言非言其久也言王既爲元子而統大國則在今日固有莫大之休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爲他日之改是又有莫大之憂也正見天命不可恃意奈何弗敬是召公深致意之辭能敬則民心悅而天意得無疆之休可常保矣　來路然曰此首言天命之不可恃顚當爲休可改易亡爲恤敬者誠民之本而天命

所以去留之機也要發奈何字此只言敬德誠民末緣出　陸寶府曰元子與命天之眷商而爲無疆休者也一旦改而爲恤可見恤隨休轉當無疆休時即有無疆恤在奈何弗敬奈何諺所謂沒奈何也人情惡檢樂縱但朝夕兢業不能益元子大國之尊而一倫惰求爲匹夫而不可得有不由得我不敬者此節未露德字而所敬者實德也　董思白曰元子大國殷命不要分做兩件言元子的大國殷命故有一茲字在中王其奈何弗敬不可純講一套當敬的話全要發奈何二字以惕動成王如云敬則恤者可轉爲休弗敬則休者反轉爲恤奈何不念元子大國之可改而弗敬也　姚承菴曰古大臣愛君之深故劈頭就發歎將改命一事說起而深致望其無疆之恤又重嗟歎而深致祇其加敬焉下文誠小民永天命總含蓄在敬之一字此數句是一篇之大旨此敬字是一篇之要領

箋解茲此也此大國殷之命本元子所受者今改了元子此箇大國殷之命而屬之我周所改專指命說傳將元子大國對而增一亡字以對改字非　曰曷曰奈何深言不可不敬也

按改字貫元子及殷命是一句語氣依傳作兩項爲妥或謂總是改命一意與傳不合曷其奈何四字似複頗難安頓曷其奈何只用二字方明蓋召公是急口勉王故下四字推疊爲說耳時講俱欠分曉　或作王其奈何弗敬講又覺遺卻曷字　或作倒裝句謂王奈此憂恤何何可以不敬也或抽出奈何置末講此以天命之無常儆其不可不敬德也召公歎息曰嗚呼昔商紂嗣天位爲元子而有大國之命似不可改也乃皇天上帝一旦改其元子之貴及茲大國殷之命使我周代之天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繼文武而爲元子享有大國休美無疆矣而元子可改大國可亡難必其永享於休也則亦有莫大之憂嗚呼王曷其弗敬乎不敬則違乎天而莫大之憂至矣王其奈之何哉

天(頓)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句)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句)越厥後王後民(讀)茲服厥命(句)厥終(頓)智藏瘝在(句)夫(頓)知保抱攜持厥婦子(讀)以哀籲天(讀)徂厥亡(句)出執(句)嗚呼(句)天亦哀于四方民(句)其眷命用懋(句)王其疾敬德(句)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欲遠絶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

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孔傳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自此服其命言不忝　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　民哀呼

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民主　言王當疾行敬德服命厥終講與蔡傳異

渼上朱氏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在矣衆人物欲蔽之故魂散而氣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

袁氏曰疾敬德者更無等待遲疑只今便下手

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安可盡恃太王王季文武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而迓續祖德爾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緊著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强而能敬苟悠悠玩愒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會編此申上節天命不可恃而言天既遐終句正指上改厥元子句下是就其中推出不可恃之意天亦亦字有味言天雖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辜故其眷命轉而之文武也懋字指文武言大意言紂不能德以誠小民故天絶其命雖殷先王亦無如之何矣使王不能疾敬德則亦無以誠小民而

天命又將他歸矣雖文武亦將如之何哉此敬德之功所以不可緩也疾字重看見初服之時天人所繫甚大不可少有怠緩意敬德下補誠民永命出來與上節相應　洪南池曰此申言不可恃意重紂失天命而歸於文武耳不重眷命用懋上總見商哲王靈爽在天紂猶不可恃如此我文武雖受懋命王其可恃文武而不疾敬德乎上恐其恃元子大國下恐其恃祖宗　陸實府曰智藏瘝在見不能敬德夫知至出執見不能誠民天亦至用懋見不能永命故勉王以疾敬須知疾不是欲速心欲速卽爲助長此卽惟

日不足之思惟恐今日不敬後即欲敬而不能又恐敬之量無窮猛力趕上猶或不赴不疾如何成敬

姚承庵曰上曷其奈何弗敬是儆戒之辭此其疾敬德是直勉之之辭較上又加緊嚴

彙解厥終指紂稔惡時言也其初爲惡未極在位尚有智者終則智藏而惟有瘝在矣夫知之夫即禮記民夫人之意夫知者人人皆知如此也　方殷之末亡即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終於滅德之紂眷命用歸於勉德之周此見天命之不常而無疆之憂乃在於方休之日知憂其憂而疾敬其德則休可常保不然天命已改而不知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即不敬德之明驗也至是紂雖欲改過而已後矣敬德豈可以不疾乎　上節專說敬則包德字在內此節說敬德則所敬者是德而敬字著落在德字上矣上下文異而意同

宙合天既遐終指往事言遐終者一去而不返也對祖宗言爲後王對天言爲後民兼言之服命與太甲新服厥命同謂爲天子也厥終者究竟之語夫字以民之壯者言亦字承上文來天愛殷之心不勝其愛民之心耳眷命用懋即改大邦殷之命也此見天心

之厥亂未及祖宗不足恃語恐礙下文

按首句截住是包通節意說天亦哀正承首句來言天非故絕殷命亦只是哀民之故眷命用懋仍是遐終殷命一套語非既遐終而又哀民眷命也當玩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語氣不完須補出若可恃意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十字連讀見有賴其祖德意厥終云云乃是所以致遐終處　夫字作人人字看爲妥不然可對婦言不可對子矣　徂厥亡言初無定向隨所往而任其逃亡也　此節舊講欠明愚見如此姑存之以俟質　或作茲服一讀厥命厥終連不可從

講此申言天命不可恃見不可不疾敬德也今天於大國殷命既永遠棄絕之矣然此殷之多先代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以庇者及其後王後民商紂之君於茲受天明命不能敬德使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同惡相濟毒害其民民苦虐政無可控訴人人惟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於天往而任其逃亡求以自免乃出見拘執無地自容天心仁愛斯民其能以恝然乎嗚呼天雖不忘先王之有德而亦重哀四方民之無辜而眷顧之命在於殷者其轉而

眷命於勉德之文武殷命於是乎遐終雖有先王在天之靈亦無如之何王其可不汲汲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哉

相古先民有夏句**天迪**讀**從子保**句**面稽天**頓**若**句**今時既墜厥命**句**今相有殷**句**天迪**讀**格保**句**面稽天**頓**若**句**今時既墜厥命**句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按傳疏王其疾敬德屬此節訓釋多與蔡傳不合故不錄

新安陳氏曰從其子而保之卽孟子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而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兩面稽天若卽對越在天之意此一節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會編此亦承上天命不可恃而言合夏商二代言之見不惟有商爲然也夏周相去已遠故曰相古商乃近代故曰今相天迪禹如錫洪範之意迪湯如錫湯勇智之意主德言皆有思若啓之行若眞之之意從子保者使啓賢能繼禹也格保者假手有命也主兼言面稽天若兼兩意說禹知天迪其德則從而懋厥德知天保其子則從而傳之子此禹之面稽天若也湯知天迪其意則從而懋敬厥德知天格保則從而伐夏救民此湯之面稽天若也墜命處重看正發不可恃之意見成王不可不疾敬德以誠民永命也此節與上二節只反覆言天命不常非有二意不曰神稽而曰面稽眞眞覿面相對敬順無違正是面稽處

蒲思白曰兩箇今時既墜厥命要斟酌蓋夏之墜命既過一代了墜命既久何以亦曰今時墜邪當於前面墜命句講云夏之命且屬之商而更移之我周矣今安在哉後面墜命句云殷之命昔受之夏而且移之我周矣今安在哉

彙解面者不背之謂蓋知天意而順之也禹湯之意雖非拘拘求合然其所行自與天默契　面稽天若非召公洞見天人之際不能言　禹湯順天如此宜其永命矣而後世子孫不德卒墜其命祖考之休難爲後世憑藉如此今文武雖爲天所眷王其可恃之

而不疾敬德乎全節重在天上
宙合面稽虛都在迪德上說而命子格命略帶以二
聖之德無救後人墜命天命不常於斯益信則疾敬
其德王亦求所以面稽於天者可也
聽月專重天命上祖宗輕
講此節夏商之事見天命之不可恃也相古先民有
夏之禹天固啓迪之使其祗德日新又從其子而保
佑之使其善繼善述禹於斯時面考天心知其迪德
也順之而懋德知其保子也順之而傳子今時已墜
厥命而夏祚終矣禹其可憑藉乎今觀有殷之湯天

固啓迪之使其聖敬日躋又使先革夏而保佑之以
有天下湯於斯時面考天心知其迪德也順之而顧
諟天命知其革保也順之而伐夏救民今時已墜厥
命而商祚終矣湯其可憑藉乎彼既不可恃今王其
可恃乎信當疾敬德而使天命之不墜也

今沖子嗣句子遷 沖 **則無遺壽耇**句 **曰**讀 **其稽我古人之德**句 古人迪 我 **矧曰**讀 **其有能稽謀自天**句

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疏遠故召公
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
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

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
無遺壽耇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按孔傳其稽云云皆作王如此不承壽耇與蔡傳異
不錄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
新安陳氏曰老成知古又能知天所賴以稽古道天
道幸有壽耇如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遺也稽者古
德非壽耇者閱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
非壽耇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
會編上言德之當敬此欲其任老成以爲敬德之輔

也老成之人計慮深遠外似迂闊而幼沖之君喜用
新進勢常易疏故特以無遺壽耇告之首句虛下二
句正言其所以不可遺之故古人之德即敬德如夏
之方懋厥德湯之懋敬厥德皆是稽謀自天者言其
德與天合心與天通如何而墜命固有以默識其幾
微如何而永命亦有以潛通其主宰所謂迪知帝命
格知天威是也謀是揆度之意謂其所謀度皆稽之
天也矧字重看即注尤字意夫惟稽古人之德則人
君當資之以法古人固不可遺惟稽謀自天則人君
當資之以保天命尤不可遺也召公在當時正老成

之臣而是書所言皆先德之所在天理之所存恐非幼沖之君所樂聞者故特首言之　洪南池曰興亡之鑑莫備於古人之德吉凶之理莫嚴於天德字兼敬不敬天字兼保命墜命通篇大旨皆攝在此二句稽謀即國家之計謀稽古德是他閱歷既久聞見廣博處稽謀自天是他造詣既久聞見精微處　王方麓曰非與古人同其用心者不能知古人之德非踐履至到心與天通者不能稽謀自天然德之在古者迹於既往而易見理之在天者隱於未形而難知故下一矧字合之正見其不可遺也　袁玉蟠曰此節

另爲一意言敬德而提起聽言者所以聳其聽也二稽字相應稽天較稽古覺深些故曰矧天即德之所從出也古人之德就好邊看夏殷以上皆是曰我古人之德有包含千古於我心之意謀事揆策而稽考其自於天不以意見用事而以天理成謀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非平格大臣未能深造及此

彙解將言敬德諴民而先之以無遺壽耇者乃從敬德之資推言其要以爲最先沖子嗣立血氣未定尤易狎於褻小故於遺棄老成之戒爲嚴

拂鏡塵沖子二字有味正與壽耇相反嗣非嗣文武即嗣其既墜之命當緊承上說蓋召公在當時乃壽耇之臣而是書惓惓以夏商爲鑑正是稽古人之德反覆以天命爲懼正是稽謀自天故訓之以無遺而使王聽其所言之意無遺要看得細一念不在老成便是遺則無遺則字是斷然之辭乃一篇喫緊處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稱我古人之德以敬得之稽古人之德疾敬德者資焉然必到稽謀自天處乃爲稽德之極故於稽天處著一矧字又進一層二稽字正照上面稽一稽字

詳注古人勿專指夏殷亦勿兼不德

演玩注固字尤字與本文矧字有串意

披稽謀自天謀字當倒提出凡有所謀畫皆稽之天也

講此言當用老臣以奉天命也召公又以老成之言多不見聽於幼沖之君將謂其老耄而忽之也故又言今沖子嗣守天命則無遺棄老成之言焉老成之言聽之雖若迂闊而言之實有依據蓋其閱歷久諳練深於古人之德可師法者皆有以稽其行事之實是固不可遺矣况曰其心與天通凡爲國家謀慮皆

能考之天理而不違是尤不可遺也蓋壽考足爲敬德之助王能無遺則能敬德諴民而足以祈天永命矣

嗚呼句**有王雖小**讀**元子哉**句**其丕能諴于小民**讀 丕能連**今休**句**王不敢後**句**用顧畏于民碞**句 顧畏連

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諴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諴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於民之碞險可也

按孔傳以後爲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爲先碞訓僭謂僭差禮義與蔡傳大異不錄

蘇氏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新安陳氏曰諴于小民而今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碞者蓋民之碞險可畏常伏於大和盛美之中恃其已和且美而不回顧卻慮以畏之則福兮禍所伏矣此所以爲險也是以莊生曰人心險於山川 今休矣猶欲云云與蔡傳口氣不合

會編此言嗣王所繫之重欲其敬德諴民以祈天命下數節皆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子哉要點出天命

民心所繫甚重之意其字是召公期望之辭諴小民含保受威命明德意講丕能處含敬德意潛消默奪之機正在於此講諴字當云變其怙侈之習而馴擾於法制之中革其陵蕩之風而優游於教化之內非使民得所之謂也今休就入天命意謂民心安而天命俱安逐景運於方隆開太平於有象而爲今日之休美也今休二字有味對無疆惟休看前休字以受命時言此休字以永命言對昔言之故曰今也此句無工夫王不敢後二句正敬德工夫而諴民永命之本不敢後卽是疾字畏民碞是敬德中事一直說蓋自修德檢身之時而切斯民碞險之懼則敬自不得不至功自不得不急也能如是則祇德遠同於有夏聖敬近同於有商小民和而天命永矣元子之責不既盡乎　來路然曰一篇關要在此說得渾全明白丕能中藏敬德在未可露出諴和在教化上說消融其悍戾而歸於友順也眷命乃前人之休天命垂於有永乃今日之休王不二句串疾於敬德用以顧畏民碞而諴和之則今休可祈而元子之責盡矣民心撫后虐仇況殷庶本反側不靖尤爲險者此節是下三節柱子　董思自曰恐成王自以沖子而他諉故

申之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則又不得諉於沖齡之故矣　陸實府曰方謹毖之日卽言諴和非一味寬和也法制中自有順適處不徇不激使之服習約束而不苦難我和民而民未和非能諴也萬民和而一民未和非丕能諴也　王方麓曰民碞者天命之得失係於斯國祚之修短恆於斯如此則知敬德矣

彙解不敢後卽是疾字顧畏民碞在諴民之上顧畏者顧念而畏懼之　通節元子哉以前只言其受命今休以前纔言及得民以後言其所以得民　今休分上是諴民爲永命之本下是疾敬德爲諴民之本

宙合元子哉哉字甚緊見有無疆休恤在其轉恤爲休轉休爲恤不以沖子遂少恕也丕能丕字正從上無疆來惟王受命爲已往之休受天永命乃將來之休今休已說向天命宅洛但未露出俱只照本文講王不敢後卽是疾敬顧畏民碞卽是祈天命蓋一事三言而於治民則爲諴於受命則爲祈於修德則爲敬也

演歸重在王不敢後二句作解正與緊諴民之語曰諴便有德字意在明明露出不妨王不敢後後字承上今字來亦有疾敬德意在民碞又從休字照出險可使平則休者至矣用顧畏只不敢後意諴民之心事也

按蔡傳王其大能諴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分明是活話而講意多作實語未是　丕能句是期望語不敢後方是勉勵語顧畏民碞便不可不敬德以諴之上下一意相貫　休就天命說應前有據

講此言元子所繫之重當敬德以祈天也召公有慮幼沖之君恆自諉曰今雖未能敬德而後日猶有待也故又歎息曰嗚呼有王年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天命民心之所繫責任重大如此胡可以幼沖自退

託也彼上帝之命繫於民心其大能諴和小民化悍逆而爲友順使民心安天命與之俱安而爲今日之休美乎然此非可他求也王亦惟疾敬其德不敢稍緩用以顧畏於小民之碞險而必求所以諴和之則今休可期而元子之責盡矣

書經詳說卷五十二終

书

書經詳說卷五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召誥

王來頓紹上帝句自服于土中句旦曰句其作大邑讀其自時配皇天句時連自毖祀于上下句其自時中乂句王頓厥有成命句治民今休句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卽休美矣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

孔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爲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爲治當愼祀於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孔疏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

朱子曰言王來居洛邑繼天爲治服事也土中洛邑爲天下中也林氏以此句王來爲王亦至洛邑之驗恐未必然但王命來此定邑耳　稱周公言當作大邑而自此以祀上帝以及愼祀上下神祇又自此居中以爲治則是王受天成命以治民矣蓋召公述周公宅洛之意 治民連成命讀本孔傳今治民屬下句

陳氏大猷曰君前臣名故稱旦曰又舉周公之言以告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配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是而毖祀上下使幽無愧於鬼神自是而宅中爲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可也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可不思所以稱之

新安陳氏曰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於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

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陳氏雅言曰是時召公知成王已有退辟於周之意故言此以勸勉之也活動之意全在一來字

會編上言敬德誠民永命此欲其宅洛而行之也紹上帝句輕重自服土中觀注當字可見服者服行誠民之事曰自者化民成治乃人君之責不可委之他人也節自乃御事意祈天敬德意且勿露出旦曰四句召公引之以證自服土中之言三句雖平而召公之意則重在中乂句配皇天如奉答天命是也毖祀

上下 如肇稱殷禮是也中乂如教養內治是也俱與洛誥相應末二句串說是召公期以宅洛之效命卽元子大國之命今休卽上文今休蓋惟王受命尙未可以言成而成命未得亦未可以言休也能紹上帝服土中則民心太和而天命凝固天之眷周將一成不易而治隆俗美赫然於新造之邦矣豈不爲今日之休耶休就成命上見曰今者言不待後日而見也通節對上其丕能句看 洪南池曰配不是郊祭上天如太甲克配上帝一般王厥二句串是自服之效成命一定不改之謂本民心安來今休卽在有成命

上見敬德意俱在下節 按召公爲洛成而作是書下三節俱歸重宅洛圖治上周公歸鎬正將迎王宅洛故召公有王來紹上帝之言自服土中句方是勉之之辭蓋化民成治乃人君之責不可委之他人配天毖祀亦宅洛所當盡之事 王方麓曰自者見今親政非如昔者仰成大臣而已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重在末句蓋證自服土中之言也中乂謂自中而布治於四方也末二句言天有成命斯誠民之至而爲今日之休也上是期之之辭此是決之之辭 周季侯曰大邑者與周邑爲兩大也玩二其自時字

則毖祀乃配天中之餘事耳重中乂上中字與土中之中相照乂卽服也其者期望之辭自服土中以爲治則命從此成成有郟鄏卜年肇固不易意此治民今休之實也

彙解首二句一直說紹上帝處服土中正所謂紹也自服以誠民意講 舉旦之言以見期望之同臣與旦同事也故得以聞言於耳臣與旦同心也故敢陳此言於王願王以旦之言信臣之言蓋中乂之實以展自服之道 紹上帝服土中原有虛實之分則配天與中乂亦有虛實之分矣歸重中乂未爲無理且

配天是克配上帝意配字從紹字生來毖祀上下指
舉祭說似不可與配天爲一意兩箇其自時只是遞
說下去配天毖祀還是兩件　服土中中乂只可作
誠民不可作敬德意

挑鋭塵此節專主治洛言蓋誠民今休之實落處也
服土中洛邑爲四方之中一番新創必有一番政聲
惟王得以行之故曰自引旦之言乃二公相語作洛
之意召公又述以告王耳

按自服土中句重則所引周公言自是重中乂句然
在周公口中還他三平未爲不可或以兩自時遂將

毖祀連配天爲一事覺鑿時字作是字看猶云自此
也或作時候之時尤非　今休與上節應上節傳中
用乎字此節傳中用矣字上虛下實語氣有分不得
混看

講此期其成治功於洛邑也然誠民今休者於何見
之王來洛邑以元子繼上帝則誠民之事王當自服
行於土中由洛而達之天下焉此非臣私言也旦嘗
曰其作大邑於洛其自時配皇天爲天下之君焉而
毖祀於上下爲百神之主焉其自是宅中圖治爲四
方之綱焉旦中乂之說卽臣自服土中之說也王果
能之王所受於天者庶其有一成不易之命而治民
於洛今卽見休美矣

王顿**先服殷御事**句**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句有周連我**節性惟日其邁**句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
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
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孔傳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
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
臣必協和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

中則道化惟日其行講節性日邁與蔡傳異

孔疏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
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
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勢或疏忌周臣新舊
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
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
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人各有性嗜
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
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
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䈎氏云杞

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
林氏曰周遷殷頑民於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親比介助於周之御事然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教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殷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遂與性成而忘反耳上之人有以節之使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
會編此推言化民之本乎臣也先字重看服殷句虛下二句正服殷之事比介二字串說副貳我周臣即

所以親近我周臣也惟日其邁對上二句言即化服之效臣化則民可化矣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一王方麓曰性如性之欲也之性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性本有節惟爲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返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習染之非不得不止好惡之節如水得防日進於善而不能自已此正人夾輔之功也以人治人此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彙解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民爲重故特言之化殷以服其御事爲先殷之御事素以肯得民以族得民殷人之所視而從也　先字對民而言服化服之也　曰先服殷御事可知服殷民姑後矣
先字不是對周御事說　親近副貳還是二意親近是與之雜處副貳是爲之僚佐節性緊帶比介句讀有工夫惟日其邁以效言無工夫
按首句讀斷比介句連節性一氣讀惟日其邁是進步語此當分曉　比介周御事只是服殷御事處非並化周臣也傳疏俱誤
講此言治民當先服乎臣也王必先化服殷之御事何以化之惟以親近副貳我周多遜之御事俾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放心收良心

長日進於善而不能已矣殷民儀而刑之又安有不化哉

王頓**敬作所**句**不可不敬德**句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按孔傳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作一句讀殊欠分曉
朱子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　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卻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林氏曰欲節民之性又在王之所化故王又當以敬爲所不可不敬德以率之非政刑所及也

陳氏大猷曰旣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

新安陳氏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本孔氏只作一句說蔡氏以所字爲句作兩句說眞氏日記以蔡氏說爲長然蔡說實自呂氏所其無逸之所發之殷人汚於舊染而其性流今欲節之而使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爾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卽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

此心放縱於人欲之僞而性日流日其邁卽上達乎天理而日進乎高明之意也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之所當然而不可不然者非有所勉強而然如饑食渴飮之常無所爲而爲者也能如是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會編此推言化臣之本乎身當兼化民意講蓋敬德所以誠民故也上句言當如此是勉之之辭下句言不可不如此是戒之之辭一正一反意敬作所卽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往不敬之謂不可內含臣民不服而墜命意蓋不能敬德則不惟殷之御事不服而斯民亦不可化欲享有成命爲今日之休亦難矣是敬則可不敬則不可故曰不可不敬德此對上王不敢後一句看　洪南池曰殷臣之覗效又在於君故君當常敬德一或不敬則心入於非幾身蹈於非道臣雖比介而不化民亦無所觀法矣末是能居敬則臣服而民亦洽成命之休可必矣　自其丕能至此大意是召公祈王誠民永命而急於敬德必欲其宅洛以行之也

彙解敬作所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講而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之合理卽德也然上句未須說出德字

先服殷御事者誠民之機也敬作所者誠民之本也以身率臣以臣治人則敬德之化愈光而誠民之用廣矣　今王欲服殷御事不可只靠比介有周御事須是敬以作所爲本由此觀之可見王不可不如我前所言敬德也這敬德正應疾敬德　不可不敬德見王身臣下之表率不敬則不足以化臣而況民乎下文不敬德則墜命亦不可不敬德之故

按上敬字虛下補出德字總是敬以修德德是現成字敬是工夫字或云敬卽是德不必言德或云心卽是敬心外無所倶屬異學魔語不可用

講此言化臣當自身始也王必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以敬爲所於以端化臣之本可矣苟不知敬德則臣弗化而民弗和天命亦難成矣王不可以不敬德也

我頓不可不監于有夏句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句我不敢知曰讀不敢知連下有夏服天命頓惟有歷年句我不敢知曰讀不其延句惟不敬厥德讀乃早墜厥命句我不敢知曰讀有殷受天命頓惟有歷年句我不敢知曰讀不其延句惟不敬厥德讀乃早墜厥命句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卽墜

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孔傳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服字亦只是受字意

孔疏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林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故召公於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之也至於敬德則有歷年不敬德則墜厥命蓋無可疑者

會編上欲成王敬德誠民永命以盡宅洛之事此欲其監於夏商之墜命而力行之也首一我字指成王言監字兼得失兩意重在監其失一邊觀下墜命句可見曰不可不者言不監二代則不知有覆亡之憂而無以爲懲創之機也我不敢知以下卽所謂不可不監者蓋以數言則天命不可知以理言則係於敬

德惟不敬德而墜命此乃可知者也與相古先民節相應盖夏商之命所以不可恃者以不能敬德故耳

來路然曰此復舉夏商爲監而直言其不可不敬德之故也首我字著王身上餘四我字召公自謂監視也兼法戒二意

陸實府曰不可不敬德則不可不監矣監夏又要監商連說一監於夏猶曰偶然惟再監於殷而得與得相符失與失相叅夫然後愈知儆矣監非徒留神於史冊直若目擊其事而儆省者非徒修於一時直若自履其地而憂惶者鏡人所以自鏡也不可知者數也可知者理也惟不委於數而

求於理乃所爲監不然空空戒其失而羡其得何益之有惟有之惟語活惟不之惟決辭兩相叫應看早字召公猶以四百六百爲未久者　姚承庵曰我不知凡四見下面承惟不敬厥德云云召公意若曰其歷年其不延我通不曉得只曉得不敬德則墜厥命耳語意極直截而痛懇　邵二泉曰早墜厥命卽所謂不其延也延不延在德而由天乎哉　王振子曰疾敬德乃不早墜命早墜命是不疾敬德則早與疾應又與淼反

衆解此正推言不可不敬德之故二不可不字卽因上文不可不字而翻之也　四敢字最重非不知也不敢知也　兩有歷年兩不其延俱是虛空描寫或實指夏商先王及桀紂恐非　四箇不敢知非謂往事迷沒不可推究只言其永不永我皆不敢知而在所不論耳以永不永相形歸重在不永上故兩監字作監戒說上言當戒夏商下言所戒者正在於不敬德而墜命也或欲作監視說兼得失兩邊則意反緩了蓋此監字對下節嗣若功嗣字監者以不敬墜命者爲戒嗣者以敬德永命者爲法

能解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言而又以夏商興亡之

故亟發不可不敬之意四不敢知不可虛說謂夏殷天命不敢知曰定宜有四百六百之歷年只是二代先王能敬德故也亦不敢知曰夏殷天命至桀紂宜墜失只是不敬德之故是以不延耳

按直解四不敢知於歷年實指禹湯不延實指桀紂不知謂不知爲何長久爲何不延以起下不敬德句亦說得順而宙合謂不敢知屬天上更覺虛圓　早墜命就桀紂身上說非以四百六百年爲早也陸說未確

講此舉夏商興亡之故見不可不敬德也夫欲知德之不可不敬將何所監乎我不可不監於有夏焉亦不可不監於有殷焉非惟監其失而監其所以失也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四百載惟天之有意於歷年我不敢知曰夏祚之滅惟天之不其延惟夏嗣王不敬其德乃早墜其命天欲延之不可得也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六百祀惟天之有意於歷年我不敢知曰殷祚之滅惟天之不其延惟殷嗣王不敬其德乃早墜其命天欲延之亦不可得也命之永短不係於天而係於德如此非其所當監乎

今王嗣受厥命句**我亦惟茲二國命**句**嗣若功**句**王乃初**

服句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敎化之始乎

按集傳於若字無訓當是虛字孔傳謂繼順其功德不可從　又以初服句屬下節

新安陳氏曰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善終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之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眞陳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爲一套語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議論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陳氏大猷曰此章言尤懇切

會編此承上監夏商而言蓋嗣其敬德而歷年者正戒其不敬德而墜命者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王繼之故曰嗣受厥命我亦惟兹句重長短不可知意言是命人皆以爲天眷我周之命而自我言之亦謂惟此夏商之命其去其留皆不可知惟敬則有歷年不敬則早墜命也卽無疆惟恤意言此以起嗣若功句有功指禹湯如祗台德先而開四百之基懋敬厥德而開六百之祚是也王乃初服句申言不可不嗣若功之意初服者自服土中之初天命之去留所係也於初服而嗣若功則有成命而無墜命矣　洪南池曰此節結上起下意有周受命人知天之眷周而已不知夏商既墜之命而移之周者若循環然非一家之器其歷年長短亦不可知也知我德而已有功指禹湯言嗣之者疾敬德以延周命於無窮也初服句甚言不可不嗣若功意蓋初之不謹雖欲善其終而不可得者况言初服則天心欲留未留人心欲歸未歸之時也下面數節又因初服轉出幾層議論來

王方蒞曰自服以親政言初服對嗣位言承於前日嗣始於今日初暗指宅洛言之也

彙解監於夏殷而嗣其有功者此兩節相承之意嗣若功嗣字應上嗣受嗣字　我字與上節首我字同義若字只當彼字看　召誥一篇初段終於沖子又從沖子生出第二段二段終於初服又從初服生出第三段所謂意若貫珠者也

宙合兩嗣字皆指繼夏商爲言蓋受亦受其既墜者故嗣亦嗣其不可知者兹字正指不可知惟嗣其不可知故當嗣其有功者以上皆跟自服土中說至王乃初服又進一層玩乃字口氣公慮甚深

按我字是召公自言觀集傳我謂云云甚明也彙解謂與上節我字同未是　惟此二國命言與二國之命是一樣　嗣若功指禹湯爲是不可指啓太甲

服字是自服土中之服非服天命之服

講此欲其繼敬德而歷年也今王嗣受夏殷之命我謂求知之不可必亦惟如此二國同一命也則當反其後王之不德墜命者勿與同敗而嗣其前王之敬德歷年者與之同功可耳況王今日乃服行教化之始可不思所以嗣之乎

嗚呼句**若生子**讀**罔不在厥初生**讀**自貽哲命**句**今天其命哲**句**命吉凶**句**命歷年**句**知**頓**今我初服**句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孔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於天其實在人

孔疏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患爲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

朱子曰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愼其初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矣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年不敬則愚則凶則短折也

呂氏曰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求也

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者於己取之而已下愚爲自暴自棄而上智豈非自貽乎

陳氏曰自貽哲命命在我也天其命哲命在天也

葉氏曰哲命以哲爲天所命也

新安陳氏曰按呂林皆以哲命爲性命之命然哲命

之哲不應遽有性命眷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爲正

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不愚哲則爲天所命愚則爲天所不命焉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無不在其初生時自貽哲命者王之初服亦猶是也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

會編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其當謹也首二句是喻言今天以下方實說正發若字之意生子就提孩有識時言哲命者聰明睿智之命曰自貽者蓋雖出於帝之降衷而實己之習善所致也哲以德言如天

廸其德之意吉凶以徵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歷年以國祚言如享國長久之意三句皆重不可知上所知者在我之初服能敬與否耳能敬德而嗣若功則自貽君身之哲自貽禎祥之吉自貽國祚之歷年矣

杜靜臺曰若字上先點正意天命人以虛靈知覺是謂哲命哲命雖皆天賦然習之以善則智習之以惡則愚其習善而智乃己之所自致而非由外至也故云自貽今天其三句要體認注中數乎字知今我初服重哲吉歷年一邊不明哲而凶而墜命意輕帶言之　陸實府曰自貽卽貽謀之貽頼下愚爲自暴

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

彙解上欲其謹初服自此至永命言初服所係之重欲王敬德誠民以祈天命也　生子與初生俱不是指出胎時言生子是通始終說比初生意又渾些初生則以幼時對壯老時而言　罔不字不必兼善惡兩邊說只主好邊與自貽句緊相隨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有次序哲以德言尚是說他人品吉凶以身之禍福言歷年則是國祚之久而福之永矣

按哲命相連謂明哲之命也若依葉氏哲爲天所命似二字當拆開矣而時講或作自貽哲自貽命兩項

看則又泥葉陳二說之過

講此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當謹也嗚呼王之圖治在初服之時譬若生子無不在其初生之時習善則善明哲之命非天貽而自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與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爾初服而敬德則哲與吉與歷年亦自我貽矣

宅新邑讀**肆惟王其疾敬德**句**王其德之用**頓**祈天永命**句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

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按傳疏以知今我初服屬此節謂天已知我王今初服其說大異

朱子曰天無一物之不體已知我初服宅洛矣王其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只在德而已矣從天說起本孔傳

西山眞氏曰天命王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祈者蓋一於用德乃不祈之祈也

呂氏曰祈永命無他術惟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

新安陳氏曰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疾云者欲其乘此機而速勉之有今罔後之謂也疾敬德者勿失此機於今日之初而能用德以祈天者可永命於千萬年之久今此一初豈可又以悠悠失之哉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復懇切之意云

會編此下示以謹初服之事宅新邑則紹上帝而居

土中所謂初服也下敬德諴民永命正所以謹初服而嗣若功者言王居新邑天命之吉凶判於此歷年之長短決於此敬德之功其可緩乎工夫在疾字有孜孜汲汲恆若不及之意含下不用刑而用德意講德之用猶云用是德以諴民而祈天永命也諴民意在用字內祈字亦跟諴民上說來蓋民心安則天命固也含下兼夏商歷年意夫能敬德則與夏之祗德商之懋德者一矣永命則與夏之四百商之六百者一矣所謂嗣其敬德而歷年者也上曰王不敢後王敬作所即此疾敬德曰今休曰成命即此永命首尾皆是一意下三節正從此節中來　來路然曰敬德處雖是敬己之德然亦帶以爲諴民之地意下二句一串言用此德之諴和其民者以凝固天命而祈其永久也此正謹之之道爲下三節之綱　其惟二節疾敬德以諴民上下一節用德以祈天永命蓋諴民只在敬德之中祈天不出諴民之外　董思白曰宅新邑三字重正是與疾字相關言此時緩於敬德壞其用德者以用他便至墜命如夏殷了故貴敬德

王方麓曰疾云者正在此時也緩則後矣

彙解上止言知今我初服而不明言初服之所從事

故復明言出敬德祈天命以終前有王雖小一節之義然前止言今休而此直指出祈天永命矣　兩箇王其意不同上是勉其如此下是期其能如此　德字不言敬者省文也此處只重講祈天永命德帶過說

詳注用猶以也德之用見無他道也　疾字對新字德之用即是祈天處非眞有祈禱若用德祈天則敬德之心必不純本文無民字而諴民意包在德用內了用此德之和其民者以祈命之永也

按肆字只是語助用字謂用此德以祈天永命也或謂用是出身加民又或謂用於政教皆未確

講此正是謹其初服意也今洛邑新成王來宅之正初服時也肆惟王其疾於敬德不敢稍緩以無失此一初焉夫歷年難決之自初王其用此德以諴民而祈天永長之命也初服所當謹者如此

其惟王讀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讀亦敢殄戮用乂句民若讀有功句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

其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按孔傳用乂民連若有功屬下節　又以敢殄戮爲果敢殄絕刑戮作愼罰說與蔡傳大異

會編此言不用罰而化民正敬德諴民事也重不用罰上民若有功句帶說若字含躬行意有功則非彝之民化而導民之功成矣　洪南池曰若謂因性順導有以德感之之意有功就民化言刑乃拂逆人心之具順導者亦只重得一箇不用罰耳未可明說出用德也與下節意相承　陸實府曰緩用刑正是疾敬德此二節發諴字之義殄戮乃諴之而不順者亦

求其化而然故曰用乂若即若有恆性之若

彙解非彝之過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君則不已甚乎是謂强驅之無功也民之爲民也順導之則有功以我之德感彼之德因性牖民因勢利導則優游漸漬之餘天性自然呈露

宙合此二節發王其德之意不以刑而以德民不諴而自諴矣兩其惟字相承非彝者越於常法也民若有功泛言民情如此見當德乂之故勿以若字當德字看

按勿以貫至用乂亦敢承勿字謂不敢也　淫用之

用作爲字用乂之用作以字　彝訓常以法字貼之
方明　若字一讀
講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然果何如而後謂之用
德哉彼刑者德之反急於用刑非敬德也其惟王勿
以小民反側背戾過爲不法而謂其難以德化亦遂
果於殄戮嚴刑以治之也蓋殷民雖頑而性則善惟
本之敬德因民心固有之天順其性而導之則民變
其非彝之習而歸於誠和矣豈不有功乎何以刑爲
哉

其惟王讀**位**頓**在德元**句**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句**越王顯**句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
小民皆儀刑用德於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按孔傳連上若有功謂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
王居位在德之首節次訓釋並與蔡傳異
朱子曰其惟王勿以小民至越王顯爲一節
蘇氏曰商俗靡靡其過用非常也今召公戒王勿
以小民過用非常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蓋
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
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行於天下而王亦顯

矣連上節講
陳氏大猷曰王位不在於土地人民惟在德元而已
德元亦猶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
呂氏曰以小民淫用非彝而敢於殄戮忿嫉一生則
損君德矣人君之德止於好生元者善之長君以德
元覆冒天下安可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
新安陳氏曰至此則非彝之小民化爲用德之小民
正所謂若順導之而有功者王矣以尙刑不尙德爲
哉
會編此言用德以化民亦敬德諴民事也位在德元
是疾敬德所成猶云德與位而俱崇之意在字猶居
字言王惟任元子之責而天德亦履於崇高宅元后
之尊而敬德亦躋於首出不惟立位之元而亦居德
之元也儀刑用德則無復淫用非彝者矣越王顯就
小民用德上見蓋位在德元德固顯矣而小民刑用
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豈不爲益顯乎如是則德無
不敬民無不諴而天命可永矣　來路然曰玩兩箇
其惟王當與上平作二段看或以此爲民若有功之
實非是刑用有潛消默奪意位在德元是位與德稱
王德固顯矣今化及天下則一人之德播爲萬人之

德而光輝昭灼益無外矣豈不益顯乎不用罰以治
民惟用德以化民則敬德諴民之事畢而永命之在
天者可祈矣故下文遂言之　張侗初曰德元從元
子生來位之崇高在乎德之首出書則乔厥位矣易
稱元者善之長也刑用與遥用反用者用一人之德
為天下之德也以近天子之光而天子之德益顯乾
元文明之象可見
彙解此節與上節不平一直說下兩其惟字相對意
實相承謂王不可專以刑齊民惟以德順導之則有
功使王德果超乎天下之上則人皆觀感而化矣何

侯於刑哉　不曰在德而曰在德元便重元字不曰
王在德元而曰王位在德元便重位字　凡位卑者
非人所瞻仰效法無德尚可德卑亦可惟王位至尊
尊則瞻仰效法者衆故在德高乎天下　天下字重
言其刑用之廣也
能解位在德元言王位固爲元子而又在德元全重
德上此句中已含可爲民之儀刑矣
按位在德元不是空空論理乃勉王之辭欲其實實
敬德爲德之元也著力說方與下刑用相關　位字
稍顧言位固崇而在乎有首出天下之德會編以居

字解位字似誤當是以居字解在字　彥翼則不諴
刑用則諴二節要剔出諴民意
講此承上言用德也王居天下之上既有首天下之
位尤在有首天下之德而後德與位俱崇也將見德
盛化行小民乃惟儀而刑之悉用德於天下則以一
人之德徧爲天下之德王德不益顯乎於諴民永命
何難也

上下勤恤讀**其曰**句**我受天命**讀**丕若有夏歷年**讀**式勿替有殷歷年**句替連　勿**欲王**頓**以小民受天永命**句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

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
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
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
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
孔傳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
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我欲王用小民
受天長命言常有民　若訓順與蔡傳異
孔疏我欲今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
多也
朱子曰以小民如以某師之以

林氏曰王能敬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矣所謂用小民以受天永命也

呂氏曰召公拳拳言小民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止在小民之身

新安陳氏曰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彰無疆之恤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有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殄戮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尙德不尙刑知其生雖至微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

西山眞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道無他惟修德與愛民而已命在天於小民何與蓋天無心以民爲心耳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曰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望之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爲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過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哉

臨川吳氏曰勤恤猶帝典言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遞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

會編此召公祈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上下勤恤是君臣同心憂勞然召公意實重君上丕若二句連看謂既如有夏四百之傳又勿替有商六百之祚欲兼二代之永命而有之也欲王句正所以勤恤而祈歷年者欲字重看有自乃御事意以小民內撮上二節意講大意言勤恤以祈歷年固我君臣之所當務矣然天命主乎民心豈必永受天命於小民之外哉故臣惟欲王用德以格其心綏刑以和其志使民心

安天心與之俱安民命永天命與之俱永而夏商歷年之期不徒託諸空言可也誠民工夫在以字內勤恤況說而以小民正勤恤實事上止言祈歷年而此言受天永命正歷年實效小民內點出夏商治民實事尤切　來路然曰首言上下末止言欲王蓋召公責難之意重在成王身上臣下不過輔之而已欲字是召公願望忠愛之意不可輕放過自其惟王勿以至此總是由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意皆初服之所當盡者也三節中當要提醒初服土中意　陸實府曰言民即離德不得不以天祈而以民祈雖萬年可

也受字有味在民上做工夫誠處便是永處受此祈不同吾分中未必有而冀之爲祈凡吾分中物而應得者爲受

彙解上指王下指羣臣其曰者同以爲期也　前面都只說成王故此節用一下字兼君臣而言然恐成王便委之臣了故又推明己意說道我之意思只是欲王云云此句雖是結上文而王字卻重不可略過

欲字要剔徹　以小民本用德來受本祈來惟祈之而後受之也永命卽歷年上下至歷年特起末句意當輕看

按勤恤二字集傳只勤勞爲訓而時講多串說謂勤勞以軫其所恤似多一折　其曰至殷歷年是一句

末句是通篇結穴意懇切而語該括

講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天永命事也必君臣勤勞相與期曰我周受命必大如有夏歷年而上同其四百用勿替有殷歷年而又兼其六百此固君臣相期至意也然歷年長久豈必他求我之意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蓋天以民爲心敬德誠民則命自永夏商歷年信可兼有也

拜手稽首曰句**予小臣**頓**敢以王之讎民**讀**百君子**讀**越**

友民句**保受王威命明德**句**王末有成命**句**王亦顯**句**我非敢勤**句**惟恭奉幣**讀**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句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於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按孔傳讎訓匹友訓愛言匹民百君子殊不可解又謂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友愛民亦無著落又謂我非敢獨勤百君子皆然並與蔡傳異

薛氏曰先讎民後友民者作洛以鎭靜商人爲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

陳氏經曰保受王之威德奉行之此臣之職也王旣有成命當求所以永命成命在今日永命在子孫保受王之威德者臣下之所能至於祈天永命則非人臣之所能在人君疾敬德以祈天命我非敢勤者召

公不敢自以治洛爲功勞也至此則責望於王之身者甚重恐成王專倚恃臣下也我但能恭奉幣以供王慶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則祈天永命在王而不在召公矣

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未之要以告王敢以讎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如命侯甸庶殷卽王之威命宅洛圖治卽王之明德和會丕作卽保受也王末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我非敢自居其勤慮王以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

惟恭奉幣指前取幣旅王而言供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諂諫而無驕召公以之

新安陳氏曰所謂能祈天永命不過上文敬德愛小民之事敬德愛小民卽祈天永命之能也上文已盡之故於篇終特以能字該之

臨川吳氏曰王末有成命因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上下勤恤而言恭奉幣因上文取幣旅王若公而言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一篇之意

會編此總一篇大旨申前奉幣致誥之意明德威義上是以尊君之責任諸己下是以祈天之實望諸君威命以政令言應上勿淫用非彝節明德以教化言應上位在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爲威也惟德以化民是以德爲明也通本敬德看保是遵守而無敢失墜之意受是順受而無敢違逆之意此雖召公自任實預期之辭作未然看王末有成命二句欲其盡威命明德之實以爲己之保受也末有字重看有責難意以敬德諴民講觀注當字可見成命者丕若有夏勿替有殷而元子不改大國不亡之謂也

顯者後世稱敬德諴民永命之君必歸之王如今聞不已是也我非敢勤承王末有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恭奉幣應前出取幣而言就助祭說助祭而曰供王能祈天永命者蓋用德以凝天命實能盡於王身則毖祀以祈弘休不徒形於册祝是供王之祀卽所以供王之祈天永命也能字是責望必能之辭與末有句相應所謂責王以祈天之實也　杜靜臺曰敬德一也自施之政令以肅天下爲威命自宣之教化以啓迪天下爲明德　陸實府曰末者一世二世千萬世成者命既永而不可易也前是顯於一世有

望不厭也此是顯於後世世法世則也　奉幣供祀者人臣愛莫能助之情若君行之則晟矣苟有能祈之實即不祈可也祈而無幣可也雖用幣而幣即德也祈天乃永命之末節而薦幣又祈天永命之末節語氣須令人有深思不可說煞了

彙解上文係召公之誥此則面對周公託其達諸王者與前太保乃以庶邦冢君節相應此拜手稽首即前所言拜手稽首蓋前口陳之而此身行之也　予小臣至亦顯收繳嗚呼皇天至受天永命節是未然事我非至末則言旅幣之故而寓期望之辭也予小臣與王亦顯之王字呼應我字與王能之王字呼應

　威命明德串看命是宅新邑之紀綱法度這命可尊守謂之威命然卻本於明德這德正與上文數德字應　保受命德是殷周臣民以臣民保受則是召公　予小臣敢以臣民保受命德這以字保受字重然所保受者卻是威命明德便見王不可無明德矣此處含此意未有成命方有根　王末二句不平成命雖即前成命此重末字顯是顯於後世與前顯於當世異　王亦顯是收煞上文語謂予小臣固然如此蓋職然至於王有成命之時則王亦顯名後世矣

我非以下另提端說　我非敢勤指予小臣以下言我非敢以臣民保受命德使王終成命顯後世者謂之能效勤於上但惟用諸侯幣帛恭奉於王以助祭而必王能自祈天永命而已敬德諴民即祈天之實副墨拜手稽首亦誥中語與起處應如後世誓畢再拜體　敢以非敢照應極警策　臣民保受臣敢以之而謂此足效勤於王則臣豈敢蓋王欲末有成命須是實能祈天前雖曰以小民受試思小民何以仰當天意此非可以虛致者惟恭奉幣用供王之必能乎此而敢曰與有勤哉以王能祈與我非敢相呼應

方好幣不徒曰奉曰恭奉奉幣不徒曰供曰供王祈曰供王能祈雖曰我非敢勤而憂勤之思更婉篤矣

拔自前拜手稽首至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皆是召公告成王之辭篇終忽又用拜手稽首曰似又是一截話時講謂對周公拜手稽首欲其述之於其王以致丁寧之意亦通終是拜王非拜周公也敢以以字貫至保受　威命明德非截然兩事然分說較明保受二字亦無大別當善會　王亦顯亦字自承本節語氣非對上文越王顯下一亦字也　非敢勤一說非以營洛爲勤頗遠些當跟以臣民保受爲說

誥此申前奉幣致誥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迄今以
往敢以王之殷讎民百君子及周友順之民保受王
之威命明德使威與德而俱布固小臣當盡之職分
也王其從此而終有天之成命以顯於後世此則王
所當自致者我豈敢謂力能保受有贊助成命之勤
惟供奉諸侯之幣用供王於舉祀之際肩能祈天永
命而已呼召公忠愛之心可想見其無窮矣

書經詳說卷五十三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
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
有　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
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
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
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
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
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
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
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卽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孔傳旣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孔疏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
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
按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顧氏
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使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
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
七日也

朱子因讀尙書曰其閒錯誤解不得處煞多昔呂伯恭解書因問之云尙書還有解不通處答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伻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卻與周公有許多答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渠書云誠有解不得處　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答問之辭矣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蓋非一時之言史取周公得卜至遣使告卜相與往來告戒本末序次之以示後世也

新安陳氏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尙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卽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耶

會編此篇作六段看周公拜手至誨言四節獻卜分上臣告君而陳相洛宅洛之意下君答臣而稱相洛宅洛之美肇稱至若時十三節用戾分上臣告君以宅洛之事而因示歸老之志下君答臣敘其輔已之德而因致挽留之言公予小子至祖德七節世享分上君留臣治洛而深致責望之意下臣許君留洛而交致責難之辭伻來至懷德四節引考分上述相愛之誠其道爲兩盡下致相期之美其望爲無窮戊辰至十二月對分上記其祭告大臣留洛而冠之日下記其册命大臣留洛而係之月末節則總記其治洛之始終也

集解召洛二誥作洛之始終也召誥記其始事與召

公陳戒之辭故名曰召誥以經始之者召公也洛誥記其終事與周公遣使告卜與王往復之辭及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曰洛誥以周公之事以洛爲重也

此篇首四節周公遣使告卜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王肇稱至罔不若時公教王宅洛而示以去志王答而留之是時公與王俱在鎬京予小子其退至文祖德王留公而公許之是時公與王俱在洛邑伻來四節公進命寧祭禱事而因致責難之意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戊辰二節記祭祀册誥等事乃公許留之後伻來毖殷之前也末節因記公

之終焉

甯合通篇只重民看勿依舊說以叚臣撫民作眼

惟三月讀哉生魄句周公初基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句（新大邑連東國洛連）四方民頓大和會句侯甸男邦采衛讀百工頓播民和讀見士于周句周公咸勤句乃洪大誥治句（洪大連）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卽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孔傳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　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衞服三千里與禹貢異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卽事於周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此節誤在康誥之首孔傳旣順文解之而忽以洪大誥治爲告康叔以治道殊不聯）孔疏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擧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毋幾計之至衞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爲異

林氏曰周九服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藩會於大邑者惟內五服也

潘氏曰勤猶杕杜以勤歸之勤洪大也經之言複者多矣

新安陳氏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敷宣揚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

以召誥考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卽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之類參以召誥日月脗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其爲洛誥脫簡何可疑者諸家阿附牽强解之非矣

陳氏雅言曰遷都定國之事非民心之和則不足以有爲非民力之勤則不足以有成然其所以能勤者

皆由於能和也其心既和則其力自勤而況有百工以播其和有周公以咸其勤乎

會編此史臣敘周公作洛之始辭初基定基址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說民大和會民之樂於趨事也播民和見士于周臣之樂於趨事也侯甸男邦采衛猶云侯甸男采衛之邦此內之五服百工即五服之百工蓋民大和會民本自和矣諸侯百工皆鼓舞作興以宣暢民心之和使之見士於周也咸勤者謂與臣民咸致其勤大誥治者告以所當治之事也二句一氣說不可作二意看如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之類即是勤以此告臣民使民知所見士臣知所和民即是誥治猶召誥所謂用書命庶殷侯甸邦伯也此在達觀之後獻卜之前　來路然曰大和會得民心也播民和使民見在執事于周得臣之心也咸勤指作役者謂之咸者臣民固各勤矣而公亦不敢自逸與之皆勤也既勞心作役書然後以此書大誥諭督治其臣民使民知所趨事而臣知所導民焉洪大無二義只是大合臣民而誥治之無一人之不及耳　陸賓府曰以民爲主民之和而臣布之即臣之勤也臣民之和而周公親之即周公之勤也謂之

四方民古不役圻內和會不過欣歡鼓舞見士者始服斧斤版築之事也按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洪南池曰臣民之勤以事周公之勤以心　湯義仍曰見士于周亦以民言士與事同洛邑在王都內故謂之周咸勤者勤非一端也洪大者無一人不遍告之也

彙解小注訓初字與時說不同以召誥參之小注爲優　四方就洛說不是天下之四方民大和悅而集會樂於趨事也　以召誥考之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所謂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則周公咸勤之事也　咸勤於事上見作洛之事非止一端周公無不用其勤不可訓作與臣民同其勤既曰洪又曰大者洪字就周公言之大字就誥言之以此爲誥事體重大故曰大誥　所勤者與所告者雖是一事然勤是料理停當正爲這大誥而設既勤了則大誥所治之事都定矣然後洪此大誥之所治而廣布之於臣民也中間乃字要玩不是一氣語

聽月初基者洛邑舊無都周公始開基於此也故曰新大邑　曰洪者有寬洪不迫之意曰大者有正大

無私之意

詳注四方洛邑之四境

按洛誥不及召公者以周公爲相召公之行亦周公命也初基與作邑是一事只是創始作之也非先爲之基而後作之謂也侯甸句連下不連上見士之見只是表著意各見其事也或云見在則當音現或云朝見而趨事亦多一折咸勤以周公爲主臣民之勤已見上文而周公與之咸勤非此句內周公與臣民並言也咸勤是規畫其事而作書亦在其中非勤與誥爲二亦非勤事爲作誥也洪大二字平看或云大誥二字連而又有以洪之殊失語氣

講此史臣記周公作洛之始辭也周公攝政七年惟三月始生魄之十六日公初定基作王城下都於東國洛但見四方之民大和輯而會於洛侯甸男采衞庶邦之百工皆鼓舞宣暢民心之和使益見事于周夫臣民既勤於先如此公總率其事於是咸致其勤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作爲役書乃洪大誥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知所以興事而臣知所以和民焉

周公頓拜手稽首讀曰句朕復子明辟句子明辟連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

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按傳疏皆以復爲復政故不錄

王氏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曰子親之也曰明辟尊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以書攷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何復之有

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

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之復自孔氏以復子明辟謂周公攝而歸政之辭古今儒者從之不敢易獨王氏以爲不然世或未之信焉以予考之周公践天

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𤄊明堂位非
出吾夫子也蓋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攝政此禮之常
攝者攝其事非攝其位世見周公在喪之攝不知其
非以成王幼而攝故至卜洛猶有歸政之言則王氏
之言爲有證
新安陳氏曰按王莽廢漢孺子嬰爲定安公執其手
流涕曰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
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
其姦
會編此洛邑旣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辭曰復者作

洛之事成王命之周公至是告成以復之也遣使而
拜手稽首者如見君之敬也　洪南池曰復只重告
卜上不重尊親意　此下四節成王在鎬周公在洛
正舉祀用書之後而庶殷丕作之際也　姚承庵曰
予者親之之辭明辟者尊而期之之辭易曰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今初基洛宅中圖大將在於
此故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後云亂爲四方新辟
纂解此下三節皆周公授使者達王之辭重告卜上
未是告洛邑之成　從子說到明辟重明辟上
按會編謂此洛邑旣成而復王之辭然傳只云告卜

當依蔡傳爲是　上文洪大誥臣民非謂此復爲誥
講此周公遣使復王之辭也周公承成王之命卜都
於洛至是遣使告卜於王乃拜手稽首致敬而授之
以辭曰王嘗以作洛之事重託於我今兩得吉卜其
事已定朕其以使敢復命於子明辟焉

王（頓）**如弗敢及**（頓）**天基命定命**（句）（基命連 定命連）**予乃胤保**（讀）**大**
相東土（句）**其基作民明辟**（句）（字逗下基）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
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
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

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按孔傳如訓往謂往日也不如作虛字看
朱子曰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
天之初命定命則不得不嗣攝政事保佑王躬而相
此洛邑以爲王當於此初作民主也
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旣成久
安長治是謂定命
㶳初王氏曰朱子釋胤保不若傳順正與太保先周
公相宅合
會編此先敘其所以作洛之意王如弗敢是表王退

詒之心以明己不得不任其責也基命以始之營建新都而言定命以終之大役告成而言蓋作洛本以承天休故皆言天命也大相東土正所以任基命定命之責大相者視其何者可爲王城何者可爲下都也含下卜洛意作民明辟兼統馭諸侯撫綏萬民言曰明辟離稱之辭實期望之意　來路然曰基命定命主作洛始終言疆理宇內非臣子所獨專者故曰王如弗敢及知亦見成王委任之專也都洛而朝諸侯撫萬姓皆天命所在承天命以作洛是謂天之基命大相東土即所謂達觀新邑已含下卜洛意在了要點天命於此基天命於此定意其基句兼朝諸侯處商民言民字不可拘泥　陸賈府曰弗敢而曰如非真弗敢也其基根基之基即上基字有責難意末句言基不言定者王乃初服也

彙解基命定命皆就作洛說作洛爲自時中乂以承天休故於其始造謂之基命於其成之謂之定命命天命也即所謂天休也　肩保重王命上說不可泛言

集解其基作民明辟句是一篇提綱觀多士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則知此洛專爲中乂此民而作也

演歸重在其基作民句作解　其基基字推開言非基命之基也

按基命之基以命言其基之基以作民明辟言一基原不相同欲於其基下添定字者非正意也蔡傳用一地字方襯出基字口氣不可忽　辟字即訓君非訓治也或云明辟之君重複可笑

講此先敘相洛之意也定都大事王當親往今王乃以幼沖謙退若不敢及知上天成始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造之事俱委之太保召公與我我豈敢不任其責乎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度東土何爲王城何爲下都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朝諸侯撫商民也

予惟乙卯讀**朝**讀**至于洛師**句**我卜河朔黎水**句**我乃卜澗水東**讀**瀍水西**句**惟洛食**句**我又卜瀍水東**句**亦惟洛食**句**伻來**頓**以圖**讀**及獻卜**句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

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孔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閒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孔傳師訓衆欠明

孔疏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

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　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閒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

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

張氏曰王者以民爲重故曰師

袁氏曰黎水爲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

陳氏經曰先言惟洛食即今河南後言惟洛食即今洛陽言公於洛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則卜乃召公卜今周公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

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營洛以處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呂氏曰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固其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閒故無違也

史氏漸曰世或謂周公三卜而後洛初於黎水再於澗東瀍西又於瀍東皆不若洛之吉豈知澗瀍之東西即洛之中也澗水之東即洛之偏也同名爲洛而王城頑民之居不同非洛自爲洛澗瀍自爲澗瀍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周流於其閒天子南嚮

則澗水在洛之右瀍水在洛之左周公於澗瀍之中
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郟
鄏之地今之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瀍水之東龜復
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之
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臨川吳氏曰龜卜占法今不傳據褚少孫所錄在史
記龜策傳者每一事有一占各各不同疑卜宅之占
以兆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兆也先
卜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兆皆食其墨也
會編此正大相東土之事用卜者蓋基命定命皆出

於天故稽之天也　卜黎下當補不吉意兩洛食者
澗瀍在洛之中而龜兆正食其墨則可以建王城於
此矣瀍水在洛之偏而龜兆亦食其墨則可以建下
都於此矣伻來以圖則何者爲王城何者爲下都皆
可得於指顧之閒伻來獻卜則初卜而不言吉改卜
而再吉亦可得於言辭之表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
命定命之所由成也稽諸卜見不敢自是而聽命於
天獻諸王見不敢自專而復命於君　俞濛泉曰此
以卜吉告君正是以大相東土者而復於明辟也召
公卜於戊申而周公乙卯始至今乃曰我卜者周召

同心無爾我之分也卜河朔黎水交流內之也從民
便也黎既不吉乃改卜澗瀍之閒而吉則王城於此
乎基而自今爲之定矣卜瀍水之外而吉則下都於
此乎基而自今爲之定矣圖是寫其規模形勝某處
爲王城某處爲下都也卜之兆辭何者爲澗瀍之洛
食何者爲瀍東之洛食皆錄其史之言於册也圖亦
重卜蓋卽所卜吉之地圖耳此節大意周公自述稽
天以定洛而遣使以復王也
彙解王城在澗瀍之閒下都在瀍水之外皆在河之
南洛之北距河遠而距洛近故兩云惟洛食　伻來

何不是史臣之辭皆周公之語以圖及獻卜一以見
地形一以見天意所獻之卜召公戊申之卜也　傳
云卜之兆辭兆是兩惟洛食辭又是卜書之辭
副墨舊此節作大相處看來當重卜吉上見出其基
作民明辟意方得旨
集解大抵定大事在順人情而定人謀又在稽天意
所以先河朔以順人情繼因河朔之卜不吉遂改於
洛以天意而定人謀也凡灼龜必先以墨畫於龜殼
之上看灼對所裂之文正食其墨便是吉否則凶獻
卜只指兩洛食兆辭或兼初卜不吉言則於下卜休

恆吉有礙圖卜意實不平下文成王所復亦獨重在卜上

按兩惟洛食可照黎水不食自是省文我乃我又欣幸之辭伻不言去而言來者以王爲主也

詳此正言大相之事也予惟乙卯之朝至於洛師從商民之見嘗卜河朔黎水不吉乃改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以爲王城朝會之所其地在洛之中而龜兆正食其所定之墨又卜瀍水之外以爲下都安置殷民之處其地在洛之左而龜兆亦食其所定之墨玆特遣使者之來以此王城下都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辭於王庶幾定都之始終可考而知也朕之所以復子明辟者其在斯乎

王〔頓〕**拜手稽首**〔讀〕**曰**〔句〕**公**〔頓〕**不敢不敬天之休**〔句〕〔天之休連〕**來相宅**〔句〕**其作周匹休**〔句〕**公既定宅**〔句〕**伻來**〔讀〕**來視予卜休恆吉**〔句〕**我二人共貞**〔句〕**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句〕〔萬億年連〕**拜手稽首誨言**〔句〕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弘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孔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爲萬十萬爲億言久遠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

釋文貞馬云當也

孔疏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氏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傳意異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

朱子曰拜受公言猶禹之拜昌言也

呂氏曰營洛賓配宗周其作我周匹休之地匹者對宗周之辭以予者使之之辭倚之者甚重而望之者甚長也　或曰王不在洛言來者順公所在而言

王氏十朋曰詩之作豐伊匹與此匹休同意

夏氏曰貞如厥賦貞之貞謂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祥

王氏曰言宅洛之事定矣公當以予永遠敬天之休以承此休常吉之卜也

新安陳氏曰視與示同古通用漢書凡示字例作視十萬曰億秦誓又云百萬曰億不同何也詩禾三百

億鄭注十萬曰億毛云萬萬曰億孔疏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鄭以古數言之韋昭注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百萬爲億未見所本

會編此成王復周公之辭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敬三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基命於始者公既定宅至其貞是定洛事所以成定命於終者皆有美意在公其以予句是總承相洛定洛而極其無窮之美意也天休是天眷我周使之朝諸侯而撫萬民者相宅是視王城下都匹休者配答基隆之休命也定宅者王城下都已定也卜休卽上兩洛食恆吉就洛食上見言不惟爲一時之吉也其貞是答其告卜之意言公之示我以恆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欲我承事於上公承事於下而二人共當其休也公其以予句重萬億年意看規模弘遠就形勢上見蓋據卜覯圖而知其用心之深長如此也言公之作洛豈徒爲一時計而已正欲以予萬億斯年朝百辟臨兆民敬承天休於無窮公之期望我者何其厚也誨言者公雖告卜而實寓期望責難之意卽教誨所在也通節以兩拜手稽首對看上是敘其作洛之美意下是謝其告卜之誨言　來路然曰自公不敢至末天之休總是敘其

作洛之美意上二段裁翦對待以相宅定宅作眼公其一句又承相洛宅洛而極言之也諸侯以朝萬民以撫此成周受天之休命夫固悠久而不易配者公不敢不敬其休也乃來相宅而達觀夫新邑之營是其意欲以上配其休於無窮耳相定二字雖都主作洛看然相視是始初詳審定則規模都停當了故云既誨言主告卜者言卜則已包作洛之事矣　王宇泰曰通節休字俱指眷命言惟卜休之休稍異而要之卜之休美卽眷命所在也作洛美意正是公其以予句其上曰敬天之休曰作周匹休曰卜休恆吉皆

是敘事中形容之言不必說意之美也上文周公以爲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故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以爲周匹休之地蓋公歸重於王而王又歸重於公也匹休卽稱副之意敬以心言惟敬天之休故不敢孤乎天眷而相宅以配眷周之命於無窮也　陸賓府曰對而無愧曰匹有能祈永命意

彙解三公字分三段看公不敢至匹休是相洛事答其基命公既至其貞是定洛事答其定命公其二句是總承而極言其意之美答前作民明辟之教也

公不敢句虛來相宅二句正敬天之實天於我周眷命可謂休美矣公惟不敢孤乎天眷而敬承之故來洛相宅達觀新邑以爲我周配對上天休命之地

卜休虛恆吉卽是實處不是深一層意　我二人共貞是反頌周公卽此龜兆休美而常吉者則知天有固命臣民永賴然我爲宗子公爲宗臣一主之一輔之是我二人克享天心而共當此休蓋非予則受此命者無主非公則延此命者無人故曰共貞　公其以予句雖原公定宅之意實歸功於公之辭萬億年固重而以字尤重　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自發其所以拜之意首王拜手稽首卻是身行之也傳云又拜手云云似是兩番拜且以此句作史臣敘事之辭了　誨言句是成王之辭或以爲史臣細玩文勢成王語意當在此住誨言只指告卜而曰作民明辟寔寓責望之意卽教誨所在也　三箇公字作起語雖分三段其實接續說下歸重末段上

集解恆吉恆字愚意只在兩洛食上見會編謂不惟爲一時之吉似礙下萬億年了公其以予句舊說作據卜觀圖而原其用心之深長如此是不承上文來一說總承相洛作洛而極其無窮亦是

演相宅曰公定宅曰公敬天休曰公正王之美公處相宅則曰作周匹休定宅則曰共貞又極言之曰萬億年敬天之休正推公之美意所在如此也告卜誨言包上二節皆是

詳注責難處卽作明辟句可想以予者扶持左右之以

按匹休作配答天之休命爲是不必說與宗周相配恆吉謂卜兆所云此後常吉非謂兩食爲恆也我二人共貞連上作周公意說覺婉且便接下或作王意說覺轉折公其以予句是據圖觀卜云然就現成說

非責望語也誨言指上文非另求誨言拜手稽首似
只一番先拜而後形之言也
講此王授使者復周公之辭也成王得公復命使者
將歸乃拜手稽首授使者復命於公曰天之眷我周
也以統諸侯以君萬民其可謂休矣公念天休至重
不敢不敬承之乃相視洛邑卜其地孰可為王城者
孰可為下都者其作周匹休之地於以配天命於無
窮焉此公相洛之美意也至洛既定乃命伻來來示
我以卜之休美而保常吉一則曰澗瀍惟洛食一則
曰瀍東惟洛食其意蓋欲我承事於上公承事於下

而二人共當其休耳此公定洛之美意也即此而推
之公之作洛豈徒為一再傳之計而已耶常據卜觀
圖見其規模弘遠將以予自今至於億萬年據土中
以朝諸侯臨萬民敬承天休於無窮耳公之誨我者
至矣予敢拜手稽首以謝告卜之誨言焉而使者歸
其為我達之於公乎

周公曰句王頓肇稱殷禮讀祀于新邑句咸秩無文句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
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
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

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
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
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貺
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
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闊於事情者
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
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
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
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按傳疏以殷禮為殷家之禮殊無謂

祭統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也
朱子曰自此以下漸不可曉蓋不知何時所言傳疏
以為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為王得卜而
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周公居守而周公有此言皆
不可考然葉氏說後數章貫穿今從之
復齋董氏曰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
殷盛之義
新安陳氏曰王氏謂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
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
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

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盛禮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及欲退老之辭也肇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舉祀禮及朝諸侯證之召誥公至洛定宅後當還鎬京覲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出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卻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

按王肇稱殷禮以下乃周公至鎬請王往新邑其說質之召誥甚合內云孺子其朋下有脫簡恐脫簡當在汝永有辭下又所引梓材庶邦享等語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此意本朱子然細按之終難安頓

會編此以下是周公將迎成王於洛而告以宅洛之事及欲還政告老之辭此節是舉祀禮乃宅洛之首務也蓋洛邑之作將以歆祀於上下者故殷禮在所當先也肇字只是新都始建而祀禮始行之辭不重格君萃天下意盛禮句虛咸秩無文正盛禮所在也無文包有文在內講曰咸者尊卑上下無不周也曰

秩者尊卑上下之有序也告報祈意在首句內不可失　洪南池曰肇稱二字串肇有他務未遑之意蓋祀事之行上則達精明之德以清其心下則孚顒若之化以萃其渙誠爲首務而不可緩者始舉盛禮祭於新邑之中於以告報祈焉可也或謂專以告報祈言不重格心萃渙上亦是按此下至若時周公自洛歸鎬即召公取幣陳告以達王時也與成王俱往鎬

王宇泰曰祀國之大事以首舉之則敬而不忽以徧秩之則公而不遺

彙解肇字對他事乃首舉之意非昔所未有而今初行之也　咸秩二字串咸字虛而秩字實不是對待字面傳云皆序得之　咸秩無文雖是殷禮裏面事然禮之所以殷盛處非此句所能盡故不可以此句爲殷禮之實　通節當於新邑截末句另說

演殷字與咸秩字相應建都之始必先祀事禮也亦有告成功意祀天地以及百神故曰盛禮至於無文者亦秩而祭之亦有盛義二句氣連勿斷

按祀是一層無文是一層自有文及無文皆祭總是禮之盛處或將祀字虛說直趕到無文作一氣尚欠分曉

講此公歸鎬京告王以宅洛之首務也周公曰王者爲天地神人之主洛邑之作將以毖祀上下者也王今往洛其首舉非常盛禮祀于新邑如天地神祇社稷宗廟載之祀典者固敘而祭矣雖祀典不載而可以義起者皆序次其上下尊卑而祭之於以告成事報神賜而尤以祈鴻休焉此之謂殷禮而今日所宜肇稱者也

予頓**齊百工**讀**伻**頓**從王于周**句**予惟曰**讀**庶有事**句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按孔傳以有事爲善政事與蔡傳不合

夏氏曰王祭於新邑我則整齊百官使從王往新邑惟謂百官言汝從王而往庶幾必有事於周欲禮樂自天子出也

新安陳氏曰周公言我今整齊其營洛之百官使從王於宗周我惟謂之曰王庶幾將適新邑而有事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公但微示王將行祀事於洛之意於百官以待王之自教詔之也

會編此與下節是告以記功之事言宅洛之當務也此節乃起下節意齊字是整飭之意不重選擇上蓋成王卽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觀聽而教百工又人君之事非人臣所得專者故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教詔之也有事指下節而言　杜鄁臺曰不曰從王於洛而曰從王于周者適洛時啓行必自周也予惟言但能如此而已庶有事庶幾有激勵臣工之政事也要得微示其意口氣下節正是教王自詔之辭　湯義仍曰齊百工與惟以在周工相應是一段大關鍵處所爲記功教下者正欲任此周工而圖洛邑之治耳齊有遴選之義成王幼冲之主周公恐從行適洛或有小人參於其閒以蠱惑君心者故自打點一過使之陪行下文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正恐官家別用一番人也此公言外之旨庶有事之事兼記功以教之卽僚以使之二意皆有公雖不言所事而實以其事屬之王矣

彙解有事卽記功教功及櫛就有僚等事今王卽命曰以下是教成王以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於既往所以勸於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如此乃可以若彝撫事如予而以在周

工稱就有僚立精明之治功成渾厚之治體在斯舉矣周工即所齊之百工也

按齊即點名齊到之齊不必求深有事只照即命節爲捷不可直以修內治爲事

講此起下文言用人圖治宅洛之要也宅洛之初又必有教詔臣工之事此非我所敢專者故我整齊百官俾從我王于周以適洛此時予惟微示其意以謂之曰王之此行乃即政之初必有政教號令以新天下之視聽庶幾有政事之舉也

今王即命曰讀**記功宗**讀**以功作元祀**句**惟命曰**讀**汝受命篤弼**句命連受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孔疏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爲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

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廷亦是也孔傳宗字連下讀與蔡傳不合受命篤弼屬下節尤異

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天下觀聽鎭服羣下實繫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

會編此承上節而言乃周公授成王告詔百工之語也今王即命緊承上庶有事來即命惟命俱指命百工說功不專指作洛言凡勤勞王家皆是命於作洛之時者蓋激勵羣臣鼓舞百工者爲治之大端也功宗即是最尊顯者以功功字即指此言猶云記功之尊顯者以爲他日之元祀也非有二意註中解元意不可泥此是報功臣於既往所以激勸之也惟命句是飭功臣於將來所以勉勵之也褒賞之命一行怠情之心或起則前功盡墮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戒之如此篤弼者戮力王室贊襄治道以成新都久大之績也　來路然曰此正教成王有事於百工也記之載籍榮之於生前者也作元祀榮之於身後者也而曰汝受命者何也夫既已記之則他日必有以祀

之矣記功宗則功之最尊顯者必爲所記之冠可知以功之最尊顯者作元祀則凡功宗皆在所祀之中可知互文言之耳　王方麓曰從祀大烝乃後日事而功次定於生前蓋當時之制漢高帝定元勳十八侯位次猶此意也　盧鉉卿曰此節重記功元祀意受命篤弼只帶言之卽命命字是頒布之命惟命命字是詔諭之命記者載之盟府錄之司勳以下文丕視功載可見　新廟在洛增定配享故於此舉行之耳曰篤弼者昔輔弼於周今輔弼於洛有加益厚之意彙解以功之功藏有宗字在省文也王卽百工而

命之曰吾今日記汝等功之尊顯者他日便以此尊顯之功而作元祀此八字一氣說下記字重看　要識得言外之意記功宗以作他日之元祀則今日之褒賞可知矣褒賞功宗則凡有功者皆褒賞可知矣蓋舉重以該輕也

按記功宗卽作王有以記之爲捷非命典禮之官以記功宗也兩命字總命百官上統命之下又專命功宗者功宗不限定是一人　篤弼意自重不可作帶言

講此示王以教詔百工也今王卽命百工曰羣臣勤勞王家有功之尊顯者我將載籍以記之至於異日舉烝祭之祀功臣皆與祭也則以功之最顯者爲元祀之冠焉然褒賞之禮一行怠惰之心或起又惟命羣臣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奉職彌勤以成新都久大之績可也夫錄舊功者激勸之大典賞新功者勉勵之大機此吾王今日所當自教詔者也

丕視功載句**乃汝其悉自教工**句

丕大視示也功載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孔傳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視卽照看視之視解而教工意亦淺

呂氏曰已死者祀之其生者則載以旌賞之

新安陳氏曰公因告王今當卽出命曰新邑之祀將記錄創業功臣之宗勳勞最顯者以其功列之大祀使與享矣又當專命羣臣曰汝之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亦將大視其功而記載之於册書以功作元祀

者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丕視功載者所以勸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曰又當祀之後日也公又謂王言上卽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教詔於百工其機雖自公發之其教當自王出之也受命句連丕視講與蔡傳不合

會編此言記功所係之大見論功行賞不可不慎也功載卽上文記功宗以作元祀者也大視者功載播之朝廷藏之宗廟百僚之所共視羣下之所共知也不作用力說公私意當入在下句教卽上行下效之意百工兼有功無功皆在其中百工公私云者如推賢讓能一心徇國此百工之公也蔽賢疾能背公樹

黨此百工之私也悉者見其公其私皆由於上也夫功載之所視爲教工之所係如此則論功行賞信不可以不公矣　杜靜臺曰褒賞固勸工之道而公私之間風化係焉然公私非特載與不載雖先後當否亦公私所在自教二字非眞教也播諸觀聽若教之使然者　湯義仍曰丕視功載喚起下句無工夫視者示之也不惟視其當否且視其次第恰一毫遷就不得上行下效曰教悉字兼公私二意　林見素曰所命者功臣而所勵者百工也曰悉就好邊看下節反是

彙解此節是懸空說下節方是戒之

集解注中公私二段意宜用在上句下悉自教工之上但不要平對須側下去纔妙教是上行下效之意非教令也

按此節上承功宗下起其朋兼說公私兩意以見不可不慎耳著重在自教上

講此言記功當公而不可私也王亦知記功所繫之大乎蓋是記功之載籍非曰祕之而不宣者也將告之宗廟播之朝廷以大示百工者也苟登記者一出於公則百工效之盡忘私徇國而無有不公矣苟登

記者一出於私則百工效之將背公樹黨而無有不私矣其公其私乃汝其悉由自己之功載以教之耳

孺子其朋句**孺子其朋**讀**其往**讀**無若**頓**火始燄燄**讀**厥攸灼**讀**敘弗其絕**句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效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釋文敘絕句馬讀敍字屬下　孔傳敍字連上攸灼讀

孔疏此上皆言成王此句特云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若火始然

喩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旣成不可復禁止也

朱子曰周公言旣如此則孺子往矣燄火始然尚微而方進之貌灼焚也敘次第也

林氏曰如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搢紳禍海內塗炭是也

會編此承上言記功徇私之害欲王謹之於微也首句其朋是不可意緊承上文說下句是設若意乃起

下語無若意依註將有若意思說臨末當轉無字意

始而比黨不過一人之私終而敷同誕慢將徧爲百工之私矣所謂百工效之亦皆私也蓋極言其害以見不可私之意　陸實府曰朋者志之偶偏挾天子之尊以少厚一人以爲無傷耳顧下之揣乎上意也常就上意而過之我特徇之以爲偶人卽揣之以爲常我特私其一下羣私其萬始釋回以亂名實繼因黨以樹聲援小之幸恩以希寵榮大之竊權以作威福若火燄燄引之甚易絕之甚難　洪南池曰此見論功行賞不謹於始則終之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所

以豫嚴之也　盧鉉卿曰不必以有若貼無若上覺口氣添了一層

彙解王安石配享而宋政亂小人假紹述以濟其私豈不眞若火始燄燄而終至不可絕乎　自予齊百工至此祀禮之後此爲新政之首周公攝政此等大事蓋不敢專而有待於成王之親政故今語王以宅洛所當行而首及之

集解首句緊承上文言不可意次句則設若之辭乃起下語無若以下連說依注將有若意思說了纔轉無字意厥攸灼二句指百工之皆私言不在爵賞之

濫上說

按此節文法極古可玩　蔡傳只云有若而不補無字愚意無字作得無看似與蔡傳說合而諸講無此說姑備之

講此言記功徇私之害也由是觀之則孺子於論功行賞之際其可以變倖親故而少有徇比黨之私乎使孺子而少有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百工互相倣傚無所不私有若火之始然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燗將次第延燒不可得而撲滅矣吾王功載之記愼無若此也哉

厥若彝讀及撫事句如予句惟以在周工讀往新邑句伻嚮句卽有僚句明作有功句惇大成裕句汝頓永有辭句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於後世矣

孔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

孔疏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

大聖動成規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　此時在西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令周頌所歌卽歎譽成王之辭也傳疏皆以伻嚮卽有僚爲一句

朱子曰戒成王歸宗周其所順之常道及撫臨衆事皆當如我所行也在周百工皆我所總齊者習於事當推用此人明作有功之事務爲惇大之道以成寬裕之政則汝亦長有寬裕之辭於後世矣言往者如云來相宅順王所在而言趨事赴工常失之急薄故又言惇大成裕以救其失

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

新安陳氏曰彰明振作以有功績而又惇厚廣大以成寬裕是立精明之治功而存渾厚之治體也

會編此告以修內治之事皆宅洛之當務也蓋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乂者故以內治告之常道以教言致治之本也國事以政言致治之具也周公攝政之

時已嘗若彝撫事矣成王宅洛正服行教化修明政事之始則若彝撫事之責有在公而在王者故欲其如予如予處已有立治功存治體之意曰如者期王與己相似非取法之謂也然有治人斯有治法欲行是政不可不用是人見在周工卽周公所齊以從王嘗與公若彝撫事立治功而存治體者也王能用是人則不待告詔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而各就有僚以立精明之治功存渾厚之治體也意嚮正指治功治體而言明作二句正是卽有僚兼若彝撫事講精白一心奮發勇往而必欲常道之順國事之修者所

謂明作有功也崇尚忠厚優游馴擾而待夫教之自
順政之自修者所謂惇大成裕也如是則不特如予
而已萬世而下稱若彝撫事而致新邑之治者必將
以王爲首稱不永有辭於後世乎夫成可大之業以
垂可久之譽如此內治之修無餘事矣　明作惇大
二者相成而非所以相病若事事修舉廢墜而不至
於煩瑣紛更則鼓舞振作何害其爲惇大事事提綱
挈領而不至於因循廢弛則鎮靜寧一何害其爲明
作此又爲治者所當知　渼南池曰洛邑惟新之始
固率作興事之會而功宗一命之後尤察寀觀望之
時故其道在修內治若者馴擾調娛之謂撫者提綱
挈領之謂周公爲政原是明作惇大者見在周工皆
輔君若彝撫事而賢能者惟用此人則人知上意在
於若撫無變更之意卽有僚者各任政教之舊職也
王宇泰曰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有功依傳直下惇大
是爲治之規模成裕者化成於不迫也謂精白一心
奮發勇往所以順常道而撫國事者不敢怠於斯須
而又崇尚忠厚務爲寬博所謂順常道而撫國事者
不責效於旦夕也此對下文御諸侯而言故曰內治
語氣通要主行之國中意

拂鏡壁如予只照舊便是惟以在周工至成裕正如
予處玩惟字便知歸重欲行舊政必須舊人乃通節
大旨齊百工記功教工皆爲此　通前五節只一意
非記功教工爲一事修內治爲一事欲若撫如予則
予齊百工可無以示之嚮哉明作二句正俾嚮卽僚
之事所謂鵠的也
由合周公恐成王新政求治太急大意欲其安靜無
爲常道播於國事中故後只說棐民彝是民秉之常
道事卽行此常道者不曰同而曰如原有變通意惟
以在周工正是如予處
集辨會編以彝屬教事屬政要旨謂不必分恐累後
教養萬民亦是　明目張膽去做事曰明作務爲含
容以養物曰惇大有功易見成裕不易見若史所云
養成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則成裕之說也
演厥若彝二句作脈是行舊政無工夫起下以周工
至成裕是圖任舊人皆所以如予也明作二句串精
明者又須渾厚俱入彝事意側重下句成裕下文彼
裕我民本此汝永有辭是成王自己新做出來的故
歸譽於王
按若彝撫事中有一及字自是兩項分教養爲明然

或不直露教養字以留下地亦可　有功成裕有字與成字對看還是明作而能有功傳赴功是訓大意而未別其字也裕字傳貼一俗字則當主人心風俗說成裕謂成其裕非成於裕也　有功成裕且平還爲是　記功即命以篤弼明作惇大正所以篤弼也數節次第說來歸重此節然謂庶有事便含此節覺遠些故有事只含記功而徐及於此文法當如是也

講此告以修內治之事也然洛邑之作將以自時中乂者內治其可不修乎彼以治本則有綱常倫理之彝以治具則有典章法度之事我嘗順而撫之於播

政時矣今王治洛其順行常道撫定國事常如我爲政可焉然是道也不能不賴於人也而豈可以私人參之哉惟茲見在周官是嘗輔我以若彝撫事者也王惟用斯人往彼新邑使知上人意嚮各就其職如治功以因循而壞非上意也則彝必爲若事必爲撫而精明振作以有功緒焉治體以操切而墮非上意也則彝侯自得事聽自修而惇厚博大以成寬裕焉夫如是則治道畢舉萬世而下稱若彝撫事者必歸之吾王不永有辭於後世矣乎

公曰(句)已(句)汝惟沖子(頓)惟終(句)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數節大旨總見於此

孔傳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朱子曰周公言已矣乎汝成王惟沖子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愼厥終也

會編此承上起下之辭已者不能已之意惟終內兼上下文講言不特記功教工及內治之事在所當務而統馭諸侯教養萬民之事皆當修舉以終文武之業然後天命可永爲億萬年之休也　莫中江曰記

功教工內治上已說出而統御諸侯教養萬民則不可明言只暗指其意言由是而推廣之於萬邦之遠天下之大者又有不容緩之務以裨於不容已之責者也

演此節是過文法汝惟沖子惟終是喚起下文一節終字含統治臣民在內勿攙上文記工等事

按此節雖云承上起下然起下意居多

講此承上以起下也公言至此猶不能已又曰已我周之業創始於文武汝雖幼沖業已嗣之矣尙當念締造之艱而勉力以圖其終凡所言治洛之事一一

修舉之可焉

汝其敬頓**識百辟享**句辟連百**亦識其有不享**句**享多儀**句**儀**頓**不及物**讀**惟曰不享**句**惟不役志于享**讀**凡民**頓**惟曰不享**句**惟事其爽侮**句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墮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

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孔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言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不役志于享以人君言倒顚置

孔疏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慶賞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鄭說今從

朱子曰享朝而以幣享王誠以奉上之辭幣有餘而禮不及者往往有輕上之心以爲可以幣交也曰吾幣足矣何以禮爲如是者猶不享也

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曰自今已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弭兵王而賄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鎭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

新安陳氏曰此因將往新邑朝諸侯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旅王而言也

會編此告以統馭諸侯之道所以終文武之業者蓋洛邑之作本以朝諸侯故統馭不可無道也敬字重講正道之所在蓋人君能敬則淸明在躬好惡不蔽

諸侯之或誠或偽皆無遁情也統馭獨言享上者洛邑告成之日適諸侯享上之時人君能辨其誠偽則可因之以行賞罰而天下以懲以勸也享多儀以下是詳言所以當識之意享多儀句是泛言其理如此儀字兼內外言恭敬之心存於中而威儀之節著於外是乃所以成享而不在於物也儀不及物以下是極言不敬之害惟不役志句作過文看政事指政教號令禮樂征伐之類言諸侯無享上之誠則國人效尤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侯度益弛王法益墮而王國之政事皆差爽僭侮矣不敬之害如此人君可不端其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洪南池曰洛邑既成則四方攸賓故特以享言之凡民不享雖由於百辟亦本王之重物不重儀來上令不行曰爽下亂不禁曰侮以周中世諸侯唐中世藩鎮證之可見　茅鹿門曰臨鎮之初與天下更始正厲精之一機也不有以盡統御之道則分守之職廢矣故居敬以辨其志敬者德之聚也惟敬則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有以識之其者直斷非勉之也勉之意寓於中汝敬一氣屬下識享與不享非因辨人之情而始用敬也

兼解王者統御諸侯不當據其順逆之迹而當觀其向背之心所以識其向背者不可用耳目任術數也在敬而已敬者心之主宰能敬則視聽思慮無所蔽塞聰明睿智足以有臨故能識其享與不享者　敬識二字緊相連敬字即落在識字裏面下句識字亦藏敬字意傳將敬字提講見那能識根本全在敬上非謂經文當於敬字一讀也須善會之　不享之上加一有字見百辟中或有不享者耳非人人盡不享也　汝其敬不用力是就能敬上說享不享不必兩平　享多儀三句是泛言其理如此正明享不享之故言諸侯均之來享而享不享異何哉以享在多儀若儀不及物雖玉帛交錯都是虛文這叫做不能享然則諸侯之享不享可知矣　儀字傳以禮字代之極是舊說兼內外言非也全當主內說方與下役志相符　儀字內外平說固非而專主內說者亦意圓而語滯蓋儀以禮言猶文以道接以禮之禮全主外說然即這外面便見裏面心志重在心志上故下文即以役志承之　惟不役志以下甚言諸侯不享之害以見敬識之不可已也要旨道全在敬字上見敬則明不敬則昏天下豈有

已不能敬而能辨人之敬怠者乎

按敬字貫兩識字可作一頭享不享雖平而意重不享故下接不享爲說　儀不及物亦泛說而諸侯在內　惟曰不享之曰評論之辭凡民惟曰之曰民心中如此說惟曰不享不成享也凡民惟曰不享不必享也亦有分　事指王之政事言則民謂上不必享之上亦指天子

請此統御諸侯之道所以終文武之業也洛邑告成之日正諸侯享上之時然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汝其敬以識其誠於享上者亦識其不誠於

享上者慫所謂享者不在於幣而在於禮內存恭敬之心外著威儀之節是乃所以成享苟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矣爲其不用志於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惟曰上所重者幣耳不必誠於享舉國無享上之誠則侯度益弛法守益墮而王國之政事皆差爽僭侮矣不享之害如此人君可不端其本原而敬以識之哉

書經詳說卷五十四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洛誥

乃惟孺子讀**頒朕不暇**句**聽朕教汝**讀**于棐民彝**句**汝**頓**乃是不蘉**讀**乃時惟不永哉**句**篤敘乃正父**讀**罔不若予乃不敢廢乃命**句**汝往敬哉**句**茲予其明農哉**句**彼裕我民**讀**無遠用戾**句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

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

孔傳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勉爲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爲可長厚次敘汝

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棄汝
命常奉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
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
用來言皆來頒訓分若訓順明農訓明教農人以義與禁傳異
孔疏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知
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
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鄭氏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　正父謂武王言
其德正故稱正父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
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

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務在知人句無首教農人以義亦不必用
朱子曰周公戒成王使聽我教汝以輔民常性之道
若汝不勉則不能永保天命也然則所以輔民常性
者惟在乎勉而已篤敘汝武王之所行無不如予之
所以厚敘者
陳氏經曰汝當頒我前日未暇爲之事一一行之
息齋余氏曰說命先正訓爲先世長官之臣此指武
王而引先正爲比何也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
父
新安陳氏曰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

句外皆不可曉皆當闕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
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
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闕矣
會編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亦所以終文武之業者
蓋洛邑之作本以撫萬民則教養爲先務也頒朕二
句不平頒是頒布於民棐民彝即所不暇者聽字有
服行意棐民彝而曰教養者有恒產而有恒心生養
遂而後倫理明也汝乃是不蘉二句戒之之辭篤敘
三句勉之之辭不永指天命說篤敘二句串說蓋武
王農用八政重民五教所以棐民彝者皆深仁厚澤

所貽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第周公若彝撫事蓋
嘗篤敘而人皆肅將祗歡矣故周公告成王欲其篤
敘正父如予也衍其仁厚之澤而繼述之使有加無
已謂之篤而設施措置之間不失其品式法度之次
第謂之敘蓋篤而敘之也篤敘如周公正所以頒其
不暇者不廢乃命命字泛指政教說汝往敬哉總上
戒勉之意而言謂不蘉則時惟不永篤敘則不廢乃
命如此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於有永布新命於
天下者而可不敬哉敬云者頒不暇以棐民彝戒不
蘉之失蓋篤敘之功也明農句雖示退休之志實寓

委重於君之意末二句期勉之辭彼裕我民亦指教
養要見中乂意我民者洛邑之民遠者天下之民裕
卽化悍逆爲友順意戾是民心歸附意正是則乃命
不廢而天命亦可永矣　來路然曰周家輔民常性
之道武王經畫於前周公潤色於後具有成法成王
不惟不可更而亦不必更矣故周公教王勉力須於
其道止欲其篤敘正父如予而已於其仁厚之澤有
加而無已故曰篤厚而不忘於其法度之舊一遵而
不亂故曰先後之不紊夫不勉則天命不永其民之
廢命可知篤敘則乃命不廢其天之永命可知一反

一正相對意治亂之機係於勉與不勉此所以當聽
朕教以圖其治也敬字含此二邊意在內彼裕我民
要見宅中圖治意謂自洛邑裕天下之民也　陸實
府曰裕成裕也要形容廣大自得乃極治氣象是時
王與公在鎬故指洛爲彼也　敬者存心出治之本
裕者化民成俗之要　王方麓曰裕之一字聖人教
養之道因利而利不强而民勸因性而導不迫而民
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裕之也
彛解棐民彛專主教言傳言教養者謂教不可無養
也須依經單說篤敘串看命專指棐民彛之政教

篤敘不言文王者周至武王始有天下文王之政及
於國中武王之政達於天下　末二句是期之以效
戾只是民心歸意不可謂來歸蓋是時天下民已
歸周也
演棐彛字作骨敬字作脈
聽朕周公期勉成王前言若彛撫事如予此又言篤
敘正父罔不若予皆不嫌於自矜者蓋成王親政之
初若稍有更張必至於變亂成法安危之機所繫甚
重故諄諄訓戒之伊尹復政太甲亦曰君罔以辯言
亂舊政古大臣愛君無已其言類如此

疑問看不暇二字見周公無日不勤得文武之心法
棐民彛其事也篤敘云云正教棐民彛亦若是其不
暇耳敬哉二字是篤敘根本裕之一字乃帝王教養
之善道凡制民常產復民恆心未有不以裕得之者
篤敘正所以裕民耳無遠用戾卽不廢乃命之意
按此云教養萬民之道而若彛節亦分教養故或疑
其重複而欲於若彛撫事不分教養看來若彛節重
在致勵臣工故爲修內治而此直云裕民故爲教養
萬民節旨自別初不在教養也教養二字原見於傳
不見於經前後兩用之亦無礙但不可以內治與萬

民分近遠　不暇上加汲汲二字言爲之而未盡也非全未爲者也于棐民彝于字下加以字便明乃時之時作是字看棐彝可兼撫事蓋棐字與若字不同若字只是順常道以爲教而棐則凡所以輔民常道者無不盡矣裕民不言明作者覆與篤敘內便有明意然此亦只大概照應爲說其實前屬百工此自屬王不相混也　屢提敬字當著眼

講此又告以教養斯民之道也乃惟孺子以一身任治民之責要當頒布我之所常汲汲不暇者所不暇者棐民彝是也汝但聽我所教汝於以輔民常性之

道而服行之不違可也汝苟於是而不勉則民彝泯亂天命乃亦自是不永矣汝於是而勉焉篤敘乃正父武王輔民常性之道無不如我之篤敘則人遵其政教不敢廢汝之命矣治亂之機如此王往洛邑不暇是頒不覆是戒其敬之哉自茲以後我則退明農事而於他有不敢知者矣蓋王於洛邑誠能和裕其民則四方之民無論其地之遠皆用至焉豈特洛邑之民不廢乃命已耶此固可致之效敢爲王期也

王若曰句**公明保予沖子**句保連　明**公稱丕顯德**句顯連　丕**以予小子**讀**揚文武烈**句武連　文**奉答天命**句　**和恆四方民**讀**居師**句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恆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按孔傳此節卽以留公言言公當如此如此不作答公之言講與蔡傳不合

朱子曰居師營洛邑定民居也

新安陳氏曰此王旣至洛舉祀後與公言將留公治洛先敘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會編此成王答周公教王宅洛之言蓋言之已然而事之未然者也首句虛說公稱以下皆明保之實也啓迪無隱謂之明輔佐盡力謂之保二字平看與後棐迪字相應丕顯德非贊周公之辭乃指下數事而言如法祀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明德所在周公舉之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非以教王宅洛就爲大明德也以字作使字看上不忝於祖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三段平說揚文武烈應沖子惟終句奉答天命應時惟不永句和恆四方應彼裕我民句故曰參錯相應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和恆二字串

看乖教養言和是馴擾調娛從容化導之謂恆卽是
教養貞諸悠久終始無間之謂居師緊承和恆說猶
云使之各得其所也　洪南池曰公稱至下無文正
所以明保也　俞濼泉曰恆者和之久也非和之外
又有恆也和而能久民生奠矣幹止寧矣故曰居師
集解此下十一節留公治洛對答之辭時周公與王
同在洛　能左右之曰以這以字重看　以予二字
貫至無文言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不顯之德以予
小子揚先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宗禮備舉公
誨不敢略者蓋一一領契之意公於沖子言則欲行

之也沖子於公動則必資之也故凡公之誨皆還賴
公明保而以予如此
拂鏡塵明保虛含下意稱顯德正是明保處稱者擧
而付之以予小子四字直貫至下節皆稱德之意也
揚文武烈三句一直下重和恆句蓋四方民乃天所
以命文武而文武烈所在揚祖烈正以答天休其道
卽在和恆民心和卽天命休而祖烈有光矣和恆二
字串卽裕字意居師緊承和恆說猶云使之各得其
所也
聽月玩經及注意則直以公今日所教爲明保稱德
之美意而寓求助之意於言外耳以爲未然事者固
非語脈以爲已然事者獨不思公方欲王如此行事
而王方答之遽作已然事也耶亦甚謬矣或以上節
爲已然事惇宗節爲未然事亦欠通
按此二節與上文相應是已然之辭雖未見之行自
是感激稱述話頭非望後日之明保也居訓宅只作
安字看　上文無遠用戾則四方民宜泛說不必指
定洛邑之四方師字承說無兩意
講此成王答公之教也曰予以幼沖嗣位賴公顯明
乎我啓迪之無隱而又保佑乎我維持之盡力如法

祖奉天治人事神皆人君大明之德公歷歷稱舉以
教誨我使我小子繼志述事振揚文王武王修和承
清之大烈持盈保泰奉答乎上天之眷命俾能教養
四方之民使皆和而不乖恆而可久以安此眾庶而
各得其所此皆予小子不能而公教我焉

惇宗將禮讀**稱秩元祀**句　**咸秩無文**句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按孔傳以此節事爲待公而行亦是留公意與蔡傳
不合
新安陳氏曰此蓋王述已行之事之辭卽答公所謂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

會編此對上節言亦明保之實俱承丕顯德來惇宗二句是厚於報功答功宗元祀之語咸秩句是周於祀神答肇稱殷禮之語　洪南池曰惇宗二句是公舉大明德以使我盡報功之禮咸秩一句是公舉大明德以使我盡祀神之禮亦相應上章　周季侯曰稱秩者舉行而次序之即記功以作元祀也

彙解惇宗二句上虛下實稱秩句正是惇稱秩者記功之籍已有次序舉其所序以爲元祀非祭時方敘之也咸秩無文不及肇稱殷禮祀于新邑者斷章取

義不必全文也報功之禮明而行之於人祀神之禮幽而行之於神其合而言之者以祀字相蒙也　言公啓已洛邑當行之事如此皆未行之事觀後未定于宗禮句可見

按惇訓厚謂厚於報功也只是行厚於宗功大禮使明稱舉而秩序之二字串重在秩上惟其秩所以分元祀也　咸秩應前殷禮節與元祀是兩截意

講此亦答公之教也政莫重於報功公則教以記功元祀使我小子惇厚功宗大禮凡諸臣有功者皆次第修舉祀典稱舉而秩序之以功之最尊顯者爲元祀而冠之焉禮莫重於祀神公則教以肇稱殷禮使我首舉大典凡祀典所不載無文者咸秩序而祭之焉凡此皆公明保我也

惟公德讀**明光于上下**句**勤施于四方**句**旁作穆穆**讀**迓衡**句**不迷文武勤教**句**予沖子**頓**夙夜毖祀**句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孔疏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孔傳旁作句謂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竟不成話說故不錄

朱子曰穆穆和敬之貌天子之容旁作謂周公輔成己德以迎迓太平之治而不迷於先王之教

陳氏大猷曰不曰已太平方且和敬以迓之已治猶未治也使以爲既平則無亹亹方進之意盈而不可久矣

蘇氏曰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成王言我歸宗周毖祀而已

新安陳氏曰此王推美歸重於公猶欲其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强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也

會編此因周公有明農之語故敘其德教之盛而寓留之之意也德字泛言如碩膚之藴形於制禮作樂之間師保之猷彰於撫事若彝之日皆是明光足上際乎天下蟠乎地光輝發越之謂勤施是夜以繼日坐以待旦推行不息之謂旁卽上下四方穆穆卽明光勤施之德容迓衡者精誠融洽迎景運於方隆和氣流通承天休於滋至是也迓字有方來未艾之意

治平內點上下四方如天地淸寧民物阜安之謂不迷句緊承上三句講教卽德之所敷者克愼明德而見冒於上下四方文王所勤之教也丕單稱德而重光於上下四方武王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而迓治平則修和惟冒之盛於此乎常新而咸和丕淸之化不至於過佚故曰不迷勤教不迷字無工夫以上總是言德教之加於時德卽教非有二樣毖祀泛指人君祭祀言非謂祀于新邑末句正倚重之辭以示留公之意　來路然曰公德在發用上說所包最大凡託孤寄命制禮作樂以爲治平之本者皆是明光勤

施言其德之各有所在勤施是流行不息意旁字必合上下四方說方得旁字無方所之義作者動溢之意迓衡非眞有心迎之也作於無方而不偏隘所以覆載之閒無有不得其平者　陸實府曰明光勤施自公德發之上下四表而言穆穆自上下四表觀公德而言不曰已太平而曰迓者望治無已之意當時正世道一降一升自公德轉之要之迓衡者迓之以文武所勤之教也文武之教乃甄陶一世而躋之昇平者其功正方興而未竟故曰勤要說得細

彙解明光昭著不可掩之謂勤施流行無所息之謂上下是豎說四方是橫說

拂鏡塵明者光之著勤者施之切也　穆穆以和言不必兼敬作字與迓字眼相照　文武之教雖在人微公闡而著之則人幾不知有文武故曰不迷勤教此句承迓衡來起下毖祀意成文武亦所以貽沖子也通節重德上傳德教教字因勤教而併及之不必泥此節頌公之德皆攝政時事曰毖祀示未許歸政之意

能解德字在發用上看雖不外丕顯然所包者廣以教化天下言如制禮作樂皆是

集解此因周公有明農之語極稱其功德爲朝廷所倚重以示留之之意此留是在鎬京留留其去下文留是在洛邑留留之治洛也　旁卽上下四方作者鼓舞醞釀之意穆穆卽明光勤施之德容此句是總傳上兩句之語仍就周公身上說迓有方來未艾意衡者言天下太平無有低昂如稱之懸也

按公德汎說不泥明保意明光勤施俱以德言明光二字平勤施二字串是古人不拘處　作者流動充滿之意上下四方流動充滿無非和敬之德自然有以迓治平之福矣　穆穆作德容說容是德之形容非身之形貌　或以穆穆專主和說謂納天下於和順之域不可從　衡只是治平意不必分外立解留公意且勿露

講此極推公之德以見倚重之意也抑公德之在國家者豈特今日之明保已哉惟公之德本諸心身而著之制作以言乎上下則光輝昭灼明光於天地之間以言乎四方則流行不息勤施於東西南北之內譬合上下四方都動盪充滿而無非和敬之發越是以道化醞釀至治自臻有以迎今日治平之盛也若此者豈惟明保予沖子而已耶文武昔日嘗勤勞以

教天下今且得公之穆穆迓衡者以彰顯之庶幾不至於過佚而迷失也公之德教加於時者有可憑藉如此予小子更何所作爲惟蚤夜閒謹毖以主祭祀之事而已倚賴於公豈其微哉

王曰句**公功**讀**棐迪篤**句**罔不若時**句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按孔傳若時謂天下順而是之其說大異　朱子曰公之功輔導我已厚矣無不若是以上所稱也

會編此成王留公之辭也公功總承上三節而言棐字卽前保字意迪字卽前明字意棐迪篤者言明光勤施既有凝成之績而所以法祖奉天安民者猶教詔之不忘穆穆迓衡既有輔棐之勳而所以報功祀神者猶誨諭之不怠公之棐迪何如其厚也罔不若時者欲其寢明農之志而所以啓迪我者常如是也正是留之之辭　洪南池曰棐迪已久故曰篤罔不若時明言不可去也非勉之之謂　杜靜臺曰公功與後敉公功肅將祗歡一樣都指德之迓衡說觀四方迪亂句可見自此德之啓沃於君謂之迪

自此德之輔助於君謂之棐

彙解此則留周公之辭也棐迪指公平昔託孤攝政言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迪之功前言公德此言公功功之所在卽德之所爲也　棐迪須總上明保至毖祀數節而言但不可指定上某節爲輔某節爲啓蓋輔中有啓啓中有輔拘定便有不通處

按此云若時分明是與上文相連作在鎬留公之辭爲是　此上段結語不與下節連

講此成王明言留公之意也王因而留公曰公之輔

我而啓我者斯已篤矣罔不常常若是棐迪而無以明農爲念也

王曰句公句予小子頓其退句卽辟于周句命公後句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卽居於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擧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居於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

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按傳疏以命公後爲立公之世子因以留公治洛其說大異

朱子曰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答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卽政於宗周而命公留於洛猶唐節度留後之意　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亦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西山眞氏曰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遂平

徐戎據此則蔡說當矣

新安陳氏曰成王自謂其退卽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

會編此成王付周公以治洛之責也成王言我於新邑祀已擧政已發矣然祖宗之舊不可廢根本之地不可忘我其退居鎬京而命公留後以治洛焉曰後者謂繼其後以治之也　洪南池曰留後云者成王

先在洛發政而歸宗周乃留公繼其後以治之也含不可去意在內　後自此至文祖德成王與周公俱在洛邑上留是在鎬京留其去此是在洛邑留其治洛與上文不相蒙

演退字與後字相照重命公後句作解曰卽辟者王始親政之辭玩一卽字成王有毅然自任意　辟是居君位意

詳注按洛邑陪京以夾王室非擬爲常居祖宗根本之不可離公籌之熟矣豈待定策於成王哉王退而卽辟念作鎮土中非公德望不可異日留後大臣遂

爲故事風移三紀郟鼎晏如雖以平王之衰猶恃東土之人心以保數百年之其王洛之所係可知已然別都偶國不爲嫌遙執相權不爲隔非公其孰能之

按退字卽照後字看自洛歸周謂之退卽辟蔡傳但言卽欲歸居而直解謂就君位於鎬京覺明後字只是在後王先歸周而公尚不歸故爲在後或爲王自言已舉祀發政而公繼其後以治之似多一折

講此在洛邑留公治洛也王曰公予小子旣舉祀發政於新邑其退而卽君位於宗周鎬京惟此洛邑命公留後以鎭撫之以公元老足以係屬人心也

四方迪亂句**未定于宗禮**句**亦未克敉公功**句

宗禮卽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卽下文命寧者也

按孔傳迪亂爲道治敉寧爲撫順俱欠明　其意謂禮樂未能彰明公不可以去與蔡傳大異

朱子曰迪順也四方雖已順治猶未定於尊公之禮未有以撫治公之功

會編此敘周公已然之功而慰勞之也迪亂承上明光勤施穆穆迓衡意講謂四方開治公之功固尊顯

矣但洛邑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於教詔而功宗之禮猶未見於施行故未能安定公之功也敉功切下明禋休享意講　杜靜臺曰此致慰藉之辭正將勉其方來之績爲下節發端也　莫中江曰言宗禮之行豈有先於公功之當報者而尚缺焉王意以爲存乎朕者有俟而舉行而篤弼之忠實不能不先於公治洛有望也下節正原此意後公答王弘朕恭亦本諸此安定其功要看圓融若曰欲定其功次而歸於報稱所安乃國之常典勿涉公望報之嫌可也

彙解迪亂如輔武王燮伐輔成王東征及穆穆迓衡

皆是周公告王記功宗而此云未定於宗禮何也蓋成王在洛悤悤欲返鎬京想此等事俱未及舉行而有待於他日故云云亦字要看重是從羣臣說來演只在兩未字作解四方迪亂以洛言篇中言四方者非一皆洛之四方也定土中而開四方之治是公功之一事未定於宗禮二句亦是推功之語

按迪亂訓開治未甚明白想謂治功日開耳　敉訓安定安字意重報之稱則相安也非謂定爲元祀論公之功原兼相武王成王方合但相武王難以究入只跟上文爲切

講此是勞公已然之功也且以公功言之當今四方開治皆公德迓衡致然使我定功宗之禮則公定爲元祀乃今新邑草創記功之命雖已形於教詔而功宗之禮尚未及於舉行故未能備秬鬯之禮以安定我公之大功公卽無事於斯而在朝廷殊爲缺典矣

迪將其後句**監我士師工**句**誕保文武受民**句**亂**頓**爲四輔**句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以迪將爲教導將助我監爲監篤與蔡傳異不具錄其解四輔朱子似從之姑存其說

孔疏維者爲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爲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爲四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朱子曰周公在後監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

新安陳氏曰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王以治爲四輔之大臣望公下文公以治爲四方之新辟望王君臣交相期望也

會編此望周公以未然之功而勸勉之也迪將二句虛誕保二句卽上二句之實後字與上節後字同蓋指洛邑而言迪將者大建事功益廣迓衡之業恢張治道益弘迪亂之勳也士師工卽見在周工及授職於洛者監字內包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二意蓋開大留後之事業而使立治功存治體者有所視效也然此果何所爲哉惟誕保受民以爲四輔而已誕保者

順常道以化之使服於德義之中撫國事以治之使安於法制之內也誕字是無一民不在所保之意亂爲四輔者殷民安則王畿爲之益安而有以爲宗周之翼衞也如是則其能啓大其後而士師工之所監視亦不外此矣　求路然曰上敘其已然之功而慰勞之此舉其將然之功而勸勉之迪將其後只是爲悠遠之圖意監我士師工猶云使百工有所儀刑也誕保體輔民常性意看受民指在洛殷民言四輔四字只形容得藩屏翼衞之完固意不必泥

蔡解迪將其後指治洛之事成王去欲周公於後啓

而大之也

拂鏡塵亂爲四輔人心環拱如輔車脣齒之相依四顧皆吾保障此不可作藩屏說蓋洛邑王畿非藩屏也

演重在誕保句作解

按迪將訓啓大當串看謂啓而大之也只是拓大意迪將其後口氣謂拓大於後來後字當作留後之後看　亂爲四輔亂字稍頓謂治之以爲周作輔也四大槪說只取四面意

講此望以未然之功也已然之功雖未及酬而方來之功尤所深望公今居洛當恢弘治道開大留後之事業使我士師工効職於洛者皆有所監視而共勉於職可焉然此果何所爲耶誠以洛邑之民乃文武所受於天者公必若彝撫事大保安之使殷民安王畿與之俱安周布環拱有以爲宗周之四輔焉斯則士師工之所監視者矣

王曰句**公定**句**予往已**句**公功**讀**肅將祗歡**句**公無困哉**句**我惟無斁其康事**句**公勿替刑**句**四方其世享**句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鎭撫洛邑以慰懌

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

孔傳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

朱子曰此王與公決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閔勞公以官職之事也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其世享矣　一說世享世世尊享我周無困勿替皆欲公留而勿去

之意
新安陳氏曰此章之上必有公答王之辭蓋不許王
留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公止我往歸周矣公無困我
是以不許留爲困之其辭危勿替刑以下其望遠又
上章言予沖子夙夜毖祀成王全倚重於公而已僅
王祭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惟無倦於康安之事是
王能以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於公宜公下章幡然
許留也
會編此申上三節而決於留公之辭公定應上命公
後設予往應上予小子其退說公功卽穆穆迓衡四

方迪亂之功肅將者奉承之於外也祗歡者敬悅之
於內也無困者公去則守成無助誕保無人故曰困
康事卽誕保受民之事無斁者猶云願治不已之意
也蓋成王任若彝撫事之責而期明作惇厚之功其
望治之心蓋有汲汲不暇者故曰無斁非謂與周公
分任其責也公勿替二句總承說夫肅將祗歡則公
固當下慰乎人心而况我無斁其康事則公亦當上
體乎君心矣則夫盡誕保之功成迪將之業以爲士
師工之儀刑者其可替乎公能勿替刑則治在洛邑
而化及於四方化在當時而澤流於後世不特洛邑

之民享公誕保之德而四方之民亦得以世享公誕
保之德矣必如是而後民之祗肅者無窮予之望遂
者無負也何以求去爲哉勿替刑內有保民工夫世
享在勿替上生來　來路然曰肅將祗歡人心畏愛
之也若公不留洛則無以慰懌人心而誕保無功成
王之心憂困矣無斁康事言我雖歸周不敢自處以
逸而重勞乎公也世享者世沐其誕保受民之餘澤
也洛邑四方之根本治在洛邑而化及四方澤流後
世矣通節只懇留周公意　張羽臣曰無斁其其字
卽指公說言我爲重於公者正惟望公誕保受民之

事無厭斁也宋羽皇亦主此意
彙解此總上三節意與公決言之公定予往已申予
小子節公功二句申四方迪亂節公勿替刑申迪將
其後節　公功卽四方迪亂之功公功肅將祗歡正
見當留意肅將順政教於外也祗歡懷愛敬於中也
人心於公如此公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豈非
困我哉　安民之事乃王之宿心無所厭斁固非但
欲己任之而其求望於公之意如下文所云尤惓惓
也
按困只是心中憂困或云使我兩地策應困且不及

便是勞困之困另一說　公無困哉連我惟無斁其康事說無斁是不厭其字還指公言不特人皆肅將祇歡而我亦不厭之也或云無斁是自任便又是倦怠之意字義要分

講此王決意留公也成王於將歸之時又丁寧周公曰公其定止於此新成之洛邑予將往歸於宗周也蓋公之大功人皆肅而奉之無敢違逆欽而悅之罔不愛戴公之繫屬人心如此正宜鎮撫此洛邑以慰人心無求去以困我也我今歸往宗周望治之心甚切亦汲汲然不敢厭斁其安民之事公必終留治洛

任誕保之責勿廢所以儀刑以監我士師工肅將百僚競勸庶績咸熙不特洛邑之民安雖四方之民得以世世享公之德澤公若委而去之我將何所恃賴乎

周公拜手稽首曰句**王命予來**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句文祖連**越乃光烈考武王**句烈考連**弘朕恭**句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孔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意

孔疏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

陳氏曰弘大我事君之恭

會編此周公許留之言王命予來帶承保一邊說命即上所謂公後公定也來字重看許留之意於此字見之承保即誕保兼教養言似將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意入講越乃光烈句帶文祖言猶云文祖及武

王所受於天之民也弘朕恭者言保民之責雖在於我而保民之本實在於王今洛邑始定正化今傳後宅中圖治之日我將大其責難之義以爲君告也曰弘者盡言以開導不但如記功內治統馭教養之說而已上三句是以治洛之事自任見爲下爲民之仁下一句是以治洛之本告君見爲上爲德之忠　莫中江曰命我留洛之意非徒然也欲我承保文武受民耳然保民之責在王而公特承之故又欲責難於君也弘恭含下節意　姚承庵曰文王受民於始武王成功於終故以承保光烈分言之弘朕恭者盡己

之恭也謂己之恭以承王命便有啓王自致其恭意
　莊沖虛曰來者自周來洛而後留洛實以王命來
耳
彙解傳謂此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不獨曰留而曰等
事者以公不獨留而又有責難自效之言故也　王
命予來直下承保二句連說　周公許王留洛只以
意許之而已上謂王命予如此初非許之之言到弘
朕恭句乃自許之意而尙不敢質言我留治洛以絕
王留洛之意故謂我當勉盡臣道左右責難以輔王
治洛意謂我但能盡臣道責難之恭而聽治於洛以

臻成績者還望王宅洛也　光烈二字都屬武王雖
通烈考武王一連光者公光之也光字與承保對此
二句雖從誕保文武受民來然專以受命民屬文祖
而於烈考武王用一光字見受民始於文王須我承
而保之而武王永清之烈則賴我光之也比前章意
更精密　言王命我來此洛邑仰承王以誕保乃文
祖所受命於天的民及光顯烈考武王的功烈　經
文中乃字最多意義亦雜錯閒出如此節兩乃字上
猶汝也指成王下卻是語助難辭
演承保字實弘恭字相照王命至武王一句讀王命

之如此渾成看直臣弘朕恭方是自寓意欲王端本
使予有所承也此望王宅洛意
集解此公許留之言拜爲受命之禮拜而後言許王
留也王曰誕保故周公亦自任曰承保承保云者承
君命而保也會編解此二句直作自任語氣謂我豈
敢不誕保云云見許留之意亦通但於承字似少著
落還依諸家作王使我如此看則雖不是明白許留
而亦微含自任意矣弘恭包下節講凡治人治法可
以覲光揚烈者皆欲效其責難之恭也
按王命予來數句有三說其一謂命予來貫至末連

弘朕恭亦是王之意其一謂王命予來卽斷承保云
云已是周公自任其一謂王命予來直下至武王是
一氣弘朕恭另轉方是周公自任從第三說者多
光烈俱作現成字則乃字與上乃字同若光字著力
則乃字無味似當以光烈考謂武王之稱覺順　越
訓及承保文祖受命民及武王同受之民上有誕保
文武保民可據此說優　若光字著力則武王下須
補功字方明
講此周公許王留洛也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此洛
邑欲我承王之命誕保文祖所受命於天之民及乃

光顯烈考武王之所受者其任之重如此然保民之責雖委於我而保民之本實係於王我將弘大此心之恭以洽洛之道獻之王焉王其念之

孺子來相宅句其大惇典頓殷獻民句（大惇連典字斷殷獻民連）亂爲四方新辟句作周恭先句曰句其自時中乂句萬邦咸休句惟王有成績句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孔傳小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典獻串說不可從）

新安陳氏曰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衣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後之爲王者也曰者公明望於王之辭其自時中乂其即將然之辭也會歸此周公所以望成王者正弘朕恭之實也恭先

以上是敘洽洛之事勉之之辭曰以下是推洽洛之效期之之辭孺子來相宅者成王雖歸重周公而洽洛之政周公實受命於成王者故猶歸重於成王也典是文武所講畫者致治之法也獻民是殷紂所播棄者輔治之人也惇典者率由之而不使遺佚之謂惇獻者簡迪之而不使遺放之謂亂爲新辟承惇典一邊說作周恭先承惇獻一邊說蓋用法必監於先王則與治同道足以紀綱四方而爲初服之賢君故曰四方新辟用人不遺於前代則接下思恭足以儀刑百世而爲後王之倡率故曰作周恭先新字先字並自時中乂兼典獻重講與萬邦句一直說萬邦即萬民言王自是居此洛邑惇典以立治法惇獻以任治人而盡夫中乂之道則善政四達賢智交修而登於至治自洛邑以至萬邦皆熙熙然於大順大化之中矣王之治民豈不有成績乎曰成績者人君以阜安斯民爲功而以萬民得所爲極今至於咸休則王道大行治功丕振凡文之咸和武之大定者於是而益觀厥成矣此句承咸休說　成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乂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之常居於斯而後謂之中乂也　洪南池曰來相宅者言成

王雖往宗周當時來此洛邑而相治也典是文武之所講畫大惇則法必監於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是前代之所任用大惇則才不棄於異代而無不舉之賢況能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易入者故法度修明賢智舊庸赫然治功為四方之新主我周所稱為恪恭守法謙恭下士之主者王先之也自時中乂不是用力即體貼惇典與賢講萬邦二句串咸休說民之化於政教被其膏澤言即成績處　賓雅南曰來相宅猶云王之為此行也洛雖非王定居然新政之設施明辟之調度無非中乂事因相宅而

行之者勿拘在周在洛更渾　虞素心曰王為辟公為輔故王斯公亂為四輔公期王亂為新辟且服其基作民明辟此語相回顧處

贊解來字與上節來字同意相宅與周公相宅字義雖同然彼之相為營洛也此之相為治洛也　亂字作字俱用力不然與效相嫌新字先字重看周不指鎬京是國號　兩箇其字都是期望於未然之辭曰是周公自發己期望之意中乂與前章同意　自時中乂重看中乂則咸休咸休則有成績三句相連以典獻入講　周公既許留後治洛而猶以自中乂望成王可見主治全在君成王雖退而中乂之責隱然在王躬臣不得而與也中乂在洛咸休則自洛而推及萬邦

按來作再來看有味典獻平亂為二句俱兼典獻為受目字是承上而期望之辭其自時中乂雖與前同而各為一意此處自承典獻說萬邦自洛邑推之也中乂便有及萬邦意故承之云咸休咸休而績益成矣

講此以治洛之效望王正弘恭之實也孺子雖歸宗周當常來視此洛邑以盡為君之事如我周之典章

文武所講畫者其大惇之而遵守不失殷之賢民前代所播棄者其大惇之而迪簡不遺使法度修明賢智效職治功赫然為四方之新主且以此守法任賢之恭德為周家後王之率先此皆治之所當務也予將何以為王期哉亦惟曰王其自是洛邑信能惇典惇獻以盡宅中圖治之道則治法既足以甄陶仁賢又足以培植自洛邑以至於萬邦皆熙然大順而咸休矣夫人君以萬民得所為極功至於咸休而王之治績不其有成矣乎此固王之所可自致而予借之以弘恭者也

予旦（讀）以多子越御事（句 子連）（多）篤前人成烈（句 人連）（前）答其師（句）作周孚先（句）考朕昭子刑（句 昭子連）（朕）乃單文祖德（句）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孔傳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爲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典禮字不切）

孔疏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恭非謂人敬）

新安陳氏曰亂爲四方新辟當與亂爲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責任之辭也

會編此周公所以自效者正承保受民之實也多子御事卽士師工以多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師工誕保受民之語成烈者蓋洛邑之民文以誕受多方得之於先武以奄甸萬姓得之於後皆成烈所在也今率小大之臣以誕保之感之以優游之化奠之以仁厚之澤使前人所受於天者益底于咸休所謂篤成烈也通節重在此句答其師以下四句俱承篤烈來民以望治爲心也殷民安而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恆之化可以慰悅人心矣故曰答其師臣以奉命爲信也王命臣以誕保而我實能誕保則事上之信足以倡率人臣矣故曰作周孚先王之一身固將表正萬邦者一民未化儀刑尚有虧也自是殷民之化以廣而新辟之範以端人君所以作則者有全能矣故曰考朕昭子刑文祖之德本自光於四方者一民未安厥德猶未單也自是使怙冒及於海宇而修和徧於天下文祖之所以昭德者無遺恨故曰單文祖德成烈兼文武而此獨言文祖者文王之德實開武王之先也慰民心倡後臣成君德弘烈祖皆本篤成烈而然承保之責於是乎盡矣　杜靜臺曰成烈卽指受民篤卽指承保此句極重下四句皆本篤烈來大臣能率屬以助君篤烈則天下人心素所仰望者由此而慰周家臣子世所視效者由此而倡一人之儀刑由此而成文祖之德化由此而徧　王方麓曰成烈

以事功言篤之者繼述之謂內有工夫文祖德以風化言單之者無所不被也是自然無工夫上言烈下文言德者能厚其安天下之功而德澤始單盡於天下矣非複語也　莫中江曰此節宜以篤烈爲主而下四句相承遞下乃佳言能率厲篤烈則有以答天下之望而爲周家信臣之倡豈徒勿替朕刑已哉正所以成朕明子之刑而文祖之德乃能殫盡之使無一處之不洽耳

集解文武德澤入人之深人皆思慕之而不忘我能篤之使德澤有加無已則可以答天下仰望之心

作周孚先者臣道莫大於信爲周家信臣之先也何爲信如是以自許於君者亦如是以踐之如是以見望於民者亦如是以酬之　儀刑四方固在王身導迪彝教以成之者公也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於天下至是則教化大行　說者以答師四句作四平看玩傳不然考朕二句當作一句解答師作孚一直相推說下言王命我和恆居師矣我則以此篤烈者而答其師焉不惟是也我又以篤烈者成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焉不獨我勿替刑而昭子之刑亦勿替矣　如此則單德是成王單之不是周公單然者

朕二句中閒有一乃字畢竟是難辭不當作一句看

拂鏡塵此節重看答其師三字正應王誕保文武受民語並照前和恆四方民居師語率厲篤烈正篤其所以治民之烈一民梗化祖宗之德必有浸薄而欲散者非厚培之不可篤烈則和恆化澤自足慰悅人心故承說答其師　王命予承保予篤前烈以答其師以此不負萬民即以此無負天子正以成昭子之刑而殫文祖之德通節更一氣直下

聽月自效猶自盡也與上節效字不同

集解其師其字曰記指文武看亦通

按此節固是公以治洛自效然必云以多子御事則是與衆臣共治耳不可全作自己居功之辭　篤前人成烈句固重但下四句語氣不是四平當遞說下爲是答其師緊承篤烈一氣說作周孚先便是一轉跟篤烈不待言或欲跟篤烈答師以作孚先似亦通但不可以孚於君孚於民平看末二句又是一轉言所以如此者所以考朕昭子云云也或云上數句爲自勉末二句爲自期勉與期似難分

講此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予旦以洛邑之卿大夫多子及治事之臣相與誕保於洛爲厚文武之成烈

久而勿替以答四方民眾望治之心是臣事上以信
卽爲我周信以事上者之先後之言孚德者於臣取
法焉其自是成我明子之儀刑以作則於天下乃以
單盡文祖之德而益拓其所未備如此庶無負承保
之責乎

伻來毖殷句**乃命寧予**句**以秬鬯二卣**句**曰明禋**句**拜手稽首休享**句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
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
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

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勑庶殷且以秬鬯二卣
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
飢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
也歟 孔傳之說與蔡傳大異
孔疏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
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條暢謂之秬鬯 傳疏乃命寧爲句予以屬下句其說大異不全錄
新安陳氏曰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
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
有體薦一證也記曰君子敬則用祭器又一證也
會編此下四節周公因王遣使來寧故於使歸之日
而敘以復王之辭毖殷是丁寧訓誨防閑戒勑之意
寧是安慰之意命寧卽前所謂救功也蓋中乂之本
在王而治民之績猶未成也故不忘殷民而有毖殷
之使承保之責在公而迪亂之功猶未報也故不忘
大功而有命寧之舉命寧而因毖殷之使者殷民實
周公所治且欲其荷報功之寵而益以化殷爲心也
命寧獨以秬鬯者周公之功非常禮可得而報惟此

事神之物足以表其尊敬之心也秬鬯二卣是命寧
之物所以致非常之儀曰以下是命寧之辭所以致
非常之敬明禋言休享者言以是休美之物而致享
於公也隆其儀致其敬見事公如事神明之意 來
路然曰毖殷寧予謂因毖殷之使而及救功之禮也
以秬鬯二卣儀之隆也曰明二句辭之恭也 是時
公在洛王在鎬 陸實府曰第一爲戒勑殷民除了
毖殷便命寧公然王之意在寧公公之意重在殷毖
明禋不指酒言其致享之意明禋休享連說去成王
之意盡在不言中不可說寧公而欲其益勵也但云

敬公之志無可自表假此以申乃是周公述王之言決不可露事神之禮事公等語乃以啓殷人肅將之心耳此成王意刱之特典非常禮也

彙解按是丁寧訓誨防閑戒勑之意　乃命至二卣爲一句予字絕句者非鬱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不和鬱謂之秬鬯和鬱始謂之鬱鬯經文但言秬鬯蓋臨祭以灌始和鬱傳云鬯鬱金香草也誤　尊以彝爲上罍爲下卣爲中二卣是兩箇中尊

拂鏡塵王雖命予治洛猶不敢忘化殷之心乃命伻來毖殷眞所謂無斁其康事也寧以秬鬯雖寓記功元祀意非即記功元祀禮

宙合此下四節總是周公對使者答王並告王之辭勿認作史臣所記伻來毖殷節述王命寧之事予不敢宿二節述己祭禱之事王伻殷節又陳責難之語授使者悉以達之王也　或以寧爲問安如詩歸寧之寧亦可

按毖殷自有一段話說或以命寧即爲毖殷覺混寧即問安之意此與敘功似無干明禋指秬鬯言休著公休享方著公以此明禋之物休享於公也

講此周公述王命寧之辭以答王也周公留洛之後

成王遣使誥戒殷民因以秬鬯賜公禮數隆重故公復命於王曰王雖以留後委我猶慮殷民向背靡常乃遣使來此戒勑殷民特因毖殷之使以命慰安乎我賜以秬鬯之酒二尊且致辭曰惟此秬鬯之酒乃明潔禋敬以祭神明之物休莫大焉者也予敢拜手稽首以是休美之物致享於公焉王之命寧我者如此王之禮意亦何隆哉

予不敢宿句　則禋于文王武王句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文武也

孔傳潔告文武不經宿

息齋余氏曰顧命宿訓爲進爵孔氏說也唐孔氏申其義以爲進爵於神前

會編此下三節分應上節看此與下節是因王命寧之禮而所以處之者如此也宿只是進爵之意不敢宿者周公不敢當王之寧禮而以神明自居也禋文武者殷民自文武而受公不自任毖殷之功故以此禮推之文武也重在爲王祈福上看

彙解禋字解爲祭名以別於前禋字也　成王以祀神之禮事公其禮太重不可安然受之然君寵不可

卹故禋於文武　正意在為成王禱非榮君賜之意

按宿字作不宿肉之宿亦通此傳疏之說存之

講此承上言以秬鬯祭也然是酒也乃用之宗廟以事神明者予豈敢遽嘗此禮而進爵以飲乎予惟用此以禋祭我文王武王於以為王祈福而已

惠篤敘句無有遘自疾句萬年厭于乃德句殷乃引考句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釋文厭飫也　傳疏以為政言不作祝辭其說與蔡傳大異

陳氏曰惠順文武之道篤敘而行之

會編此即禋文武而為王祈福之辭欲文武之保佑也惠篤敘惠字是心安志順無所拂逆之謂正有思若啓之行若翼之之意篤敘者篤厚不忘而次第舉行之也三字一串說是攸好德之福無遘自疾是康寧之福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乃德指文武言言不惟王之惠篤敘也萬年子孫亦皆宜君宜王而厭飽乃德則好德之福所貽者遠矣不惟王之無遘疾也殷民之眾亦欲其資福永年而享有壽考則康寧之福所及者大矣俱歸重在成王身上蓋子孫者王之肖祚殷人者王之受民子孫殷人之福亦王之福也

四句通要點文武默佑之意　洪南池曰此節要見皆欲文武默佑成王如此然祝頌之中實寓規諷之意　王方麓曰惠篤敘禱王之德也因王德而及王之子孫子孫之福亦王之福也無有遘自疾禱王之身也因王躬而及殷民殷民之福亦王之福也故曰為成王禱也

彙解惠篤敘是願王修德不曰遘疾而曰遘自疾自字要玩凡不能保慎而為己所自致者皆自疾也

兩乃字不同殷乃之乃是難辭此句重在此字上

按所福之辭只是歷數其如此不必專重惠篤敘何或專重殷乃句者尤非　遘自疾自是自己言己身無遘疾也無深意

講此承上祭而祝禱之辭也曰王之一身所係甚大先王在天之靈爽當默佑之陰誘王衷使順文武之道篤厚之不忘次第之不紊以纘承先業無失德可也又當默相之保護王躬使身其康強無令遘遇自罹其災病可也子孫王之肖嗣則啓佑之使其子孫萬年厭飽於祖德亦如王之篤敘也至於民者國之根本則默相之使殷民皆率德永年享有壽考亦如

王之康寧也

王伻殷讀乃承敘萬年讀敘連承其永觀朕子頓懷德句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於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脈相類

按傳疏伻殷乃承敘爲句萬年屬下句朕子以子孫言與蔡傳大異

張氏曰觀此書周公不敢當成王秬鬯之禮則天子

之禮樂公其敢當乎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其僭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其失可見豈周公之所敢安乎

會編此節應上毖殷而言而所以責之者如此也蓋命寧於毖殷之日者王固以治洛之責在公而公則以化殷之本在王故致責難之意伻字重看有躬行實踐端本澄源之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永即萬年觀德即承敘二句一氣說言使殷民服行教條保受厥命自今以至萬年之永莫不觀法我孺子之德而懷服之德無窮而殷民之觀法亦無窮也

見保殷之命不當徒託諸言而治洛之責不當專委於公即誥告庶殷自乃御事之意　陸實府曰雖說懷德就是承敘然承敘不過受其教條約束之謂永觀德則昭子之刑成矣

彙解此是一句書不可截言君身教化之原王當使殷人聽受教條次第於萬年其永觀我子之德懷念之而不能忘也意謂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則雖有教條次第而不能使之聽受也

能解工夫全在伻字內有以德爲教條意教條所在即德之所在教條承敘萬年即德之觀法萬年

按自伻來至此四節是一套語而此節是責王之辭與上視辭無涉以視意入此內是小巧法上文萬年句屬王之子孫殷乃引考方屬殷民若總上德字爲說語意殊不合

講此責難於王也予於既視之後又深爲王望焉王當使殷民乃承受教條之敘至於萬年其永觀瞻我孺子而懷其德於不忘也儻德不足懷而欲使萬年承緒得乎

戊辰句王在新邑句烝祭歲句文王頓騂牛一句武王頓騂牛一句王命作冊句逸祝冊句惟告頓周公其後句王

賓頓殺禋咸格句王入太室頓祼句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淸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孔傳成王旣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淸廟祼鬯告神其後王賓解與祭傳異

釋文王在新邑烝孔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王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太室禹云廟中之夾室

孔疏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旣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筭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卽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

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敎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旣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卽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因封之時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周公立後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氏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

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按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異周公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旣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淸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淸廟中央之室淸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飮謂之祼郊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尙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鄕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敘事雖詳而多與蔡傳不合

會編此下記祭祀冊誥等事乃周公許留之後伻來毖殷之前事也烝是歲舉之祭而用特牛者盛其禮也獨告文武者洛邑之民文武所受之民也牛用騂者從周之所尙也二冊字一般王命作冊以告神而史逸遂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字重看注所謂重其事也王賓二句輕看不過並記當時之事耳入太室祼者正所以薦其禮而告其事也　洪南池曰盛其禮故用特牲重其事故不他及祼始以見終凡所以薦其禮陳其祝而助其祭者皆以次而舉之也

彙解逸至其後當爲一句　作冊是周公留後之冊書逸冊雖讀之於神然祝冊之祝卻不是讀字之義拂鏡塵此記成王留公洽洛祭祀祝告等事是王未歸周其序當在文祖德之下伻來毖殷之上但史法先記言而後記事故附於篇末

演重在惟告周公其後句作解祭曰烝者周公留洛成王將歸之時適值冬祭之候故舉此禮而並告留後用特牛之盛爲留後耳

按篇內成王未嘗兩至洛當是留周公時行祭禮也逸祝冊且作爲冊辭以祝惟告亦是冊辭內所云耳非未祼而先告也　依孔疏殺在祼後則殺祼咸

格只是謂以王舉行殺禋大禮故咸至非己殺也
舊說篇內後字俱作爲周公立後看謂留公治洛而立伯禽以治其國也蔡傳作留後看自確
講此史記祭祀祝冊之事也先是戊辰日王在新邑舉烝祀以修歲事正留公治洛時也將有非常之命必舉非常之禮祀文王以騂牛一武王以騂牛一王命作冊祝之文史逸承命而爲祝冊惟告周公留後事重之也至祭之日王賓之爲諸侯長者因王殺禋祭廟咸至助祭王入太廟之室祼地降神而祭告之禮舉矣

王命周公後句**作冊逸誥**句**在十有二月**句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按傳疏以命公後爲封伯禽與蔡傳異
會編此承上節而言作冊逸誥作兩樣看冊即上告文武之冊誥是命周公治洛之誥見以是日告文武即以是日命公也在十二月者上紀日此紀月互文以見義也　洪南池曰冊誥與上不同上告文武此告周公　陸贊府曰告神告公是兩冊或謂告文武即告公之冊非是日月互舉以見告神告公同一日文武臨之在上諸侯質之在旁可謂不輕所託矣
彙解逸誥即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　此節事已令在上文王入太室祼之後只因上文止有戊辰日而不知其爲何月故復紀其月重在十有二月一句
按作冊逸誥乃倒字法也猶云命史逸作冊而誥之誥字與告字不同告是告神誥是誥公自是兩冊但誥公亦行於廟中耳諸講皆謂王留公之辭是口陳別有冊文惜其不傳也
講此王冊命公後之日也王遂於廟中命周公留後治洛命史作冊史逸爲冊以誥之公受命於此始矣

在十有二月戊辰之日也
惟周公讀**誕保文武受命**句**惟七年**句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始終公之辭云
孔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已下史所終述
會編上記周公留洛之始此並記周公留洛之終蓋

原始要終而言以公所係之重也　姚承庵曰此篇書專爲誕保殷民一事故提此句作結語　盧鉉卿曰不曰保文武受民而曰保文武受命者受命乃所以受民

彙解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句惟七年句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成王之七年此言周公受册誥誕保受民乃七年之事耳蓋史家倒記之法吳氏臆說也　逸書亳姑之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然則周公留於洛不知幾年又會告老在豐其非薨於洽洛明矣亳姑在周官之後君陳之前存以俟考

按受命或直作命說或補出民字謂受命於天之民玩篇內意就民說爲是、　七年孔疏謂攝政七年是舉其終時講多謂留洛是成王卽位七年之事並與吳氏異

講此記公留洛之始終也惟周公留後治洛誕保文武所受命於天之民惟七年而公薨自此而有周無窮之祚孰非公所貽哉

書經詳說卷五十五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六

牟陽冉覲祖輯撰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吳氏曰方遷商民於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始終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於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於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卽遷於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讐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孔傳所告者卽衆士故以名篇
呂氏曰遷洛之事召誥經營之洛誥考成之多士則慰安之也
張氏曰周之頑民乃商之忠臣也
王氏曰篇名多士而序以爲頑民何也在官者謂之士卿大夫士是也在民者謂之士士農工商是也此書稱士皆在官之殷士也且周公未始以殷民爲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周公於康誥酒誥多士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口也

吾豐彭氏曰此篇以多士名者蓋遷洛雖皆殷民而中亦有有位者惟謂之士則上可以該夫卿大夫下可以該夫士農工商故以多士總之
會編此篇首節告殷士之由自爾殷遺至我適十四節反覆論以革命之公以見所當伐殷也自惟爾洪無度至無我怨三節言遷洛之故以見所當遷民也惟爾知二節重言革命之公與前十四節相應昔朕來自奄至末重言遷都之意與予其曰三節相應
王守泰曰告之中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諭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克敬勸勉之也
演此周公治洛之文告重遷洛與營洛上爾殷遺十四節原革命之故以曉之予其曰五節言殷當遷之故不可責備於周昔朕來自奄三節言遷洛以及營洛之美意而非有負於爾爾克敬二節勉以安洛而期其效王曰又曰節總結作誥之意

惟三月句**周公初于新邑洛**讀**用告商王士**句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孔傳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孔疏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王氏曰殷民遷於成周從舊長所治故先告之殷士順從則殷民皆然矣
會編周公行治洛之事始於三月者前此猶冀王之

遷也告商王士即是治洛之事不必兩截看商王士兼殷民在內用告者傳王命以告之如舉興亡之故以絶其覬覦之私示遷洛之利以弭其怨望之志或裁之以義或威之以恩無非安其反側之情而誘其遷善之實也　胡承諾曰初字是罩下句而言言其治洛之始而即誥商王士也志告士之重也

集解此節本一句書初字處不必另講治洛事蓋誥告殷士正是行治洛事也商王士兼殷民在內一說化民先謹臣亦好

彙解用告者傳王命告之又見公之化殷止於詁言不懼以法也商王士不必兼民在內玩通篇只說士未嘗及民

講此記誥多士之由也惟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王既不果遷都公行治洛之事始於新邑洛用王之命以告商王有位之士

王若曰句爾殷遺多士句弗弔句旻天大降喪于殷句我有周頓佑命句將天明威句致王罰句勑殷命句終于帝句

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孔傳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

釋文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孔疏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

息齋余氏曰弗弔大誥引不弔旻天爲訓甚明

呂氏曰以天言之曰明威以人言之曰王罰

王氏曰終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

會編此首舉革命之公以告之也殷遺對殷亡而言弗弔帶下看佑命即勝商之命明威王罰一般自天言之則爲明威自人言之則爲王罰耳勑字即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　按自此至我適十四節反覆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此三節言有周革命之公以天立說

彙解弗弔言殷紂暴虐不爲天所憫恤　旻天句說殷亡之由我有周三句說周興之由興亡皆出於天正見其公也

按弗弔謂不爲天所憫恤較傳疏不至之說覺明然二字自爲一句不必定連旻天作一句也

講此告多士以革命之公也王若曰爾殷家所遺之多士每悛反側不肯服從蓋未知國之興喪非人所能爲耳昔殷紂暴虐不爲天所憫恤旻天大降災害以喪殷故我有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降喪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佑周之事是周之革殷何其公也

肆爾多士句**非我小國**讀**敢弋殷命**句**惟天不畀**句**允罔固亂**句**弼我**句**我其敢求位**句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孔傳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孔傳以肆作故字看因添轉折不如只作虛字看帶過

孔疏弋射也射而取之鄭氏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蘇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信矣天之固治不固亂也

林氏曰告殷士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亡則誰能與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違之

會編此承上革命之公而申言之也再呼多士所以起其聽也非我小國句承上勑殷命來不畀對上降喪說弼我對上佑命說我其敢求位應轉非敢弋命說蓋以國勢而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天道而言則治亂不侔我周固有得位之理信乎非有心之私而實無心之公也　湯義仍曰弋殷命與勑殷命相照勑公而弋私曰勑則非弋矣弼我項允罔固亂來一氣講不必添遞語　姚承庵曰重看敢弋敢求二敢字

按肆爾多士句與下不聯無深意只是呼之使聽肆字可作今字看

講此申言革命之公也肆爾多士昔殷有天下之時我周僅百里小國勢不相敵豈敢有心以弋取殷命惟天不與殷信乎不肯保固殷家之亂矣所以眷求

明德而輔弼我周而天位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而弋殷哉

惟帝不畀句惟我下民秉爲句惟天明畏句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爲者彝以理言爲以用言也

孔傳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

陳氏經曰紂之惡至於失人心則天命之所去周之德至於下民秉爲即天命之所與此從孔傳

新安陳氏曰既曰惟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留曉殷士而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耳

息齋余氏曰明畏只如皋陶謨篇所訓爲明

會編此亦承革命之公而言反覆天民相因之理正欲其以民心而察天意也不畀從上二節說來下民秉爲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之類夫天之不畀見於民之秉爲如此觀於民之秉爲而天之明威豈不赫然其可畏耶正見周之革命信

乎將天威而終帝事也　洪南池曰上言天不與殷此言天不可見見之民而已

拂鏡塵惟帝句疊上二節說三惟字連跌下最急上言天不畀殷又恐商民弗信故此又言帝命原即在爾民心確乎有據不曰秉彝曰秉爲秉之以彝則爲率性秉之以爲則有不順民之所廢誰則與之民心即天則天威之顯赫者果有徵矣此句就上二句斷之勿以天民相因平看止言天因乎民非相因也然則民之所亡亡之天之於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於商也何有一毫私意於其閒哉　秉持也言帝所

不與惟民心之確然不易者秉持而作爲是也此秉爲另意

一說只是立心如此做便是秉爲不用秉彝一層意亦覺捷但須補出離心離德所秉爲如此方明

集解秉爲者民心秉彝之理其所以流行發用者也善善惡惡即民之心也此依蔡傳爲說當主惡惡一邊

詳注爲即人爲之爲秉之以彝則爲率性若典之民秉之以爲則爲不虞不迪之民若天畀殷豈至秉爲若此此另一說只就民所爲上見不說到背商

按秉爲二字無確解二字本虛不慮商意就中看出非秉爲二字便屬不好也　時講多兼民心背商歸周說未妥上云不畀下云明畏俱主商說則民之秉

爲只要見背商意耳　秉爲二字串秉之於心而見
之於爲故蔡傳云民心之所秉爲非秉屬內爲屬外
孔傳云惟我周下民秉心爲我陳氏經從之彙解亦
云主殷說則我字開了看來殷民卽周民不如渾還
我下民之所秉爲於背商意亦無礙下民下字對天
而言我字因告多士而言
講此承上革命之公而以民心驗之也惟帝之不畀
殷者豈無徵哉惟我下民所秉持而作用者是也卽
此觀之民心離卽天意去惟天之降喪豈不昭然可
畏哉

我聞曰句**上帝引逸**句**有夏不適逸**句**則惟帝**頓**降格嚮于時夏**句**弗克庸帝**句**大淫泆**頓**有辭**句**惟時天罔念聞**句**厥惟廢元命**句**降致罰**句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
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
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
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
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
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
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釋文時夏絕句馬以時字絕句泆又作佾誣同馬本
作屑云過也　孔傳降格句絕嚮字屬下句不如蔡傳則惟至時夏九字爲句
陳氏大猷曰天於人君常欲導之於安逸之地如爲
善最樂作德日休卽帝之引逸也桀乃不適於逸自
趨於危
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
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惡升聞故帝降格譴
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覆邦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
必出災異以警戒之卽降格之謂也自絕於天天亦
絕之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

會編此卽桀之亡以見紂之亡也引逸就指桀說人
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順理則裕作德
日休是也桀亦同有是心者乃天理自然之安卽帝
所以引之也不適逸則陷於從欲之危卽不克勸帝
之迪意淫泆有辭如日亡吾乃亡之類蓋始焉上帝
引逸而桀不適其逸終焉惟帝降命而桀弗克庸命
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桀之所以亡如此觀桀則知
紂矣　來路然曰引逸者有思若啟之行若翼之之
意　姚承菴曰引逸二字極妙義理自然之逸人孰
無之而皆天之所引也舍其逸而不適乃趨於淫之

逸以至於亡哀哉人能常思引逸二字則終身受用不盡矣　湯練川曰此貫下四節往事也在今後嗣王另起與下今惟我周王近事也多士多方諸篇稱有夏稱後嗣王皆不斥故君之嗣　盧鉉卿曰降格亦謂之帝者數卽理也淫泆者過泆之謂元命卽君天下之命

集解天理之賦於人者本有自然之安人由是理則心得其安蠶蠶而不能已卽此蠶蠶之時可見上天默相之意故曰引逸此句泛言會編謂指桀說不是時夏處略斷

彙解上帝引逸泛說所聞止此一句有夏以下是周公之言　辭字與下念聞相關故傳訓矯誣謂舉誣善辭其淫泆而以作德爲辭也說者指日亡乃亡之辭非

按降格傳云與呂刑降格同呂刑主祭言尋常作感格意說此處以感格說不去看來只訓至字謂自天降至於人也　傳云雖有矯誣之辭玩一雖字則此辭是好辭但出矯誣耳日亡乃亡之辭與雖字不合講此言夏之亡以見商之亡也盍卽夏商之往事視之我聞之曰人心與上帝一理相通凡日用間自然

順理而得其逸實上帝引之也有夏違天逆理不適於自然之逸本心喪矣則惟帝降格災異以示意向於是夏猶冀其改圖惟有夏不能用帝降格之命大肆淫泆而濟以矯誣之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其大命降致之罰而假手於殷焉

乃命爾先祖成湯句**革夏**句**俊民甸四方**句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卽殷之亡湯之興卽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孔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

新安陳氏曰甸如奄甸萬姓之甸

會編此擧商之興以見周之興也革夏二字屬上句指天命說俊民句串看亦本天命來蓋桀不能爲民主天旣廢其元命矣乃命爾先祖成湯奉將明威爰革夏正而用賢以治天下也甸四方只是規畫區處之意不必言井牧什伍觀注訓治字可見　王方麓曰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要見分布遠邇意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喩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也　湯之於夏武之於殷其順天人一也故

以爾成湯之事告之
宙合乃命爾成湯緊承上來命商者正所以黜桀也能解乃命云者見桀不可以爲民主天始降命於湯天之仁愛人君如此其至俊民句亦是承天意卽革夏中事不甚重
按篇中於甸民上多用湯思天下不可以獨理一轉皆以命字貫通節則當直下不用轉折
講此言命商以黜桀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之命而用俊民以甸治四方而擧世咸歸其區畫矣
自成湯(頓)**至于帝乙**(句)**罔不明德恤祀**(句)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按孔傳以明德爲顯用有德以恤祀爲敬奉祭祀能保宗廟社稷與蔡傳異
會編此言商王之能盡君道蓋繼成湯而興者也成湯帶說重後王上明德恤祀兩平合而言之皆德也曰罔不明德則預提之心傳不惟天命自度者能紹之而凡爲象賢之君者莫不然矣曰罔不恤祀則祗肅之家法不惟祭祀弗黷者爲能嗣之而凡爲敬德之主者莫不然矣此君道之當然而商王之世守者也至于二字見殷王非一人罔不二字見殷王同一

心上以創業得天命言故曰俊民甸四方此以世守保天命言故曰明德恤祀　杜靜臺曰此二節以商歷王之明德得天與起下不德一邊至于中包太甲至盤庚諸君明德恤祀平看皆君道當然也要之敬神亦是修身中事總來是一箇明德故下止云不明厥德能明德則足以感格天心故天眷之　陸實府曰德而曰明不使一物之汙祀而曰恤惟恐神無常享
講此言商王能盡君道也不獨成湯能盡開創之道自成湯以至于帝乙而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明德以修其身恤祀以敬乎神子孫世世守之不墜以盡君道也
亦惟天(頓)**丕建保乂有殷**(句)**殷王**(頓)**亦罔敢失帝**(讀)**罔不配天其澤**(句)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孔䟽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罔敢失帝傳䟽以憂念祭祀爲說與蔡傳異
薛氏曰無所不浹天之澤也王者澤天下無彼疆此界之殊配天其澤也

新安陳氏曰此之罔不明德與下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當對觀恤祀與罔失帝配天澤皆自克明德中來也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會編此承商王能盡君道而言蓋明德則光輝發越恤祀則馨香發聞故能得天之眷也亦惟二字對成湯言謂湯之造商固惟天之所命矣而後王能盡君道故天亦惟丕建保乂之丕建保乂一直意就國祚說言維持扶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罔敢失帝二句亦串說蓋商王不以天之丕建保乂者自足而以己之事天治民者自盡故操存愈密修省愈嚴

常懷明德恤祀之心而無不配天以澤民也配天澤民者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之不浹君之德澤覃敷亦無一民之不被也帝以主宰言天以徧覆言罔不與上罔不同天眷愈隆而修德愈至此俊民何治之業所以久而不替也　陸實府曰澤民易配天澤民難神化上下與天同流故曰配有參贊意

彙解亦罔亦字卽從天生來言湯之革夏固得天眷矣自湯至帝乙惟其罔不明德恤祀故天亦丕建保乂之然天雖眷之而殷王卻不恃其在天而怠其在人者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也　配天其澤是倒裝句如云其澤配天也　操存於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推行於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

拂鏡塵丕建者一世而至累世保乂正丕建處　罔敢失帝其本原配天澤民其作用串說毫髮違理便失帝一夫不被澤非配天

按傳云帝之則當是物則之則照天理看較明且與下意不背配天其澤其字頗拗會意講當云其施澤於民也罔不配天

講此言商之獲天眷也是以自湯而後亦惟天大有

以建立其國而保乂有殷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天眷如此殷王亦不以天眷爲已隆而操存此心無敢少踰於天理由是敷之於民無不配天以爲恩澤其明德之所被者遠矣哉

在今後嗣王句**誕罔顯于天**句**矧曰**頓**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句**誕淫厥泆**句**罔顧于天顯民祇**句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按傳疏罔顧于天截顯民祇另講與蔡傳異

呂氏曰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天顯民祇三畏皆亡無所不至矣

會編此言紂之所以亡也誕罔顯于天對罔敢失帝看聽念勤家對配天其澤看言先王罔敢失帝故能推此心以成配天之澤也紂既大不明於天道則存心出治之本且不知矣況望其能恢宏治道兢業萬幾以成澤民之功如先王之勤家者乎誕淫二句又推本言之惟淫泆而罔顧天顯則窮欲而滅天理所以不明天道也淫泆而罔顧民祇則從欲而咈百姓所以不能勤家也民祇指天命說杜靜臺曰民之所在即天之明畏所在甚可祇畏也故云民祇

彙解罔顯之顯是活字天顯之顯是死字　此下四節言商之亡與我周曰節應

拂鏡塵先王言罔說無人不然後王言罔說無事或然耳因紂敢於失帝從天說到先王故把先王輕說一分著一罔字非謂先王不當聽念也

集解陟降厥士曰鑒在茲天顯也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祇也

按酒誥縱淫泆淫泆二字連而著力在縱字此處淫厥泆著力在淫字意少異

講此言紂不能明德也在今後嗣王大不明於天道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之事乎但見大淫其泆不顧于天之顯道與民之可畏而先王相傳之家法蕩然無復有存者

惟時頓**上帝不保**句　**降若茲大喪**句　若茲連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按傳疏訓天不安紂之所為保字多一折不如只作保佑保字看　若茲是極力形容語

會編此承上節言紂不明天道不能愛民故天降是喪亡不復丕建而保乂之也惟時二字猶云惟是之故也　洪南池曰不保與下不畀俱與惟天丕建相反

講此承上言紂之亡也惟其如是是以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而國亡身戮也

惟天不畀讀　**不明厥德**句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孔傳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作一句不如截開

新安陳氏曰紂之眾惡皆自不明德中來其以不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會編此節申上二節不畀指大喪言不明德指誕罔顯二句言天所以降喪于殷者由紂不敬天不愛民也　不明句作推原說

集解明德恤祀雖並舉然恤祀實明德中一事故此處但云不明厥德

按上言不保此言不畀無淺深反覆言之只要推原出不明德耳或云保以治亂言畀以予奪言不甚分曉

講此承上推其原於不明德也由是觀之惟天之所以降喪而不與殷者豈天故薄殷哉正以殷後王不明於德以自取之耳天何心焉

凡四方小大邦喪（讀）（小大邦連）**罔非有辭于罰**（句）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孔疏凡四方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足以致至於天罰如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

會編上五節是言商紂不能如先王之盡君道以至於亡總是殷亡之事申首節旻天大降喪句與夏亡對看此以下三節是言周興之事申首節有周佑命三句與湯與對看此節意輕乃起下之辭言小大邦國之喪亡皆有可言之罰而況大國殷之改命寧無可聲之罪乎正以見我周之奉辭伐罪也　來路然曰此節興起伐商之有辭　姚承菴曰王罰必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

彙解此節結上文以起下文有辭于罰謂自作孽而與人以可罰之辭也指受罰者說不指罰人者說時說微差

拂鏡塵有辭于罰謂彼有取罰之辭非我無辭以伐之也了上文案起制殷意

講此言殷有可罰之罪也凡四方小大邦之喪無非自爲罪戾以有辭于罰者況殷得罪於天自干天罰其無喪乎

王若曰（句）**爾殷多士**（句）**今惟我周王**（讀）**丕靈承帝事**（句）（靈承連）

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

按孔傳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不合上下節意

會編此承上有辭于罰而言蓋推革命之功以終之不字靈字當玩就有終之之意只虛說爲是勿露下節　洪南池曰此節言周奉辭伐商不過承天意耳

陞實府曰承而曰善粹然無利商之心善承而曰丕
廓然無殄商之念至廣大至公平也
集解又曰王若曰者更端之詞今惟惟字要見多方
罔顧意
彙解此下三節言周之興與乃命爾三節相應
講此承上言周之奉天也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
周王豈敢以私意舉事亦大善承天之所爲耳
有命曰頓**割殷**句**告勑于帝**句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於
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按孔傳告天不頓兵傷士說差一層
會編此節丕靈承帝之實也勑者格其不正以歸於
正之謂告勑卽勑殷命終于帝之意有命割殷卽帝
事告勑于帝卽靈承
講此承上言周之奉天以伐罪也所謂靈承于帝者
何如譴殷嗣王無道帝於冥冥之中有命曰爾往斷
絕殷命故我不得不興弔伐之師戡定翦除以告其
勑正之事於帝此正所謂善承天之所爲也
惟我頓**事不貳適**句**惟爾王家我適**句 王家連爾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
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
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
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
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蔡傳不發
貳適之意用程子上一無適來講說理精微自是洛閩正傳
孔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佗惟汝殷王家
已之我不復有變上句頗混不如蔡傳
會編首句承上文來重下一句言帝命割殷而我勑
正之是我周一於從帝而無貳適矣則我周所在卽

天命所在也而殷王家獨能違天乎信不容不我適
矣注所謂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其反側
之情者也　惟爾句重在天上說　爾王家者對商
王士言所謂商之孫子臣服事周也
彙解我適是指已然說言外見今日不可動搖時說
是就今日說微有不同
拂鏡塵自我聞曰至此反覆夏商之事總以天道立
論其意已盡至此欲殷士順周止兩句結住最有力
惟我事句實說卽靈承帝事惟爾王家句虛斷歸重
下句見從我卽從天斷不可易之意

按適字尋常訓往今會其意當作從字看　我適就已然說或云見殷士當一心歸周以下節爲不適之禍似非正意

講此言殷民當從乎周也夫帝命割殷而我勑正之是我周伐殷其事非出於私一於從帝而無貳適矣夫我周能一於從帝則天命在我天之所在孰能違之爾殷王家自當歸於我周斷斷乎不容他適矣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句)**我不爾動**(句)**自乃邑**(句)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

循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孔傳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以紂言與蔡傳異)

會編上既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覬覦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志無度指叛亂言爾動指遷徙言變自乃邑卽應轉首句蓋自作不靖爲法所必遷也　杜靜臺曰承上來惟爾王家我適則當絕其反側動搖之心而安居於商邑矣顧乃三監倡亂大爲非法則我之震動遷徙於洛非我之生變也變自爾邑焉耳此見法所必遷也　按以下三節述遷徙之故以消其怨望之意

彙解自爾邑接動字說傳中變字訓動字耳　當殷亡時我周猶封武庚於故都未嘗爲遷爾計及三監武庚蠢動予方曰惟爾助虐大爲非法而遷之故今日之事非我云云蓋法所必遷予亦不得而私也本意實要歸到下節則此帶過之詞輕

拂鏡塵曰予其以前日主遷心事言

講此下諭以遷洛之故也乃爾猶反側不靖豈以遷洛而怨望乎予其曰昔三監倡亂惟爾衆助虐大爲非法之事故今遷爾於洛非我故欲勞動爾有衆其實變自乃邑自作不靖法所必遷耳

予亦念(頓)**天卽于殷大戾**(句)**肆不正**(句)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

按孔傳以紂不能正身爲說與蔡傳異

會編此示以當遷之義蓋觀天之屢降喪亡則知此地之邪慝不正信乎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必遷而亦理所宜遷也　陸實府曰自乃邑以人言肆不正以地言　王宇泰曰惟爾大爲非法既造譴遷之端重以天降大戾又有當遷之理

彙解亦自承上來言遷洛雖自爾邑予亦念天就殷

邦屢降大戾紂既以無道誅武庚又以不靖滅故知
此地習染成風邪慝不正必不可居矣蓋不特法所
宜遷而亦天命所宜遷我之本意固如此
講此承上言有當遷之理也抑我之遷爾非特以叛
亂之故予亦念天就爾殷邦屢降大戾紂既無道而
誅武庚又以不靖而滅故此必邪慝不正之地斷乎
其不可復居者其容以不遷乎
王曰句**猷**句**告爾多士**句**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句**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句一人連我**時惟天命**句**無違**句**朕不敢有後**
句**無我怨**句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
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
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孔疏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
而西迴故爲居西　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
無怨我也傳疏語多滯故不全錄
會編此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承上二節看時字指
大戾言遷居西爾者洛雖在鎬京之東實殷邦之西
也天命亦指大戾言應轉首句不敢有後者謂不敢
再有誥戒之命而有刑罰之施所以致警懼之意也

洪南池曰德是人民之德無遣下須補再遣天命意
不敢有後不復有告戒之命也此節告以遷洛而歸
之於天命勉以安洛而懼之以天罰德是人民之德時講多從此說
蔡傳不訓奉德則不用深講可知奉德猶云秉心卽俗言立意如此非我一人立意不安靜樂於震動如此說頗明
拂鏡廛推時指大戾而言不兼無度
宙合朕不敢有後無我怨二句謂遷之止矣無他罰
也怨我何爲說者解爲他日加罰爾無怨尤似太緊
非勸諭之語玩傳自明此說爲是
講此以遷洛之意更端告之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

惟此殷邦大戾故遷爾來居於西耳夫自東遷西册
關跋涉非我一人秉德不安靜故爲是勞擾也蓋以
屢降大戾是惟天命當遷汝固無能違者處置既定
我不敢再有後命別加之罰汝無以遷居爲我怨也
惟爾知句**惟殷先人**讀**有册有典**句**殷**頓**革夏命**句
卽其舊册以開論之也殷之先世有册書典籍載殷改
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孔傳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
命之意
會編此承上節言爾之所遣越者不過以我周革殷

之命而內懷不平耳然册書典籍之中所載殷革夏命之事皆爾之所知也商之亡卽夏之亡周之興卽殷之興耳爾何疑於今乎蓋諭以舊聞而沮其反側之心也與前言夏殷周興亡意相應　杜靜臺曰此二節申革命之公兼及用人之公與首至我適十四節應指出殷士不順之微意而歸章德之命於天也

纂解惟爾知略斷下二句卽其所知者

拂鏡屢典卽册中所載典故勿平

講此卽舊聞以諭之也爾多士生於殷凡先代之故事皆爾所知者蓋爾殷之先人有册書有典籍紀載殷革夏命之事可考而證也夫周之革殷卽殷之革夏同爲一義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又曰(讀)**夏**(頓)**迪簡在王庭**(讀)**有服在百僚**(句)**予一人**(頓)**惟聽用德**(句)**肆予**(頓)**敢求爾于天邑商**(句)**予惟率肆矜爾**(句)**非予罪**(句)**時惟天命**(句)

周公旣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閒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龔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孔疏鄭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然聖人動合天心故舉事惟託天命(傳疏上截言用下截言從意不聯故不錄)

陳氏大猷曰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者聽用德聽察其有德者而用之

陳氏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天理矣

呂氏曰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垂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

會編此舉商民之言而義以折之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也迪簡二字串啓迪簡拔而使職列於百僚卽翕受敷施之意二句皆商民言而周公舉之者蓋商民之意以爲周徒知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耳孰知周之革命固爲天討之公而周之用人亦因天

命之公乎此周公所以折之也予一人指成王聽用德者言其用人之意如此也求爾求字卽冀望之意率肆字卽迪簡有服之故事也矜恤者以其能改行而用之也非予罪二句應用德意言我望爾有可用之機而不能必汝有可用之德則不爾用者非予罪也天命有德固不得而私也此深折其怨望之私之意　俞濛泉曰啓迪者開其進用之路簡拔者致其選用之實二意串　洪南池曰此節言用人之公實申遷洛之意聽用卽迪簡服僚意肆予二句一氣下注中以冀改德卽是率肆注故事亦卽迪簡一句有所厚用之卽是矜恤也天命有德商士滅德天命之所不章者也豈我不聽用之罪耶　方男齋曰今爾云云是遷洛以後之怨語蓋前此猶臣武庚也拂鏡塵今爾其曰其字乃度其革命之說旣窮必將以用人不如商責周迪簡以登進言服僚以職司言串用德曰聽有德不敢蔽無德不敢私此句實亦點破假用夏賢法求冀望意於遷洛上見率舊典而矜不能用無可用且置且憐之詞天命與上有別上言罰罪之命此言章德之命

集解予惟率肆句正承敢求爾于天邑商說下詔予惟循商迪簡故事故使汝遷洛遠大戾之邦圖維新之益以矜恤乎爾而已注中率德改行正是可用之機其機卻本之遷洛正是矜恤他處會編以其能改行而用之卽是矜恤未然

按簡迪服僚不分大小爲是　聽用猶任用　率肆矜爾言本欲率循故事用爾而矜爾之不能也下接非予罪爲順　矜非矜字而不便以用爲矜故須斟酌

講此設爲多士責望之語而折之以義也乃爾猶致疑於今者我想爾等之心蓋曰商革夏命之初凡夏

之士皆啓迪簡拔用在商王之庭而有列職於百僚之間者矣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是革命如商而用人則不如商也孰知我一人之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冀爾改行進德以爲可用之地予惟欲循商家迪簡故事而於爾之不能者深其矜憐則今日之不爾用非我之罪也章德者天之命爾無其德故未見用是惟天命如此爾何怨望之有哉

王曰句多士句昔朕來自奄句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句我乃明致天罰讀移爾遐逖句比事臣我宗多遜句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

孔疏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傳疏講民命爲君降爲誅殊背經故不錄

朱子曰奄東方之國

陳氏大猷曰此奄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霍也以親我事我臣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

會編此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亦申言所以遷洛之意也降是不盡法意猶云降等遐逖即明致天罰之實有罪而謫遷亦王法所當然者人君奉天行事故曰天罰也多遜指商民說期之之辭四國蠢動非多遜矣今欲爾親近臣事我周去悖逆而歸遜順也罰輕恩厚不必分貼恩行於罰之中也上言天命而有率肆矜爾之言見用德之公未始輕棄乎商民此言天罰而有臣我多遜之語見用罰之輕實以厚待乎商民總是消其怨望之情也　按此下至末又申遷洛作洛之意而勉其安之也與前予其曰三節相應上以大義折之此以大恩感之　陸賓府曰以當死之罪而降其命亦當有下死一等之罰如今律減死則有遣配之條乃所爲明致天罰者不過移之遐逖而已

彙解昔朕來自奄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討師還即王來還

也　真氏疑遷洛不可以遐逖言恩謂離其故土使遠於惡俗即遐逖也　比事謂親比而事之也比事即是臣我宗傳略去事字

拂鏡塵臣我宗多遜與下臣我多遜相照但此乃期之之未然之詞在家爲孝子順孫在國爲良民善衆故曰多遜

集解我乃三句一直下比事臣三字一義

按傳以此爲新遷之詞蔡傳以爲已遷之詞此是不同處非僅文義不同而事實因之大異也　臣我宗周即臣於周也或添云臣我宗周之臣子殊多一折

講此舉前日事而感之以恩也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不忍誅戮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而生全之我乃但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比事臣我宗周化悍逆而有多遜之美雖以罰之實以化之其恩之厚如此爾可無憾於當日之遷矣

王曰句**告爾殷多士**句**今予惟不爾殺**句**予惟時命有申**句**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句**予惟四方罔攸賓**句**亦惟爾多士**讀**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句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

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比臣事我宗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按傳疏以罔攸賓爲無所賓外服訓行並與蔡傳異會編此敘己申命之意而示以作洛之由也不爾殺即大降爾命時命指一篇而言如革命之公遷洛之意皆是下文意亦在其中故遂承言之大邑以王城下都言二惟字重看蓋諸侯之朝覲會同不可無賓

禮之地故作王城於澗瀍之間以待之多士之奔走多遜不可無安居之地故作下都於瀍水之外以處之二意雖平起緫實重商民上前多遜是期之此多遜是稱之也　來路然曰上示以昔日遷洛之意此示以近日營洛之由予惟二句是作洛本意重在下句言固惟爲四方諸侯無所賓禮而作之亦惟爲爾多士服事奔走多遜者無所居處之地而作之也我旣爲爾多士作洛如此爾多士可不安處於洛而乃復反側動搖哉　陸實府曰鎬京偏處西極諸侯之朝會者及爾民之比臣者皆道遠而苦於致故宅此

宇宙之中一便於諸侯之期會二便於爾民之服事因上言天罰故借諸侯以形容作洛非以罰爾以便爾也　盧鉉卿曰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作自然看攸服奔走是臣我多遜之實

拂鏡塵此節以營洛之故示之不爾殺追前日言命有申即下三句是告遷洛不已又告營洛所謂申也申字舊說指上文言有礙傳自奄之命指上節云云說者誤以多方再來自奄解之則不當云成王即政之明年始作多方矣先後矛盾不深考矣申命只指本節下三句甚捷且於蔡傳初命申命例亦不悖更酌之

彙解自此以前告以遷洛之意皆往日事此告以營洛之意正今日歸重處

按時命通承上文爲是或謂兼下文命在下恐不得先言是命也　蔡傳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似只以此二節言不見通承意更詳之　攸服奔走只是臣順意或以攸服奔走卽爲多遜似不然攸字口氣謂亦惟爾多士所以服役奔走臣我多遜之故也

講此告以作洛之由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大降爾命不忍殺爾但遷之故予惟申明此命以告爾無非欲爾安居於洛也今我所以營建都邑于茲洛者其意有二爾知之乎予惟以四方諸侯朝覲會同無所賓禮之地故作王城以待之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宗周多有遜順之美而不可無安居之地故作下都以處之此營洛之意也多遜之美於爾有厚望矣

爾乃尚有爾土句**爾乃尚寧幹止**句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孔傳汝多爲順事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會編上示以作洛之由此示以宅洛之利當體注仍舊意說言爾民居洛有年以土田則庶幾有之而有服田力穡之資矣以幹止則庶幾寧之而有樂業安居之賴矣爾何爲而反側怨望哉當時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以此慰之也　袁了凡曰尚有尚寧皆著力是勉之去其反側動搖而保有寧安可也幹者四民之事止者四民之居兩句對看不妨

拂鏡匳此節承上言所以處多遜者如此昔爾有土矣今尚有爾土昔爾有幹有止矣今爾尚寧幹止尚字要玩遷之洛邑分田制里一一不失其舊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言及此勿作勉詞有土斯有幹止相因

集解三事平看幹者四民之事止者四民所居尚有尚寧諸家俱作勉詞著力看以此處處講與下不嫌重複也惟日記以注有仍舊字面不作勉詞謂國家處爾之厚如此亦通

按今爾惟時方作勉語此處就現成說爲是

講此示以宅洛之利也且我營洛邑以安集爾多士蓋嘗分爾以田任爾以事授爾以廛矣今爲爾計之爾乃庶幾保有爾田土使稼穡如故也爾乃庶幾安爾所事營謀如故安爾所止室廬如故也亦何不利之有哉

爾克敬讀**天惟畀矜爾**句**爾不克敬**讀**爾不啻不有爾土**讀**予亦致天之罰**頓**于爾躬**句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孔傳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新安陳氏曰蔡傳釋不啻不有爾土加竄徙二字尤善

會編此示以禍福之機欲使之敬以保其利也克敬有戒懼檢制之意無反側動搖之心而惟土田居止之念是也畀矜內含近而一身遠而後世言不克敬即反側動搖之謂不惟土田之不保而又刑戮之是加雖欲天之畀矜不可得矣敬則獲福不敬則致禍然則敬乃保身保家之本也　杜靜臺曰敬德足以格天天惟畀予矜憐於爾畀矜處即下安身裕後身其康也後其昌也奚啻保有爾土而已哉不敬反是王方麓曰爾之所以自圖吾之所以望爾盡於一言曰敬而已小心翼翼畏義畏法敬之謂也

彙解只重克敬下三句反言以見其當敬也傳中言動謂怨望之言蠢動之行

集解敬不敬且虛下節正敬之之實

按畀矜或串說畀予以矜憐未要是兩平字孔傳頗明畀予矜憐總是降福意或解作賦畀之畀尤鑿或

謂畀照前不畀矜照前矜爾皆不必　爾土指洛言不有爾土則幹止不寧可知孔傳不得還本土未是

講此告以當敬也爾亦知禍福之機乎爾誠能敬以自持絕去反側動搖之心則凡事循理爲天所福天惟畀予矜憐於爾吉祥畢集所必然矣爾若不能敬而懷反側之心則凡事悖理爲天所禍爾豈止室家竄徙不得常有爾土予亦將致天之罰以刑戮加於爾躬身亦不能保矣禍福之機決於敬不敬如此爾可不自敬以求多福乎

今爾頓**惟時宅爾邑**句**繼爾居**句**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句有幹有年遷

爾小子乃興句**從爾遷**句

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按傳疏謂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大非經旨會編此承上節而言勉以安洛之圖而則以享洛之利所謂克敬而天畀矜者也首二句指用功說對克敬言下二句分遠近說對畀矜言謂爾於洛邑無反側動揺而專一從周爰居爰處而宅爾之邑是繼是承而繼爾之居則所以保身保家者至矣將見安居

樂業而有經營泮渙優游而有壽耇者皆在此洛邑近而利於一身者何如也不特有幹有年而已爾之子孫開大基業方興未艾實自爾遷以始之遠而利於後世者何如也此是獲福於天即畀矜之應　來路

然曰此申言敬以得福之實也惟時二句即是克敬近而裕身遠而裕後即是天之畀矜處與衆同井爲邑惟己所止爲居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處之意惟時二句含不反側動揺在內有幹者身無外患之擾而事得以成也有年者身無刑罰之加而壽得以永也小子乃興從而遷則百世子孫皆以爾爲起家之始祖矣安洛之休其大且久固如此

按孩解宅爾邑安其井疆也繼爾居蓋草創之後有續不已之意安之而有常居之心故續續不廢而有所增也　有幹即尚寧爾幹之幹有年即不致天罰而全其生也

按宅邑繼居不足盡敬而敬可推　從爾遷單承小子句　或云此節重于茲洛三字蓋此句是點明語餘皆渾其實爾邑爾居爾遷皆謂洛也

講此申上文敬而畀矜之實也今爾多士誠去反側之心惟是爰居爰處而宅爾之邑是接是承而繼爾

之居是爾克敬矣將近而爾之身有幹而遂其經營者於斯洛焉有年而享其壽考者於斯洛焉猶未已也遠而爾之子孫開大基業方興未艾亦從爾今日之遷始矣夫以安樂之利大而且久如此非所謂天畀矜爾者乎

王曰句**又曰**句**時予乃或言**句**爾攸居**句

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按孔傳時予作一句謂當是我勿非我以攸居爲所

當行與蔡傳大異
會編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我之所以諄諄誨諭以安其反側之情而沮其怨望之志惟以爾之土田居止爲念欲汝思所以保守之也　陸賓府曰予字爾字緊相應國家之待臣民自有紀綱法度畫而繩之可也而時我或有所言蓋專爲爾居故耳爾惟不靜故不能保其居今若更不靜則此居又難保矣提醒而警覺之　盧玆卿曰或言者開出誥戒非常言也拂鏡塵此節總結一篇不言則已言必爾居故曰乃或居即繼爾居只就安洛上說若革命之公不必纏

言居而土因幹止在其中予爾字緊應正欲以予之念動爾之自念意
集解或言只指上四節故注云申結上文爾居之意講此篇末致丁寧之意也又曰凡我今日所以諄諄誨諭而或有所言者無非以爾之居止爲念欲爾安居樂業不復反側動搖以保福祚於無窮也爾可不體我心而善自爲謀耶
新安陳氏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出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終之以爾土爾邑有恆產者有恆心而非誘之以利也

會編殷人自奄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丕作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誥告之勤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貴於表裏之交孚有一人一念之未釋然者眾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

書經詳說卷五十六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纂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乎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

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成王卽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

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爾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無逸作於作洛之後成王卽政之初

陳氏大猷曰逸者萬惡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爲百代元龜　書通釋註云無逸一篇其要在知小人之依是以首論人之賢愚係乎能知小人之依與否繼言殷三宗之壽由其能知乎此後王之夭亦由其不能知也周之先王其智固不異於三宗周之後王宜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紂爲戒末言三宗文王有迪哲之實故聞小人之怨詈則反諸躬而不尤人成王其可聽信其語而速怨哉周公總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得無意耶

會編此篇分七段看首三節舉君子小人言之欲成王以勤爲法以逸爲戒也昔在四節舉商君之無逸者告之而以後王之逸者戒之厥亦四節舉文王之無逸告之繼自今二節欲其法文王之無逸戒商紂之縱逸我聞二節舉古人不棄忠言者勉之自殷王三節舉古人不治誹謗者勉之末節致丁寧之意

剔墨此篇備揭萬世君監君只宵旰猶僅門面辛勤不知須所其無逸篇旨四字收盡溯厥三宗究型文祖然更要納忠並要容誣不者尚未成箇所其無逸

周公曰句**嗚呼**句**君子**頓**所其無逸**句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
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孔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
然況王者乎 所字截斷非語氣
孔疏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
稱之不限貴賤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
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
萍鄉柳兄言呂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朱子扣之曰
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兄曰呂東萊解所字
爲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
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强立一
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呂氏曰凡人乍勤乍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
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
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
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蓋居而不移之
謂
李氏杞曰所安也猶止其所之所所其無逸安於無
逸也
新安陳氏曰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

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鑿非古人
之本意也然呂說爲可喜所以朱子非之而蔡氏仍
本之
會編此舉君子之能無逸者以示勸也君子對小人
看指賢聖之君說所其無逸者具嚴天命顧畏民嵒
而動靜食息莫不以無逸爲處所也勉成王意在言
外 杜靜臺曰君子指人君有德位者所字要深玩
味所其無逸無所往而不在於勤也君子處要點天
命去留所關民心怨樂所係意無逸下要足享年永
意 按此下三條是第一段舉君子小人對言之欲
成王以勤爲法以逸爲戒也 姚承菴曰成王沖年
初政周公深以爲慮故重發嗟歎君子所其無逸以
無逸爲處所則天理常存於中內可以養性命之源
外可以培國家之脉矣此一言所關於君德治道不
小
彙解無逸之旨雖人皆當勉而尤切於人君以其處
可逸之地常至溺於逸而不知無逸之戒也故周公
有無逸之訓焉逸字是死字無字是活字下以勤居
逸正是無逸用力處能以勤居逸則自不暇於逸矣
拂鏡塵所猶居所兼身心就渾成說此居敬到熟的

田地逸亦無逸也故不曰無逸爲所而曰所其無逸能解無時無處而不然方是所其無逸不待勉强自然而安以處之之謂也永年意不必補出

集解所者身與之習心與之安若以無逸爲居處之所而無一念一事之不在於此也

講此一篇之綱也成王初政周公陳書以戒之歎息言曰有國家者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往往然也惟君子夙夜兢兢常存憂勤惕厲之心以無逸爲處所而須臾之間未始離焉王宜知所法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讀乃逸句則知小人之依句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孔傳稼穡農夫之艱難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孔疏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　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形之逸也無爲而治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旣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講乃逸與蔡傳異

林氏曰惟知稼穡之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者未必能逸無逸者乃能逸也

呂氏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

視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之懼故以此章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

陳氏經曰乃逸非先艱難而後逸樂也艱難之中自有逸樂之理君子當以艱難爲逸不當以逸爲逸也

南軒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爲國者毋忘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矜逸豫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歟
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覆推明乎此也
新安陳氏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以爲先艱難而後可謀安逸固非矣以爲艱難乃所以爲安逸亦非也蓋君逸於上君本逸也惟以勤居逸雖逸而能無逸呂氏此論超出諸家下文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文勢似若六字一句蔡氏提出謂此

爲以逸爲逸與上文乃逸以勤居逸者爲對提得精神如兩眼烱烱雖六字仍作一句讀亦不妨如此說云
會編此承上節而推君子所其無逸之由也天下之至勤勞者莫如稼穡故以爲無逸之本先知對則知看先字當活看非必皆未爲君時只是未嘗身親民事而於艱難情狀預先知之也逸指君位言蓋人君崇高富貴本自安逸故也先知艱難乃逸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但串說則知小人之依者言人君以勤居逸則身位乎萬民之上而心在乎畎畝之中眞知稼穡之事爲小民之所依不可一日無者自不至殃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而使之失其所依也君子所以能無逸蓋知此無逸在依字下見出　杜靜臺曰先知節推高一層說謂君子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何哉由其先知稼穡艱難而乃居此逸位則於小人之所依者自能知之而凡逸樂以妨民者必不爲矣此其所以能所其無逸也先知云云乃逸者非是先勤後逸亦非是以勤爲逸樂而居之亦不必用備嘗艱苦意蓋人君之位本至逸者也而知稼穡艱難是心知所勤者也以先知稼穡艱難之心而居天子逸樂之位是所謂以勤居逸也當

緊緊一氣說蓋能無逸由於知小人之依而知小人之依由於先知稼穡之艱難也　王宇泰曰先知以心言乃逸以位言先字不與乃字爲對先知字當與則知字爲對二知字重　按經文數逸字頗不同有逸豫之逸有安逸之逸所其無逸逸豫之逸也所謂耽樂之從也非止一事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此安逸之逸也後王生則逸亦此逸字惟生於安逸不知艱難所以惟耽樂之從也此在本篇自有兩義不可不知
彙解知稼穡之艱難稼穡字固重而艱難字尤重這

艱難是小人艱難依字卽從此生謂之依者是小人食之本衣之源而恆心之所自出相依爲命者也所以雖甚艱難而有所不避也

拂鏡塵乃逸屬上作一句讀知非親歷閭閻只洞悉三農勞苦便是　知則必有以體之己含廸哲了惟勤苦艱辛能消人逸志雖深宮靜攝而暑雨祁寒炯若親嘗則如傷之覗恫瘝之念有欲已不能已者一切安逸之情何由得入所無逸正從此知中透發出來先知未遽勤知依內有作用　先知對則知說則知與先知異先知之知以見聞涉歷爲知則知之知

以聽信踐履爲知則字尤重

由合先知之知知其事也則知之知知其情也

按蔡傳以乃逸緊連上作一句讀如此所以趕出則知字耳諸講多於乃逸上加由是二字便緩了　舊說先知是未爲君時乃逸是爲君時口氣頗明而理覺偏看來先字當以心言不以時地言　乃逸只是說爲君指位言不以心言　蔡傳以勤居逸當玩只是心知稼穡艱難而身處逸位耳勤字不甚著力　乃字是連上語非轉語若作轉語便當連下矣　依字要就稼穡上實實發揮

講此推君子能所其無逸之由也民事莫大於稼穡君子能先知其艱難熟覗其勞苦不勝乙狀乃以處崇高安逸之君位則知稼穡之事爲小民之所恃以生而其思艱圖易無所不至凡有以妨民事奪民時斷乎其不敢矣此所以能所其無逸也

相小人讀**厥父母**頓**勤勞稼穡**句**厥子**頓**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讀**乃逸**句**乃諺**句**旣誕**句**否**頓**則侮厥父母曰**讀**昔之人無聞知**句之人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覗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

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旣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乎

孔傳覗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小人之子旣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孝武帝壞高祖所居陰室為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袁顗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艱難而況於王乎

會編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小人對上君子看不知稼穡句與先知句相反乃逸下補不知所依與則知句相反乃諺以下皆逸之所致無所往而不縱肆正不能所其無逸也乃逸與上不同此以逸樂言乃諺者言之鄙俚既誕者行之怪妄否則字根上二者說無聞知正是侮父母處周公舉此為言者蓋小民生於畎畝猶以逸為逸如此況人君生於深宮長於富貴者乎此警戒成王之深意也　直解兩乃逸俱根稼穡艱難上說亦甚直截但與註意不同　洪南池曰知字最重小人亦原於不知稼穡之艱難耳

彙解小人是在下之人以位言　厥子正與上文君子對乃逸之逸與本節勤勞對此逸字亦以地位言父母既勤勞則家充而衣食足厥子乃處於飽煖安逸之地矣傳以逸為逸與上以勤居逸為對人君之

位本逸者也故曰以勤居逸小人不可云以逸居逸故改居字為為字　諺誕倚是己之言行昔之人無聞知便是侮父母比諺誕進一步故用否則二字蓋甚之之辭　昔之人無聞知是言觀其言益知其行之不順父母矣故以一句統承上文二者或謂誕亦指言說亦通

拂鏡塵無聞知謂不知人世有逸樂事

集解日記以諺誕侮俱主言說胥為市語曰諺妄語無根曰誕併長上而譏訕之曰侮亦通昔之人猶云先年的老人

按諺誕乞說不著父母故用否字說到父母上否是反語蓋謂小人不是恁樣便是這樣也或作不然其父母者覺鑿

講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視彼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不知其所依乃習俚巷鄙語肆為不義之談既又誕妄然所不至常為詭怪之行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夫小民且如此況王生長富貴稼穡艱難之事尤非其所見聞者其能無是失乎

周公曰句嗚呼句我聞曰句昔在殷王中宗句嚴恭寅畏讀天命自度句治民祗懼讀不敢荒寧句肆頓中宗之享國讀七十有五年句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一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

孔傳中宗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　孔傳畏天命用法度似以畏天命爲句自訓用並與蔡傳異不全錄

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此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因桑穀而修省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於儉約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待言凡此皆敬之力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

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爲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

李氏杞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逸致壽者爲之勸又以逸樂損壽者爲之戒使前有所慕後有所警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可縱

會編此下三節承上君子所其無逸之意而證以無逸之人此節是中宗無逸之事也嚴恭二句是敬以修己治民二句是敬以治民皆無逸之所在也須點出先知稼穡意嚴恭寅畏俱就心言莊重謙抑是心之所發一於敬也欽肅戒懼是心之所存一於敬也天命自度連上句串說蓋天理本具於吾心中宗心一於敬正是以天理檢律其身而使視聽言動好惡用舍無不合於理也祗懼與荒寧是一正一反之辭亦串說蓋知民心之可畏民生之難保凡敷政立教以治之者一於敬而不敢怠荒安寧也修己治民平看註中至於字不必泥享國以效言　來路然曰惟能修己而後能治人不可對觀註中至於字亦字可見嚴恭以莊重謙抑訓之是敬之見乎外者寅畏以

欽肅戒懼訓之是敬之主乎內者雖皆出於心亦略有內外之別而切不可分嚴恭四字卽是以天理自檢其身工夫天命自度者一身之心志百體皆以天理自律而約之以規矩準繩之中也如是則治民之本端矣至於治民亦卽其所自檢者而推之　按此下四條是第二段舉商世之勤逸者告之欲成王法商之以勤而興者戒商之以逸而廢者蓋前是泛論此是實證　陸實府曰自度正是嚴恭寅畏之著實處要看自字荒寧曰不敢者敬之至也人主偶一荒寧猶可以勤補獨患其有敢荒寧之心耳　曰嚴恭

寅畏曰度曰祇懼曰不敢將此心周周帀帀分明說所字模樣

彙解嚴恭以下十六字是形容所其無逸　天命天所付予之理也自度以天理爲己尺度不敢踰越也

自度之自正生下文民字　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享國年數皆以在位言惟穆王享國百年則通生年數　享國七十有五年自堯舜以後未有久於此者此無逸之效也

拂鏡塵宗者功德不祧之王中高皆其廟號祖甲未嘗稱宗也只云三王爲是教成王故皆以繼世之君言三節總以無逸爲主而所謂無逸者俱在撫民處看舊說以中宗爲敬高宗爲和祖甲爲仁單舉一字不得須要渾融中宗不言知依而意已寓其中矣

集解必及享年者王方幼沖血氣未定壽夭之原皆係於此故詳舉古人以寓戒勉三宗一言其敬一言其和一言其仁民不重別優劣上只舉其事之可見者言之亦不是各舉其盛也

按會編嚴恭寅畏俱屬心之敬嚴恭是敬之見於外者寅畏是敬之存於內者其分甚是而又云略有內外之分切不可分則其說未免騎牆推其意恐外屬

身有妨於下句自檢其身故作此回護愚謂嚴恭寅畏四字各一義嚴恭是敬之見於外者寅畏是敬之存於心者合外內總是一身合嚴恭寅畏內外之敬總是以天理自檢其身於心身內外字似亦無滯礙

依蔡傳是以身與民作兩層說而講家分心身是添出心字固不可少宜渾融看

講此周公舉昔之賢君能無逸者以告成王而首言中宗也歎息曰嗚呼所謂君子所其無逸者可於古徵之我聞在昔殷王中宗能所其無逸其處己也則嚴密而莊重恭敬而謙抑寅而欽肅畏而戒懼以天

所賦之正理爲法度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凡敷政立教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修己治民無逸之實如此故其國祚亦賴以永延有七十五年之久焉

其在高宗時句舊勞于外句爰曁小人句作其卽位句乃或亮陰讀三年不言句其惟不言讀言乃雍句不敢荒寧句嘉靖殷邦句至于小大讀無時或怨句肆頭高宗之享國讀五十有九年句

高宗武丁也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

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孔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孔疏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旣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也傳疏以言乃雍爲天下和嘉靖爲善謀小大爲政之小大並與今講不合不全錄

呂氏曰三年不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小大無怨民氣太和導迎和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申勸成王下章論文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篇末二章之論違怨詛祝怨詈實申此而益發之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於此皆足致夭

會編此言高宗之能無逸也作其卽位下當補知小人之依句正是敘其無逸之由不言中有恭默思道意其惟六句以和爲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不可作三平言不特身之和而見於政者亦和之所達不特政之和而及於民者亦和之所著惟字乃字相

因看言乃雍者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言字見出
動字正是和發於身與中宗天命自度意對看不敢
二句屬治民說與中宗不敢荒寧句對看荒就事上
言寧就心上言教養工夫全在不敢荒寧內嘉靖二
字據成功言重嘉字上蓋高宗憲聰明以出政廸高
后以康民故能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使禮
樂教化蔚然嘉美於安靖之中也要見得和字意小
大指民言至于二字承上說無怨者遂怨不發於心
詛祝不形於口也總是高宗無逸之實無逸而曰和
者和實本於敬也享國意與上節同　杜靜臺曰此
有舊勞二句則先知稼穡艱難意尤爲明白　不曰
殷邦嘉靖而曰嘉靖殷邦重在高宗身上言能致其
嘉靖也據成功言不作用功與效上大意謂高宗無
荒寧之心以乖戾其政理故政之徧及於殷邦者能
使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而無一事之或
乖也故曰和之達於政也至于二字只是承上氣脈
來無所包在內小大無怨民之和也而曰和之著於
民者言民之和乃高宗和之也亦重高宗身上　陸
實府曰小民不敢言而敢怨非必怨君即暑雨祁寒
之怨亦宇宙間有鬱氣矣篇中發無怨一義蓋人君

逸則上干天和下致民怨此最足自考或字有味小
民萬一之怨治世不免此亦無之
彙解三年之久恭默思道未嘗輕發一言惟其愼重
而不言所以能密察下情明習國事一號令條教無
不嘗乎天理協乎人心雍然而和順焉　嘉靖殷邦
重高宗邊小大無時或怨重民邊至於二字有力言
高宗嘉靖之功使民至于如此也　不可以殷邦指
國小大指天下曰無時則無一時有怨曰無或則無
一人有怨
拂鏡塵作者起自田閒之謂祖甲做此亮陰係一時
事故曰或言衆號令詞氣皆有如夢賚之事爰立之
命正乃雍之一證雍者發而中節之和也　化行俗
美謂之嘉四方樂業謂之靖　兩不敢荒寧心法不
異文義少異中宗不敢荒寧在治民祗懼之下則從
外說向內高宗不敢荒寧在嘉靖殷邦之上則從內
說向外一是結語一是起語微分淺深蓋高宗之所
其無逸只在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上故也
集解舊勞二句正知稼穡知民依處或以知依補在
位下太拘　爰曁小人仁山云謂於是及與小人處
而知小人之依也乃或亮陰京山云謂三年不言非

當然乃或因居喪而然也俱解得極明

按作其即位將其字移作字上便明　乃或口氣直至不言不可於亮陰住　嘉靖二字串看不可平分教養看來靖字內教養皆有而嘉又是到極好處也

要此節雖重和字而著力處只在不敢荒寧句亦須著眼　無時或怨時或二字連無字貫之

講此言高宗之無逸也其在高宗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舊曾習勞于外於是暨小民出入同事而先知稼穡之艱難及其起而即位則知小人之依居父之喪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恭默思道而已其惟不敢輕易於言是以言極而適發為命合政教乃皆和順當理其臨民也竭力於教養之圖不敢怠荒安寧是以生養遂倫理明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而嘉靖於殷邦至於小大之民蒙嘉靖之澤懽欣鼓舞無時或有怨其上者此高宗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五十九年之久焉

其在祖甲句**不義惟王**句**舊為小人**句**作其即位**句**爰知小人之依**句**能保惠于庶民**句惠連保**不敢侮鰥寡**句**肆**頓**祖甲之享國**讀**三十有三年**句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鄭祖甲高宗

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此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孔疏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氏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

之主起亡殺之源寔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
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
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
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疏以祖甲爲太甲不全錄
呂氏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
陳氏經曰中宗近𡸁知高宗學知祖甲困知者也
會編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不義惟王二句一氣說
爰知小人句下當補無逸意能保惠能字重看本知
小人之依說見不徒知之於心而實能達之於政正
見其無逸之能事也庶民泛言鰥寡專言卽庶民之
中之至微者保惠者保養將順有分田制里省刑薄
斂意不侮卽下章惠鮮俱就養一邊說蓋惟其知稼
穡爲小人所依故能保惠不侮使得遂其稼穡之養
而不失其所依也上二宗俱兼修身治民此獨言治
民者未有不以敬修身而能善其政者也享國意亦
與上節同　杜靜臺曰祖甲無逸之實只是一箇能
仁其民能字中含有仁身在內照上以天理檢律其
身及和之發於身自可默會此意庶民槪言之平民
也鰥寡則庶民中之至微者窮民也　陸實府曰人
君惠民易而保惠難必仁思無處不到無念不徹使

民實被我澤方能保不侮亦保惠中事抽此一端以
形容保惠之意不敢侮非但使之得所也不敢若有
所迫之敬之至也　王方麓曰爰知小人之依爰字
本舊爲小人來能保惠于庶民能字又本上知字來
能字最有力非鰥寡庶民實受其賜不可謂之能也
　焦漪園曰中宗言敬高宗言和祖甲言仁各舉其
重而言耳然敬則和樂敬爲德之聚未有不和且仁
也和生於恭默之思然心和順則仁道自此而生未
嘗不仁且敬也
集解爰曁小人尙是與小人雜處觀其耕稼爲小人
則是躬稼矣微有不同舊字與下卽位對　周公之
意非謂人主必當居民閒而後知小人之依也在高
宗祖甲事實如此故亦據實而言耳
集解祖甲在位之年雖未及二宗之久然計其壽亦
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爲小人則知其卽位之晩也
爰曁小人如漢宣帝舊爲小人如漢光武　疏衍云
爰曁小人作句舊爲小人作句其卽位皆屬下小人
細民也作耕作也曁小人作則知稼穡之艱難今曰
爰曁小人則其所曁者何事耶且曰其卽位義無所
欠曰起其卽位詞亦稍艱矣郝解疑問亦無此讀

聯月舊爲小人與爰曁小人一樣

按不義惟王倒句謂惟其以王爲不義故逃之爲民也 保惠二字串謂加之以惠澤而保安之也

講此言祖甲之無逸也不惟高宗其在祖甲高宗常欲立之祖甲以祖庚居長而立我爲王屬不義遂逃於民閒舊與小民出入同事作其卽位爰知夫稼穡爲小民所依不徒知之於心而且能達之於政其於庶民也本其知小人之依者而能保惠之分田里以厚其生薄稅斂以足其食至於庶民中有鰥寡而不能自食其力者則又本其知小人之依者加以賚予賙給不敢以爲微而輕侮之焉夫自庶民以及鰥寡皆其一念之仁所及如此豈一毫逸樂者能之哉此祖甲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三十有三年之久焉合而觀之三宗皆以無逸得壽如此

自時厥後讀**立王**句**生則逸**句**生則逸**讀**不知稼穡之艱難**句**不聞小人之勞**句**惟耽樂之從**句耽樂連**自時厥後**讀**亦罔或克壽**句**或十年**句**或七八年**句**或五六年**句**或四三年**句

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卽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八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孔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孔疏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於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奚爲而逸樂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甚於艱難者苟以逸樂而促壽奚爲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

蘇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豫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明皇千一而已豈可

專望乎此哉

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歟

葵初王氏曰蘇氏之說於經有助使好逸者無以漢武明皇藉口呂氏求神仙延壽之說三代前未有也

然亦可備經筵進讀之一義

會編上言三宗以無逸享國所以示勉此言後王以逸欲喪生所以示戒時字指三宗言不聞小人之勞即中不知稼穡句意惟耽樂之從正所謂以逸爲逸也罔或克壽正在伐性喪生句上

能解後王病痛在生則逸上下句是推原語不知稼穡之艱難二句是指其病原而言惟耽樂之從見此外不知憂勤也

拂鏡塵生則逸緊連說正吸下惟字從字之神不必以下作轉語此逸字注亦言逸豫不指君位君位在

立王而見

蘇月立王者天所立以爲王也逸是安逸之逸非享現成之逸從者一逐而不返也

按兩生則逸連說意亦警動然不如舊說之穩下句作轉語爲是然作轉語尤有二說一謂所以生則逸者由於不知云云一謂惟其生則逸故不知云云下說較順　此逸字是不好字下耽樂之從正是逸也

講此言後王不能無逸而損壽也中宗高宗祖甲皆以克勤無逸而享國長久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惟生則逸豫故不知稼穡艱難之狀而於小

民經營勞苦之情一無所聞而惟耽樂之事是從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其在位遠者不過十年或七八年近者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愈甚享國愈促可以知所戒矣

書經詳說卷五十七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無逸

周公曰句**嗚呼**句**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讀**克自抑畏**句

商猶異世也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孔傳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卽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忿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惟義是從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會編此先敘文王祖父能開無逸之原也雖稱太王王季起數實重文王上厥亦字亦承三宗說言不惟三宗能無逸而亦惟太王王季能開文王之無逸也獨言二君者一基王迹一勤王家王業之所由始也抑畏二字平俱就心說此乃無逸之本與知稼穡艱難平看注縱肆矜誇貼抑字說怠荒無忌憚貼畏字說謂之克自者見其出於自然而非勉强之意也克自謙抑則必不至於縱肆克自敬畏則必不至於怠荒所以能無逸也與中宗恭畏字一般是二君者追配三宗之心法而下開文王之心源者也故曰源流深長　杜靜臺曰大意謂自古無逸之君在商固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文王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其亦惟我周之太王王季知稼穡民依之重恐無法以開後人也而克自抑畏焉能自抑而無矜誇則心不逸於縱肆能自畏而有忌憚則心不逸於怠荒故曰抑畏者無逸之本也　按此下四節是節

三段舉文王之無逸告之欲成王以其耳目之所逮者而知所信從也

彙解抑畏二字高無逸一層只在心上看抑者自下畏者不敢無逸從這抑畏來

能解說箇克便是見之修己治民非空空心上抑畏此節是無逸處不必更推高一層自者自己能之無待於人也

按自是自己之自作自然看者非　蔡傳有一本字則抑畏作無逸前一層爲是

講此言文王祖父開無逸之源也周公曰嗚呼自古無逸之君在商則有三宗矣在周不叉有文王乎然文王之無逸非自文王始也厥亦惟我周先代肇基王迹者有太王焉其勤王家者有王季焉皆能自謙抑於心而不縱肆謹畏於心而不怠荒是固有以開文王之源矣

文王頓**卑服**句**卽康功田功**句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孔傳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

孔疏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

陳氏大猷曰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

新安陳氏曰孔氏以卽田功爲知稼穡之艱難甚好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一篇之綱領也迪哲四君皆由於此彼生則逸之君只爲不知稼穡艱難耳

會編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無逸之實此節言其崇素儉也二句相形串說要見所性不在彼而專心在此之意卽字重看有不敢荒寧之意本抑畏來康功田功有許多事件在有司者以身先之在民者以身勞之康功者除殘去暴之事田功者分田制里之事也薄於奉己而厚於爲民正是文王之無逸須重素儉上看亦本知稼穡艱難來蓋文王之心惟恐厲民以自奉而有妨於小人之依也　二王開無逸之源是以文王紹其抑畏之心能盡無逸之實也以下四節當牽連敘下首尾各講而以中二段大略相對可也　陸實府曰二句一意俱應稼穡說以此爲己功則必至於成而始安重專意安養斯民說非斥華靡而卑之只心不在耳

彙解人君重於奉身則輕於爲民心蓋不能兩重而事亦不能兼得而無所妨也康功田功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　奢侈華麗不暇爲只是專心去幹那安民養民之功明教化修法令使百姓强不陵弱衆不暴寡箇箇都得以相安制田里教樹畜使百姓皆盡力民事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箇箇都得以相養

集解康功貼除殘暴如戡黎伐密等田功貼制田里

如制產樹畜等

按蔡傳崇儉素云云則此節卑服意重必卑服而乃能卽康功田功也康功田功孔傳是串說今當平還講此下言文王無逸之實而此節崇儉素也凡厚於自奉便不免妨小人之依文王裁損節約而自卑其服用凡奢侈華麗者非惟不肯爲且不暇爲惟專意除殘去暴盡夫安民之功專意分田制里盡夫養民之功而已文王之崇素儉也固如此

徽柔懿恭句**懷保小民**句**惠鮮鰥寡**句**自朝**頓**至于日中昃**讀**不遑暇食**句暇連遑**用咸和萬民**句和連咸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孔傳從朝至日昳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以傳懷配徽柔保配懿恭鮮訓之連鮮寡說與蔡傳異不全錄

孔疏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象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

問徽柔懿恭是一字二字朱子曰二字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於暗弱徽者發揚之意恭形於外懿則有蘊藏之意

會編首三句是恤孤獨下三句是勤政事注雖分然亦須串說徽柔懿恭是起下懷保惠鮮意本抑畏來柔卽謙卑遜順有抑之義而曰徽者見非柔懦也恭卽肅恭收斂有畏之義而曰懿者見非足恭也注中和易近民句要玩蓋文王有如是盛德故不以崇高爲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而恤之也小民

泛指微賤之民言鰥寡專指窮民言懷保惠鮮俱就
安養上說皆使之不失其所依也不遑暇食有不敢
荒寧之意正抑畏之心見於政事者用字承懷保惠
鮮說萬民卽小民鰥寡是也咸和咸字當重注所謂
無一不得其所也三句重勤勞上看蓋文王心欲如
此故不暇食亦要發得不遑意非謂全不食也咸和
亦就教養上說　淇南池曰徽柔四字要摹寫他和
易近民意思惠鮮懷保皆從此近民之德來蓋抗暴
者視民之苦樂若不相關慢忽者視民之微賤漫不
加意故也然懷保惠鮮之政非一端使不勤則民不
和自朝二句極言其勤用咸句推他勤政事的本意
咸字當重　陸實府曰勤政正恤孤處只一意不遑
三句推他懷惠之心惟日不足更無窮時　和字說
得極深所謂王者必世之仁淪洽漸摩者也　咸和
不必入懷惠蓋上指養言和卽嘉靖意合教養說
彙解徽柔懿恭猶詩之言柔嘉惟則也不過其則則
柔爲徽柔而恭爲懿恭　文王之德何所不備特贊
其柔恭者將言其保民敬寡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
之也　懷保二句與保惠庶民不侮鰥寡相似以民
對大君言則爲卑賤之小民鰥寡尤小民內之窮者

惠鮮亦懷保內事或謂小民是民之微者非　傳訓
惠鮮有理但欠證據史記陸賈云數見不鮮言人情
頻見則易厭不見鮮美也　懷保惠鮮是兩意而總
句只言恤孤獨者舉其甚者以該之也　萬民或謂
合西土之民說愚謂指天下之民亦無害蓋此句指
文王之心如此正宜廣言故也
能解窮民易忽小民難保非盛德之主不能下通其
情而周知其艱苦悉爲之處也故將言文之惠鮮懷
保而必先之以徽柔懿恭者所以狀其和易近民之
德也下三句不過卽其勤於教養者而言之耳
按懷卽論語少者懷之之懷懷保二字俱有力平看
或云置之於懷而保之似覺小巧　此節是恤孤獨
勤政事兩意然聯貫之則勤政事所以恤孤獨亦自
可通咸和處卽用懷保惠鮮說上下方一意然或欲
拋卻懷保惠鮮直言教養亦自正大看來懷保惠鮮
固屬養而亦非全無教也當融會看
講此言文王恤孤獨勤政事也不特此也人君居民
之上貴有近民之德惟我文王謙卑遜順其德柔矣
乃不失之於懦而徽柔焉齊莊收斂其德恭矣乃不
失之於過而懿恭焉惟其德之和易近民故於小民

則懷抱保護而置之得所於小民中之鰥寡者尤養之以惠而使之更生然又非一行之而遂已也厲精圖治不憚勤勞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用以教養天下使皆得其所而咸和焉以此爲勤而又何暇於食也耶

文王頓**不敢盤于遊田**句**以庶邦惟正之供**句**文王受命**頓**惟中身**句**厥享國五十年**句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

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擧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孔疏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田獵二者不同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卽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卽位時年四十七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敎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傳疏以惟正之供爲文王供待庶邦其說大異故不全錄

呂氏曰凡有血氣患於上陵必學問以下之抑損祗畏以自下則用力於無逸深矣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盤遊田曰不敢翼翼之小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卽前章之意以此爲防後世猶有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氏

者

會編此言戒遊佚也不敢二字正見心之敬畏處遊豫以省耕斂田獵以習武備國家皆有常制文王不敢以是爲安而過於無度其所取於庶邦者皆惟正之供而無橫斂也惟其無濫費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重在上句看正見其無逸處庶邦指西方諸侯而言不盤於遊田則不盤於觀逸可知庶邦惟正之供則萬民惟正之供可知玩後注可見文王受命二句須總承卑服以下說受命句輕重下句正見享國之永爲文王無逸之效也　來路然曰文王爲西伯過

於遊田則君行師從必至濫費其勢不得不橫斂庶邦以取足也注中惟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能字重看見得守其常供之正者惟不遊逸者能之也文王四事都要體帖抑畏之心上出來方得旨　陸實府曰此從他逸處說出無逸不敢乃心之抑畏處非爲節用也其心自不好遊逸耳彙解以庶邦惟正之供重一惟字遊田有節用度自減以庶邦言之則惟是正賦之供而無橫征也　惟中身生下有情受命而當中身言其遲也然猶享國五十年則其壽可知矣

集解總注四事大槩撮要言之卑服二句是儉於自奉而厚於爲民單言崇素儉者以厚民生之心卽在崇素儉中也徽柔句是備盛德懷保二句是恤孤獨單言恤孤獨者以備盛德而和易近民乃能恤孤獨故略德也勤政事帖自朝三句戒遊佚帖不敢二句不言薄供賦者卽在戒遊佚中也

聽月以字作用字解

按傳云戒遊佚當重不敢盤句然二句原是一串下句合看

講此言戒遊佚而因以言享國之效也不特此也彼

游以省方田以講武國有常制不可過也文王本之以抑畏之心而節之以中正之則非不遊也而省耕省斂之外不敢盤于遊非不田也而蒐苗獮狩之外不敢盤于田夫上無濫費則下無過取其所取於庶邦者皆惟正貢之是供而已向使盤于遊田則調度必廣供億必煩安能不厚斂於庶邦哉此文王之無逸又於戒遊佚見之也夫文王自一身衣服之閒以至於臨民出政遊田之際無逸樂如此是能所其無逸者也其受命爲諸侯惟中身而猶享國五十年之久非無逸之所致哉

周公曰句**嗚呼**句**繼自今嗣王**句**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句**以萬民惟正之供**句

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孔疏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　傳疏云正身供待庶民尤覺不順

陳氏經曰兩惟正之供皆不以貢賦爲無逸樂之用也觀逸遊田人君未嘗無特不可過其則耳

呂氏曰雖戒成王實欲後嗣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不能無也不可過耳過則人欲肆而入於亂亡矣故公使之無淫過於此必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矣觀逸遊田横斂之源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

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所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

皆淫於此者

會編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繼自今者承文王而言則字貫至末先以文王提起看蓋無淫于觀逸遊田而所取惟正賦之供者乃文王之無逸也成王工夫全在則字上觀者察災祥也逸者節勞痒也遊者省耕斂也田者習武備也惟正之供者鄉遂用貢務循其什一之規都鄙用助務遵其九一之制是也文王無逸有崇素儉等事而獨舉此者就人情之易縱者言之亦無逸之先務也講後亦須點出不可脫則字內兼抑畏與知稼穡意如云承抑畏之傳切艱難之慮則其無淫于觀逸而無法外之征則其無過于遊田而無横取之賦是眞能同文王之無逸而所謂約己爲民恤孤勤政者將自是而兼舉之矣尙何妨於小人之依乎不言法三宗者舉近以該遠也未要見如文王之享國意　杜靜臺曰則其二字直貫至之供一口氣直下不斷大意謂文王歷盡無逸之實而有享國永年之效固萬世人君之法程也而況子孫乎然遊逸事尤妨政擾民之大者於此不戒則餘皆流於逸矣故特言之要之戒遊逸以取常貢既如文王則政不妨民不擾上可以順天心下可以範

民俗而無逸之道盡將享國亦如文王矣　按此下二條是第四段欲其法文王之戒遊逸也

彙解上文言崇素儉等事而此只言法其戒遊田者蓋觀逸遊田尤易蕩人之心耗民之財溺而不反則衣服將日侈而儉不可得矣虐政及下而民莫之恤矣怠荒氣勝而不知勤政矣　嗣王只指成王

講此勉王法文王之無逸也周公曰嗚呼文王之無逸誠萬世人君之則也屬在子孫可不以之爲法乎繼自今以往嗣王必則其無淫于觀于逸而非察祲祥則不觀非節勞痒則不逸則其無淫于遊于田而

非省耕斂則不遊非講武事則不田由是用有常經亦以萬民惟正數之供而無一毫橫斂也如是則文王之無逸在嗣王矣享國其有不永者哉

無皇曰頓 **今日耽樂**句 **乃非民攸訓**句 **非天攸若**句 **時人丕則有愆**句 **無若**頓 **殷王受之迷亂**句 **酗于酒德哉**句 酗于酒德連

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于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

孔傳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 丕則句與蔡傳異

陳氏經曰一日暫樂若未害也而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以斯須忘斯須而忘是放其心自此以往不可收拾矣

呂氏曰始耽樂者每自恕曰今日耽樂爾是心一流將一日二日浸浸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日之耽樂必至爲紂之徒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西山眞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不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欲必戕生惟耽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必不能無逸公所以專以此申戒也

薛氏曰今日耽樂與詩所謂壹醉日富當同義

會編此欲成王之戒逸也對上節平看無皇二句截非民以下是極言耽樂之害以見不可寬假之意也耽樂兼觀逸遊田說有不顧小人之依意非民攸訓言民心將由是而離非天攸若言天命將由是而去時人大法其過逸則如商人之化紂矣故繼之曰無若云云酗于酒德尤耽樂之縱者也 洪南池曰此是深戒其逸耽樂有愆皆指淫於觀逸遊田看乃非二句正從今日二字上論理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時人二句言耽樂不已則人化之蓋極究耽樂之害使之謹始也未補享年之促意 陸寶府曰周公

欲王無逸就須今日下手謂之曰皇亦知耽樂有害以爲一日少安未便不可收拾故自寬耳　君方以一日自寬而天民則不以一日寬君非訓便非若愆者比君過一步所謂宮中好高髻長安高一尺也至於時人之愆禍有不可言者紂當初亦不過一念自寬遂沈迷不可反耳酗酒舉耽樂最不好者言非指耽樂爲耽酒也此有愆是另一說

彙解傳中商民化紂句正釋丕則有愆何然不止酗酒一節故用猶字類字　紂之大惡千載後匹夫匹婦羞比之况當時夷滅尙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者以警之以爲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長此不已則必至爲紂之徒也

宙合無若與無皇緊緊相照勿以無皇原耽樂之始無若究耽樂之終分看

按非民二句孔傳謂非所以訓民非所以順天極明

時人二字指臣民說愆是過逸之行是則其有愆非則之而有愆也有愆下先順說與紂一般而另起無若口氣乃順無若非謂得無若也殷王受至酒德十字拆不斷

講此戒成王之育逸也嗣王無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觀逸遊田之耽樂也一日耽樂雖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一時臣民將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王受酗酒而商人化之矣愼無若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不然必至如紂享年之促矣

周公曰句嗚呼句我聞曰句古之人讀猶頓胥訓告讀胥保惠讀胥教誨句民頓無或胥譸張爲幻句

胥相訓誡惠順譸誑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爲幻也

孔傳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

孔疏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卽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

呂氏曰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調護於日用功用相表裏也

新安陳氏曰訓誨忠言也譸張邪說也忠言交進則邪說莫行

會編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逸之道此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之資於臣者以告之古人指三宗文王德業之盛就無逸上說猶字重看見古人已能無逸而其臣猶盡其忠言亦古人之能受言有以啓之也胥訓告三句俱以無逸貫說訓告在未爲之先如戒其逸而勉其無逸開陳利害之機以防夫未萌之欲是也保惠在方爲之際如君有志於無逸則保養將順曲盡引掖之方以迎其欲達之機是也教誨在既

成之後如君能無逸則規正成就不替承弼之忠以進之於大成之地是也有一節深一節意觀注非特二字可見民無或句承上三句來歸重君身上看蓋君能信用忠言則德益清明業益光大無或有倡爲邪說以惑之者矣譸張爲幻者如以逸欲之言導之以怨詈之言激之也　杜靜臺曰此節重聽信忠言上古人指三宗文王德業就無逸言如修己處是德治民處是業猶胥三句一句深一句要發進忠無已之意訓告是諄切以戒其無逸也保惠是因其有無逸好處而保養將順之也教誨是因其將到無逸至

處而規正成就以納之於天理之極也總來是輔君終於無逸意教誨下補出古人聽信忠言來重在君身上君志清明則邪說無自入故民無云云　按此下二條是第五段又抽出聽信忠言一意勉戒之正爲已進言之地也　王方麓曰三言胥正見非一之意言猶者見古之人猶然今尤不可少也訓告之未已而又保惠之保惠之未已而又教誨之古之人其愛君誠無窮不以訓告爲足而使之保惠不以保惠爲足而使之教誨古之人其納善誠無倦也　來路然曰德業已盛則既無逸矣如何又訓告保惠教誨

他殊不知惟聖罔念作狂古人德業雖已盛而古人自愛之心與古之人臣愛君之心則常恐一念一事之流於逸也或作保無逸看不是若自知能無逸與知君之既無逸便不是古君臣謙虛忠愛之誠心矣彙解胥訓告三句不必云訓告於將無逸之先保惠於方無逸之際教誨於已無逸之後蓋古人德業已盛已無逸了何爲到此方訓告云云此不過是憂治世危明主恐逸欲易生美業難終意耳　民無句全在人君聽信上來古人賢臣之忠如此見得成王德業未必如古人而忠言之益當委心於臣下則於我

之所言豈可不聽信哉

拂鏡塵敷言爲訓開陳爲告所以防君維護爲保投合爲惠所以引君覺所未知爲教竭所欲言爲誨所以成君一步深一步舊以未爲方爲已爲貽訓告保惠教誨三項不必幻之受不受在我幻之爲不爲聽人今不但無受之者且無或爲之者胥字與上三胥字應有一邪則必有交煽也諸張就言上看無其事而造其形曰幻

按古之人屬君猶字屬臣要得分明　無或云吾極言其無也閒或亦無之也

講此舉古人信忠言欲王聽已之言也故又歎息言我之所聞不但三宗文王能無逸已也又聞當時之爲臣者亦以無逸導其君焉夫三宗文王其德業之盛若無待於諸臣之助而爲臣者猶不敢以君之無逸而遂怠也故其始也相與訓告之戒之以逸而勉之以無逸者相與諄諄焉言無不盡也其繼也相與保養而將順之不使其無逸之機中止也又相與規正而成就之必使其無逸之行有終也古之人臣盡忠如此其君又能信任忠言是以心正理明人不能欺當時之民無或相與肆其誑誕爲幻妄之說以駭

君之聰明者蓋忠言進則邪說莫行有如此

此厥不聽句**人乃訓之**句**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讀**至于小大**句**民否**頓**則厥心違怨**句**否**頓**則厥口詛祝**句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於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孔疏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　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上而爲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傳疏首二句解異故不全錄

陳氏大猷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於違怨詛

祝
會編上言古人聽忠言之美所以致其勉此言成王棄忠言之害所以致其戒也首二句對訓告三句說變亂以下對民無或句說此字指上節人指臣訓之者君旣不聽忠言則臣亦法之而不以忠言進也小大是正刑中之小大二否字是因其不便於己而不然之之謂不必以心口相形說請神加禍於人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心口交怨則不止於譸張爲幻矣王可忽忠言而不聽哉　來路然曰人乃訓之句輕只是亦法君之縱肆不以忠言陳於君也乃變亂

二句雖說君臣上下卻重在君身上臣下之相師非度皆由君上不聽忠言來　民否則二句要發得心口交怨意遞徹言不怨於口則怨於心不怨於心則怨於口矣　陸賈府曰厥聞訓誨則甘言進幻言入矣忠言與正法相表裏逆忠直則變正法勢所必至也君臣輕於變法必喜於生事必至於擾民夫民也德則其君也不德則其仇也强者怒於言弱者怒於色矣

集解至於小大則眾務皆在其中傳省刑薄斂特舉以例其餘耳　上有亂政則民不聊生必以上之爲爲不是心違悖而怨恨口詛祝於神明怨蓄於中又形於外則其怨深矣其國未有不危者矣不聽忠言弊至於此治亂存亡之機所係甚大而王可忽乎哉

傳中治亂存亡之機機字指忠言之聽不聽說拂鏡塵變亂正刑專主君言注君臣上下師師非度是過語蓋則君在臣而變法在君也

按變亂二句依集傳君之殘酷者君之貪侈者當主君說爲是時講有以譸張爲幻與變亂正刑相糾纏者非是譸張屬民變亂屬君不可混　違怨詛祝與譸張照應

講此戒以不聽忠言之害也古人聽忠言之事我旣爲王言之矣使王於此言而不聽信是棄忠言也有位之人乃竊王之心訓而法之不以忠言告君君聞臣諂邪說得行君乃變亂先王之正法凡省刑薄斂便於民不便於己者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以致民不堪命不然上之所爲則厥心違背而怨恨也不然上之所爲則厥口詛祝而求神降禍也至民心口交怨國未有不危矣王可不戒乎

周公曰句**嗚呼**句**自殷王中宗**讀**及高宗**讀**及祖甲**讀**及我周文王**句**茲四人顚迪哲**句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迪云者所謂
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
其知者也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
迪哲稱之
孔疏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
會編此下三節比前進一步看言三宗文王不惟君
臣交修德業甚盛無由致民之譸張雖或有之亦未
嘗有所忿戾也故此節推本言之能知小人之依於
稼穡所謂哲也各盡其無逸之實使人皆得其所依
所謂迪哲也如治民祇懼嘉靖殷邦不侮鰥寡咸和

萬民皆是下文乃迪哲以後事　按此下三條是第
六段又在知小人之依上抽出一迪字來欲成王戒
忿戾之私而蹈迪其知也
彙解迪字與篇首二知字相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者哲也非苟知之實允蹈之觀上
文四君無逸之實如祇懼嘉靖保惠諴和等皆知之
而見於行事是迪哲也　下節亦迪哲中緊要處故
傳中忿戾字取下文意爲言其實迪哲二字尙說得
寛廣　傳中忿戾字從下文含怒生最有味所謂迪
哲者非徒行其事也心中有一毫未化便不得謂之

迪蓋既知小人之艱難須委身體悉事事皆返躬求
治纔有纖毫是己非人處則保護便不能周至矣
知之到不到處於事之拂逆難堪人情不能無動處
尤足以驗之也
集解要旨云蓋爲世主有知而不能弗去者故又發
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卽迪哲也篇中三宗文王
無逸之實卽迪哲事也此則總上章而申明之以起
下意故注卽以下意解迪哲曰人主知小人之依云
云此說甚明莫中江泥注忿戾字面謂此迪哲字只
爲不責小人之過言說而下節卽其實謬矣

按迪哲謂迪其哲也哲在先迪在後不惟知之而且
見之行也時講或謂非知而後迪乃迪而後謂能知
恐涉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可用
講此又申言三宗文王無逸之事以勉王之行也曰
嗚呼天下之事知之非難行之爲難自殷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者知小人之依惟
此稼穡艱難之事何其哲也乃不徒明足以知之又
能兢業於身心惕厲於政事而使人人各得其所依
焉是實能蹈迪其哲者也
厥或告之曰讀小人怨汝詈汝句則皇自敬德句厥愆句

曰（頻）朕之愆（句）允若時（句）不啻不敢含怒（句）
詈駡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毁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孔傳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餘解與集傳異）

孔疏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　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

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砭之益吾方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苟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恕人之言而未盡反己之功也

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能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也

會編此承上迪哲而言不可以爲上節之實觀注故不暇責故其胸次寬平二句可見蓋古人惟迪知民依則其心安於無逸不惟臣之忠言在所樂從而於民之怨詈亦所樂聞也厥或字當玩猶云萬一有此之意告之以怨詈亦譸張爲幻之辭也敬德就無逸說如治民祗懼等事曰皇者己至而益求其至之謂皇自敬德自修也曰朕之愆自咎也若時兼此二意說不敢貼隱忍看含怒貼不發看二句串說言其自修者誠於自修自咎者誠於自咎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發非止隱忍自制含怒不發已也此正是寬綽厥心永念厥辟處至是則雖有怨詈亦且弭矣何有亂罰於民而聚怨於身哉　洪南池曰厥或告之之人乃是憸邪小人怨詈之小人乃是閭閻小民也

不啻不敢含怒言原自無怒非止勉强隱忍其忿戾之私而不敢藏之也總來只是一箇自反之誠意

陸實府曰四人迪哲豈至怨詈況己無譸張矣然堯舜猶有咨民則怨詈雖聖主或不盡免

彙解此承上迪哲而言凡人平居無事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於耳激於心則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是非能蹈其知者也惟三宗文王迪哲故不特臣之忠言在所樂從而於民之怨詈亦所樂聞　小人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詛祝而詈汝　皇者急遑不安之意　時說皇字優於小注

集解不啻句言不特不敢藏怒又從而自咎焉是極
形容他樂聞過言處經文自明蔡傳去不敢二字致
失語意近刻會編泥注因將不敢含怒四字拆開謂
不敢貼隱忍含怒貼不發更舛錯矣隱忍含怒不發只是講含怒分拆不得
按此乃告者譸張非怨詈譸張也　厥愆謂人所指
擿之愆非以人誣言爲人之愆也厥愆與敬德串看
覺優　不敢含怒是一層不啻二字是深一層意
傳中云非止隱忍不敢藏怒將隱忍二字倒在不敢
下便明　不敢含怒是不怒人也不啻如此是猶反
己也

講此承上而言迪哲之見於聽言也夫惟其迪哲也
是以其心惟恐己有過失民失所依其或有人告之
曰小人有厥心違怨而怨汝厥口詛祝而詈汝則大
自敬德反修其身於人所誣毀之愆則安而受之曰
此本是我之愆非誣我也若是者蓋眞見民艱之無
窮君逸之易恣以敬德爲己任人言爲己責而誠實
若是豈止不敢含怒而已哉卽此益可想古人之能
迪哲矣

此厥不聽句**人**頓**乃或譸張爲幻**讀**曰**句**小人怨汝詈汝**
句**則信之**句**則若時**讀**不永念厥辟**句**不寬綽厥心**句**亂**
罰無罪句**殺無辜**句**怨有同**句**是叢于厥身**句

綽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
聽信則小人乃或誣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
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
心以誣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
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
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
而此章則申言旣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
王能蹈其知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

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
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
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爲
己怒以爲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爲己怒則民危而
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孔疏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
爲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卽含
怒也王肅讀辟爲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
無罪也

林氏曰以譸張之說妄殺如幽厲之監謗秦立誹謗

法之類
陳氏經曰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惑之始人主憂勤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蠱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人怨殺戮肆行而天下失其和此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矣
夏氏曰向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是怨叢於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此意蓋在言外也

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慝之言不入於耳暗君好聽讒佞故欺誑之言日至於前人君當修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怨之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
呂氏曰無逸始以逸豫為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數者也
新安陳氏曰末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言之道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求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次矣周公以怨詈孚事寬廣君心而

仲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脈計豈淺淺哉
會編此與上二節反看應前此厥不聽節此字指迪哲言譸張為幻從不聽忠言來而信之者則由於不能迪哲也怨詈即厥心違怨厥口詛祝之謂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逸則民之怨尤亦自然之理於此不能如先王之自反而惑於讒說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深致戒也則信之處就是不能皇自敬德而引為己過矣不永念二句一意蓋君道以含容為德也聞謗言而輒信之則是不能念為君之道而寬大其心矣其勢必至於罰及無辜而怨聚於一人豈

特一時之怨詈而已哉如是則君雖欲久享其國亦不可得矣　杜靜臺曰此字單指迪哲言不肯聽信古人迪哲之事即是不能迪知民依則於小人之幻言必不能反之以自修自咎矣無罪無辜指小民怨汝詈汝者言蓋小民未必真有怨詈之罪而譸張者誣陷之也又況君不迪哲則民雖真有怨詈亦未必有可殺之罪乎叢于厥身言怨不聚於譸張為幻之人而乃聚於君身也
衆解上節或告怨詈者忠直之臣也故四君聞言益勵至此節說箇此厥不聽則忠直遠而讒佞進矣這

讒佞譸張爲幻告以小人怨詈其意不徒欲聞之於君乃欲君行其言而罰之殺之也此等言語本不當信然惟此厥不聽之君則信其言之是矣說者謂信其有此怨詈之事微差　則若時與上允若時文法不同或謂則若時見其輕信也非　則字與則信之則同若時虛說下四句正此二字之實傳得旨　不永念二句在信之後一步若謂聞謗輒信爲不念爲君之道而寬大其心失則字之旨矣　亂字貫下句無罪無辜指怨詈者君不迪哲民有怨詈非其罪辜也罰舉其輕者殺舉其重者罰與殺不同而怨則同也　叢字身字俱重而身字更甚蓋曰怨有同則叢字是跟上文而身字則上文所未有也

拂鏡塵寬綽厥心卽是爲辟之道足上句意不寬綽則必苛刻照轉不啻不敢含怒則四君之胸次寬平可見殺罰之慘皆跟不寬綽來

集解始以一邪人之譸張而終以聚天下之怨甚矣邪說之爲害人主不可不深戒也

演不聽字與厥身字相呼喚不聽兼迪哲修省二意

按上節或告卽是譸張爲幻之所告也集解以上節爲忠直其說甚創不可從　小人怨詈不能無而邪臣告君原非好意在於害人便是譸張爲幻不必盡無怨詈乃爲幻也　則若時是趕下之辭猶俗謂便這等云云也

講今王苟於此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讒說易入小人乃或誑誕變置虛實來告汝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必聽信之欲加之罪矣則若是不能長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反用誑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同歸於怨皆叢於人主之一身豈特一時之怨詈已哉民心如此而欲享國長久不可得矣夫不能迪哲其弊至此然則王何可不迪哲也

周公曰句　嗚呼句　嗣王其監于茲句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於此哉

孔傳視此亂罰之禍以爲戒專承上節覺偏

會編茲字總承一篇而言監字內兼戒勉意如云監君子之居勤而三宗文王之享國思所以匹其休監小人之縱逸而後王商受之耽樂思所以懲其弊聽

忠言而不忽毋開怨詛之端聞謗言而自反勿貽叢怨之禍則君德成而吾言爲不負矣其者期之之辭

洪南池曰監于兹者不過監此無逸者而勉之監此有逸者而戒之也其餘說話帶見之可　按此條是第七段總收一篇而結之也

拂鏡塵監字有實戱意知民依一言實無逸大關鍵監字內脫不得此意

講此篇末致其丁寧也公又曰嗚呼我之教王無逸如玆詳且盡矣王其監此無逸者而勉之監此有逸者而戒之以無負於拳拳之意可也

董氏鼎曰此篇挈所其無逸以爲之綱而分先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爲之目此一書之大旨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難者也戒嗣王之觀逸遊田懼其不知艱難也遠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欲其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爲言焉真萬世之龜鑑哉

集解此篇是兩段文字前段是教其知稼穡艱難至酗于酒德止後段是道其智之明而不爲人惑至篇終皆提兩嗣王結然又不可截然作兩段看中間又自有氣脈貫通處前後凡七嗚呼一總說知不知稼穡艱難二舉商王之逸不逸爲享國之效三說文之無逸四戒嗣王不可逸五特以我聞更端言古人相與教丁寧者正恐此智未明爲浮言所惑也六言四王所以迪哲者亦以先知稼穡民依故不惑於浮言此是氣脈過接處蓋成王生長深宮未嘗知稼穡民依恐爲浮言所移故及此七止曰監玆不及他語戒深矣　胡氏大紀以無逸爲周公絕筆之書考於君奭立政洛誥諸篇於成王皆有孺子之稱而此篇不然故知其最後也

書經詳說卷五十八終

書經詳說卷五十九

牟陽冉覲祖輯撰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爲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　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孔傳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孔疏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　周公呼爲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幷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

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悅者不敢安於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爲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己也

問召公不悅之意朱子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面卻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

到朝廷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弗弔只當作去聲讀又曰召公不悅蓋以爲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己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我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試於此等處虛心求之如何

呂氏曰召公以盛滿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使去者有之挽之留者鮮矣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旣喻非特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託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於隨所以篤於信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以洛誥君陳考之周公固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考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大業意

其往來鎬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孚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於留召公歟

會編此篇發首至受命六節是第一段反覆天命當保意以留之我聞在昔至新造邦四節是第二段舉商六臣輔君之功而勉召公匹休之在昔上帝至後人迷七節是第三段舉周五臣輔君之功而勉召公匹休之前人敷乃心一節舉顧命留之告汝朕允一節舉天威留之予不允至越民三節申言天命民心以留之末一節專言民德當保以終之以民心爲天命之本也

周公若曰句**君奭**句

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會編曰君者尊敬之辭曰奭者尚質之意皆所以起其聽也

弗弔句**天降喪于殷**句**殷旣墜厥命**句**我有周**讀**旣受**句**我不敢知曰**讀**厥基永孚于休**句**若天棐忱**句**我亦不敢知曰**讀**其終出于不祥**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旣下喪亡於殷殷旣失天命我有周旣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

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

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

按傳疏我不敢知以下就殷說若天棐忱連上句竝與蔡傳異不錄

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禍周之福也遞殷之喪亡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也意天必福己也謂終出不祥懼而不自强也意天

必禍己也皆非也

新安陳氏曰此數句與召誥不敢知曰有歷年不其延語脈略同

臨川吳氏曰不幸天大降喪亡之禍於殷殷既墜其命而我有周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孚者以實感以實應也永孚于休命之留也不祥者休之反出于不祥命之去也雖曰我周既受天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天非可信然謂其終必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講棐忱頗異

會編此首言天命以寓留召公之意也　我周既受處當作一頭看下以吉凶對言若天棐忱帶下說蓋天命之長固不敢知天命之短亦不敢知以見無常之命繫於大臣之去留也正是重其責以留之之意

洪南池曰天降五句言天命之吉不可知若天三句言天命之凶不可知所可知者在召公之去留耳要在言外見之　按自此至受命五節是第一段反覆天命當保意以留之也　董思白曰此節辭甚活須一串發出天命所以不可必之意方妙　袁了凡曰孚者天心篤厚處也若字乃不敢必之辭非說已

棐忱也終字對始言所以憂其終也

彙解忱字兼君臣而側重臣之輔君邊

按永孚于休只是信意謂可信天之永休也棐忱只是說天之棐周極其誠時說多鑿　蔡傳天果輔我之誠謂輔我果出於誠若作我能忱而天輔之甚費曲折

講此周公留召公而先言天命難保也昔周公欲留召公先呼其名而告之曰君奭昔紂無道上天弗加憫恤天既下降喪亡於殷殷既墜失天命於是我周既受天命代殷而有天下然天命無常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可以延之於無窮吉固不敢知曰也若天果輔我之誠而眷命之無已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而基業又將失墜凶亦不敢知也所可知者惟老成之去留何如耳

嗚呼句君已曰讀時我句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句弗永遠念天威讀遠連越永我民頓罔尤違句惟人句在我後嗣子孫讀大弗克恭上下讀遏佚前人光句在家不知句

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違背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

已今召公乃慫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按傳疏君已曰是周公之言惟人連下講在家不知周公自謂與蔡傳大異

朱子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

新安陳氏曰周公舉召公前日之言以質之謂君昔已嘗言是其責在我矣周公自述己意謂我亦不敢安於天命而不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之無怨尤違背也若果委之而去使我後嗣子孫無所輔助將大不能敬天敬民而至於遏佚前人之光顯此時吾等可諉以退老在家而不知乎

侖編此承上天命不可知來敘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不可去也時我內兼天民言誠小民以而永命如召誥所言是也我亦至罔尤違作一句看亦字對召公而言上帝命是今日之矜我者即厥基之休意天威是他日之離我者即終出不祥意豈

言民罔尤違上帝之命亦休矣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我豈敢以天命爲安而不遠念天威於民罔尤違之日乎越字作於字看弗永念天威越民罔尤違即寧于上帝命也此是述彼此許國之同惟人句是原彼此許國之意天命民心串說蓋繫屬有道則民心悅而天意得可以保厥基之休輔佐無人則人心渙而天命離難以免不祥之患其繫於人者如此公之時我我之永念正以是也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弗克恭上下謂不能保天命安民心也光就德上說敬天敬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大弗克恭則遏佚

之矣二句是一氣說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言天命之無常公既已知之矣今以求去而使成王至於如此可得委於不知乎　焦漪園曰我亦至尤違一口氣說不敢寧與永遠念內有久留不去意思　王方麓曰越字訓於與祇保越怨字同非訓及也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以今日之民心固無尤怨背違天命似若可保然民心無常怨不在大既不能必民之常愛戴於我則安能必天之無降威之時若於民罔尤違之時卽遠念天威之可畏卽不敢寧于上帝命也

陸賓府曰弗克恭便遏佚德少不及先王卽是

彝舜惟人作推原說言所以若此許國者何哉蓋天命繫於民心民心繫於君德而君德之敬肆又繫於輔相之人君之時我我之永念正以是也　惟人二字關上關下之辭　不曰前人德而曰光者就其昭著於四方者而言

拂鏡廬念非空念有輔君以揚前光無使過佚意惟人緊跟說亦是念中如此

按時說或謂惟人單承我亦句來不如雙承之妥

此節句甚長弗永至尤違句在我至前人光句宜玩口氣

講此述彼此許國之言以見召公不可去也天命固不可知然有可知者嗚呼君已嘗有言曰輔君以保天命是我之責君之自任者然矣我亦嘗思之天命主於民心當今之時民無尤怨違背天命似可安矣但民罔常懷則天無常親我亦不敢便以上天眷顧之命爲可安寧而不永遠念上天不祥之威於我民無尤怨違背之時也爾我許國之向如此所以然者蓋天命人心去就難必惟有人輔之則民心安而天意俱安無人輔之則人心去而天命俱去大臣去留所繫如此此公所以曰時我我之所以欲永念也今君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無人輔導大不能上敬乎天下敬乎民一旦遏絕佚墜文武光顯之德君於斯時當必有不能爲情者可得謂退老在家而付理亂於不知乎

天命不易句　**天難諶**句　**乃其墜命**讀　**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句

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

按傳疏至弗克經歷止嗣前人恭明德連在今予小子旦與蔡傳大異

新安陳氏曰天命不易保天難諶信恐其墜命者以嗣君涉歷未深弗能經歷而嗣前人恭明之德故也

會編此承在我後嗣以下而言其理如此見天命繫於君德公雖不爲成王計亦當爲天命計也難諶正申不易之意二句起下句之辭重乃其墜命句此只汎言繼世之君不專指成王說弗克句正推墜命之由葢補無人輔導之意經歷者踐行之謂恭明德是敬天敬民之明德觀後但言前人光可見吳氏注不

必泥夫天命之墜由子孫之不能明德如此則成王之過佚前光未有不至於墜命者公可忘時我之初心而急於求去乎　洪南池曰上言召公去則後王無以嗣先德此言無以嗣先德即無以凝天命　陸實府曰首二句一反一正不易言任之重大也難諶言天之不測也　嗣業非難嗣德爲難繼嗣德猶非難經歷繼嗣爲難從踐履真積中身親經歷將前德逐一體認服習方能嗣前人之德　袁了凡曰乃其墜命玩乃字是設辭非已然之謂也

彙解首句重命字二句重天字下文遂接命字說命以所付予言天則其宰是命者也言天之命不易保倏而受命者倏而墜命則天之不足憑信也明矣然其所以墜命者則以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也蓋弗克嗣德則違天而天厭之未有不墜命者矣乃其是轉語辭經歷與嗣字不平重經歷上

集解經歷謂常常履蹈之也

講此言天命繫於君德也夫公去則前德莫嗣而欲以保天命於弗墜則亦有不可得者蓋上天之命非可易保其或福或禍或予或奪至難諶信也惟天命難保則必有是明德乃可以保之乃後嗣之君或至

於墜失天命者皆只因無老成輔導孤立於上不能經歷以繼嗣前人敬天敬民之明德故耳然則公可不爲孺子慮乎

在今予小子旦讀**非克有正**句**迪**頓**惟前人光**讀**施于我沖子**句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於沖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按傳疏以正爲改正迪爲蹈行施爲施政並與蔡傳異

新安陳氏曰我非能有正我所啓迪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及於我沖子而已施去聲如詩所謂施于孫子

會編此周公言己輔君之意以感動召公蓋因其許國之同而期以輔君之同也今字有味言在今日正欲如此不可忘前日之言也通節總是謙辭而所言資匡正之大者不可分自謙自任說言我非有德業譽望足以正其君而所開導君側者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不至遏佚而付於沖子俾知所經歷繼嗣而

已對上遏佚前光看光亦指敬天敬民之德言施字內有責難意輔其德者正欲其無墜命也　在今予內有久留不去意注中焜燿字照遏佚看而已二字體周公謙意打轉非克句上來　有正指格心說

焉具歷曰開導其君敬天敬民使前光不遏佚而益焜燿則光在前人者今在沖子矣故曰施于我沖子

張浚溪曰正者以道正君君之所取法也言我別無模範惟以前光爲導沖子爲施蓋自任以正之大者施對受言沖子受於前人者公爲之施也

集解以用功言之則曰恭明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

能解今字有力言在今日正欲如此不可忘前日之言注中惟以二字而已二字正發惟字且與非克有正相顧不可以忽略讀過

講此言己輔君嗣德以動召公也夫繼嗣之君必得老成匡正乃可以嗣前德保天命然正君之事惟盛德者能之在今予小子旦非眞有格心之德足以匡正吾君也凡所開導惟以文王武王敬天敬民光顯之德付於我沖子使知經歷繼嗣而不至於遏佚耳

又曰句天不可信句我道頓惟寧王德延句王連　寧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句庸釋連不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孔疏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鄭云人又云則鄭氏以此又曰爲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己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傳疏訓我道爲我以道又以寧王爲文王與蔡傳異

新安陳氏曰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爲固成王經歷未爲深所當輔之以嗣前人之光延長世德凝固天命吾等當留而不當去也此篇語句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會編此承上言我之所以輔君德者正爲凝天命計也天不可信應難諶意寧王德延本迪惟前人光二句意蓋天固不可信而我有可信之道惟在延世德以凝天命而已二句一氣說蓋文王受命武王旣以德而延長之矣在我之道惟以光大之德付於沖子使經歷繼嗣以延武王之德使德無窮而天命亦無窮文王所受之命愈久而不容舍耳公同此心亦同

此責者而可以言去乎德言寧王受命言文王者文之德武實承之武之受命文實啓之也要見永孚于休而非終出不祥意以上五節總是欲與召公共保天命而明其不可去也　來路然曰惟字內有久遠意　陸賓府曰我道二句是論理之辭著力處只在德延延武德正是固文命處曰延不但嗣之不但不遐之天下惟德爲最久我但延長武王之德則天命自不容釋非我要他不釋也不信天而信德正老成之見不釋有戀戀不舍意

彙解我道二字略斷下二句一氣說我道指周公說

蓋天固不可信而我爲臣的有可信之道惟在輔沖子延世德以凝天命而已

講此承上言在己輔君嗣德正欲以保天命也故又申言曰我觀天命不易天固不可信矣然在我則有可信之道蓋我周之命文王受之武以德承之矣今在我爲臣之道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付於沖子於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則厥基永孚于休者此可必其休其終出于不祥者此可必其祥矣我之道必如此而後無愧也公同此心亦同此責者而何以言去哉

公曰句**君奭**句**我聞在昔**讀**成湯既受命**句**時**頓**則有若伊尹**句**格于皇天**句**在太甲**讀**時**頓**則有若保衡**句**在太戊**讀**時**頓**則有若伊陟臣扈**句**格于上帝**句**巫咸乂王家**句**在祖乙**讀**時**頓**則有若巫賢**句**在武丁**讀**時**頓**則有若甘盤**句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卽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　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

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輕重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於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孔傳已放桀受命爲天子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太戊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子巫氏高宗卽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

孔疏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氏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于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己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　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湯初

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一誤也按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　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乂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但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　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明其卽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傅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二臣而名同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亦此類

復齋董氏曰言甘盤者高宗舊學之臣

呂氏曰捨傅說言甘盤盤源也說委也

息齋余氏曰不言說卽下文不言尚父之意

臨川吳氏曰周公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爲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其臣有如伊尹能相湯以格于皇天湯雖聖亦賴伊

尹之助也湯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保衡卽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太甲孫太戊之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亦能治王家之事巫賢巫咸子保衡巫賢甘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定而言者也

陳氏雅言曰此周公敘商六臣之烈以告召公而勉其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成湯保衡之佐太甲伊陟臣扈巫咸之佐太戊巫賢之佐祖乙甘盤之佐武丁雖其君臣有聖賢之分治化有淺深之異然皆爲

一代眞名臣格皇天者無朋於天之辭與天爲一者也格于帝者克厭於天之辭與天猶二者也又王家者功著於民之辭召公於此上比伊尹而無所讓次比伊陟臣扈巫咸而有餘下比巫賢甘盤而遠過之今而求去則殷民反側之未安成王守成之無助當不愧於商之諸臣者乎此周公所以勉留之之意也周公此言雖主於留召公而發非爲人物評論然其立言之意抑揚高下自是如此

會編此序有商六臣輔君之功將以勉召公之匹休也成湯既受命自得天下以後言格天格帝不同天以徧覆言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而治化所及與天體而同大所謂格于皇天也帝以主宰言如典禮命討大公至正足以上當天心而無愧所謂格于上帝也注輔聖輔賢意不可遺保衡不言治功者格天之治猶能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就政治修明法度振舉說巫賢承流宣化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訓志克開中興之業無非一時之賢臣也六臣輔君工夫只是敬天敬民二者五段只平敘不重優劣意創業守成中興繳結處可用　杜靜臺曰此平敘六臣之功見他皆能久留其國意不重評品優劣格天格帝有分別

德之發於治化者無所不及與天同覆是格天也治化出於吾心本原精微之地而克順天心是格帝也巫賢有遷都之績甘盤有講學之功伊尹旣相成湯又相太甲再世猶未釋其政比召公旣相武王又相成王符合以此留召公尤切日在日有言何代無之也　按此下至造邦四條是第二段舉商六臣輔君之功而勉召公匹休也　汪來虞曰格天格帝總是格至之格只在天帝分別天以體言覆幬無外格天者與同流也帝以理言昭鑒在茲格帝者與相契也策解保衡是死字只指伊尹不必說天下之平不言

其積因上文也太甲雖未可擬於湯而尹躬尚在湯澤尚新則其治化猶如故也　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恭默思道非知之明哲乎故於武丁言甘盤不及傅說　太戊至巫賢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臣亦勳德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皆召公之所當念也

通合此節分四段看伊尹以一人而相兩君作一段陟扈咸以三人而事一君作一段巫賢甘盤各一段

王宇泰曰舉伊陟言見尹固不求去矣且不止其身而於其子舉巫賢言見咸固不求去矣亦不止其身而於其子舉伊陟又舉臣扈又舉巫咸一君在位而有三臣尚無一人求去況周召二臣尚可一人求去乎

按此節以君言作五段爲是　兩格字俱訓至上帝之格似感格之格但一節內一字兩解恐未必然

講此敘商六臣輔君之功也公若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當其時有若伊尹者以元聖一德之資任左右厥辟之責治化至於皇天一而無間在太甲時尹猶然爲保衡嗣王方新元老尚在格天之烈再世猶未艾也在太戊之世時則有若伊陟臣扈以二賢而贊襄主德治化至於上帝而克厭乎天心亦有巫咸殫精力以修明政事治功丕振於王室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不負圖任之意其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克紹中興之業或以一人輔兩朝不爲固寵或以父子當國軸不爲干君或三人協心以事上不爲黨同或孤忠畢力以匡君不爲勞瘁商六臣輔君之功如此今爾所居者六臣之位可不知所以匹休之乎

率惟茲頓**有陳**句**保乂有殷**句**故殷禮**頓**陟配天**句**多歷年所**句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孔傳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孔疏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爲天之子是配也傳以陟配天就爲君說

葉氏曰以其祭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會編此言六臣輔君之效也首二句承上文來循惟此道扒言人臣輔君之道陳列之功卽上輔聖格天輔賢格帝之類曰陳者以其後先相望歷歷可睹也保乂緊承上句就國祚說謂以此陳列之功綏定國家奠安社稷使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故殷禮二句正言其效陟配天重德上說多歷年所就商祚上說蓋有殷郊天之禮必配以有德之君今惟六臣能輔其君如此故當殷舉祀禮之日凡殷先王之升遐者皆以德配祀乎天卒能延一代之國脈而傳世十九歷祀六百也二句一連看蓋有配天之德斯能永天之眷故推本言之耳保乂有殷是就始之用功言欲使之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是就終之成效言有殷果於是乎保乂也二意正相應觀注以字故字可見

來路然曰率字中有常在其國而不求去意保乂有殷有力如曰於以保乂殷之國祚而期以無危亂也殷禮陟配天者有殷之禮以有道之王配祀於天五王得臣之輔其終陟而死皆得以禮配享於天也

德足配天而年歷久遠卽是有殷能保乂了或曰多歷必分言某王歷年幾多亦得　陸贄府曰故字重看引殷禮證先王之有德點出殷禮只講德可配

天爲是陟字依注貼終字輕輕說過不必指實升遐說

彙解茲字傳訓此道不是泛言爲臣的道理蓋指上節而言有君則有臣以輔之斯道也伊尹以下諸臣率循之而不違於時有所陳列於君以保乂有殷也

有陳者六臣之建樹於時者各有可指之功也保乂句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　保乂二字平　殷禮略頓陟專指五王說陟而配天見五王之德隆多歷年所見五王之澤遠然皆從得臣爲輔來玩一故字　多歷年所非指各君享國之數乃就一代言

集解陟不必作升遐只訓升亦通　所語辭

按蔡傳升遐是訓陟字終字是會其意升遐卽終也其說本明何必諱

講此承上言六臣有輔君之功因有輔君之效也彼人臣輔君自有當盡之道六臣所循皆惟此道效忠匡輔昭乎有陳列之功於以保乂有殷之祚使常安而不危常治而不亂蓋自伊尹而下無有不然矣惟其如是故有德配天殷之禮也殷先王升遐之日終能以德配祀於天而逆計其享國則世傳十九厤衍六百而多歷年所也此非六臣輔君孰致之耶

天惟純佑命(佑命連讀)**則商實**(句)**百姓王人**(讀)**罔不秉德明恤**(句)**小臣屏侯甸**(句)(讀)**矧咸奔走**(句)**惟茲**(頓)**惟德稱**(讀)**用乂厥辟**(句)**故**(頓)**一人有事于四方**(讀)**若卜筮**(讀)**罔不是孚**(句)

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按傳疏天惟至百姓爲一段王人至侯甸爲一段矧咸至厥辟爲一段故一段段落不同解釋尤異故不錄

王氏炎曰商大臣事業至於有爲而罔不孚今四國多方諄諄告命猶懼不信召公豈可求去

陳氏雅言曰周公言不特上文六臣能有輔君之功天之於商其佑命之也純一而不二故商國賢才衆多而能實言國以有人爲實也是以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著姓小而王臣之微莫不秉德明恤此其在內者之皆賢也在外則微而小臣大而藩屏侯甸者亦莫不奔走服役此其在外者之皆賢也惟天佑命之純之故故君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衆賢之多皆能治君之事以與君共理也是則商之賢才登庸無間內外其衆多如此羣臣有輔君之功故君有化民之效一人有所命令於天下天下之民如敬聽於卜筮而無不孚信也周公此言意謂商賢聖之君其始以得五六大臣佐佑之助故能得天佑命之純是以衆賢維時而出無內外大小之間明商之得人實由於五六大臣之得人也周公此意政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繫於國體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爲懼而果於求退也

會編此極言六臣輔君之功也承上節多歷年所推商一層看言能致天生賢以輔治故能使君以德而承命也天惟純佑命本六臣輔君格天來命卽眷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變有隆勿替之謂商實總內外得人看正所以純佑之也不作推由說秉德明恤串看謂秉忠貞之德而分君猷念也奔走者趨事赴功句宣效力也曰罔不者合尊卑而同然見內之有人而實曰咸者合大小而一致見外之有人而實矧字亦有味正形容實字意也惟茲至厥辟作一句看總承內外兩邊以起下文之辭也猶云惟此內外之臣

舉德以輔君之故故一人有事云云也一人指成湯諸君有事四方如征伐以平四方之慝會同以修四方之睦是也罔不是孚卽丕應徯志心悅誠服之謂征伐則戮力同心會同則方來丕享也此與周之迪見冒丕單稱德平看須徼多歷年所意在後蓋民心孚則天眷益永總見大臣一身有繫屬民心凝固天命之責而不可去也　杜靜臺曰秉德明恤串秉忠貞之德以勵翼而明以分君之憂念莫不以六臣之心爲心也奔走者勤勞於職業以宣君上之德意莫不以六臣之事爲事也俱以敬天敬民貫惟茲承內外諸臣皆賢說惟德二句言惟舉己之德以輔助君德也乂字與乂王家乂字義同卽輔助之意惟字與故字相應一人處含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意孚字注訓作敬信蓋未有信而不出於敬者勿兩平　姚承庵曰不二曰純不虛曰實六臣相率輔導天命有商純一而不他故多生賢才而國家充實無不各得其用也秉德明恤奔走雖指多賢說其實由六臣之秉德先之照下文秉德迪知云云自見得　胡承詔曰百姓四句串方是實處罔不刿咸四字相應最宜重看惟茲二句當過文不可實講

彙解純佑言眷命終始有常也國以有人爲實不指生賢說　惟字則字相呼應　小臣屛侯甸刿咸奔走是倒裝句蓋從上文說來言王人百姓已罔不秉德明恤矣刿又有小臣屛侯甸咸奔走乎內外大小臣抑揚說去正以發明實字也　惟茲惟德稱總頂上文方於下文故字有情茲此也指人說統百姓王人小臣屛侯甸言之德稱統秉德明恤咸奔走言之宙合此節推開言之見商家賢才之盛然應運而起者亦有六臣爲之先耳此意又在言外見多賢湊集同心爲君蓋若天所助焉故以純佑命起之侯甸亦曰奔走者宣力於外之辭乂厥辟與惟后非賢不乂之乂同有事指政令上若卜筮之孚所謂奉之如神明事字泛指政令亦可從集解乂者輔助之意與夾介乂之乂字同事不可泥定征伐會同須看注類字　按商實由純佑命純佑命由六臣之輔　罔不字咸字俱當玩德憂屬臣憂卽憂勞之憂屛侯甸侯甸皆屛藩也　乂厥辟卽是治君之事或不露事字卽謂輔君之治亦可　卜筮只是形容孚字意　是孚是字輕帶過罔不是連孔傳無不是而信之是字作是

非之是今無從者
講此言商家得人之盛亦六臣輔君之所致也夫配天歷年舉其效之極則然也而其得人之盛不有可言者乎惟此六臣有輔君格天致治之功於是遂有以得天之眷所以純佑有商篤生賢才則商國有人而實矣商實何如以內言之百官著姓與夫微之王臣所以贊乂於朝者莫不秉持其忠貞之德而明致夫服勞之憂內焉有人而實也以外言之卑之小臣與夫尊之藩屏侯甸所以屏翰於國者矧皆奔走服役而效勞以修其職外焉有人而實也惟茲內外賢

臣惟舉己之德用以輔君之政故當時之爲君者無事則已一或有事於四方則四方之人徯志丕應殆有如龜之卜蓍之筮莫不翕然而敬信之若此者固上天默佑之隆而原其自則本於六臣輔君致治之所致也公可汲汲求去而不思所以匹休哉

公曰句**君奭**句**天壽平格**句**保乂有殷**句**有殷嗣天滅威**句**今汝永念**讀**則有固命**句**厥亂**頓**明我新造邦**句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於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孔傳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孔疏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

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孔不同　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未多對殷而言故謂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爲平至之君鄭說爲是

臨川吳氏曰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天通者也心通乎天必得其壽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於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於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於天故爾今汝永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

命其能常治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歟
會編此正欲召公匹休乎六臣也天壽就國祚上說平格就大臣說大臣與社稷一體不以一己爲壽而以國脈靈長爲壽故天之壽國即所以壽大臣也平格二字串看言其至公無私而與天爲一也主德而言此句只汎言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說保乂有殷正所以壽商者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天心眷而國祚隆卒能保乂有殷而多歷年所也如輔聖以格天而開有道之長輔賢以格帝而衍無疆之庥皆是有殷嗣天滅威者紂無平格之臣爲之維持天命故天不得而壽之也見得國祚之長短繫於平格之臣之有無以明天無私壽之意永念云者蓋召公德尊望重正有周平格之臣留則永孚于休如六臣之保乂去則終出不祥如有殷之滅威周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公能爲周家永久之念而不急於求去則周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乎天眷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周矣永孚須就周家王業上說固命應前永孚于休天不容釋意對多歷年所而言言天亦以壽商者而壽我周也厥亂句緊帶上譏與召誥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語意相類就固命上見出治效新造邦者

對殷而言也赫然明著即景運方隆太平有象之意身與國俱顯注意可玩　洪南池曰永念亦指國祚言置迫切之歸心而惟國家久遠之慮如六臣盡平格之實也要在輔君延世德上發揮固命是天壽如殷之保乂歷年之多也新造邦對滅亡之殷言　陸實府曰永固字就周家王業上說厥亂就召公身上說觀注亦字身字可見
副墨天壽是壽國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天道故通格於天知天壽平格則天之保乂可知語脈緊接保乂則命固即天壽也滅威而天壽斬矣　永念處命便固則字宜玩
拂鏡塵天所以壽人國使之緜長者以其國有至平無私通徹三極之臣久留而不去也
集解天地之道平而已矣人而平則通徹三極矣
按平格或專指君或兼君臣今依傳當指臣說　嗣天謂嗣天位也或有殷嗣作一讀不可從
講此言六臣壽殷以勉召公也公　又申告之曰君奭天命至公其壽人之國家使之綿延長久者豈偶然哉必其國有坦然無私通徹於天之臣故克當天心而天斯壽之耳乃伊尹以下六臣皆能盡平格之實

者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所謂天壽之也至於商受繼嗣天位無有平格之臣遂驟罹滅亡之威天何不私壽之夫以國祚之長短繫於平格之有無如此今君德隆望重正平格也留則有保乂之休去則有滅威之慮國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公其勉爲周家長久之念而凡延世德續前光者皆竭力以爲之則平格在位天之命我周者有以孔固不墜而天以壽商者壽我周矣至此則我公之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不俱顯乎公不思匹休六臣而汲汲言去何爲也

書經詳說卷五十九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

牟陽冉觀祖輯撰

君奭

公曰君奭句**在昔上帝割**句**申勸寧王之德**句**其集大命于厥躬**句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於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孔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割制其義不甚分曉　寧王蔡傳以爲武王

新安陳氏曰寧王孔注以爲文王蔡傳以爲武王果武王也則下接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必有闕文矣

會編此以下將言文武之賴於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也申勸卽式敎用休之意啓其思翼其行而不已之謂非初勸文王而申勸武王也集大命者所謂俯畀殷命尹爾多方是也前言寧王德延天不容釋文王之命故此言寧王由德得天下以起文王之受命語意有次第可玩　按此下至後人迷七條是第三段舉周五臣輔君之功而勉召公匹休之也

沈三吾曰周家至武王始得天下故從武王說起

然下節又遡言文王者意謂集命雖在於武王而基命則本於文王五臣之輔也後面受有殷天下與此照應此節無他意只見得召公當延寧王之德以輔君保此大命不可去耳

彙解在昔句輕只引下句　其字語意未住與下節首一惟字相叫應

聽月此節喚起下三節語脈承上文滅威新造來申勸卽開厥顧天式敎用休也丁寧反覆之意非德不足以集命重天意不重武王上

講此下將言文武之有賴於諸臣而以武王得天命起之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降割於殷天乃申勸武王之德思或啓之行或翼之使其集大命於其身而有天下也

惟文王頓**尚克修和我有夏**句**亦惟有若虢叔**句**有若閎夭**句**有若散宜生**句**有若泰顚**句**有若南宮括**句

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顚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卽文王修和之實也

孔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夭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顚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

孔疏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呂望者太師敎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會編此言文王之興本於五臣之輔也蓋得天下雖由於武王而受天命實始於文王故推本言之修和主德敎說養在其中不可以修屬敎和屬養觀下文迪彝敎可見修字有承敘式化理而不亂之意和字有涵育甄陶順而不乖之意就成化一邊說而文王用功處全在克字內須兼上下說方完此處正含得著見於上覆冒於下二意有夏開說亦惟字重看見修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也五臣輔文王處卽下往來以迪彝敎是也與有商陳列之功對　姚承庵曰惟文王惟字緊接武王之集命來亦惟二字又緊接文王之修和來蓋非文王之修和無由基大命之攸集而非五人之往來亦弗克致修和之盛治也重看亦惟二字　方初庵曰曰尙克曰亦惟相叫應之辭見文王尙賴五臣之輔而嗣王可無召公之輔乎

按尙字作庶幾看言庶幾能如此者亦惟五臣云云耳　有夏就周邦說爲是與下國人相應　書經演

有夏謂區夏照康誥看自明

講此言文王賴五臣之輔也我周得天下雖在武王而基命實由文王惟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此豈文王自爲之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五人同心輔導而成修和之漸達之諸夏也

又曰句**無能往來**讀**茲迪彝教**句**文王**頓**蔑德降于國人**句

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旣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按傳疏以又曰是假設文王之言無能是恨五臣之少迪彝是道法敎文王蔑德是教文王以微蔑精妙之德其說大異句法亦不同

會稱此承上節而反言之以見文王之有賴於五臣也無能二句貼上亦惟五句看文王句貼上惟文王一句看彝教字德字俱指修和說導迪奉承宣布之意主文王言非迪民也教行則德降德降則有夏修和五臣之功信不可誣矣

彙解迪是導迪文王彝教卻是民間彝教

拂鏡塵彝教國中常教不專在五常

按國人卽有夏之人也一說蔑德降於國人況修和有夏乎似將有夏作中夏之夏猶未是

講此承上反言之以見文王有賴於五臣也又曰若此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宣布其修和之常教則文王亦無修和之德下及於國人矣

亦惟純佑句**秉德**頓**迪知天威**句**乃惟時**頓**昭文王**句**迪見冒**句**聞于上帝**句**惟時**頓**受有殷命哉**句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旣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於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按傳疏以秉德屬文王乃惟是方指五臣又以迪見冒爲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與蔡傳異

新安陳氏曰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

也
陳氏雅言曰亦惟純佑者卽上章天惟純佑命之謂也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於上帝者卽上章罔不秉德明恤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之意也上章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言之言其效足以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惟時受有殷命哉言之言其效有以得於天也周公言此意謂文王得此五臣之助亦如商之衆君得上六臣之助五臣之輔周無異於六臣之輔商故佑命之純於周無異於昔之純於商也天眷厚而賢才衆多者蓋以大臣之德有以契於天故其道有以顯其君賢臣輔而君德修著不惟其君之德有以被於時而其極有以格夫天是則文王之所以受有殷命之故雖文王之德也亦五臣之助也周公此言主於留召公故皆歸重於臣之辭召公縱不以商之六臣爲念獨不以周之五臣爲意乎
會編此承上節言五臣輔文王而成化民之功所以得天而受命者實本於此也首句提起秉德至上帝作推原說受命比純佑開一步亦惟二字對有商天

惟純佑而言純佑內有賢才衆多意應商實看以注中有百姓王人云云故也秉德指五臣言猶義德容德之謂天威指天理之顯然可畏者惟其行之至是以知之盡故曰迪知正所謂有德也時字指迪知句言以是昭明文王卽下文迪見冒聞也迪見冒聞正昭明處而見冒聞實從迪字來卽往來奔走導迪彝教意也見者修和之教昭著於朝廷之上也冒者修和之澤徧覆於邦國之閒也聞於上帝者修和見冒之極而發越升聞於天也五臣輔文王之功如此此所以爲天純佑也受有殷命則不特純佑而已惟是之故亦指秉德以下五句言受命卽指天下言文王雖未得天下而得天下之基實始於此也末要見召公當匹休五臣以保命之意　來路然曰亦惟純佑句要根商來言天之於商固有佑命之純矣而在我周亦惟佑之純一而濟濟多士生此王國其故何哉蓋由有秉德之五臣迪知云云耳天威非是禍淫之威只是理之顯然可畏者惟昭時文王者言惟有如是之德故能輔文王而致之於昭明之地迪字是昭明文王的工夫見冒聞則能致其昭明矣著見於上德之顯於身也覆冒於下德之被於民也聞於上帝

明德至治之極馨香發聞也惟是五臣輔君之故所以天之純佑而生多賢遂能受有殷命而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此要之修和處就含有受命意思但未說出耳 陸實府曰秉者執而不變迪之者行到而知也 迪知之迪蹈履也迪見之迪開導也見冒聞主文德說

彙解此蓋言文王基命之功由於五臣之助純佑斷上帝又斷末句與首句相應 前因敘商六臣之功已完故說到百姓王人秉德上此處上文只說周五臣姓名並未及功業故復以純佑提端而發明五臣之功也傳特因其血脈根本於彼故說亦如殷云云豈以五臣之外又有如彼百姓王人秉德者哉細玩傳中此又正言數句自見 見冒無工夫間於上帝即見冒之極處

拂鏡麈文王止爲侯於何見其受命蓋人心歸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天命之可知文王之臣後佐武王伐紂不過卒其成功而已

集解時說以亦惟純佑句與下面作一直看言天惟佑之純故生此秉德云云如此說似純佑即是說五人了細玩注故亦如殷二語純佑內當有賢才衆多

意應商實看要旨云首句提起秉德至上帝作推由說受命比純佑開一步承上言亦惟天之眷周純一不雜故亦有人而實焉所以然者蓋以五臣秉德云云也此似得旨存之

按傳中蓋以如是云云口氣自明秉德就五臣說爲是 天威指理言或作福善禍淫之威亦通 見冒與修和是一層事受命在見冒之後可見有夏不指天下說

講此言文王得天命亦由五臣也五臣能輔君致治是以天亦惟純佑文王使濟濟多士生此王國覩彼內外之賢無或異焉所以然者蓋由虢叔等五臣秉持賢德蹈知上天顯然可畏之理乃惟以是迪知之德輔成文王而致之昭明之地往來奔走導迪其德使其修和之教著見於廟堂之上修和之澤覆冒於邦國之下卒致見冒之極而精華聞於上帝焉惟此之故所以不但得天純佑遂能受有殷命而王迹於是乎肇基也是五臣之輔文王其效如此

武王惟茲四人讀**尚迪有祿**句**後暨武王**讀**誕將天威**句**咸劉厥敵**句**惟茲四人**讀**昭武王**頓**惟冒**句**丕單稱德**句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

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
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
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
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
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
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
非欲爲人物評也

孔傳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
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
其敵謂誅紂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
盡舉行其德

孔疏四人輔相武王蹈有天下之祿　初立則有此
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

新安陳氏曰此言以武王之聖猶不可無四臣之助
也上言殷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
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可不鑒之而遽求去乎留之
之意切矣

陳氏雅言曰武以定亂文以致治武王之興皆賴此
四臣之功也四臣之才德兼全志慮中正出之可以
爲將入之可以爲相無所不可於此可見其卽立政

所謂義德秉德之士也歟

臨川吳氏曰林氏云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虢叔
等五人者豈其逮事王季遂及文武邪伊尹事湯又
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扈非湯舊臣卽殷世臣巫咸
巫賢世爲大臣甘盤小乙舊臣以道武丁周公所舉
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
今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
乎

會編此言武王之興亦本於四臣之輔也與上三節
平看迪有祿是富有天下對受命言昭武王以下是
化及天下對見冒言謂大業之成大化之洽皆本四
臣有以輔之也迪字與迪見冒之迪一般謂啓迪武
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祿也與申勸二句意相應
有祿當活看不必用伐商事實只言奄有四海玉食
萬方之意後暨武王二句輕帶過以起下文之辭後
字不必泥猶云及武王盡殺其敵之後而四人實輔
以成化也昭武王與昭文王一般是輔其布德非輔
其修德之謂惟冒就武王之德覆冒斯民說丕單稱
德就天下之民皆化其德說卽四海永清萬姓悅服
時事也輔以有祿又輔以丕冒亦見四臣不以功成

而退之意欲召公之匹休四臣也　陸實府曰尚迪有輔德格天意後字只從尚字生來可玩伐商在有祿後也　蔣同春曰昭文王昭武王云云見文武之明聖尚賴五人四人之輔弼而况今嗣沖子乎然言外又當見諸臣歷事文武亦不以成功而求退見公當繼之意　王方麓曰文王曰見冒武王曰惟冒周公自期曰丕冒治化有一處之不被聖人之心歉然不能已也伊尹格於皇天眞所謂無一夫之不獲者德冒至此人從而稱之故曰丕單稱德

彙解舊在有祿分今看來還在厥敵分上是用武以平天下下是用德以化天下也以兩惟字對看　咸劉厥敵既指滅國五十言則與伐紂而有天祿是一時事不應中間用一後字蓋尚迪有祿承文王受有殷命來還未說到集大統上咸劉厥敵則兼伐紂滅國五十而言　後來劉敵全繫前面迪有祿工夫向非迪之使有祿烏能劉敵而集大統迪字重看

集解曰記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家之受命成之者武啓之者文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閒則於基命集命胥有力焉者也文王修和有夏得五臣之輔而命於是乎基武王丕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於是乎集見得成王以幼沖嗣文武之基緒當時之所謂四臣者又半已彫謝朝廷尤不可無人之意

按後字有二說因之有祿亦有二說然從會編者多孔疏另是一說亦似有理　丕單稱德單字上加不字只是形容語

講此言武王之興亦本於四臣之輔也夫文王受天命矣而天祿猶未有也乃至於武王惟茲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四人以其迪文王之彝教者而迪武王庶幾以此四人啓迪其德遂致富有四海而天祿於是乎有矣豈惟是哉至其後也暨武王大將天威咸殺厥敵取其殘者誅之於此之時天下已定教化可行亦惟茲四人昭武王之德化惟盡一世而覆冒之而天下之人被其覆冒大盡稱武王之德而王化於是乎成矣夫此四臣者既輔文王又輔武王亦再世而未求去焉而公何以求去爲哉

今在予小子旦句**若游大川**句**予往**頓**暨汝奭**頓**其濟**句**小子同未在位**句**誕無我責**句**收**頓**罔勖不及**句**耈造德不降**句**我**頓**則鳴鳥不聞**句**矧曰其有能格**句

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

不克濟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闕文收罔勖不及未詳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於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孔疏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　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爲鳴鳳孔子稱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德其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凰至也大雅正經之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凰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鳴鳳況之格天按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凰乃降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爲成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餘多與集傳異不全錄

夏氏曰大無盡責於我一人

息齋余氏曰呂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勖勉成王之所不逮亦通

張子曰耇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王氏炎曰文王之興鳳鳴岐山爲周受命之符召公苟去固不能如五臣輔文王以聞鳴鳳之祥況能如伊陟臣扈之格天格帝乎

新安陳氏曰大無專責於我召公苟收斂退藏不勉王所不及以老成之德自居不降心以相從則治不克終我恐鳴鳳之祥不復聞矣況曰其有能如古人之格天格帝乎然此等句實聱牙難通唯挽留召公之意猶可認耳

會編上言文武之得臣欲召公匹休之此又言成王之無助而不可不匹休之意也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意在若字上輔成王業意亦在予往上游大川與濟字皆喻辭也小子同未在位見不能承王業之重

中若游大川意誕無我責言當同心協力以輔成王
而不可專責之我申暨汝奭其濟何意收罔勖以下
則甚言求去之不可也收是收斂退託不及指承王
業言卽同未在位意咸格指天命言非四靈必至之
謂卽首章永孚於休意也　杜靜臺曰若游以下見
召公當其濟王業而不可獨責於我以去國收罔以
下見召公去國則王業無與濟矣收罔勖不及者收
斂退藏而不勉成王之所不及也鳴鳥不聞言鳳鳥
不再來鳴也不可說鳳鳥自此隱去而不復鳴也蓋
周之鳳鳴在郊亦是間來一鳴耳非若凡鳥常棲息

於郊者故也　陸實府曰其濟者期之辭未敢以爲
必然也
兼解此言一人不能獨濟之意我責截　若游大川
且虛說小子同未在位正發其意予往暨汝奭其濟
是正說誕無我責是反說言當與汝共濟而無大責
我一人也　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已略定其
他周公一人自足以任之故周公言大無我責　時
說不及指周公言優於小注今日之治不可保及延
天休於無窮二語亦得旨
按蔡傳闕文未詳云云依時講就召公言亦自可通

講此言成王不可無助見召公不可去也夫文武創
業皆賴五臣之輔如此今在予小子旦則輔君以承
文武之業者也朝夕惴惴恐不能輔君嗣德以保之
眞有若涉大川而罔知津涯者矣此豈予一人能獨
濟哉予自今以往其與汝協力同心以其濟之可耳
蓋吾王幼沖雖已卽位與未卽位相同此時正賴賢
臣夾輔汝大無以此專責於我也若爾於此收斂退
藏不勉力以輔吾王之不及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
民民將怨亢而上干和氣在郊之鳴鳳我且不得復
聞其聲矣今日之治且不可保況曰進此其有能感

於天而延天休於無窮也乎
公曰句**嗚呼**句**君**頓**肆其監于茲**句**我受命**頓**無疆惟休**
亦大惟艱句**告君**頓**乃猷裕**句**我**頓**不以後人迷**句
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
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
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
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
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
鎭定辛甘燥溼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污
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

翻然舍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厥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孔疏鄭云召公不説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孔謂寬饒之道以治下民故但錄鄭説

呂氏曰周公自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自言

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

陳氏曰不以後人迷謂欲使後人嗣前人恭明德不至於過佚前人光也

新安陳氏曰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也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會編此申結上文以留召公之辭與天壽平格節對看前言商六臣而以天壽節結其意此言周五臣四臣而以此節結其意各有照應茲字只指文王以下五節言即文武資臣以爲輔而予方資汝以共濟是

也我受命以下是述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以明不可不監之意無彊惟休指受有殷命尚迪有祿而言無疆對大字看無疆亦大也大惟艱者文以五臣創造於前武以四臣經營於後父作子述君主臣輔其積累締造甚不易者也告君二句承上意説言承此艱難之業當其圖克濟之功君之不可狹隘求去也明矣故告君爲寬裕之大計而勿爲迫切之歸心者正爲後人計也君去則王既沖幼而我又難獨濟必至迷惑失道而大業無與保矣我不欲後人之至此故惓惓於君期以仰承王業爲念而

無以盈滿之懼隘其心以輔成君德爲圖而無以寵利之憂攖其慮也即前永念意我不以句只申己欲其寬裕之意聽召公之去即是以後人迷也迷字與弗克經歷過佚前光意相應　洪南池曰告君上要補注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意出來猷裕二字與前永念二字意同總是置迫切之歸心而爲國家久大之計也究實來只是久留於國以輔君保此艱難之業我不以句反言當寬裕也末繳君當監茲意

彙解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亦有大艱在焉思其休豈可不喜思其艱豈可不懼告君謀所以寬

裕之道苟欲獨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之甚矣

聽月裕對窄狹看去則爲一身安逸計所謀者窄狹不去則爲國家長遠計所謀者寬裕迷字對悟字看如人迷於途莫知措足一般

按寬裕對狹隘看當是召公自處之道然耳而時講多謂爲國家計長遠亦正大可從

講此申上六節之意以留之也公曰嗚呼我所陳文武賚臣爲輔今日賚汝其濟之言君其大監視之毋忽蓋受有殷命尙廸有祿文武受命蓋有無窮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誠不可不相與保守之也故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存急迫之歸心者正以君若求去則王旣幼沖而我難獨濟必至迷惑失道而艱難之業不可保矣我不欲以後人迷惑至此故拳拳留公也公與我同心者可不監我言哉

公曰句**前人敷乃心**讀**乃悉命汝**句**作汝民極**句**曰**句**汝明勖**句**偶王**頓**在亶**句**乘茲大命**句**惟文王德**讀**丕承無疆之恤**句

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孔傳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與蔡傳句讀不同

張氏曰臣者君之偶如婦者夫之偶

陳氏曰乘載也猶負荷也

呂氏曰命作民極置之具瞻以爲民極也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偶配輔佐後王命之大如此在今當亶誠以乘載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是墜此命非乘此命矣又欲其追念文王脩遇之德爲我周大受無窮之憂責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動之在亶連乘茲大命是

傳疏之說

會編此述武王之顧命以感動之蓋顧命正爲王業之艱難發也敷乃心以悉命汝下文顧命便是作民極指爲三公言見委任之重曰以下正所以命之者明勖二字串說貫至大命猶云精白一心以勉力於輔弼之道也注如耕之有偶二句貼偶王在亶如車之有馭二句貼乘茲大命二句平皆明勖之事蓋耦

必有偶乃能終勖汝之輔君必彼此相信心腹相與而無有疑貳可也車必有馭乃能任重汝之輔君必幷力一心負荷天命而無有退託可也相信幷力俱指召公與成王說惟文王德二句串看承上說來言惟茲大命文王以德受之固有無疆之休矣然天命無常實有無疆之恤故惟念文考之舊德而當此無疆之憂使丕顯之德愈遠而益新誕受之命愈久而益固也德指修和見冒說承字作當字看夫武王之顧命如此召公縱忽於周公之言獨不念武王之言乎留之之意益切至矣　杜靜臺曰敷乃二句不甚

重重顧命之辭上明勖二字串言當精白其心以勉力輔君也偶王二句喻明勖之意且虛說惟文二句乃正言明勖之實也注中耕之有偶在偶字上生出車之有馭在乘字上生出喻意雖平而實串言偶王在亶由是以乘茲大命也觀注中幷力一心又從相信上生來可見曰相曰幷曰一皆指召公與成王言非指周公也然主意重在召公一邊此在亶要把不以勢位盛滿而存退避形迹意發揮乘大命要把不可辭難委責而退託不任意發揮文王見冒開之德乃昔之所以受有殷命于天者而天命無常我眘者

未必不我威是有大可憂者也惟念文王舊日之德輔導其君由是以大承無疆之憂使天眷之不轉爲天威斯明勖之道盡矣　按此節舉顧命留之見召公受王付託之重不可去也　陸實府曰注耕御渾見本文無譬意只可影說　彼此相當無愧謂之承有文王之德則能當此無疆之恤承休易承恤難從文德上見出德稍不及文王便是大命不能承虛惟字

另一說

彙解前人指武王敷開布也悉字承敷字說謂罄盡其心也　傳中因發偶乘二字之義所以偶王二句

並言還當一氣串下不可對講言輔王在於誠信由是以乘茲大命也若是者果何所用其力哉亦惟延文王之德以大承我無疆之恤耳如此則大命信乎其可乘而明勖之道盡矣

拂鏡塵惟文王德正所以偶王乘命惟字當虛看謂以先德而乘國恤若依傳訓思字

按蔡傳略悉字而以命汝連下講若依經文悉字自是連上敷乃心悉命汝爲句也作是倒字謂命汝爲民極偶乘只照正意講似不必添出耕御來　惟文王德惟字只作思字較明或於惟字下加念字亦可

丕承無疆之恤是能勝意可轉恤爲休也

講此述武王託孤之命以感動召公也公曰君之求去豈忘武王之命汝乎前人敷布其心乃盡吐露以命汝使汝位三公而爲民極曰汝當精白一心以勉力輔導比偶於王在推誠相信以共乘此大命而不墜可也然果何以哉天命者文王以德受之至今日而有無疆之恤焉當思文王修和見冒之德輔君以嗣之用大承無疆之恤無致自今而墜命則民極之責盡矣武王之命如此君今其忍去邪

公曰句**君**句**告汝朕允**句**保奭**讀**其汝克敬**句**以予**讀**監**

于殷喪大否句**肆念我天威**句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孔傳告汝以我之誠信呼其官而名之敕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 孔傳肆念我天威句屬下節

西山眞氏曰周公言天威曰肆念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念天威矣豈必求之外乎

新安陳氏曰我天威如召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己視之也

會編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辭蓋即在己之誠以感動之使之知所念而不敢求去也朕允句虛其汝以下正朕允所在其汝至天威作一氣讀以我所言如先言天命之無常繼言商周之得臣與受命之當保顧命之當念皆是蓋周公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平格之臣如有殷之嗣天滅威而已故總謂之監于殷即永念天威之意也天威云者召公去則後人

迷惑民心尤違喪亡之禍又將移於周至爲可畏也敬字念字相照應大意言殷喪大否固由於國之無人而我之所言固以殷爲鑒矣其汝敬以我之所言監視殷之喪亂知滅亡之禍起於無人而上天之威深爲可畏於以念我周之天威惟恐蹈殷之覆轍可也能念天威則自不容於求去矣此正周公憂國忠誠所發故曰朕允 按此節又舉天威之可懼者留之也 來路然曰殷喪大否即天威之在殷也天威在殷由無平格之臣也使不監於殷而去之則天威昔在殷而今將在周矣不可念此而留乎

副墨殷當墜命之後則大否乃天威之已彰者我當
永休之時則天威乃不祥之未可知者此所以當念
也　允心之懇切處殷喪大亂周召躬歷之言且不
忍况見乎是時孺子初政老成彫謝深慮一旦蹉跌
復蹈前轍此實周公肝膈之隱而難於切切言之者
至是告勉將終故與決之一言曰朕允重呼保奭提
醒之意敬爲監念之本以予字要玩此欲召公監殷
之喪亂而念我天威者即己因殷之降喪而不敢不
永念天威之意以謂以此意也聖人看得天休滋至
正天威所在故篇內凡言天威必曰念蓋談天威於

此時原無其形而有其理無其理而有其防故須念
要念殷何故遂至大否我之天威緣何就至殷之大
否則其念中大有幹旋矣有言外意後四節皆念字
中作用若說出否由無輔便淺
詳注此節更端爲悚戒之辭允即一點忠誠之心見
此點忠心惟君可與言惟君能諒我故緊承予不允
云云　大否以天運言
按蔡傳汝能敬當讀斷以我所言屬下若作克敬以
予於經文不甚合　監殷念我是一意監殷之已往
而念我於將來也以殷字我字作眼便明　肆訓大

不訓故
講此即在己之誠以感動之也公曰君告汝以我心
之誠汝其聽之予以殷喪之故而懼天威於今日既
爲汝歷歷言之矣保奭其汝克敬無忽以予所言之
意監視於殷之喪亡大亂因大念我周天命之可畏
使無至於如殷可耳

予不允讀**惟若茲誥**句**予惟曰**讀**襄**頓**我二人**句**汝有合哉**句**言曰**讀**在時二人**句**天休滋至**句**惟時二人**頓**弗戡**句**其汝克敬德**句**明我俊民**句**在讓後人于丕時**句

戡勝也戡堪古通用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君此告語

乎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
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
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
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惴
惴而欲去爲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
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按傳疏以二人爲文武以在讓連明我俊民其解大
異不錄
會編此言天眷之當答蓋以天命留之也茲誥況說
通上所言皆是予惟以下四句是推所以致誥之意

而明其言之可信也襄我二人襄字重看即前固命
與承予于休意謂王業之與文王以五臣武王以四
臣而今日王業之成則惟我與汝而已見得任大責
重所當共濟之意汝有合哉是諒其必然之辭言汝
同有許國之心者閤我之言而有合必將曰在時二
人而不容諉也與篇首君已曰時我以下相應天休
二句是用公之言天休滋至對受命有祿深一步看
惟時二人不戡言同心竭力猶恐不足以負荷之決
言召公必不可去也其汝上要補召公欲去只爲懼
盈滿之意修德用賢平看惟德可以動天也能益自

敬德而使平格可致乎天壽則盡其職於己而天休
可答矣惟賢可以事天也能明揚俊民而使賢才無
異於商實則分其職於人而天休可答矣至是則王
業以成天眷以固而國家臻於全盛者在是於此而
推遜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復汝禁今則天休未答
而王業未成也豈汝辭位之時乎其意重在今日不
可去上不是示以可去之時也又與在我後嗣數句
略相應　杜靜臺曰予不允句從上告汝朕允句來
謂我既告汝以朕言之可信者若此則凡若此誥語
一皆可信者矣予豈以不足取信於人而若茲誥語

予予之意惟曰云云耳兩曰字皆在心上說　二人
中要見文武之臣既往而在廷之臣又難其人意且
二字對五字四字看　克敬德以己事君也明俊民
以人事君也皆有輔君嗣德以凝天之意二句雖是
盡大臣之職業要之答天休持盈滿之道皆盡於此
後人即指俊民丕時謂天有固命而王業大成之時
　按此下三節申言天命民心以留之也　董思白
曰襄我二句只點起須重講汝有合哉二句曰二人
弗戡甚有味言二人且弗戡一人又何戡邪其汝克
敬德分明要他留在位盡職業至於說明我俊民尙

且以一己之事君或不足而又求賢以相助是豈宜
自家求去邪有此等寓意在內
彙解首句承上反言以深見其誥之可信於人意茲
誥泛說通上所言皆是予惟至在時二人推所以致
誥之意而明其言之可信也　允字傳及小注都訓
作信緣傳是信於人小注是自己信實時說卻將二
意混而爲一了　予惟曰至在時二人且重不可無
二人意時說即以五臣四臣形容下文弗戡便難通
　宙合不允即朕允之允人不信我又下一層
按傳中不信於人只是自己不信非謂人不見信也

誥字或指通篇或謂卽此處承上起下說　汝有合
哉語氣甚活是想像如此　時字不同上二時字訓
是此是時世之時　在字綰至丕時謂在此時可讓
後人爲之而已求去耳

講此又以天命留之也予豈誠信不足惟若是之反
覆告語乎予心惟曰襄成王業者惟我二人猶文之
五武之四也汝意其有合哉言曰在是二人則汝與
我之身固天命去留所繫之身也當今氣運方隆天
眷之休已至而益至惟是二人尚不足以堪當之況
一人去乎汝若以盈滿爲懼但當克敬德於己以爲
凝休之本又且章明我之俊民以爲承休之輔使天
眷我周者有隆勿替卽欲去位在乎讓後人於盛大
之時可耳豈今日事哉

嗚呼句**篤棐時二人**句**我**頓**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句文王功遍**丕冒**句**海隅出日**讀**罔不率俾**句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
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其成文王功業於不怠大覆
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
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
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

說而從者也

按傳疏以二人爲文武下又單言文王語意自相背
不錄

蘇氏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
今日之休未可以爲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率
服乃已耳

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
罔不率俾也此二章以文武留召公也

新安陳氏曰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下文予
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信之心也我
豈不信而惟若此誥語乎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
誥乎未謂今日之休不可恃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
天之所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可以
成言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咸成之惟不倦可以成
終召公殆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
未以文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

陳氏雅言曰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鳳凰
之歌有既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
未誠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愼氏未來謂之我咸成
文王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吳氏曰言可謂深

達周公之心而善達人情之論者矣

會編此言前功之當修蓋以民心留之也今日休以上是敍其已然之功我咸成以下是勉其未至之績

輔君指輔成王說今日休指民罔尤違說是我二人乃已然之辭言篤於輔君者惟我二人君則保受明德以誠和小民我則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同心協力交修其濟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民心大順萬邦咸休有卷阿鳳凰之歌有鳧鷖旣醉之雅也文王功指修和見冒而言不怠就周召說欲黽勉不怠以成之也卽永念猷裕之意丕冒二句正成文王功之實

蓋今日之天下卽文王之天下一民之有未化卽文王功之有未成也我其其成文王功于不怠焉廣其修和之澤以徧覆斯民溥其見冒之仁以甄陶一世使德化無遠弗屆民心無思不服雖海隅日出之地皆將率從而無一人之尤違則不止於今日之休而能成乎文王之功矣今未能至是不可以言去也海隅出日是舉遠以包近丕冒二字自爲一句看通節只在民上說

按鎬渠至今日休是卽上文時我二人及天休滋至之意時講分上節天命此節民心故以今日休屬民

心一邊說姑存之

集解兩我字不同上指周室說下指周公召公說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成曰不怠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成曰咸成

拂鏡塵篤棐二人與襄我二人相對棐字著治民邊與襄字不同　率俾從冒字來罔不從丕字來

集解休是民罔尤違不可涉天命上　文曰見冒武曰惟冒公自期曰丕冒治化有一處之不被聖人之心歉然不能已也

宙合休者治民之休與天休一時俱有者卽民罔尤違是文王不曰德而曰功功乃德之可見者也

講此以民心留之也嗚呼今日篤於輔君同心協力者惟是我二人故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休美民心大順罔尤違也可遂自足哉我與汝當夙夜黽勉其成文王之功業是成之于不怠也以大覆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相率而服從然後爾我之責無愧也

公曰句君句予不惠頓若茲多誥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句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邪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

辨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誥之際亦可悲矣

按傳疏閔作䵴勉之䵴與蔡傳異

夏氏曰天命難諶民心難保大臣去留繫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今召公欲去實周公之憂也

陳氏大猷曰召公去則天命將替民生失所此周公所閔也

會編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多誥只指上兩節曰多者謂前言已備而復有天命之說對若茲誥而言故謂之多誥也予惟句正推所以多誥之意以見其言之順理處憂天命申天休滋至說憂民申丕冒節蓋大臣爲天命所繫有乘天命之責一去則王業不成而天休之滋至者將去我矣大臣爲民心所關有作民極之責一去則前功不終而民心之罔違者將離我矣憂之之深故誥之之切如此我豈不順於理者哉篇首以天民說起此以天民結之意相首尾

杜靜臺曰惟其憂天命之不終此所以諄諄告汝以其答天休也惟其憂斯民之無賴此所以懇懇誥爾以咸服民心也畏天悲人皆理之所當然而周公言之皆是順理之言未要足轉此意天民雖平看不妨

陸實府曰天民連說要看越字蓋民心即天意故下只說民

集解要見無老成以維繫天民不惟丕時不可致而滋至之休亦不可保不惟率俾不可致而今日之休亦不能終是何等可憂閔也曰允曰惠丁寧上之所言以見其告語之非得已

講此申上二節意也公又曰君我之告君以答天休服民心夫豈不順於理而若此誥告之多邪蓋大臣一身天命民心攸繫予惟用憂於天眷難終及斯民無所倚賴所以不得不多誥耳然則我豈誠不惠者君盍不聽之哉

公曰句**嗚呼**句**君**句**惟乃知民德**句**亦罔不能厥初**句**惟其終**句**祗若茲**句**往**頓**敬用治**句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孔傳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張氏曰召公初輔成王有始矣而求去不能終也

會編此因召公之留而飭遣之欲其治民以凝命於無窮也民德指嚮順一邊初終皆指民德說民心至愚而神而聯屬人心以使之嚮順非老成諳練者不能知故曰惟乃知亦罔不能能字當善字看言民罔尤違固無不善其始矣然撫后虐讐民心無常尤當思其終使嚮順於後者無異於今日可也茲字正指

上二句言祗若者聽順而無拂逆之謂敬用治者用此誥以治民也言汝莅太保之官居民極之地必高聽以順吾言念其始復思其終顧畏勤恤務使民罔尤違常如今日則信能行其所知而天命有終矣二句一直說上以天民並言此獨言民者以天命本於民心也猶首言弗永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之意曰知民德則迪知天威可知思民之終則思天命之終可知二者相須大臣爲國家計大要不出此　民德與民情不同撫后虐仇民之情也從厥攸好民之德也與小民之德草德字相似就好一邊說

彙解能字是柔遠能邇之能指治民者說時說訓作善字未妥惟其終之惟傳訓作思固不悖理然把經文上面口氣說緩了愚見這惟字當是獨字之義

按能非謂能知謂能得民心之順也作善字看覺虛惟字作思字看是　或謂亦罔不能二句論理之在民者若作在民看則能字作善字看是也而惟字不當作思字看矣須當分辨

講此篇末專歸治民使知所重也公曰嗚呼君上天之命本於民心未有不知之而能治之者惟君老成諳練周知民心向順之故自今日言之民罔尤違固

無不向順於其初矣但民心向背無常又當平思其終而維持之使後之向順無異於今可也我之誥汝若茲汝其敬順此誥往莅太保之職敬用以治其民使永無尤違而天命亦與之俱安所知庶其不虛乎

董氏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民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同功一體之人均有忠君愛國之心者也安得不油然而感幡然而留哉

新安陳氏曰盤誥聱牙君奭尤甚多不可解惟留召公之意可想耳姑悉衆說之略通者而缺其不可通者可也

書經詳說卷六十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一

牟陽冉覲祖輯撰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辭也今文無古文有　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之前

孔傳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

孔疏編書以世先後為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

昭二十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為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會編此篇首節提起說以次節為王率德二句敘其得封之由敬哉句嚴以就封之道爾尚以下承率德改行言皇天以下承敬哉言天民治亂之戒謹始思終之圖五職之盡一中之循舉含於敬哉一語之內

近指首節是書本序下命仲敬哉二字作一篇綱領

爾尚蓋前人節述往行之美以勉之皇天無親二節廣善惡之旨而戒以慎初懋績節言盡職之道率中節言盡職之本相承看皆所以慎初也乃敬之實得力處末節因飭遣而致丁寧意通章只法祖盡之前日率德猶向文王身上求後日率自中全向自家心上求蓋中者自心與文心合一之源頭也此正進之以慎初惟終之極致處惟終乃所以慎初

惟周公頓**位冢宰**句**正百工**句**羣叔流言**句**乃致辟管叔于商**句**囚蔡叔于郭鄰**讀**以車七乘**句**降霍叔于庶人**讀**三年不齒**句**蔡仲克庸祗德**句**周公以爲卿士**句**叔卒**句**乃命諸王**讀**邦之蔡**句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王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

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於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卽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幸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孔傳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

管蔡國名罪輕故退爲庶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
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
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侯二卿治事叔
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
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孔疏惟周公於武王崩後其位爲冢宰之卿正百官
之治攝王政治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
誘毀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
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
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
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侯
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
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
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囚拘也王拘繫當刑殺者拘
繫之是爲制其出入不得輒行郭鄰中國之外地名
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
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
云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
管在滎陽京縣東北　霍叔不監殷民周公惟伐管
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邑聞管蔡之語流

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
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
已封之矣後黜爲庶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
錄蓋復其舊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
子孫得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
家惟云封霍不聞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
之　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都鄙邊邑也以封王之
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
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
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
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
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按魯世家云
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
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　仲之所
封淮汝之閒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
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
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
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
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
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朱子曰是但他豈得已爲此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疏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怕武庚叛故遣管蔡霍去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紂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卻欲簒爲天子汝是兄今卻只恁地管叔被他炒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李堯卿問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鄰降於庶人想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是時也是被他害得猛義剛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於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只是獃子周公使三叔監殷他卻與武庚叛此是一段大疏脫事若當時不便平恁得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爲周公弟也卻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卻去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　史記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次蔡叔度次霍叔處

張氏震曰象得罪於舜安得不貸之以恩管叔得罪於周安得不斷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而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並行而不悖也

林氏曰蔡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賢而封之不以父而棄

葉氏曰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命仲一也

魏氏曰左傳定公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己字極好玩味可見周公大聖人蔡叔有罪而囚之有子仲祗德則以爲己卿士眞與天地同其大也

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蒯聵在而輒立衞所以亂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會編此史臣將述周公命仲之辭而先敘其始如此一蓋克庸祗德句正見其所以得封之由也三叔罰有重輕因罪有大小觀致辟字囚字降字可見德卽忠孝之德克庸是始終有常之意下文率德改行克愼厥猷是也卿士是周公之卿士命之王者以成王之命命之也蓋周公食邑王圻故得自命卿士若分茅

胙土之事則周公不敢自專而必命之天子矣爲卿士者擢用之也邦之蔡者分封之也三年不齒以上是天命當刑者周公不以私恩而免見義之盡蔡仲以下是天命當封者周公不以世類而廢見仁之至

董思白曰看周公加罪於三叔亦是以大義滅親故不得不如此使有能蓋愆之子出焉其心素所願者故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云云以爲卿士猶未遂周公之心特以叔未卒耳叔卒乃封公之心始遂也

衆解正長也曰位冢宰長百官則固奉至公以治天下有不得私其親者矣　羣叔流言事在金縢言流言而不言其與武庚叛者本其罪之所起以該之也辟大辟也　祗德二字重在祗字上若訓德爲忠孝之德則是祗敬其忠孝之德把庸字看得無力了位冢宰正百工自是居攝之體可見三叔流言之罪衆解於此看出不私其親非正意

拂鏡塵惟周公至三年不齒原其始事不甚重重封蔡仲上云流言不云以殷叛者諱內難也　庸者用也克庸見能奮意今依傳作常訓以下克勤無怠照見

講此記蔡仲得封之由也當武王崩時成王尚幼惟

周公居冢宰之位統正百官其時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監紂子武庚於商舊都以王少國疑遂造爲無根之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蓋實欲動搖王室也及罪人既得周公奉行天討乃以管叔爲首惡誅之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之地只以車七乘隨之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之中不齒之諸侯之列一辟一囚一降因其罪以輕重之而已其後蔡叔之子仲者能常常敬德始終不渝周公以其克蓋父愆遂擢爲己食邑之卿士及蔡叔既卒乃請命於王而邦之蔡以續蔡叔之後焉其亟於分封有如此

王若曰句**小子胡**句**惟爾率德改行**句**克愼厥猷**句**肆予命爾**頓**侯于東土**句**往卽乃封**句**敬哉**句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孔傳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愼其道歎其賢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爲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

孔疏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卽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會編此以下皆周公承王命仲之辭此節是敘其得封之由而飭勉之也德行猷三字俱以忠孝貫率改二字有工夫克愼緊承上句說無工夫蓋止忠止孝文王之德也不忠不孝蔡叔之行也汝惟率德而改行則是能愼其爲子爲臣之道矣總是上文克庸祗德一句意敬哉轉上二句講欲其常存率德改行之心而無失也此節爲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此節看蔡仲率德改行爲忠孝此忠孝二字甚確至於文王之德不一而足亦以忠孝爲說殊無謂

拂鏡塵德行猷三字俱暗指忠孝但此節尚虛未可露出文王及忠孝字面率德卽是改行

講此敘其所以得封而飭勉之也王若曰小子胡文王爲造周之始祖德行實子孫之儀型惟爾率循其德而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所當行之道故我命汝爲侯於東土使不失封國之舊今往就所封之國其敬之哉毋失率德改行之初心可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讀**惟忠惟孝**句**爾乃邁迹自身**句**克勤**

無怠句**以垂憲乃後**句**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句乃祖文王連**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句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孔傳汝當庶幾修德尚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爲惟忠惟孝孔傳講邁迹自身大異故不全錄

呂氏曰子之新善著則父之舊愆庶乎可掩蔡叔之惡旣無以貽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無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後不可以不謹其源也

張氏曰邁迹自身謂生於辠叔之闈而能脫身自立爲善

陳氏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於越人疏之於其兄戚之也父子兄弟之閒猶有諱而不敢盡言是愈疏矣成王於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鯀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得不列於酷吏蔡仲在人其謂叔曰

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
西山眞氏曰按書蔡仲之命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
惟孝人子不幸如大禹之承鯀蔡仲之承蔡叔又當
思所以蓋之故治水成功而鯀配夏郊率德改行而
蔡叔世祀豈非孝之大乎後世如沈充叛臣也其子
勁以死節著李義甫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
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
新安陳氏曰子能改父之惡而爲善則孝矣爲子而
孝斯爲臣而忠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惟忠
本於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卽所謂邁迹自

身此一語不必分也
會編此申上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而言蓋敘其已然
之善以明得封之由也首二句一連說愆卽指不忠
不孝而言爾乃以下皆蓋愆忠孝之事而末二句又
申上四句之意也邁迹自身指忠孝說以其超越乎
往行曰邁迹由吾身而創爲之曰自身總是無所因
襲而然之意邁迹內自有作則將來意不可以邁迹
作垂字看克勤二句雖分貼亦須串說觀本文以字
可見以忠孝日儆而勤厲不息正見自己奮發處而
盡此道以爲後法使後之爲臣爲子者皆於我乎取

則正是超越舊迹處所謂邁迹自身之實也與創業
垂統意一般率祖二句用可謂二字引下言能如是
則可謂率循文祖忠孝之常訓而非若爾父之違王
命而不忠不孝者矣豈不足以蓋前人之愆哉　杜
靜臺曰邁迹自身串言仲脫然超邁其迹不繫於世
類者非有所因襲而然也乃自己身始也以垂憲爲
邁迹者蓋蔡叔不忠不孝不可以爲子孫法仲能以
忠孝邁迹是足以垂法乎子孫矣不可謂垂憲卽是
邁迹以克勤無怠爲自身者蓋他勉勉循循力於忠
孝是皆自家要做非有父兄臨之師保勉之者也克

勤二句串看總見得邁迹自身不必兩平分配率乃
二句著上說無工夫所謂率德改行也無若猶言不
若未足蓋前愆意全節稱他見得今日命封之故
董思白曰直到惟忠惟孝處纔見得率德改行克愼
厥猷之實然以蔡仲之忠孝而在前人則爲蓋愆在
後人則爲垂憲此是極贊蔡仲處不可不發
負解從蓋愆說起正重改行上而率德之意亦在其
中　先人所行之事曰迹邁迹者超越乎往事也
集解常言孝則可以移忠爲蔡仲言忠則可以爲孝
此段緊承敬哉說自是責勉之辭細讀正文[illegible]

爾乃率乃無若等語自見邁迹下本一氣語而分相照應似覺無謂責勉另是一說

按惟忠惟孝二惟字原當平分然蔡仲是因忠以成孝故說忠在上　克勤二句可以不分

講此申上率德改行而言也所謂率德改行者何如誠以爾父之罪在於不忠不孝爾庶幾能掩前人之愆惟在於忠惟在於孝而已然爾之忠孝非循人而已爾乃超脫前人舊迹皆自其一身剏爲之與有所因襲而然者不同能勤於忠孝不敢懈怠以垂法於後使後之臣子皆於爾取則焉如是誠可謂能率乃祖文王之常訓不若爾考之違王命者矣豈不足以蓋前人之愆也哉此爾率德改行之實而今日之封所自來也

皇天無親讀惟德是輔句民心無常讀惟惠之懷句爲善不同讀同歸于治句爲惡不同讀同歸于亂句爾其戒哉句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書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孔傳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佑之民之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言人爲善爲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亂所歸不殊宜愼其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

會編此以下俱承敬哉而言此節欲其察治亂之機正敬哉之事也蔡仲雖云侯國而亦有天民之責故以是告之首四句只言感應之理如是下四句則言其事德就修己上言惠就及人上言善兼德惠而言惡兼不德不惠而言治者天親民懷之謂亂則不親不懷是也不同者德與不德其存諸己者非一端惠與不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也善不同而同歸於天親民懷之治正見無不可行之善惡不同而同歸於天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可爲之惡戒哉者力於爲善決於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能戒則有善而無惡有治而無亂矣　馬鍾陽曰此下四節皆是就封當盡之道仲雖侯國上爲天所眷命下爲民所仰賴故以事天治民事告之　王方麓曰克敬惟親敬字深惟德是輔德字淺懷于有仁仁字深惟惠之懷惠字淺蓋德惠是大概字面敬則與天爲一而君道止於仁此所以有淺深之辨也

彙解四節當相承戒哉工夫正在愼初上愼初又在

盡職上而盡職又當以率中爲本也　以上八句論
理爾其戒哉方著在蔡仲身上戒雖兩承善惡實重
在惡邊當云治亂之機如此出善則入惡舍治則爲
亂可不戒哉
講此欲其察治亂之機也汝就封何以敬之今夫皇
天禍福難測何常親之有惟有德足以克享天心而
後天始輔之民心離合可畏何常懷之有惟惠澤足
以固結民心而後民始懷之曰德曰惠皆善也爲善
不同同歸於天親民懷之治天下無不可爲之善也
反是而不德不惠皆惡也爲惡不同同歸於天棄民

離之亂天下無有可爲之惡也治亂之機如此今汝
爲一國之侯任事天治民之責其戒之哉勿以善小
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庶乎天常親而民常懷矣
愼厥初句**惟厥終**讀**終以不困**句**不惟厥終**讀**終以困窮**句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孔傳作事云爲必愼其初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呂氏曰建國之始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
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其終則終
必困窮雖悔然憂懼無益也語以謹始而卽援以慮

終竭兩端之教也
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
是在於惟厥終也此說甚順時講皆不從之者蓋以就封爲初不以前此爲初也謹初之道在於惟終無二意
張氏曰感激者多銳於初而怠於終
會編此欲其明謹始之道亦敬哉之事也愼初句虛
講下四句是推能謹之善與不謹之弊以見謹初之
道不外於思終也初是受封之初乃天命觀以去留
人心視以向背而創業垂統之計皆定於此故不可
不愼然愼初之要惟在思終思字內有圖爲意一時

之建立必思爲悠久無疆之謀今日之修爲必思爲
永世無窮之計此思終而能愼初者也故終以不困
不困者如保其社稷和其人民之謂不思其終則不
能謹其初矣故終以困窮四句平看俱串首句意以
天民貫無妨但不必用德惠等字耳　洪南池曰封
國之始是厥初也國祚垂之悠久是有終也愼初不
過是創業垂統立爲可繼之道也思終不卽是謹初
思其終則所以謹其初者自不容已矣
彙解愼厥初惟厥終兩句相足不可離析下不惟厥
終不言不愼厥初者省文也時說將首二字截斷非

惟字乃長慮卻顧之意全在心裏說舊說惟字中
有力行意不可從眞解與常說異然亦可玩
宙合愼厥初意已盡了下二句又以圖終惕之惟厥
終帶下讀勿以愼厥初作實講覺添一層思終不思
終卽愼初與否之關也困猶前定不困之困窮則困
之極矣
拂鏡塵不惟二句反言以決當思終意勿作兩平對
看
講此示以謹始之道也汝今侯于東土正立國之初
天命視以去留人心視以向背則當於初而謹之使

施爲於開創之始者無一之不善可也然果何所用
其力哉初者終之基終者初之積當思其終一時之
建立必豫爲可大可久之規吾見善始卽可以善終
基業垂之無窮終以不困矣苟不思其終今日之圖
爲不過爲目前苟且之計吾見謀之不臧傳之亦不
遠終必困窮矣然則欲謹初者如之何其可不思終
乎

懋乃攸績句 **睦乃四鄰**句 **以蕃王室**句 **以和兄弟**句 **康濟小民**句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屛王室和協同姓康
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孔傳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屛王室以
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汝爲政當安小民之居孔傳
以康濟小民句屬下節
陳氏雅言曰此成王命蔡仲爲諸侯傳云五者諸侯
職之所當盡也所謂畫一以告之亦以見侯職之所
當盡者不一而足也
會編此欲其盡侯職亦敬哉之事也五句平說以字
不必滯懋乃攸績是勤以勵己睦乃四鄰是和以交
鄰蕃王室是忠以事君和兄弟是恩以睦族康濟小

民是仁以撫下總是侯職之當然也績汎指功業上
說康濟就安養說　五者雖忠之事而孝實在此蔡
叔違王命是不能懋績也以武庚叛是不能睦鄰也
欲傾社稷是不能蕃王室也與管霍流言是不能和
兄弟也搆禍以危天下是不能濟小民也仲能盡此
庶忠孝兩無歉矣　焦漪園曰懋績中有舉賢能明
政刑之事睦鄰中有事大恤小之事蕃王室中有衛
內捍外之事和兄弟中有恩以相愛義以相接之事
康濟中有教以安民性養以安民生之事
集解兄弟是四鄰中之親者

蔡解五句傳作五件平看細玩文意不如此首句處
下外而四鄰內而兄弟上而王室下而小民正是立
功處又或謂睦鄰句緊帶懋績句以蕃以和平對康
濟句另收轉懋績上亦是變法究之以五平爲
正
講此言侯職之所當盡也彼侯則有所立之功業必
勉力修爲以建久大之勳可爲侯國相比之友邦必
講信修好以篤友邦之誼可爲尊而有王室必從而
蕃屏之內以宣化外以禦侮可也親而有兄弟必從
而和洽之恩以相愛禮以相接可也至於所統之小
民又必深其教養之澤而使之各有安全之休焉斯

則隨其職之所在而曲盡其道也爾其勉之

率自中句**無作聰明亂舊章**句**詳乃視聽**句**罔以側言改厥度**句**則予一人汝嘉**句

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
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
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
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
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
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
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

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
孔傳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爲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
舊典文章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
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陳氏經曰舊章法度皆中之所寓度即舊章也舊章
則已然之法度則當然之制無非中也周公慮仲懲
創乃父之愆用意過當反以生事爲奇故有此戒
陳氏雅言曰中者人心所同有之理成王之命蔡仲
特欲率之而已舊章法度皆中之理所寓能遵夫舊
章守夫法度則不替於已然之法不廢其當然之制

無非中也苟不循聰明之自然則矜肆之心生未免
有非古之愆此非能率中者也不審視聽之閒則一
偏之言易入未免有敗常之愆亦非能率中者也故
必循其聰明之自然而不至於妄作則有所守而內
無所恃誰肯非古是今而亂先王之典章乎審於視
聽之際而不至於或徇則公心益持而私意不奪孰
肯從欲背理而更其常行之法度乎內外不變則中
道合而侯職盡成王之於蔡仲勉之者未幾而戒之
者隨至也
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

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見事風
生宜若可喜然忽略疏快動皆愆尤讒說姦言每乘
其忽遽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
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
度未至於樂循理者則常若爲其縶維側言乃解其
縶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仲以英妙之
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
陳氏大猷曰舊章常度則中道所存內不變於己之
私智外不變於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
會編此欲其守中道亦敬哉之事也蔡仲之善全在
能盡前愆遹迹自身上恐其矯枉過正事務紛更而
違乎理故以率自中告之中者吾心無過不及之理
所以立聰明之矩協視聽之則者率者率以周旋而
無所違越之謂此句虛下三句正率中之實也先王
之舊章是聰明所遵自有成法乃中之已然者無作
聰明則內不變於己之私智而先王之成法不亂所
以率乎已然之中也吾身之法度是視聽所接自有
定理乃中之本然者詳於視聽則外不變於人之私
言而吾身之法度不改所以率乎本然之中也工夫
全在無作字詳字上汝嘉承上二邊說嘉其能盡中

道也有不汝瑕殄意　杜靜臺曰此告以執中之道
雖照上三節平看實爲上三節之本蓋中道不出爲
善謹初盡職之外也
甾合率德必以率中改行不可改度與前相應
彙解作聰明者心有私主也視聽不詳者心無主也
　聰明出於己視聽接於人以相對而言人有爲小
慧所使而亂舊章者有視聽不詳爲人言所誤而改
厥度者　率自中詳乃視聽都是正言無作句罔以
句都是反言上下文法皆云當如此不當如彼乃對
待體也然論理則中字可以該舊章厥度故傳但說
理而不拘經文諸家從之亦無不可
拂鏡塵詳字不但臨視聽時致其詳審直是以中道
默設於心自立主宰於視聽之先乃見得力推前一層
按自中是自己之自蔡傳云心之理心字正貼自字
時講多作自然說少差　率字虛無亂舊章是率之
見於處事者罔改厥度是率之見於持身者如此看
頗覺分曉　此數語極精微不可忽
講此欲其守中道尤敬之要也汝心自有之理無過
不及所謂中也汝其率循此理而無違焉先王之舊
章乃已然之中也必監于成憲無作一己之聰明而

亂舊章則中不以徇己而差吾身之律度乃本然之中也必詳審乃視聽無信邪僻之言而改常度則中不以徇人而謬如是則中道悉合而侯職盡修予一人所望於汝者其能副之矣有不於汝致其嘉美乎

王曰句嗚呼句小子胡句汝往哉句無荒棄朕命句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孔傳歎而勑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修身奉行

會編汝往哉者飭遣之辭無荒棄者儆戒之辭朕命指上四節如修德施惠謹始慮終盡當然之職率自

有之中皆是欲其率德愼猷之心不替於初而克勤垂憲之美益昌於後以保有東土之封也

拂鏡塵無荒棄卽上敬字

講此篇終勉以聽命也又歎而飭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就東土之封必隨事而各致其力毋怠荒廢棄我之所命可也

董氏鼎曰此篇大體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爲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蓋

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于亂嗚呼仁哉

書經詳說卷六十一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二

牟陽冉覲祖輯撰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靡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孔傳衆方天下諸侯

孔疏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

朱子曰大誥梓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諸誥等篇當時士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

林氏曰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士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故作此篇

呂氏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合其禍至此是固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穉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多士多方辭旨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也故視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爲詳

會編此篇以洪惟節爲主自惟帝降格于夏至尹爾多方十六節是第一段反覆明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也自今我曷敢至速辜四節是第二段言殷民當遷善也自告爾有多方士至末八節是第三段言殷民

之遜善其責在於殷士也前兩段與首節大降爾命
相應後一段與首節殷侯尹民相應

副墨首節史記事以著作誥之由周公曰王若曰至
尹爾多方示宥罪之恩而極言天命不可圖今予曷
敢至爾自速辜申宥罪之意而以天命勸戒之是通
告士民王曰嗚呼猷至祗告爾命以克臬專期殷士
而深致戒董之意以化民在臣也又曰節嚴更始之
約復通指士民言

惟五月丁亥句**王**頓**來自奄**讀**至于宗周**句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

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
東遷之後定都於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衞孔悝之鼎銘
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
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孔傳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
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注十二月戊辰
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
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
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
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王歸自奄書
曰王來自奄乃奄之第三番叛王墮其地遷其君又
因以誥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
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
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
月云

會編此史臣敘多方之所由作也成王祀洛之明年
周公既告多士矣又明年商奄之遷徙未盡者復與
徐戎叛成王滅之以歸遂作多方以誥天下則是書
作於多士明年之五月也即政是歸周發政時不指

在洛宗周斷主鎬京言來自奄者自征奄歸也　焦
澹園曰丁亥是滅奄至周之日非自奄起身之日

張解左傳注奄嬴姓國鄭氏云奄國在淮夷之北括
地志云今曲阜縣奄至鄉是也

講此史臣記多方之所由作也成王祀洛而歸即政
之明年商奄之遷徙未盡者復與徐戎叛成王征滅
之由是五月丁亥日自奄而歸至于鎬京諸侯皆來
朝會周公乃傳王命作多方以告天下焉

周公曰句**王若曰**句**猷**句**告爾四國多方**句**惟爾殷侯尹
民**句**我**頓**惟大降爾命**句**爾罔不知**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呂氏曰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閒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羣疑深絕亂根蓋本於

是兵寢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會編四國指管蔡霍殷多方泛指天下是總呼以告之殷侯尹民從四國中摘出而言是專呼以告之爾命指殷民所滅止於商奄而不及殷民是大降命也　杜靜臺曰監示以宥命之恩以啓其聽命之心耳　殷民與奄煽亂今奄既滅則殷民亦在所滅乃不忍誅戮大宥爾殷民之命則爾當知此恩而息其洶洶之心矣故注云又專提殷侯之尹民者告之　盧鉞卿曰惟猶及也殷侯指武庚言尹民者殷治民之舊臣猶云商多士也惟爾惟字著重與及字不同　殷侯若指定武庚則是時武庚已誅

只是告其尹民者蔡傳殷侯之正民者當是此意

彙解惟爾殷侯尹正管理的民重民字方與下文爾字協　爾罔不知不就眾人皆知說只言此意甚分明爾豈有不知

按時講殷侯所尹之民說亦有理但與蔡傳殷侯之尹民者相背蔡傳之意歸重尹民以尹民爲多士與後面殷多士相照也告尹民者說殷民亦無妨　或云來朝者是殷侯不知殷侯何所指

講此敘告多方之辭也周公曰王若曰告爾四國及爾多方之民惟爾殷侯之正民者可不聽我之誥乎

彼商奄叛亂爾殷民固其黨也黨惡者罪應死今我止滅商奄而不及殷民大降宥爾之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句**弗永寅念于祀**句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按孔傳此節即指夏桀與蔡傳異

會編此言商奄之所以亡以見天命之不可妄干也一篇中皆此意故曰多方綱領圖度正與敬念相反圖度是妄干之私意敬念則知保命之有道乃昭受之公也自厎滅亡意點在圖帝命下以圖度而亡其宗祀是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也上節是示之以恩而發其良心此節是惕之以禍而破其邪心也

杜靜臺曰要識此篇天命不可妄干意下文言桀以圖命而亡則紂之亡可知湯以受命而興則周之興可知矣皆本此節來　俞濛泉曰上句是干其所不可干下句是不能保其所當保

自記此篇首責殷人圖天之命遂發帝迪之說而下文於桀紂皆以圖天之命爲言夫帝之迪人無往不在能順帝迪則動與吉合天命豈待圖度哉奈何桀紂不出此而不克勸於帝迪乃猶感言不肯出於民百爲不克開於民民欲與之偕亡故天命不畀於圖之之桀紂而畀於不圖之湯武圖之有益無益足以見矣爾四國不監此而圖天命於旣去之日則豈非探天之威也哉

講此言商奄之亡以見天命不可妄干也商奄先後爲亂大惟以私意圖謀天命不能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故自厎於滅亡耳然則天命其可私干耶

惟帝降格于夏句**有夏誕厥逸**句**不肯感言于民**句**乃大淫昏**句**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句**乃爾攸聞**句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尙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

此章上疑有闕文

孔傳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逸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言桀之惡乃汝所聞

孔疏天不言故下災異以譴告人主冀自修政也

王氏曰惟帝降格于夏與多士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意

會編此下四節言夏之所以失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妄干也惟帝降格句作一頭正欲其恐懼修省以盡承天治民之道耳下以天命分看有夏誕二句

是言其虐民蓋人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桀且不肯出憂民之言況行之爲實政乎乃大淫昏二句是言其慢天蓋人或有能暫而不能久者桀且不能終日勉於天理況能久而不違乎乃爾攸聞總承說欲其鑒夏之亡而知紂之亡也　來路然曰自此至尹爾多方十六節是第一段反覆明示以天命之不可妄干也此欲其因桀知紂故舉夏事告之逸豫就暴征横斂嚴刑峻罰說憂民則反是矣　姚承庵曰重看誕字大字不肯不克字慼言出於心也不肯慼言于民總由其心不在斯民耳帝之迪三字極宜體味上帝分明啓我一條好路乃終日淫昏不能自趨於是

彙解不克勸于帝之迪正與降格相應有夏二句乃從民說到天上天民不可平　如此則帝之迪就指降格說甚妥優於前說遠矣另一說

按格字不訓災異謂降至災異以示警合多士看方明帝之迪以天理言與降格不同時講多牽紐未確講此以夏桀爲徵也惟帝降格災異以譴告於夏有夏之君猶誕肆其放逸不肯有憂慼之言以及於民不特此也乃大淫昏不能終日少勉於上帝啓迪之意天理滅矣此乃爾之所聞者

厥圖帝之命句**不克開于民之麗**句**乃大降罰**讀**崇亂有夏**句**因甲于內亂**句**不克靈承于旅**句**罔丕惟進之恭**讀**洪舒于民**句**亦惟有夏之民**讀**叨懫日欽**句**劓割夏邑**句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絶之猶乃大降威虐於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於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

按傳疏解大異麗訓施甲作夾舒訓惰文義不貫故不錄

呂氏曰原其所因蓋始於內亂妺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

會編此承上節而極言桀之惡也厥圖命句承慢天說不克開二句承虐民說言桀非特不能順天而已又且以矯誣之辭圖上天之命其淫昏之極何如也非特不能憂民而已抑且暴斂以遏絶斯民嚴刑以增亂其國其誕逸之甚何如也總作一頭下分兩項看言桀之惡如此固因惑於內嬖而致然亦由任用

小人以成其惡也不克開以征斂言降罰以刑罰言不克靈承貼不克開句蓋絕民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與之聚也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作一句看貼降罰崇亂說蓋縱肆威虐是不能恭敬以寬裕其民也下叨字亦貼不克開句看憒字亦貼降罰崇亂看　陸實府曰女謫盛讒夫昌民不堪命又何以承天也　盧鉉卿曰不克靈承于旅總提起下進謂所當進者善人是也舒猶化國日舒之舒不恭此之洪舒而欽彼以劓割郎以下義民恭多士意

彙解首句是慢天下皆說虐民也　愛民只是畏天裹面事桀惟圖帝命故不克云云天民不可平　桀謂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圖帝命也其所以敢於虐民者正從天命自恃上做來

集解時說首句與不克三句對分承慢天虐民來言非特如上文所云又加甚焉以見淫昏誕逸之極也虐民內又將不克開屬征斂降罰屬刑罰截然立柱下分兩項因甲四句憝內變亦惟三句任小人俱承征斂刑罰來遂以叨字對不克靈句憒字對罔丕三句瑣碎支離莫此爲甚要旨云圖帝之命是虐民之原甲于內亂又是圖天害民之原不克開只是不能

愛養斯民大降罰只是乃反虐其民不必以賦斂刑罰分配觀下百爲不克開注云郎上不克開于民之麗可見麗字不專指衣食也不克靈承至末正反相形說言不能如此善承乎民而惟如此戕害乎民也不克靈承三句與不克開文意同亦惟三句與乃大二句文意同按此較前說爲徑捷　又日記云罔丕惟進之恭韻書進善也謂不能大惟善人是敬惟叨憒者日欽耳下文云惟夏之恭多士按先儒多同此解幷存之

按會編此節極爲穿插然依其說亦自周密圖帝之命郎仲虺所云矯誣上天　惟進之恭蔡傳云不能丕進於恭是指自己說而時說多以進爲進賢之進亦說得去　集解進訓善又是一說　此節各講不同酌其文義稍順者用之罔丕惟進之恭句從時說以其於下文恭多士有據也　丕惟之惟諸講多作思字解然罔丕惟亦惟相形虛襯亦可

講此承上文極言之也夏王既不勉于帝之迪且欲圖帝之命欲以矯誣而邀天心誣天則必虐民橫征暴斂不能開於民之所麗以生者凡衣食之源一槩遏塞之乃又嚴刑以逞大降威罰以長亂於有夏究

其所因則始于內亂蠱其心敗其家故不能力行仁政以善承於眾庶又不能大惟所當進用之賢才而加恭敬使其洪施寬裕之澤於民亦惟有夏之臣貪叨憒憎者日加欽崇以劓割夏邑無已焉宜乎民不堪命而國亡也

天惟時（頓）**求民主**（句）**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讀 顯休命連）**刑殄有夏**（句）

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　呂氏曰日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

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二眾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孔傳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命湯刑絕有夏（孔傳以刑殄有夏連 惟天不畀純）

會編此承上而言桀之亡也不重典湯上惟時玩注則當泛說桀殘虐不可爲民主意補在此句下顯休命是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謀之私故曰顯也刑殄句重看　洪甫溈曰休命曰顯者此休命明白正大昭然至公非可以人謀圖度也

彙解惟是字乃字緊相呼應

擣鏡虗上言桀圖天此言天殄桀相爲首尾之辭

講此承上言桀之亡也天惟是爲民求主耳夏桀無道既不可爲民主則不能當天之命乃眷顧有殷大降顯然休美之命於成湯致刑罰以殄滅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句）**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讀）**不克永于多享**（句）**惟夏之恭多士**（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句）（保享連）**乃胥惟虐于民**（句）**至于百爲**（讀）**大不克開**（句）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於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憒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盍不惕然內愧乎

孔傳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桀之眾士乃相與惟暴虐于民（餘多不合不全錄）

葉氏曰天佑之則曰純佑命不畀之則曰不畀純

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爲予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志也　保享于民安民而以之享國長久也

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如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哀之也百爲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

會編此申上三節之意而言桀之所以亡也不畀純承上刑殄看言天既喪其身又亡其國不與之者大也此下正原其所以不與之者由桀不用君子而專用小人也蓋多方義民可以福民保國者桀不能用之而使永于多享固足以取滅亡矣況所敬之多士皆不義之民同惡相濟蠹國害民寧不速其亡耶永于多享是久於祿位之意明保享對胥虐句看一正一反之辭明保享者明以保安之明以奉承之卽蠱承于旅之意虐者嚴刑重斂所謂政暴也百爲大不克開卽力本者既不獲盡逐末者又不得通民事所在無一能達所謂民窮也此舉桀多士之喪夏以儆殷侯尹民之喪殷也　不克永于多享不能用賢以享有天下也不克明保享于民言不能明白正大以保安其民而享有之也胥虐于民政之暴也百爲不能達民之窮也不克開者苦於誅求之擾罹於法網之密不能盡力於常業不暇治其禮義也

拂鏡塵前三節從桀無道順說到天亡上來此節又從天亡桀逆推到無道上去反覆見天亡桀由桀虐民虐民在恭多士今殷侯尹民固卽夏恭多士不克保享乃胥惟虐得無亦有然乎不救其亡於昔而叛

於今何哉　二享字俱是享多方言享民而後能享命耳　明保作保民說不能保則亦不能享矣胥字兼君臣

按乃惟以爾二句當倒看謂不克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于多享也享謂義民享祿覺順因傳內以至於亡故有享國之說　夏之恭多士猶言夏所恭之多士保享二字謂保其民而享有此民也或云享國與上多享同亦是一說　會編明以保安明以奉承甚便但享訓奉承字義欠妥

講此承上言天之亡桀以其無道也惟天不與桀者

大既殄其身又失其天下天豈薄桀哉蓋多方義民
可以福國乃惟不能以爾多方之義民使之永于多
享其祿位惟夏所敬之多士率皆貪叨忿懥之人同
惡相濟大不能明白正大以保安而享有於民乃相
與嚴刑重斂以虐害其民使民無所措手足凡百所
爲無一能達政暴民窮如此所以自速其亡天安得
復畀之而不爲民求主乎

乃惟成湯讀**克以爾多方簡**句多方連爾**代夏作民主**句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按傳疏以爾多方簡作用賢說與蔡傳異

葉氏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

會編此下四節言湯之所以受天命無非示天命之
不可妄干也惟字克字重看見民非有心於湯惟湯
德爲能當之耳民擇湯而歸意須先提起以字要見
順民心意非與字之謂也此言湯應人心以君天下
也　姚承庵曰重看克以二字多方民無生路簡求
一人焉以歸之惟湯克能承之故以爾多方簡代夏
作民主耳然則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耳

拂鏡顱乃惟成湯四節言商之所以受命又及其繼
統之盛爲下言受張本克字卽下文克堪之克上

言天求此言湯不以天簡而以多方簡民之所簡卽
天之所畀顯休之命不外民心可見

講此言湯受命作民主也桀既不可作民主民擇湯
而歸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之簡擇代夏而作民
之主焉民心所在卽天命所在豈容妄干哉

愼厥麗讀**乃勸**句**厥民刑**頓**用勸**句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
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
不仁矣

按傳疏麗訓施謂施政敎刑作刑殺看並與蔡傳異

陳氏雅言曰仁者君之所依湯能以仁爲依而致謹
於上所以爲民之勸故民亦以仁爲勸而儀刑於下
用以自勉其身是上下同一心也

會編此言湯盡君道以化天下也厥麗指仁言麗云
者人君所以守位者在民而所恃以悅民心者在仁
是仁者君所依賴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愼麗竊下文
明德愼罰意如愁昭顧諟存之而爲仁之本子惠困
窮赦之而爲仁之政是也乃勸就在愼麗上見率先
倡導之機不出於仁之外也刑用勸亦點歸德外法
意兼商邑用協四方丕式講湯帥天下以仁而民皆

丕化如此此可以見其垂統之善矣　杜静臺曰體仁以長人乃人君之大德故仁爲君之所依愼麗有仁之本以感之仁之政以防民意刑用勸者儀刑其德教而勉爲愼德之歸儀刑其法制而勉爲法外之民也　陸實府曰湯曰麗後王曰明愼何也明愼都是行仁處行到純熟處自依依不舍惟湯可言依以仁澤民不過遂生復性以仁勸民則淪洽漸摩彙解據傳云勸勉其民則厥民二字屬上文然以此節及下二節每於勸字句絕則厥民二字屬下爲是集解不克開于民之麗生者民之所依也愼厥麗仁

者君之所依也愼厥麗所以開於民之麗也能解愼麗乃勸一串愼麗而因以勸民也講此言湯作民主之實也仁者君之所依而民之所由以化者也湯愼其心之所依內而存仁之本外而行仁之政乃以勸勉乎民而感化防閑之交盡厥民莫不儀刑於湯用以勸勉爲善焉垂統之善有如此

以至于帝乙句**罔不明德愼罰**句**亦克用勸**句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於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按傳疏明德以顯用有德言與蔡傳異

陳氏雅言曰自是而後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能明其德愼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

會編上言商之先王以仁創之此言商之後王以仁守之見其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之遠也至于二字通指成湯以後賢君而言明德就修己上說本諸身者莫非仁也愼罰就治民上說達諸政者莫非仁也對上愼厥麗句看亦克用勸者知所愛慕而勸於用德知所畏服而勸於遠罪也對上刑用勸看還重民化

一邊說　杜静臺曰此言湯以下之賢君皆能守家法以化天下湯不在內明德愼罰注謂所以謹厥麗也甚明亦克句亦字跟上乃勸刑用勸來言湯尚能愼麗乃勸而民刑用勸矣而後之諸賢君亦能用此以勸勉其民而民皆愛慕畏服以自勸勉也須兼上下勸二意說纔盡下節兩箇亦克用勸只在謹罰之仁上說與此意同

彙解用勸根上節用勸來故用亦字不與乃勸相干乃勸之意還在前一步　此節及上下節四箇勸字義雖同而其所指各異上節之勸勸於麗之中也此

節之勸修德而遠罰也下節前之勸不敢爲惡也後之勸勉於善也　合下三亦克字不同上一亦克字以後王對成湯言下二亦克字以罰對德言

講此言商後王以仁保天命也成湯能盡君道以垂統故自成湯以至于帝乙中閒賢聖之君不止一人皆知明其德以立仁之本謹其罰以行仁之政故其民亦能用以勸勉爲善去惡以歸於德而出於刑也

要囚讀殄戮多罪句亦克用勸句開釋無辜句亦克用勸句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孔傳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重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要察囚情孔疏謂受其要辭察其虛實今只照康誥作重犯看爲捷

呂氏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閒者矣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能持長久之道也

陳氏經曰商之家法在明德慎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爲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釣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射宿之際文王非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發不再舉之時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慎罰所以亦能用勸戮之釋之刑所當刑宥所當宥無不能用勸也

陳氏雅言曰罰之所慎於要囚而多罪者或殄戮之亦能用以勸勉其民無辜者或開釋之亦能用以勸

勉其民蓋德者化民之本使人知所慕而樂於爲善刑者輔治之具使民知所畏而不敢爲惡有商哲王不徒以刑用刑而以德用刑故也慎厥麗者以仁之全體而言明德慎罰者以仁之大用而言乃勸者上之勸下也刑用勸者下之自勸也亦克用勸者蓋兼上下而言也人知明德之爲仁而不知慎罰之防範人心者蓋亦所以爲仁也人知開釋無辜之爲慎罰而不知殄戮多罪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有商以仁爲家法於是深可見矣

會編此承上節謹罰而言亦以德用刑之意要囚是

犯罪之大者舉大以包小也情法不可宥者曰多罪過誤入刑者曰無辜殄戮以寓懲創之意仁行於辟之中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故民用勸而棄咎焉開釋以全哀矜之心仁行於宥之中也宥一人而千萬人悅故民用勸而康乂焉殄戮開釋正能謹處所謂依於仁也民用勸所謂化於仁也用罰足以化民如此而況於明德乎　來路然曰此申明謹罰之化民也要囚與康誥同要囚之中有多罪之當辟者有無辜之當宥者多罪而殄戮無辜而開釋正所謂仁政也湯以仁而開之於前諸君以仁而守之於後家法積累維持若此斯商之所以興也　陸賓府曰戮以懲惡宥以保善皆勸之道好生之德洽民心處雖不如德之鼓動而棄咎康乂亦能勸其民而畏威趨德也慎罰亦明德中事

彙解明德之勸民人皆知之而慎罰之爲勸人未必知也故特明之　要囚提起管兩邊

按要囚讀斷縮下二項

講此申明愼罰之能勸民也湯後諸王於人犯重罪而爲囚之要者其閒情罪多端必不可宥而無赦者則殄戮以絕滅之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亦能用以勸勉其民而使之不敢爲惡焉有無罪誤而情法有可議者是爲無辜則開釋而寬宥之赦一人而千萬人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而使之樂於爲善焉　如是則慎罰之化信乎可同於明德也

今至于爾辟句**弗克以爾多方**讀**享天之命**句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於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孔傳今至於汝君謂紂不能用汝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戮之

陳氏曰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如何耳

王氏曰此言殷之興甚詳言其亡甚略蓋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

會編此節對上四節看言先王以仁而保天命固以全盛之多方遺之後人矣今紂以不仁失之而不能以此多方安享天命誠可惆也弗克內有不能明德

慎罰以謹厥麗意民心離則天命去故不能享天之命也亦見不可妄干之意

宙合今至于爾辟今字十分感慨弗克以爾多方享命一句陡收下復發歎更端而後言意重在殷不與夏同例

集解論桀連下數不克字又加大不克字論湯連下數克字論紂又下弗克字是章法句法

講此言紂不能守家法而亡天下也今至於爾君棄此仁民之家法不明德慎罰以謹厥麗致民心離而天命去不能以爾全盛之多方坐享天命而至於亡不亦可憫也哉由此觀之天命信不可妄干矣

嗚呼句**王若曰**句**誥告爾多方**句**非天庸釋有夏**句**非天庸釋有殷**句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滅亡也　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

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按傳疏以非天庸釋有殷連下節乃惟爾辟與蔡傳異

夏氏曰誥告以誥辭告之也

會編此承上起下之辭上既歷陳夏商之亡故此更端言夏商所以亡者皆非天有心以去之也以引起下文桀紂自取之意自此至尹爾多方俱示天命之不可妄干也　董思白曰此是卽夏證殷有賓主在決不可平當於非天庸釋有夏云觀夏事而殷事可知然後接到非天庸釋有殷方是

彙解文雖平略重殷一邊觀傳亦字可見　下文三乃惟字正應此二非字

講此承上反覆以明天命也周公於是歎息而稱王若曰誥告爾多方刑殄有夏桀既亡矣非天用心於去有夏弗克多享紂既亡矣非天用心於去有殷是可見桀紂無道自取滅亡天何私之有

乃惟爾辟句**以爾多方**讀**大淫圖天之命**句**屑有辭**句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

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一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孔傳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也

呂氏曰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瑣屑者未盡舉至惡已熟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

會編此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雖以桀紂並言而意實重紂上此節言紂之自取其亡也大淫圖天二句一氣說下有辭如謂己有天命之類瑣屑者不一而足也言紂以多方之富爲可恃遂大肆淫泆以圖帝命而肆爲矯誣之辭此天所以喪亡之耳豈有心於去殷乎　來路然曰大肆淫泆如酒池肉林男女相逐之類圖天之命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

黃葵陽曰以爾多方有倚而恃之之意大淫卽桀之淫昏不勸帝迪也圖天之命卽桀之圖帝之命也前云不以多方享天命此云以爾多方圖命見天命可享不可圖也

彙解上節有夏是客辭歸重有殷邊故此節只承殷說下二節又復以夏商分主客言之　小註說屑有辭與傳異傳是緊承上文說　大肆淫泆以圖帝命其瑣屑的言語都是矯誣飾非拒諫之辭商安得而不亡乎

按屑有辭謂其辭瑣屑也非謂褻天也連圖天之命看或作數紂之惡不可從　上節言天無心此言紂圖度天命以天有心可恃與上節反下文方言夏商之亡諸講皆未得此意

講此承上言紂有取亡之道也乃惟爾君紂倚恃爾多方之富庶全盛不知戒懼且以私意圖度天命而瑣屑有矯誣之辭此天所以喪亡之耳豈有心於去殷乎

乃惟有夏句**圖厥政**讀**不集于享**句**天降時喪**句**有邦閒之**句

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孔傳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言有國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孔疏皇天無親惟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闇主也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會編此言桀之自取其亡也不集于享者凡所爲皆速亡之道而非保命之事所圖事有不一故曰集也閔之者代之而有天下也桀之政集於亡故天因以亡之耳豈有心於去夏乎　杜靜臺曰不集于享不萃聚夫享有其國之善政也　盧鉞卿曰圖字非所當圖之圖虐政是也既圖天而不圖善政祇取亡耳享以國祚言湯爲夏諸侯故曰有邦得隙而代曰閒彙解不集于享帶圖政說來享圖之善政非一二端所能盡須是集而後備備而後國可享圖政而不集于享則必集于亡國之道矣善惡不兩立故也

講此言桀之自取其亡也不惟紂爲自取乃惟夏桀凡所圖之國政悉皆自速其亡不集于享國之善政故天降是喪亂而使有邦成湯代之耳是夏之亡亦自取也

乃惟爾商後王句**逸厥逸**句**圖厥政**讀**不蠲烝**句**天惟降時喪**句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於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陳氏曰上逸過逸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

林氏曰逸厥逸甚言其逸也猶言醇乎醇

會編此復言紂之自取其亡也逸厥逸者君位本安逸而復以荒逸居之也不蠲烝承此句看惟其縱逸所以穢惡而怠惰也紂之政如此此天所以亡之耳又豈有心於去殷乎以上三節只反復言夏殷之亡非天有心之意或以上一節爲慢天下二節爲虐民非本旨

按爾辟節未說到亡此進一層故夏商並言

講此承上言紂之自取其亡也乃惟爾商後王以逸爲逸所圖之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亡道也天惟降以是喪非天庸釋有殷益明矣

書經詳說卷六十二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三

牟陽冉覲祖輯撰

多方

惟聖罔念頓**作狂**句**惟狂克念**頓**作聖**句**天惟五年**頓**須暇之子孫**句**誕作民主**句**罔可念聽**句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

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孔傳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言桀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

孔疏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也謂之爲聖豈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　五年者以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伐紂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者以殷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耳其實非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歲年也

朱子曰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尙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　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何如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旣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

學　問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假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程子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王氏曰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歟思曰睿睿作聖操其心以思所謂念也罔念雖聖可以作狂故克念則狂亦可以作聖

林氏曰念不念之閒聖狂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之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　晉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問罪之志王濬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晉武之心惟恐吳之有賢主武王之心惟恐紂之不能改過觀於晉武尤知武王之爲德

陳氏經曰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書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歟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於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爲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

呂氏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聖通明之稱周官六德聖居其一非大而化之之聖也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通明之極而至於化耳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閒耳雖狂惑使其克念作聖孰禦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待寬暇之依依於商王子孫而冀其改焉

李氏樗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天皆欲扶持而安全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遏也

會編此申言紂之惡自絕於天亦是天非有心去之之意乃承上起下之辭也惟聖言其通明惟狂言其昏愚就資質上說罔念則恃其聖而不知自修故漸流於狂克念則恥其狂而不肯自棄故漸進於聖轉移之機存乎一念而已此二句是汎言其理以引下

文意言紂雖狂亦有作聖之理故天待以五年之久而望其克念作聖以爲民主紂乃稔惡不悛終無可念可聽者於是天之降罰不容已也天未遽絕於紂而紂自絕於天如此孰謂天果有心於去殷乎念聽二字就天說與上念字不同　王方麓曰天以湯故五年須暇之子孫冀其改悔大爲民主而紂五年之閒無可念聽須暇二字曲盡天意　顧涇陽曰惟聖二句須串重狂一邊

吳氏曰：猶言紂之……解聖狂之所以分只在天理人欲之閒而理欲之消長惟視此心之能念與否而已兩聖兩狂字俱一樣是舉人品之懸絕者而言之也舊說上聖字以天資言下聖字以造詣言如此說便不見理欲持衡之勢作聖作狂亦不是有聖之理有狂之理蓋念者能存此心之謂不是偶然一時之念故作聖作狂只當徑說　公知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數其年而爲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　紂於帝乙則爲子於湯以下則爲孫　紂五年之閒心未嘗設過口未嘗出悔言事無可念言無可聽狂而不念天亦無如之何也已拂鏡塵暇謂優閒歲月以待其自新勿作假字曰子孫非寬受也爲其祖父耳

按須待也暇寬也作假似易解二字平下或以須字爲口氣字而以暇字作實字亦說得通然非集傳意

誕作民主連上爲是或連下是新說

講此言紂之自絕於天也彼人之資稟固有通明而爲聖者苟自恃其聖而不加省念則私欲蔽塞反陷於昏愚而作狂矣亦有昏愚而爲狂者苟自恥其狂而能加省念則氣質變化便進於通明而作聖矣聖狂之機係於一念轉移如此商紂雖狂亦自有作聖之理天惟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以須待寬暇之於其子孫望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稔惡不悛終無一善可爲天之念聽此天之降罰所以不容已耳是豈一蹴而亡之哉

天惟求爾多方句**大動以威**讀**開厥顧天**句**惟爾多方**讀**罔堪顧之**句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禨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眾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孔疏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卽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顧天天顧總是受眷顧於天耳）

不分兩意 傳疏以末二句屬下節

會編此承上罔可念聽而言紂既不能爲民之主故天求民主於多方也大動以威二句正求爾多方之實大示亡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故曰開厥顧天見得天非有心於去殷亦非有心於興國總是言天命之公也此節專爲起下而發 莫中江曰此言

天命未定之時多方諸侯無一能當天眷者要跟紂罔可念聽來禨祥猶言災異就不好邊說譴告是使多方知天欲亡紂之意而有德者愈修其德以當之也非消天變意

彙解顧天謂天所眷顧之人也 大動以威如何便開厥顧天此卽孟子飢渴易爲飲食之說也史稱天下嗷嗷新主之資義亦與此合但其意有公私之分耳

講此言天求民主以起下也夫紂無可念聽則上天之望絶矣天惟是求民主於爾多方之人然豈諄諄然命之乎亦惟是大儆動以災異譴告之威以開發其可受眷顧於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無君德不足以堪上天眷顧之命焉

惟我周王（句）靈承于旅（句）克堪用德（句）惟典神天（句）天惟式教我（頓）用休（句）簡畀殷命（讀）尹爾多方（句）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擧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敎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恩也若

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於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邪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此

孔傳惟我周王善奉於衆言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用休句 解異）

呂氏曰前論夏之亡本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眞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勝用作二意說

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爲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眞積力久之力而後可此克堪用三字連今講用德二字連謂凡用德之事文武克堪之較舊說覺明

陳氏大猷曰可爲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

陳氏雅言曰成王言昔者天求民主於爾多方之時惟我文武能溫然而愛其民毅然以修其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上天於是式教之而使其治周以休美焉復簡擇之而畀付之以殷命尹爾多方使爲天下之主也德者事神治民之本人君者兼有事神治民之責文武之克堪用德既有以靈承其旅於先則能治民者未有不能推以事神者也上天之式教用休將以簡畀殷命於後蓋可以事神者未有不可付以治民者也於此見文武之得天下固非苟得

於天而天之予以天下者亦不輕畀於文武矣爾多方於此寧不爲之釋然者

會編此承上言文武備君德而應天眷蓋示以天命之旣定而蘄服殷民之心也惟我周王惟字重看承上言民主之責天旣望之紂而紂不能故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故惟我周王爲能當之也靈承二句一直說下句本上句來善承其衆卽是能勝其德也善承者體悉民情順從民志如省刑罰而生之不傷薄稅斂而厚之不困皆是以其規畫有方施爲有序故曰善也德就仁民上說觀用字可見蓋用以安民之德也克堪者凡發政施仁愛民濟物之事皆能負荷而力行之也典神天只是可爲民主之意曰神天者互見之辭耳式教用休所以大成其德也休就德上說是啓其思翼其行而使益昌大休明之意雖是天與之亦見德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畀之正與五年須暇句對看尹爾多方則是爲天神之主矣尹字有正人不正之意言我周之得天如此則天命旣定於一矣何爲反側不靖乎　洪南池曰靈承二句中言善承其衆之所欲而於仁民之德無不畢也君道以體卹民生爲先故曰靈承天惟句天之大成其

德也上二節將言周興故先舉天命之公以發之此則正言周之興也　陸實府曰通節主德言民仰君德曰承文武反以民爲主以我承之察向背之端委曲以迎其志爲無告之隱多方以徇其情承而曰靈亦蕩平之規非屈情以悅民者是卽德也德最難勝躬行心得或未盡粹粹矣未必潛孚於民孚矣未必淪浹深入曰克堪者行得到做得徹也善承卽是克堪處

集解前言夏不克靈承于旅此言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前言夏王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此言天惟式教我用休語氣相照應

演用德字與用休字相照應　堪字又從上文罔堪來

按式訓用與用休用字似重細玩之式字有力是天有意如此用休用字輕帶

講此言周之受天命也斯時也惟我周文武省刑薄斂以善承於衆庶於凡人主所用以安民之德皆能勝任而無歉是惟可以主乎神天矣然天猶未輕與之也冥冥之中啓其思翼其行天惟式教我文武用以休美其德而有光輝之盛於是簡擇於衆人之中

付以殷命以正爾多方焉文武受命於天如此蓋信乎昭受而非私圖者也合觀今昔圖命者可不自省哉

今我曷敢多誥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句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按孔疏以降命爲殺其君與上下文氣殊不倫

會編上既詳示天命之公以讋服之矣此復申前大降爾命之言以感動之也多誥如夏商之興亡我周之受命皆是下句正言所以多誥之意言我惟不忍爾殺大宥爾命所以多誥也汝可忘宥罪之恩而不務於遷善之實乎先此以起下文責之之意　來路然曰自此至速辜四節是第二段言殷民當遷善也蓋將責其遷善之實而先舉宥過之恩以感動之知我之降宥爾命則當知安於旣定之天命而求所以保其命矣下三節皆責以安天命正是遷善之實

姚承庵曰首提我惟大降爾命因反覆天命興亡之故使自潛消其反側之萌此復提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將啓以自新善後之路使不自陷於罰殛之禍此是提綴之最關鍵處

彙解大降民命與前大降爾命應但前降命指已然赦罪言後降命指多誥言　我今何敢喋喋多言以告汝只是要大寬宥爾四國的民命使安靜以保全其生　此處大降作後來說有味

宙合多誥包上殺則不誥誥則不殺大降四國民命照轉首節

講此示以宥命之恩也且今我言夏商興亡言文武得天何敢如此多誥我惟不忍爾殺大降宥爾四國民命所以多誥也爾可不遷善以自保其命哉

爾 頓 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句 裕連　忱 爾 頓 曷不夾介乂我

周王 頓 享天之命 句 介連　夾 今爾 頓 尚宅爾宅 讀 畋爾田 句 爾 頓 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句 天之命連　惠王連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孔傳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爲不安乎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孔疏夾其旁旁是近義故爲近也諸國疏遠周室不肯以治爲功故責之顧氏云汝衆方諸侯何不常協和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周王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隨殷降黜今田宅不易安樂如此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卽此畋亦田之義也

呂氏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

陳氏大猷曰乂我周王如乂用厥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

會編此節分三段看皆示其所當爲而責其遷善之實也就未然說以天命爲主俱以無反側動搖意貫殷民之不靖正是心之譎詐謀之迫促而不能忱裕處故首以忱裕責之忱者誠信以相與而無反側詐妄之私裕者寬裕以自居而無怨望不平之意皆所以安於天命也夾輔如之屛之翰意介助如臣服奔走意乂者保乂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心安則天命固

也宅爾宅二句雖言罰輕恩厚亦只起下之辭惠字比夾介尤深是協和大順丕應徯志之謂熙則天命益廣不特享之而已惠王即是熙天之命蓋民心所存即天命所在一民未順則天命狹矣今殷民皆順我王室則四方無虞百姓太和非所以廣天之命乎首段就殷民身上說欲其安天命次段就君身上說欲其輔君享天命末段就王室上說欲其順以廣天命三曷不字要發明蓋以善之當爲者而責其何不如此也　杜靜臺曰此條注所謂責其何不如此也三曷不文意皆承降命來言我既有爾命矣則自今

以往爾何不云云乎　乂即夾介意不必另說

集解忱裕平看爲是外服從而内莫疑非忱也以仁易暴本於天命乃萬古大道理今局於舊君之戀而不廣闊其心胷於廢興之際非裕也　忱裕于爾多方是安處而不反側動搖意此處己之道當然也助王享天命此事君之道當然也天子之於民未嘗無矜憐之意但逆犯王室不守典法而圖天之命始弗永厥祀耳能順王守典而不圖度帝命則天之矜恤於民者寧有窮乎是謂熙廣天之命此保業之道當然也

拂鏡塵首句爲主下二字頂上說忱裕二字要連之於多方講詐則迫促信則寬裕故首以忱裕責之一搖衆搖一定衆定人人各自忱裕所謂忱裕于多方矣有向順同心之意二天命字但當就國命言乂與用乂厥辟不同此以民言合多方之夾介方成乂命周王安有天命曰享今爾尚二句就現成看田宅者多方之田宅也勿認作洛邑看惠有安上順化之意熙者撫而廣之若一方民不安其田里則天命隘矣乂惠總不出忱裕是一頭兩脚體不分處己事君保業三平看天命熙享乃所以體我周降命之恩也口

氣在三曷不上呼應甚緊

按蔡傳略乂字看來是保安意周王作一句家說亦活時講末段以保業之道言似將天命屬一氏不如會編謂末段就王室說爲是兩天命同是周之天命

講此歷示之以所當爲也夫天命既受於周矣爾何不消怨望之心以誠信寬裕之意安集於爾多方乎天命旣畀歸於我周已久爾何不夾輔介助以保乂我周家而安享上天之定命乎且爾等叛亂不知天命若據法定罪當瀦爾宅舍收爾產田也我皆寬宥今爾尚宅爾之宅耕爾之田爾何不順我王室以下

奉上廣我周所受上天新命而延之於無窮乎三者皆爾之所當自勉也

爾乃迪屢不靜讀**爾心未愛**句**爾乃不大宅天命**句**爾乃屑播天命**句**爾乃自作不典**讀**圖忱于正**句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孔傳汝所蹈行數爲不安孔傳此句解甚順下文以未愛爲不愛周以不大宅屑播二句串說以不典圖忱作一句直說並與蔡傳不合不全錄

陳氏大猷曰自作不典亂綱常之事苟欲人信以爲

正蓋四國從殷以求興復自以爲正義也

會編此節分四段看蓋戒其所不可爲而責其遷善之實也固是已然之事而實警其將然之辭言人孰不自愛其身也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而不知所以自愛邪天命之去商已久理所當安爾乃覬覦妄干大不安天命邪天命之歸周已定理所當遵爾乃悍逆悖戾輕棄天命而不顧邪非法之事止人所鄙爾乃自作不典欲圖信于正人以爾志在興復爲義之當然邪內則禍己上則違天外則怍人誠不可不追咎於既往而儆戒於將來也四爾乃字重看圖忱

于正乃殷人不靖之根本處故指其立心而深折之

杜靜臺曰此條注所謂責其不可如此也亦承上來言我既宥爾命爾固當勉於可爲之善矣則自今以往爾乃其可復云云邪四意都脫不得其可二字玩注意自見

彙解迪屢與康誥迪屢不同彼迪以導迪言此迪以踐履言　首句提頭下四爾字雖分四節實是一頭兩腹一脚體也　大宅天命從好邊說屑播天命從不好邊說此本是互文然上句有箇不字則亦就不好邊說矣

拂鏡塵不靜是大指二天命根不靜來不典圖忱又發其不靜之心事而深折之

講此歷戒其不可爲也蓋爾洶洶不靜久矣自今以往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之道邪天命去商久矣爾乃覬覦妄干而不大安去商之天命邪天命歸周久矣爾乃悍逆悖戾乃輕棄興周之天命而不遵邪非法之事正人所惡爾乃反覆叛亂自爲非法欲圖見信於正人以爲復仇之義當然邪此四者皆不可爲也

我惟時頓**其教告之**句**我惟時**頓**其戰要囚之**句**至于再**

句至于三句乃有不用我降爾命句我乃其大罰殛之句
非我有周頓秉德不康寧句乃惟爾自速辜句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
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
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
為凶逆以速其罪耳
孔傳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誅
以文誥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再謂三
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不用我命我乃大
下誅汝君乃其大罰誅之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
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誅我惟汝乃大下誅汝君二處與今講異餘可用
會編此承上遷善之實而言嚴其辭而苿其反側也
二惟時字重看言惟此二端更不誅戮正應降命之
意要囚正是戰懼他處謂拘囚之而不殺也至再至
三是懇惻切至不一而足之謂如東征有誥多士有
書以及多方之訓是教告之再三也東征興師天罰
敬致以至伐奄之舉此戰要囚之再也是我之降爾
命可謂至矣乃不用我命而叛亂反覆不勉其所當
為而戒其不可為則罰殛其咎已乎末二句緊帶罰

殛句而言自速辜則無復降宥之理矣蓋警懼之之
意　萬二愚曰我惟時者言我但止是如此而已教
誥以口舌代斧鉞也戰要囚但殲其渠魁以警懼之
而餘黨罔治也或謂戰懼而要囚之拘其身體以禁
其為惡而已要囚束而囚執之也我惟時至至于再
三四句總見得降宥爾命之恩其大如此大罰殛之
則將直行斧鉞之誅并治餘黨之罪矣不康寧者不
仁而好殺之謂也蓋上三條既敘其恩而責之以善
此條復敘其恩而懼之以禍
彙解此節當緊承上節言爾迪屢不靜云云罪應誅
戮然我惟是其云云而不忍爾誅戮也　至于再至
于三要有抑揚輕重如云再之為甚而且三宜重在
至三以見恩之極厚意　以伐紂為一故再為攝政
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再三字不必分只是屢屢意　我之意本降爾命者
也爾能悔過遷善而保全其命然後為能用我之降
爾命否則是不用我降爾命矣有者或有也未必人
人皆不用也　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
民不自省己之迪屢不靜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
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故每提耳而告之

拂鏡塵我於四國止是教以文告之命未嘗戮汝之身也止是戰懼以要囚殲渠魁以儆之未嘗及其衆也

按戰要囚傳疏俱作戰討之戰或作要囚殺戮使人知懼是戰或作拘囚之不殺以懼之有三說而末說與降命意合

講此承上文而嚴其辭以禁之也且爾獨不念我平日待爾之恩乎蓋我於商奄既殺之矣於爾四國惟如是告教而誨諭之耳未嘗戮及汝身也惟如是戒懼爾等取緊要犯罪而拘囚之耳未嘗濫殺爾衆也

且所謂告教之者戰要囚者已至于再至于三矣降命之恩如此其厚乃有不能用我降宥之命狃於叛亂反復不已我乃其大刑戮之雖欲再爲降宥其可得哉此非我有周家秉德不肯安靜好爲此殺戮乃惟爾自速其辜耳悔何及哉

王曰(句)**嗚呼**(句)**猷**(句)**告爾有方多士**(句)**暨殷多士**(句)**今爾奔走臣我監**(讀)**五祀**(句)(臣我監連)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卽政成王卽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按孔傳以監爲成周之三監欠明又云五年無過則還本土多一折

會編此總呼多士實重殷士一邊有方多士不過帶說殷士是有位於商而今無位於周者臣非必列職但奔走臣服便是曰五祀者見其臣服之久情宜字而勢宜定不可復反側動搖也　來路然曰自此至末八節是第三段言殷民之遷善其責在於殷士也

王宇泰曰爾字指四國之遺臣無職於周者下節胥伯多正則殷臣之受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

彙解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臣也　有方多士當廣說　此節意已住不必因下節越字連下節說

副墨今爾奔走下專就殷士言對有方多士告之耳

聰月監非三監遷民之後設有監官至宅洛之後公自監之奄叛洛晏如臣我監之效也

講此言專告多士也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及殷之多士向爾殷民遷洛之時我嘗設監官以治之爾多士受其約束以奔走效勞臣服於我監官已五

祀於茲矣以情則宜令以勢則宜定乃猶洶洶反側何也

越惟有胥伯句**小大多正**句**爾**頓**罔不克臬**句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其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共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傳中事字是照下節勤乃事看出

按孔傳以胥伯爲相長事不作官名以克臬爲能用法並與蔡傳異

會編此專告授職於洛者胥伯多正乃周所設三等官要見臣我監已久之意臬指化民之事而言所以長治遷民使無反側動搖者也與教民由在位同意

王宇泰曰胥伯正是三等八胥如大胥小胥教職也伯長也正如黨正縣正治職也蓋殷士有職於成周其長治遷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於多士之中專而告之謂其奔走臣服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恤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化民之事也

講此專告受職於洛者也夫殷士一也越惟其中有

授官職於洛邑而其長治遷民者有胥有伯有小大衆多之正其奔走臣服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以化導殷民罔或反側偷惰而不能各盡其事也

自作不和讀**爾惟和哉**句**爾室不睦**讀**爾惟和哉**句**爾邑克明**句**爾惟克勤乃事**句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於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會編此承上罔不克臬而言蓋和身睦家以化民之事也自作二句以身言而本於心爾室二句以家言而本於身安靜和順正殷民所不足者故欲其端本善則以倡率之也克明內要見安靜和順無反側動搖意事字與上臬字一般末句不可作效說觀注始爲不負其職句可見兩惟和卽修身齊家克明則國治矣通節重克明句上　周堯佐曰此節期其盡長治之職也和身睦家化民之本立矣爾邑指遷民說克明無工夫乃和身睦家之化也注中驩然粲然正發揮一明字克勤乃事在爾邑克明上見蓋長治者

以化民爲事民化則其職不負而可謂克勤乃事矣

睦實府曰二和哉照本文只言身家注添出身心二字須暗含爲妙惟字有味不必求之身家自有本源此節探其本雖在和身睦家而語其要則全在爾邑克明一句蓋必和身睦家使邑之克明始爲克勤乃事也不曰使爾邑明而曰爾邑克明工夫都在和身睦家上　爾惟句著力之辭

彙解心不安靜而欲言動當理身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於人也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夫身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不和如爾事何今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莫不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爲不負其職而克勤乃事矣

自作不和重自字爾室不睦進一步說此四句是從內說向外下二句是從外繳入內

講此所謂克臬之實也彼爾之一身民所視效者也而身之主在心爾身自作不和必心不安靜爲之爾惟宅心因之以和其身而使言動皆順焉爾之一家民所瞻仰者也而家之本在身爾室不和必身不安靜爲之爾惟淑身因之以睦其家而使倫敘皆順焉

既能和身又能睦家然後爾邑遷民觀感興起驩然相愛粲然相接不復反側悖戾而克明矣至於爾邑克明爾始爲無愧胥伯多正之職而可謂克勤乃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句**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句**克閱于乃邑謀介**句頓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按孔傳以忌于凶德爲自入凶德又以克閱句屬下節

會編此承上節而言蓋正己用人以化民之事也首句乃承上起下之辭作未然看言頑民凶德誠可畏矣然以上文所謂和身睦家克明爾邑者觀之則知感化之本在乎爾之身心爾庶幾不以其難化而畏忌之務盡乎化之之道可也亦則二句正所以化之者穆穆在位是本其身心之和順而著之爲臨御之

儀容也與上和身睦家一層事但就臨民處說賢是能修身齊家者助是助其化民也正己則民有所觀法用人則民有所感慕頑者革而化矣尙何可畏之有哉亦則以三字承上文當玩上節是勸勉之以化民此節是誘掖之以化民　莫中江曰頑民誠可畏忌然如上文所謂和身睦家能致爾邑克明之言則知感化之本在爾多士之身心今日庶幾恃此可以無畏惟實盡其和身和心之道穆穆在位而又能克閱云云則凶德可化而爲善信乎致爾邑之克明矣尙何畏忌之有其克閱乃邑與穆穆在位原不必對

說正己用人正己是上節工夫甚重用人特帶說耳

副墨比上節進一步此臬之作用

彙解克閱二字重閱賢謀介是進厥良以宰厥不良意賢亦只是能和身睦家者謀介只在克閱中見頑民之中不無賢者本其心之藻鑑而爲知人之哲簡閱其賢者用之使足以感其思齊之心斯已焉　以賢引賢則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按爾尙亦則口氣相形不忌意處懸下二句其實也穆穆克閱須二意交盡方見化凶而不忌處

講此言正己用人以化民亦克臬也夫頑民迪屢不靜其凶德誠可畏矣乃爾但和身睦家而能致爾邑之克明則知化民之本在身爾今日庶幾可恃以無畏忌亦則實盡其和身知心之道穆穆然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又以賢者化民之助能簡擇於爾邑用其修身齊家之賢者以謀爲輔介夫然則民有所取法又有所感慕凶德者相率爲順德矣又何可畏之有哉

爾乃自時洛邑讀**尙永力畋爾田**句**天惟畀矜爾**句**我有周**頓**惟其大介賚爾**句賚迪介**迪簡在王庭**句**尙爾事**讀**有服在大僚**句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按孔傳以力畋爾田爲反邑里以大介賚爲大大賞賜以迪簡爲蹈大道以有服爲有所服行並與蔡傳異

新安陳氏曰爾能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則爾邑之教

化能修明爾方爲能勤乃事矣又告以和之之道爾
庶幾寬綽其心不忌嫉凶德者亦則以和敬居爾位
蓋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能簡閱爾邑求賢以謀自
介助和敬盡於己而介助資於人庶凶德化而人和
洽矣爾果能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祿豈惟此哉
天亦惟畀矜爾豈惟天哉我周亦大介助賚錫爾介
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
正而廸簡在王朝矣又有尊尚爾職事者且將有事
而升在大僚矣此卽所謂大介賚也蓋遷殷民時就
按其豪俊爲胥伯正以其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

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勸勵之使表率殷士
殷民而躋於泰和也
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
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則以大義裁之此乃
以廸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餌位
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
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勵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
開闔大用也
會編此承上三節而勸之以休使之有所慕也先以

和身睦家正己用人意提起分三段看俱是預期之
辭永力畋爾田是保業之休也畀矜是得天之休也
大介賚以下是得君之休也田指胥伯正之祿田而
言介者佑輔之意賚者錫予之意廸簡王庭是由洛
邑之胥伯正而入爲王朝之官大僚則居卿相之列
不但在王庭而已二句總是大介賚處尙爾事亦指
和身睦家正己用人而言此句意輕只帶起下文耳
彙解此節是以效驗歆動多士不必說到多士工夫
上蓋工夫盡在上三節也　永字重看永力畋爾田
是一層天惟以下又進一層有周大介賚正天畀矜

處廸簡在庭服在大僚正大介賚處　傳訓尙爲庶
幾故下增一勉字覺涉在工夫上了小注爲優　有
服亦或有之有言在王庭之中者又有一等進而在
大僚者也
拂鏡塵尙爾事二句重提申勉見今日里居力田未
必非他日得君服官之地廸簡王庭自外擢居京職
至服大僚又居卿相之位矣
按大介賚爾稍斷不與廸簡句緊連王庭大僚相形
說
講此承上三節而勸勉之也使爾果罔不克臬如此

爾乃自是洛邑庶幾可永遠力治爾之祿田而有保業之休矣豈惟此哉天以福善爲心亦將畀予矜憐於爾降之百祥又不惟此也我有周亦將大有介助賚錫於爾將自此洛邑之胥伯多正啓迪簡拔入在於王庭使爾益勉於所事有任事在於大僚爲卿爲相不難至也是又有得君之休矣爲休不同同歸於克臬如此爾多士可不知所勸乎

王曰句**嗚呼**句**多士**句**爾不克勸忱我命**句**爾亦則惟不克享**句**凡民惟曰不享**句**爾乃惟逸惟頗**讀**大遠王命**句**則惟爾多方**頓**探天之威**句**我則致天之罰**讀**離逖爾土**句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尙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旣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孔疏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傳疏以享爲享國祚與蔡傳異

王氏曰上告以承之庸之此告以威之也

會編此對上節而董之以威使之有所畏也我命是和身睦家正己用人之命不克享至遠王命俱就不克勸忱見之言爾惟不能勸勉而信我之命則是無享上之誠而民皆化之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且益以成其凶德之習矣是爾放逸頗僻而大違我命也探天之威卽畀矜之反致天之罰卽介賚之反離逖爾土卽力畋爾田之反與上節對看 爾旣無享上之忱而民安得不化之是爾放逸頗僻而大違我命也深藏而求取曰探

彙解我命王命俱指自作不和二節言不克勸忱卽是不能和身睦家正己用賢下四句俱承此句說則惟爾三句又承大遠王命說 凡民指洛邑遷民言爾多士不能勸勉信我所命是不能盡職以奉上矣凡洛邑之民也都倣效不能承奉於爾己則不忠而欲下之忠於己得乎民不享另一說 不能盡職奉上是放逸偷安是頗僻不正 前言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大罰殛之爲凡民言也此爲殷士之多遜者言故言離逖爾土罰蓋有閒也

拂鏡塵惟逸惟頗大違王命卽是不勸忱我命將誑

到天威上故重提之見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之爾惟逸頗遠命則惟爾多方自探取之矣探字可玩

按勸忱俾字不可平謂相勸以信也信卽奉行之意

民不享以不享於君爲正說　逸頗與不克勸忱是一層事　爾多方作爾多士　離逖爾土跟上罰字來謂不得安居也

講此承上又儆惕之也王又曰嗚呼多士我之命汝罔不克臬者詳矣爾如不能互相勸勉以信我之命爾亦則惟不能盡職以享上矣爾既不能享上凡此洛邑遷民皆相倣效亦惟曰上不必享而悍逆不改

矣不惟無以成克明而且以甚其凶德是爾之放逸頗僻大違王命如此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則致天之罰使爾播遷蕩析離遠爾土爾惟時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得乎是爲威不同同歸於不克臬如此爾多士可不知所畏乎

王曰句我不惟多誥句我惟祗告爾命句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孔傳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

陳氏經曰我豈欲多言以告惟敬告汝以天命而已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詳

張氏曰稱天者無慮二十稱帝者三

會編此誥告將終而申示以致誥之意多誥只指告爾有方多士以下而言以前既示以天命之公責以遷善之實而復有克臬以下等語故曰多誥也命指上四節而言玩注而已二字正見不多誥蓋辭雖繁而指則要見其當念聽也　一說命卽天命蓋殷民反側皆由不知天命安覬興復所以深杜其亂萌也

陸實府曰以我之祗責彼之敬恐其以今日勸勉之命復視爲習聞而慢不經心故以祗告動之也

講王又總申其致誥之意曰我於多士豈諄諄然若

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罔不克臬之命使知勸勉而已我之拳拳爲汝如此爾可不念乎

又曰句時惟爾初句不克敬于和讀則無我怨句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於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　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睢然溢於簡册也

孔傳又誥汝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誅汝汝無怨我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呂氏曰是又爾更端爲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維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爲多方之誥丁寧反復諭以時惟爾初初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嘗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於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於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會編此示以更始之辭乃誥畢之餘意也初是爲善維新之初時字指今日說言商奄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方之誥正爾改過自新之一初也不克敬二句言不能慎初之害敬和不平重和字上指和身睦家正己用人說爾指殷多士注中民字不必泥曰無怨則自取誅戮之意在其中矣蓋啓其善而禁其惡也

賀道星曰此節要得誥雖終而意猶未盡意初字從大降爾命來言今日赦罪之後正改過自新之初也　敬者和之本未有不能敬而能協於和者此和字所包者廣士與民和民又與君和纔是傳云爾民可見或以身家之和貼之恐非篇終總括之意賀說與會編前說不同

彙解傳之旨自篇首第二節爾命爾罔違兩爾字說民起以後直至惟爾自速辜都看作誥民之辭凡爾字都指民自告爾有方多士至離逖爾土都看作誥多士之辭凡爾字都指多士此節及上節是結語又看作誥民之辭蓋民可以該多士而多士不可以該民中間數節是從民內抽出言之末二節又須說到民上去語意方足且民既可該多士故不必及多士也蔡傳祇告節是承多士說只末節有民字

按末節有又曰字是更端之辭蔡傳用民字以應首節降爾民命不與祇告節相連或欲仍以誥多士爲說故用和身睦家語講和字顯與蔡傳悖或又兼士民說亦覺混只當依傳

講此示以更始以終誥命之意也周公又傳王命曰商奄之事往矣今多方之誥是爾改過遷善自新之一初也爾又不能致敬以歸於和順而猶反側叛亂則自負降命之恩以底於誅戮無我怨尤非我秉德不康寧也可不戒哉

書經詳說卷六十三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孔傳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新安陳氏曰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故以名篇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無逸周公格心之書也立政公言用人爲政之書也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合稿此篇周公率羣臣進戒於王詳示以用人之道遍共二十四節首節啓以知恤之難有夏二節言禹以知恤而興桀以不知恤而亡成湯二節言湯以知恤而興紂以不知恤而亡文武十節言文武以知恤而興孺子三節則責成王以盡知恤之道也自古以下又總言禹湯文武以知恤而興而申勉以知恤之道也末二節總歸重成王非重後王意

集解立政之道在於得人通篇以三宅爲綱領以知恤爲血脈而知明用當任專又爲知恤之節目首歎知恤之鮮中言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孺子三節乃責之成王自古商人四節總言三王之知恤而申勉之

欲成王專用吉士而又無誤於刑以刑尤事之重者併詰戎兵以兵尤刑之大者耳末節雖告後王後臣亦歸重成王意猶前告成王用人又挈刑獄而獨重之之意也

周公若曰句**拜手稽首**讀**告嗣天子王矣**句**用咸戒于王曰**句**王左右**頓**常伯**讀**常任**讀**準人**讀**綴衣**讀**虎賁**句**周公曰**句**嗚呼**句**休茲**句**知恤鮮哉**句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於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

之三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
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
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
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
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虎賁
氏也

孔傳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爲王矣不可
不慎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
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
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歎此五

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咸戒解異

孔疏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
示己重其事欲令受其言故盡禮致敬以告王也召
誥云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己之拜手
稽首與此同也王肅以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
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察獄
之官用法必當均平故謂獄官爲準人周禮司寇之
長在常任之內此士官當爲士師也衣服必連綴著
之此歷言官人知綴衣是掌衣服者此言親近大臣
必非造衣裳者周禮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
入王之大命此掌衣服者當是大僕之官也周禮虎
賁氏下大夫言其若虎賁獸是以武力事王者此皆
左右近臣宜得其人言其急於餘官得其人者文官
得其文人武官得其武人違才易務皆爲非其人也
王肅云此五官美哉是休茲爲美此五官也

陳氏大猷曰嗣天子今臨政王天下矣此王初即政
時前此幼沖皆倚成於公故警之如此用悉意以告
王

林氏曰下文宅乃牧即常伯此以爲伯下以爲牧以
伯爲牧民之長也兩曰左右者以牧伯兼公卿也三
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

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
賢何所施其力哉

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
卿輔相之別名與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
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
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
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
一也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鮮焉先言休
茲而繼以知恤必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

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講休茲與蔡傳不合

新安陳氏曰常任卽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卽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準人卽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又按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

陳氏雅言曰周公言立政之道以得人爲本是以統率羣臣將有言於王而先贊之以拜手稽首以竭其事君之禮復稱嗣天子王以尊其爲君之名所以開其進言之端也羣臣於是咸戒於王謂王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之當謹綴衣虎賁之當擇所以致其告君之說也周公於是復歎息而言謂五者之職雖美而自古知恤爲鮮所以申其陳戒之義也

臨川吳氏曰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爲伯而宣化於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爲宰而秉政於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衞王

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類周公率羣臣進戒於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而曰王左右之臣有長民者有任事者有平法者有居而張設者有行而護衞者皆不可不謹選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畢於王前嗟歎謂能以五官不得其人爲憂者鮮哉

會編此周公率屬告君而欲其謹於用人也首二句是周公同在王前贊引羣臣發言之辭嗣天子王言其爲天之子爲天下之王見其任大責重之意告字內含用人意拜稽所以盡敬君之禮告嗣天子王將以陳任人之說兼已與羣臣在內用咸戒至虎賁是羣臣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公曰以下是公因羣臣之言而申其意也蓋告君用人羣臣素已受命於公者故公言方啓而羣臣卽繼之羣臣之言未竟而公卽發明之如出一人之口也左右二字活貫至虎賁句不可謂在王左右但云王左右之尊臣有常伯常任準人焉王左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焉王於任用之閒不可不加之意也然羣臣之言引而不發而所以當謹之意尙有待於周公未可 太露注三事之外句不可遺蓋通篇獨重三事故也休茲各兼二意言

不惟經綸國家之有賴而亦羣僚賢否之所關不惟
涵養君德之有資而亦羣僕邪正之所繫尊親之職
不同而同爲官之美者也但人君用人尊者易疏親
者易狎求其始以倖進爲憂而知之極其明終以易
退爲憂而任之極其專者不過僅見於禹湯再見於
文武而已可多得哉知恤須兼知明任專意鮮哉還
古今之君言謂不多見也末點出成王當謹意蓋能
知其美而致其憂則任用自無不謹矣　曾二雲曰
此節要得倡和同聲之意拜手稽首二句周公對王
言稱嗣天子王所以聳王之聽蓋班首官致語非贊

羣臣使之言也咸戒者羣臣爲公起發之辭想公與
羣臣在外商推已定矣左右賈虎賁止或總理朝廷
或曰親朋燕皆左右也重伯任準三大臣上戒語只
列其官而不言所以俟公發揮之耳當謹意須含勿
露常伯常任準人皆職事非官名也公卿命名三代
不一以職言之凡例見下此處亦未可露三宅字
勿作知其難而恤之恐分知與恤爲二層鮮哉致重
之辭
彙解周公與羣臣之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蓋史
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書者也觀篇末周公呼

太史而告以司寇蘇公一段益知此篇蓋記於即時
者　意當時公欲陳言必與羣臣先議同了及進見
時公啓口言告嗣天子王方欲有所陳而羣臣遂應
聲接將去了其所言卽公所欲言者故公姑俟其辭
之少閒而遂歎曰休茲知恤鮮哉蓋公方啓口而羣
臣承之羣臣言未竟而公歎繼之如此方是周公率
屬進言首尾相應若出一口也　曰嗣天子則繼前
人天位而任凝命之責曰嗣王則繼前人君位而任
治民之責告字兼周公羣臣通篇俱是周公告王還
當以公爲主　嗣天子王不重只是稱其君之辭公

發端對成王言臣等有所告於嗣天子王以動其聽
也　贊之者贊引發言非贊美王也　鮮字要看得
好非絕無也遡觀古今不過一再見而已　休茲見
其爲天命人心所繫與天子王應鮮哉含下意講開
創者能之而守成者未必皆能也
詳注嗣爲天之子爲天下之王見天民責任所繫
左右繫之王便有深意不可倒說在王之左右但云
王左右之尊臣有某某左右之親臣有某某須以三
宅爲主不可尊親平對知恤二字直下勿平先休茲
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職之美意然後深以爲

恤也知其休而不知其恤則視爲常員狎爲近習而不加意矣知之真故見其恤恤之至益見其休鮮只是不多得不是說難以重王㪅畏正欲其知難而勉之

按告嗣天子王一說是告王之辭一說是贊羣臣之辭作告王說爲優　告字內包羣臣　左右兼五官由尊臣而及親臣　休茲言是官之有益知恤恐是官之不稱以休引起恤意

講此周公率羣臣戒成王欲其謹於用人也乃先贊引之若曰臣等於此拜手稽首致敬而進告於嗣天

子王矣羣臣用公之意咸相與進戒于王曰人君治天下固無不當謹而用人則尤當謹之大者彼王左右之臣自其尊者言之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自其親者言之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是皆任用之所當謹者羣臣之言如此葢承周公之意而陳之者也然公又恐王之易其言也復歎而申其意曰嗚呼莫非官也惟三事則有安危之寄綴衣虎賁則有習染之移美哉此官但人君於尊者易疏於親者易狎不知加謹者多矣有能知其所繫之重始以倖進爲憂而知極其明終以易退爲憂而任極其專者自古及今不亦鮮哉知其難而勉之是在王矣

古之人讀迪讀惟有夏句乃有室大競句籲俊讀尊上帝句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句乃敢告教厥后讀曰句拜手稽首后矣句曰句宅乃事句宅乃牧句宅乃準句茲惟后矣句謀面讀用丕訓德讀則乃宅人句茲乃三宅無義民句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强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

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敘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卽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

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敎不必自上敎下而後謂之敎也

孔疏九德之行非一人能備言禹之臣蹈知九德之行極言其賢智大臣也禹時伯益之輩乃可以當此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臯陶謨九德卽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是也傳疏與蔡傳大異故不全錄

林氏曰惟禹以顲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

新安陳氏曰周公旣歎知恤者鮮復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后商湯文武皆知恤此者以訓言之也

無競惟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九德之行卽臯陶謨亦行有九德自寛栗至彊義之德之見於躬行者也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臯陶亦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嘗歧俊與德而二之

陳氏大猷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

呂氏曰自臯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爲知人之法焉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及其衰也并至於曾無義民言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玆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德可知矣

陳氏雅言曰有夏之君信能行此用賢之道不以國家之盛治爲已足惟以賢俊之當顲爲未至其事天之道至矣有夏之臣信能有此九德之行故不徒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而且致告以敍其爲君之實其事君之道得矣夏之君臣各盡其道此其立政之要也以上迪字與下迪知忱恂作對說呂氏謂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

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會編此言禹之能知恤也迪字正指知恤迪惟有夏提起乃有室以下正見其盡道處大競就已得天下時言如執玉帛者萬國供賦貢者九州是也顲字是旁招俯拔之謂兼知明任專意尊上帝者子天民理天事守天法也大競處就含天眷已隆之意方與尊帝相應迪知至惟后矣承顲俊尊帝來卽其臣之能薦賢見其君之能用賢也九德卽上俊字迪知忱恂知之至信之篤之謂夏之大臣身有是九德之行故能以德契德如此也乃敢字並看有自信不苟之意

言旣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后矣是尊其名見其有代天子民任事奉法之責不可不盡君道之意宅字含任專意講謂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喚起尊上帝意俱本九德之人來言以此九德之人使宅常事之官以理天事宅常牧之官以予天民宅準人之官以守天法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無不平事天之道盡八君之職舉信能稱其實而無負於其名矣故曰如此而後可以爲君此正應籲俊尊上帝說謀面以下是周公反言以足上意謀面是不能迪知忱恂三宅無義民則無尊帝之責而有愧於爲君矣觀夏臣

之薦賢不苟則其君之知恤可知然則盡此道者信無過於有夏矣　迪知至茲惟后矣是夏臣承禹籲俊尊帝之心來曰迪曰忱曰乃敢正見禹能知恤所以其臣不敢苟於薦賢也迪知忱恂是知明信篤也宅字有居之安意蓋任之稱而專意總是任專也

陸賁府曰夏臣能知九德難在一迪字飭躬之素即爲相士之衡　后之爲傑宷計者乃其自爲計者也時說竟講法事民卻遺乃字三者合來方成后　君旣籲俊尊帝臣復籲俊尊君君尊而帝益尊曰茲惟后者尊君也苟非迪知恂信得其外未得其中皆謀

面也下極言謀面之弊

彙解俊者天民位者天職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野無遺賢而天職不曠所以尊上帝也　不舉賢卑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職也　旣名之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途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于九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於此未免遺於彼迪知忱恂若知之深而信之篤也

串看　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　事牧準不是已在事牧準之位者只言其德可以事牧準耳

宙合俊民原上帝挺生以任天工若等之庸衆便孤

挺生之意其褻越何如此惟籲以尊之賢智奮庸工必亮於上帝若加尊焉

按此節說知恤而於君略於臣詳者臣之薦賢只成得君之用賢便是君知恤也尊上帝說得用賢有關係　迪知忱恂只是眞知深信九德或全或偏皆在其中　拜手稽首后矣猶言拜手稽首以告我后書后之道在言下　宅之各當而始無愧於后兩后字上虛下實　集傳謂非迪知忱恂而徒謀之於面則謀面屬臣則乃宅人是薦於君而用之

講此言夏禹之知恤也是知恤之道古之人有蹈行

之者惟有夏禹當禹之時玉帛者萬國貢賦者九州王室固已大勝矣禹猶以人君當尊敬者惟是上帝若不得賢人用之則天工曠矣乃招延賢俊以理天事治天民守天法而尊乎上帝焉禹之知恤如此故其臣以薦賢爲事當時大臣於在人九德之行或多或寡而有可籲者莫不心與之爭亶知而深信之乃敢進而告教其君曰予拜手稽首於我后矣曰此九德之人予既已迪知忱恂矣君其於可任事者則宅之爲常任可治民者則宅之爲常伯可守法者則宅之爲準人如此則三宅得人事無不治民無不安

法無不平人君代天而爲后者可以無負矣夏臣之告君者如此向使上無籲俊之君其臣非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而徒謀之於人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卽告君而用其人爲三宅如此則三宅之人而無有賢者在其閒矣惟其不然而禹之知恤於是見矣

桀德句惟乃弗作往任句是惟暴德讀罔後句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按傳疏惟乃弗作爲句往任是惟暴德爲句與蔡傳異

呂氏曰非人才果異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會編此言桀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德字提起往任指籲俊尊帝說德者用人之本桀既惡德故不能如先王之任賢而惟暴德之人是用所謂叨懫日欽也罔後另爲一句看喪亡無後則大競之業不可保矣此欲嗣王監於有夏也　陸實府曰凡言三代用人處先看用人之本於君德因上節不會說出君德故於

桀特揭一德字

彙解德字提起德者用人之本桀既惡德故不能做先王任用三宅的好事　桀不能用賢必先言其惡德紂不能用賢而必先言其德之強暴則禹湯文武之知恤皆本於己之有德可知矣

按作字輕只是爲字意

講此言桀不知恤而亡也禹之後桀有惡德弗爲往昔先王任用三宅之事而所用者乃惟叨懫暴德之人故身亡國喪而無後不知恤至於如此

亦越成湯句陟讀丕釐上帝之耿命句乃用三有宅讀克

卽宅句曰三有俊讀克卽俊句嚴惟丕式讀克用三宅三俊句其在商邑讀用協于厥邑句其在四方讀用丕式見德句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才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齡句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孔疏不有所廢則無以興桀之滅亡夏家乃以開導湯德此言湯之能用人也傳疏以三宅爲處罪人照虞書三居看其說大不倫

餘解幷皆與蔡傳異

陳氏大猷曰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

刑賞則其大者湯升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卽丕釐上帝之耿命也

呂氏曰漢高儲參陵平勃於身後亦能維持數十年況三代爲天下長慮固宜儲三俊以繼三宅也嚴惟丕式嚴思明儲琓䄆尤等於身後迄定再世之亂孔賢者惟大則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於伊尹而後臣之其一證也未用宅俊之前知之者惟湯既用之後則夫人而信之

新安陳氏曰宅俊用而遠近孚蓋舉用當而人心服好人所好不拂人之性故也嚴惟丕式君大法乎賢也用丕式見德下之人因之而大法乎君也湯用三宅而且儲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爲文武之所取法焉

會編此言湯之能知恤也亦越者繼禹而言自禹及湯相去已遠正見得知恤鮮哉意丕釐耿命只對夏之尊帝周之敬事而言不作效說注中昭著於天下特解其意耳典禮命討出於天本自光明故曰耿命惇庸章用而使之昭著卽所以理之也乃用四句言其知之明而能得賢所謂則克宅之也嚴惟二句言

其任之專而能用賢所謂克由繹之也曰字作稱字對乃用二字言俊雖未用然評品素定故加曰字克卽宅則任丕釐耿命之責者得其人矣克卽俊則待丕釐耿命之用者有其人矣嚴惟就必言卽一語一言末惟成德之意丕式就事言師法其行事過用其謀猷卽推心而大委任之之意二意串說克用句緊承上句雖宅俊能如此實重成湯能盡其用上言能使宅者效其職俊者著其才也其在商邑四句本得宅俊之美盡宅俊之用來觀二用字可見近者有難一之情曰協則漸涵於耿命而無一人之不善矣遠者有難徧之勢曰式則觀法於耿命而無一方之不化矣見德卽指典禮命討言以其發乎邇而見乎遠故曰見德也近而圻甸之協遠而觀法之同則耿命著於天下矣非成湯之知恤何以致是哉庶民觀法只循典由禮修德遠罪便是俊著其才只啓迪其君便是協小而深式大而淺　杜靜臺曰言在夏固惟有禹而在商亦惟及有成湯耳陟字內有天命所繫意　三宅所以輔丕釐耿命於今日者三俊所以輔丕釐耿命於異日者乃用字曰字要點出知至信篤來嚴惟丕式詞乎意串克用緊根上來注中故字勿

泥能使宅者得以盡其職而耿命之宣布者無餘力能使俊者得以效其才而耿命之著明者無餘祕俱重在湯能使他如此上說是委任之專也乃用至此正是知恤處照下則克宅三句自見注賢智奮庸三句是過文法協以浹洽言故曰純之至丕式以觀法之大同言故曰大之至見德者德之發外可見者也指典禮命討說曰協曰式歸於典禮命討之化也化協于厥邑是耿命昭著於厥邑矣丕式是耿命昭著於四方矣

彙解近者敎化之浹無有不協君德之純可知四方用大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徧爲爾德也君德之大可知

副墨協君出於一身同於一心見德從取法模範來入人近光故曰丕式　一說天子所見之德

能解原湯之釐命其本正在知恤宅俊雖已用待用不同皆賴以釐命者卽宅卽俊則釐命得其人然亦湯能知之眞如此嚴惟丕式一氣說克用宅俊則盡其長於釐命然亦湯能用之專如此末四句正所謂耿命之不釐而實由湯之知恤得之也

按不釐或作見成說以與大競一例看然不如照下

爲有味　卽訓就是實字猶云成箇宅成箇俊也若作就位之就則俊字說不去　見德見字輕德卽典禮命討乃人所共見者丕式是尊奉意一說丕式乎君而德亦自見亦浸

講此言成湯之知恤也自古知恤之君一見於禹矣亦越成湯方其由諸侯而升爲天子時知典禮命討天之光命也從而惇之庸之章之用之以大釐治於天之光命乃所謂丕釐者何如亦惟於用人加之意耳蓋當時所用三宅以任丕釐之責者實能稱是宅而不曠其職所稱曰三俊以待丕釐之用者皆實有是德而不浮其名用之固若是當矣然不徒用之而已且又嚴以思之於心而一話一言皆注念之不忘於其所行之事卽委心聽順大以法之而不自用又若是任之專焉惟其如是故能使三宅之已居於位者皆得以效其職三俊之儲養待用者皆得以著其才由是賢智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之近民用能翕然向化而協和于厥邑無一不與耿命相符焉其在四方地雖遠而難及用能靡然服從而大法其所見之德無一不以耿命爲準焉湯之知恤如此

嗚呼句其在受德暋句惟羞刑暴德之人讀同于厥邦句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讀同于厥政句帝欽罰之句乃伻我有夏句式商受命讀奄甸萬姓句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强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孔傳受大惡自强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庶習逸德孔傳可從

釋文受德紂字馬云受所爲德也

孔疏旣言湯以用賢而興又說紂之失人而滅　暴德言以暴虐爲德逸德言以過惡爲德與暴德同於其國與惡德同於其政其事一也異言之耳

呂氏曰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端在此矣

鄒氏季友曰井牧周禮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是也田制一夫百

畝故百畝爲夫九夫爲井賦畢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以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遍率二而當一也什伍周禮士師掌其民人之什伍又族師云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會編此言紂以不能知恤而亡也受德對桀德看皆不能知恤之本桀紂以凶德故不能用人則湯文武之用人皆由有德可知矣暴德卽羞刑者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逸德卽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工用非人以理厥邦則四方之不式無有矣狎

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正與湯相反帝欽罰以下只重商亡不重周興與桀罔後對看式商二句一連卽伻我有夏中事言商嘗受天命以撫萬姓矣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盡甸天下之民也井牧其地以任貢賦什伍其人以受職役皆治民事也

　袁玉蟠曰德暋是一頓與上桀德俱不能知恤之本蓋惟其身有暴德故內外皆用非人

彙解伻我三句重天使上奄甸只重甸字奄卽奄有四海之奄帶甸字說須歸重萬姓

前編嗚呼歎而言之蓋接於見聞而言之易感也刑暴之人足以行威虐於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目於內故以同政言其親疏之意如此

按羞刑進非以羞刑爲進用也庶習逸非謂衆人皆習逸德也逸訓過不訓安　欽罰欽字亦是重其事之意

講此言紂不知恤而亡也嗚呼其在於受德性强暴無用賢之本其所用者悉皆崇尚刑戮爲暴德之人與之共國於外又惟備諸醜慝以爲逸德之人與之共政於內所以致亂於上人怨於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向日受命奄有萬姓而盡

井牧其地什伍其人而商之天下從此亡矣此與桀之暴德弗任而罔後也何以異哉

亦越文王武王句克知三有宅心句三有宅連灼見三有俊心句以敬事上帝句立民長伯句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卽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蠲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

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

孔疏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擧官屬多是文武時事以見二聖同道父作之子述之言其相成爾　賢人難識故特言灼然言其知之審也傅疏以三宅爲惡人故不全錄

呂氏曰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才同世而異用人君盡於此深省乎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眞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無其本矣

新安陳氏曰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爲長伯者數諸侯入爲王官王官出爲諸侯古常有之

會編此言文武之能知恤也亦越意與成湯同克知二句是知之明以敬事二句是任之重專字尙在後且勿露克知是就經綸設施上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謀猷議論處見其心之所蘊只以已任未任措詞總是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之謂也曰克知曰灼見文武之心與宅俊相通卽克厥宅心之意以字貫至長伯謂以此三宅俊而任天人之責也蓋式商受命文武有事天之責故以宅俊而敬事之內存欽若之心外修寅亮之職或承天以理事或承天以子民或

承天以守法而上有所承矣奄甸萬姓文武有治民之責故以宅俊而爲長伯居內以倡外位上以率下或先天下以治民事或先天下以安民生或先天下以正民慝而下有所寄矣俱兼宅俊兩邊言使宅者益展其能俊者得行其志也長伯不可分王官諸侯皆百官有司之長耳襯體統一字可見蓋是總治之臣提綱挈領者也敬事與夏商尊帝不釐對看立長伯則與夏商之大兢不式不異矣　來路然曰此言文武能知恤自此至丕基十節皆是也　克知灼見非有淺深　周季侯曰克知灼見者具非常之識以

辨非常之人若按事績以窺底裏彙議論以卜中藏則衆人之知宅俊未爲克之知灼之見矣以敬事立民串看天生賢才爲生民計敬事者不以己立而以上帝立之也與尊上帝同意三宅統百官以倡九牧故曰長伯 按事績彙議論云云未免求之過深

彙解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謂之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爲諸侯也 此說是

按克知灼見平分而敬事長伯可分可串 長伯渾說三宅

講此言周文武之知恤也禹湯之後亦越我周有文王武王焉彼賢才之行事議論皆本於心心隱而難知矣惟文武之與宅俊以心相孚能卽其行事以眞知三宅之心確然是能牧能事能準之人能因其議論以洞見三俊之心的然有可牧可事可準之才知之深如此由是以此宅俊之賢而敬事上帝或修其職或關其謨皆能仰代天工以此宅俊之賢而立爲長伯或統政治或倡謀猷皆能撫綏民生其於任也不亦重乎此皆文武之知恤者也

立政句任人讀準夫讀牧讀作三事句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孔疏王肅云文武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 孔傳三事以天地人爲說與前後不同

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序不同者官使之際皆當致謹初無一定之先後也

會編此承上節而言惟其知之明而任之重故其得人之盛如此合下四節皆是盛處此節言三宅之官得其人也立政只指三宅言蓋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之大政所在而用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言當

時立政之官有若任人焉有若準人焉有若牧夫焉此處只列其官名不可露職事意當在作三事發揮任人以理事爲職牧夫以子民爲職準人以守法爲職三者各有職事故曰三事此百官表率所在庶務綱紀所關蓋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敬天勤民之責者也未纔得人意 杜靜臺曰承上來文武能知人善任使如此則其一時得人之盛何如立政只指三宅說蓋政非人不立而三宅則立政之官也如國家之事當理法當守民當子皆人君之大政用三宅以理之守之子之無非所以建立其政也任人準夫

敘只開列其官名三事言爲三事之臣要形容他統率羣僚綱紀庶務意要稱庶常吉士意在末彙解立政輕講立政二字是一書之綱故每提之作者爲也任此人爲此事也任人任事準夫守法牧夫子民各有其職事故曰作三事自此因以三事爲三官之總號　或謂三事百官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矣故下遂言百官皆得人此意雖是但此下只歷數得人之盛以見由文武能知恤所致於此意輕

講此言文武三宅之官得人也文武之知恤如此則

其一時得人之盛何如哉即其建三宅爲立政之官也有任人準夫牧爲一以理事爲職一以守法爲職一以子民爲職同爲王朝三事之官也

虎賁句綴衣句趣馬句小尹句左右攜僕句百司句庶府句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孔傳左右攜持器物之僕

孔疏周禮趣馬爲校人之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是掌馬之小官也三官之下小官多矣趣馬即下士其馬一匹有圉師一人是趣馬之下猶有小官也　虎賁以下歷舉官名言此官皆須得其人不以官之尊卑爲次蓋以從近而至遠

鄒氏季友曰趣馬掌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注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

會稱此言侍御之官得其人也自虎賁而下凡七等官每官各有長非獨以虎賁綴衣爲長也蓋位列王

宮有涵養薰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特見其名耳百司要見是內之百官百字庶字所該甚廣　杜靜臺曰此言侍御之官得人俱是列官於王朝者虎賁綴衣固是羣僕之長趣馬以下五官亦皆要職是長官如今太僕光祿等正卿是也　陸實府曰虎賁修武衛以壯披庭之威綴衣布物采以昭黼扆之煥趣馬閑輿衞以備法駕小尹正羣領以供法從左右之役攜僕爲之交相維持以侍法宮以司稱者各辨所職服用之需於此取以府稱者各典所守儲蓄之備於此藏如矢心秉直則開君以善良者

其機反捷於廷詩儀獻諛脂韋則引君以匪彝者其效立奏於須臾

彙解虎賁也綴衣也趣馬也小尹也左右攜僕也百司也庶府也是七樣官俱是列職於王朝者

講此言侍御之得人也以侍御之官言之有執射御之虎賁有掌服器之綴衣有掌馬之官曰趣馬小官之長曰小尹又有左右攜持僕御之人及在內之百司與庶府之屬此蓋親近扈衛奔走服役均之爲王侍御之官也

大都句**小伯**句**藝人**句**表臣百司**句**太史**句**尹伯**句**庶常吉士**句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大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孔疏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掌建邦之六典又太宰職亦云掌建邦之六典太史副貳太宰掌其正太史掌其貳六典謂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卿所掌者也掌邦六典之貳其所掌事重故特言之尹伯長官大夫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太史爲史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如此類皆是也傳疏以庶常吉士爲衆掌常事之善士與蔡傳大異

復齋董氏曰周官注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是也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

鄒氏季友曰禮記王制太史掌所執簡記奉諱惡注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會編此言都邑之官得其人也自大都伯至尹伯凡六等官或總理分理以至於技藝百工之微或治事

紀事以至於大小相維之職亦各有長官不專指太都小伯也表臣百司作一樣看都邑在王圻內故總言文武之廷庶字遍指三宅侍御都邑之官說常德吉士即彰厥有常吉哉意亦要點出克知灼見意來

杜靜臺曰都邑指王圻之內其官雖列於都邑要之亦與王朝之臣同出入者庶常吉士指上二節貫下二節

彙解大都伯也小都伯也藝人也表臣百司也太史也尹伯也是六樣官

講此言都邑之官得人也又以都邑之官言之有大都之伯小都之伯有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之藝人有外臣之百司有紀言動之太史有有司之長之尹伯此盡總理分理以至技藝之微趨事紀事以及相維之職皆所謂都邑之官也若此者官識庶矣然以文武之克知灼見任而用之何莫非常德之吉士也

司徒句　司馬句　司空句　亞旅句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按傳疏以此為文武未伐紂時其說不可從

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於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諸侯之官未知是否朱子曰謂三官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屬旅即下士也見周禮序官

會編此言諸侯之官得其人也蒙上庶常吉士來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者亞旅是大夫士分理侯國之事者職守雖列於藩封而名位實通於天子故敘其名也　陸實府曰不日諸侯皆賢而舉諸侯之官者諸侯世其官不由克知灼見而得諸侯之官則由知見而得也

講此言侯國之得人也又有侯國之官若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司空掌邦土此三臣者總理侯國有卿之貳曰亞有卿之屬曰旅此大夫與士分理侯國亦皆吉士焉

夷讀　微讀　盧讀　烝讀　三亳讀　阪尹句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

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
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
官使何其盛歟

孔疏牧誓所云有微盧彭濮人此舉夷微盧以見彭
濮之等諸夷也　三亳爲已歸周必是文武時也及
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
何處也鄭氏以三亳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
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
臯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爲三亳三處之地皆
名爲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古書亡

滅旣無要證未知誰得旨矣傳疏以亳爲衆

陳氏曰伯舉其長亞旅舉其屬互相備也以上詳言
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皆各得其人也君子用
心常久久則爲吉士小人用心不常則爲凶人彰厥
有常吉哉亦此意夷微盧烝四國也三亳商故地分
而爲三也如後世三楚三吳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
之故曰尹言四國三亳與阪險之地皆有尹也文武
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小大之臣哉三
宅大臣人主所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各委之三宅
高宗曰惟暨乃僚穆王亦曰愼簡乃僚皆然也

新安陳氏曰文武立政之本在用任人準夫牧三宅
以作三宅之職事而已百司庶府以上此內百司所
謂裏臣也表臣百司以下此外百司所謂表臣也以
下之表臣見上爲裏臣也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推
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
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會編此言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亦
本上庶常吉士來微盧以下凡七國皆夷狄之地故
以夷字冠之皆使王官錯治之故以尹字承之蓋受
命於天子而分莅乎蕃夷者也曰諸侯四夷者以其

皆附諸侯之疆域也以上五節俱是列文武得人之
盛以見其能知恤也　微盧即牧誓微盧乃是素所
服役於周者烝亳阪亦當如此言夷狄參錯於諸侯
五服之閒如今宣慰司土夷之類不是正朔不加聲
敎不及之夷狄也惟其閒附諸侯封域故不直曰四
夷而曰諸侯四夷尹是自王朝出監此諸侯之四夷
者即所謂王官也亦無非是常德吉士也

彙解微盧烝夷國之內屬者爲之置尹如漢爲西域
置都護之比也　武王使羣叔監殷殷是商之故都
在河北三亳故湯之故都在河南殷有監易知三亳

有監何也豈亦以其地在形險之故歟　夷國有微焉盧焉烝焉商故都有三亳焉危險之地錯於五服者有阪焉皆有尹以監之所謂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四夷指微盧烝諸侯指三亳之屬

集解傳中尹字只帶阪字說偶取文勢之變耳有謂七國皆夷故冠以夷字夫以商都爲夷地既不以封矣而阪謂之國皆不通之論也按此駁常說亦有理然傳云未詳存疑可也

講此言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得人也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在巴蜀曰微在西北曰盧又有烝有蒙與穀熟偃師之三亳又有阪焉是皆治之以王官所謂尹也尹雖不同而其爲常德之吉士則猶夫都邑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也此皆文武知恤之所致也

書經詳說卷六十四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立政

文王頓惟克厥宅心句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句以克俊有德句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按傳疏以宅心爲居心遠惡舉善與蔡傳大異

朱子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爲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克宅厥心

新安陳氏曰以宅心爲三宅之心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爲一說

臨川吳氏曰惟能心其心故能於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

陳氏雅言曰天下之賢固莫難於獲其用尤莫難於盡其用用而不能盡猶未用也是以文王之於三宅謂之以克俊有德者蓋才德雖常事司牧人之所固有然所以能究其才德之用者實由於文王之克厥宅心有以致之也克厥宅心者知之至信之篤文王

之心與三宅之心脗合交契無毫髮彼此之間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人而其有才有德莫不竭盡其藴無敢或隱其賢是豈徒常事司牧人之所自能哉皆以文王克之而後能也

會編此承上得人之盛而申言之言惟知人之明如此故能用人之當如此也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灼見看乃克立二句對庶常吉士看二克字俱就文王身上說克三宅之心者知之極其至而意念潛孚信之極其篤而精神契合與三宅之心為一也俊與德不平猶云賢俊而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實有理事

之德所立之司牧實有子民之德也言常事司牧則準人可知言三宅則侍御以下諸臣可知有德即下文所謂義德容德也此下三節言文王亦越節言武王相對看不必言舉文以見武　來路然曰克厥克字依注要體認知至信篤意以克俊有德言用是能得其賢俊有德之人也惟字乃字相呼應

彙解立玆立字不是方定官制乃授之以官意與立政立字不同　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

拂鏡塵此節是起下文專任之意只重一惟字惟字緊趕至俊有德言惟知人之明知此故用人之當如此也　克字對知見深一步曰克知灼見猶以我知彼曰克心則不但知其心併其心而自我有之知見如此直謂之克而已乃克二句一氣讀

按克厥宅心克字不一說看來還以克知作正解克立克字稍虛克俊有德即是克立處　俊德是一人俊以人言德以德言

講此分言文王知恤之事也人君用人未有不知之明而能任之當者文王惟能以其三宅之心為心脗合而無間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之官用能皆賢俊而有德者也觀於常事司牧人而其他可知矣

文王頓**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句**惟有司之牧夫**讀**是訓用違**句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與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按孔傳以庶言為毀譽眾言又是訓用違句屬下節並與蔡傳異

王氏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

新安陳氏曰文王用三宅得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加重於有司之爲牧夫者訓勑其用命與否而已牧夫卽宅牧之屬上文只及常事司牧人而不及準人庶獄卽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耳

陳氏雅言曰庶言庶獄庶愼文王於三者一無所兼但於有司牧夫之用違則訓之而已有司牧夫卽任庶言庶獄庶愼者也訓其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問而自理訓其不用命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於此三者而下侵於衆職哉抑有司者治之

耳有司治庶言庶獄庶愼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

會編此下二節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庶獄庶愼統言三宅所掌不必分屬罔攸兼者委任之誠而不以身侵之也三宅主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言之宣布獄之明允愼之有備是用命也否則違命矣訓就教訓戒勑言卽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意此句只與罔兼相形而言實重在信任專上惟字重看言文王惟責成而已自是之外一無所與也　陸實府曰三庶乃國家大政所繫而牧夫其司之者也司

則事權獨秉意向獨營主於一則成由於二則雜罔攸兼者無所兼也事難遙度變難臆斷卽當其事者不容預設一心而我豈得代爲之心　洪南池曰此下二節極言其任之專勿平罔敢知的心就在罔攸兼裏特推極言之耳

彙解庶愼截上下一直說重愼字言不侵其職而惟操其要文武信任三宅之專如此也　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愼之事故不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

經翼庶愼注解禁戒儲備凡一切先事之防皆是如財用愼其出入不虞愼其戒備之類四字一意若以

禁戒爲條約之數又是庶言矣　三宅主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一說獨言牧夫者以親民之職爲重亦互見之也

按司牧人人字屬民此云牧夫似指其本身說卿大夫之夫也

講此承上言用之固當矣而所以任之者又專也彼朝之號令國之獄訟與夫禁戒備儲之事是皆牧夫之所司者也文王則一一委任不復以身兼之惟於有司之牧夫訓其專心營職以用上之命無或敢稍生怠忽以違上之命而已自訓之外敢一有所兼也

哉

庶獄庶慎句文王罔敢知于茲句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孔傳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陳氏雅言曰於此三者固罔攸兼而於庶獄庶慎則又罔敢知焉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敢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敢以心與其事也常人之任人或能不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然所當知者不得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之者不惟不兼并於罔敢與知焉此所以於庶言庶獄庶慎則言罔攸兼於罔敢知則止及於庶獄庶慎二者也蓋命令之奉行於有司者人君雖不得兼而樞機之發於一人者人君豈容有所不知哉論者以爲聖人之道猶天然天無爲而歲功成者四時之佐五行之吏分其氣矣聖人無爲而天下治者百官分治羣賢共理代其職也知天之所以爲天則知文王之所以爲文矣

會編此承上文而極言其任人之專蓋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以心與之也庶言不容不知意亦須點出罔敢字重看見文王敬忌之至惟恐用己之心思以誤之一專付之有司而已文王此心不出罔兼之外只就其中形容他信任益專之意耳 陸實府曰君道在知人不在知事不知其人乃不得已而知其事罔敢知者知之所以至也 以罔兼不足盡又曰

罔知俱狀文王心裏不是實事

彙解罔知看上文是訓用違則亦非不知者但不敢去知之以行己見使臣司獄慎以身君司獄慎以意而操其臆而事遂壞於掣肘耳即下勿誤看非徒恐侵臣職正恐侵其職即誤其事故不敢也

講此言任之極專不待罔攸兼已也彼言出於君固不容不知矣乃若庶獄庶慎文王一惟付之有司雖念慮之閒亦不敢知及於此焉知且不敢而況於兼之乎至此則任之極其專矣

亦越武王句率惟敉功讀不敢替厥義德句率惟謀讀從

容德句以並受此丕丕基句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幷受此丕丕基也

按傳疏義德容德不作賢人說幷受兼君臣說上下不聯

葵初王氏曰紂用暴德逸德之人正與此相反

新安陳氏曰蔡氏承上文之用三宅而言蓋不改父之臣之意此說出於夏氏眞氏取之以其切於立政用人故也

臨川吳氏曰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於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於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貽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幷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會編此申言武王之能知恤也與文王對看亦越者言不惟文王爲然而武王亦然也功以除殘去暴外攘之功言謀以發政施仁內治之事言義德容德作一人看自其將才足以撥亂反正則爲義德自其相才足以容民畜眾則爲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俊有德者也率功率謀意重下句上欲不改父之政故不改父之臣也蓋文王之安天下資義德之臣以輔之者武王以武功定禍亂而率其安天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之義德焉勝殷遏劉之臣固即戡黎伐密之士矣文王之治天下資容德之臣以謀之

者武王以文教綏太平而率其治天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之容德焉佐理鎬京之士固即肇造區夏之臣矣曰不替曰從正與文王罔兼罔知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處也並受丕丕基雖兼文王實重武王上創守相承後先一致其即夏之大競商之丕式而已此知恤之成效也　洪南池曰此節言武王專於任人義德容德只是一人而兼出將入相之才者敉功就征伐以安天下上說謀就規畫政事以治天下上說不敢替從中有知至信篤任專意而重在任專上並受處把文武抑揚說勿

平不言知之明者文王舊臣武王知之素矣　黄葵陽曰要之文王之任人專而益專卽任此義德容德者也而武王之不敢替之從之卽罔攸兼而又罔敢知者也其根源都從克知灼見來

彙解義德容德二德字卽前克俊有德之德自其隨宜救民則曰義德自其休休樂善則曰容德無有二也　義德自功生來容德自謀生來都要沾帶有情講此言武王之知恤也文王之知恤如此亦越武王豈有異哉彼文王所用有德之臣一也自其足以撥亂反正則爲義德是嘗資以成功者武王率循文王戡定天下之功則於其義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自其足以容民畜衆則爲容德是嘗賴以贊謀者武王率循文王經畫天下之謀則於其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其心一文王罔兼罔知之心也是以文王固受丕丕基於前武王亦幷受丕丕基於後與昔之大競丕釐者無以異矣信乎我周以知恤相繼而興也爲後王者可不法哉

嗚呼句孺子王矣句繼自今頓我其立政讀立事準人牧夫句我其克灼知厥若句丕乃俾亂句相我受民句和我庶獄庶愼句時頓則勿有閒之句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旣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旣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旣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按傳疏知其順謂知臣下之勞苦勿有代之言其法不可復變幷與蔡傳異

呂氏曰申前告嗣天子王矣之意屢言深警之非前日委重視成比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蓋有湮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以勉爲善者苟能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不得遁矣夏后宅人亦日用丕訓德訓順也知厥若又勿使異意者閒之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竭兩端告之也一篇之閒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不一而足也

陳氏大猷曰我者我其君君臣一體也
張氏曰王繼文武以立政可謂難矣而難之中自有
簡易之道亦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
已知三宅之心卽所以立政
復齋董氏曰孔氏以立政爲大臣立事爲小臣諸家
皆以立政立事爲一意而於準人牧夫則以爲舉其
二以包其一理所未安竊意從張氏之說則立政乃
作書之本意立事乃任人之官庶於經意爲兩得
葵初王氏曰提起立政二字最是下文商人周文王
立政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在今後嗣王立政皆是

提起作書之本意立政之要在於事牧準人
新安陳氏曰孔氏謂立政大臣立事小臣以事字爲
句非也惟張氏辨句讀甚合經旨證以上下文上提
立政而下列三宅甚協兼之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
牧夫與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立政下列三
宅則並有立事字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繼自今立
政其勿以憸人立政下不列三宅則並無立事字尤
爲顯證
陳氏雅言曰克灼知厥若者此明於知人時則勿有
閒之者此誠於任人始焉而非知之明則無以得賢

才之用終焉而非任之誠則無以盡賢才之用成湯
之克宅克俊文武之克知灼見皆克知厥若之謂也
成湯之嚴惟丕式文王之罔攸兼罔敢知皆時則勿
有閒之之意也周公前舉三事以爲告此則欲其法
三代之法以爲政上言知人之要則舉三宅之名下
言任人之要則舉三宅之職立政一篇之旨萃於此
矣
會編此承文武之知恤而言勉嗣王以盡知恤之道
也王字是繼文武之丕基繼自今以下則欲其知文
武之用人也灼知厥若是知人之要有用之當意應

文武克知灼見而言卽後所謂克宅之也丕乃俾亂
四句是任人之要應文武之罔兼罔知不替不違而
言所謂由繹之也二意亦須串看厥若以三宅心之
所安者而言卽常德之蘊於中者知其所安則知之
極其明而所用者得其人矣丕乃俾亂是委任之專
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之謂相我二句卽丕乃俾亂
之實相字兼教養說維持之以厚其生輔翼之以正
其德是也曰和者以治民訟而輕重適其宜以司國
計而盈縮得其平是也總是三宅所掌不必分屬末
句是戒辭卽任之事意蓋小人得以參其閒則君子

不得以終其治勿有閒之則終始得治其民治其事矣時字卽指治民治事之時而言上三句是不閒之以己此句是不閒之以人合二者方盡任人之要然亦串說爲是夫知人必欲知其所順則不可不憂其始用人必欲勿有閒之則不可不憂其終所以勉嗣王之知恤也與桀紂兩節對看桀紂不能繼禹湯而亡故欲成王之嗣文武耳　杜靜臺曰我其五句注雖有知人之要任人之要匹對然意思串下不可平

陸實府曰克字重非若後世聽言必觀行也心與之一卽始見終由表洞裏故曰克　二我字卽前宅

乃事三乃字意　王方麓曰前既言告嗣天子王矣此又申之深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屢言之而深警焉灼知厥若與前克知灼見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耳閒謂有參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以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故勿有閒之此又任人之要也

集解丕乃句正任之專俾亂使之爲治也傳展布四體乃丕字之意推心委任乃丕字之源　受民卽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與文武受民者也付之非人是棄所受之重也庶獄下繫民命上關天和庶愼之有

備無備而政之得失國之安危時之治亂繫焉此二句本丕乃俾亂來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閒之意

集解大凡人心必有所若處僞心一不安於善雖矯飾一時未必久而不變者厥若則心之所安合表裏終始而皆一絕無勉强纔是眞心此眞心又在事功議論之先者故須灼知

演重在克灼知二句作脈克灼知者能以心體心於其常德之順於中者無毫釐不知是知明處厥若以三宅心之所安者言既知其人則當重其任故曰丕乃俾亂相我受民二句卽俾亂之實相者輔相生民

之所不及和獄愼又所以相受民也二句串勿有閒之正俾亂之極專處

按厥若只是心之最眞處順字意須善看若照論語察其所安謂是爲善出於所安似多一折　丕乃俾亂只是大使之爲治也集傳大委任之似將丕字截開了

講此下勉成王知恤也嗚呼孺子今既紹文武之丕基而爲王矣繼自今我其於立政所用之官如立事準人牧夫之三宅當何如哉彼德蘊於三宅之心其始終如一安而有常者所謂若也必王其能表裏洞

察灼知其心之所安則知之明矣然後推心委任大乃使之展布四體以圖治如國家所受於天地祖宗之民王不能以一人理也則使其相治之厚生正德皆賴之也國家一切獄慎之事王不能以一人兼也則使其和燮之輕重盈縮皆資之也此固不參以己矣又必於治民治事之時一心信任勿以憸邪之小人間之則用之專矣如此能知恤而忝於繼文武而王乎

自一話一言句**我**頓**則末惟成德之彥**讀**以乂我受民**句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按傳疏自一話一言大費力惟有成德之美以君言與蔡傳大異

王氏曰一話說一事之始終也一言一句而已

新安陳氏曰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人之責也和庶所當慎之事事之責也三宅備矣話言樞機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會編此承上文時則勿有間之而言蓋教成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一話是論一事之始終一言特一語之發耳總是形容斯須之意我則至受民作一氣讀乂民意輕重末惟上猶云思賢以治民也成德之彥卽克知厥若而已任三宅者蓋一念不在君子則小人有乘間而入者惟思賢以治民而無斯須之或忘則任賢無攜貳之心而憸人無可入之間乃所謂任之專也不言獄慎者獄慎亦所以治民也

王仲山曰成德之彥卽上顧於正而不他者止言乂我受民不言和我獄慎者申明上意故略之也思賢以治民而無須臾或忘如此則簡賢之隙不開而不使小人有間可乘矣　姚承庵曰緊承勿間說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於我間生於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於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稍不合厥意稍有萌皆間之所自一話一言之微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則此心誠一而不他人雖欲間之不可得矣

彙解先一話而後一言從輕說到至輕處末惟成德之彥不是空空思惟是說這話言果出於彥所許可而後話言之稍有一毫拂彥意決不敢話不敢言如此方能乂我受民說者俱未見透徹

按一話一言謂在已話言也一字只是見其暫猶論語所謂終食之間意末惟二字似不必在話言上生議論

講此承上勿閒而極言其專一也人知閒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閒生於我意向稍有不合則小人便乘此閒而入矣是必念念在賢不敢暫忘雖一話一言之頃亦必終思成德之美士以之治我所受於天與祖宗之民然後任賢不二小人不得以乘之賢才之用安有不盡耶

嗚呼句予旦頓已受人之徽言讀咸告孺子王矣句繼自

今讀文子文孫句其勿誤于庶獄庶慎句惟正頓是乂之句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尙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己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卽此意

按傳疏文子文孫專言文王之子孫正以正道言與

蔡傳異

會編此總結上文禹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也徽言者謂所陳知恤之說上而事天者在是下而治民者在是何其美也文子文孫是警動成王欲其繼述文武之意庶獄庶慎三宅皆有之勿誤者不惟不以身兼之而亦不以心與之也知明用當意須補在勿誤上方完正者指三宅而言也獄慎治則受民可知付之於人而不誤之以己則不惟無愧於文武之任人而亦無負於我今日之徽言矣此節爲後三節張本自古節承徽言以上說國則罔有二節承勿

誤以下說 杜靜臺曰文孫下要點遠宗禹湯近守文武意其勿上須補知明用當意則一章指意全矣謂之誤者事由中制而當職者不得盡心則多有誤差矣正卽前有司之牧夫指三宅言之字指獄慎言惟正是乂之要打轉勿誤上來 其勿誤二句是一正一反語 文武周公所親見而日聞之人以有禹湯在內

按已受中間補一將字便明 文子文孫只是他自己合稱文非干先王事

講此總承上文而欲王聽己之言也嗚呼予豈敢有

臆說哉予旦已將所受於人古今用人之美言盡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固近守文武之傳而實遠紹乎夏商之統者也其於庶獄庶愼眞知三宅而任之切不可有所兼有所知使不得自由以誤之惟一切付之當職之正人使展布心力而和調其事焉則徽言庶乎無負矣

自古頓**商人**讀**亦越我周文王**句**立政**頓**立事牧夫準人**句**則克宅之**句**克由繹之**句**茲乃俾乂**句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旣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玆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按傳疏以自古爲用古以克由繹爲能用陳與蔡傳異

陳氏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克宅任之當矣又紬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

呂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於一時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繹之蓋不一端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旣俾之爲治則一委之其人矣

陳氏雅言曰三宅之官百官有司之長也擇之不審則以正爲邪以不肖爲賢固不足以得賢才之用用之不至則禮貌之或衰意見之或殊亦何足以盡賢才之用故克宅之者以心相照此知人之明也克由繹者以心相與此待人之誠也始能明於知人終能誠於待人人雖欲自隱其可得乎是以謂之乃者言必如是而後有以得其心也謂之俾者言下之治由於上之使也立政一篇大旨皆是言人君之用人當擇之於始善用之於終

會編此申上禹湯文武知恤之事正受人之徽言而告於王者也自古指禹商人指湯周獨言文王者舉文以見武也克宅本知至信篤而言克由繹指任專而言卽無所閒無所誤之意也二句平看用事實講如禹之迪知忱恂湯之卽宅卽俊文之克知灼見皆能知之眞而任之當所謂克宅之也禹之宅乃三事湯之嚴惟丕式文之罔知皆能展其蘊而盡其才所謂克由繹之也茲乃承上二句說言其惟如此所以能致天下之治也如禹之大競湯之丕式文武之丕

基幷受皆是乂字只是天事以理天民以安天法以正三者作效說爲是俾乂只是承上克宅由繹使之致治使字著三宅上非直謂使天下治也使天下治是孔傳之說

彙解自古之人起至乂之散敘夏商周之事而帶勉成王意此下三節則合言夏商周之事而復申勉成王也　注疏繹音亦由字無音蓋只如字讀也傳謂紬繹用之而盡其才是以意解非卽以由字爲紬字也漢書谷永傳云燕見紬繹師古云紬繹者引其緒也紬音抽　由字竟訓作紬實難解繹是紬繹之繹由繹者由此克宅而繹之也　看茲乃字則乂字意須先提在克宅之上然後講到茲乃云云

挷鏡塵此節禹湯文武事都是前面說了的不可著實死講只當重自古亦越幷茲乃等字見得從古至今代不一君都必如此盡知恤之道而後乃能俾乂也

集解克由繹者上專於任賢則賢者今日露一能明日又露一能如絲之在中愈紬繹則其緒愈出而不窮也二句串看

按此節只是申言前意不重承徽言時講多誤　由繹當作紬繹依蔡傳爲是

講此總申三王之知恤而約言之也合而觀之自古夏禹及商人成湯亦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用立事牧夫準人三宅之官方其始用也則克宅之知至信篤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及其已用也克由繹之專任責成能紬繹用之以盡其才也此所以能使之致治事以理民以安法以平治道於是乎成也知恤之效如此王可不思法之哉

國頓**則罔有立政用憸人**句**不訓于德**句**是罔顯在厥世**句順連　罔**繼自今**頓**立政**讀**其勿以憸人**句**其惟吉士**讀**用勱相我國家**句相連　勱

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孔傳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立政之臣惟其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釋文憸本又作思馬云憸利佞人也

孔疏既言湯與文王用賢大治又言其不宜用小人
張氏曰憸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爲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爲盜跖
陳氏大猷曰憸人矯飾以爲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丕訓厥若正相反
呂氏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復於小人君子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於再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

體可識矣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嚴惡斥絕者也
會編此與下節申前其勿誤二句而言以勉成王盡知恤之道也國指夏商周不用小人則惟其君子可知不訓二句是推不用憸人之意罔顯卽注降其國於晻昧之意其勿以憸人二句相形說言不用憸邪之小人而惟用常德之吉士也惟字內兼知明任專意應上克宅克由繹看用字緊承說勸相國家指牧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輔相有展布四體得盡其用意如是則升其國於明昌而俾乂之效在是矣

立政指三宅說　方初庵曰國則三句喚起繼自今立政四句不甚重國指三代國字下先要點立政惟用君子意不訓二句是推所以不用小人之故　用字緊根上來有力觀注訓作使字可見使之勉力輔相正是以盡其力處
彙解言憸人所存所行都不順於德萬一錯用之必降其國於晻昧使人君沒有光顯的事業在世間
挑鏡塵上節承上起下此節全重屛憸人上卽前勿有間意
按此節國字承上起下言三王皆能用賢而不用小

人是上下承遞處　時講多謂以憸人引起吉士固是然戒用憸人意亦不輕　憸利是利口之利非聚斂之利
講此特言用人之失以爲戒也吾觀自古夏商之爲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以憸人機巧辯給其智足以聳動人主其言足以惑亂視聽所存所行皆不順於德萬一錯用之則必降其國於晻昧而無有光顯之業以在厥世此古人所以勿用也繼自今以往吾王立政其勿用憸邪小人以妨吾治其惟用常德之吉士使之勉力牧民理事守法而輔相我國家至

於昌明也此尤用人者所當知也

今文子文孫讀**孺子王矣**句**其勿誤于庶獄**句**惟有司之牧夫**句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絜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孔傳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已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

呂氏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挈其尤重獨舉之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蔡氏元度曰以庶獄庶慎對庶言則獄慎尤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對庶慎則庶獄尤重故不及庶慎

王氏曰獄者政之終牧者官之長政舉其終官舉其長則無不舉矣 互舉是旁意正要見專重處

會編此揭三事之重而申戒之也上文其勿以三句內已有勿誤意了但庶獄尤民命所關國命所繫爲甚重故獨舉而言之也曰文子文孫見其有纘承之責曰孺子王矣見其居天位之尊皆警動之之辭勿誤兼身心屬克由繹一邊而克宅意亦在內蓋有司牧夫即吉士之爲三宅者也不誤之以己而專付之於人則任人之道盡而刑無不當所以相我國家者亦不外是矣 此節與上其勿以憸人三句平層看但此特舉其重者申勉之耳

前編於三庶獨言庶獄於三宅又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

然獨表牧夫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爲重也

講此揭其重者申戒之也今王爲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以孺子爲天下王矣其思庶獄者民命所關尤國家之重事也其勿下侵臣職致有司不得自展以誤之一惟付之有司之牧夫使人得守職而刑無不當可也

其克詰爾戎兵句**以陟禹之迹**句**方行天下**讀**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句**以覲文王之耿光**句**以揚武王之大烈**句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

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
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
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
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犴獄之
閒尙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
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
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孔傳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幷設以升禹治水
之舊迹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不服化者能使四
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林氏曰呼文子文孫言守成以文終以詰爾戎兵則
武不可弛
呂氏曰公非敎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强如易
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抑之中有自强之意也
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
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治之良圖也古人治
兵乃所以弭兵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
陳氏大猷曰耿亦光也耿光光之著也
陳氏雅言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亂之所自起苟安
於逸樂憚於自强則偷墮之氣由是而益勝扞格之

衆由是而難化覬覦之奸由是而或生豈所以匡王
室而壯天威豈所以繼志述事而承祖業全付予有
家之託者乎故周公之告成王使之治其戎服兵器
以陟禹之迹而方行於天下使至於四海之外地之
所至皆德威之所至德威之所至無敢有不服者夫
如是文王之耿光能覲之使益顯武王之大烈能揚
之使益著豈惟無愧於前王亦無負於前王矣前王
可謂能紹前代之休後王可謂能繼前王之志述前
王之事也周公以此告成王其推廣勿誤庶獄之旨
而幷及於此者固非後世導其君以窮兵黷武好大

喜功者比也
會編此因上言勿誤庶獄而幷言之戎兵以奉天討
尤刑之大者也蓋庶獄所在雖不可以己誤之而或
戎兵之事盡付之不知則適以啓陵遲之漸矣故復
以此戒之克詰只是整肅而不廢弛之意非使用兵
也詰戎如敹乃甲胄之類詰兵如鍜乃戈矛之類武
備所修卽德威所寓也以陟禹迹以字緊承詰戎兵
說方行三句正是陟禹迹處蓋戎兵一詰則德威遠
著而人心振肅將見方行天下以至於海表之遠而
無一人之不服不止於五服之內而已也是比之禹

服之舊爲有加也故曰陟行字至字就上之德威所布而言服字就下之人讋服其德威而言罔有不服者合天下四表之人無不服也以覲以揚總承修武備以廣德威說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而人心悉歸此文王之耿光也以此而昭著之則可以無過佚之患而無愧於文王之文孫矣永清四海大定天下而人心率俾此武王之大烈也以此而振揚之則可以無廢弛之虞而無負於武王之文子矣言繼述之責由此而盡也不著工夫說文武分德業看所謂各舉其盛也　古者詰兵葢有國之常政軍伍藏於井甸戰陳講於蒐獮威略寓於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耳故成康之初元老大臣皆有詰戎兵張皇六師之告所謂詰者儆軍實除戎器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征弗庭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守文之主以兵爲諱曰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失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於常調之外也　洪甫弛曰陟者升而過之謂戎兵所詰之處卽德威所及之地曰方行至于只是使天下攝於我之兵威耳有無遠不服之意非指五服之內也　以覲以揚雖承克詰來而陟禹四句意不可脫

彙解禹迹卽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敎訖于四海是也陟謂威德所加盡禹迹所至也　方行天下重方字言四方都行得去不止一隅也至于海表重表字言及於海之外不止海內也然二句串說非對待語

演戎是戎服以衞己者兵是兵器以攻人者

拂鏡塵禹異世故云迹文武昭代故曰光曰烈

按此節只是詰戎兵廣德威以覲揚文武意禹言迹是就地方說見其德威遠至非禹與文武並舉陟禹作一層覲揚文武作一層也時講多誤　其克至不服截以覲以揚進步語　三以字微不同以陟以宅輕帶以覲以揚以字著力

講此因上言庶獄而及治兵也庶獄固不可誤之於已而兵則人君所以奉天討者也使盡付之不知不將起陵遲之漸乎王其存安不忘危之心修治爾戎服兵器使武備精明懍不可玩而示人以德威焉昔弼成五服禹迹甚廣今以此戎兵之詰益升而過之方行天下至于四海之表罔不帖然服從焉夫光四方而顯西土文王盛德之光耿矣以此德威之廣而覲之俾益顯見而不至於過佚淸四海而定天下武

王開基之烈大矣以此德威之廣而揚之俾益振揚
而不至於委靡則文子文孫之責無負矣戎兵可勿
詰哉

嗚呼句**繼自今**讀**後王立政**句**其惟克用常人**句

幷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
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按傳疏以常人爲常得賢人與蔡傳異

呂氏曰常人之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
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
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
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歎而深
致意於卒章歟

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爲常道行此常
道而不易者爲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
休祥也言常人於兵刑之後以常人尤宜任此而謹
之歟

新安陳氏曰庶常吉士文王用人家法也故上文言
其惟吉士此又言克用常人常人常德之人吉士吉
德之士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也

會編此幷戒後王以知恤之道也本上其惟吉士說

言不惟今王當知是而後王亦當知是也立政指三
宅之官說常人即庶常吉士觀惟字可見克用兼知
之明任之專二意講所謂克宅克由繹是也要見遠
追禹湯近同文武而丕基可保之意

彙解周公丁寧之意幷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
王傳之以爲家法也起東要重今王身上發揮　常
人憸人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
常人也

講此又爲後王慮也嗚呼知恤之道豈獨孺子所當
知哉繼自今後世之王皆有繼述丕基之責者其於
立政也其惟能明知專任用乎常德之人以任三宅
之事焉夫以後王尚當知恤况孺子乎

周公若曰句**太史**句**司寇蘇公**句**式敬爾由獄**讀**以長我王國**句**茲式有愼**句**以列用中罰**句

此周公因言愼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
幷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
溫爲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
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
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孔疏成十一年左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

生以溫爲司寇是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也蘇是
國名所都之地其邑名溫故傳言以溫也傳疏以太史掌廢置
周公告之欲其選主獄之官求蘇公之比太史之權恐不得如此蔡傳欲太史書之爲得其實長傳疏謂長施行如字
陳氏大猷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以舊事爲
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立政以用人爲本而兵刑
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其說以爲告王故不全錄
新安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
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
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敬後

人之法蘇公在乎愼能愼則能敬矣固爲後之司獄
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
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
陳氏雅言曰刑罰重事也民心天命之本實繫於此
周公作立政舉司寇蘇氏敬獄之事以告太史使書
以爲歷代後世司獄之法謂昔武王之時蘇忿生以
溫爲司寇小大之獄莫不由之而所由之獄莫不能
敬故能重民命以延國命蓋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
所由永也用刑之極功至是蔑以加矣後之典獄者
於此取法而能謹焉則能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

此無他蘇公之爲司寇其道惟在乎敬後人之法蘇
公其道惟在乎愼敬者愼之存於心愼者敬之見於
事愼謹之心一敬畏之心也蘇公一念之敬可以通
天人而無間可以垂百世而無斁用刑之法不可以
復加於此雖舉以告太史而實以告之於王雖爲後
世之司獄者慮而實爲後世之用司獄者慮使後世
之用司獄得蘇公其人而用之豈非所謂吉士常人
者乎立政之道以任賢爲本以庶獄爲大故一篇之
中凡五致意於獄而終結之以此云講由字太重只是用字耳
會編此幷戒後臣以用刑之法亦因論刑獄之重而

及之者蓋人君勿誤庶獄固當付之有司而司獄者
必當如蘇公然後爲能愼刑也由字卽用字猶云徼
其所用之獄也敬字內已有輕重得中意長我王國
者民爲國本重民之命而不傷則是能延國之命而
長養培植之也此句下點出欲太史書之於册意茲
字指蘇公言以蘇公爲法而愼刑也列用中罰正能
愼處條列乃國家之法中罰者當輕而輕當重而重
也未繳長我王國意　洪南池曰民爲國本不忘忍
以殘民便是長養國家元氣
彙解式字既訓用而由字又訓用恐兩相軋姑存之

以列用中罰正是有慎處列是法之條件中罰是
今日之議斷刑有輕者重者國之條件俱在也於小
罪也能以輕之條列執輕之中罰而用之於大罪也
能以重之條列執重之中罰而用之
拂鏡塵告太史而命書亦對王語雖訓後臣亦戒成
王欲其用人若蘇公以長王國也
集解由作用長如字讀　式敬之式用也茲式之式
法也
按式敬爾由獄式訓用是虛字與下以字相呼應由
亦訓用卻是實字爾字照傳只作其字看非面謂蘇

公也　長舊作長養之長上聲今多作平聲延長之
長
講此周公更爲後臣慮也又呼太史而告之曰太史
爾職王紀載者也亦知蘇公用刑之善乎昔司寇蘇
公以獄者民命所關不可輕易裁斷用能哀矜詳審
而敬其所用之獄以培植基本延長我王國蘇公之
功大矣爾太史其書之簡册使後世司獄者於茲取
法而致謹焉則必能執國家輕重之條例原情定罪
以用刑罰之中庶乎敬獄不異於蘇公而長王國之
休可與蘇公繼美也哉周公爲後臣慮又如此其忠

愛無窮之心見矣
董氏鼎曰周公復政成王而作立政以王政莫大於
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
王政立矣公前日攝政猶可無言今歸政留洛心在
王室豈容默乎此立政所以作也一篇之中宅事牧
準其綱領也休茲知恤其血脈也自廸惟有夏至暴
德罔後言夏先后知恤乎此乃室大競休何如哉桀
不知恤也故罔有後而成湯陟焉自亦越成湯至奄
甸萬姓言商先王知恤乎此故用協用見德休何如
哉紂不知恤也故帝罰之而我周式商受命焉自亦

越文王武王至並受丕丕基言文王亦猶夏商先王
之知恤也是以並受丕丕基式克至今日休也自孺
子王矣以下至終篇拳拳以去憸人用常吉詰戎兵
謹刑獄爲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法以夏商
後王之不知恤爲鑒忠愛之至至今可挹也
會編按立政一篇論爲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
三事大臣得人則百官皆正而治道舉矣末又歸重
兵刑二事蓋兵者國之衞刑者民之命必治兵乃可
以弭兵必愼刑乃可以無刑故又當加意擇人以任
之誠萬世之永鑒也

書經詳說卷六十五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六

周官

牟陽冉覲祖輯撰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孔傳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孔疏設官分職周禮序官之文言設置羣官分其職掌經言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才堪乃得居之是設用人之法

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爲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傅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爲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傳襲不復改正

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爲表裏周公作立政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此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卽詰戎兵行天下之意也立太師傅保以下卽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卽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哉

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旣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

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脗合處姑略之可也又呂氏以爲周官時爲周公尚在此亦以亡書序及君陳按排而意之耳未見其必然也深玩周官文意周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牆修戒卿士可見

會編此篇首節史記成王訓官事始若昔大猷三節成王自敘其訓官之意立太師十節歷舉所訓之官由尊而卑由內而外有相承之體統焉凡我有官以下皆訓其盡臣職也愼令學古師今建功業保祿位畏寵盛推賢讓能皆臣職之所當盡者

副墨首節是書本序下皆訓官之辭大猷三節言已訓迪厥官之意立太師十節歷舉公卿職掌因及馭外臣之法凡我有官二節論居官之要在慎出令而歸本於學戒爾卿士四節揭居官之戒在立功業以及養德居寵而廣之推讓末節括上意申飭之　通篇俱訓語勿分體統訓辭爲兩

近指此篇見成王規模大略然所得於周公立政一書多矣公冀王用人欲王知恤王立公孤而外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

應周治泰和此成周治化之隆千古莫及也不惟其官惟其人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舉能其官稱匪其人官豈有以利口亂之者哉傅說之進高宗也曰學于古訓成王之訓官也曰學古入官不學牆面莅事惟煩乃知其得力固在學耳

惟周王讀**撫萬邦**句**巡侯甸**句**四征弗庭**句**綏厥兆民**句**六服羣辟**讀**罔不承德**句**歸于宗周**句**董正治官**句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於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孔傳卽政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　蔡傳以宗周爲鎬京近是

孔疏多方云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與此滅

淮夷而還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卽歸其間未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諸侯爾未是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以撫諸侯巡守是天子之大事因卽大言之爾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大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徧六服也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鎭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於華夏故惟舉六周爲天下所宗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

邑皆名宗周

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闈闥之孱王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

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幷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幷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

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又案成王巡守征討綏御之大力量如此可謂能以周公詰戎兵陟禹迹行天下至海表罔不服之言而眞見之行事矣周公宗臣成王賢君蓋兩得之

王氏充耘曰史臣記周之成王為萬邦之君盡撫綏之道侯甸之諸侯以時而來朝者則巡守其土而察其政治焉四方之諸侯其或有弗庭者則征伐其國而使畏懼焉或巡守而省之或征伐而討之皆以綏安億兆之民而已六服之羣辟無有一之不承順於德者兆民既安羣辟承德巡守征伐在外之事無不

舉矣於是歸於鎬京國都以為端本澄源之計庶官者天子所與共治乎內者也庶官莫大於三公而其亞為三孤又次為六卿而其下各有屬昔非無是官也有是官而綱紀之未定昔非無是職也有是職而體統之未明故立三公使論道而三孤則輔之於後命六卿使分職而其屬則任之於下如絲牽而繩聯如臂動而指隨以立一代之定制以承歷代之弘規庶事之官亦無有董之而不治正之而或紊者旣治其外復詳其內傳所謂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者如此

陳氏雅言曰史臣記成王之君天下也當功成治定之日而致謹於建官分職之命蓋天下以一人為主致治以任官為要萬邦雖廣而承德之心無不同外攘旣舉而治官之政不敢後史臣將欲述成王訓迪之辭而先敘其本末如此所以著成王之善於為政也

會編此史臣敘成王訓迪百官之由亦以見其致治之規模也撫萬邦句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巡守獨言侯甸者舉近以見遠也弗庭違命不恭者也巡守征討平看綏厥兆民總承說言巡守非慢遊所以布

德而施惠征伐非黷武所以去暴而除殘無非爲安民計也承德卽承此綏民之德意曰罔不承德則是素忠直者固于旬于宣以廣一人之德化不忠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德威無不體君之意以安民矣此正是外攘之功舉要見已治而不亂已安而不危意下二句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蓋王圻者四方之本內治者外治之倡苟不董正治官何以爲端本澄源之地乎歸字對巡征言前是出而攘外此是歸而益嚴內治也要發得益嚴二字之意董正者使職業修而不廢體統秩而不紊之謂所以維持六服承德之治於無窮也與訓迪一般自史臣言曰董正自成王言曰訓迪其實一也治官指公孤卿屬而言　杜靜臺曰萬邦句提起看泛言其君臨天下也不可謂出臨萬國與歸字對看蓋向來成王倚周公輔相未見其施爲此篇是成王自家力量做出的事故史官以周王撫萬邦句冠之巡守征討平看綏字承上二意來罔不字兼來庭弗庭言承德者謂皆體君之德意以安民也歸字與巡征二字對官者治安亂危之所從出正體統使不至侵越正職業使不至廢弛要得益嚴意修內正所以倡外此意要識得　治官猶言治人也　陸賓府曰董正要見此時體統已明職業已舉而益嚴之耳

彙解凡爲治須先內而後外今乃先外攘而後內治何也曰此史氏敘成王實事也蓋周公攝政時內治之修不必言矣乃公致政於王王方自己撫萬邦於是有巡守征伐事既歸則董正治官焉　成王當時所巡止於侯甸故史不及男采衞不必說舉近以該遠　玩傳曰外攘不曰外治似專承四征說然則六服二句亦宜專言無敢越厥志承四征說爲順而撫萬邦以下三句亦當串說去重四征弗庭言周王撫臨萬邦巡守諸侯之國察其有不順者征伐加焉故巡守句輕不必與四征平看　治官皆在王畿內故曰內治董正其官是益嚴內治之修處

演撫字與綏字相照巡侯甸亦是常制不重重四征句乃巡行時事綏厥兆民緊承上二句勿添過文綏民卽在敵侯上見以上俱爲董正發端非語脈要緊處董正卽下文訓官之語有倡外意飭內治者亦所以爲民也注外攘字不必滯一層非董正本旨此說歸重綏民似深　按孔疏伐淮夷之說則四征原非空言綏民承巡征似重征邊今諸講多巡征平言承德似只是奉命意

今俱跟綏民發揮亦爲綰合計　董正二字不必分
董率而是正之正字稍重　時文或言董以修職業
正以正體統於諸書全無據　職業卽在體統之中
講此史臣述成王訓官之由也惟我周王撫臨萬邦
爲天下君巡守侯甸之國以察其政有弗來庭者則
四征以討其罪然巡守非慢遊四征非黷武也凡以
安厥兆民耳當時六服羣辟無論來庭弗庭罔不奉
承德意以安民則外攘之功畢矣猶以治亂在庶官
不可不嚴內治之修也歸于宗周以董正乎治事之
官示以體統之不紊職業之不廢而修內治以爲外

倡焉

王曰句**若昔大猷**句**制治于未亂**句**保邦于未危**句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卽下文明
王立政是也
孔傳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
思患豫防之若是虛字不必訓順
孔疏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邦不安則危
恐其亂則豫爲之制慮其危則謀之使安制其治于
未亂之前安其國于未危之前張官設府使分職明
蔡任賢委能令事務順理如是則政治而國安矣

會編此下皆成王董正治官之辭大猷暗指唐虞夏
商合治安意在內未亂就政理說是綱紀法度無不
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是天下國家無不奠安之
謂與上外攘之功畢相應制治保邦只就建官立政
上說與上益嚴內治之修相應蓋將命官而先以此
發之也　陸實府曰制有力維不傾之義如規矩繩
墨截然有度而不可紊保有一定不搖之義如捧盈
執玉懍然愛護而不使傷要得隨時損益意
黨解不直說唐虞夏商而曰大猷正見其所謀合道
而爲後世所當遵也　治字實而密邦字空而寬亂

與治反不可說是國亂保邦未危卽從制治未亂來
歸於宗周董正治官以制治保邦之本在此也官
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
宙合制治正以保邦對中有串意所以制之保之者
在人而已暗含建官勿太露
集解不曰制於已治而曰制於未亂不曰保於已安
而曰保於未危兩未字最有味見聖人未然之防無
窮也
按除卻制治別無保邦處語雖平而意實串
講此卽董正治官之辭也王曰若昔明王大猷之世

以政理則修明世已治矣猶以治者亂所倚也故乘此未亂之時而豫爲制治之計凡可以維其治於無窮者無不爲焉國祚則寧謐邦已安矣猶以安者危所伏也故乘此未危之日而豫爲保邦之謀凡可以奠其邦於有永者無不至焉此所以治益治安益安而稱大猷也哉

曰句**唐虞稽古**讀**建官惟百**句**內**頓**有百揆四岳**句**外**頓**有州牧侯伯**句**庶政惟和**句**萬國咸寧**句**夏商官倍**句**亦克用乂**句**明王立政**讀**不惟其官**讀**惟其人**句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孔傳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言有法官職有序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所以爲至治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

孔疏既言須立官之意乃追述前代之法止而復言故更加一曰言自古制法皆明開官司求賢以處之也百人無主不散則亂有父則有君也君不獨治必須輔佐有君則有臣也易序卦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君臣之興次父子之後人民之始則當有之未知其所由來也雖遠舉唐虞復考古也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王者立官皆象天爲之五行佐天羣臣佐主以此爲象天爾不必其數有五乃象五行左傳少昊立五鳩氏顓頊已來立五行之官其數亦有五故置於五行矣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張氏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

陳氏雅言曰唐虞之時稽古之制建官惟百有百揆四岳以總治於內有州牧侯伯以總治於外內外相承何其簡也而當時之庶政無不和萬國無不寧夏商之時建官之數視唐虞之制加倍因時制宜亦何簡也而當時之官亦能用以致乂惟百而治倍百而

又治是果何道哉明王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在於得人而已嘗考之唐虞之官所謂百者無非三德六德之賢曰俊曰乂之才夏商之官所謂倍者無非惟賢惟能之人卽宅卽俊之士此宜四代之官自其數而論則曰惟百曰官倍自其效而論則曰和寧曰用乂所以致是者有本也成王之言可謂深知歷代建官之道而得訓迪厥官之本者矣

會編此承上節而言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者也唐虞夏商處俱要點出已治已安之意惟百總內外大小之官內有二句是就惟百中舉其統領者而言以該其餘也百揆則亮采惠疇四岳則明目達聰所以統理於朝廷之上者州牧之養萬民侯伯之糾羣后所以統理於邦國之閒者各有職業而內外相承處實體統所在當玩味庶政二句總承惟和則治者益治而不亂咸寧則安者益安而不危此唐虞制治保邦之效也官倍要見世變事繁因時建官意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意須發明亦克用乂者庶政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此夏商制治保邦之效也明王二句中上說言其建官得其要明王卽堯舜禹湯立政卽建官不惟其官者言止於惟百官倍也惟其人者惟百之官皆三德六德之賢惟倍之官皆克宅克俊之士也明王不在備官而在得人如此則和寧用乂之效蓋有所本矣　洪南池曰此節正詳上意唐虞夏商都是大猷之世已治已安者稽古四句及官倍二字則皆制治保邦之實庶政二句用乂句是建官之效要發長治久安意明王三句是建官之要蓋推其所以能致效之故也惟百惟倍特制數耳必得其人則治否則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官不足恃也照下節唐虞夏商處要點堯舜禹湯有盛德以爲建官之本意　董思白曰和寧用乂處須像制治保邦發不要只講能治安話頭惟其人亦要講惟得其制治保邦之人方確　姚承庵曰唐虞以前便有以鳥以雲紀官事故稱稽古

彙解此承上而言大猷之世所以制治保邦者用乂截上述其建官而著其效下中言其建官之要也曰百曰倍不獨指總治者言是通大小而言揆岳牧伯乃舉其要非惟百盡於此也　益稷篇言州有十二師卽此侯伯　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有乖戾則不和矣萬國咸寧又本於庶政來以其時而言五兵雖設而不試也五刑雖制而不用也以

其民而言帝則順之而不知也帝力賴之而弗庸也此唐虞萬國咸寧之氣象也唐虞能政和國寧夏商亦克用乂者蓋不恃其建官惟得人耳　明王立政中須蘊德字使下節德字有根　此言不惟其官惟其人下言官不必備惟其人惟其人二字是一篇之要

拂鏡塵惟百惟字見簡意內有二字揭總率以該餘和寧串看　惟倍亦見其簡用乂致治若唐虞也此已寓有得人意在

宙合亦克承唐虞來明王立政三句論建官之要勿作推由看立政卽建官是建官之道不在官而在人人所以不虛此官也不惟其官非論繁簡之說傳多字勿泥

按庶政和而萬國寧串講爲是其分貼未亂未危只是點綴意不可泥　傳云體統不紊要看蓋庶政和則職業之修不待言矣　惟百惟倍俱是少說不得多傳云不惟其官之多惟字作在字看勿作特字看不在官多只在得人正言其不多也

講此承上制治保邦之道在建官也曰大猷之世制治保邦果何以見之彼唐虞之世已治已安矣猶乃

稽考舊典設立大小官職而其數則惟百焉惟百之中以言其要內則有百揆有四岳統理於朝以倡乎外外則有州牧有侯伯統理於國以承乎內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當時禮樂刑政工虞教養之庶政皆順理適宜無一不和而治者爲益治萬國莫不時雍風動而安者爲益安矣此唐虞建官之效也至於夏商之世雖已治安猶乃因時勢之殊而會通唐虞之制建官員數則惟倍焉然惟倍之中內外體統嚴而不失庶政亦無不和而萬國亦無不寧亦克用治不異於唐虞之盛也由是觀之自古明王立政以建官也豈在於官之多哉其所謂惟百惟倍者惟在於得其人而已不以具官爲務而惟以得人爲重此大猷之世所以益盛歟

今頓**予小子**讀**祗勤于德**句**夙夜不逮**句**仰惟前代時若**句**訓迪厥官**句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按傳疏謂不逮古人訓迪爲訓蹈古所建官而則之俱與集傳異

張氏曰仰惟前代時若卽前所謂若昔大猷也若字不同

訓不必牽合

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商建官之意而時若之

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訓迪之也董正訓迪不必分

新安陳氏曰王意謂今兆民綏六服承若已安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幾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周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克用乂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爲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制治保邦者也

會編此成王敘己之法古建官以盡制治保邦之道也予小子上要點出堯舜禹湯建官皆本於德意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成王欲建官必先於祇德也夙夜不逮正是勤字意即上句之實能祇德則修身可以取人純心可以用賢矣而任官之道莫有過於前代者故繼之曰仰惟云云前代處兼體統相承得人圖治二意訓迪內以體統職業言此成王盡制治保邦之道以期和霊用乂之效者也訓迪正見董正處　王方麓曰訓官之意欲官皆得其人也而身又人之本故此言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迪以前事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也　祇即祇台德先勤即罔或不勤二字俱重而直下夙夜不逮正敬勤處　茅鹿門曰訓迪建官之體統以若前代繁簡之宜訓迪居官之要道以若前代得人之盛

彙解仰思唐虞夏商之有體得人者而是順之不違於以訓迪百官使知體統之所在職業之當盡則庶幾制治保邦之道不異於古而和霊用乂之效復見於今　因其中有建官體統在故以董正言董正者整肅厳飭之意訓迪正董正中之作用大抵一篇皆

訓迪而董正在其中

摘鏡塵祇勤于德就爲治上說與制治保邦相應勿把取人以身增一冒頭祇勤而見爲未逮所以不自恃而用人也起下訓官張本若作順解彷彿比擬之謂時若在訓迪上見無兩層　訓迪串以訓誨而開導之

按德字就成王自身上說或跟上罔不承德之德者非　德就取人以身看是舊說而以爲治說亦通

時訓是虛字也或作隨時看覺鑿　節旨歸重訓迪上

講此成王自言其法古訓迪也今予小子敬勤于德以修身夙夜之間若有所不及者然由是仰思唐虞夏商得人圖治者而遵順不違於以訓教啟迪百官示之以體統戒之以職業使各盡其道以助成乎化理也

立頓太師太傅太保句茲頓惟三公句論道經邦句燮理陰陽句官頓不必備讀惟其人句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

實論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

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孔傳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孔疏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則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

釋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

陳氏傅良曰召公以師保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畢公爲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

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

陳氏雅言曰居非常之位者必任非常之責必求非常之才三公之設雖不始於此而三公之制則蓋定於此所謂定其制也講明天人之道經綸乎邦國燮理乎陰陽所謂專其職也有其人則使之居是官非其人不若虛是職所謂難其人也嗚呼三公之官位

尊責重如此是豈可以庶官百職事之才例任之哉會編此訓迪三公之職也體統就在職上見立字直貫公孤卿屬承仰惟前代來蓋稽古人之成法以立爲國家之定制也師傅保以官言三公以爵言太者尊無以加之詞公者無私之義論道二句正其職也三公坐而論道工夫全在論道上經邦帶言燮理句承上來無工夫理無不順則氣無不和也然不可謂陰陽自是燮理只順經文發揮爲是道者陰陽之理所以綱紀民物而運行造化者論是闡明其理以啟沃君心涵養君德者經邦是經理邦國之民物即論道時事非有兩層謂其議道以置法而有裁成輔相之規模明道以出治而有經綸康濟之謨畧得是理以立命者使各止其所而不亂具是理以成性者使各就其緒而不紊也經邦之事不出政治教化之外固有人以任之者然大綱大體處皆從論道來故帶論道言之不甚重燮理陰陽緊承論道經邦說謂由是以均調氣機參贊化育使五行順布而陰陽無乖戾之虞四序節宣而陰陽無愆伏之患也亦只是以民物之和而召陰陽之和意思論道處有格心體段燮理處有格天事業見三公道尊望重非他官可比

官不必備二句所以嚴其選也不必備者或任一人而闕其二或任二人而闕其一非必三公咸具也惟其人者必有經綸參贊之道而後任之也　自此以下當分二項看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公三孤六卿分職六職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統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所謂體統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布於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工夫只重論道上而經邦串帶言之過下燮理當用由是字面論道講明其理於君前而啟沃其心之謂經邦不是三公去經之乃是輔君去經之如此於凡邦國民物得是理以生者具是理爲性者皆遂其生復其性亂者有以正之而就其緒散者有以合之而會其歸也燮是和之而不乖理是敘之而不紊雖跟論道經邦來亦儘有力調和調乎二氣使流行充塞於覆載之間而無愆伏也要之亦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得宜則二氣自順矣　道字就君身上看非一陰一陽之道人君以人事而調氣運者道也坐論啟沃而用以經天下之務即此便是燮理蓋氣運只在人

事中只一論道盡之矣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變
理之驗也
彙解唐虞時未有此官然舜命禹曰予違汝弼禹臯
陶每相與語帝前固論道經邦之實事也　微子曰
父師少師是師傅官前已有之立爲定制則自成王
始耳　所論者何道卽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
夫邦國若此其大也要使禮樂刑政之施君臣父子
之敘井然有條而不紊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於天
地之閒而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以多變
此亦必有道惟三公以道爲天子師爲能知其所以

然之故則使之論說於天子之前故論道乃所以經
邦而變理陰陽經邦變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
論道兼邦與陰陽二意亦是綰合法　不是定要不備使三公備而得
其人何不可之有但其人難得故與其備非其人不
若不備之爲愈甚言當得其人也要說得活
按立字貫孤節不必備只綰至孤蓋六卿是必備者
也　道字泛說不作陰陽之理亦可但爲綰合下句
故云然　經邦亦非輕只是別無經邦處工夫全在
論道耳
講此訓迪三公之職也訓迪厥官莫重於三公之建

但歷代沿革不常今參酌舊典立爲定制有太師太
傅太保立一人之下冠百僚之上茲爲三公之職位
其職何如道者陰陽之理所以綱紀民物而運行造
化公則講論天人之理以啟沃君心於以推此道以
經綸邦國裁成輔相使教化行而政事舉萬民萬物
皆各得其所由是調和陰陽之氣五行順布四時節
宣變理乎陰陽而不乖矣職任之重如此故官不必
備惟其人寧闕其員而不可以濫授也

少師少傅少保句**曰三孤**句**貳公弘化**句**寅亮天地**句
弼予一人句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
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
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
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
孤之分如此
孔傳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
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
我一人之治　亮訓信與集傳異
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
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閒不容聲何待於

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變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弼予不備二處只宜作互見說

新安陳氏曰貳公弘化蓋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孔注當矣

陳氏雅言曰公者無私之義孤者無朋之義太者尊無以加之辭少者位次於尊之辭此其立言之異也道與化陰陽與天地其辭若一其職實殊道者化之體化者道之用陰陽者氣也天地者形也化待道而後立天地待陰陽而後立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論道者弘化之本也變理者寅亮之本也公濬其源孤道其流公正其本孤治其末公提其綱孤張其目公孤之職雖異而實同雖同而實異者如此然於三公則曰官不必備於三孤則曰弼予一人豈三公無與於格心之論而三孤可不擇人以

居之乎無他公孤之職比他官尤重而三公之職比他官爲尤重曰官不必備者以間世之才非天下所常有不可同於他官也曰弼予一人者以致君之功雖臣職所當盡君不可累於三公也公孤輕重之分豈不於此益可見乎

會編此訓迪三孤之職也蒙上文立字來少者位次於尊之詞孤者無朋之義貳公三句正是職之所在貳公貫至天地弘化對論道言寅亮對變理言要見得貳公之意化者天地之用卽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體卽陰陽之成位者也弘化工夫非有加於

論道之外只是於三公所講明之理就發用處闡揚贊襄之故謂之弘耳非三公未能弘而有待於孤也寅亮非有加於變理之外只是助三公以成和調之功但陰陽是統言其運行之氣天地是分言其對待之形從化字上別於陰陽耳非三公不能敬明而有待於孤也官有大小故言有深淺須要融會　凡賦形於天地之間者皆遂其生皆復其性所謂弘化也由是因用以著其體因化以顯其神使天覆地載各司其職而不乖天清地寧各安其位而不易所謂寅亮天地也弼予一人者人君有贊化育位天地之責

三孤弘化寅亮正輔之以盡君道也其責之重有如此公不言弼一人孤不言惟其人互見之也　洪南池曰弘化即公之所論者而張大其用過下寅亮亦徵有力敬明即其所燮理者而敬愼不忽以昭著其體使天地陰陽成象之體以淸以寧而無蔽塞也予一人乃萬化之原天地之主若此雖若貳公實則弼予一人也　陸實府曰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化者非不論道而燮理與寅亮非殊功特以見公論孤弼其道相成耳

彙解孤言特處乎三公之下六卿之上而無所附屬也　貳公至天地一氣說工夫全在弘化上弘化是貳公之論道也寅亮是貳公之燮理也先提三公事在前然後貳公意方明　弘化對上論道經邦四字兩處都是先說人事後說造化與中庸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一樣文法傳以化爲天地之化則經邦亦是經陰陽耶小注得之有理辨亦由合貳公以弘大經邦之化將所論列之理於發用處闡揚光大之化無一處不達則天地之功亦無一處閉塞位上位下各得顯其生成之分非敬而明之乎

能解弘化便是育乎萬物寅亮便是位乎天地按貳副貳也非屬貳也弘化只是要令民物得所民物得所便自天淸地寧所以繼弘化說寅亮也　順本文講爲是時講既倒提天地而又攙入上節道與陰陽論理雖是而語氣葛藤　弼予一人與上不必備作互說爲是公亦弼一人孤亦不必備若謂孤是臣道言弼公非臣道不言弼則公孤懸絕矣未妥講此訓迪三孤之職也三公而下又立少師少傅少保之官雖三公之貳而非三公之屬特立無與爲儔是曰三孤其職佐貳三公三公既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三孤則弘大其經邦之道化因之淸寧不失其位覆載各施其功而敬明乎天地焉夫贊化育位天地予一人之責也三孤弘化寅亮如是有以弼予一人所不逮也此三孤之職也

冢宰掌邦治句**統百官**句**均四海**句

冢太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孔傳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言任大

孔疏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撮引周禮爲之總目或據禮文或取禮意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鄭康成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者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太宰職云二曰禮典以統百官馬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尊故命統治百官爲冢宰之事治官禮官俱得統之也禮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

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謂劑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舉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蘊矣

復齋董氏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太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

新安陳氏曰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亦爲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歟

陳氏雅言曰此六卿之長綱在綱中也冢宰與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尊於衆卿故以冢言六卿之事雖各列一職而冢宰得以兼之故以宰言此董正其官也統百官者卽亮采之謂均四海者卽惠疇之謂百官異職而能統之則有倫有要有綱有紀咸得其序矣四海異宜而能均之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

咸得其正矣此訓迪其職也

會編此訓迪天官之職也凡治事之長謂之宰山頂曰冢言其最高此官雖並列爲六卿而實爲五卿之長故曰冢宰邦治卽教禮政刑等下二句正邦治之實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故云百官異職管攝非必人人控制之由百而歸六由六而歸一所謂會之以官聯肅之以官計者是也遠近剛柔各有習尚故云四海異宜調劑非必人人稱量之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統百官則邦國之內治有所屬均四海則邦國之外

治有所成故謂之掌邦治　焦漪園曰異職卽禮教刑政等異宜則風俗異尚人情殊好者也百官出於朝廷故曰內統四海極於廣遠故云外均一說冢宰職統百官均四海者使百官皆得其人以均之也統字有黜陟意百官則五卿亦在其中

纂解天子以百官爲輔則百官乃分治的人而冢宰則相天子而內統百官天子以四海爲家則四海乃所治的地而冢宰則相天子而外均四海　統百官均四海宜串看傳中內外字未妥

講此訓迪天官之職也公孤而下則有六卿六卿之首爲冢宰焉所掌則邦之治道如內而百官政事異職矣冢宰則管攝之使歸於一而內治有所屬也外而四海風俗異宜矣冢宰則調劑之使得其平而外治有所成也所謂掌邦治者如此

司徒掌邦教句**敷五典**讀**擾兆民**句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孔傳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皆協睦

孔疏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宰職云二曰教典以擾萬民鄭康成云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傳亦以擾爲安五典卽五教也舜典云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康成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敎爲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

陳氏大猷曰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

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

張氏曰擾猶擾龍之擾馴習而安之也

新安陳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卽舜典在寬之意

會編此訓迪地官之職也徒是人衆司徒主凡夫家

之徒衆也治衆莫大乎教故以掌邦教言敷五典二句串說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敷布五典之理於天下以馴擾不順之兆民而歸之順也擾字有匡直輔翼從容化導之意五典是立教之具擾兆民者使之爲從教之民也故曰掌邦教亦要見既富而教之意蓋司徒兼教養之職故也　陸實府曰敷典正以擾民重擾字乃時時儆覺雖化行俗美之餘每有振德作新之教有敬典在德工夫在

彙解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

講此訓迪地官之職也司徒所掌者邦之教化蓋五典不明所以百姓不親司徒則敷布親義序別信之常道以從容化導擾兆民之不順者而歸之順也所謂掌邦教者如此

宗伯掌邦禮句治神人句和上下句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孔傳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孔疏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爲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凶賓軍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諧萬民其職又有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尊卑等列也

呂氏曰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理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謟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

新安陳氏曰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之治神人蓋以神包祇即三禮也

會編此訓迪春官之職也治神人一句平俱主祭祀上宗伯兼掌五禮而獨言祭者舉其重者言之也治神人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各舉其典而不廢也和上下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帛祝號之有次第各循其分而不乖也上下只就神人中之尊

卑等列而言不必開說治神人則祭有常典而禮無
不行和上下則祭有定分而禮無不正所謂掌邦禮
者如此樂字從和字內見出非以下何爲樂也　一
說上下汎指禮之尊卑等列而言禮制不明所以乖
亂故和之以禮　冢宰而下皆稱司冢宰不言司者
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
鬼神非人所主也　馬鍾陽曰治神人則禮行於郊
廟而邦國之祭義明和上下則禮達於尊卑而邦國
之名分定
按蔡傳以樂言和極正大而時講不從之紛紛爲說

殊不可解
講此訓迪春官之職也宗伯所掌者邦之禮禮莫大
於祭尊而神祇親而人鬼均所當祀者則於此治之
社郊祫嘗以時行也然神人之中尊卑有等不容或
乖者則於此和之坎壇祝號循其序也所謂掌邦禮
者如此

司馬掌邦政句**統六師**讀**平邦國**句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
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
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
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孔傳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
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孔疏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
佐王平邦國案其職掌九伐之法馮弱犯寡則眚之
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
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
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呂氏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
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

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
是國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
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
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
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會編此訓迪夏官之職也征伐有正之義故云邦政
統六師二句申說六師者六鄕六遂之師統字內兼
平時及用兵時二意平居聚衆則蒐苗獮狩咸屬其
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是也由是
奉行九伐之法以除天下之殘賊肅將四征之威以

靖天下之禍亂使强暴者不得肆弱寡者賴以安而與天下相忘於無事所謂平邦國也夫統六師卽畢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則天下皆歸於政矣故曰掌邦政　周季侯曰統六師則懍然居重馭輕之勢自足以銷反側而靖八方也　焦漪園曰平字與上均字不同均是各得其宜平是相安無事　平以除亂與下刑暴亂又不同刑止一人平在一國　陸實府曰非必討罰爲平皇威既振雖不用兵而自攝服人心

彙解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　平字有二義我平之而人各得其平也

演統與平皆兼未動已動二意二句一直看

按統平串說爲是或云常時爲統有事爲平不可從

講此訓迪夏官之職也司馬所掌者邦之政彼六鄉六遂之師天子所以威邦國者也惟司馬得而統之無事則蒐苗獮狩屬其簡閱有事則伍兩卒旅聽其指麾以之平邦國使强不敢陵弱衆不敢暴寡皆相安無事焉所謂掌邦政者如此

司寇掌邦禁句詰姦慝句刑暴亂句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强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孔傳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强暴作亂者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孔疏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詰爲治夏官主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異時者司馬助夏時之長物也

陳氏大猷曰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詰刑互看最是

陳氏經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虞禮樂分二官周合爲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會編此訓迪秋官之職也人之惡不止爲寇而名官以司寇者舉重而言不言掌邦刑者聖人立法禁於未然刑則加之人矣止惡於未然聖人之本心小懲而大戒所以爲禁也姦慝暴亂罪狀有隱顯而無大小蓋舉大以包小也詰者推鞫之事刑者斷決之事

詰之刑之禁民使不爲姦慝暴亂也故曰掌邦禁
陸實府曰重看禁字刑官也而曰掌邦禁聖人立法
禁於未然至於刑則非聖人之本心矣懲一儆百禁
民不爲也詰則必欲得其情刑在得情之後服念而
無生道故不蔽也一謂之詰一謂之刑而總謂之禁
意不在刑之詰之而在禁之也以此大畏民志雖民
各有心其亦知自禁矣

按姦慝強暴惡分隱顯作兩邊平看姦慝詰後必刑
強暴亦必用詰二字可互非以姦慝卽爲強暴

講此訓迪秋官之職也司寇所掌者邦之法禁彼民
有陰懷不軌之姦慝此隱而難知者則窮詰之以求
其眞情有橫行不道之暴亂此顯而易見者則刑戮
之以正其罪惡所謂掌邦禁者如此

司空掌邦土句**居四民**句**時地利**句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
利案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
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孔傳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
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孔疏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
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
旣亡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
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
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卽此居民授
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以居民爲急也

陳氏大猷曰爲治莫先於敎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
之敎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敎之和之而猶有
不率者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
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
之居民終焉

會編此訓迪冬官之職也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謂
之空司空則主其事者也居四民二句平看居四民
如居學居野居肆居市之類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
以居民也地利是四時各有所當興之利凡國中郊
野山林川澤之利皆在焉順時以興之使無曠土無
閒民乃所以長地財而資國用也雖不專指稼穡而
司空實兼工虞之事故須開說爲是不可以造廬舍
等事爲地利也民之居依於土利之出由於土故謂
之掌邦土以上六官只平平敘列其職大全次序意

不必用　陸實府曰利以爲四民而興溝渠廬舍山林川澤都在其中所謂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也有民無居則林林總總渙而輕去其鄉有居而無其利則熙熙穰穰何所託而保其居時字重看順時而與利也能不失時而已

演居字內有相土協宜各得其所之意時字注作順天時地非天不因也

按司空謂初授田里時皆空土非謂既授後有空土也地利照四民說方全講中或單言農事不合　居四民重居字時地利重利字保其居而與其利總出於土

講此訓迪冬官之職也司空所掌者邦之土彼土之所麗者民而其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固有四矣則分畫而與之以奠其居土之所生者利而其爲田爲林爲場爲圃者地亦異矣則因時而興之以爲利所謂掌邦土者如此

書經詳說卷六十六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七

牟陽冉覲祖輯撰

周官

六卿分職讀**各率其屬**句**以倡九牧**句**阜成兆民**句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眾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案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孔傳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阜字解異

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於網之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

新安陳氏曰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雍泰和在唐虞成周豈

非以治天下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
會編此總言六卿率屬倡外之體統也分職指上六節而言重在率屬上以倡九牧謂以此倡率九牧亦欲使之倡率其屬以宣化於外也以修政治興教化貫朝廷四方之極内臣外臣之表故率屬倡牧正是自内達外體統不紊意兩句只是敘其體統非勉辭阜成句亦是期其所致如此不作效說猶云用以阜成之也阜厚是安居樂業之意本政治一邊化成是熙雍太和之意本教化一邊比前綏厥兆民綏字深看合内外之民而言也遥與唐虞節相應分職率屬

即内有百揆四岳意倡九牧即外有州牧侯伯意阜成兆民即和寧用乂意但此率倡串說耳　洪南池曰率倡處把修政治興教化立骨阜成兆民期其所致如此以上說話俱是閒閒敘其體統如此欲其各知職守所在耳
聽月此節總言之重倡牧上六卿各責成於屬而倡牧之道已寓外以内爲標也六卿倡九牧則九牧率諸侯矣此便是内外相承體統不紊處阜成即頂上來串看勿分教養由民物之安阜至大化之遹成治之極也

集解首句輕結上帶下之辭率倡不平率之正所以倡之也
按六卿之職已見上此節率屬是一意倡牧是一意六卿有屬九牧亦有屬故六卿率屬以倡九牧之率屬盡職也於此見得内外相承體統不紊
講此總言内外相承之體統也彼自冢宰而下六卿各有分職矣然卿各有僚屬而外之州牧僚屬與此相爲一體者也六卿於此則提綱挈領各率其屬相與各盡其職以倡夫九州之牧使亦知率屬以承之用以阜此内外之兆民而無一不厚其生也成此内

外之兆民而無一不復其性也如是則建官之體統不異於明王而和寧用乂之休亦可以追美唐虞夏商矣

六年頓**五服一朝**句**又六年**頓**王乃時巡**句**考制度于四岳**句 制度連 **諸侯各朝于方岳**句**大明黜陟**句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孔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

孔疏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

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爲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云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兵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

王氏曰每一歲一服入見五服有一年休息又六年五服兩朝然後王一巡狩也

林氏曰大明黜陟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會編此亦成王訓迪之辭是對內臣而言馭外臣之體統如此因上倡九牧之言而及之也蓋六卿率屬

以倡外則外固有所承矣然未知其所以應乎內者何如不可無考覈勸懲之法以馭之也六年至時巡是定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是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之事者重在馭臣故也王字乃泛言爲天子者非成王自稱制度即指六卿之事如政治教化皆是蓋六卿所以倡之者即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注不過引證之辭不必泥大明黜陟者謂能遵制度如六卿之所倡者則加地進爵以勸之不遵制度而違六卿之所倡者則削地黜爵以懲之也如是則羣辟之承德者可常而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外臣之體統如此而爲六卿者可不知所以倡之而成內外相維之治乎此節合上節要見內外相承意總是成王制治保邦之要務也　來路然曰時巡以上只是定其朝巡之期考制以下只言巡狩事而來朝述職之事當補在頭上制度指王朝六典之事究實不過政治教化盡之矣考制度二句勿平蓋諸侯所以守其制度者而黜陟又根諸侯之制度修否來故也此節合上節正見得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意　陸實府曰對內臣而言董外臣之法如此亦嚴六卿倡率意方與上節相應政治教化六卿所倡者諸侯當遵之制度也

制度不必變易即奉行德意未至者亦盛世所不容也黜陟要發阜成意大明則天下人心之公不可將虔事入講

彙解首句揭過不重只重巡狩爲考外之所以應乎內也　黜陟曰大明者與天下共知之也

演考字與明字相照時巡以上定其朝巡之期輕看考制以下嚴巡狩之典較重勿以朝巡並言六年又六年舉其常期亦非至此而制始定上云六服此云五服則畿內不在其中制度不一但不出六職之外諸侯各朝句輕巡方考課黜陟周制如此要得應內

皇成之意

由合此節言馭諸侯之法與首節巡侯甸綏兆民相涉蓋成王所嘗行者因上文倡九牧之語而申明之以告內臣合內外而制治保邦之道始全

按經文似是王六年而五服朝又至六年而王出巡細玩之不是如此乃六年中五服挨年輪朝又六年則五服已兩朝而王乃一巡也其中空一年是王者一巡耳周禮大行人云云太煩難爲下矣不可從講此因上文倡牧而言馭外臣之體統也六卿之倡外固如此而國家豈無馭外臣之法哉定爲六年之

間五服諸侯一朝會於京師舉所爲率屬者各陳於王前矣由是而又六年爲之王者乃以時而巡行於侯國此果何所事哉彼政治教化倡自六卿者即朝廷之制度也於是乎考制度於方岳之間而於諸侯各就方岳之時能遵制度者則爲之加地進爵以勸之其不遵制度者則削地貶爵以懲之而大明黜陟焉此法行庶六服羣辟罔有不承德矣斯固馭外臣之體統也爲六卿者可不知所以倡之乎

王曰句嗚呼句凡我有官君子句欽乃攸司句愼乃出令句令出惟行讀弗惟反句以公滅私句民頓其允懷句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孔傳有官君子大夫以上歎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愼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亂之道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反字允字解異

陳氏經曰令未出而致謹可也既出則有行無反矣

不謹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既令之後何以示信乎

呂氏曰戒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令之大者固出於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

王氏曰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然必謹出令不至於反

蘇氏曰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

新安陳氏曰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欲淨盡之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皆須勘破

會編上訓迪治官之體統既各示以職業此以下總訓迪之使之盡其職業也此欲其愼令以盡敬職之道我是親之之辭君子是賢之之辭官指公孤卿屬說司與令俱本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而言自其掌之於己則謂之司自其達之於下則謂之令而謹令卽所以欽司須一氣說令出二句言當使之必可行而不至壅逆之謂是汎言出令之道當如此以見不可不謹之意也行字內含民信從意與允懷應令出內亦含謹字工夫與以公句應以公滅私用力看公私不容並立出於公則入於私必純乎天理之公以絕去之而不使一毫私意留於其間所謂謹令也民其允懷者信其出於至公而懷服之則令行而不反矣令是言教以公滅私有身教在　公者人心之同私者一人之見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私之事多矣非通天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能以千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則滅衆人之私而民無不懷矣　王方麓曰令而不行是去而復反故言反易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洪南池曰以滅二字有力重看令之愼也民其允懷則令無不行矣允字重

彙解欽司愼令固不可平亦不可謂愼令卽欽司也令乃司中之要務　工夫全在愼字中凡令欲其簡不欲其煩欲其詳審不欲其率易故言愼也

留合分則一官各一職合則爲治無二理故總訓之有官攸司汎言內臣不必以公孤六卿對講公孤與六卿非兩樣人且論道弘化無一定之司也此節重出令上自朝廷而令百官自京都而令侯牧治官職業孰先於此令出惟行二句言出令之意未及順理不順理上反卽反汗之反以公滅私令之所以行也私不必私己凡意見之偏偶與事體之狹隘皆是滅者淨盡無餘之意允懷二字串看心信之懷與浮慕者自別

集解上既訓以建官分治之意此以下因訓以居官守職之道此節欲其愼令也　有官不帶州牧說會編云司與令只一件俱本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而言掌之己曰司達之下曰令謹令卽所以欽司日記云愼令是又於攸司中提出不可不愼之大者不與上平看語平而意不平也愚意玩下文俱詳出令事則令自在司中但會編竟平看不如日記側下爲得語氣矣

按有官君子就在內之臣言自不兼九牧然公孤無令可出看來只是卿屬耳故下文云卿士卽此有官君子也或云公孤是六卿兼職則亦可該　反字古注疏俱謂自己反改棐傳以爲壅逆不行覺優　以公滅私就令說一公字包無限意允懷分二意非串講此訓迪之欲其愼令以盡職業也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自公而孤而卿士者建官之體統予旣訓迪之矣然尊卑大小不同莫不各有所司也其兢兢敬謹以圖爾之所司焉然欲敬其職又當以愼令爲先蓋令一不愼必至阻逆而不行不惟失上下之分而國家事務亦將廢壞不舉矣故凡令之出欲其詳審合宜而人奉行之不欲輕率忽略致夫人壅逆而不行也然令之當否惟視心之公私何如誠能存心正大以天下之公理滅去一己之私情則令之所出合天理而當人心民皆信其出於至公而懷服之矣又焉有不行者哉如是則令果能愼而攸司者可不虛矣

學古入官句議事以制句政頓乃不迷句其爾頓典常作之師句無以利口亂厥官句蓄疑頓敗謀句怠忽頓荒政句不學頓牆面句莅事惟煩句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　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制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孔傳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

孔疏學古之典訓然後入官治政論議時事必以古之制度如此則政教乃不迷錯矣其汝爲政當以舊

典常故事作師法無以利口辨佞亂其官教之以居官爲政之法也

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制字作裁制解最是

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卽前日所學之成法也

陳氏大猷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爲師法

呂氏曰有疑則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卻謀所以不成也怠失之不及忽失之過荒其政均也旣歷數位官之病復勉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

新安陳氏曰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王荊公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爲師也不學則於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眞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陳氏雅言曰前代之法者堯舜禹湯之所垂訓其法固善然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故學之於入官之

先而議之於制事之際則事得其宜而無或有迷繆矣當代之法者文武周公之所講畫其法亦善是皆宜於今而不戾於古者故爲典常而不可易但當謹師而不可亂則事皆有所守而不至或輕改矣爲政之道二者兼盡豈復有餘蘊乎

會編此欲其爲學以盡居官之道也學古三句是欲其酌古其爾典常二句是欲其準今亦遠稽近述之意總是勉其爲學蓄疑以下則戒其不學也古法典常俱以經綸參贊政治教化貫說蓋自其爲堯舜禹湯之所垂訓而或因或革者前代之法也自其爲文

武周公之所講畫而至精至備者當代之法也學古入官猶云學古於居官之時制是裁斷議事以制云者古人之法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故於議處政事之際裁度斟酌以求至當之歸也政乃不迷內入陰陽理天地位大綱擧萬目張意講方切公孤卿屬曰乃者必如是而始不迷也若當代典常則宜於今而不戾於古者但當謹師之而已不可以利口而紛亂之也官卽指典常而言師字對制字看無以句對政乃句看蓄疑以知言是昧於理而不學者怠是怠緩失在不及忽是輕忽失在太過以行言是安於縱

而不學者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敗荒
總是迷於政而亂厥官者也不學句申蓄疑怠忽莅
事句申敗謀荒政蓋極言不學之弊如此以見學之
不可已也此節雖對上節言其實酌古準今又爲修
職謹令之本兩事字兩政字謀字俱一例而所屬微
有辨　王耕野曰議處國家之事則以古法而裁度
斟酌之可則行不可則止務有所考據以求其至當
之歸也政乃不迷乃字是難辭　酌古準今者酌字
從制字生來蓋不專師古猶有所參酌也準字從師
字生來蓋不必裁度但惟謹守之以爲準的而已既
欲其酌古而又欲其準今最有意味蓋世有援古法
以濟己之私說而輕變時王之制者也作之師亦要
在議事上看　蓄疑者有所疑惑不酌古準今以決
之也怠者安於不能酌古準今忽者以古今不足學
一失之不及一失之過者也厥官以上勉其務學以
下戒其不學也
彙解此章以學爲重據已在官者而言本言不可不
學而曰學古入官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是未
當事固以學爲先既當事亦以學爲重故可曰學古
入官而不可曰入官學古　事必有議言所不免故

又戒以利口亂官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皆不學之
失　其者期望之辭爾字妙一官有一官之典常故
言爾學之時可汎言古官之時便只可言爾之典常
矣師字正與學字應以典常作師正學之也爾典常是新說
宙合此節又進一層酌古準今二意依經文遞下不
必平對在官者每不肯學故以學古入官訓之議事
以制如漢人引經誼以斷事之類曰制則斟裁通變
不必盡同然卻已有準的矣故不迷　利口生事之
人動以紛更爲變計亂典常便是亂官故特言之
按此節承上處有云以學爲欽司愼令之本者有云
求其公必參古今而得之者俱說得去　對已服官
者言當云服官而猶學古政乃不迷是許之辭謂以
古裁制乎事而盡善也時講或謂裁制古有不宜處
殊失語氣　其爾稍斷或云爾典常似鑿典若訓常
則於常字重當是憲典之可常遵者作之師只是爲
師作字無別意利口是服官者自逞利口官以其職
守言　末二句正與首三句相應　一說古卽典常
不分古今亦說得聯貫然酌古準今之說久矣不敢
遽易
講此欲其爲學以盡居官之道也參贊政教古人俱

有成法爾必旁蒐博採學之於入官之時一或議處
國事將平日所學者用之斟酌裁度則事有所據乃
一一合宜而不至迷錯矣然此特古制耳猶或有宜
於古而不宜於今者若夫講畫於文武周公者至精
至備所謂典常也其爾必奉之以爲蒞官之法愼無
自逞喋喋利口以變亂其官守焉是則酌古準今皆
學之道而爲政者不可不知也蓋事若積疑而不斷
必反敗其謀爲心若怠忽而不謹必荒廢乎政事是
皆不學古與典常之過也不學則猶正牆面立一無
所見使之治事有不周章乖錯而徒滋煩擾乎有官

君子如之何可不學也

戒頓**爾卿士**句**功崇惟志**句**業廣惟勤**句**惟克果斷**讀**乃罔後艱**句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勤廣斷以勇
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
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
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
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孔傳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
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
患

孔疏功之高者惟志意彊正業之大者惟勤力在公
惟能果敢決斷乃無有後日艱難言多疑必將致後
患矣申說蓄疑敗謀也

陳氏大猷曰事之所成爲功職之所務爲業如士業
於學學問思辨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
矣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功
成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
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
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惰而狹小如築臺然安有基

狹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

林氏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賁育之狐疑
不若童子之必至所以貴於果斷也志非果斷則不
立勤非果斷則易倦

陳氏雅言曰功以志崇懦而無志則功無自而崇
矣業以勤廣若怠惰而不勤則業無自而廣矣然所
以崇功廣業之道又在於當幾而能果斷然後無後
艱之患矣

新安陳氏曰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上文蓄疑敗
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苟廢敗謀之反也

會編此申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德尊望重不以作事爲勞也卿士指六卿及其屬功是已成之功績要其終而言業是方爲之事業本其始而言俱以政治教化貫功崇者政治已明教化已洽而卓成之功巍然高大之謂惟志者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而以和盛用乂之功自期也業廣者政治畢張教化具舉而卓成之業沛然四達之謂惟勤者自强不息力行不怠而以和盛用乂之業自勵也果斷只在建功業時當立志用勤之幾處蓋志非果斷則易懈勤非果斷則易怠也確然信之而不惑毅然爲之而不顧便是克果斷罔後艱後字對當幾處而言幾處一決則自是而後功不患於難崇業不患於難廣眞與和盛用乂比隆矣三惟字重看謂欲功之崇惟在於志欲業之廣惟在於勤而立志用勤又惟在於果斷也乃者難辭必如是而始無後艱也　杜靜臺曰上三節合公孤卿屬戒勉之矣然公孤爲服休之臣其功業在於經綸參贊不必以作事爲勞是乃其德尊位隆者之所各欲自盡固無待於戒飭也此

則申戒卿士以立功業之道卿之屬爲士卿之貳爲大夫總而言之則皆六卿之三百六十屬也故此節稱士而末節又稱大夫云　陸實府曰要看惟字不曰崇功廣業而曰功崇業廣崇廣只在志勤上當此蒞正治官之日誰無慕功喬業之心不在企仰而在心之所之無高不登不在意氣而在勞之所積無擴不充以先王爲可法以盛事爲可致則當其立志之頃就是崇功所在所謂有志者竟成也不以積累爲勞不以持久生倦則當克勤之時就是廣業所在所謂進吾往也天下事非所望於無志而不勤者然立志用勤決於果斷要看當幾二字卽十分志勤一到當幾處便不免二三而不能自決不克果斷亦不是不好念頭十分要好旣用志勤於此又用志勤於彼反做得事體艱難了觀注可見未嘗不志勤也但虛用耳此節要緊處在斷字如轉丸如發機毅然決斷便是果不果則不斷乘機當理則萬世之畫決於俄頃後且不煩經略而易時去勢遷則几席之機失在目前後卽極力挽回而難非志勤後又有果斷果斷卽志勤之自往而自不可已者不果斷不足爲志勤故小欲可割小不便可忍成敗毀譽可置蓋果者決

於氣斷者斷以理也果斷分不得氣理

氣解功是已成之功績如教化大行刑措不用之類所以崇其功者存乎志程子所謂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當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立志如此斯有卓越之功未有志先卑近而成就能高遠者業是方爲之事業如敷教明刑之事日積一日者是已呂刑所謂今爾罔不由慰日勤康誥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是必日有所積月有所累服勤如此斯有次第之業不勤而欲業廣是卻行而求前也　艱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耳罔後艱只是崇廣無廢墜於其後也

詳注四節通重戒字戒難以斷戒驕侈以德戒寵以畏戒不任以舉能首節功崇提起的話頭歸重果斷勿把三平看

按戒爾卿士另一申飭不必承上蓄疑怠忽爲說此節語氣謂功要崇惟在立志業要廣惟在積勤而志不可悠忽勤不可懈弛惟能當幾果斷則志決而勤奮乃罔後艱而崇廣可致矣自是重果斷句果斷二字難分渾說爲是　一說果斷猶果毅兼始終言

與當幾意不合　當幾謂值其機會不作去聲

講此申戒卿士以建功業之道也公孤以論道爲尊固無煩於功業矣若爾卿士以建功立業爲責者豈可以不戒哉蓋業之成處爲功爾必欲功績崇高惟其志不安於小成則志足帥氣而功於是乎可崇耳功之積處爲業爾必欲事業廣大惟其勤而不敢自怠則敏足集事而業於是乎可廣耳是志與勤均之不可無矣然使當奮志加勤之會一或牽制因循則志與勤不終於虛用乎惟能毅然果斷志則必奮勤則必加焉當幾一決自是而後乃無有艱難之患矣

爾卿士所當自戒者也

位頓**不期驕**句而**祿**頓**不期侈**句**恭儉**頓**惟德**句**無載爾僞**句**作德**讀**心逸日休**句**作僞**讀**心勞日拙**句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孔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驕侈以行己所以速亡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
僞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僞飾巧百
端於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爲
呂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
而無益者莫如僞
陳氏經曰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得於恭儉
則爲德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僞矣恭儉出於德者逸
而休恭儉出於僞者勞而拙
會編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首二句汎言常
情處祿位之弊如此恭儉歸在卿士身上說惟德無

僞一勉一戒之辭須串說惟德者實有謙虛之心而
自然不驕實有節約之志而自然不侈恭爲允恭儉
爲克儉也作僞則是假恭儉之名而內實驕侈蓋以
聲音笑貌爲恭儉者耳作德二句又推明所以當誠
而不當僞之意作德則此心與恭儉相安從容暇豫
而無往不得日著其恭儉之美故曰心逸日休作僞
則心欲掩護其驕侈消沮閉藏而欲蓋彌彰終不能
揜其驕侈之態故曰心勞日拙欲卿士以作德自勉
以作僞爲戒也
彙解恭儉是驕侈對證之藥二字提起看惟德帶無
僞一直說　德僞皆日作者由心造之也作德如司
馬君實作僞如公孫弘
彙解此與下節是處富貴之道不可說是保祿位蓋
爲祿位而恭儉即作僞也恭儉原是德曰惟德者實
有得於恭儉卽德也心逸日休只一意不作效說
宙合逸在德中終日兢惕亦逸也休在逸中終日闇
然亦休也休委蛇恬適之情拙詐僞敗露之狀
按惟德之德非尋常道德之德言恭儉之出於實得
也對僞字看　載事也傳從事字甚明或云以車載
物是以外包內意失之鑿　作德作僞作字只是爲

字言其爲德爲僞也不著力若云造作之作則德邊
說不去　於逸見休於勞見拙不作見於外亦可
驕侈非拙欲掩而不能掩乃見其拙
講此申戒卿士以處富貴之道也功業固當立至處
富貴亦不可苟位崇者志得意滿不期驕而驕自至
祿厚者奢華日盛不期侈而侈自至爾居是位當知
恭以接人享是祿當知儉以節用然恭儉豈可以聲
音笑貌爲哉當有謙虛樸素之實德不可從事僞爲
以欺人也恭儉而作德則中外惟一此心自安逸而
日見其恭儉之休美作僞則揜護不暇常畏人知心

勞而日見其敗露之拙態可不謹哉

居寵思危句罔不惟畏句弗畏頓入畏句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

孔傳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

新安陳氏曰居寵之寵卽指祿位言利祿與危辱爲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

會編此申上節而言蓋深嚴其弊以見不可不恭儉

也首二句一氣說寵指祿位言危辱是祿位之反惟畏卽是誠於恭儉意弗畏卽是作僞而驕侈意入畏則危辱至矣安能有其祿位哉上二畏字以兢業之心言末一畏字以危辱之禍言　陸實府曰弗畏便入可畏更不落一層

彙解思危惟畏不止於恭儉而恭儉其大者也　入畏不止不保祿位當深一層看

聽月山房承上文見不可不恭儉之意思危非以固寵乃以自全也寵危相因於榮盛時常作困辱想則畏心自生矣

講此申上恭儉而嚴其弊以示戒也人臣享高爵厚祿者雖是寵榮然寵辱之機相爲倚伏爾居祿位之寵盛當思危辱務盡恭儉而無所不致其祗畏可矣苟不知祗畏則必驕侈而入於危辱可畏之中可不務恭儉以保之乎

推賢讓能句庶官乃和句不和讀政龐句舉頓能其官讀惟爾之能句稱頓匪其人讀惟爾不任句龐監本作厖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孔傳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

董氏鼎曰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

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爲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妒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

新安陳氏曰以上成王晝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得此猶芻豢之悅口云

會編此申戒卿士以薦賢才之事對上三節看上是以己事君此是以人事君也庶官是六卿之屬賢能開說凡有德有才者皆是賢則足以經綸乎政治教化者能則足以修舉乎政治教化者推讓總是薦引𠊓迪之意賢不必其出於己而惟賢是推能不必其出於己而惟能是讓此至公之心大臣之義也庶官和則是觀感其推讓之義而師師濟濟無忌克無乖爭也乃和下須補政無不理意不和上須補蔽賢害能意政兼政治教化而言不和政厖是大臣出於私而庶官化之也此句對上二句平看舉能其官以下又深一層言大臣薦舉之公私不惟繫庶官之和與不和而亦繫臣職之盡與不盡不可不慎也推賢讓能則所舉者得其人是爾薦賢爲國而能盡大臣之職業蔽賢害能則所舉者非其人是爾不能以人事君而不勝大臣之責任其所繫之重如此而薦舉者可不出於公而出於私乎　陸寶府曰天下爭端易開未有如縉紳之間者聚五方萍合之人於功名錙利之會才露則懻忮生勢軋則觭扼起但得人人推讓便是一團太和非大臣孰轉移之兄人之能惟爾之能何必賢能己出人之不任惟爾不任又何可任己遺人只在和不和上說二惟爾字有力將庶官責在他一人身上講稍別末四句

彙解庶官是六卿之屬指大夫士言傳中大臣指六卿所舉得其人是能盡大臣之職所舉或非其人則誤國殃民卽不勝大臣之責任矣四句非判然相對

集解此薦賢才之道注義利二字緊要　乃和只是百僚師師同寅協恭之謂非必推賢讓能也　能其官謂了其所職也舉人而能其官則彼能卽爾能蓋非爾舉之則彼無自而顯其能也所舉非其人則彼之不能其職卽爾之不職蓋彼之不能任職由爾所致也

聽月推賢讓能三句宜一直下總是論大臣不可不推賢讓能之意若曰必如是而後庶事乃皆和諧也若使不和則政必雜亂不理矣

宙合人之所以不肯推讓者視人我爲二也不知我

所舉者皆賢能就是我之賢能稱者不勝其任就是我之不勝其任人臣苟知此意自不容於不推讓矣
按各節自爲一意有承上思危串入者是小巧法
傳中義利字作骨有背傳不用者非是　乃和之下不和之上須幹補方全
講此申戒卿士以薦賢才也爾居六卿之位者皆大臣賢才進退之所繫也誠使於賢之有德者則從而推之於能之有才者則從而讓之是大臣之出於義矣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濟濟相成師師相勸罔不同心共事而爲國家建功立業政

之治者可知矣不然或嫉賢忌能一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而庶官之心互相猜忌政事雜亂不理安望其有功業之成哉然是道也固所以倡庶官而亦所以修己職者也故使所舉而能其官雖庶官之得其人哉惟爾大臣知人善任之能不可誣也藉令所稱而匪其人雖庶官之曠其職哉惟爾大臣輕進濫用不勝任也是一薦舉之義利外繫庶官之公私內繫爾身之得失爾宜知所慎矣

王曰句**嗚呼**句**三事暨大夫**句**敬**頓**爾有官**句**亂**頓**爾有政**句**以**頓**佑乃辟**讀**永康兆民**句**萬邦惟無斁**句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孔傳歎而勑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卽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於輔君以永安民耳
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民期於永久也

董氏鼎曰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厭斁乎此成王歸於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於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繫根本所關至不輕也
陳氏雅言曰成王訓迪厥官之末發爲嗟歎之辭呼三事大夫而告之蓋總上文六卿百執事之人而申戒勑之也蓋謂爾之所有官也不可以不敬爾之所有政也不可以不治敬則無怠忽慢易之失治則無瘝曠廢弛之憂則爲能佑乃之辟以永康兆民矣蓋

天下之民其數有兆飢者欲食寒者欲衣勞困者欲求休息而永康者尤未易也所以任永康之責者在於君所以分永康之任者在於臣官雖有不同政雖有或異然所以佐佑乃辟永康兆民者則無或殊也兆民之眾而果能使之永底於康則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者豈復有厭斁之心乎此以安民無窮之效期之也成王於此期之至訓之切而歎之深茲善於命官者歟

會編此訓迪將終而總申戒卿屬也三事卽六卿大夫卽六卿之屬蓋六卿所主卽子民理事守法之任

也官以位言卽卿屬政以職言卽政治教化官必有政而亂政卽所以敬其官也不可平以佑二句亦串說以字承敬官亂政來謂以此輔君永康其民也康字兼阜厚化成二意永者悠久而無間之辭萬邦應兆民無斁應永康言萬邦之民被其阜成之澤者永有尊親之心而無厭斁之意與唐虞之咸寧夏商之用乂先後一揆而所以制治保邦者有成績矣　陸宣府曰兩言爾官爾政直要他覷體承當不得復視為君之事也佑辟全在敬字上應祗勤說佑輔也以佑辟者而安民也不獨綏民而且欲永康之無斁者

所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也

彙解三事卽立政三事成周雖分六官其職則仍夏商三宅之職故仍呼三事三事只指六卿公孤不在內大夫則其副與屬也敬屬心亂屬事　乃辟卽周王所謂祗勤於德者因其夙夜不遑故欲佑之兆民卽所謂綏厥兆民者此不獨綏而欲其永康重永字萬邦卽前所謂撫萬邦者此不獨撫而欲其無斁相期於無窮也此首末相應之意

能解敬爾有官以下句句相因亂政正所以敬官而輔君安民又本敬官亂政來佑辟永康一氣而重在

民又要極力發永字無斁正由於永而能然也

講此訓迪將終而總申戒卿屬也成王於篇終歎息曰嗚呼上自三事六卿下至所屬大夫諸臣爾當敬爾所居之官職不可怠忽治爾所司之政事不可廢弛於以佑助爾君致阜成之治永遠康濟兆民庶幾萬邦之廣無厭斁我周之心矣

書經詳說卷六十七終

書經詳說卷六十八

牟陽冉覲祖輯撰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孔傳臣名也因以名篇

孔疏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康成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夏氏曰必封國爲君故稱君

李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貴之也

蔡初王氏曰觀篇中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與畢命令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略同不見君陳爲周公之子使是其子則當如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乃祖成湯康誥云朕其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蔡仲之命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書中命體大抵然也今不曰爾考周公而但與畢命同稱周公若言他人耳周公以王叔父有大勳勞於天下安有命其子以繼父職獨無一語及父子相繼以寵之乎

呂氏曰此篇戒敕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見君陳蓋新進者也

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爲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帖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指也宜康王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會編通篇分三段看首節策命君陳之要在一敬字便是一篇大綱領昔周公師保以下欲君陳懋昭周公之訓以化殷民弘周公丕訓至末又欲君陳弘公之訓以化殷民化殷民即懋昭事末則期以無窮之效總承敬字而推廣之

拂鏡塵通章以懋昭公訓爲主首二節截下式訓弘訓分兩截我聞四節欲君陳明德以速治皆式訓事王曰七節欲君陳寬和以成治皆弘訓事式與弘俱爲懋昭之實末言從好丕變又重民又應前克施有政

近指通篇以德字爲主公治殷以德君陳令德足以

繼之故始而勉以明德馨香終而勉以敬與在德中皆告以用德處　周公成文武之德所以爲達孝君陳令德孝恭便見源流之合周公之訓惟在於明德法周公之訓惟在於無逸豫明德者致治之本無逸豫者明德之功

王若曰句**君陳**句**惟爾令德孝恭**句**惟孝**頓**友于兄弟**句**克施有政**句**命汝尹茲東郊**句**敬哉**句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

孔傳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

孔疏言東郊者鄭康成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令德在身之大名孝是事親之稱恭是身之所行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父母尊之極兄弟親之甚緣其施孝於極尊乃能施友於甚親

呂氏曰令德卽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

西山眞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其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蓋如此

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

新安陳氏曰治洛化商民爲重故君陳畢命皆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會編此成王策命君陳之辭蓋先敘其德之美而命之也孝恭卽是令德曰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也恭只就事兄言惟孝貼孝字友于兄弟貼恭字此句只作過文克施有政是因其已然而逆知其必能然蓋齊家治國本一機親親仁民本一理也政字內有教民安民意含師保在其中敬哉者欲其無失孝恭之心以施於政治之閒也敬是一篇綱領蓋周公之訓不外乎明德致治而君陳所以懋昭而式弘之者不過推令德以爲政而已　王宇泰曰惟孝二句與論語所引語意不同所謂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

也故我命汝尹茲東郊正望其以孝恭之德克施有政而化此東郊之民也

彙解惟爾惟孝二惟字不同上惟字言君陳獨具此令德下惟字輕　通篇皆自敬字推廣之然所以敬者不外於法周公之訓而明德以成中和之治按恭作恭兄說與下友字相合若作恭君則下句另是一意矣不必泥　令德孝恭是稱其已然惟孝句是轉語克施有政是期其將來如此覺明

講此成王先敘君陳之美德而命之也王若曰君陳德莫令於孝恭惟爾有此令善之德事親孝事長恭

焉惟其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如此則必能以孝友正民而施於有政東郊之任舍爾其誰故我今命汝尹治茲東郊之民汝其敬哉尚推此令德以施之於政可也

昔周公頓**師保萬民**句**民**頓**懷其德**句**往**頓**慎乃司**句**茲率厥常**句**懋昭周公之訓**句**惟民其乂**句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沒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孔傳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

呂氏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於公之初一法少變於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

新安陳氏曰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公爾今所司即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即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

陳氏雅言曰遷殷頑民於洛周公實師保之謂之師則所以教之者至矣謂之保則所以養之者至矣周公教養斯民之至故民懷慕周公之德今周公往矣命君陳往繼周公之任尹茲東郊之民所居之職前日周公之職也所理之民前日周公之民也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其道豈在他求哉亦惟率循其常法勉明周公之訓而已蓋周公舊訓即所謂常法也周公既沒民之思慕惟在於周公君陳爲治政之取法者亦惟在於周公我既能以周公之道待彼彼亦安得不以周公之道待我哉此民懷其德與惟民其

乂雖有敘已往期方來之不同然其所效則一而已會編此以下皆敬哉之實此欲君陳法周公以爲治也師保內含明德意順常道以教之使歸於德義之謂師撫國事以安之使寧其幹止之謂保洛誥所謂若彝撫事和恆誕保是也德就師保言民懷其德者肅將祗歡不惟當時尊親之而至於今猶思慕之也往慎乃司三句相推下去說往字一斷正是居周公之位而治周公之民處常者周公所常行率常即所以慎乃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也周公之訓非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

也下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靈耳懋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即是發明光大之也慎字懋字即敬字惟民其乂對民懷句看蓋君陳所以治民者無異於周公則民之所以順治者亦無異於周公之世矣注中民方思慕意要渾融陸賁府曰慎司無他惟率其常道而已率字有工夫懋昭虛含由訓弘訓意可遵而守之亦可變而通之彙解師保二字最有包含毖殷頑民遷於洛邑治而教之而必曰師保見周公之於民其曲盡如此也教之如師保之如保嚴師之於弟子父兄之於子弟也

師保是活字傳云有師之尊有保之親且先引起下文不是正解師保二字正解在師教之保安之也懷主周公在生時而帶說沒後　茲字指慎司謂此慎司之道惟在率循常法而已　民乂尚未到懷上然曰乂則亦可望其懷此周公君陳之別也其字是期之之辭

拂鏡塵按周公之訓舊說指定至治馨香四語細玩本意訓字本節下節傳注見得此訓字斷不宜專指馨香四句蓋訓字宜活看凡前人所言所行可爲民率由與後人遵守者皆謂之訓因明德爲治本故曰

丕訓皆公治洛時所言所行誕保之事故成王指爲公訓也

宙合以政在君陳則曰乃司訓在周公則曰厥常厥指公言

按師保宜平說不宜單說教每二句意聯民懷根師保來慎司率常連茲字指慎司不如指東郊說謂往慎乃所司而於東郊率循周公之所常行者　乃指君陳厥指周公分看覺明然蔡傳用兩其字似是渾說

講此欲君陳法周公以爲治也昔周公治東郊之民

師以教戒萬民保以撫安萬民民懷師保之德至今不忘汝君陳之往東郊惟慎汝所司教民安民之事不可別立教條茲惟率循周公所行常法蓋周公以師保之道垂訓汝惟勉明其訓則民自翕然從治而懷汝德者當無異於周公也

我聞曰句**至治馨香**句**感于神明**句**黍稷非馨**句**明德惟馨**句**爾尚**頓**式時周公之猷訓**句**惟日孜孜**讀**無敢逸豫**句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

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孔傳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孔傳不作周公之訓辭猷訓作道教解與蔡傳不合

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曰至治馨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曰刑發聞惟腥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

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爲至治至治之馨香卽明德之馨香合而爲一者也使但黍稷之苾芬可以爲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神明矣王意謂德之馨香尙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哉式時猷訓孜孜無逸豫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卽此是也

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專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耳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

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

董氏鼎曰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况苗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

陳氏雅言曰周公之訓惟在於明德法公之訓惟在於篤敬能明其德則治無不至能篤於敬則德無不明明德者致治之本篤敬者明德之功至治之極雖神明之難感者猶且感之况殷之頑民乎卽所謂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者也

會編此承上節言首四句是述周公精微之訓爾尙式三句是勉君陳由訓之功申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也至治如禮樂彰法度著天地爲昭民物大順之謂有是至治而協氣薰蒸太和融液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所謂感于神明也黍稷二句根馨香二字發明言神之感格人皆以爲黍稷之馨香而不知此特羞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諸身心達諸政治以爲至治之基則精華上達而神無不格乃所謂馨香耳明德句要點出至治感神之意注所謂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是也推其本於明德極其妙於感神其理至爲精粹淵微故曰精微之訓式時處要融會注意發揮所治者庶殷之頑民固當用德以爲感通之本所行者周公之法度尤當用德以爲善治之原故惟在用是周公之訓而加篤敬之功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惟日二句正式時工夫卽上文懋昭意要在躬行爲治上說謂推孝恭之德以爲明德而成至治之極功也如是則神明且可感格而况於殷民乎如此繳方應得惟民其乂句　來路然曰式時內且空空發注中頑民法度二意惟日二句乃是實用功處要在躬行爲治上說所謂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於以推令德而爲明德以成其至治正是式時工夫也　陸寶府曰惟德動天至治自有一種馨香天地淸寧民物康阜宇宙閒純是一團協氣不待祭祀時方有馨也此便是感神處因祭祀以黍稷薦馨故周公借以形容德之馨曰惟者天下只此德馨更無他馨也　芧鹿門曰至治卽明德之所薰蒸融液而出者也明德則至治之所推行顯設之本源也非二物也卽至治上見明德明德中見至治

彙解聞者聞之周公也至治兼教養看　治而至則

不止民乂已到民懷了　猷道也周公之訓合於道
故曰猷訓式傳解作用字用由也由訓兼傳中般頭
民周公法度兩股意惟日孜孜二句正由訓工夫
此節比上節深一步上節據修政治民說此節說入
自己身上來只重明德二字
拂鏡塵此節就上節推深言之非式明德之猷訓則
懋昭者爲粗矣傳云精微指明德言勿以精微貼猷
字　周公平時泛論非專爲治殷說然自古論治之
宗莫精切於此猷以道言法令末也道化本也式時
就致治上說式其意不式其迹總以明德爲主惟日

孜孜二句足上意與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口氣一般
少不勤勉不可以言式時矣　篇首勉以敬哉故下
文昭曰懋昭式時而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總是一
箇敬字
能解上言懋昭欲君陳布之於民此言式時欲君陳
體之於己旨各有在
按此節是申懋昭意是一層話不必推深以修身爲
說也明德就治民上見與至治合看　式訓亦就治
民上式非謂自己學問工夫以求明德式訓用訓由
亦卽法式意時訓是虛字也猷訓只是有道之言

周公之訓不止此此則其精微之訓
講此舉周公之訓以勉君陳也所謂周公之訓何如
我聞其訓曰凡治化隆盛造乎其極則和氣薰蒸馨
香發聞雖幽而神明亦足以感格而無間焉然是馨
香也豈祭祀之黍稷能爲馨哉惟夫人有昭明之德
蘊諸身心達於政治積之之久精華旁達馨香於是
乎發舒而神明可格耳夫語治而本諸德語德而通
諸神周公精微之訓如此正治民者所當由也今爾
治殷民之頑庶幾用此周公之猷訓務躬行以爲致
治之本惟日孜孜而無敢逸豫斯則敬以聚德德以

成治鬼神尙且可格而況於殷民乎
凡人頓**未見聖**讀**若不克見**句**旣見聖**讀**亦不克由聖**句
爾其戒哉句**爾惟風**句**下民惟草**句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旣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
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
君陳之訓矣
按孔傳以見聖爲見聖道與蔡傳不合
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
董氏鼎曰秉彝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見

者凡人皆然而志氣昏惰不能自彊者又多見聖而
亦不克由聖也孔門弟子朝夕遊從尚有非不說子
之道力不足也之歎況他人乎然學者不得為聖人
特一身之病耳君陳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而不
能用周公之化殷頑苟有不服豈不大為國家之病
乎又爾所當戒也風之動物也妙於無迹草之從風
也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誠
在君陳自求之周公而已
陳氏雅言曰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聖者
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既見聖則又不能由聖者氣稟

物欲之所蔽也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
其可不以常人徒然慕聖人之情為戒哉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此喻夫德化之速猶易所謂神
而化之者君陳能式時周公之訓不至如常人之不
克由聖則民將待周公者待我風行草偃之速有不
足以喻其從化之易矣此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
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喻其效以勉之
會編此示君陳以常情之偏及感應之理欲其由周
公之訓也　戒哉戒其不克由聖之偏致篤敬之功
盡懋昭之道也觀於恆情之偏固當戒之以由訓而

況感應之機所繫尤不可不戒恆情以由訓者故繼
以爾惟風二句告之二意實串看曰惟風者喻鼓舞
感動之機存乎上也曰惟草者喻聽順率從之機在
於下也二句只論感應常理如此君陳能由訓以端
風化之本則下民必從訓而有草偃之勢矣此意繼
在末即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意也　杜靜
臺曰爾惟風二句只論理勿就本君陳能訓來　上
勉其由訓之功自此至末則反覆致其由訓之意蓋
周公之訓大端雖不過明德以成至治然析其事而
言之其為訓也出於聖心之正本於反身之誠不惟

下足以化民而實上足以輔君不惟政足以宜俗而
實治足以因時施之於法則有辟皆當施之於人則
賢愚皆得此皆周公見之行事之實而有休聞於當
時者非徒託諸空言者也則君陳欲由其訓可不隨
事而盡心哉
演只戒字是勉勵君陳之語凡人四句泛舉常情之
病痛根上逸豫來惟逸豫故不克由聖由聖之機操
之君陳安得不以凡人為戒惟風惟草與上意串且
不可以由訓從訓入講到末處補之
彙解爾惟風二句是虛論理玩爾字當著君陳說

按通節一意末二句見君陳有化民之責不可以不
由聖也　由者率由之由
講此勉君陳以由聖也凡人未見聖時心切向慕如
不能見聖旣見聖後又志氣昏惰安於舊習亦不能
由聖常情然也今爾與周公同朝旣見聖矣當戒常
情以盡由聖之功哉蓋爾居民上其鼓舞倡率猶之
風下民觀望聽從猶之草爾能式訓以端風化之原
則民亦從爾之訓不猶風之偃草乎信乎周公之訓
當由也

圖厥政讀莫或不艱句有廢有興讀出入頓自爾師虞句

庶言同讀則繹句

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
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旣
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
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
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
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按孔傳以出入爲出納之事繹訓陳與蔡傳異
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
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
左右
呂氏曰廢興者非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
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
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卽所圖謀之政也
虞之於人繹之於己卽能致其艱者矣
會編此欲其謹由俗之政亦由訓中事也政卽師保
中所行之政前注所謂典章法度者蓋周公所以明
德治民者雖不可易而時異勢殊政由俗革則不容
無斟酌損益蓋謹始和中自不同也莫或二字是無
一事不致其艱之意此句且虛講下有廢有興卽所

圖之政而審示人已卽所以致其艱也有廢是有戾
於俗而當廢者有興是有宜於俗而當興者出入只
是反覆之意虞者度其興廢之當否也繹是深念永
念之意乃思其廢興之當否也旣參之於同而又斷
之於獨則圖政能致其艱廢者不爲變常法而興者
不爲作聰明矣　洪南池曰有字活蓋其因周公之
舊政固多矣其間亦有時勢當廢當興者　陸實府
曰圖厥政本孜孜之心以圖之也以大聖制作又商
民素所服習一旦圖之卽不失聖人之意又未必盡
當民心豈不艱哉或字說得好恐萬一不及致其艱

也看二有字非逐件要革其閒有所當廢當興者出
入二句一串重君陳心上　王方麓曰外盡衆人之
同則不至於自用內精一已之慮則不至於苟從致
艱如此而政乃善也
彙解首句提起且虛講下三句卽其實也或者萬一
之意此字宜重看莫或不艱內看傳小大字是無一
不致其艱意艱者兢業愼重而不敢輕也　虞卽無
虞之虞重慮患一邊只說繹不說行正見其艱危之
意
集解不徒曰師虞而必曰自爾師虞者見不以已意

先之而必自我與衆虞度蓋我先定志而後謀謀必
盡人也重在自爾二字
按艱字從孜孜無逸豫來　自爾師虞時講謂自爾
與衆其虞度之爾字與師字截斷口氣甚緩竊意爾
師連讀謂爾衆僚也爾字本輕自字只作從字看謂
出入反覆從衆商議也不知是否　師以僚屬言集
解云與爾衆僚可據不可因傳引孟子遂以師爲國
人
講此欲其謹由俗之政也然政由俗革一有不愼非
所以善由訓也爾於東郊凡圖謀其政事無小無大

須以兢業之心處之無或視爲容易而輕率以致差
失可也致艱何如誠以周公之政至爲精詳其大體
斷不可易但時異勢殊不無有戾於俗所當釐革者
不無有宜於俗所當興舉者不可偏執已見率爾興
廢也必反覆從爾衆僚商度可否以求至當及衆論
皆同則又自家紬繹而深思之眞見其當廢當興然
後見之施行也夫旣外參於人而又內酌於己以是
圖政信能致其艱矣豈非善由訓者哉

爾頓**有嘉謀嘉猷**讀**則入告爾后于內**句入告連**爾**頓**乃順之于外**讀**曰**句**斯謀斯猷**讀**惟我后之德**句我后連**嗚呼**句

臣人咸若時讀**惟良顯哉**句良顯連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
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
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葛氏曰成王殆失
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旣有是
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
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按孔傳以順之於外爲行之於外以君時爲順此道
以良屬臣顯屬君並與蔡傳異
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

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
新安陳氏曰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有嘉謀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而民遂其良顯耳
會編此欲其盡忠順之道亦由訓中事也就末然說蓋善則稱君乃人臣當盡之職而亦周公所已行者

成王意在勉君陳由訓不嫌於好諛也謀猷是度於衆審於己而得者順者宣揚之意惟我后之德言其德之善而爲謀猷也內則不私其善而告之於君外則不專其善而歸之於君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推開一步咸若時者謂人臣皆能如是也良字承入告一邊顯字承順外一邊就君說蓋進善於君則有以養其君之德而德無不良歸善於君則有以播其君之名而名無不顯忠順之道有益於君者大矣君陳能勉於是焉則孝恭已達於事君而忠誠無愧於周公矣豈不爲善由訓者哉注中已陳之意不必泥觀或曰二字可見　嘉謀以一事言如益贊禹班師之類嘉猷以大道言如禹陳克艱皋陶陳知人安民之類謀必有道猷必有事亦互言之也　來路然曰順之於外者順揚於外也后之德言君德之所呈露者也
詳注揚上德以喻殷民乃人臣奉君之職不但歸美於君也
按時講嘉謀多從上文虞繹來只是借意上文虞繹是爲圖政而見之行非爲陳謀計也　順之於外是君行而臣揚之非以順爲行也惟我后之德時講多

云聽謀猷之聰爲君德若宣揚於外謂君聽謀猷則仍表出謀猷出於己了蓋是將入告意全不露而直以爲君自行之也　良顯屬君說覺優
講此欲其盡忠順之道也使爾於師虞已繹之時苟有言切於事之嘉謀言合於道之嘉猷是不可私之爲己有也必入告爾君於內以爲論思之助逮爾后既行之爾乃順而宣揚於外曰斯謀斯猷皆我君之盛德裁斷於上非臣下所能與也陳善於君而又歸善於君爾固當若是矣嗚呼使爲人臣者而咸若是焉則有以廓君之聰明揚君之令聞君德有不良而

名有不顯哉王此則在家之孝恭達而爲事君之忠愛又何周公之訓不可由乎

王曰句君陳句爾惟弘周公丕訓句無頓依勢作威句無頓倚法以削句寛頓而有制句從容以和句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王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寛和之時也然寛不可一於寛必寛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孔傳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寛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

孔疏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令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遣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也　王呼之曰君陳汝今爲政當弘大周公之大訓周公既有大訓汝當遵而行之使其法

更寛大汝奉周公之訓無得依恃形勢以作威於人無得倚附法制以行刻削百姓必當寛容而有法制使疏而不漏從容以和協於物莫爲禍急

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寛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又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爲防閑則多失之迫切無和氣此雖寛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

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叅究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此未嘗指定不犯法說

陳氏雅言曰成王於此非以周公之訓爲未弘蓋持循繼守之道非奮迅作興其力則必今日之治有未至而視前日之成爲有歉故以弘周公丕訓爲言勢我所有不可依之以至於作威法我所用不可倚之

以至於以制苟毫髮之不得平卽爲非所當用此戒
之以所當慮之事也寬固得眾然不可失於縱而必
行之有制和固爲貴然不可失於流而必出於從容
苟毫髮之或過於中卽爲陷於一偏此勉之以所當
爲之則也上文告以廢興惡君陳易於變易故此復
戒之以弘周公丕訓君陳之政以寬和爲主故下又
皆反覆言寬和之意作威以削此寬和之反也
會編此申上由訓之意而言丕訓卽明德至治之訓
自其行合於道則曰猷訓自其規模遠大則曰丕訓
非有二也弘字不出懋昭式時之外蓋從謹始中做

出寬和乃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於典章法
度之末者方是懋昭式時之極致卽虞書熙帝載之
意非有增益也要含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無依勢
以下正所以弘訓者威削與寬和對看一反一正相
形說勢者君陳統馭殷民之權勢法者周家約束殷
民之法度依勢倚法是徇己之私意故先戒之以發
下寬和意思寬和兼師保說周公謹始非無寬和之
心而時勢有不得不然者至君陳之世則風移之後
化訓之餘所當寬和以治之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
其迹可也寬和二字相對重有制從容上含弘御眾

所謂寬也然防閑品節有以範之而不過是寬而有
制不失之縱也平易近民所謂和也然紓徐容與有
以施之而不驟是從容以和不失之流也從容者不
遽然之辭如必待克敬而後畀矜之必待向化而後
接引之謂寬而有制是寬大中不失謹慤之意從容
以和是從謹慤上漸做到和易來正是通變宜民因
俗爲政大綱紀處乃所謂弘周公之訓者也　周公
告成王治洛則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是嚴中有寬
成王告君陳則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寬中有嚴
剛柔相濟乃治天下之大法也　杜靜臺曰此復申

致其由訓之意弘訓雖不出乎周公所言之理而實
通變宜民得周公言外之意是乃善昭其訓善式其
訓所以謂之弘耳　寬和二字是君陳治殷關目乃
是時勢當如此要把周公謹始照看二句須順文講
重在有制從容上然有制卽在寬內和處卽有從容
意思不可分開講和與從容相似和是坦夷平易不
大嚴厲從容是紓徐容與不急驟和之而至於流蕩
無歸也　下文殷民六節皆一綱兩目乃是詳言寬
和得中之道惟民生厚一節則推本在躬行之實上
去見寬和得中之本而末則以化成之效終之則是

能明其德以成至治而其感格之妙將有不止於民
者矣所謂弘周公丕訓者固如此也
彙解此節以下再提端起無非發明懋昭周公之訓
一句之意耳周公之訓本丕大曰弘者若人能弘道
盡其量而後止正包下文數節在內　操尹東郊之
權勢我所有然須超然忘勢乃可親民依非恃勢也
心中與勢不相遠便是依作字依傳作爲字看約束
東郊之民法我所用然須任德以爲之主若一味用
法便有偏倚而至於刻削矣　寬即敬敷五教在寬
之寬制即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

度而行之以寬非縱弛也和即和厥中之和和者和
平民故曰從容以和之從容者不亟不徐施之當也
　作威以削都是過嚴下二句重寬和二字而寬和
非平對中間又插入有制從容極難體認　傳和厥
中中字非適中之中蓋始中終之中也以時言
集解寬和舊兼師保說經翼謂二字不平當云寬以
濟和歸重和上所謂君陳和中也
須有制即在寬中看出乃寬之恰好處勿落一層從
容二字根寬而有制來不如此則急驟不和矣二句
語氣一直和則丕訓弘矣

按此節照和厥中看則串重和字亦有據　依因也
倚恃也作威字見洪範以削只是侵害乎民　寬就
爲政上說和是有以和民心二字不同時講多欠清
楚　玩蔡傳從容以和之一之字則和就及民說
講此申言由訓之意也王又呼君陳而告之曰君陳
昔周公師保大訓爾惟恢弘以張大之通變宜民使
德極其明治極其至可焉好惡予奪一循乎理無以
勢爲汝之所有依之以作一己之威無以法爲汝之
所用倚之以侵削萬民之命方今民俗稍馴利用乎
寬然寬不可縱必寬而有其制不失品節防閑之道

又貴乎和必從容以和之而有馴擾服習之漸弘丕
訓者如此

殷民在辟句予曰辟讀爾惟勿辟句予曰宥讀爾惟勿宥句惟厥中句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
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
中也
孔傳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
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平理斷之
孔疏此成周殷民有犯事在於刑法未斷決者我告

汝曰刑罰之汝惟勿得刑罰之我告汝曰赦宥之汝惟勿得赦宥之惟其以中正平法斷決之不可從上意也

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會編此戒君陳之徇君亦弘訓之事此節即下二節之綱在辟是可生可殺者就平民中舉其犯法者言之君有喜怒予奪之私意而法有輕重之中道不可

徇君以爲生殺者謂審其中於私意之不中者耳在中字上斟酌君果得中則雖從君而不爲徇也蓋非從君從其中也此意要識兩勿字與惟厥中惟字相叫應言勿遽如此而惟當審其理之當否也須看得活

彙解首句提起下辟宥相對勿辟勿宥不是斷乎不辟不宥與君相違抗只是不遽辟遽宥以求厥中耳拂鏡塵此三節舉辟宥以例寬和作用要得有制從容意

講此戒其徇君也以寬和之施於有罪者言之今此一般民有在刑辟之中而未經決斷者予或曰可辟爾未可便徇我意而加辟予或曰可宥爾未可便徇我意而遽宥罪之一輕一重自有定理所謂中也惟是虛心量度理當辟則辟理當宥則宥以求適其中焉耳

有頓弗若于汝政句弗化于汝訓句辟頓以止辟讀乃辟句

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不化於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孔傳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

會編此承上辟字言乃辟之惟厥中者也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注中刑之可也二句作過文看乃字有力必審其輕重之中而刑可以止刑者然後刑之則辟不徇君而得其中矣　洪南池曰申言辟不徇君而辟之惟厥中也必其辟以止辟者然後乃辟苟非可以止辟者其肯徇君以爲辟乎是辟能審其中而非失之於濫及矣　董思白曰須一氣勿斷言弗若弗化之人宜在所辟然必辟以止辟乃辟不然則君雖曰辟而勿辟矣

拂鏡塵此下二節正舉以見例以止辟爲辟辟亦宥也與威削者不同以不宥見宥宥亦辟也與一於寬和者自別

講此申言辟之得中也爾尹東郊政與訓皆所有矣如或有强梗而弗順汝之政昏愚而弗化汝之訓者於此人而加刑則情眞罪當刑一警萬使皆順於政化於訓而後此刑無可施乃從而刑之不如是壹勿遽辟也斯則辟不徇君而得其中矣

狃于姦宄讀**敗常**讀**亂俗**句**三細不宥**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

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孔疏釋言云狃復也孫炎云狃忕前復爲也古言狃忕是貫習之義　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當殺之以絶惡源也

會編此承上宥字言乃宥之惟厥中者也狃於姦宄如反側不靖之類就保一邊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敝化奢麗之類就師一邊說一則關天下之安危一則關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關者大三細者三事中所犯有大小小者不宥則大者其肯徇君以爲宥乎是宥不徇君而得其中矣合上二節是辟而有止辟者在宥而有不宥者存正是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意思　陸實府曰舉一端以見例非刑辟止此也上曰勿辟主寬勿宥主嚴此申辟宥曰乃辟曰不宥俱主嚴何也當此時辟者少不可因而廢辟宥者多不可因而槪宥使民雖見國法之寬又有不敢犯者所謂有制從容要在勿辟上說辟宥上說勿宥

集解狃字貫下凡罪初犯可矜惟怙終不悛故雖細不可宥也姦宄敗常亂俗豈是細事要看傳中雖字

謂無論其大者雖小亦必不宥不宥非必盡殺之但言不可輕宥耳

聽月細是罪之小小者不宥則大者可知三事本大而以爲罪小者條款不同此是法最小條款者

拔上文是勿宥此說不宥正是申明上意然知不宥則知所當宥而宥惟中矣　此三者雖云細謂凡犯此一干人就中卽有稍輕者亦不宥之以見此三者之不宥也

講此申言宥之得中也人或有慣習姦宄之事者有壞敗五常之教者與夫壞亂風俗者此三者所犯雖

是小罪然一則關天下安危一則關天下風化亦不
以其小而輕宥之況大者乎如是則宥不徇君而得
其中矣

爾頓無忿疾于頑句無求備于一夫句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孔傳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怒疾之使人當
器之無責備於一夫

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獎拔
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卽
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艮卽無求備

之意

會編此下三節教君陳處商民之道亦弘訓中事對
上三節看上是刑罰之施於有罪者此是教化之施
於平民者也頑是未化者一夫是化而未盡者無忿
疾者緩於懲惡待人之洪也無求備者速於取善用
人之恕也正是寬和處要合下二節意講蓋此節亦
二節之綱也然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曰無求
備而非用其不能亦有有制從容意思當玩味　姚
承庵曰倖宥所以弼教然平時只以教爲本備於頑
嚚遽生忿疾之心非教之道也或卽求備於一夫而
令人之難從亦非教之道也故兩致其戒焉

講此以寛和之施於平民者言之也今此殷民染惡
深而被化淺故有頑而未化者爾必優游以俟其化
而無忿疾於頑焉亦有化而未盡者爾必器使以成
其能而無或求備於一人焉

必有忍讀其乃有濟句有容讀德乃大句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
此猶有堅制力畜之意若洪裕寛綽恢恢乎有餘地者
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孔傳爲人君長必有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德

乃爲大欲其忍恥藏垢

林氏曰句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
矣其何以濟湯之於葛文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
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

倈氏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
者也亦有從者

陳氏曰傳艮曰習忍可以至容

會編此申上文無忿疾於頑之意也忍與容各兼師
保說曰忍者外能强忍而制其忿疾之心也曰容者
內有包容而忘其忿疾之念也能忍則不至於激變

生亂而治民之事可成故曰有濟有容則此心之德含弘廣大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故曰大二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卽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淺深在有心無心上見

乃大後要補民無不化意

按此二節就殷民之無罪者言雖云頑不可看作上文一樣只是他一時未化漸漸化之故言忍言容陸實府謂忘之固容徽之亦容說不去

講此申無忿疾之意也彼人之未化者雖若可怒矣然必中自含忍不輕形之於怒則不至激變生亂於

治民之事乃可成而有濟然此猶强制而非自然也若夫恢乎有容初若不見有頑之可疾此乃德之大也合萬物爲一體豈止於能濟已乎無忿疾於頑者蓋如此

簡厥修讀**亦簡其或不修**句**進厥良**讀**以率其或不良**句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孔傳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沮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爲善

林氏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已薰陶於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

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

夏氏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爲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恥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

新安陳氏曰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會編此申上文無求備一夫之意也修是力田安居務其職業者以保言良是和身睦家善其行義者以師言簡修者表厥宅里簡不修者殊厥井疆不使混而無別也進者擧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鼓舞之所謂擧善以教不能也亦字以字不同亦字對簡修而言以字承進良而言要見勸功勵行之意夫不責其皆修而簡修簡不修以示勸之之道不責其皆良而

進良率不良以示勵之之機正所謂無求備於一夫者也　陸實府曰二或字重看當勸勵之日人必爭勉職行然不良不修者有之在修者自盡職業未必望簡在不修者每溷於修以掩瑕惟一簡之使不修者不得溷迹安得不勉修也人無賢不肖皆思得一命以自榮而進一人焉拔其良則良者既已爲善而得福不良者自以望福而爲善是以良爲鵠以進爲招固不赴也簡修簡不修各自簡而率不良作用只在進良上

彙解修不修以職業言者君伯多正之屬也良不良以行義言者通上下而言也其實庶民亦有職業亦不可指定爲何人簡只是區別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以率者使不良者有所恥而改行也　簡其修亦簡其或不修蓋以簡修爲主其或不修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進其良以率其或不良蓋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恥故人勵行兩或字不可忽

集解上二句開說下二句聯說蓋不概求其皆修但以簡修爲主而因亦簡不修不概求其皆良但以進良爲主而因以率不良俱要見不求備意

按時講有從侯氏之說謂上節有忍屬無忿疾有容屬無求備已不可用又有謂此節承有容者俱多事　無求備本就一人身上說此節就衆人見無求備大意要善看　亦簡只要他自知是不修勉而爲修不可說得太甚以與無求備相悖也

講此申無求備者之意也般民固有安居力作而修其職業者亦有溺乎宴安而不修者則簡別其修者亦簡其或不修者不使混處則人皆爭勸功矣有和身睦家而爲行義之良者亦有習於乖戾而不爲良者則進用其良者於以倡率其不良者不使終於迷惑則人爭勵行矣此無求備之施於衆人而其於一夫可知也

惟民生厚句**因物有遷**句**違上所命**讀**從厥攸好**句**爾克敬典**頓**在德**句**時乃罔不變**句**允升于大猷**句**惟予一人**詩**膺受多福**句**其爾之休**讀**終有辭于永世**句辭連　有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於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孔傳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所好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於大道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無凶危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言沒而不朽敬典句與蔡傳不合

夏氏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為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於大道者

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張氏曰觀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風俗之薄可知君陳欲藥其病惟敬典在德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

鄭氏景望曰時乃罔不變允升於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自謂膺受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之化為說然則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

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進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

新安陳氏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

即從厥攸好也商民未化原於昧天敘之典惟敬天敘之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友之君陳能之君陳厚於天敘之典久矣成王即其素履以勉之也其成和中之化也亦宜蓋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己矣德有諸己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舍敬吾何以觀之哉

陳氏雅言曰民生厚即升於大猷可知蓋所謂猷者其本厚之理也違命從好即乃罔不變而可見蓋所

以變其從好之實也民之厚雖遷而薄而其厚者亦未嘗不存己之典能敬而有得而其所得者又卽其本厚且敬典在德則上之好無不謹矣升於大猷則下之典無不謹矣以康誥觀之殷民之病在於不能敬典故必求敬典之人而道之莫令德孝友之君陳若也成王此言蓋因其素履者勉之

會編上數節俱是寬和之政欲其盡化民之道此節歸在君陳身上欲其端化民之本也惟民二句是言斯民本有可化之機違上二句是言化民當有身教之實敬典句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其好而

反薄歸厚也厚字命字好字俱就典常上發揮敬典在德四字一連說自五常之理而言謂之典自典之得於身而言卽謂之德猶云敬其典常之道而實有諸己也與首節令德孝恭及敬字相應是敦厚以立極章好以示民正所謂身教也變卽變其薄而爲厚升於大猷者教化行而習俗美道德一而風俗同世道之降者自此而升於大道也二句串說敬典在德是與周公明德一般不變大猷是與周公至治一般注云寶之感人又是終馨香感神之意懋昭式時弘訓工夫皆盡於此而師保民懷於斯爲至矣惟予一人以下又承上二句來君以民化爲福也今四方無虞而垂拱之治成故曰膺受多福臣以民化爲休也今東郊式化而師保之職盡故曰惟爾之休有辭兼君福臣休說又是期於無窮之辭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俱要本周公發揮　盧鉝卿曰生屬性物屬習不從令而從好以其厚之未忘耳好是精神之專一處敬卽敬敷之敬　變字從遷字來重罔不上升者世運自污而隆儻一民未變則大道未可爲允升矣

王振子曰商民不孝不友安於澆薄乃習也非性也若論秉彝好德自有同性本不待教况君陳孝友以

風之而又從容以和之在身身和在家家和於政政和訓民民和如四時元氣潛移默奪更無物無處之不浹故曰罔不變也

集解敬典在德而不在言誠躬行而心得之以是敬敷五典則民之從有捷於令者所以然者以民生本厚故也　敬典在德眞所謂明德之馨香可以洞達無閒者於化殷乎何有　人各全其渾龐之性而不遷於物則蕩蕩平平無反無側此大道也　大抵敬典在德則德始爲明允升大猷則治始爲至寬和之政於是始成師保之責於是始盡而於周公之訓始

可以言弘　終有辭於永世只指爾說不必兼予一人玩本文上句其字自見

按違上所命從厥攸好與大學從好稍不同大學意在從暴而此處意在從厚也　時解多以在德與前明德照應前明德乃所以致至治者無所不包此在德只是實盡典常之道於己字義不同不可混看

時訓是謂殷民也　有辭連爾休覺順

講此示以化民之本而期以無窮之效也然化民之本在汝之身又豈可以不端乎誠以惟民之生同具此典常之理其性何本厚也只爲外物引誘遂改變爲澆薄耳然厚者既可遷而爲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爲厚乎但民之常情不從上人之命令而從其身之所好爾若能敬其親義序別信之常道而以之實體諸身將見實之感人不疾而速惟是東郊之民莫不變其澆薄歸於湻厚由是化行俗美而世道之降者信進於大道之盛矣至此則殷民既化四方無虞予一人得以膺受多福其在爾也師保兼盡大有休美且將與周公同傳頌於不已不終有辭於永世乎夫以身教一端而其效如此然則敬典在德之功君陳誠不可不勉矣

書經詳說卷六十八終